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八五冊目次

黃忠端公文畧三卷詩畧二卷說畧一卷

附黃忠端公正氣錄一卷

〔明〕黃尊素撰

清康熙十五年許三禮刻本

..... 一

綠雪樓集□□種□□卷(存十種二十卷)

〔明〕熊明遇撰

明天啓刻本

..... 八三

讀書堂稿十二卷(存卷九至卷十二)

〔明〕葉燦撰

明崇禎刻本

..... 五二一

小寒山子集十四卷

〔明〕陳函輝撰

明崇禎刻本

..... 五六一

黃忠端公文畧三卷詩畧二卷說畧一卷
附黃忠端公正氣錄一卷

〔明〕黃尊素撰

清康熙十五年許三禮刻
本

北京圖書館藏

黃忠端公文集序



程子曰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
道既名節義矣便不可謂之非
道而猶資於一變者蓋天之生
斯人也所以耆定斯世故君子
立心必不令當吾世而貽後世
之憂苟前有讒而不能杜後有
亂而不能備清心忌惡徒分吾
黨之過雖與隨世就功名者異
矣要之謂不能變也是故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小人破壞之不
遺餘力而君子爲世之念復不

勝其自爲斯古今所以治日少
而亂日多耳天啓奄人之亂一
時正色立朝之君子以骨肉拒
扞義兒僞帝之狂瀾尚論者徒
壯其節而畧其彌縫之不至以
歸之運數乃余讀黃忠端公文
集反覆爲之流涕伏戎隱禍公
一一審其機牙設以匡救使公
之言用於楊忠烈中則收射隼
之功不中則亦緩弋者之慕用
於魏忠節則掖庭政府凶德未
至於叅會用於鄒中丞則江右

不至反兵用於趙忠毅則晉人
不至走險卽用於詭紿激訐之
小人亦可以扼其惇京之奔轍
憂深慮遠義盡仁至而後以一
死支將傾之大廈其斯謂至道
之節義乎公之詩文從文選入

許序三

手卒歸平淡以文章家論之理
明而辭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也
從來之論節義者每恕視其文
叢篇零句皆以人重獨公之作
雖使立言之士絜長較短不能
彷彿其安瀾平野之中包藏崢

嶸突兀魚龍變化也文章節義
兼而有之者唐有平原宋有愛
山明有遜志石齋寂寥千載如
公者不過數人而已公以講學
與梁溪同逮戢山慟哭而送之
其後戢山每謂人曰不佞白安

許序四

先生之未亡友也梁溪戢山明
儒之醇乎醇者也由是而知公
之文章節義本乎理學故文爲
載道之文節義亦爲一變之節
義也論者不察徒見世之增華
加厲以爲文風裁標榜以爲節

遂欲外文章節義以言理學將
所謂理學者必塌葺腐朽之與
俱椎魯粗野之爲得歟此陷溺
人心之說也余故刻公之集以
救之公諱尊素字真長餘姚人
丙辰進士天啓間御史謚忠端

許序五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嘉平月

知海寧縣事相州後學許

三禮拜撰



黃忠端公集序

相州許函山刻黃忠端公集既成公之子梨洲先生梁師也郵
寄其集命序之嗚呼自梁兒童時即聞天啓奄人之亂吾浙東
有黃公者不憚以一死砥柱狂瀾蓋其鋒也節義久已彪炳國
史長而考公軼事知公與梁溪戴山講學不徒以節義自矜當
應山嘉善諸君子主持國是時公與之酸鹹調而水火濟意主
于圖利社稷實非敢以一死博名高然其苦心遠慮見于狀誌
銘傳者文劉黃范諸名公序之已悉矣小子何知敢贊一言乎
文章論公函山曰公之詩文從文選入手卒歸平淡故理明而
詞達不求奇而奇至此誠深知公文者也然余竊謂公之詩文
即不從文選入手即不歸平淡亦未有不理明而詞達不求奇
而奇至者何則千古之文千古之人爲之也其爲人流俗之人
則其文爲流俗之文其人而爲千古不可磨滅之人即其文爲
千古不可磨滅之文亦非必文以人重也玉山有言文章天地
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蓋人苟浩然之氣充滿胸
中而溢爲文詞則凡取青媲白之家決不能與之較長而繁短
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澹菴之封事千秋萬世後見之如景
星如慶雲光華宇宙要其平昔豈嘗以文章家自命哉性情之
所至而筆舌至焉雖千餘年間作者林立而求其類此者卒不
多有所謂其人如是則其文亦如是也然則以公之愛君憂國
而爲疏以公之忠告舍道而爲書以公之讀書談道籌時吊古
而形之于詩賦序記諸體固宜其不言文而天下之至文生焉
矣即何必假途文選歸宗平淡而後爲工也哉嗟乎自文之興

道二也家拾太倉之唾人爭歷下之餘文章能事盡于鉅釘亦
剝間有覺其非者宗至震川以救之而無如其人既非其文亦
不復是雖復連篇累帙號稱大家其有如公之單詞隻句皆堪
不朽者乎風靡波蕩至使數十載言文之士徒相尋于波瀾段
落之際抑揚頓挫而不復知爲人心世道之所關于是假名理
學矯言節義者皆得視之爲春花秋葉徒供把玩不堪衣食而
文章一事或幾乎熄得公之集以正之慷慨于生死之關則節
義之名實調停于元黃之戰則理學之用真斯文正統庶不墜
于其人矣乎昔史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稱
屈平之離騷余謂公之忠與原同被讒以死同死而以文章傳
又同其不同者原文在放逐之後公文在放逐之前憂愁激烈
特以時異耳招魂吊屈方恨無宋賈之才以張之而况辱以先
生之命其敢無一言以附諸名公之後乎因是忘其固陋謹書
集左特未知有當于先生否也丁巳仲冬慈谿後學鄭梁頓首
敬序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
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鳳雖稍桀
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
寄治身私託公內有管蔡之明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于外
親降爲皂隸此俱賊莽它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
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
之時璫媼內交立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
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
姚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憐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
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節甫莽鋸戎馬黨錮
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慘既而公已豫言之
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
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
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一
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
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
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
念重于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並立
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褒
睦外內之姓得以並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
而其于楊忠烈則謂諫官妄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
竇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妄包小人之羞
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尙不合而爲一則毒爛猶未

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死從諸君子固已早辦之但謂身
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卽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
消而國命卽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
前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
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希疏爲公請謚而
公長子宗義是爲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文胤
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愾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
涕邇者公集新出宗義命文胤序之胤自謂末學小生豈敢以
其文僭附卷末旣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
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惓惓謀
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
耳甬上後學李文胤頓首敬序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

諭祭文

御製像贊

易名本末

李清

陳良謨

林欲樞

管紹寧

神道碑銘

文震孟

劉一燝

墓誌銘

錢謙益

傳

范景文

舒曰敬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終

鄒維璉

郡志忠義傳

啓禎詩選傳

歸莊

行狀

徐石麒

祠堂碑銘

陳子龍

兩朝忠烈祠碑

黃道周

像贊

劉宗周

疏序

倪元璐

詩序

楊廷樞

逝哀賦

劉宗周

謝名宦祠書

男宗義

詩

劉宗周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終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終

鄒維璉

黃道周

朱天麟

陸符

周鏞

孫承宗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

文畧卷一

請用講學名賢疏

明職掌疏

簡巡撫疏

請復召對疏

災異劾魏忠賢客氏疏

辭鄒維璣孤介疏

劾魏忠賢疏

諫廷杖劾魏忠賢疏

文畧卷二

清景賦

壯懷賦

虎丘看月賦

浙江觀潮賦

隆萬列卿記序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徐虞求時文序

兩遊剡湖記

遊鳳鳴洞記

書宛上事

病中偶記

文畧卷三

宋科目考

宋賦考

荊卿論

閻相如完壁論

汪文言傳

止阮大鍼始禍書

止魏廓園抄參恤典書

荅楊大洪問公留書

止魏廓園劾魏廣徵書

與李仲達書

與遊肩生書

與寧國鄉紳公書

尺牘一十首

詩畧卷四

大潘景升韻以下

同周玉汝遊九華七首

登望華亭

春日早行二首

馬上

集涵秋亭

遊華蓋亭

遊梁昭明廟

秋浦艸

丹陽湖舟中

寄曹元甫

謝唐休寧遺松蘿

登金柱山

大年兄不與攷選

李季重招飲黃山

集曹元甫携謝閣三首

柳絮

坐凌雲山

采石

水陽舟中

深水署中晚坐二首

重過丹陽湖

寄劉起東二首

深水深秀亭

張凝生招登郭外浮屠

深水署中

自述

登大茅峰

茅山流觴

乾元觀

早發中山

四月見蓼花

遊萬羅山

宿蒲橋舖

夜至皖江

從南陵至皖上大水二首

送王伯后

隨直指之太湖

遊太湖龍山

大觀亭望雨

遊姑蘇荷花蕩

遊水西寺

寄眺軒懷袁小修

寄眺軒漫興八首

武闌次馬仲良四首

再渡皖上

送關粵良入觀三首

桐城曉發

過羅近溪茶池亭

石臼湖中憂東事

詩畧卷五

壬戌秋出都門

以下出京詩

弔張見平二首

邯鄲道中

過黃梁祠過覽題詩二首

過鄴下

湯陰謁武穆祠三首

杞縣書懷

和陸君啓韻

歸途秋興

濠上和馬璵艸

登北固山凌雲亭

以下入京詩

晚渡楊子

河口阻風

河口逢羅心華冊封回

泃口

舟中雜咏四首

送萬元白廷杖歸

以下京師詩

送林心泓廷杖歸

和李仲達騎馬吟三首

早朝示倪玉汝

問徐楚石病

荅黃石齋

邸中秋

長安留別

以下後出京詩

長安竹枝詞十首

出都門題壁二首

任丘道中寄李仲三首

紅塵八首

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

自平陰之滕陽七首

次陶路叔驛壁韻

過漢高廟

睢陽道中

至滁州

被讒削籍

以下歸田詩

寄李仲達三首

與許霞城飲包圍二首

朱未孩約觀湖阻雨

偕許霞城朱未孩集湖頭

重訪許霞城次韻

買菊數種四首

閒坐

野園

山牕

西江月

正命詩

寄管僊客二首

舊詩

說畧卷六

計一百三十二則

所記時事大畧身歷居多猶傷忠愍之年諸也

男宗義補註

宗炎

孫百榮

百穀

正誼

百世

百學全校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終



黃忠端公正氣錄

諭祭文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三月庚午朔二十四日癸巳

遣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寧紹道謝雲虬致祭於

故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尊素曰忠義者國家之元

氣名節者人生之大閑故平時有直言敢諫之士斯臨難有成

仁取義之賢慨自逆奄亂政邪黨交開蒼生塗炭禍難鵬鵠非

劉氏而王爵頌王莽而上言立廟者十五國呼嵩者九千年凡

我祖宗培養之人物祇供姦逆鈇鼎之顛連惟爾孤忠貫日正

氣于宵初命士師豺狼跡避召入西臺峻及名高值玄黃之戰

爭恐傷國運破琴瑟之專一以戒同寮不好名以激禍汙入水

而刺蛟發奸於楊漣之先因天意之憤盈請恤於萬璫之死正

醜類之怒嗔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於變騷詔捕黨人獄號同

文橫獄戶者李膺范滂梟都亭者賈武陳蕃將移日影待熟熊

蹠猶且排聯比韻痛父辭君結纓易簪並美齊芬卒使汙險之

徒未敢蹀血薰腐之魁終裂車輪龜鼎宴然賴爾忠魂嗚呼哀

哉銘旌改換重築比干之臺野祭蕭疎豈比武侯之廟華表雖

然英風愈凜哀哲人之云亡顧百身之是悼然使爾算等譙周

齒同馮道以彼較此孰傷孰毫爾尚辭此厄哉

御製御史黃忠端像贊

先生嚴氣正性深慮遠憂利刃以齒腐朽和衷以戒同舟請梟

臥虎於南郊遂禍白馬於清流萬里投獄四韻長休赴鼎鑊其

如歸蹈仁義復何求山飛地絕海變田浮觀今日之賣國者即

昔日之殺先生者始信此二十載之天下為先生血肉之所留

先生之英靈不昧其必有以挽墜日而定神州

易名本末

刑科給事中李清為昭代有未表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謚

典事臣辦事本科讀皇上所訂記註見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

為言夫孔子素王也尚以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瘅况謚一

事實關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而久曠於聖明在御之時乎臣

約畧有三端則開國靖難慘死宜急與定謚者矣開國靖難慘死

死一案正德之蔣欽陸震等天啓之左光斗黃尊素等皆撐持

世運之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行穴者亦姓名可稽

而褒褒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羅誰人為乞龍章此弔古

愴今者與感於靈簡零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為呼籲也伏乞勅

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而去取予奪則聽聖

裁崇禎十一年九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為謚典久稽忠魂久鬱事他不具論

即如臣鄉御史黃尊素與給事中魏大中風裁並著東西峙浙

一時有李杜之稱而一子一綏既傷白首同歸之志亦埋青史

合傳之光矣十一年九月

禮部尚書林欲樞為閣揚有其協之典情華哀無久懸之月且

乞斷自宸衷立舉易名大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本年八月初

二日禮科抄出官生黃宗義奏為先臣直諫最先死忠最慘懇

祈闡揚幽節彰定易名事等因本月初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

具奏欽此又奉本部送本月十三日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

加一級沈胤培題為謚典終無不舉之理事如逆璫慘死諸臣

方其魂遊北寺固已氣貫丹霄豈尚有異議可指而或子或稽

近者黃宗義以父尊素請周廷祚以父宗建請聖德如天臣忠
罔替致令子姓有同仁之望反若蓋惟有未盡之恩斯固司名
教者之責也等因本月十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具奏欽此恭
繹明綸仰見皇上垂念臣忠凡忠義之在人心者久而彌彰議
論之在國是者亦久而愈定臣觀同難諸臣不憚鼎鑊不顧妻
孥堅守綱常以待聖明日月之重照寧如他之採訪必議而後
擬擬而後謚之為當乎謹將條先諸臣本末開列上請原任山
東道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縣司理考選御
史剛介自持連章抗疏直陳時政得失遂犯逆璫殺機徒步就
先賦詩絕命其弘之血入地成碧傅說之星歸天俱聚左光斗
李應昇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萬壽七人本末俱不錄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宜公本內所列條先各官未經有謚的即
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察明屬奸本末章疏實據及平生品
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詳確具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紹寧為臣疏久稽未結乞勅下禮部題
覆以信先皇前旨以昭皇上明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禮科抄
出工科都給事中李清題前事等因本年七月十一日奉聖旨
該部速與題覆欽此先是崇禎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本官題為
昭代有未表之三案早定謚典事二十二日奉先帝聖旨該部
并與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看得易名之典雖不過一
字之褒而榮名耀於一時芳聲垂於千古諸臣或逆鱗於前代
而碎首幾同膺傍或撩鬚於近朝而臥屍有類喬固心貞金石
氣作山河用是細核生平擬謚上請計開御史黃尊素浙江餘
姚人擬謚忠端一擬殺愍正德時特欽陞震五陽何進李紹賢
俞廷贊劉廣林公隨詹實李翰臣詹

執劉平甫周聖張英嘉靖時沈鍊天啓時穆昌期萬曆左光
斗李應昇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錄崇
禎十七年九月日具題奉旨蔣欽等二十五臣准照正擬
子謚

崇禎初定死逆奄諸公謚姚學士希孟為政頗與桐城吳江
有隙故祇謚忠烈忠憲忠介忠節而遺十公當時在朝俱不
平之而學士晚年奇病君子不以為無妄也戊寅義在南都
值南宗伯李孫茂發諮訪單於所遺十公皆擬二字於
名下江右萬時華以先公立朝不亢不阿即於諸君子亦唯
有補救而無雷同謚法守禮執義曰端先公有焉忠則不待
言矣故以忠端擬之八月間義寄其冊於京師一時臺省俱
有請謚疏義所見者李映碧陳寶日兩疏耳寶日則單舉先
公謚素無一日之雅而趨向如此其後之死忠非偶然也王
午義在京時朝中以補謚一欵為大節目臺省如馬培原等
或出疏或抄叅不止一沈淪嶼也七月盡義讀書北湖金僉
院天樞見過立索義疏袖之而吞其寫與上皆僉院為之已
義謁立典催其速定蒼言儀部吳來之一至即舉行耳未幾
京師戒嚴無暇及此逮夫得謚之時時局正翻李映碧曰此
舉出自意外誠然也暇時記其始末以見諸公之慕義強仁
凡我子孫不可忘耳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神道碑銘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
者未有甚於此時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為一也振瑾之時小人
附之者猶視為旁門曲徑唯恐人知在兩奄祇惡其害已者亦
未嘗概仇正人聞之為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於薛文

清陳澹然瑾之於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為康莊大道共知其見凡為正人者為小人所惡即為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遂怒於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眾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廷之勿黨無與於奄宦一勝一負即君子常負而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於勿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而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為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宦以報復者則諸君子激之之過也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爾縫於機失謀乖之際蓋每事必盡其忠告無柰諸君子喬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幾之智始謂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為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

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益之與正人為難者也天啓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庭以為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而圖外必有內爭使諸君子無內爭之隙廉耻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蕪腐自甘涕唾乃內爭進集於數月之間奄禍黨禍始相須為烈矣阮大鍼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終養借一衣以發難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於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於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為調人於江右高邑之間冀衰

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焰遂不可遏給事傅概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廠理刑傅繼致為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概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奪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盡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帥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而卒上之逆賢於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公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

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也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今李仲達過公再決去雷公謂李公曰去雷當決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進乎南樂魏廣徵者緣逆賢得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於東林由是未敢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可昔劉瑾之禍成於焦芳二魏之交過於劉焦使其無反顧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節乎嘉善不以為然疏上而廣徵倖倖疾視取朝籍甲乙於姓名之上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視此可舉綱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垣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之好抵熾投

附錄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承二魏育言應祥於吏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看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逐從此小人競進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榮於同路乘庫檻車填茲俊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皆在此數月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然公於二十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已爲客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已言之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高郎中杜死公又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直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天啓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中萬燝上疏劾奄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累哉公三疏劾逆奄妖媚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導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發人有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遁判死之子萬河避亂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於吳州廬爲高第弟子入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彈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永州之道旁璽生諒諒生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曰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盧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爲宣黨者也

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爲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復召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於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清時也臺省會東閣枚止廷杖羣奄數百人恣口橫置閣臣俯首不敢發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宋詰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弘治中令甲不當襲襲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京曹欽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爲百姓鑿死公聞之間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脅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濟國是抱愧而已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拙之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李公伸達周公夢州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慙然爲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宗義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公索酒痛飲還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起攝衣北向

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啓六年閏六月初日也明年今上卽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辦李實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者於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減李實戍之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宗禎丙子二月宗義過余將以是年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歲宗義於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硃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義及其弟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於諸君子也銘曰

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倡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壽宗之初厝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於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啓內爭化姦爲良奈何君子視聽茫茫風惡浪敵起餘艘抱薪救火佐鬪逢僞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莽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鐙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鴻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傍徨賜進士及第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文震孟撰頌首文

神道第二碑

熹朝乙丙之際余安忍言之哉余事先帝穆然仁主也如水未波自宵人入關與妾貞良擯落別用一番陰鷲貪戾之夫物情大變諸君子既不能牯牛墮豕於先又不能乎號於後徒以議

論折乘墻間鼎之奸此受禍之所以甚烈也余讀侍御黃公行狀而泫然流涕焉嗟乎先生亦大矣君臣之義結於無所解齋筆除奸至再至三絕脰而不顧可不謂得死所哉今天子御極瀚海內濁穢而一新之鐵逆璫彪虎下詔卹錄死諫之臣公長子宗義伏闕下訟冤曰先臣一介草茅拔置侍從以一小臣與君側用事爭氣力自知七尺非有實欲糜身以報先帝也上贈侍御爲太僕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錄一子稱特恩已宗義下葬公化安之賜塋門人朱天麟屬余繫牲之石余曰公之忠義踴厲千古一時大手國史稗說各詳其聞見毋亦以風在氣誼受患同之余言或有當耶公之初爲御史也時逆閹魏忠賢交開客氏于與國政公因災異劾之曰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狄天意憤盈故災戾又斗太白晝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誡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疏入逆奄震駭謂其僞曰吾已盡收官府之權而外廷輕我猶如是耶中旨廷杖閣下力救而止後三月而楊副院之疏上公言臣前劾魏忠賢一人之言也而遽逢嚴旨以爲皇上猶疑之也今憲臣列其罪狀臺省補其未備通國之言也皇上亦可以無疑矣而拒諫如故斯時臺諫折之不足異日干戈取之難爲力矣萬工部杖死公又言忠賢借廷杖以防言者示已之威皇上授太阿以恣奄人受史之譏急恤萬璫猶可補過公之直言敢諫既逆奄中心藏之而其爲時局之所痛惡者請起用鄒南皋馮從吾劉念臺諸公趙太宰調鄒匪石爲考功江右臺省不與諮訪而怒太宰杜門公疏致功孤介請勅眾臣視事勿滑羣議長垣阮大鍼嫌善善逼已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

爲禍始明犯清議此數事爲甚當是時諸君子退於一激公意在聯絡少衰其禍萬工部林御史之杖公謂楊公宜去楊公曰以生死濟之公曰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且公去則國家之難少解楊公不能決魏廣微大享不至嘉善將糾之公曰姑無決其藩籬使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則咆哮而起矣嘉善以爲二魏相倚應山角之吾可不倚之公曰應山不能踏內公又焉能踏外徒速禍耳不聽郭尚友求撫晉冢宰長垣欲以謝鳳舉推之公曰銓部之調卿人發難今晉撫又遂其鄉人鄉人豈肯但己是示可抵之熾於二魏也卒推鳳舉亡何而廣微以東林姓氏疏之逆奄令其隨事驅除御史陳九疇果爭晉撫凡東林之秉國成者一時盡逐蓋公先幾之智若此曹欽程參公削籍逆奄授意李實羅織以講學見逮緹騎過吳門變起失駕帖公嚴裝就道府縣領繫其家公與書抱頭鼠竄少不得一死昂首伸脰只落得骨頭香耳聞者愧之就獄訊賊厲聲曰名山大浸清風明月皆吾耻私懸坐二千八百兩具疏逆奄尚恨其少值地震乾清皇子薨逝先帝擲疏於地曰今日打官明日打官乃止諸君子先後入獄雖刑毒潰裂極鎖困苦而公稱古道今歌呼怒罵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通往來及索病故狀公叩壁以別李公望闕四拜復南望四拜賦詩一章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傷哉當公逮時有皇恭嚴地鳴之變有朝天宮火之變其物也有怪風雷雨之變光岳之氣全受全歸精感天地宜也獨怪造物爲其生而不究其用抑又何歟國家二百六十年奄禍三見而誅殺任意衣冠屠戮怨血生燐未有若今日之甚也振瑾所事者長君猶懼驅龍之寤

忠賢挾冲主若朝委襄何所顧忌諸君子以夾日之苦心而先罹失身之顯禍不亦悲乎卒之棲山有力蹈海無人天子不名羣情密附稱功勸進之章不減新莽而神噐屹然天授有德謂非公與諸君子之浩氣有以默攝之耶公洞達肺腑遺落世故爲文根據經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釋褐寧國府推官郡多強宗大姓陰持長短公風指孤獨黨人心攝伏諸郡大獄撫按必移公訊鞠定賦役汰冗額制官解垂爲故事宣州衛故事運軍造船運官常例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廣德界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煤土嚴行禁絕鄉官豪橫激變公縛其從惡者法之一郡遂安應召考選總憲鄒公元標曰不畏強禦宜在天子左右授山東道御史汪文言之下鎮撫將與大獄公授謀於劉鎮撫僑不竟其事林御史廷杖臺省入閣會議羣閣肅聚公聲色俱厲曰內閣絲綸之地卽司禮不奉詔不敢至遂散去先是各官乘小轎逆閣復乘馬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屈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嚴戒受顧於是絕跡彰德進玉璽將行受璽禮公爭執曰昔宋詰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取進有祖宗成例當法凡公之經濟又未嘗不爲節烈所掩也楊魏諸公斃獄公設位而臨既而歎曰遠則林宗之野哭近則成器之祭忠所謂禮以義起耳繫獄比脏家屬應限入輸一日公輸已足不當受杖李公困甚而輸者不至公以所輸者爲李輸代其楚毒篤交好義演死不移與結纓易質等矣公諱等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

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爲吳草廬高第弟子入國朝而殫死趙國之難又數世墮萬里尋兄情動鬼神祖太綬父曰中皆以公爲太僕寺卿母盧氏封太淑人配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宗義宗炎宗會宗懷宗彝所著文畧詩畧說畧銘曰烈烈黃公宇宙正氣如彼孤祥遇之必擊歲在乙丙凶豎遼屯鷁舉嗚鳳雄馳司閭公當其時嚼齒欲裂邪客正疎惕號同室彼妖斯厲其目耽耽公已家食檻車長安謂夷謂距謂鹿謂馬嚼辯其非如狂如啞七尺可捐一死報國結纓就義天地變色星霜再易天定勝人氛銷日晶浩氣常伸帝嘉爾忠子贈子蔭宗伯致莫司空治殯化安之山嶠首豐碑爾子爾孫壤之樹之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南昌劉一燝頓首撰文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諡忠端黃公墓誌銘

天啓逆奄之難測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吏科都給事中諡忠節魏公山東道御史諡忠端黃公也先是神廟末年潮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之孤生於荆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潮之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皂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見其人也語及於奄兒媼子靡不呼號罵詈恨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聚徒植黨所以鼓動激厲者至矣而人未必從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言之有殺身以成仁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真長黃氏其先婺源人有爲慶元府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

爲吳艸廬高第弟子入國朝而殫死趙國之難又數世墮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祖大綬父曰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摘詞換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荅雪間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人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長短公精強廉辨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先帝冲幼官府晦蒙都城一口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肅齋之禍慘於戎狄宵人爲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中萬燦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在公除名爲民丙寅以繼監疏逮繫坐監考掠體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初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多所保全審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出力樁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立黃至矣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豕也不務堅貞用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計其可幾乎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卽進覲於鄒曰京師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萬燦之杖也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

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失謀垂遺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倖直憤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咆哮詈罵臣等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肅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符其後勿黨煩與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正援據切當皆此類也楊魏苑公爲位勵哭是夕夢楊公告曰

天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義詣闕訟冤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銘馮公元颺與其弟元颺具特牲往拜諸生數百人胥會祠下洊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是宗義以己巳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又十餘年而以墓銘屬余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長卽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在化安之新阡子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黃公豐頤廣頤長身山立巋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悲予在昔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表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錄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子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夷之初旦明未周虹蜺揚輝蔽贊旒天門誅蕩叶莫錄一夫九

首擇肉投高冠長劔部黨僞一葦警塞江河流一擊不中耻下講衣冠血肉填厠廁痾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縋弱柁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啁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膏煎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愛幸哉得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闕一丘蓀芳蘭苗天汝醅我銘其藏語不偷丹書青史俱千秋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常熟錢謙益撰

已巳歲卜兆隱鶴橋錢相園御冷銘之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尊丙子冬改葬虞山爲之誌

黃忠端公傳

天啓之末一人恭默宵小乘墉宮府鉤結禍及清流于於乙丑春待罪典劇南樂附逆入相受奄顧指欲以侍御黃公白安及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太宰子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予以爲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爲口實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爲也遂引疾歸逆魏信信乃嗾其黨曹欽程出疏誣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子之得免於禍者岌岌矣猶以先去遙晦避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後死以傳其遺烈甚幸今公長子宗義持狀銜哀乞予識其事遂援筆爲之傳公諱壽素字與長白安其別號也先世婺源人有爲慶元通判者建炎間不降金而死其子萬河避地餘姚爲其邑人後七世文茂舉泰定甲子進士遂判餘姚州吳艸廬入室弟子也虞伯生誌其墓入國朝鄉又死遜國之難蓋至公而以忠著者三世曾祖稔祖大綬父曰中皆以儒行推母盧氏公生而岐嶷負

絕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顧盼俯仰如勿屑也年三十猶艱
費官志操不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司寧國理郡多
豪猾易犯法公至堂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鵠者號犯者則
尾過諸重獄撫按必檄公訊鞫乃定爰書汰冗役製清艘禁採
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恣飛章媒孽公時南
牟郭公爲總憲曰不畏疆禦宜在天子左右課滿報最考選臺
班嚴嚴直節鐵面疆項人稱真御史未踰年封事凡十三上羣
黨側目就就思中之一時衆正盈庭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
憲暨楊魏諸君子由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
瘋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寄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
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
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
妖托表裏煽虐災異叠見公特疏阿保禁旅蕭牆戎狄之憂實
指權璫爲首難云此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中
外洵洵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
上爲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爭之不足卽干戈
取之亦難請罷其厥務不聽逆賢切齒衛之會萬郎中燦以劾
奄斃杖下草瑯咆哮呼閣臣如鷺見者膽落公上疏言士氣沮
絕廷杖非制引王振劉瑾掠彼虎牙自分與燦同死賴政府力
護得不死及黨禍大作綬騎四出公聞楊魏瘐死獄中爲位而
哭極哀夜夢楊公告以大禍難免而竟不免矣繼監李實內達
奄意劾蘇撫疏擅入公名矯旨逮問值吳門激變失一駕帖公
聞之嘻然曰此必爲我徒步就獄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
大川清風明月是吾耻私卒寃坐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

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屏不勝杖創完耻代受楚臨難從
容賦絕命詩有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憫憫之句聞者
流涕今上登極奮擊元兇詔憫公忠贈太僕卿賜祭葬予廕子
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謂善人多後於公尤驗云范子曰忠貞蒙
難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公與應山大見談論幾事若
操券而卒被羅織明哲之士駭首就戮豈兩截與蓋公首發奸
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剖完耻以綴友人須臾叱嗚呼君臣
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死矣賜進士第資政大夫
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奉勅祭贊機務河間范景文撰
江右碣石舒曰敬論曰逆奄內挾妖蠱外樹羣小畜異立威故
雖天地告凶而果於誅鋤亦緣諸君子履虎掖蛇第揚庭卽戎
是務而乎號有厲無聞焉獨公超然遠覽欲破方隅以通天下
之志而時無和者未能通志所以致命遂志公復何憾人所憾
者十五人相繼以死國家元氣傷損實多蓋至今日妖氛蔽地
殺氣彌天夫非損傷元氣之徵乎則忠義之關係世道者大也
南渡通判以來至公十六世以忠死者三世天壤之間乃有此
家顧不偉與
鄉中丞維連論曰黃白安之爲侍御也赤心鐵骨剪奸擊邪卽
漢范滂博之清裁何以過迨乎黨禍一起萬里赴獄臨死賦詩
方寸不亂種種皆與孟博爭輝然孟博之逮督郵發汝南閉
戶泣令則解綬願與俱亡白安投獄桑梓縉紳 趙雲陳鳳翼有
快之者而守若令 金堉 鄭逢吉 且惴惴焉以其道亡爲己憂是
何古今事同情異哉錢太史曰公意在趨出方隅以通天下之
志故習俗目攝之以爲怪魁嗚呼白安怪矣彼其之子佐奄借

奄乃爲常乎

兩公各有傳文舒傳與徐忠襄行狀畧同鄒傳節畧十三疏入之今止載其論

郡志忠義傳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張宗犯法不少假之擢爲監察御史鄒元標劉宗周相繼去位尊素請收老成以主國是不宜聽之去京師地震言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天意蓋在客氏魏忠賢也中旨廷杖閣臣韓爌解之而止楊漣劾魏忠賢尊素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壅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部郎萬燝杖此尊素言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人主受拒諫之名奸人快報仇之實後世有秉董吏之筆作朱子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部臣萬燝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自神廟以來君子小人一勝一負未有已時而神廟威嚴宮奴無所措足勝負只聽之外庭熹宗政乃旁落逆賢既收其在內而外庭之小人亦欲借之以有所發舒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尊素惕然謂同志曰予聞之范文子矣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奄人伏愿吾方內爭以啓之非國之福也阮大鍼之去尊素爲之周旋於魏大中左光斗之間而不得大鍼遂投逆賢以百官圖大中劾魏廣微尊素曰不可夫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奈之何去其所包乎大中卒劾之廣微挺身爲之謀主蓋至是而內外之權始歸於逆賢則尊

素之所見遠也明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又明年奄人李實劾尊素講學被逮縋帥爲吳人盛死尊素間道投獄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友人李應昇因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復就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毋乎顯純爲之動客被害之時北向再拜以謝君南向再拜以謝親賦詩一章而後畢命逆賢伏誅贈太僕寺卿再贈兵部左侍郎諡忠端

啓禎詩選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紹興餘姚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推官有能名天啓壬戌擢山東道御史時逆奄客氏表裏爲奸公因地震上疏謂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諸牆之禍慘於戎狄有旨切責尋以劾焰方張漸不可制復上疏謂忠賢其私人柴柵既深把持益固勢必臺隤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上當自爲國計萬璫之死公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語極激切於是逆奄恨公甚必欲殺之乙丑削奪丙寅被逮縋過吳門士民擊死失其駕帖公聞之卽投牒當道自至都就鎮撫獄許顯純承奄風指酷刑拷訊誣坐罪二千八百賦絕命辭一章而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僕卿諡忠端

此吳門陳皇士 濟生 選詩而歸玄恭 莊 爲之傳也丁未歲逆

案呂純如之子呂大猷借啓禎詩選以興大獄於各家之詩有稍涉忌諱者皆摘出以爲批註而不甚解文理多鑿空以爲之說先公有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詩一首邊境有梟社有鼠因此起何遂註爲刻下時事所謂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留斬佞臣頭者指輔臣而言以中有秀才分內應

如此一句作詩者當是一秀才此詩爲首故云生員黃某等
若干人謫訕朝政先以之脅賄於吳崇菴生以崇菴爲啓禎
詩選序也崇菴不應投通政司上之司寇以爲奸人漸不可
長抵呂大綬罪其事得已周子佩初見邸報觀先公姓氏愕
然謂世豈有同姓名如此者乎後傳其所註詩無不問堂絕
倒

先師資治尹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前山東道監察御史諡
忠端白安黃公行狀

公諱導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爲金華人十八世祖通判慶
元金虜陷慶元死之其子時通遂避入姚江越十傳而有小雷
公璽小雷生素菴許素菴生東河公稔東河生對川公大綬以
公故贈大中大夫對川生銀溪公曰中累封至太僕卿代稱明

經封太僕公實生公公四十有三以忠直忤逆璫魏忠賢意丙
寅文致之斃詔獄距今已已四閱期矣蓋嗣公子宗義痛公曰
夜號不忍卽下寔以需今日幸今天子踐阼嗣公子簡旬京師
訟公冤天子悼之採廷議褒卹有加夫今而乃克葬公也嗣公
子爰得哀與公行實奔告於公所取士石麒麟狀之嗚呼斯固
麒麟何敢辭無文公生數著異故今封太僕公每奇之長有
大志豐碩廣額瞻視若神峨峨巖巖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然
試輒不利讀書若雪開擁萬卷作百城日誦數千言抱膝高坐
曠懷今古一切塊磊不平輒托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
之公夷然勿爲介意至乙卯貴與鄉相聯屬舉人始咄咄才公
重公其鄉之本房師卽鄒公匪石也越明年舉進士授寧國府
推官嚴墨吏飭法令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平反直指臺卽甚

怒卽公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直指臺卽哀矜之卽公
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薦
交章上時郡中湯司成公以材貴自雄摯之者若蠶蠶之有尾
焉公緹其紀綱不許奸吏法巨室某焚殺無狀所爲多不法事
投牒訟者無慮千餘人公卽下教擒其奴之最著者杖繫之衆
遂稍稍散巨室仇公甚搆飛條挾重賁行間郡中公適以考選
單至脂轄解任宣之民不忍公行重賁提壺漿號而送者自宛
至滁陽相望也總憲鄒公曰外吏當瓜期外惕惜於情而內
設其政選不惜違道千百姓譽也何敢失巨紳歡是獨彈擊強
宗臺中人物也懸缺假歸癸亥冬就御史列時東西匪茹官府
排搜國帑付於漏卮簡蒐幾於糜飯金紫溢於憲轡搶攘甚於
沸蜩集穢多於羶蟻戎莽伏於肘腋公深憂之是以癸甲之際

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切軍國懲冒飭濫慎名惜物鋤
穢抑蠶發伏摘隱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廟公之直聲固已震
天地矣至於修省一疏折元兇逆萌於二十四罪之先衆魏監
救萬員外兩疏遏奄寺狂鋒於方張吾軍之日忠賢尤銜之先
是逆璫忠賢以女女田金吾爾耕長子而金吾次子婦乃南樂
魏相女癸亥枚卜忠賢示意旨綴南樂於會推楷尾遂下參知
命公謂乾六龍一亢垢豕至矣垢一豕蹢躅玄黃至矣今諸君
子可當龍亢魏南樂可當垢豕吾輩其安稅駕所乎惟是去取
國却各相和協以有濟也其可夫何在廷計竟不出此適趙高
邑豪宰身荷國均謀肅清吏治盡洗神廟晚年俯窺習藝用考
功用晉撫皆獨裁不由咨訪此皆國家所已行載在令甲而臺
省乃大譏淺者爭書幣深者爭事權關件件起逆璫方將用外

廷攻外廷而外廷又即用內臣攻異已於是羣不肖以門戶二字獻之南樂南樂以門戶二字獻之忠賢中外交相用而黨錮之禍烈矣鄒考功與公晉撫與魏掌垣故皆有門牆誼然當高邑用時實未嘗商之兩公兩公卽心折考功與晉撫實未嘗爲之地說者必欲錮之時局之中尊皇上而開生面無非欲拱手授權於忠賢之一人以自便其甚且蠱進之計耳可嘆哉可嘆哉自十月二十四日中旨一下諸君子若晨星落落罷去充龍之爲麻豕踣躅之爲玄黃無不一驗公已知時勢莫可誰何睜目不語待斃矣然魏賊卽刻深驚害共有所誅鋤必俟外庭發其謀而已從中下之公曩日和乎之意稍稍諒於人故獨得後君子鍤揚乙丑春以茶馬命行迨後僅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賊案公有力焉時又有晚新衆者欲借忠賢仇爲贊身媒因嗾其門生曹欽程撫公輩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嫌嫌又嗾織造李實於蘇撫疏中擅公等名而公逮矣逮之緹騎過吳門吳中義士梓而殿之各鳥獸散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聞卽投牒行夫人嗣公子繞膝牽衣求緩須臾公弗許徒步入輦下就詔獄而公死矣公就獄時訊者問賍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賍私何必問乃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有榜掠懸坐耳忽一日伍百執巨纒視公若有所縛者公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百曰何與小人事上官劫取官病故狀矣公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逝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百遂遇害時閏六月之朔日也公平生於書無所不窺一筆輒數千言性強毅喜氣節見人有乞憐態疎矜嫗媚必咤之若昂睨強項與公

爭是非公卽媚媚聽當其家居時每食必入侍太僕公與太淑人煦煦育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與太淑人寢然後就枕席率以爲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家督撫三弟而訓教之身服官卽以次弟代身爲督凡積俸一緡半銖皆付次弟手卽衣履扇簪凌雜瑣細無一入淑人囊者今公沒且四載猶同鐫炊諸妯娒子姪各鴈行立從我淑人取衣食我淑人四給之勿兒子猶子異視則公垂訓深也公鄉居寡交游惟兩鶴相與清晤故不肯一輕出見郡縣長況干謁事居朝與楊魏諸君子深相知風期共訂以澄清天下爲任而卒不售其志放歸時聞諸君子薨獄設席遙奠哭之慟身與李侍御次見同繫憂李不勝杖自剖其所完賍三十金代李迫窮利害而勇於赴義大半類此平居造次未嘗頃刻忘君沈鬱悲憤往往形之歌詩當戊午分較棘闈所取士必微屬樸至者去靡漫者凡十人今五及第矣麒麟居其一焉所著集凡若干卷嗚呼當公逮時有皇恭廠之異有地動之異有朝天宮火之異當公歿時有風雷雷雨之異誰謂天無知哉今天子在御立礪元兇於市諸罪人相繼伏辜諸君子相繼褒卹因贈公爲太僕卿廕一子予建祠賜墓價三百金已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卜葬於化安山之新阡行將議諡而易名焉禮也子五人長卽宗義初爲仁和庠生今蒙薦爲官生宗炎宗會宗轅宗彝皆諸生穎異善屬文卽最少亦斬然頭角矣夫事君抗匪躬之節爲原著聚順之徽孝之大也衣無常主食無異器使田荆罷枯張犬皆義友之至也迨仕十餘年而汙邪如故風雨粗蔽廉之樂也泊寃之日平冤獄於犴中奪弱肉於虎口仁之治也憂國步則請卹老成憂關門則請壯

敵愾忠之畧也擊社穴之妖狐直落其魄呼杖下之忠鬼欲起其魂勇之烈也識豕孚於南樂察燎原於一星膚之微也與諸君子頃篋則欲調以酸鹹當諸君子鋤醜則直赴以大義貞之屬也從容就死慷慨賦詩南北叩呼不忘君父是其教也一腔熱血落紙成章經緯相宜質文相配是其文也有是數者可以傳可以誡也嗚呼遇不稱才位不配德范滂之母猶存冀弘之血已碧矣敷天共哀況在我黨魁為公門生濡淚和墨敬述其榮如此名公長者其為公圖之以志不朽且今天子已許易名矣未見舉行倘有守禮者按舊典奉新命而慨然討公故實議諡乎則有斯狀在賜進士第南前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即中門人徐石麒頓首百拜謹狀

此已已歲徐忠襄作將以議諡者也事多未備甲申二月忠

襄在湖上語義欲改定未幾國變率率不暇今展舊稿猶似吳山相對時也念之惘然

山東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諡忠端黃公祠堂碑銘

在昔天啓之季士有正直耿介危身奉上與諸君子死於奄禍者曰姚江白安黃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江夏人漢太尉瓊之後也從於四明者十有六世遂為姚江人公少而卓犖自命好讀經史不得志以周易誨授蒼雪之間學者日衆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清直自勵盜無餘粟持法斷斷不畏高明士豪強宗無所縱舍章程條教咸為後法秩滿應召單車就道不謁權貴遇御史大夫鄒公長揖而已鄒公顧獨重之曰此必骨鯁臣也甚相稱譽授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奄寺保媼凶德參會表裏亂政贊說之士陰相附麗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諸

公正色立朝清心疾惡以逆賢退不肯為已任時老成去國相繼於道公上疏請偈又以世異請誅魏客以應天變中肯予杖蒲坂韓公力免又合臺省疏諫中旨傷政體公為之倡又繼應山獨劾逆奄辭甚峻急適萬即中以諫杖死公又首疏力諫廷杖非制時臺省皆入閣會議內侍數百人環坐詬詈公厲聲叱之曰內閣禁密地即司禮非詔不敢入汝儕何得亂干法紀眾乃引退此則李較尉氣懾常侍虛尚書持戈闕門不是過也中州山王靈廷議開大明門迎之行受璽禮百官表賀公引宋詰宗元符改元及弘治中故事以祖宗有成憲當法事得中格嗣後國事彌蹙黨禍煩興南樂涿州相繼柄用膠輿屢起大獄緹騎四出諸君子檻車載道矣茲篇李魯生曹欽程誣奏公以婦奄削其籍奄意尚未滿又授書其黨奄使李實劾公及周公起元等七人里居講學為不法有詔逮治使者至吳為百姓擊死失其詔書公聞變即間道走京師自詣獄許顯純等雜治之榜掠數百五毒備至公慷慨正辭意氣不屈卒以奄害公於密室其事秘莫能詳也自公入獄至過害京師地震朝天宮災皇宮殿地裂殺民數千風霾四塞大淫雨不止災變之多近世所無也明年今皇帝即位誅元兇斥殘穢贈公太僕寺卿賜祭墓有司建祠於餘姚縣西寶石山之陽歲以二仲祀之中牢夫公忠以事君諒以取友貞以立身清以範俗正而蒙難圖國忘死記所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公益兼之矣是宜在祀典敬表方珉永昭景烈銘曰

忠必危身節惟授命正直是與秉心無競玉質溫貞松標孤勁惡惡黃公天篤其慶學斯成市治能流詠振羽中臺道茲靡定

伊戾勃貂趙燒王聖宵壬望風老成是屏竊杓蝕月羣捷阿柄
公言維服灌漑以諍志清天綱忘其機奔北司黃門吹氣成虹
睥睨機禁凌轢三公奮義辭折角推鋒羣小知欲朝典猶崇
漳河之演寶玉來同態巨獻瑞告廟銘功公引前誠憲章孝宗
不寶白珩而善人以庸天地既晦君子道窮飄風烈烈何山不
童猥偷其牙播此鞠凶稂莠在廷薰腐在宮二難交作人國以
空公之就訊熙熙北寺三水麗身五毒咸萃榮難而安羣賢畢
至演易長壽高談竝議因不忘仁儉則思義所以斯文不墜於
地矣如棄如寄此獄吏碧血橫流黃墟永閔遑恤云亡實悲殄
瘁吳天疾威坤維失位鳥焚其巢民喪其衛厥災恒雨終風且
隆維彼驕人戲豫無忌我皇受命整齊天常流驩發矜寓宇重
光式閭表墓顯忠褒良爰作同命三錫靈章建此祠宇併爾蒸
嘗落星磊磊姚水湯湯前堂後寢鬱鬱神房牲牲伊碩黍稷惟
芳有司在廟工祝在祊亦有詰嗣思慕徬徨靈之來思鸞舞龍
驤福我蒸黎辨倫孔彰永爲臣範千禩無疆賜進士第浙江紹
興府推官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崇禎十五年

兩朝忠烈祠碑

以身殉義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
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寔
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
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
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
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
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

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踈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
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啓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
子思還主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既而權奸煽熾
諸君子坐死其爲孽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
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
爲大君既而盜賊章弁相與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水
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其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
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
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
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胸瞻望往往相食
漢熹平之際治鈞黨獄誅莽武膺滂等綱天下名賢二百餘人
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舉孔融楊修五六
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
奸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下京之亂諸君子無
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栗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
我明初興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慷慨致
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算至於土木而萎矣故水火
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減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
是啓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掬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焰
不鉢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鉗之於後計自天啓蒙難隕身者十
有七人曰高攀龍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
周起元萬燦周順昌周朝瑞繆昌期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顧
大章劉鐔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
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

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譔成德許直金鉉孟章
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職擢城謝開者別爲幽聞
不在二班蓋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
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機
雪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麥詞於顧問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
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是猶臨泛濫而
繫匏睹燎原而祀寇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夫當管夷吾
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尊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予與
糾不得不以霸與桓桓既以霸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如使天下
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尊莒之下則仲尼
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
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
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
也虞部陳公來樵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資買地西湖之上得
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
楹湖水滌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子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
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嘆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選氏
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小稅置爲祠租使歲時
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闌兮龍在野雲
離披兮龍血下瀧上天兮星無光椒糈餼兮蘭不芳靈之集兮
四國鴻八蹄兮驂九翼凌滄海兮拍白日踰徂征兮何不得息
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鷄道兮蕭蕭維百珍兮瓊漿駢素
虬兮駢文驚絕靈車兮繁靈馬執靈祛兮淚盈把珮珞兮灑灑
晝不足兮空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參差兮無

後先瞻眉鬚兮取青天靈何爲兮中悄悄賜進士第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禮部尚書黃道周撰

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
公爲主魏子敬附之其二人則高忠憲公周忠毅公以忠憲
講學湖上忠毅曾令仁和也傳鹽院宗龍及撫按各有捐助
而以杭州諸生董其役諸生某以此事爲奇貨遂刻公呈上
梁文以爲呈身之贊義在南中其人亦見過與之往還張天
如謂義曰亦知今日董五賢祠役者即昔日之董逆奄祠役
者乎義乃絕之祠旣不成而捐助之金亦不可問矣常熟陳
梅臣慨然謂湖上不可虛此勝事會甲申之變遂合與難諸
公而祀之卜地於六一泉名兩朝忠烈祠請石齋黃公爲碑
文亡何南都不守無識之徒以死明事爲諱遷兩朝之三才
六神位於閣上而以中堂頓放浮屠像設改名廣化寺其間
上又雜糅漢唐宋牌位於其中以飾說非爲明一代而作也
旣已可笑而杭人又視爲公共香火不論某甲夫已氏輒作
主而人之與郡邑之鄉賢祠無以異可歎哉雖然諸公麾斥
八極何所不至其神不滯於一隅就以此一隅六一泉論之
自坡公之銘而見歐陽文忠公之畫像自石齋之碑而見三
十六公之神位香燈千古不滅豈瑣瑣餘子所得渾哉

白安先生像贊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裁冠絳袍觸邪則厲凜正色於蘭臺抗直
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愧男子而惜公者猶
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皁纓自擬初試歲廷讓
九官而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茫千載伊誰後死按先

傳自官司理時在案御史大夫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換

疏叙

夫層垣識洞寢石誠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哀何則
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貴則宜下有不登之音
故使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永無懷邪之意則詞敵
長沙夫篤時者夏迷遊光者春咽驚聽者秋默憐耗者寒號是
以多舌無誅側想禪童之世列腰齊墮疏觀曲女之誠斯亦悟
士氣之所歸知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凝鑑藥口羞瓶則鳳
噉尚崇楊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剔彼憂雅法與互翰詹炎竝
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諫者之所
存亦何能之不蓋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權準相亦綜於五
現故可以汗青竹而為光鍊黃鉉而不覆也屬以高閣授斧由
開歧靈發七十諫書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買言失至陸
語墮新夫荷讀周書宜削陳羣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汪尉之
名爾乙丑春王正月閏客倪元璐

詩叙

黃白安先生詩集凡二卷予既卒讀之嘆曰嗟乎凡音之生豈
不係乎人哉昔者詩始於三百首自關雎訖於殷武其自后王
君公以逮鄙夫細婦莫不包含風雅何其盛也然以一言蔽之
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夫為臣子而不能事其君父吾嘗取其
言云爾哉三代而降詩莫盛於唐唐之詩無過少陵吾嘗取其
言讀之至於瑣尾流離驅馳窮餓而不忘君國之難繼綿激湍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今讀其詩慨然見其為人其他啾發之
音情不赴節雖攢屏激齒聲音以諧考其情辭論者寡取先生

當熹廟時以抗節直道為逆璫諸奸所嫉於時鉤黨之獄目不暇給喬固腐滂枯欽相累先生嘗抗疏擊之與吾鄉周忠介同詔被逮掠死於獄當世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今觀其集中所載若獄中被害日作及送萬元白謁武穆祠等篇慷慨孤直激而不傷與太史之稱小雅者何異每一誦之未嘗不流涕灼悼感慨欲奮也夫士習處燕樂自命甚適相與流連賦詩高議天下莫能述也然而卒與禍櫻大節立見本末居然可觀矣若先生之孤忠篤情至死彌諒雖古之屈平何以加焉吾願世之覽者諷其詩而有以得乎其人庶幾設於典之旨或有合矣若夫攬其山川拾其香草詩人之流亦有然者烏足重先生哉烏足重先生哉後學楊廷樞頓首撰

逝哀賦

為西賓七君子而作也

劉宗周

夫何忽忽從倚窅余生於茲世兮心悵悵行以何之既上薄霄漢以無朕兮復下夷玄演以霏微中央亦有寥廓之鄉兮挾渾敦而潤濁乎寰維乘一氣之恍惚塊圯兮蕩三極以軋苗參差踴崑崙萬里於足下兮距咫尺而不見雲輜美人既驕蹇以日遠兮又焦三足鳥為之申辭懷余心耿耿以莫訴兮忽搖曳而反顧以悲孰是畏鼎之重仍兮結氛霧而愴予飛朝托大鵬之逍遙兮夕乃不離乎鷄時紛糾糾羅茲羈勒兮雖有矯翮將安施暫流滯以無爾勞兮日飲啄而不能肥薦鳧方利予之廉以讓啄兮蚊蚋又腥予股以相侮賜與鴟鴞既笑予之鍛羽兮獵狙動噉噉繞余以山暮虎磨牙伺攻余外兮余又引尸讒以中蠶耳悠悠其蠅蠅兮目恍恍其花替腸一日而九迴兮魂飄飄而魄腐聽流亡之溘以無日兮巫咸猶告余以未果進不得翺

謝於天衢兮退欲返舊都而無所徘徊余節於岐路兮問同心之零落而坎壈茫茫上下縱求索兮歷遇江阜以寄傲幽人既遠不可接兮將情靈均爲余介紹猗與楚澤之蘭九畹兮擅宵衣而傾秀蕙芳佳名珍國香以自闕兮擬一出而敷與都梁乃寄操於尼山兮悵望明王孕靈光於六籍兮不薦用於巖廊胡瓊英一朝隕殒兮陳根委道路以先亡亦有別族稱蕙圃兮倚棠陰而繁蒞垂垂亮峨眉之嫉妬無幾兮雖代蘇忍與同歸迨朱明啓候於君子兮苗裔發泥淖而不汙邀炎帝於南浦邀遊兮濯秋水而昭明曠忽金風白露相凌厲兮士女爭把薏以載塗東籬采叢菊有黃華兮曰立蔭紫欄以蘊藉拒繁霜之漸以憔悴兮終不逐韶華於九陌維木有蘭蘭有桂兮擬霜標而丁運玄武著寒產芳芳之貞則兮下夷歲終之宿楚胡歲寒不能改操兮憔悴又相尋於斤斧賈薛荔之蜿蜒鱗甲兮身際青雲而得所胡蘭燒而桂燼兮殃亦分於池火寥寥作者幾何指兮上應斗杓而臚星聚東南以稱雋淑兮俯視竹林之散誕一君子倡而君子和兮相與表德隣之無間若留夷揭車與杜芷兮亦後先茅茹以瓜蔓喧羣英之零落無餘兮令人愾九原而痛嘆芬蕭蕭其疎遠兮會不若桃李之盈爛也復落落以自可兮眇喬松之出霄漢也吸沆瀣之精以自漱兮然太乙之藜以含章高耀金莖於絳闕兮下不勝玉樹於華堂共和德以風清皇路兮不悟競指以爲朋薰與蕕既不同階而處兮狐兔又肆其陸梁羨榮華之不久兮春與秋忽時謝其炎涼忍當門之艸羅兮且聚族而夷之還望氣以爲不祥兮猶其宮而變置之浮雲翳而白日淪蒼天沉而積水竭何大塊之磅礴無窮兮奄

焉隨衆芳而銷歇豈人間別有昊天兮乃獨裁荆棘以遺孽荆棘既不裁而自繁兮况利有狐兔以爲穴善萬物之平分一氣兮爾爾獨向隅而悲歎吁嗟爾爾兮曷不爲黃虞之屈軼兮生當階庭而指佞彼佞人之翕翕訛訛兮尙亦恃盛衰於高聽吁嗟爾爾兮曷不爲傅岩之鼎梅兮和鹹苦辛甘以相濟信庖人之善割兮寡君實恭默以操七吁嗟爾爾兮曷不爲姬旦之嘉禾兮遭流言而違遜碩終感悟於風雷兮發金縢之誓策吁嗟爾爾兮曷不爲商山之芝兮長採仙人以療饑生不逢唐虞禪兮肯隨炎鼎以采頤吁嗟爾爾兮曷不爲魏紫與姚黃兮競賞榮華於金谷嗟白璧之難完兮何似容容而多福爾爾兮孰其已知兮時與命不同兮志與義相違荷皇虞之不作兮何世俗之問也寧誓死其靡他兮終不忍被此汶汶也復周旋而不合兮非敢爲丘嫂也秉貞志以殉所天兮將以得性命之正也哀此下民之淫僻兮江河恃一簣以爲堦天柱圯而地維裂兮亟英吾君於震驚幸持世模以一死兮敢同斷梗與孤萍汗青表俠骨以長聲兮還恤余苦載之餘生嘆風塵一日相遺落兮遙望君鞭弭以於征非徒襲爾之嘉佩兮又執余之手以要盟昔既與爾有成言兮敢中道而步更魂迢迢遙遙以長逝兮氣塊壘勃鬱以難平忽回首其望帝京兮起邀同心而涕零狂瀾日澎湃以東决兮勢蕩蕩岌岌乎滔天叩昔日九閭其逾遙兮美人愈杳渺而不可憑矧虎豹之當關擬談兮空糜梁骨於齟齬終延佇而不能舍兮又孰知余之吟嘯余將割余丹以爲茹尊兮洒余血以醞絮假宵寐以通神明兮直躋紫宮而飛駐叩上帝之靈如響兮俾啓迷塗於去住玄黃何以莫分兮細索何以

殊途寒暑何以貞勝兮聞位何以乘餘妖后有時而稱制兮中
夏何以帝堯嘆人生之多艱兮百年亦何哲而何愚蘭茝何
以不芬兮吾將珍椒椒而憐之蘭桂何以不揚兮吾將倚豫章
而危之曰大道混淪兮元氣呼吸盈虛晝夜兮剛柔淑慝不有
貞沍兮元於何息造化幹旋兮人事叵測彼蠢蠢者生兮孰立
爾極感治亂之循環兮斯人攸責龍以亢而悔兮返於潛而復
浴赤日於虞淵兮光騰騰而雷燭文拘美而作易兮箕律狂而
演噉惠夷猶於三黜兮孔微服而周流斯前聖之遙軌兮企餘
生以勉修璠璣以礪而加潤兮良金以鍊而益精幸子之無伯
爾日月兮又何恤營營之青蠅曠然與造物爲徒兮何去何往
以摠寧庶幾乘流而委命兮寢方寸一朝之死生蘭迥秀而蔚
迥芳兮四時關玄圃之長青佩踰跼錯以左右兮神旂旒紳
約而雲凌迥佳人之絕世獨立兮復瞻然而翹首良朋亂曰高
山摧頽流水咽兮朱絃一唱鍾期訣兮杜門掃軌交遊絕兮死
生自愛道義割兮將子無棄椒漿設兮仰額上帝冤不可洩兮
後死何俟不我閱兮所可閱兮捫朕舌兮

謝寧國諸公祀先忠端公於名宦祠書

孤子黃宗義再拜伏承名宦錄見寄謂先公神位與晉桓簡公
宋文信公同龕以其忠義一也嗚呼非諸先生義強仁亦何
以有此乎雖然三公忠義同宦寧國又同沒而祀於名宦又同
此貴鄉之佳話諸先生之所知也諸先生肅有未盡知者凡先
公之同於信國者不儘此也信國三十四歲知寧國先公亦三
十四歲理寧國一也信國丙辰科及第先公亦丙辰登第二也
信國四十三歲被執先公亦四十三歲被逮三也信國書絕命

詞於衣帶先公亦書絕命詞於衣帶四也四者事非偶然諒諸
先生之所欲知者故敢以聞 崇禎十一年九月

平黃白安侍御

劉宗周

嗟嶂出江汀江流去不平千秋知已哭一夕送君行骨與冰霜
競魂隨雨露清空遺明主恨破柱有平稜

哭門生黃白安侍御時緹騎爲蘇民逐散白安自投獄掠
死獄中 鄒維璣

立朝官侍御矢志效忠靖身冠取觸邪白簡期誅佞豈意黨禍
生無端落深牢傷心哉羣衆競將孤鳳摧傷心哉騶虞橫被豺
狼災可憐孟博自投獄萬里送死情可哀道傍見者心慘傷三
光何遂混茫茫每思聖度大如天天心豈誓小臣狂羅鉗結網
似蝮蝎倚恃冰山蔽日月一旦天清皎日出冰山有時會消滅
傷心哉夏侯色兮稽康琴子兼有今人其欽李杜千秋名堪配
逢于地下欣相對

西北數間爲黃白安李仲達周夢洲諸公畢命之處

黃道周

近事十餘載懲心二百年血光榮日暈精繡澹龍泉已盡排山
力重開砥柱天香風猶未沫過此數法然

昭代多君子清流此再清豈關門戶事動使鬼神驚遊命扶中
藥同游聚九京傳看芝艸蹟鍾鼎羽毛輕

撐持非隻手獨往恨無隣後死耽千歲當時作七人薈圖閭巷
有香火夢魂親不識精靈路能通漳水濱

蘭纓焚已盡野火又揚灰古道存無忍人間自可哀青天鐫骨
肉烈祖鍊風雷抑鬱當年願栖遲今乃來

悼黃白安師參逆瑞下獄

門人朱天麟

忠字忠臣豈欲居只慚白晝叛詩書半席霧晴焚香艸解角風
清瘠骨渠鉗鐵泪幽惟月照河山氣咽向天歎半生知遇千年
憤期取丹心銘古墟

同馮留仙郝仙玄度劉瑞當萬履安至姚江謁黃忠瑞公

祠 甬東後學陸符文虎

蹈瀝赴前則慷慨薄衝濤晚江風作威扶而勢若騰驚泊哨浪
中力命爭一篙平明避下風越江依岸高逆旅有盡漿眠食在
汗潦移牀避潮生仰屋愁狂風魚鼈乃與居衣裳生蟻蟻江意
莽吞天波情絕容刀如何竟夕程淹此三宿勞崎嶇問天風勿
復存牢騷

牢騷存楚客招魂慰忠鯁大江助意氣當亦念延頸似容孽蛟
惡故使自風還於越無志士斯人竟應題念此一厄酬足令海
夫慨將無洪濤勢一若胥怒聘往以青蠅予今作素車影吾黨
得提挈二人足項領百年生易每一死志容耿風波自古險前
修以為景

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白安李公仲達 周 鯨仲取

當萬元白先生杖筇時無不樂齒莫敢發聲而兩先生疏
救先後以從嗚呼如萬先生者既已遠矣然而兩先生為
益難已曹欽程希瑞意奪兩先生職尋下獄死夫兩先生
死且久矣而欽程至今擁視息保首領豈其左議之傳故
惜欽程大辟為誣也嗟乎欽程為誣兩先生之死其將不
誣也哉悲夫予感憤賦此既痛仇人未戮無以報兩先生
九原又使議者知所惧焉若夫屢疏擊奸同於楊魏則其

著者矣

吾愛范叔寒入秦號張祿吾愛王稽仁駟車上函谷道逢穰侯
來潛向車中伏丈夫仇未報此身寧忍辱一朝相秦王六國方
為肉須買飲馬槽魏齊頭已戮數爾平生心今日可云足退哉
成往事使人長歎哭窮虞飽豺狼貞肝殃九族惟有鷹鷂羽耽
耽猶下囑壁間醒醒聲加以蛇與螻螻歎懷古今忠禍奸為福
已矣勿復陳酒酒荒山曲仇人雖尚存歌此慰幽獨

子不識御史然往在塞上頗憶御史論邊事瑞禍起御史

忠而後死竟何如二十五忠詩 孫承宗 惟陽

封事傳三表千年憂國心生來僬僬骨身許比南金世自矜功
狗君方嘆陸沉如飴歸視死那忍友芳林

高陽始終信任大帥馬世龍言世龍之不可信任者獨先公
與劉忠瑞公兩人耳故先公東事疏頗不為高陽所喜乃高
陽未嘗不引為益友公忠不和之節於此見之

黃忠端公小像



孫男百學百拜敬奉

請用講學名賢疏

從來天下之治亂視君子小人之進退然亦唯易退者爲君子難退者爲小人故有天下者護君子若頭目猶不能淹之於歲年逐小人以鷹鷂恒使人渝之於黑白近見協理京營都御史余懋衡吏部右侍郎曹于汴陪推蒙點相繼拂衣此二臣者非清恬介特謬朝端者耶而中旨一出不惟不收其新功至且并失其故步繇是言之皇上御極三年於茲而卿貳更翻公孤迭換用之無異塵飯棄之不管流萍故王紀之去也策蹇出郭人謂其泰於蒲輪破帽紫頭人謂其榮於璫玉鄒元標馮從吾之去也一時攻者與王淮陳賈同被惡名遂使聖朝俯紹聖慶元俱爲恨事劉宗周劉洪謨恬引於先蕭近高饒位堅請於後翻翻去國高風襲人在諸臣自顧生平留千秋之月旦在廟堂成何氣象美接翼之冥鴻夫此諸人者當皇祖之時玄黃之戰未明霜雪之威頻厲羣奸之推刃不遺餘力大治之真金只此數人年來現見雪消水落石出始發明王之夢得仕同朝之喜此皆祖宗之所培養留正色於彤庭邦國不至空虛寢邪謀於未發寧可使其旅進旅退以爲不減庭燎之光將無同於乍倏乍賢可謂不鑒前車之覆昔李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以爲歎息今求所謂宿儒大人者寧能舍此諸臣乎且今日之乏才亦已甚矣總督一官合同司馬之署卿貳之儔無力擔當兩月擬議尚欲奪情八旬之老強支雙睫之危夫旣念金紫之蕭條豈當歲泉石之銅疾胡可今在

位者更有攜手同行之歎耶伏唯皇上毅然剖斷收天下之老成主持國是除天下之頑鈍維挽世風國家其庶有起色乎

明職掌疏

臣思今日之時之勢外有強敵內多伏戎疆隅日削脂血日枯正主憂臣辱之時追惟越勾踐之定霸也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直曰蠶不如種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直曰種不如蠶君臣上下之間絕無推委絕無猜疑以成此霸業也今東西南北之士比肩事主而又值國難未紓國耻未雪當必有一段精神憤慨鬱結不戢而合者而臣見其精神之日離也後承前緒前提後索骨既朽而毒尚流灰不然而薪未盡名爲君子矣一有倚傍者存其間并君子之壘不固名無小人矣托爲擠排者竄其中將小人之緣復來高明之堂未必無鬼域草木之妖慣弄其精魂而此往往彼來尋消問息或造謗以要歡或挑人以快己或面夷而背桀或暮雨而朝晴思人之恩而怨人之惡惡人之惡而喜人之喜尚得有精神意氣出爲公家用乎臣謂大同之世勿起異端大公之心勿萌私見前此浸淫之根株可以直截而斬斷後此縱橫之伎倆可以覷破而鐫除凡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若必論論說訛左挑右激嗾蜚蜮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胥及溺不止矣國家設科道兩衙門惟是察駁糾彈各有司存令人畏而不令人親爲朝廷去壅閉而不爲知己市私恩昔人稱埋輪避驄魚頭鐵面良有以也自東事告急動薦邊才而單詔一頒廣開起廢於是有乞憐而徑請有托介以求容退休者走錢神於輦轂現在者肆窺矚於要津人遂相沿薦舉之嘗忘其設官之實上司當報知交當酬蒞離當附若似

乎有一官則有一薦疏之不可少也使銓衡必從而用之也則
天官之權已移使銓衡一併而棄之也則吾愛之鼎已喪獨不
知累朝之明旨乎獨不知兩衙門之職掌乎請上方之劍吾責
也發蒲輪之徵非吾責也漏吞舟之網吾罪也賦招隱之章非
吾罪也人亦何樂爲此而以我爲恩府以我爲疑主又以我爲
垢叢也此兩者桃激之機鋒隱中之而禍歸於國是薦舉之流
波顯習之而俗壞於人心何如蕩蕩平平戈矛盡釋羽毛不生
共修職掌直如蠶種之各任所長乎

簡巡撫疏

臣觀天下之勢亦甚亟矣財無餘孔民不聊生上之人如以蠅
取血不盡不止下之人如以獸走險不亂亦不止至今日而所
在蠢動災異難支舉朝之神情尚不屬焉但見其一缺出不問
其精力若何經濟若何平日之功業若何止云其也登深煎也
望隆而究竟無補於國如今山東叛孽動聚萬餘汶泗鄒滕之
間遍爲賊窟劫擄男婦燒燬鎮集道路行李幾絕誼傳都下人
人色誠而撫臣王惟儉者哀若罔聞先事莫爲撫綏後事不聞
方略坐使妖氛遍地呼籲連天以張皇之態作控揣之詞折衷
於萬取千千取百之界眩昏於孰爲良孰爲妖之民以擁衆萬
餘所在見告而猶云朝中之流言以兵機呼吸生殺掌握而猶
云請教於廟堂忽而情形未定忽而恭輟捷音忽而馳使止奏
絕不知賊之盤踞何地出沒何形衆寡有定數勢有定趨有定
着良民與妖民有何定指遣將與布伍有何定盡顧其人尚能
作長子之師貞折衝樽俎之間乎益么麼小寇得其人則旦夕
安枕非其人則海宇騷動得其人則指顧定之而可以不言功

非其人則優游養之而且并無可以定罪何也二東之事非關
一方已也南北之咽喉繫焉漕儲之命脉繫焉淮徐之肩背繫
焉若此盜不滅水旱流離江淮盜賊必有共起揭竿者小則爲
劉六劉七之徒煽搖中原大則爲黃巢王仙芝之黨傾翻海內
而淮徐之陵寢沕黃之漕輓惴惴可虞新推河道饒有心計已
經山東公疏力催上任而淮上總漕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哉
大抵論任於今日則在外之節鉞重於禁廷之頗牧論人於今
日則一方之藩屏急於師中之韓范論才於今日則有用之頗
牧尤勝於株守之尾生孝已若當太平無事之時不過拘文守
墨斤斤尺寸足矣至於人心惶惶盜賊蠢起爲此時之巡撫生
靈社稷攸關夫豈筋力衰瘁木彊自守無一規恢足以辦事者
哉夫豈足跡不出轅門蚤晚放炮發一二文移便足了公事者
哉臣於是不能不致望於當事者大開胸臆宏羅英俊急天下
之才迫於其身報天下之功親於其家有才而須等量之務使
安頓得宜有功而須衡稱之勿使顛倒失平盡化邊隅之意見
親可用仇亦可用勿徇鋪飾之虛聲全可用偏亦可用此其概
也且當事亦知人情最不平者乎年來巡撫一缺祇供京堂奔
走而外之司道僇力疆土剔歷風塵卽有英英自命概置不問
臣以才弱不甚相遠而誼練多出張侯彼起應諸臣除一二大
賢固宜顯碩餘皆鳴鐘欲盡之年淹岷已逼之景較諸司道別
歷精深者未可數數比也至於近時例轉諸臣年力正强才華
正茂不過爲意見所囿此中豈無精敏強幹備國馳驅者顧可
聽其一往豐林長友麋鹿乎臣言至此似不合於時宜而一腔
忠憤不容緘默揆之天下鬱勃之人情固然者固多也伏祈皇

上自爲封疆於重地重臣明白說開可留者留可去者去無致
猶豫養亂而每遇巡撫缺出議才猷并議精力議今日之品識
并議平日之建豎內外定宜問用例轉勿使空老則國家可收
片長之効而天下事猶可抵掌而談也若徒柴柵其中模稜於
外錚錚者折容容者全臣不知所終矣

請復召對疏

臣思皇上臨御初年聖躬冲膚簡攝深淵一切幾宜祇憑章奏
批發耳今皇上春秋鼎盛四海瞻望於此而不總攬萬幾屬精
圖治更復何時人謂皇上御門講筵不少輟期斯亦總攬圖治
之大略矣而不知御門之時呼吸而班聯散講筵之際恭穆而
文具周堂高廉遠上下相照雖曰咫尺天顏奚啻萬里臣謂今
之天下憂患相併之天下也今之治具格套拘牽之治具也憂
患併而臣工之戲豫自如格套拘而內外之柴柵益甚皇上思
以挈要領奏安攘則祖宗議政之規不可不復也祖宗時有蚤
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群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御
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大幾今乃以票擬爲揣摩以批
發爲精神在言者惟襲美善之名而不求其必可行在部覆則
增一番潤色之文徒取了局而不核其言之果當亦不知其後
之果行與否機智捷爲供應而實效茫無者落票之者曰知道
了而知之一字固難言之票之者曰是而是一字亦難言之
夫實求其知實求其是而政烏可不議乎政之纖細者無論至
於大疑大竅大利大害大賢大奸而亦可憑諸紙上否如目前
諸務薊門之總督關上之巡撫擬議可無其人乎黔事之决裂
楚餉之匱乏呼應可無其策乎京邊之會議中外之困窮節省

可無其略乎老成之廢棄建言之遺佚環召可無其期乎以至
在兵言兵在工言工即有確中之畫不經面裁則語亦不靈即
有庸妄之談不經面折則膽亦不落然則視朝之外查復午朝
召對故事所以通上下之泰交提理亂之關頭者莫切於此今
此典久廢亟難驟舉所藉以漸肅聖衷希復祖制無如講筵一
節耳臣聞太祖時宋濂等講究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成祖
時楊士奇等日造宸前討論經史從容辯問漏下數刻不倦孝
宗御講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試觀今日之講筵有其實歟抑
徒紹其文歟臣以爲帝王之學原非希踪於章句只求通達於
政體凡政教何因而汚隆人才何因而盛衰歷代何因而興亡
其問援古券今據此証彼固是不少然求其簡要切易最近可
行皇上每於日講之時講臣預進講章閣臣揀擇緊要章數

件彙送呈覽次日講畢即命該衙門并上疏諸臣擬班進奏皇
上不妨少霽威嚴勤垂清問聽閣部大臣剖析精詳取自上裁
問一則習一問十則習十即間有疑似隱伏遠略邊情商榷之
餘智慮生焉剔練之後處分出焉其始行之也聖慮淵微恐以
顯言而淺露其久習之也肯綮精熟自然到手而劃開繇此而
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若徒講畢而出講官
未嘗獻箴規聽畢而入主上未嘗發一疑問臣謂千古明良泰
交之會何忍當面錯過今日安危呼吸之時何忍優游坐視也
然而大臣不敢以請何也亦以典故未必習諳政務未必通明
詰以危邊之用人而茫無以應詰以軍國之轉輸而茫無以應
非惟無以啓沃乎君心而先已自開其破綻非惟無以籌畫乎
安攘先已不安其厥位夫孰知從古相業未有不下相得

而益光者。臣思國事艱難。臣庶偷情。所幾幾以望太平者。先復議政之規。而後行而奏處分之典。皇上固大有爲之主也。其何憚而不行。

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

臣聞怒予之天。猶可爲而忘予之天。不可言自去秋以及今春。不一年間。災祲迭見。災惑留斗。太白晝見。南北地震。數千里俱見。告前後丁寧天之仁愛我皇上至矣。而上下臣工。猶蒙蔽而未開。則繼之以蒙風。猶宴安而未悚。則繼之以地動。夫此蒙風地動。非遠方在菴。較也。天之仁愛固至。天之震怒亦極矣。洪範曰。思之不齊。厥罰恒風。時則有心腹之病。又恒風曰。蒙蒙者。君臣上下相目亂也。晏子曰。臣之術能動地。言地固將動也。夫風以散之。而反結而爲蒙。豈非人心之抑鬱所致。地生於靜。而反震而爲動。豈非陰邪之激盪使然。臣請略言時政之得失。可乎。封疆多故。一二邊臣。動輒債。皆縣職業不修。客氣憤盈。屢見。而前轍復踵。凡前日之強力斂幹。皆今日之覆軍擒將。而猶且效尤。調募思以騷動海內。庸闕悞將。所在而是。此一失也。○來則鼠伏無地。未來則燕巢自如。無論未焚徙薪。卽所謂數米待炊者。亦漠不關焉。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廢棄。勞而血守孤城者。薄酬賞。罰未章。士多驍志。此二失也。今之在位偷息者。多急公者少。而會推啓事。捷如飛電。轉如轆轤。昨日所進。又云資俸已深。今日所推。忽而改圖。復生孜孜汲汲。似不終日。此三失也。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每有蠅營未遂。轉相是非。甚且章奏一出。旁視四起。本淡語也。而指爲深心。本直裁也。而指爲線索。直言敢諫之氣。挫於揣摩。臆度之手。此四失也。遑人何罪。窮困

來歸彼亦以祖宗之厚澤。漢官之威儀。不忍遽棄。而奸細風形。輒爲拮据。致令效順之夫。動愁坑阱。反側之子。從中煽惑。若不蚤爲寧輯。此種奸細。便藏於搜索。奸細之中。此五失也。戶工兩部。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不論委瑣苟且。必以一疏覆之。其到底行否。俱委逝波。卽以標營三千壯爲在山。此誠救時急着。議論雖出。而頭緒全無。此六失也。市井亡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災荒。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令孤忠無可展手。而事權從而漸移。故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此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率皆吮血股骨。希營窟穴。數十年流毒。比諸營聚錢神。猶爲百之此八失也。大臣受知主上。卽身家猶落二義。今之當國母乃牽顧太深。依回日甚。以畏戾舉之念。轉爲模稜。以惜情面之心。旁爲照顧。致令軍國大事。需忍歲月。故曰。執孤疑之心者。來譏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誤不既多乎。此九失也。議論龐雜。固有一言而寢淮南之謀。亦不無片語而掣單父之肘。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且無疏不欲覆。無覆不欲從。何沒沒也。此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趨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若夫禁庭之地。當此百姓愁怨。司農仰屋。京邊取盈。尚缺二百萬有餘。此安得剗肉補孔。而爲之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便可救數十萬之數。數而群臣每言賦用不足。必稱內庫。仍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爲也。懸輅設鐸。以廣言者。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罰俸留中。停閣考選。官府之事。稍稍忌諱。而言官始有探竊皮毛。莫犯中局者。此端斷不可開也。阿保重

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以爲迂浸淫不止異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此中隱禍尚未敢深言也廷無謀慮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徒事唯諾而剛方正直疾之若仇皇上獨不爲社稷計乎繇此言之時政紕繆積習沴結法度既陵上下相蒙母惑乎人愁天怒十日而晦風經旬一日而地震三次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災異之來未有稠如今日且都門之內殺死多命一月兩見而又皆以僕弒主獨非人變乎臣思治亂安危之端分在眉睫今當災荒倫眉睫所繇分也臣嘗妄謂遠左之淪陷不在經撫之偏執

而在廟堂安頓之失安貴陽之失事不在庸闇之躁莽而在廟堂冷眼之坐視今所謂安頓失安冷眼坐視者豈其無之災異頓著上下臣工俱安分受其責天子曰罪在朕躬大臣曰咎在當國小臣曰庶職不修撤現在蘊蔽之蒙氣懲近來偷惰之積弛轉得爲失急公忘私追悔昨非固已無及力洗往謬猶愈於迷彼高宗雄雉之祥成王復風之報天人相應轉移間耳

甲子三月初六日上至六月楊忠烈公始劾逆奄二十四大罪蓋後此疏三月也逆奄初比客氏尚見於劉忠端公周忠毅公之彈章自壬戌改名忠賢以後威權日盛朝中莫之敢指羣小方視爲奇貨此疏出無異博浪一椎逆奄恨甚即欲開廷杖之端韓蒲州力救改而爲降處又改而爲罰俸雖狂聽暫回而毒釁已厝於此

辯鄭吏部維璉孤介疏

臣聞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熟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踴躍涼涼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吏部考功司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已臣以維璉爲師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於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賓子偶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諛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勿忍妖人之朋比其心蚤已置一官於度外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離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骸體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聞聲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誠得此等人物布滿中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皇上以爲祥乎怪乎屢奉嚴旨勅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伏思之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

悄憂心豈曰無之於此而或出冷語或熟語照顧局中則氣短
旁皇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負國恩
乎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羣臣又請告
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於今如
此也伏祈皇上特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謂羣議勿介小嫌
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谷則人賢不至隕亡而邦家亦可無
殄瘁焉耳

鄒匪石先生自職方改吏部稽勲爲太宰趙忠毅公獨知之
并同爲不與聞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傳擢遂乘其隙借
汪文言爲名以攻左忠毅魏忠節兩公從此而外庭羣小與
逆奄合矣其後汪文言奏書言鄒以金壹千金從先公以致
太宰因羣小之恨此疏也野史云鄒銓部欲以知府轉章陳
故爲所不容非也章陳之爭於銓部未受事之時已決裂矣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昨臣堂官楊連崇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
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
臺省之心卽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夫豈有
仇於忠賢不過爲皇上惜威權爲祖宗愛成憲爲宗社計靈長
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
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肅牆之憂係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
斧柯微言之而遠達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播弄中外
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裡之形已成而道
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權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
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

有中外洵洵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
意必以爲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
爲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
未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道理者也皇上臨御
數載僅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舊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爲
宰執爲銓憲爲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髯攀鱗勢不慙遺一老
而若鷄若鶩相顧不願爲官異日誰爲燮理誰爲禦侮誰爲効
鷹鷂之逐誰爲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
一近侍爲孤立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
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
而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復片語單詞之
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於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轡而
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
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既深
盤棘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帷蓋所謂以生
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卽
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
亦憲臣衆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
冠不知爲黎丘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炤瞻之秦鏡
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裡聲援公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
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瞶沙磧並迷無
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
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卽日罷忠賢嚴務

勅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諫廷杖萬工部璟劾閣人魏忠賢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燝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勑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維助半斃閣拳半斃廷杖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

言之不用身且蓋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燝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復於廷議鞠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瘴閉之左右箠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僭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於市者顛倒於一時使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於防川者貽議於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燝以言某事死可不為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燝循資積俸取祿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昭震聰敢赴湯餓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燝之時以數十年之逸事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迷狐

鼠嘯張已知燝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噬之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廷杖為立枷之阱而縉紳受市鹵之慘辱士殺士有如今日而今燝已死矣御史林如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秉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隨移諸國矣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且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燝之杖也適與雨雹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難明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皇上誠念祖宗重器為宜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之脉不空一朝削之萬燝已死念其志慮無它追復前官仍煥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親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勇燝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述臣言官也人有固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清景賦并序

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
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爲當場人道也
縱觀寰區物各有主蝸角空馳蠅頭無幾亦條滄而條桑將何
去而何取於是思人生有盡清景無窮苟雜處塵囂之中將畢
其身而營營夫清景者天地不斬與侯王不司權素封無從厚
積俠士何所市緣長享不訛其淫奢取孰禁其貪雖巧拙之參
差皆得樂此以終年若夫家擅名區地臨絕勝楚澤吳山梁園
蔣徑樓倚重霄湖涵金鏡飛絕巘而瀑布出層雲以懸磴鳥競
嬰鳴之響鹿忻野曠之性此樂何極或不能定至如處岩伏曉
羞稱金谷有筍有竿非絲非竹嘗盡日而掩關聽松濤于山麓
聽鼠來而樹動苔蘚秀而石綠臨遠近之谿流觀魚泳而獸伏
此時靜夜山犬豹聲攝衣而起孤影在庭此景悠然樂何如勝
若乃僻棲遠村臥於丘首流水遠廬修竹參斗戴青簪兮披綠
簑雨後犁分婦饁畝牛與羊分下暮山鶯與燕兮啼春柳謝漢
晉而不知量陰晴於野叟見權籬之宿露聽村雞之啼酉忽梧
桐之月懸釀濁醪而在手此豈彭澤之能專恍與羲皇而爲友
或乃長橋之畔大湖之湄霞光綺散水色霏微泛棹中流則瀟
白雲連極目兩涯則樹密天低淵客發激楚之謳遊女歌採蓮
之遺復有成羣鳬鸕倚岸蘭蓀柔櫓欸乃香靄氤氳此時此景
把臂閒論誰美貂蟬洗雨塵塗或乃幽池舊畦閑庭小院有茨
可採有水可灌窓列入雲之峰燈穿依水之棟來遠鳥兮孤枝

盤雲虬兮荒蔓復有水勢漫漫石澗濺濺鴻雁啗芰荷田
此時花下獨酌逸興翻騰至如宅近湫隘雜居城市借琴樽以
自陶遠繁華之俗予入吾室兮風姨當吾樽兮月姊流清露於
曲欄舞楊花于素几此時小軒危坐金爐夕香研朱讀易弄管
歌商忽風清于枕簾見雲起於縹緲神灑然而獨往忘身世之
何鄉是以清地不一清興皆同清人不數清景何窮花鳥春兮
池波漲蘋蓼秋兮桂影紅火雲獻此天冶色寒光合成瓊玉宮
故或入深林而散髮或踞胡床而嘯遊蘭亭流曲水之觴剡谿
乘雪夜之舟皆能共娛情景不綴痠疲其清也豈在管絃之競
粉黛之浮居吞雲夢之澤門迎珠履之流鬬雞走狗浮鷁鳴榔
以爲夷猶者乎

壯懷賦并序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
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藉穴中
碌碌此身耶易水旣渺壯士空歌翔風唾壺尚在老馬忍甘
伏櫪因感而賦焉

渺渺七尺有軀與質爲隱爲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世獨立
能汗漫於九垓兼馳騁於八極高欲與鷗鷺比翔卑亦不與雞
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矢盟別後自戮或就蘆
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途窮而白骨皆師出而封豕逐若
夫會稽囚臣伯越亡吳遊麋鹿兮蘇臺乘烟浪兮五湖變鴟夷
兮遠遁笑獨鏤兮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祚傭耕養鴻鵠
之羽戍卒築鯨鯢之渡揭干斬木社沈廟墮長城遂傾阿房非
故若乃蘇卿漢北一雁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魄馳見

節施之盡禿寧甘心於乳牝謝朝露之喚言嚙旃雪而何辭至
如寄絲桐江混迹羊裘魚唱舟晚釣石蘆秋領浦口之風月辭
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
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斬首于烏孫帳裏諸番旬旬稱壽都
護端居自喜玉門回轅定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
楫中流之浪請綴金馬之門鳴劍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
屯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銜恩或乃炤藜書生生花辭客歌
叢桂于小山賦長楊于鳩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買賦皇宮藏
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罵賊血可飛襟嬰城矢
石之衝厲聲劒戟之林山河震而色慘風雲蔽而同陰或有信
陵義魄朱家俠腸意至鞭石可橋心許投鼎何傷符竊而晉鄙
惟兌鉗而亡命藏卒能脫邯鄲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
今莫不有落落之豪懷英英之氣岸吞河嶽以為雄貫星虹而
獨燦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然莫窺若鵬鵬之橫空而風高獨戰
雖劫燼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懷未隕木經霜而
愈堅劒礪石而不損願蹀躞于天衢乘長風於一瞬於時揮就
鸚鵡飛動江關勢驚鉅鹿之軍氣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
魯陽之戈日還其深疾而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澎湃而莫躋
也如峨嵋之山携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
可攀南則柱鐫交趾北則銘勒燕然爾乃掛梅冠解疏綬結茅
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鞭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
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鶴畫陰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略
訪禪支遁攜履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尊蕘于千里問肯
酒于下若目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

孤憤著書是平公子吾黨如可披心為道壯懷如此

自古英雄豪傑王侯將相儒生俠客獨行逸民或處厄
窮或遭禍患有人情所最無聊賴不忍見聞而總月之
為壯懷其義蓋取諸易大壯其九四之繇貞吉悔亡藩
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輟其道如是真長之賦壯懷也深
於易者也司馬相如云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
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非真長孰當此者乎盛覽
聞司馬言終身不敢言作賦真知量者也不佞何人又
何能為真長贊一詞大泌山人李維楨跋

虎丘看月賦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丘蓋
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交笙歌鼎沸月懸扶桑煙
浮水際巨扁小艇縱橫若鷗鳬之集於是携餽飮尊竿靡薛荔
以為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
風出潛魚於水底落山鳥於青松簫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幼
眇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滢公子曰今日之
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蘇臺空西施去夜月
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靡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
覽勝者不逞巨麗以為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為歡也其山
不必龍從崔嵬巔巔巔巔絕歸雁于碣石接飛鳥于陽谷其水
不必洶湧澎湃控清引濁天吳命儔而嘯侶鱷魚鋸齒而四足
其林不必桑夸父之策伏夔魑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
哀吟其中冷鳥焚巢其界客試畧集昂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
勃雲叢薄之中逍遙雲岫之樂過林莽荷欵欵平疇行漾孤峰

逶迤周園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而尚遺况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弔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歌鐘漏澈更殘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於木杪振藥草於寒汀山山明月處處秋聲撫鶴歎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次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未嘗與虎丘有逕庭也客顧以蟻垤蜂衙視之減虎丘之勝趣何睥睨吾姑蘓之甚乎

浙江觀潮賦

吳公子過武林青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羅盈途員冠義如

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爲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視也盍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輶路織歌吹沸天紅紫錯烏波影山光攪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應車牛方喘於轉轅畫鷁初開而下矚彼江干之士女既不與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譁又何殊鷺鷥之亂鴉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斜遙傳屢起中心搖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東門而注視不戒而乎聲收息阻向之喧豔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拊齒雖絳繅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

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吳山越山爲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校童僂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悠颺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遙遙能以相妬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汜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爲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於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溯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强弩此較射於波濤乃謂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筈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束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殷司臨安金山激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艘西與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强弩分爲五陣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焉司空未嘗月旦雌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

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
即見其名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於高位其姓
氏已爲蟲鼠啗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
洽名碩麟次上之擢一卿貳旁搜博訪淘以泥沙薦之宗廟得
備員九列者皆霜霰之餘耳顧今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
司空於九原在所必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
記彙緝之一時川貢岳縣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觀也哉徘徊
上下五十餘載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輔冲育德止戈樹本其中
繁浪橫鯨鯨深等狂象噬奄市天下亦多事矣國家元氣雖削
而革猶然充盈也野老之含哺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實式
恐之不可謂非列卿股肱力也夫梁竇持阿而炎祚燼王呂變
法而趙室頽不知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者是矣

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於兩朝者也高中玄與徐少湖
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嗣相位者必反前人
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懼此一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
不敗議者比之傅鉢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被杖者卒成
名士乘間蹈隙遂起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
員終身不叙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剛躁有
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狠陰鷲雙行而以內此墨勅佐之又一變
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耻
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慨然而思
矣今也拔茅變爲轉石岳牧臥於丘園闕署爲空不特聖世無
可勒之績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
與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從來論治理者謂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
也余以爲天下之盛衰不外四裔而在士大夫之心術士大
夫之心術光明俊偉無論內外必能出其所有以震盪人之耳
目其心術苟曖昧機詐則無所往而不爲亂階清川王公同知
寧國府事移守臨安惜其去者以宛陵爲三輔之郡滇則蒙氏
段氏之餘土雖在職方猶鄙夷其人民而不以中國之治治之
以公之才而鬱鬱適茲土抱牢騷之氣以當盤錯之交未必能
立業如宛上矣余曰爲此言者其未知道乎夫宛固善事地也
其里之士紳私築營壘好以意旨授人令守令以意曜就我而
謀修忽莫可測詰其山谷之民走訟如鶩宛轉守土之吏於掌
上羽毛疇瘠惟意命之以故前後官此者芒刃一失墮落萬仞
矯之以強項則飛章巷議皆能榮感大吏之視聽公坦坦行之
本之以至誠漸之以禮教擅其機牙不爲利回不爲害奪猶青
天白日鬼魅無所容其伎倆也公之治宛如此真俗敦龐雖有
嘯聚無此難破之營壘也雖有蠢動無此變幻之權謀也雖有
案牘無此險健之積習也然而干戈相尋孽引荼毒下貽生民
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者大抵天曹注官遠方之吏每以中
土之下考者克之非關其無能之輩則躁急喜事之人關其者
養亂而躁急者喜亂乘艸搖風動之時行其押閭縱橫之術余
觀近時之紀功績者玄菟闕門之間未聞有犁庭蕩穢之舉而
炎微右江焚巢喋血首功動輒以萬計豈非以淫蠻愚而易欺
遂盡掩其羣狼籍性命搏一時之富貴可謂不仁之甚者矣然

則亂四裔者非四裔仍是中土之人從而亂之也故谷永守鬱
林而烏許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沐寧王鎮雲南而滇
酋安堵黃忠宣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公老成練事其視縱
橫子直奴僕耳以治宛之心治滇而不足以立業將謂四君子
者非耶

徐虞求時文序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
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髮操槩每觀濃妝艷
抹之章撮標擅勝明知其逢年最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
就之夫唯鍾性靈婉出之如閒雲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
思維不到而欣然會心蓋余性拙絕迨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
不得不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門廣廈喜
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諸趣備嘗頗與余似
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盡湛想遊神自見性真求其就近
可喜之途無有也於呼高髻廣睂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
而必守吾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
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遷彼就此而已伐山則
蒐山開荒非崇崗絕巒人跡不到之地不可得也天之生材有
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
材今日用之明日復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
丈之蠹朽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濃妝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
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為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良楮與伐
材何啻千百世人即不能辨以其為宮室而已亦未嘗曠之而
弗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以性情相遇合此吾喟然而歎

虞求之不可及耳

兩遊剡湖記

吾郡剡為剡縣唐詩為愛名山入剡中者此也吾邑之東南有
剡湖謝文正公云邑治之東南曰通得鄉迤邐而上大山之麓
環拱周匝溪流汨汨有聲下通於江山水所匯渟而為湖人以
其景物之勝擬諸剡溪而名之蓋文正嘗讀書於此故得而記
之也癸丑歲余與象衡元素沿溪而往至舉口居民數百家南
行里許折而西小橋流水拾級登山其阿為化安寺荒址依然
青艸芊芊童子指點山門方丈禪堂故處而清磬疎鐘窮乎不
可聞矣其踞松下漱石微詩劇飲而歸月印前溪狂歌溢發以
為剡湖之勝盡矣後余復至剡徘徊其間遙見樵人度嶺跡之
忽闢一高下源隔兩山夾出有山家鷄犬鳴聲薄樵叟曰此
石湫也余振衣更進攀巒忽絕阡出奇巖石壁峭岫挿空攫此
踞虎者未必在贊皇奇章所品之下壁下溪流湯湯澄泓徹底
上有奇鬼趨而搏人急足避之審視方知亦石也又進數武幽
壑盤松滿聲驟起山鳥鳴其顛似嘲似傲吞化安荒址者奚啻
八九恨不得使象衡元素一見之也夫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東
連勾章西帶始寧南接天台台北包翠竭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
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所謂剡湖之山不過四
明北面七十峰之一耳計此二百八十峰者峰峰各有其勝一
峰尚待今日餘峰未知更待何日乎四明之在城中猶然十岳
中之撮土耳司馬遷始江淮卒事梁宋踪跡殆半天下余家四
明尚且有待況於天下名山之廣乎以此知人之學問未有窮
盡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不可少有所見便嗽然而自足也

百雲山鳳鳴洞記

古虞有鳳鳴洞在百雲深處其山據邑城之南洞祀真人像設
為女冠科舉之士於冬至咸宿祠中夢卜多有靈驗癸丑歲余
與鄭奉我家元素往五月之望自黃竹消登舟梅雨連旬山色
蒙晦至是微月江濤如練忽而長颺驟起澎湃發於水上舟行
甚駛遲明登陸竝山之麓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百羽啁啾其間
石磴曲折南行徑窮無路突然層巒複澗迷亂不知處所始歎
靈境非仙真莫可當之菴故址在山阿僧悟定移建於上棟宇
粗備墻堵大立從方丈左旋數武為鳳鳴洞雙峽陡開峭壁巒
峭插天其中豁然約幾如室闊三丈餘深十餘丈上之闕視下
損三之二其頂穿仰而見如水裂者天光也裂處有危石圓而
頽僅而未墜又有古木扶疎似荇藻凝結水中瀑水數十丈瀉
於室中之輿而雨絲冰雹遠射室口聲如崩雷惡浪驚人心目
不特其景過清而已也相傳有真人吹簫而下其音若鳳鳴此
洞為鍊丹處矣真人姓名不可攷按神仙傳曰魏伯陽與弟子
入山鍊丹丹成伯陽與一弟子服之入口即死其二弟子不服
出山伯陽及死弟子即起而去附書伐薪人寄謝二弟子二弟
子見書始大懊惱所謂入山者即此山也像之為女冠亦是杜
十姨之訛莊周之綽約若處子豈真處子耶夫真人處倒景之
上其視人世之富貴無異塵垢着體塲屋之一得一失蟲肝鼠
臂何所輕重而乃屑屑較之示人於隙馬風燈傲為先覺乎噫
吾知之矣天下之人愛惡攻取與其靈舍故糠粃能易四方之
位心如太虛太虛中為塵幾何益不俟算數而得了然真人唯
無所知故為欲知者之所求也是以鏡無妍媸之相而人之妍

媸見於鏡中水無星月之形而天之星月涵於水底亦若是而
已矣

書宛上事

宛固積悍地也其人權謀錯出陵弱暴寡視為故常守令俛首
從之得無事稍欲自立輒罷去問諸父老及博士弟子皆云此
風二十年間成之有巨公實作俑云同時劉氏者登戊戌第其
先世濟惡父以一日殺太平夫婦三人繫獄子登第得脫劉買
故銀臺宅在府治南龜岢岢嶮壯麗擬於王居銀臺初以巨萬
構之數現怪物至孫而落魄劉掩之不過三千緡入門以後亦
不安厥居又無嗣術家相之曰此龍吟虎嘯地也非擊鐘鼎食
僅客如雲則人為土木所勝劉以其言為然戊午從上江道罷
秩卽畜僕從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之美者子女之
貴忠端公集卷之二

三

少者皆鉤致之以罄其所有或把其陰事或因其怨家名謂投
獻以是膏腴奄半國中民間百金中產無不失業訴於道府置
不為理民汪秀聘王天爵之女頗有姿色隨母遊於劉園劉竊
窺而艷之遂不得出徵人朱醫過大婚訛傳官選處女攜女避
東溪橋有偵諸劉者晚即竄歸其第劉以無子漁色稍失意者
降為寵奴汲婦其怨恨而死者益累累也魏生有養女貌寢偵
者誤以色聞劉必得之生不可驅蒼頭十餘毀其門不得已獻
之及至果寢也未幾以失物受笞而斃張應麒以牙僧起家千
金劉造奴券以誣之沒入其財劉自置私獄受訟撈掠一如有
司其號呼宛轉之聲無日無之余理宛五年得諸見聞然以大
吏不言守令不言理官自可姑息辛酉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
於庭求死不得者為劉也凡奔竄於市破巢毀卵者為劉也宜

之民目憐心憐鳥驚魚散不得已問拘一二鞠之朴其助虐數人析楊於市爲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茲利事益多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壬戌二月余坐廳事胥吏奔告劉遣手力鎖吏去余不信告者三至余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管之下獄郡之破家失業深怨積怒於劉者一時麋至而頌冤庭無餘地余慰藉而遣之是夜劉氏火則焚其所置私獄也已又遷其資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鬼祟岌業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爲煨燼陳別駕往救隣人袖手而觀曰自焚之而人救之乎蓋劉欲以此陷余也或曰其弟利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劉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無及矣當是時劉出聞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余江石易白樓方按茲土核其狀具疏題請戍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值余考選北渡黃忠端公集 卷之二

采石郡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絕學院南阜鄭公見劉氏飛章歎曰黃君利刃以齒腐朽其風裁何必滅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其見知以此次年九月宣州施運官謁余泖河舟中復談往事而言劉氏焚餘尚留兩廡今七月又爲雷火所盡噫不祥之物天人其棄焉夫士大夫居鄉猶然鄉之人耳未聞鄉大夫而枷鎖牢獄一以郡縣法行之未聞鄉之人而姻婭甥舅一以齊民視之以余所見宛宜行事如此而守土者日戴進賢擁法堂視斯民如芻狗忍哉百傳聞宛人劉富名中斗

病中偶記

在長安時從車轍馬蹄討生活日上呼輿而出填巷穿街塵土撲面所會之客不過二三未經交臂勉折節性不慣作寒溫語相對漚漚汗下歸來方欲解襟一飯而無情客子投謁語恒

刺刺薄暮宴會逼人鉅釘殘瀋不得不以七箸俛仰其間荏苒過隙考績茫然問前輩曰我何事渠笑應曰拜客宴會是亦爲政意設官如此已乎嘗觀三楊諸公每於朝退聯騎出遊適意於曠閒蕭散之地此唱彼和動盈卷輞降而七子曹務之餘相刺切以爲古文詞余方嘆諸公遭此盛時周旋官業不爲四海治安之計徒以溢言曼辭相爲夸大豈知今日每況愈下但資調笑柔色而已也年來世局日紛人情漸異凡耳目睹記者皆不忍見聞之事翻手覆手相攻相感殆無虛晷士大夫一入春明門其行事心術便與鬼谷之書自然符契彼逐逐應酬不身爲戎首厲階者已是當時人物恐不載胥及溺不止也甲子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中櫛不御庭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箕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事真如拔宅火坑中未

黃忠端公集 卷之二
知較盛時諸公何如也

宋科目考

本朝取士之法大畧依倣宋制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較升貢宋則科舉學較絕不相關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縣長貳復審察得實卽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繫名學較其後三舍法行是學較之科舉其不由學較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唯有官鑠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於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卽今貢忠端公集卷之三

求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於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叅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一人不過僉書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卽爲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易出身雖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取類此本朝之人物所以達不及於宋也至於科塲之弊亦畧相同有傳義有換卷有易號有卷子山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一人而赴數州者有

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唯童子試有之解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率天下而歸大弊者在主司去畱止以初場餘束不觀出題強裂句讀離絕旨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強半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於空疎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則相望數百年間如一轍也

宋賦考

本朝賦法其類有五曰民田曰官田曰宅稅地稅曰丁口白雜賦與宋不甚相遠而有宋額外之徵其爲民害者有三和買也折帛也經總制錢也太宗時三司判官馮元方建言方春時乏絕預給官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名曰和買然行之或一郡一邑一歲而已熙寧新法之行遂施之天下後來錢旣不支

黃子端公集

11

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資產物力爲料配使與夏稅竝輸此
和買之害也折帛之始以兵興帛價至十餘千朝廷又方乏用
於是計臣創爲折帛夏稅每紬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凡納紬一
疋以一寸三尺三紬一兩折納五錢一半折錢丁鹽稅絹一疋
寸折錢餘納本色紬一兩折納一丈兩項與夏稅異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
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夏稅異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
買減五百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一時民以爲便其後
帛價已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此折帛之害也宣
和末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陳亨伯以發運爲其使於是添酒
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
增三分房錢歛之甚細而積之甚衆名經制錢建炎後踵而行
之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
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先是正錢一貫收頭子錢一十五文

并直達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三文凡四十三文以二十八文五釐為經制錢七文為總制錢五文五分為移用錢一文九分五釐為州公使錢五分為提刑司公使錢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經總制錢之害也韓世忠駐軍建康漕臣以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名月椿錢為江東西之害軍興後輸米交錢帛皆增羨耗胥吏賍銀失主故物亡僧絕戶逃產廢田一切沒入名板帳錢為浙閩之害皆一時苟且之政錢名雖異其實皆經總制也此宋賦之大害雖然宋之二稅皆輸本色本朝悉以金折之其害更甚於宋矣

荆卿論

燕市號多節俠之士而荆卿以擊劍聞議者謂劍術之疎非垂黃忠緒公集卷之三
政匹也夫劍術無論已士惟取其氣節足以籠蓋一世其精神足以貫塞宇宙則事之成敗謀之工拙不足瑣瑣者如欲以成敗工拙論人則是曲逆賢於武侯子西賢於鄭國氏曹沫賢於豫讓而李斯蒙恬之輩得與尚父周且擊長而較短也夫天之所歸雖中才能集不赫之謀而天之所壞雖上聖不能回已衰之運吾是知事之不成不足以辱荆卿也蓋彊秦之威六國所望而振恐焉者荆卿以狗屠之輩入不測之彊秦舉六國不能得之秦者而荆卿欲得之始皇即其慷慨自任之處氣魄已有大過人者觀其悲歌羽徵於易水之時談笑舞陽於圖窮之會而箕踞嫚罵於被剗倚柱之際明以一死等之鴻毛而以成敗付之天心偉哉荆卿直令人生色於千秋而唏噓欲絕也故事或幸而就特可以報燕丹而不足重荆卿不幸而不就亦可以

盟寸心而不足損荆卿况是時荆卿雖死祖龍之魄亦足驚視函關之人亦為股慄而六國未始不為之一吐氣矣吾嘗推秦之亡而論之博浪之椎荆卿之匕首致之也勝廣之鉏耰棘矜博浪之椎致之也不然舉六國之所逡巡畏却者而隴畝之傭敢以一夫而掉臂呼乎令卿有知見夫望夷之戮鉅鹿之兵子嬰之誅與夫驪山之暴骨咸陽三月之灰燼當何如含笑九原也雖然卿亦狗屠耳何足齒數特以士有氣節精誠而不在乎事之成否也故特表而出之

完璧論

信義可以服人而險詐難以倖成夫行不測之途而冀以自全此匹夫之事也受小人之誑而復能曲貸之此明主之所難也昔聞相如持璧使秦見秦無意償城遂使間道歸璧此以匹夫之事而趙為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王能為之也當相如之持璧脫柱之時王固為璧計及其許之齋戒而舍相如於傳舍亦遊釜之魚耳秦之必欲得璧獨不能便左右竊窺之乎若竊窺而途執其夫璧將焉往而相如亦何辭即幸出矣而秦法最嚴函谷之關使者安能以徑道亡而相如亦安能必其不敗乎即幸完歸趙矣他日九賓空設於廷而和璧不在於懷使秦王逞其暴怒相如固不足惜獨不能以一旅之師問矯誣之罪乎夫不與璧伐也曲在秦與之而還弄秦王於股掌曲在趙不顧彊秦之威而居已於曲是嬰兒之智也不思國之大計而以身為嘗是挈瓶之守也蓋秦猶虎也委肉於虎口而復攘之是豈虎之罪乎然則與之否曰與璧而可全趙趙又何愛於瓦礫與之可也如力能却之則曰明主不愛玩好獻璧而天王以賄聞不

敢也既不能却又不忍與則遣一介之使至於秦廷曰秦大國也恐欺趙秦何不先予城趙焉敢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乎如此則與之得也不與亦得也趙王昧之相如不能進之并平原家客亦無有畫此謀者子然則相如之失計不在完璧之時而在奉使之初也此一役也以匹夫之事而趙為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為之秦可以伯

汪文言傳

汪文言字士克徽州人也初名守泰為人任智數能測人於容動色理氣意之間少嘗推擇為吏非其好也同邑黃黃石以貴郎建言有重名識文言於閣草之中又因黃石以交金沙于中甫中甫主持東林壇壝為邪人所側目文言由此知朝廷之上某某者為正人某某者為邪人尋中甫遣之入京與一僧俱文

真忠齋公集

卷之三

五

言以僧不足共事謝齋糧不受乃單身以去時萬曆癸丑甲寅間正人漸被排擊日以銷燬文言遊諸賢豪間恂恂若無所知者躡足屏語時見端緒察庵寺中有東宮伴讀王安乃心儲貳且端謹知書謂其可以濟國事遂傾心納交焉相與談世事之得失辯人才之邪正安聽之聲聲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用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潦之逮後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蓋安之謀居多其奔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庚申歲顯皇帝崩兩朝官府之難維持調護外則徹稅庵發內帑起用諸賢一切善政安與南昌同心共濟文言居中通彼我之懷時正人頌其功不啻口族之

者日以益眾客魏既殺王安卻輔忠承風旨參章文言監生出京尋有旨逮之下法司得末減文言益遊公卿間門外之轍愈眾福清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高邑應山桐城嘉善俱延之入幕甲子四月阮大鍼與桐城嘉善有隙而給事中傅魁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放間繼放奄人應星則魏忠賢之養子也大鍼主謀擢出疏言桐城嘉善引文言為腹心壞朝政遂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余與金吾頗善嘉善書片紙示余事急矣勿殺義士余因謂金吾曰文言不足惜使縉紳之禍由文言不可益余未嘗與文言交也歎辭卒無所坐中旨廷杖之而已亡何局大變劾文言者疏數十又復逮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卒不誣正人一言文言楚痛中張眼視主者大聲曰汝勿得妄書招辭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不起矣

真忠齋公集

卷之三

六

為說者曰本朝人主見士大夫之日少大阿之柄盡歸奄宦故外庭之大聲疾呼不足當與交之輩笑君子避交結近寺之名則庵宦為邪人之所窟穴由來然矣然楊遂菴以之除劉瑾王文成以之定濠難亦視用之何如耳梁汝元因監道行而去嚴嵩卻樗朽因陳洪而起新鄭及文言皆以布衣操縱天下賈子曰烈士徇名考者死權其斯之謂與

止阮大鍼禍始書

及門者再每值大老車騎輒悵然而返弟非畱兄之客亦無畱兄之舌只為世道緊關轉輾此日把住亦此日故不得不為痛哭流涕之談自政府傳受衣鉢以來玄黃之戰日無停晷勝者常在小人負者常在君子然其神叢止在政府君子猶得以口舌之力撐持於急流故當浙齊楚三方合縱之時一朝而遂可

解散今衆正盈朝政府之窟穴一空可謂君子得志之秋矣彼小人者所處愈危則所謀愈工所憑之神叢愈險愚勅糾封取之如寄二三醜類方借此以鳴得意其發端非一事矣且所謂神叢者內難初定求助外庭亟欲人心豫附羽毛豐滿以爲惡言不入之計蓋未有兩相求而不合者雖然亦視君子之舉動何如耳吾無可乘之隙則同舟可以共濟苟有可乘之隙則胡越起於轍下而差夷接軫矣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自兄之長吏垣也邀弟與魏廓園章魯齋陳帖月四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酒未寒而終養之疏已出矣於是疑者四起謂兄與同事諸君子不合借一去以發難端夫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非無私憾也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以相成耳兄生平自許如何豈遂

止魏廓園抄參卹典書

今早會李次兄知貴垣欲抄參南宗伯一事年兄屹然持正起九原而斧鉞之豈不爲國法凜凜但弟以世俗之見兼參以吾黨之同則敢効惻款可乎夫吾黨氣脉全藉年兄樞筦其間今

顧天下大勢十去五六豫章以二三跳梁業已決蹄山存意見近多齟齬而執牛耳者且日從而睥睨之此二西到底決不肯降心定有一番變動所恃關中首尾照應稍有聯絡而司馬門一閉人心已搖動矣今復欲抄參宗伯安能使若輩安枕是一聞而散之局也年兄在禮垣時曾執大義抄參兩卹典人心至今嘆服然章魯齋之中變却爲劉石閭一變不平而王立字象恒之事至今葛藤未了况兩公不過以大義裁抑原未說壞人品今若抄參宗伯則和盤托出生平盡現豈止兩撫之不得卹典已哉將關陝之人情豈止魯齋之中變與關上之葛藤已哉弟知年兄所持者法豈暇照管人情然人情亦有天理處譬諸人之動力不仆骨也朝夕相與面也有骨無面天下豈有此等形骸亦骨肉停勺之爲人而已矣年兄日以收拾人望聯絡吾黨爲世道第一緊關今以臭味之得力者一朝渙散願熟籌之也人情每從不足處調停進言者亦從其不足而規益之年兄正色立朝丰骨挺挺其不足者非正直嚴毅也弟與年兄肺肝相照休戚相關敢爲効其苦口幸勿鄙夷之

荅堂翁楊大洪問去雷書

前日進見某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穆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於一決此實何以至王涯喋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既

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卽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歸身退也今堂翁偶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卽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既無文宗之密詔又無遠菴之內應徒仗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於魯縞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着痛癢猶是承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立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而當決諸已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止魏廟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嬖孽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主人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竝進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

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癖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厭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筋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刀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之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卽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差不可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輒附木之精魂不戒而爭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劉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爭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魏忠節卒劾之廣微遂將縉紳便覽於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密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此見酌中志畧向若忠節從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千古一轍讀之祇增流涕

與李仲達書

捧讀來書依然都門促膝話言而光景非昨矣時事至此每閱一邸報如撰一新樂府出出變換曲曲動人而要皆想中可摸

索者然想或至之而口不敢言之筆亦不忍書之回想我兩人
心事絕無與戎亦無佐鬪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必不決裂
至此所謂賜不幸言而中耳試觀宋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
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禍今元祐熙豐種種合符若禍止
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又然吾輩不惜以其身
為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沒溺之垢穢之但從古未有仁賢云亡
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奔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言念至此雖
欲乞靈猿鶴埋名備保其可得乎弟自邀差出都放下擔子便
覺耳目肺腸皆為我有曹憲子一疏彼之所謂走犬我之所謂
恩人若此時飄搖仕路無論夢魂驚悸天下以我輩為何如人
且幸與仁兄聯席似深知我兩人臭味者唯是在鄉亂鄉在國
亂國在天下亂天下庶幾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
愧良多近報三君子聯死獄中莫須有一案竟殺天下忠臣義
士若魏廓園一念時時不忘溝壑非死不了此局可惜不克於
封疆而死於權倖然其為死一也讒口滿庭避卒滿天下吾輩
即放浪詩酒亦添一重罪過惟閉門絕客絕不談兵而已何日
得解黨禁扁舟往來國家之福即吾輩之福也

與游肩生書

七任

湖頭江尾忽忽錯過十年來僅付楮紙數番來往終了不得一
腔血性當面叫呼如泣如舞一似新亭之淚一似越石之鷄楚
水燕山纔帶得半分生氣耳台臺血性男子砍頭嚼胸當遼陽
陷沒風聲鶴淚之餘能招呼義旅咄嗟立辦真是一片膽氣籠
蓋世界而世界中人不免為視處之身瓶孔之暇咄咄所固數
年間只以肩事者供此輩之摸索評彈而猶不足噫刻矣今台

臺心事大白於天下而胸中徊環不舍向某憂憂者則以孟淑
孔諸人血膽可念被讒未洗此真招揀天下豪傑根本空豪傑
相依為命也昔先主走當陽窮困無措而猶不忍舍百姓於流
離此心此理同也孟生廉將與士卒同甘苦長安人能言之某
亦時向人鳴其可用今既受知樞輔當不落莫耳樞輔五防八
疏不無過溢大為輦下推敲封疆又是一番短氣近來邊庭廟
堂恒相水火在邊者自恃勞薪不無非常之望在庭者時來冷
眼不無過刻之論所謂師克在和如此人情而欲奏膚功難矣
不肖直抒胸臆從來不踏人腳步亦恐忌口旋生世間未必能
容此直截漢子耳

與寧國鄉紳公書

聞朝廷眾建有司不過撫養百姓與民衽席奸則鋤之良則安
之此其職也有司受若職則任若事不得其職則當罷去某自
來茲宣州惟兢兢奉朝廷三尺業知宣州多事之地第欲與民
相安無事至於定官解刻全書省舖行革坊里凡可為百姓請
命者惟力是視酬對之間一點朴念率以終始是是非非還之
直道善善惡惡本之公心義不能化繞指以受人之顧使亦不
能覆中輞以失已之鬚眉浮沉五年獲戾良多然而一真所投
受貴鄉諸名公之知不少不意劉宦之橫嬰兒聞叩啼聲欲咽
白叟言之淚如雨下不肖自署郡邑數月以來深自恨受君之
祿而不能為地方鋤此窮奇也食土之毛而不能為百姓畧分
痛癢也間理一二詞訟如陳思明張應其輩僅萬分之一皆屈
法以徇情清夜自省幾為愧死於讞詞中稍稍點破以存此一
段公案而不意觸豪之忌公然以鐵鍊鎖府吏書是畿輔之地

不減土官台臺出皆有民社之司入則有枌榆之誼出鎮他藩
睹此百姓之顛連網多魚亂而可以晏然於上不爲之所乎入
顧德里非其姻婭甥舅之行亦吾父老子弟之列聽其呼天搶
地活活坑陷而漠不動念乎某已待罪出行邀旨行取可以激
拙爲善地有何暇眈而必輕於一擲則不忍負此小民曠此職
守并不忍負諸名公五年之提誨耳台臺試思今之時何時也
民窮財盡艸澤俱思揭竿尚可吮人髓血驅之亡地者哉誠恐
不諒者以爲小子多事不能安鄉紳以安地方而不知三尺有
靈地方不安而有司尚得安焉否耶區區瀝膽皆非塗飾惟關
下諒之

上鄒南阜先生 以下尺牘

菰蘆諸生孰不知有鄒先生而恰意其爲別朝人物如薛文清
黃忠端公集卷之三
丘瓊山者只可想像寤寐已耳而不意得躬逢之謬承臭味進
諸函丈之末舊治風波管壘不拔下吏亦聽其操戈非老先生
立朝骨力取人驅黃之外則子子孤踪寧足供其七箸也某暫
歸里中方希再覩函丈沐浴微言何意譏人高張先生又慨息
衡門乎夫腐鼠不足嚇清脩之士而況可羈道德之儒進禮退
義老先生自生生平獨恨宇宙最大朝廷最廣不能留三朝之
遺老使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也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
疎迂之質僅留赤子之心不顧世有周旋取有青白亦豈能浮
沉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
貴之中便足了事也

與周柱瀛

九華之遊幸際天時而未窮地勝歷來遊者望崖而返緣僧人

指點諸名勝爲人所得恐他山生色而地藏反至冷落以故將
鉢盂天台諸峰一筆抹殺而遊人無濟勝之具却步不前亦以
衆禮地藏便窮勝地不知太白所云天河掛綠水綉出九芙蓉
在望而覲面相失山靈能無嗤我太白陽明殘碑荒宇往來人
只識禮佛求懺誰肯爲兩先生一新廟貌者不朽之事當玉成
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

我四人俱作李官後乾廳兄以讀禮行而我三人俱廁玉筍班
中尚覺偏插茱萸少一人矣胡爲乎仁兄飄然出都門哉無端
狂浪卽有長年三老莫施一篙之力未幾而舉國螭蟾合局翻
掀當事諸君子如疾風之掃秋葉孰謂仁兄之去非福也時局
一轉茫無畔岸不惟位置顛倒而殺機一動大獄將興岌岌乎
有性命之憂莫謂今日之轉局又爲福也仁兄恬雅清真固不
宜久作外官但顧茲風塵未定流波正起今且棲息於外以觀
時事之自定又孰謂仁兄之淹流非福也若他人畢竟作套語
以相飾矣弟不敢也弟之心事如虛舟而忌者不無鷹眼然而
弟不懼也局着勝負人事升沉自是常理惟以不愧人鬼者爲
是依傍非也躍泊非也自反生平惟此拙趣仁兄然乎否耶乾
颺推轂者衆壯丹春暮獨占富貴則仁兄之暫留與不肯弟之
遭忌亦就知其非福也

復申維烈

每經吳門定煩垂盼而一腔膽血盟心有素弟爲書生時咕咕
章句原不識國家典故微榮一第螻蛄伏關津者五載聊於邸報
中竊窺世事已知非太平景象今投足春明僅僅五月得以飽
看長安之所爲孜孜急急脂寐經營只了門戶兩字一處未完

一處補之一着未下一着繼之而真正宗社大計邊塞安危神情全不屬焉看此世態捱多少時光昔人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吾輩生此衰世墮此危機七尺安付其誰知烏之雌雄

復胡太六

別在吳中得待堦墀談及時事紛拿未嘗不披肝亦未嘗不變色也轉眼三年旬法日幻蹊徑日多明知相傾相軋之風大家爲一官起見原無大奸大賢其中而騎虎已成遂至難挽今日之勢深言不可淺言不可擇人而交不可擇地而蹈不可處不諱之朝而言官至此反覺啼笑不敢者令人真不可解也辱承大教極爲言官樂石而以處今日更難之矣某初入班行原無知識但認取本心而行不敢依回以負明教台俸已滿且暮還朝得如向者下吏以待左右私心竊几几焉

與詹曰至

曰至翩翩能文兼遊賢豪間此季世公子中不易得者然名能成人亦能累人惟信心獨往必求爲可至以無虛其所至而已某在宛上無一念爲名無一事爲名亦惟盡吾信心獨往者而他何有焉地方之事在一日則做一日既去矣直聽之耳

復大年兄

藉有黃楚之命得以尊酒論心意謂可作平原十日驪而無如星軺欲動攀袂無從迄今耿耿後於發箒處屢接翰教至有五奇之說慶吾弟兄相得然弟意猶有未暢者原係宗枋又生同地何以知音未面直待老大始以武林爲作合之鄉則相見之晚一也本爲鴈影又齊鴈塔何不使我執鞭從事長聆塵屑而碁置一方不惟孤陋兼苦風塵兄爲國使弟作津吏二也符離

殺擊宛陵促膝皆如飄風之過樹杪迅疾不停所謂恨相見遲怨歸去疾三也吾兄咨俸合與考選氣骨原是上流驟躋清華弟抱此凡俗之胎執掌簿書日甚一日波濤遂爾洶湧鈎棘因之支蔓四也尚望以意外之緣爲異日之補令吾兄弟出則共撐世界處則同老林泉花月相嘲琴尊相樂亦人生之大快也

與來馬湖

兄臺半生俠諒固爲海內有心人共識偶逢時事之會得吐其奇一日而鴻猷卓伐隆崇朝野咸以來道之非徒詩酒爲雄者也丈夫有志氣不迫不現如遭逢順適不過踟躕長安從風塵醒醒中作一瑣瑣京堂已耳孰與身荷當世之重而投足便係安危者乎今東西合謀消息甚緊當事俱在醉夢臺下厲兵秣馬相機勤王千載功勳此其時也不肖血性男子暗長安醉夢之人叫喊不應令人咄咄短氣於是乎深信外官之得展其手足而實有裨於國家也李懋老旦晚望入春明而且錦旋矣當此急難誰爲擔持者世態皇皇恰似做箇高官了我身事其餘非我計也奈何奈何

與喻養初經畧

恢復故土是一絕好名目而復之有其兵否卽復之後能以遠守遠否抑又將竭中原以守遠也國家昔失大寧矣失河套矣此時正際全盛何以未復塊土也廟堂之人但聞關上欲進兵果司馬之請戰乎其鄧艾之入蜀乎機關未審而人皆恃之且動稱於主上之威嚴樞輔之妙算有胸而不敢出諸口也民力竭矣復請益餉其何以應台臺老成持重必有熟睹於此者樞輔此行頗輕然咫尺闕廷而不見天子且致宸青霜嚴國體所

損多矣中有所懷敢以相質惟台臺秘之

與王慈猷十承論改折

東南思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一事暫得
俞旨而仍復反汗果不出老公祖所料者老公祖既已布之於
民而部覆又改之於上部可不信其明旨而老公祖何以不信
於饑氓此皆情勢兩窮如何料理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爲遺憾
而部覆無端又欲取承折之紹興而暫徵之彼岡未識錢塘曹
娥天所以限浙東西也公揭發抄萬祈老公祖同按臺公祖力
爲主持以救此一方剝床之恐并附簡末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四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宛陵詩

辛酉春日余因兼攝糧事督運蕪湖潘景升以詩見贈且議修江上志次韻以復

星軺偶動載春陽雲色梅英迭作香暫出批難陶面日何緣紫火著文章五年役吏風塵滿二月寒江雨棹忙治粟漢臣原有業羨君臥閣賦長楊

黃真長先生新膺龍錫總會六邑潛計暫蒞長河適逢水次賦此

潘之恒

歡傳恩命溢陵陽流澤春風滿路香獻頌久應歸淑問運籌聊爲借平章尼山講德占星聚禹穴探書輯瑞光

試向長河標砥柱更煩川濟作津梁

秋暮同周玉汝登九華

一路秋光儘可憐獨飛蓮瓣淨娟娟上山十里憑霄絕回首雲堆似玉田

山脚看雲如絕頂及躋頂處又平崗沙彌綠管專供奉吹徹秋風度水長

誰將九子作名談太白當年發秘函一廟至今留勝蹟蕭疎仍似夜郎南

芒鞋筇杖興難禁踏處無邊空翠侵絕壁雙爲懸姓字敢云山

水竝高深滿袖清秋趣健身歸來小閣對談真一僧記取紫衣者爲道周郎舊主人

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烟斷艸萊中好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祠瞻禮同

一生幽僻佳山水絕代風流勝友勿他日天涯尋宦迹月明共憶此時登

登望華亭

會陟華山覓勝因不如聖裏倍精神欲飛欲伏凌空見疑虎疑虬當檻陳忽捲晴嵐開畫戟仍含雲影擁朱輪披吟太白美容句片片層霄舞婦人

春日早行

抗旌經古道曉色未全分漸隱林間月微生海際雲輕陰開積翠細柳落青芬誰破曉曉曉鳴禽客底聞

正怯春寒候羅衫不耐征露含花眼睡霧盡柳絲輕耕儘迎初旭輪蹄快乍晴前驅休咤叱圖史一肩橫

馬上

層冰積雪逗村家半去春光柳未芽一日鳴驄南陌上黃鸝已開杏頭花

同胡聲寰虞乾履周玉汝集涵秋亭

羣玉山頭一徑通孤亭踞頂破空濛霏微翠影江流外掩映湖光艸色中座客雄詞分謝李碑文荒蕪辨魚蟲攜尊尚欲尋幽處烟火千家動晚風

遊華蓋洞洞有寺久廢太守胡聲寰與復

古竇深深行處難玲瓏寶蓋下仙鷲石非帶雨長流湮洞爲棲雲自貯寒梵宇新開支遁席并州嘗指葛疆看談詩核韻忘時法剝飲肯令我輩寬

周王汝年兄招遊郊外梁昭明廟

積雨纔生霽郊前士女稀相將斗酒去往看綠陰肥廟古猶餘
像僧閒自采薇冠纓且暫解棋酒動相依速鳥啼春晚孤枝映
夕輝久滯人事裏那識歲華飛

秋浦州

江城三月綠迢迢一片新烟帶雨嬌送盡王孫何限意偏留明
月伴中宵

與虔九階胡助之兩兄丹陽湖舟中

帆影晴光入座看平波千頃去漫漫近岸曉樹初生碧遠道歸
鴻早破寒佐酒何必紅妝在糾詩莫教白簡寬造幽舒興狂歌
發函谷西封只一九

寄曹元甫

黃志齋

卷之四

三

交道何寥闊古人與顏頤酸鹹貴所結指總相將籌士中原
狹盟心白日長祖劉直接踵陶謝與分行意氣干霄遠精神微
底強尼坡漉酒日金柱水雲卿論世非無事埤墳更著狂終軍
誠孺子充國亦尋常買駿豈天種式蛙感賢良所憂徑路別無
異鬼狐張戎馬猶關塞甲在廟堂似君靈性迥何術護孤陽
豐劍光雖燭旄頭氣尚揚麗雲沉水黑邊州咽沙黃多難仍多
議擇交勿擇方航體我自愧迂懶爾能忘力盡供毛穎名節到
帝疆馳驅愁拙計機訥時救壯士誇如虎雄心欲掃狼願言
各努力昂首向雲曦

謝唐休寧

約洲

退松蘿

婆娑奇種出巖表飲露吸風枝餘小雀舌吐時柳欲絲山僧採
來春未渺得君同臭有餘馨爇此清骨世所少一縷烟清釵正

暖簷靜風微恰啼鳥喚人覺後春思長玉碗盛來心魂曉似我
作更今五年風塵潦倒簿書邊敬亭松風宛溪月榻來妙語墮
寒烟此時雲脚粥面調不妨下撫謝朓肩春半輒貯中冷水知
君好事類昔賢弱葉重封官印記不殊詩筒相寄傳

登金柱山

乘興扁舟攬物華更將雙屐破烟霞山橫天末雲頭迥塔落波
心日脚斜誰念遺祠香火冷且畱殘醉管絃譁爭如江上垂綸
叟賡有閒情數暮鴉

大年兄可師不與考選

世事俄翻一局回慧心人遠碧雲隈從來天地名爲累到底河
山急倚才譏骨應知拈手是妬睂誰待入宮來自憐康樂猶如
此况復如余樗櫟材

李季重郡伯招飲黃山

黃海曾分一勺餘相逢御李快何如蘋香芷綠當春好露冕行
郊到客徐是處攀柯還野態偶然得句自黃初六朝舊事憑殘
史醉拊凌敲問太虛山有凌敲石爲劉裕避暑處

秋後集曹元甫携謝閣同虔九階周王汝王伯后袁小修
携謝今何得青山恰值前野疎因秋老勝地爲人妍意氣雙眉
曉談鋒一部禪江南誰狎主客我贈繞鞭

騶集渾如約公餘暫得閒徑孤淮曲曲葉冷盡斑斑命酌寶爲
主尋奇石卽山祇思從作吏幾度好追攀

最快驅優管相宜拊淨琴重追十載事正復子衿心坐嬾看花
韵言疲步竹深禮非我輩設乘醉各分襟

柳絮

綠陰夾岸正成幃疑雪凝鹽總是非
條爾隨風呼陣陣依然漾
日舞輝輝看他人暮姿原薄容易粘人骨
自微寄語春光不久
住沉波何處不能飛

夏日同曹元甫履吉坐凌雲山

我來敬亭下江練仍如昨青山在目前
謝公如可作入城投塵
露借此看樓閣置足不厭高洗心漸以擴
素波湧湖口微風來
叢薄俯視亂帆影來往相約掠指掌天下事
宛然丘上壑我願
驥尾隨君共鷗羣鶴相逢欲解飭無忘今日
諾豪歌俠少行晚
霞爲吹落

采石

遊采石者大畧憑乎謫仙曉長江指點牛渚
天門諸勝以爲
美盡在是自馬仲良曹元甫諸子循背覓奇
向余獨誇所得

辛酉二月同胡助之和州返棹呼舟子沿磯訪探每轉一曲

輒叫絕不止更妬諸子之先我得也助之轉一語云此山開
奇較早太白已先諸子得之矣

天開絕勝橫江脚恣爾後先此中索有友同誇采石磯
麟屑山
骨衝波惡中流凭楫神先往近前篙師故欲却大叫一聲纔轉
舵波面容與壁面削晴光激射增璀璨巉巖突兀摩崖或憑
長風勢欲墮或挾怒濤凌虛躍下有萬仞之深潭鬼怪蛟臣此
中泊上無尺寸之土膚乍詫巨靈斧痕鑿若藤橫亘盤老虬但
聽半空騎鶴曲曲狂叫聲不休似與雲石相吞漱還思千古
英雄氣一種磊塊肯寂寞幾人橫槊爭咽喉幾人索句酬鋒鏑
長江風景看厭寧許謫仙獨領畧

水陽舟中

敬亭朝發隔重岑詩卷相隨度水濤
維羽競投春樹密孤竿自
釣晚蒲深纔舒望眼波光白恰送輕舟月魄臨時序漸移炎氣
近快風蘋底正開襟

溧水署中晚坐寄張癡生

閒亭得暫憩幽思入重玄漏影穿枝斷驕禽送客憐
渾忘城市
裏似生水雲邊世事徒勞我清芬滿座前
有郊惟麥穗入署盡棠陰方聽漁樵話知無鼠雀侵松風來舞
鶴蘿月上彈琴玄賞知音者機忘息自深

重過丹陽湖懷虞九階胡助之

行役不辭辛東奔復西驚宛上未煖席丹陽經再渡
蘋風吹襟
解湖波淨衣素空闊天漸高瞬息脫如兔岡嶺在疑似雲樹何
會顏舟子占風便厨人烹鮮舖向來拽帆時憶是論詩路
鴈行
黃忠弟之集

迢遞疾鷗羣爭散乘隔別未重旬此衷如欲訴意定茅山往君
其肯亦步

寄劉啓東

重理玄黃說世界亦此義是局必翻新下着定鬼異十年架上
紙都作時文字一日適長安聞見爲驚悸此屬盡身謀誰知底
因計冰山正寒沍靈光惜獨歸鍾玉俱煥原驪珠亦遺睡向北
有同心賈生何處淚

自愧生原晚不知已往案曾見論學書
泝流如河漢射策怯先
登小艸慎自扞惟恐辭絲綸安知來璫聚
時余方君其女媧手
閉却無嘆十載老田間中原方發難但云無救時鳳乃作鸞
與聖主勤寤寐昏夜應知且

題深秀亭亭在溧邑神君之後春暮構成翠色氤氳飛鳥

上下郊外之概一聖俱收癡生要余遊并請顏之遂題曰
深秀亭而紀以詩

一亭靈宇後林壑此中收水氣空濛現岸容蒼翠削羣峰隱樹
杪三面擴郊疇疎密分籬舍矯奇看栢楸雨闌雲暫薄春老葉
方柔田畝村林急鳴鵲何句幽人若帷帳裏境展畫圖游各叙
吾鄉勝還論世事愁試茶俱各品汲水亦清流片席揮題處深
深秀色固

立夏後一日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圖

密約同尋郭外奇雨餘風日淨相宜一灣流水金陵路幾處豐
林初夏時但羨友朋成遠寄稍違榮賸快中私箇間妙理許誰
領天半鈴聲靜裏知

候直指未值留溧水署中數日

黃忠補集
不住輪蹄行役辛翻從忙裏獲閒身清綠聽我著山水願覽憑
人羨主賓莫使鶯花空擲老相看蘂艸又添新疾遲得失渾難
計風景俄分物外親

自述

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典窮盡古今碼讀時頗強
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兼咏便馳突去而學訓詰忤昏若
滅沒移卷就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棄時文一意攻古業無索
公令嚴舍此進取絕賴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千人到
處遭缺折父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分空勞切
口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可降篋笥竟自割隨時施朱
鉛我枚亦濃沐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
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誇篇章我焉敢嘖喝棄置

近十年重將門戶刻靈之以山水擴之以風月突兀天地間至
樂未嘗闕

登大茅峰

入山未深先止仰相次諸峰如爭長凌梯直上最高峰二三宛
然在僊掌但見與人樹頂行飄風忽忽發靈響回瞻一身如白
鶴迴翔天外已決網俯視唯知平野青誰辨吳門與江廣道人
引我飛昇臺只覺無翰亦神往但問仙人何所需他鄉盡歲相
新饗紙灰撲面像設黃未知縹渺作何想果有丹訣肯傳人豈
在區區感應上

茅山流觴同王伯后林句容

何必蘭亭在永和清流幾折汎平波得杯在手休嫌數信句餘
人可當歌石底頭飛蒼翠影溪聲似帶竹絲過時明自不比東
晉笑語無妨壓群羣

乾元觀

法觀全非昨恍然見西山紺碧先奪目款置亦生顏斷碑會意
補古鼎積文斑奔潯起雜樹懸壁落層灣坐我茅茨下紫藥結
雙鬟所喜遊汗漫始知大地寬如何一山內喧寂不相關

早發中山

早發中山睡眼初長堤濃柳隱征車病多合爲侵風起馬澁終
因帶雨餘隴麥漸黃怡婦子村田正綠苦耘鋤况逢缺餉增輸
日天意將何慰鄙居

四月見蓼花於池陽

江城四月蓼花開怪底秋光入座來艷奪紅榴應見如吟欺碧
藥尚含胚長同候鴈孤汀宿忽與啼鶯茂苑隄秋浦還知秋得

早烟波客與爲衙杯

同胡助之周王汝遊萬羅山

出郭尋舟曲曲移沿羅幽迥不勝窺突懸列石飛崖絕共奏諸
山集水潛大畧閒情成勝往徧於冷處得遊奇天門江祖遺踪
在好拂荆榛手勒詩 江祖石舊有太白題詩

宿蒲橋舖

陵陽五月雨中程播穀啼規徹夜聲應笑役夫忙不了農桑功
課兩無憑

夜至晚江逢周王汝胡助之

歷水崎嶇百折回晚江月白淨無埃已知好友艤舟待十里竿
頭燈影來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

黃學端集

卷之四

九

者俱不能從余爲多方獲濟得至晚上因感賦二首

漫說聊軒使者旌從來行路嘆欹傾如注雨聲渾不斷山山出
水各相爭塞野連雲迷古道波光一片暗心驚險如萬騎驟馳
突望若平地捲長鯨初試纔及行人膝須臾馬鬣已縱橫呼吸
之間身世外從者杳然失死生居人遮道殷勤訴如此風波豈
可行

可行

總爲浮雲蔽日明豈無撓鬱愴澄清從爾掀翻我有主洪濤漸
眼心不驚重賞之下勇夫出水壘之中可渡兵有時銜枚踰深
淵有時利涉任舟楫投軀暫寄風寧息長嘯看雲波自平尋常
禮套無勞爾相從用命卽豪英濟世應有徵權在如此風波亦
可行

送王伯后之南參軍

我生本癡癡君不負知音載酒隨情往論詩趁物吟五年功行
滿一吏布衣心莫謂官輕冷晉人塵可尋

隨直指之太湖

旅遊滋味徧嘗茶汨汨隨人轉輓轡是處川蠻曾識面相看難
舍不勝圖平原又見禾生穗官道時聞柳噪姑若考三年循吏
績奔馳便可勒勳符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無媒自探幽情溪上小舟渡亦平笑指兒童隨路擁漫來車
騎山山各雨餘沙色明如落波轉磯頭急欲鳴呼酒高歌連引
滿何人綴嶺得吹笙

大觀亭聖雨

地僻雲深舊未城只餘亭樹入聰明千山送雨溪頭黑百道飛
泉樹杪鳴應識誅求憐婦哭可堪淫流負春耕寄言守土求務
者囊笠東風最係情

黃學端集

卷之四

十

舟泊閭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

糾舒小艇夕陽中乞得閒身問野翁十里芰荷浮淨土滿船綺
殺醉香風歌來白紵江南麗酒泛明霞錦纜紅相許寸心賢地
主恨無舒嘯典今同

同曹愚公遊水西寺時有僧百歲與語

古寺臨流郭外奇烟樹十里競軒窗開雲度磬知驚鶴詞辭論
文尚識碑花縣惟聞耕雨後老僧箇復憶兒時吾曹身世同漚
影願滌紅塵一淨枝

新秋寄眺軒懷袁小修

長憶齋頭清夢餘故人聚處又兼葭烟光縷縷應前合水氣霏

郭櫺外遊無那孤雲淹李白空將雙劍老張華秣陵聞說多工賦何似高談得雨花

寄眺軒漫興八首

江城舊說佳玄暉千載風流事不遑疊嶂樓前疎樹映新林浦口晚舟歸沙留月色仍清淺洞隱雲根幾瘦肥今古川原誰得共可容狂客嘯雙扉

生平孤往得機閒來占城頭溪一彎坐有庭花移畫影住看海月弄晴顏東山小艸功嫌薄車騎中流淚欲潛簾靜風微香滿夜時攤魂晉點朱刪

霧隱各區山水妍敬亭靈異尚蒼然欲舒極目空遲日長領清陰帶遠天氣盡僂僂餘勁翼堂虛案牘看飛燕感時災旱頻頻崇無那軍輪正渴邊

黃忠端公集卷之四

朝來爽氣入簷楹野馬明聰不敢擾小益添泉神自迥閒亭嘔鵝韻俱清偶翻買傳書誰似欲擬王哀頌未成此際行藏渾莫定爲呼松下問茶鐺

悠悠世路借棲枝涕淚新亭未許時一吏津梁誠億矣此生迂闊欲何之祇愁用劫長安局應笑施顰優孟兒海內豈無匡濟者漫將霄漢費人推

懷謝猶遺古北樓彩虹夾水鏡中浮讀書止貴搜精騎痛飲便許屬名流隔岸蕭聲憐雨暮孤蓬竿影憶波秋溪頭風物供清思愁邊裁雲觸景酬

春風回首柳垂絲又見紅林映綠柳眼底無人愁塞北詞中惟唱憶江南於陵溪刻終何濟朱亥屠埋亦自堪俠骨生來應有異肯將白面老瞿曇

最喜小軒踞頂遙環溪俯堦隔塵囂有山淡遠施眉黛聽竹關珊代管韶經眼園林連下界清心魚鳥伴中宵謝公畱得驚人句朗咏深雲天外飄

黃真長寄眺軒小集

馬之駿

遊集誰云是法曹半應城郭見纖毫齋中展帖辭寒具松下開簾問復陶匠樹市烟千縷白出雲峰雪一痕高更誇幽約情何勝明日水崖展齒牢

武關借馬仲良較士次韻

曾憶菰蘆僻著書偶來較武棘門居慢卷寒星清氣緊庭開晴影夜光疎有懷祭酒封侯日誰賞王孫把釣餘海內非熊應可得狗屠莫問魯爲魚

黃忠端公集卷之四

燒燭高談破夜冥可如相馬得傳經風中急漏知裘薄匣裏鳴雷識劍靈落日邊愁將呼癸窮年廟戰未除丁憂時不盡英雄淚搔首看天眼自青

縱橫鯨豕笑垂纓怒臂何當胡馬鳴初斷葉聲江月冷纔飛鴈影岫雲生機鋒競弄曹溪舌鈴柝方嚴細柳營此際同心輕暗許幾人堪築朔方城

橫襟上下紫烟連慷慨平生自釋然蘭氣爐薰消永夜烟光樹杪接遙天臨池絕勝飛江筆搜古何須泛米船借問步兵厨內酒莫虛良會擁衾眠

武關喜借黃真長分校歡讌累日漫呈馬之駿

籌邊無用治安書鎖院蓬蒿類野居求友快逢簪共盞論材端覺網非疎楊堤棠樹孤後榆影星飛倚劍餘漫笑陽秋渾浪語人間亦自別龍魚

鼓角風嚴夜杳冥
競從黃石問傳經
市來馬骨臺生價
探得驪珠握有靈
占月喜看將入昴
臨池何必更知丁
遙天東望頻搔髮
愁說沙場瘴血青

憂時何計請長纓
萬里初看試一鳴
發策我慚弘內史
論兵誰是駟先生
鋒窺武庫談爭捷
渴就糟丘弘可營
若道腐儒曾解事
却將五字比長城

竟日分牕几席新
如舊賞各依然
林衰難匿初肥月
霜薄微膠半曉天
奇句揅同爭醬瓿
方言真擬獲珠船
無輕聚散尋常迹
明日看雲獨晝眠

再渡曉上懷虞九階

江頭五月片帆過
汨汨連天岸亦波
彈指寒崖唯落水
使行重到聽漁歌

記得維舟曉水清
月明波闊醉餘情
應知笑語山川在
慷慨清樽入夢遲

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

疎林葉盡晚香清
落日征塵一騎輕
快靚至尊親召對
民風採取上瑤京

漁陽烽火邊臣急
南國徵輸太守勞
一片憂懷天下計
謾誇神雀便聲高

山色溪光寄眺同
慙慙杯酒落雙虹
且知轉眼簷梅發
明月伊人登嶂中

桐城曉發

驅車曉徑白雲流
漢令祠前香火稠
殘葉難飛霜氣重
晴空似帶雨絲浮
何堪襟袖凝寒色
却看禽魚動旅愁
遙望炊烟林外

早山家多少稻梁謀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

驛路寒烟山色黃
曾餘峴首舊碑荒
羅公池上畱茶處
玉液於今待後嘗

五月五日石臼湖中憂東事

五月五日彩舫行
萍花零亂棹風輕
山街日淡雲烟薄
水際蘆華瑟瑟聲
擊楫中流浩歌發
憂憤一腔舒不平
吳人不識緣何事
撫景應猶競渡鳴
爾知騎王陸梁戰
骨新堆沙艸荒旬日
兩城無堅壘
健兒十萬飲刀芒
士女慘辱無哀訴
傳聞落髮作

二百年來禮樂地
一旦染衣變蓬蒿
藩籬已如此
肩臂腹心易克主
華鼓未肯休中原
衛霍有誰子
廟堂議論如扛鼎
事外英雄空裂眚
大臣心膽不畏
只畏言官已入

黃忠瑞公集卷之四

小臣舌上戈與矛
但執偏鋒直到底
悠悠時事不忍言
獨立長吟出塞篇
君不見靖康末
紹聖前
壞人家國總諸賢
往事下墳殘史在
洛陽流涕亦徒然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五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出京詩王戌考授御史歸省

壬戌秋雨後出都門

清秋細雨動新涼柳拂寒帷色漸黃恰在長安愁酷吏眼前多
少怕逢霜

梁原舖中讀張見平題豫讓橋詩有感作此為唁見平巡
按遼陽城陷自縊

驛壁留詩壯士逢黃昏淡月艸蕭蕭千秋空聖遼陽鶴此地猶
存豫讓橋

想像遺踪意氣豪悲歌慷慨愧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
如馬革高

黃忠端公集卷之五

邨郭道中

設道長安覺未通煩餘一枕破西風說同說異總成睡是鹿是
蕉一轉空不到下場無路返肯來回首仙功此行此老已登
覺何必華胥復競雄

過黃梁祠遍覽題詩

若對利名原是幻要扶世界便須靈人人說夢何時了却問來
遊幾箇惺

漫道三綱與五常却來個個說黃梁無端畱下先生夢誤盡人
間瞋睡郎

過鄴下

蚤發漳河過鄴臺盡傳銅雀付荒萊奸曹朽骨斯須盡疑塚空
勞費後猜

湯陰謁武穆祠寫懷三首若夫憑弔忠魂四壁淋漓無事

余言

鄴下纔經罵老瞞武穆祠前鐵槍寒雨奸俱保頭顱老遺恨千
秋讀史殘

由來血膽被謾傾豎子自推萬里城只恐堦前鞭槍者此身半
是鐵溶成

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闥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
須作獄魂

杞縣書懷時有鄒滕之微

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正當韜畧舍哺豈意氛
霾忽暗隣猛士無心酬報國秋風有客盡思尊却懷哭像人何
在荒艸年年甯野燐

黃忠端公集卷之五

和陸君啓夢龍韻

旄頭正逼夜光寒任有虛名到手難禮樂空悲沙土沒金錢已
逐陣雲殘爭傳陰火憐新骨那得嫫姚據舊鞍壯士於今須努
力醉看寶劍血嘗丹

歸途秋興

驅車北上綠蒲時不見白雲千里垂看破人情爭敵手祇餘孤
往自軒肩可憐處處江山血無奈悠悠燕雀囀回首春明纔瞬
息撩人秋色不勝思

濠上和馬理卿

若向遊魚問真樂魚一失水無生活若向水中討樂時悠悠千
古逝如斯魚不能言水不知南華老人獨葬之猶如青從指上
得指若無弦便離索猶如韻從林間發林不生飈亦滅沒迷時

諸君成惡解後觀空自透達君謂樂從何處求非魚非水非莊
周我為樂從大地流即魚即水逍遙遊

入京詩癸亥七月從水
路至十月到京

登北固山雲亭

潤州城北此亭幽把酒臨江萬木秋點就金焦渾潑潑割開南
北似浮滄但來勝地舒狂叫復弔前人起浪愁俯視中原平野
闌明朝擊楫渡揚州

晚渡揚子

咫尺金山一葉橫中流忽得快風輕潑潑瓜步烟光晚為寫江
南入帝京

癸亥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風

順濟覺即大叫舟師前進果應紀異

黃忠端公集卷之五

江空木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暑時危憂主渴偶於想
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趨漕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侵輕袂
短舉頭子舍不勝思

河口逢羅心華學科冊封回

清河南渚古淮濱白玉仙槎名使臣君正銜來天節重我將入
獻野芹新樹疎星影低垂幌水闊烟痕細度津話久頓忘移燭
短風波世路漫相噴

河口

加河秋色冷荷衰萬里平原衰艸黃風急鳴砧傳戍客月隨飛
鴈落銀牀愁看羽檄妖氛地依舊清平帶礪鄉濁酒新亭餘客
淚迢迢清夢故園長

舟中雜咏

故國離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明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
曠移帆遠樹親閒牕無所事依斗望京頻義日詞人指吳氏新

每顧淮楊道纔來加口涯流禽如有意落葉動相隨積片參差
斷歸雲隱見垂久游經放況愁殺蕩舟遲

嘗有意中景昔賢先得諸信情仍自吐覆簡見其初雙劍神光
合一簾俗境疎惟爾灑灑趣濁酒蟬蛩餘

落日城頭盡荒郊艸色陰風傳鍾細細烟冷寺深深見運知軍
苦逢官欲淚潸江南民力竭憂國思難禁

京師詩

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

邊境有梟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為借劍或請纓秀才分
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閭闔追龍逢交章不同明主
黃忠端公集卷之五

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入大小寔登庸通衢青天
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奄莽已自飽鷄肋天威不霽敢
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
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託掌心雷我今送子
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褻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斷俟臣頭

送林心泓汝翁劾魏忠賢杖歸

舊游徐沛起家雄志在破奴矯若鴻吡咄相傳奇破柱行行不
信有乘驄驚魂欲斷張弧口餘澤長西佩劍中努力歸途秋未
老此身應許報穹隆

和李仲達騎馬吟時奄復時馬之制

忽驚孤鼠嘯長安一日飛馳滿百官莫謂風塵能拂面好將眉
宇向人看相逢揖遜追唐遠共映襟裾作漢觀何似深深兒女

意一簾終隔市頭寬

長安道上恣行遊戎馬生郊抱隱憂祖述有鞭揮朔漠燕臺無
骨是驕驕歸來花下泥猶墜醉擁風前蹄未柔祇恐鸞郵容易
失縱遂造父亦難求

如棋世事眼經新千騎風光亂曉塵當道有豺狼許問青驄且
避未應真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還期髮革人多少安車處逸
者優游事業漫評論

早朝示倪王汝

每逢朝候聽鳴鶴懶性猶宜竹枕低清夜無多催曉漏仙班已
滿霜蹄待臣勿恨瞻天遠退食恒愁補過迷臚唱幾聲無別
事御香可問袖能携

徐楚石 在 虞部病邸戲問之

街塵數日不經過好友高齋盡掩多應爲金錢愁國計可防靈
藥漏仙娥官忙伏枕逢閒日几淨攤書獨寐歌門簿時添渾不
管且看斜日映藤蘿

黃石齋書桃源記求致贈語作此以荅

濁世非一代餘來稱避秦采芝曾孤往嫚罵終不臣哲人自有
見赤白總相隣若以巢許論陶唐亦委塵嗣宗偏嗜酒中散嘆
不辰誰爲秋風客懷思千里算欹枕相看世物物失其真網繳
日以益林淵無羽麟兒軼繼玉毀典守安所循有性難移楊有
謀難徙新願言問黃石赤松可與親

書桃花源有懷呈真長黃先生 黃道周

魯連不買山綺角不蹈海世間隱空闊何處乏神界肉
羽生東方白日行天外唯有柱下身不得自蟠蛻執戟

呵董君斷制斥興蓋道術豈不精寤夢固無殊虎兕橫
道中猿鶴安足賴所以黃先生流覽發清嘅

邱中秋前一日月食

驟雨過庭除惠風來我秋初患雨成陰頃刻天無滯笑語几席
間夜光已滿砌盈盈欲撥之冉冉巧如綸共訝薄蝕過今夕光
還閉此光原不減澄波益增麗高齋落梧影爽氣逼窗際感此
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至人至性原無逝

後出京詩 乙丑二月 奉茶馬差

長安舊別

把手都門盡此卮眇然獨鶴出雲姿箇中多少閒驚喜不與翁
端墨一絲

長安竹枝詞

黃石齋 卷之五

趙家衙衙住東偏王府皇親第宅連何須越口尋生意些小兒
童學賭錢

戀土從來不擇枝搬來搬去只京師一張蘆席無他事東野猶
嫌尚果隨

市頭兒子覓渾家數百文錢娶若花坐臥不離煖坑裏喬妝高

髻向人誇
作婦絲來不費詞不煩井臼不煩炊火燒涼粥牀邊買到晚數

錢酒一鵝
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班半作軍鄰媼生兒齊下祝他年跟

得一官貢
六月桐風處處涼沿街蘆席作連床不分老幼并男女尚有胡

元習未忘

家家學唱山坡羊到處嗚嗚一樣腔不知夫婦情何淺開口聲揚別嫁郎

聞聽齊捧舞新弄老漢風前亦學聲最喜君王傳禁鼓耳邊不勝話聲殷

玉河橋下水如綾江米巷前騎似鷹俠斜結束新妝好鞭入章臺第幾層

從來聲下五陵豪今日長安半欲逃百金便錄商人籍中夜催聞子婦號

乙丑王正出都門偶念時事有懷題壁

往歲買扁舟紆徐經月至拂拭入班行匡時從此始後先數千言亦將有所利有惕不敢回有泉不敢避豈曰祖理輪剖心可相示達人欲呼醒胡爲人盡醉柴棚列其胸滿離久作崇一朝

發難端玉石失所位勿謂予昏昏良藥多中藥

紛紛出國門泰山去一壤豈足係重輕愛思同惻惻世事徧乖違乘時迭相長似矢已當弦胡能不適佳似車已肆奔胡能不廢執假虎肆厥威神虬迷靈爽好我攜手歸同虛乃相黨相累卜何愚上蔡死非枉羨彼桐江絲五月披裘散

任丘道中述懷寄李仲達

鳴鞭早發帶朝暉回首依稀辨五雲似我高吟同越客憐人竝轡爭湘君風移鴈影歸心疾霜咽鷄鳴旅思殷漫說灑然塵網外懷中剩有野人芹

易水蕭蕭似昔寒莫將遺問燕丹牛犁數處來春色漁艇橫飛破曉殘聲脫鞍蹄騎貴從誰言封事動長安人傳人罪我何有現雪幾番行路難

使節初傳盡擁呼祇愁好友鳳城孤虎賁聊作中郎醉鸚鵡須防江夏圖新築金臺收死骨可聞熱血洒生奴怕逢父老頻相訊近日鯨鯢授首無

紅塵

乙丑王正月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天與人戒不敢進感時寓意

漠漠長安道還乘朔氣飛撲人何太急障日有重關世界爾能攪丹心我自微不知英雄面可認是與非

大地無他物誰人落此中徐飛迷艷質驟擁失花驄泡露輕還重占颺西復東舊時經使跡轉眼已無蹤

賦質何茫茫倏倏淪滄與桑沾屑如帶抹埋骨豈知香占盡燕齊闊橫飛海岱荒喜無雲水性不敢入吾鄉

黃忠瑞公集卷之五

舉頭惟滾滾無豎亦無橫似霰全迷色隨風便有聲功名等此薄蹄轍傍君生安得雨師灑重看世路青

初飛驚足練平野快生烟客舍銜杯日將軍血戰年遙看陸作海忽爾地無天惟有冰壺意生平怪爾閑

豈有雲霄翼排空別作家拂鬚能不染點髮已成華濃處遮明鏡微時透隔紗蕭蕭相伴客敗木與寒鴉

無人不施麗偏作此中奴暗逐寒星落潛埋寶劍孤吹揚千里遠棄置一時無風起頻呼扇生增庖子污

爾性迷清濁爾姿憤浪濤一呼能陣陣空逐自勞勞問世無行轍憂天欲晴毛惟聞狐兔動白晝盡鳴嗥

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

驛路逢君佩劍雄立譚慷慨氣飛虹嚴關屢被虛名誤隻手從

牧鐵騎空

由平陰之勝陽有感漫賦七首

平陰道上客星過汶水清流漾激波幾陣東風生布燠荒郊吹
出綠婆娑

游閣長安正縱橫高飛一羽入雲輕便令春到鷹俱化此眼生
來帶不平

沙波日煖明如浴寒隴風微漸有清州木爭先移物候亭亭那
得醉生高

幽燕路盡入青徐霸氣千年溟渤餘却怪漢臣輕斗罵於今詐
骨未全除

郵亭夜怯雨聲狂新染枝頭出袖黃原上春風來婦態猶然兵
火帶殘妝

犬出花村
猶孤索白蓮門一將功枯萬血魂纔有行人荒塚盟數聲鷄

來往征塵劍缺中盡誇養士孟嘗雄而今亦有浮名客却爲三
千作絮空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路叔入長安十日忤奄而歸
升沉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枝肯

與借棲鳥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鬢
老橫秋再辦鴈門租

過漢高廟
三尺經營起布衣大風猛士故鄉歸試疑碭陽雲否爲問新

豐置酒希原廟衣冠隨渭水土人祖豈設篋薇須知帝業如河
埠一蟻能傾千仞非

睢陽道中

莽莽村墟續炬行薄寒露下溼裘輕如宴會長安夜簡點腰
枝作送迎

至滁州
朔氣關山盡南音漸入吳有林環水竹隔岸響村飲處舍誅茅

少溪山抱翠殊故園應不俗一棹任西湖
歸田詩

被讒奉旨削籍
馳驅十載爲誰勞瑟瑟黃塵暗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恩賜

我舊袍袍舊袍原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攜去鋤雲犁而
時塞翁何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蚤朝時聽鐘聲遲披衣

絡馬揮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已作海同事賢豪道
與臨密網驚弓是處排登塲莫怪新傀儡我今拂衣歸翩翩

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譽低首忍看元祐篇吁嗟乎四
十罷官已不蚤白雲空谷應許老人生釣魚賦馬盡生涯誰言

戀戀一官好
奇李仲達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

鴻何所思
曉鐘夕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龍辱人間渾不覺小憩閒

夢覺婆娑
一片嫩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酒生涯在水渺山

空歲月長
苔黃真長三首後絕乃以尋盟也 李應昇

寒雲出岫許誰知開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盡悲乎

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慨相過暖扈飛揚柰爾何棋力便饒稱敵手

掀掉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閒非病亦非忙遊魚已覺水鱗靜

倦鶴還聞清唳長

春光艷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尋舊約

清風明月屬吾徒

與許霞城飲包圍偶言周夢洲被讒削籍

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界便分明可由可窮無常是顛倒遇

人舌底生

名園把酒與偏豪海內相逢盡傲袍不是石尤推浪緊湖山那

得屬吾曹

朱未孩

大典約江頭看潮阻雨

八月錢塘絕勝觀從來七發欲生翰爲余原屬風濤客不把風

濤送與看

借許霞城朱未孩兩學科集湖邊小閣次韻

相逢惠我共攜歸誰羨緋衣勝芟衣雨湧新波寒送早樓藏新

葉翠收微笑談仍似京華舊風景能如今日稀忽說鹿田仙景

好避秦應許破雲圍

重訪許霞城包圍依韻

還客秋光兩最空纔來把盞已臨池聖賢須辨除非酒黑白難

分總是棋吾道自尊誇北斗名園當勝枕西施廢典有命須奈

破驢背明朝再詠詩

買菊數種

晚香新綴艸堂前便覺烟霞別自妍恰有幽人來伴汝一般冷

韻一般禪

數畝園林十載寒出山蚤已買山寬由來許結黃花夢籬棘叢

中托出看

不與時人關麗妝素羅丹粉各成行經秋多少蓬蒿花耐爾幽

姿入座長

問我生平跡太疎風前桃李醉纔舒而今博得閒身在靜裏蒲

團覺後書

閑坐

何處尋蓬島身閒是謫仙耳邊除絮語醉裏學逃禪艸無畱

依培花好護賢目前真事業別有一壺天

紙寫

春郊細艸辛有物鬪芳年長在兒童手誰將線索穿摩雲非羽

厚離地覺聲喧風力還能爾移時忽墮前

野園

得失渾閑事年來總不與庭中歸逸客竹外見行人時有禽三

兩可無腰屈仰此地饒幽思欲構一椽新

山牕

月灣雲影淡松際水聲遙嶺寂常虛聽山空似有薔花旋如意

舞鳥吐尚玄嘲解得閑中趣蓬萊海外招

西江月

夜坐

疎星一如洗朗月明明欲波高臺夜聽竹聲過熱心被他吹

破最喜良田水滿還看遠岫雲幾風前一枕漫微醺却笑從

前總誤

正命詩

閏六月朔

正氣長罔策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
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難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
目唯取忠魂泣銅鏤

舊詩

寄管僊客可成

倦踪飄泊遍蒼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線繞畏塗殊自苦消沉壯
魄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
在寒雲漠漠樹杪秋

知君原是渥洼姿落拓人間作蕩兒四海才名盟牛耳半生事
業負弓箕飄零第宅皆無主四寄妻孥傍阿誰我亦泛波滄海

客典中偶爲北山移

黃忠端公說畧卷之六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今上改元門戶一翻二八月兩衙外轉多用浙人癸亥秋過成山復出江右參藩客謂孫東曙曰年例又是貴鄉孫笑曰此係國家大典非敝鄉不足借光

熊王在獄至冬朝密內瑞惡熊必欲殺之時停刑數十年圍圍充滿獄卒恐熊王自盡晝夜防守夜必繫其手足後得暫赦大臣不死于封疆而爲獄吏所困如此辱國甚矣

辛酉攷選吾浙會單俱乙於杭司毛士龍未敢發言姚並城舉筆首圈之曰此公有才可爲吾輩用遂無異議其後李希孔劾姚姚作辨疏其寫本者即李役也姚問此日何人在座役云唯毛老爺在耳姚爲默狀

黃忠端公集卷之六

阮大鍼老門生傳奇意在刺毛狀姚宗文誤國亦毛所不得而私也

癸丑以後時人率攻淮撫有掌科過孟嘗養士處題壁云說甚麼雞鳴說甚麼狗盜于今亦有虎狼秦阿誰共走函關道

雲間吳爾成自負東林起爲南曹投刺能壇石上書原任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特疏起用某拜傳入長安以資笑助

蔡韞先攝選冢宰欲起徐若谷蔡曰鬼尚可與之官乎以徐舊爲五鬼之一也泰晉諸君欲起王之衆蔡亦不可于是攻蔡者詆爲黃口小兒蔡敗而徐王起爲亞卿

何天玉游府生各出募兵何在浙駐虎林書院月費千金不恤游開君子館于廣陵日進四方游士腸雖熱而統馭無術其下多爲暴者

游在廣陵攷攷募客宛有姚生仗策往謁余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遭藩陷沒所在失利爲兵未有機耳余笑曰機字固美姑以文字喻之必詞采局陣迴脉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而去陶元暉由郡守不數年節鉞登萊未幾就逮賍積十萬一掌科爲陶故吏余問之掌科曰陶每遣使入都其書不過數函其餽必皆數百金又數日復如之嗚呼其得節鉞以此其敗亦以此前則任德後不爲之分罪亦愚矣掌科姓薛秦人

辛亥京察比部郎秦靈虛聚奎有捨死報國疏爭王紹徽湯賓尹徐大化張嘉言劉國縉喬應甲岳和聲七人冠帶閑住天啓壬戌起光祿丞被論歸乙丑起操江

趙儕宦堂院值癸亥察事者四凶論流傳士紳間指斥趙官吳也後趙去國亦有元凶巨憝之旨爲四凶報復也

元靜初掃時相之門炙手可熱其門人祝耀祖傳襲衣鉢貪橫尤甚薛道長面晉之曰汝有八個字祝謂云何曰元門嫡派相府玄孫其後董景越入之疏中至拾其閨門之過人以爲傷厚也

鄒臣虎補上林簿與掌道韓浚善值丁巳京察單揭盡出其手東林遭毒尤甚癸亥當察鄒復有書與大理田雙南傳布長安其詞鄙俚大略以某可保上江一路某可保下江一路田出揭辯之以爲僞書掌察者不信其書中所指次第除盡鄒之流毒亦甚矣哉

湯嘉賓被察有播告天下公書言于中甫先欲擁戴淮撫大拜次嘉賓次求仲吾平生不受人厚禮只好寫壁謝二字其詞甚

長鄉臣虎批點行世

湯與李修吾始相善也修吾居淮十三年加尚書朝士思安頓之時遼東欲置經略湯遺書兵部曰安頓此地莫如此老安頓此老莫如此地李聞之切齒

東林初與郡邑望風擁篲長洲令陳石泓謀調錫山以欲親東林也時有人入山遇異人授一物遂能日行五百里陳以其人偵事長安往返不過數日後欲有傳其法者不得醉之酒肆觀其身得一桃核小舟碎之其人醒而懷狀

其人名顧玉川一說有欲傳其法者自言能隱身與顧玉川同行街市輒攫肆中之物人皆不見玉川急欲得其術願以神行相易遂授于彼而彼之所授則不驗蓋不知彼豫買藥于各肆也狀義嘗見吳橋范文貞公有二僕皆善走操鍊所成非有他術也

門戶二字伎院名也昔成祖時發遼國忠臣妻孥于教坊司頗為虧損聖德今者國家動稱門戶以此誘人以此傍人亦以此攻人恐此二字與國運終始

貴州被圍歲餘相率食人武弁黃運清等縛人數十置之空屋以待買者每斤一兩六錢胸肉又益之直指院後一井常為磨剝之所鄉官潘潤民抱愛女四五歲市人見而奪去潘奔注取贖女已在釜矣居民十萬及解圍之日僅存數百滇人在都者語之無不流涕

神宗末玄黃之戰不息凡邊疆共事者意見每相犄角熊王敗後李茂嶼撰史磐石永安撫按貴州解圍後又互為攻訐豈人事之不和亦有數與史一蹶躅人山東諸公俱祖之

熊芝岡剛傲人多不悅初起經略與閩科姚益城相左馮三元郭肇和姚立說熊不安其任遼陽陷起熊于田間一時視為汾陽再世削閩科籍黜馮郭于外以平熊之氣凶何而廣寧陷又召還姚等法司按論熊事顧塵客以為末減應朝玉獨入之爰書呈堂王憲葵看語按之楊鍋尚多一過比之袁應泰只欠一死遂為定案

初湯宣城欲娶徐子仁之女為妾其女已許諸生施大德不肯從湯投水而死生員芮永縉等舉為貞節建祠設主及熊督學南畿欲為湯洗刷適公呈又有舉節者批為此施湯故智以之陷害鄉紳將前番公舉芮永縉斃之杖下巡按荆養喬摘其批語以為擁戴宜黨互相參劾養喬不勝徑去學院孫蘆石題勘而宜黨攻孫不已孫亦叩辭出城同一熊也始

則和之者為宜黨攻之者為東林今則寬之者為東林殺之者為浙人真不可解也熊與姚益城頗稱相得熊經略遼陽姚以閩科往湯嘉賓曰此當事雙鵬計也兩人必不相容其言果驗

姚宗文後以楚撫建祠入逆案論徙三年營至紹興蓬萊驛遇王季重揖讓問季重戲之曰若論敝地應先公若論貴衙門應先僕姚無地自容

萬曆庚辛間門戶相扼浙人指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徐縉芳李炳恭為五鬼俱轉年例不數年三人開府惟縉芳坐賊擬戍天啓甲子長安復有五鬼之號不知所指大略傾險之徒為之也

陳長祚年八十餘不良于行以時相門牆起拜司空其父陳瑞

故楚撫也江陵父喪弔畢易麻巾入謁太夫人時有內使在座夫人云老公祖看顧公公瑞應聲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瑞怎看顧得公公長祚入朝廷臣咸目之曰此公公看顧之子也幸子慈孫百世不改非此之謂與

沈正宗以工部管街道廳手捧一聖旨牌每遇兩衙門房屋稍侵官路者立行拆毀以示風裁時有賀煥改名王盛亦以搏擊爲能兩部曹不無局外之訖

鄒臣虎敗其友夏繩北魏合虛鍾伯敬數人已擬改選俱改部郎夏得儀部時元趙橫甚夏首犯其錄唐存憶佐之疏中有莫謂西臺無鬚眉男子之語元趙遂以不振

元靜初出疏每作隱語人人自危或托所知訊之行曰我疏語如懸一鏡令人自照

黃應瑞公集卷之六

張蓬玄入掌選未視事首上一疏有不從囑託之語且言資淮南之賢密方爲時所棄吳淨玉卽疏參之張遂拂衣歸未數年歷開府亞卿

稅監高宋橫于閩人情洶洶將變宋遂閉撫院衣一驢于其署二司入解之并爲所困資淮南爲方伯觀變不入後二司以同知爲質許其盡拘百姓爲難者司理鄒匪石周夢洲獨爭之鄒反覆辯揭忤當事意都中以爲資黨不列改選

鄒八年閩衆絕無與援戴國客爲御史府經歷與鄉人祝耀祖善祝以鄒但飯依我輩臺省唾手戴以其意達于鄒鄒答數千言極詆之昔人耻作識面臺官某豈敢爲呈身御史哉戴門人魏廓園上春官在戴邸舍讀其書而壯之及魏居吏科薦之太宰遂有鈐司之調

萬曆末考選久稽及光宗御極三咨竝下人人各樹籬籬祖其攻其至無寧日楊大洪左滄嶼爲臺省前輩意思深長人共宗之朕刪除异已稍稍過嚴遂起二鬼之祟

泰昌晏駕時今上青衣總角在李選侍之手選侍居乾清宮欲挾上以自重時兩喪相繼人情不測楊大洪以兵科人銜首倡移官忌口繁興其謝病表有已捧虞淵之日無憂杞國之天亦不無過任

太監王安舊役東朝爲光宗所親信泰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竝舉安之力也後與魏奄水火身首异處出于戶而人不收收之上實未之知也

巡城御史交漢卿以搏擊豪強爲能萬金之家觸之立盡尤抑內寺求小過發之一日飛檄至官中宦者呈之御前神宗手其檄食頃徐謂曰此秀才們天下何足與較噫神宗真聖主也宦者終其世歛戢不敢爲惡凌以元日與錦衣衛相毆革職

黃應瑞公集卷之六

按神宗在位諸儒惴惴莫能自保馮保以皇太后所信任弼違過當故不旋踵而敗是後大奄張宏見神廟苛察絕食數日而卒張鯨最爲親信定計以去馮保者言官論之使命輔臣戒飭終身退廢張誠稍不謹卽降發棄于其餘俱奉法唯謹獨出外稅奄多擾地方神廟每曲庇之則神廟好貨所致初不因宦寺之寵也神宗在位長久頗多秕政而不至于亂者賴有此耳

閣臣投刺兩衙門故事俱用友生後有易知生者掌科劉戴源爲沈同和事參及座主并爭知生字云晚以別尊卑之分知以通往來之常其言不免瑣屑云

沈同和假元事敗初納一詩妓偶以淫婦晉之妓應聲云這淫婦倒是我自家掙的訖其場中倩人也次科莊際昌亦以廷試洗補字眼被參回籍今國家舉業一途相傳數百年至展未聞幾斬亦天運之厄哉

湯韓閣中之事至今有爲言者湯在閣手持其文揚言此韓敬卷也蓋成弘名士多以射覆得之湯其故智也批語有吾拜子矣之句時人戲曰十年前門生拜座主要湯十年後座主拜門生答敬

吳興丁長孺集出其客難言韓事甚詳其父太僕公案中金若干以疑某某疑者言二郎長安所費二萬金豈從天降地出乎太僕遂絕口公金事湯司成封公至湖州責通于韓留規首兩月太僕至于掩泣周旋其事者夏長卿也

湖州葉朗生之變葉招搖吳下貸錢富室韓求仲首發其事杜郡守擒之長安憾韓者謂貽資朗生謀不軌反以罪之韓固輕薄兒而吾曹論人唯意所指獨非輕薄乎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類有富人爲注館中諸公明對人言某某俱以數萬獲之沈吳興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其餘廢弁棄宦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即它相號稱賢者往往爲之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爲市我朝相業可觀矣神光相繼晏駕恩詔起廢幾于野無遺老京堂舊止二十六員一二年間添註滿百南亦半之猶紛紛請乞未已各衙門分俸而食共人而役相對半是疲弊不顧鐘鳴漏盡也有題大柳驛壁云恩詔紛紛起廢名賢輩輩出山且喜今朝縱去只愁他日橫還可發一笑

洪南池初任福寧州守頗致溫飽後歷郡藩臬刻意清燔累舉卓异至光祿卿入朝衣必補綴淺澀殊色不良于行應對上前甚苦胡掌科諷以懸車之義快快出門

黔國十月未解王彭伯頓兵數萬于偏沅不進黔人王尊德叩頭請救不應遇一女避亂納之乃黔人張孝廉女也以巡撫娶部民女乘其亂而婚之君子知其不克終矣

邯鄲張我續鎮河南聞遼東陷移駐磁州磁去邯鄲四十里婢妾數十人往來絡繹無虛日移文郡縣額外增餉中州苦之後水商構譽奉上命總督黔蜀攜羣妾而往至襄陽值端午取五毒灑線衣數十套責怒其令長所至男女避窺不啻避寇其割付武職則參遊文職則推官同知逢人便給時論猶以爲賢何哉

張故中州督學門下士多貴顯及被論歸急欲出山每對人言管葛豎子不足道中州士人遇邯鄲者邀之飲酒輒裸體取刀自砍以神其術張精于房術故作誕語欺人人益稱之

我續一婢逆奄同姓也逆奄擅權人稱之曰魏太太起官入都逆奄遣人迎接張姑爺其婢八座鳴騶人皆笑之張以爲榮王憲葵夙負時望言官攻烏程王亦挺身出敵疏中有夜半叩客氏之門直通于帝座等語次日削籍騎驢以出都門人共榮之

烏程無子姬妾甚衆未入相時言官有訛其帷簿者烏程俱嫁之必令其夫入拜執子婿禮杭人俱能言之

壬戌余以考選入京時門戶分爭收人者以挺鑿紅龙移宮三案占人背向有要人謂余曰三案如何决擇余曰光宗棄羣臣

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爲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而去

楊大洪首倡移宮李選侍出居一號殿買浮弋揭言當安選侍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迫虐皇母仇不共戴賈危于朝露未幾上亦忘之未知此中何也余嘗對客曰上未御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是非

按賈繼春之論似是而非夫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天下起見以生民起見原不沾沾在人君一人身上以人君一人身上起見者則宦官宮妾之事其主也夫人情非甚不肖其愛嬖妾也必不甚于其子即愛其子也必不甚于其祖宗之託輕重異也當鄭李謀據兩宮挾幼主以濟其惡禍將及于社稷

青林集

卷之六

九

矣今使光宗以嬖妾之故不安其子并不安其所付託者失輕重之權以是謂之忠于光宗可乎卽嘉宗念光宗而使事受制于嬖妾以是謂之孝于光宗可乎光宗惑于鄭妃之陰謀踰月而喪其身繼春乃欲嘉宗取法是必欲以天下而殉一婦人乎光宗彌留之際不以天下民生囑付大臣而欲獻嬖妾說在屈到之嗜芟也而繼春視薨葬之孝弟不過如此且其時選侍奉養深宮有何不豫而繼春必欲合天下以得其惟心官府之間其必有所授受矣卽不狀而繼春之見亦宦官宮妾之見也狀此不過據理而言之耳繼春削籍後于甲子歲投疏通政司自悔其非言選侍一揭偶被傳聞所誤乙丑奉召至京又以此揭居功乞刊布楊忠烈公罪狀崇禎己巳又投疏通政司言前疏非得己意欲陰救忠烈毅宗

御文華殿斥之爲反覆小人于是而繼春之論定矣

白蓮教陷鄒滕復侵兗州我師失利撫院趙明宇出城祭陣亡將士俸報賊至城門先閉趙以筐籃絕城而上留都傳爲筐籃撫臺

征妖兵無節制良民罹鋒鏑者甚衆幸而成功趙明宇得蒙陞廢雜收戰地之尸築爲京觀立碑紀之夫邲之戰楚收晉尸尚不敢爲京觀而趙乃取我鋒鏑之赤子號爲鯨鯢一己之富貴寧無盡耶羅掌科論之謂京觀祇以築愁築怨而蟒玉豈誠安且吉兮

趙明宇入爲本兵其子昌胤以金吾招搖都市不能禁也二鬼爲政政府以下八座盡空惟趙遷延人言交諛猶得馳驛去沈同和假元事露房師韓參嶺邀之私宅出土憎茲多口試之

青林集

卷之六

十

終日不成一字謂韓僕曰何不出經書題而出論題耶衆爲掩口

熊王同事兩不相能王信李之間望其內應熊遣書云于彼則家當已重殊無出理于我則罪業已深殊無還理兩言頗爲破的王不之省以至干敗朕每遇朝審行道之人必以瓦礫擲熊流血滿面其失人心至此抑獨何與

一說擲瓦礫者王化貞所買出之人欲重熊罪以寬己耳郭鞏以劾熊被黜吳江周季侯薦熊兩人以此相左熊敗郭還癸亥察典郭首欲處周因相奏許周疏有專鋤當門之蘭郭辯香蘭臭蘭至以喫糞鄙語入于章奏郭有內援得下其疏九卿科道會議葉臺山當國以調停兩釋卒釀它日之禍

鞏入逆案已巳之變鞏做謝臺山作却聘書下獄論死後減

死成廣西

新城王司馬無子多畜姬妾已次第遣之有舉子者王輒收爲已子至四五人其爲簡遠總督年八十餘矣國家猶倚爲長城母艱去位具題請廕敘述妾去子還之狀有已疑而人勸其收者得旨下部有卿自知之之語人傳爲笑

毛文龍以游客舌干督閩遼陽既陷金復棄蓋四街殺掠一空置爲棄地文龍乘虛築金州自居衆中皮島每遇秋漲輒報邊功其誇大不情至云馬走死數萬匹所獻之俘老弱而已毛衍通內使至必攜貂參若干輒盡走帝側餘及要人故所求輒應其餉之外發帑數萬爲軍前犒賞者再其功罪絕無可稽但張皇不遜請釋王化貞逮登州同知不狀解劍歸朝鮮矣無忌憚如此此國家之癰疽也

寶鼎集

卷之六

十一

張思任亦游客以房衍走諸貴人游肩生待以上賓募兵維揚關民間富室輒以參遊劄付劫取重貲一境騷然又有宋明時楚黃人以煉丹誘少年子弟後婦巨奄自稱善符咒能咒人死奉旨往薊鎮督臣王樞輔孫俱爲築壇行咒術杳無所驗堂堂天朝兵興數年不聞帷幄奇謀邊廷戰將而但倚走棍遊客呼管呼葛至于用咒咒敵可令後世見哉

張思任原名宋連登山東樂安人有李煥章爲其傳言思任遇異人能隱身驅風雷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崔魏時與游侍御有生同被逮檻車至河西務隱形而遁又變姓名爲李抱貞匿一宗伯家崇禎初走長安上書劾權要爲逆奄復仇忤旨命斬西市又隱身脫桎梏而去按天啓乙丑遊游士任并武弁孟淑孔張思任俱下鎮撫司淑孔死獄餘釋出水

嘗道也西市脫一斬犯何以不經見聞其身有不言可知今人大多憑空說謊如此有對會者尚狀毀譽之道無復三代矣徐淑任故察處之員也癸亥以南考功掌察于倫曾管丁已察事癸亥乃被察故事已經察處者不得管察察者將來免察今一切反之

趙儕霍以名碩起田間不一年擢登首部其在田三十年胸中不無忌怨門下故人雜進得以冷語相投性頗剛復愛者勸之絕不省紛紛遂起人言所行美事俱成罪案矣

趙掌科澹含亦高邑人與趙儕霍同里不族掌科徵時儕霍以故考功居家卵翼之及羽毛豐滿凌轢一時不問舊恩儕霍甚憾之掌科敗儕霍起用亦不能相忘何時局變而掌科記彈至矣掌科固輕薄子儕霍亦恩怨太明非學道人所宜有也

寶鼎集

卷之六

三

癸亥察事王述文允原首握魁柄南家卿何玄谷總憲王射斗快快不平比部范得志疏糾述文把持法司賄庇親屬時述文通南北咽喉搏擊如意而得志以一任子敢爲憑陵衆共駭異臺省謂其撓亂察典章滿公車家卿總憲亦以主使遂并按之已而局勢變比部起原官宰憲爲時首推乃知事不必過激亦不必預防有意爲之祇速敗而已得志係官詹醇敬子多行不義

趙儕霍家宰每見文選考功兩司新進署篆不可共事思收一二風名爲司官故事四司俱以他部主政轉開有員外至于正郎惟陸光祖偶一爲之趙援陸例調江右鄒匪石爲考功副院鄒玄岳所薦也江右臺省傳樞章允儒陳良訓以議非已出華而出揭爭之噪動長安其鄉前輩明知非體不能禁發端一開

而拱手于奄人矣

鄒考功刻行清修其天性也趙特簡之左浮丘魏廓園亦怨惠其間左與鄒同年知之有素魏則見其與戴九圓嘗而知之江右創爲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汪故走公卿間鄒非特不識其面目并不識其姓名也聞之憤甚出疏傷其鄉人其鄉有力者亦肆意叫罵西江名節之風至是蕩然矣

奄人惡汪文言切齒傳樞攻左魏撫爲兵端投內奸也文言遂下詔獄時嚴衛理刑傅繼教與樞有兄弟好左亦以通內報之傅連章咆哮有斬臣首懸諸國門妻子長流嶺外幾于獸死不擇音焉樞以憂去左魏遷延留長安識者知其安去矣

熊王之獄將傳論決汪文言以四萬金許奄人爲之停止已而負之故奄人恨之切齒

黃忠瑞公集

卷之六

阮圓海之祖鶚大城之初爲浙宗師以倭亂全城立祠後爲閩撫寇逼閉城人遭齒掠閩人修志訖之圓海以行人使閩閱志知出史聯岳之手史入相阮爲掌科屢疏糾之拾史八合通紅夷事史不安其位而去

鶚總督征倭失事下獄死曾受囑于桐鄉計無所出惟按庭中草以消永日及闕解庭中草無半莖人傳爲笑

天啓三年冬京城盜賊橫行工部馬員外頗積重貲盜發其藏以去未數日獲盜得元寶數十錠侍御龐心廉糾之而馬之貪名始著由是宦邸遭盜者俱不敢發惟恐事露爲累高坡衛衙民居稠密之所盜劫解庫勒馬彎弓人不敢通故老謂百年來所未見也

故總督萬世德三子一邊道一戶部一原籍偏頭關號爲

三萬以筐篚飲宴結懽晉人邊道借通火納市岳石梁論敗之錦衣居京師托名買馬匿官帑數萬健丁游手充滿其門僕區累覺而不敢問亦京城一孽也

廣寧陷後官奴晝夜治裝爲南巡計復勸上養內兵三千以宦寺充之平明操練砲聲達于中外百官動色上處之恬然言官屢以爲言不省

宮奴例有冬衣靴料銀三萬內操選淨身男子爲禁旅增至十二萬餘值工部帑匱過期未發奄人擁衆上堂詬罵司空毀冠裂冕鍾司空羽正由是去位而奄人無問者縉紳之辱始甚之矣

神廟于立儲故爲遲遲廷臣爭之益急科道公疏一筆勾罷三十餘人以後部曹各官凡有訛議自度不免者即邀名國本而去今上初元當事以軍恩起廢沾于國本二字無不取京堂如寄間有物故亦贈官諭祭至一百餘人名器之濫至此政府不無罪焉

黃忠瑞公集

卷之六

光啓今上兩次覃恩薄海內外但沾一命者俱得榮親如其官天啓三年十月誕皇長子又得恩封數月長子薨逝而請封者猶未已京官有已封未遷秩者俱討吏部執照爲後來張本噫亦恩典中蘖斷也余以壬戌考選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豈非至幸朕以恩榮太濫私竊憂之未幾時相當國不論清濁賢否大臣小臣樂進詰命余亦與焉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見之矣

鄒南皋馮少墟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延四方之士掌科朱五吉郭默清論之兩公去國掌科亦外遷

有人號稱朱郭以監司超陞京秩書院拆毀言者詆之不啻巢窟夫京師縉紳雜踏之地一開講學賢奸共進不能不為政憲徐華亭靈濟之會已叢議于前矣朱郭意在去兩公初不因講學起見朕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宋以學術之偽亂天下以學術之亾亾天下兩語足為殷鑒

葉臺山再相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余司理宛上笑曰此老最下則再入中書耳後以計逐劉是巷穿鼻巨喘受索門戶篋篋盈門棋酒自娛裝病喬衙看字俱有譚氣一切邊庭要務俱置不問一日道遇曹元甫指余所戴貂帽笑曰此非葉相公之毛乎余訝之元甫曰謂其為老貂耳此足為二字史

趙儕霍謂余曰昔作考功時堂官乃貴邑孫歷峰也其甥呂姜山為本部主事頗有物議時值京察數問考功本部用何人余對以未定及出之袖中即其甥也孫亦無言因嘆先輩風範不可及如此

白蓮教始于王森相傳森以賣腐為生遇明遇一老人卧草間長不滿三尺形容險怪寐未醒森呼之起老人亟走是夜老人來謝授森辨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蓋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氣者神魂俱醉無不聽其指揮故又名聞香教徒眾至數十萬發覺森死獄其子王三仍行其術傳頭教主所在而是鄒滕先期倡亂遂敗岳石梁巡撫順天捕之獲于揚州妻子獲于濟寧械送京師山東巡撫大方將兵護之妖眾隨路欲劫檻車大方防守甚力將及都門始散斬于西市

王森原名石自狀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為鷹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即

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為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牽彼引雲合響應頂禮皈依蔓延徧于京東京西山東河南山陝四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森移住灤州石佛庄其徒見者俱稱朝貢各歛積香錢絡繹解送或盛停別所以待支用省直府縣各設公所使傳頭看守置竹嶺飛籌印烙三王字號凡有風信頃刻可傳千里撮合俚言謠說刊作經文分授徒眾萬曆二十三年方副使訪知檄灤州下森于獄抵絃永平府詹推官覆改徒罪森既出思得有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師投承年伯為族又結奄宦王德祥四十年遷安縣團山建塔以森術能動眾舉森募化森以金錢托其弟子李國用李應夏而國用乾沒之不為森所容國用遂畔森與應夏創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以符咒召召靈為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從國用者兩教弟子各為其法門以相仇殺盡發露其過惡府縣擬李國用李應夏王森及森弟子杜福等罪此四十二年事也時歲旱飢民多起為亂而森之弟子高應臣鄭守忠李惟仁等乘之造為妖言欲擁戴森聚數百人于清涼山驛報洵永平府劉推官查前後案悉知森之事實遂會同府縣覆審坐森左道律絞四十七年森死于獄其大弟子徐鴻儒于弘志周志德許應龍許大國李天祿周印等與其子王好賢仍行其教約于天啓二年八月十方起兵徐鴻儒以他事相激先期而起鴻儒者鉅野人也時鉅野曹州方窮治妖黨而楊子雨李太等持挺格之雖就擒而餘黨未散鴻儒遂攻鄆城于弘志為內應城陷尋攻鄒滕嶧皆下之六月官兵復嶧縣鴻儒據眾家樓為

我兵所敗逸過河東據紀王城又敗入鄒縣攻三月始下
十二月獻俘告廟磔鴻儒于市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
經營二十餘年徒衆滿天下事之不成天也

妖賊徐鴻儒之亂百姓死于賊者十三而死于官兵者十五夏鎮
富戶有一女賊脅妻之其治河主簿以富戶通妖擅斬于市盡
掠其貲主簿又以功遷土人言之淚下道長李河岑山東人言
妖賊亂時其本術武弁覘良家子女有姿色者即指父兄爲妖
殺而奪之地方官雖覺亦不敢發也

癸亥攻選創爲軍功滋陽楊兩野趙延慶沛縣林汝翁皆以
守城得列臺省汝翁孝廉爲人小巧無他長遂以杖責內官致貽
士紳之辱

趙道長延慶守鉅野日其內人親爲給饋城中婦女千餘俱效
之賊賴以退後爲御史上疏革去新增守門兵八千人兵譁至
其宅掠貲以去趙幸得脫奉旨捕首惡兵部恐激變斬無賴以
應之

好事者多言江南蛇山羣盜竊據其中僭號署官指畫姓名無
不整鑿戊午秋松江劉司理之待應聘入南都江也各院囑其
偵探虛實劉返松江棹小舟海濱問所謂蛇山者去岸不過百
里海中小山耳居民數百家皆漁戶也無它盜出沒其間事覆
江也議遂稍息朕台溫諸郡屢有大盜聯舟數十艘有獲其僞
印偽牌者僭稱寬永二年此盜又不知自蛇山否則亦未可謂
盡無跡也

按寬永日本年號故中爲盜者必假借之後國王死女主
復仍其號女主之于始收義明

毘陵陳兵部子鼎相少年不習書史喜談兵遊客走棍出入其
門往往對客作大言父母戒之不悛易程入相與俱沈罷陳亦
同籍其徒往來不散歷陽獲盜俱供其黨與在鼎相處司理吳
石袍偵之有跡遂捕之齊庶人事覺詞亦連鼎相尋死于獄操
江具疏奏聞齊庶人者齊王構之少子賢嬖永樂時以其不法
徙居南京今其支屬蔓延橫端屢見官府不敢制議欲徙之無
術

魏元法僧年號天啓梁永嘉王莊僞漢陳友諒皆號天啓今上
御極閣臣禮部于登見史傳者曾不一攷而復用之耶不獨于
今爲狀永樂之號前京張重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
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元魏雷同
如此正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訖之也

過成山六年攻滿掌道潘石乳考語有金和玉節嶽峙川澄八
字呈堂鄒南阜疏論之以金和玉節非宜聖不克當也兩御史
俱請病歸大略攻語浮美已非一日鄒以細事去兩御史亦犯
已甚之戒

遼東經略屢敗孫高陽以資淺詞林超入內閣出鎮山海關行
裴度故事營關外築寧遠爲漸窺廣寧計邊事稍寧狀擁衆十
四五萬兵無實數冒破滋多總兵馬世龍王世欽互爲欺罔高
陽過信之又與遼撫不相能閭調羹張鳳翼皆束手去

王爵宇以大司馬總督薊遼專撫西屬時西屬出沒不常借端
要挾往例歲撫不過十餘萬王請百萬爲犒雖不如額亦費至
三四十萬又桀驁侵掠不許邊臣與敵高陽甚苦之會司馬愛
去閣臣欲廢總督久停會推科道屢疏及之不得已推桐城吳

用先吳年亦衰無它望廟堂以封疆爲見戲如此

袁應泰才望庸劣代熊經略遼陽招集客兵占民居奪民妻城中無有寧家而袁方恃爲勁旅敵至自辰至巳城中火砲競起袁遂就擒失去遼陽二千里喪師辱國死有餘辜廟堂反加恩恤何與

張見平巡按遼陽城陷自縊其本處弟子員躬爲舂插墓于城外國家以遼東西失事死事者少恩典特厚贈尚書其父張五典大理卿又以子故加尚書致仕并得祖父如其官一堂科云張固從容就義朕恩卹自有常典今以死于加其生父又以生子追其死祖父何可示後且七品官安得遽贈尚書乎張子道濟廢錦衣能繪事風采翩翩

道濟與袁弘勳爲王永光鷹犬搏擊善類爲見平之累多矣

卷之六

元

辛酉應天武闕就試者鱗集太平曹元甫留心經濟武生有膽略者往往見之曹勸其嫻習騎射武生遂結社比試弓馬爲黃岳會曹序之以紀姓名忌者騰言以黃岳會聚集匪人謀爲不軌操江形諸章奏世事之不可爲與人之好爲蜚言一至此乎癸亥冬總督遠撫俱以艱行議者欲選才望有推轂李懋明熊壇石者兩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喻養初爲巡撫而止次日章督齋忿忿謂余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此余曰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西今推喻養初豈吃虧我浙耶人情避事相沿爲俗

東事之興戶部加派田畝小民雖苦而利害則均章督齋今華亭設法如額免民加派壬戌攷選治行第一何武裁巡撫撫廣西亦以此法行之已轉總督又行粵東九牙行漁稅行商坐賈無

不植及大略倣桑弘羊王安石之法而更腹之議者紛然遂免官

章魯齋任華亭治聲實張侗初謂人曰我今公以熱心撫無知之赤子以冷面待無耻之鄉官余過一雲間新進士問章如何曰君子有三變惟今公能百變余謂云何曰每賓館會客冷面熱面情面笑面隨高下而施之大約一樣人一樣面待之其語頗情狀足爲魯齋寫照

天啓三年癸亥六月熒惑入南斗議者洵洵不知主何凶吉致占驗主飢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亦入南斗東南大飢今天啓四年蘇松浙西大水五年大旱斗米二百錢是其應也又甲子歲七月五星聚張好事者以中州或有異人攷嘉靖三年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今乙丑歲三殿兩門工興浩費不貲

卷之六

三

宣占應亦主營建耶

甲子二月末旬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至三月初一日京師連震三日乾清宮尤甚適上體違和人心皇皇余直陳十失刺及客氏魏奄頗犯忌諱奄人必欲重處得聞救僅罰俸一年而止

元年辛酉陝西秦河清二日癸亥鳳見于汝州色赤其大如馬衆鳥數萬隨之居民就視者衆鳥伸頭欲啄其州官以爲此地卽古潁州意者王霸之應無不笑其言

甲子八月玉璽出于彰德卽古鄴銅雀臺燕者見火光沒取之守臣以聞上命由中門捧進行受璽禮百官慶賀是時魏奄作威稍露其端廷臣不敢爭攷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取進賞進璽官銀五兩昔宋謁宗亦得一璽蔡確等競言祥瑞

改元元符是年黨錮遂興貶黜蘇軾劉安世等殆盡得重報聞
識者遂有此議不驗月而時局之說與或建或黜自閣臣以下
去者幾二百員猶未艾也

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款時論翕然未入之先一掌科知之
謂楊有此舉千古高名意以必立鋤此璫而後已余沉吟久之
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此乎一擊不中吾儕無難
類矣掌科未狀其說次日閣二十四款多撫官嬖風影事余益
跌足曰此適貽之口實耳于是科道九卿交章入奏俱不省不
數月禍作言者次第除去無一留者而楊與掌科輩俱逮矣
工部萬元白以劾魏奄杖死萬一羸弱人不勝步履時璫銅正
缺萬欲發宮中廢器古銅出鑄以濟陵工奄不可于是參之夫
士庶家積銅逸器尚不肯鎔尤大內之物寧保無品製疊洗難
黃忠端公集卷之六

于其中乎萬之死杖足惜而發銅非所訓也為拈出之

萬郎中死後余以為難發于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朕
因諷之去楊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
是不妨余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
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領之期日楊語李仲達過余
為夫去留余為書上之笑謂仲達曰去留當決諸已如與人商
議定是去不成的以此言告堂翁可也楊終遷延及于難

甲子六月楊大洪二十四罪之疏萬郎中之杖北城林道長皆
傳國典之事一時進集奄人洵洵若欲得外庭而甘心之者適
臺省以郎中廷杖事入閣議之余亦與焉火者數百人擁集東
閣張拳露腿叫罵萬端閣臣口溢而頰無一言敢止之者余勃
狀曰內閣絲綸之地司禮非奉君命不至汝輩敢于無理若此

是輕皇上輕二祖十宗也亦稍稍引去嗚呼閣體之衰非一日
矣福清惡得辭其責哉

林道長被旨廷杖奄人傾官而出紅棍鐵圍鼠嘯狐吟于道自
長安門至林寓絡繹不絕林先期逸去有言林為福清之甥匿
福清所諸奄即蜂擁搜之時福清註籍婦女踉蹌推出撐拒厥
衛掠奪寶重而去福清以元輔與內昵無一事匡救至事不可
為旋輩做啞身受其辱即以政府被人搜匿一事若平日稍有
威望豈至此乎

通政司參議亦五品京堂官其服飾體統俱同朕撫按奏事者
俱係通參節其要略而陳取旨非聲音嘹亮者不能每于各部
曹選入謂之選參選日司禮監居中主之例投門生帖以此朝
紳恥焉大約察處及被論者就之松江張華林時為此官口吃
黃忠端公集卷之六

而操吳音每奏事為人傳笑

余與虞乾鵬周柱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政明每會必
四人共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為盛事辛酉秋虞以憂去三
人行取壬戌改選胡得掌科余與周俱入臺中余請假歸會虞
于蜀湖極慶彈冠癸亥冬余與周胡赴闕不差旬日凡建白朝
請真如頃篋未幾周轉僉憲又踰年余與芷漁相繼罷黜及虞
服闋入省中子狀一身耳始知聚散乘除盛事真難久據也

吳興唐時有文名以制舉義投謁熊壇石熊曰此古文也有客
問之熊曰謂其為辭官表耳唐果以貢例選別駕而去
趙峴陽居鄉不義為監司黃輝所發立擠之去但逢臺省即罵
扇送書為人鄙甚余論之回籍趙疑為錢麟武所使貽書南臺
劾錢第宅連雲粉黛蔽日錢居家不治第亦無幸矣第五倫三

娶孤女而云撻殺婦翁不亦信乎

趙儕霍自總憲初轉家宰禁中注意尤切上每御講筵畢必使左右傳語云外邊做官俱如趙尚書天下太平矣未數月而愛憎頓移罷官削籍追問其子猶恨恨不置此何說也

杭州一司理秩滿行取發其貲案同籍至用夫六百名載入舟中吳山田驛丞畏其威名不敢實列名數只開三分之一以報驛傳主者大怒謂司理清名藉藉安得有此驛官員破無疑遂逐之田丞銜冤莫控而去

袁湘真爲吳縣令遇一玉商盡擇其美珍重值者留置衙中約千餘金遷延不發踰月今一積囚以盜板之遂置商于死後以賊敗回家病瘋有祟憑焉一日盡列古玩于室召親朋視之忽疾作碎其玉物珍奇殆盡并擲棄中物于地曰此業債也其父黃忠端公集卷之六

兄縛而笞之不減笞囚數月而斃無嗣貪吏聞之亦足一懲王文鼎遼東臬將頗不得于熊後以副將出守未一日而城陷文鼎雙騎揮鞭出沒陣中者三時熊新授尚方遂以私憾坐失機斬之將士至今爲言狀則廣寧之迹熊既怯一死而又抱恨于一死地下何以見文鼎也

廣寧陷後西充斥關外日挾賞爲名我兵無敢避一矢趙率教奮勇砍之獲首數級四五年間無此奇舉王司馬總督商鎮方以撫爲事欲具本參之賴樞輔調護而止人情至此益相遠矣

張侗初懷內名滿于士紳間一日福清詣之值獅子正吼視其衣冠不與客見張竊他服以出吼聲遂停移時張語無緒僕亦不敢進茶福清會意揭張手出門笑曰侗初舊病發耶越有一

紳亦以懼內聞夢以匙擊其妻覺而語之其妻遂大詬不已紳父聞之解曰誤傷亦是小事何事曉曉乃爾紳急白曰兒夢狀耳非真有也其父爲之一笑

曹今石三畏轉王官此例久廢趙儕霍行之趙敗議者以石轉王官爲一罪案侯木菴笑曰趙儕霍只此一事罪固不免余訝問之答曰石在曹縣剝膚吸髓怨恨滿路不以罕問而例轉之太宰安得無罪侯家歸德與曹接壤深知之故有此言

石三畏以崔呈秀薦考選御史搏擊善類無遺在客筵誤點傳奇劉瑾醉酒遂遭削奪

妖賊寇徐州盡燬北岬民居其驍勇習水者數十餘人負木而渡將近岬掠船州守汪心淵見勢逼懸金數錠募死士禦之得數人跳城而下刃渡水者賊無所得船不狀淮徐悉遭蹂躪矣黃忠端公集卷之六

後以失總漕權坐事繫獄數年總漕北人北風正熾無人爲汪頌冤者問官徐日昃亦鐫秩自妖賊之興濫功無數一全城州守反繫囹圄賞罰倒置如此

范掌科鑑曲受制內人其司理保定時患惡瘡數年未瘳攷選同籍內人逼其速出不敢杜門膿血漬面客無不應且憎者後用火攻掌科痛不可忍內人按其手足必令完七壯而掌科暴卒山陰祁承燧未冠登賢書偶得足疾其父母欲其速愈信醫人刮骨法縛而刮之哀號至死俱足爲求疾速愈之戒

甲子仲冬初旬余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余三殿工將興子知之乎余問所從來曰有一監督以三千金賂遺中貴中貴堅勸興工今止以兩門爲言其事始矣余謂此何時而可興大舉必若此該部垣定應執奏余意尚在疑信間未數日有旨建

兩門遂與三殿亦無執奏者監督主事平湖人

平湖李濬也無子

表自如膽略過人壬戌觀事畢匹馬往山海窺覘形勢臺有交薦遂以邵武令陟監軍僉憲闕地寧遠寧遠在山海外孤懸東西間袁畧無懼意築城鑿濠屹然重鎮貽書當路云不肖在寧遠長安可高枕而卧也甲子間憂屢疏治喪不允時陞王之臣爲衛遠總督乞丁憂亦不許皆出柄臣獨見袁門膽勝才才勝謀其後局未可定也

潘文龍侍御之室如甚家畜二姬一割其乳一用針數百枚刺其首首脹如斗亦凶大年正室先患乳瘡繼頭脹疼不可忍遂亡侍御以此快快相繼卒妬婦所爲出人想外而克業之報亦自不誣當今如者聞之或可稍却

黃忠齋公集

卷之六

三

喬微我暴戾執拗以攻淮撫爲時局所推按淮時偶疾醫者入視喬方伏枕遽起揮拳毆之不可仰視醫倉皇不知所爲少間匍匐請罪於喬曰汝何罪汝貌醜類我叔叔我仇也見之不覺怒起毆叔非毆汝者無不絕倒

應甲入京一日而上十三疏皆攻東林皆淮撫者王紹徽素恨馮少墟先生故以應甲巡撫關中使殺少墟少墟果爲應甲挫辱鬱鬱而死

王弘廷亦辛亥察典中人錚錚有聲尤不得于鄉其鄉人相傳王有異母弟與父各處父子交拜行賓主禮王每外歸父率幼子郊迎其與人蜂擁而過如今兩院待守今者狀長安率爲笑柄余聞而不信王與馮少墟相左鄉人袒馮者衆或故作語以貶之亦未可知也

關中馮少墟與王弘廷晉中曹真子與喬微我各持幟登陴分門立戶其鄉人各阿所好互爲標榜馮王居最邇終年不相接喬去曹七十里爲鄉同年兩人相見喬輒恃氣忿忿幾至滾臂曹每避之如敵

王紹徽作點將錄以東林諸賢配水滸天罡地煞星進之逆奄逆奄付李朝欽收掌凡其所成逮削奪皆按籍而求其後又有同志錄天鑒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故得驟任冢宰賀對陽編修苦心力學嘗以一念不起爲宗壬戌出禮闈臥病請假未得時館中乞歸多囑人與掌院言之賀亦不屑繚倒枕蓐間殊自苦一日門生任希聲謁之譚及請假事任笑曰先生一念不起到底一事無成賀笑而領之

賀附和溫體仁嘗毀楊左不遺餘力崇禎十年給事中丁允元劾之曰大學士賀逢聖凡有疏揚輒驕謂我爲之專事口

角如汪應龍宵人也逢聖力爲推舉高攀龍左光斗葉崇聖鑒又加廢斥是非邪正顛倒如此十五年召至京見上唯有哭泣拜跪至數十不止別無建白上厭之命出一死差足晚益古今有正人而不爲理學者矣未有理學而非正人者也恩卹之濫未有盛于天啓初年子孫陳乞者紛紛不絕巡撫卒于任多緣以死事例魏廓園掌禮科事力過之時有江右陳世虞爲其父子貞請卹而浙撫劉一焜應天王象恒皆以死事例得請魏抄駁之詞厥義正人情痛快而請恩者與代爲請者皆恨入骨矣未幾魏敗陳乞復興

孫藍石掌院值二月例轉衆競推敲姚祚端徐吉兩人徐今渭南姚巡關陝皆有部下舊諺孫力爭之至與趙儕霍分背兇軍

後姚不免孫快快不已及王弘廷起副院蔣澤壘離陝未一月
輒外遷之人以此窺厚薄焉

余自癸亥初冬入都正值趙掌院轉家卿孫藍石自刑部掌院
鄭玄嶽自僉憲轉副院未幾楊大洪左滄嶼相繼轉憲至明年
六月孫卒于都門高景逸入掌院事甫一月削秩戶部李嵩毓
調轉一歲之間位置奕棋諸襄行僕僕迎送不暇蓋自黨與遞
爭要人窺矚憲地如鶩歷數年後俱已布子着眼楊左李賈禍
端亦可鑒矣

吏科程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先期選阮聞海入都
阮爲人滑熟衆意欲推魏廓園左見衆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
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尚選魏廓園章魯齋陳岵
月及余數人湮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即杜門拜疏托以終養
次去人情山川于今信矣

阮之去國魏廓園有本以龍酣戰文之烏倦還詩一聯余初未
信後偵知阮與章魯齋上公車時原結盟友章以鄒匪石發難
阮以恨左種根兩人歃血首禍遂計誘傳樹立幟特疏參左魏
兩人其借題在汪文官與援在權璫實則從而走險用以釋私
憾也而天下事不可爲矣

董見龍重聽人呼爲董董子以巡撫管屯田事屯田之制原以
養軍法古者兵民合一之意董之出屯領帑銀十萬自買民產
估計交易又出種子牛犁之類市民耕種歲可收一二萬斛米
其法幾做皇莊狀以吏胥官皂驛遞支應并帑銀計之數不敵
也而又一巡撫一主事領之其下同知佐領等官不計今人作
事草草不顧體統不較利害大率若此

晉撫缺晉人尹同臯潛雲翼欲推其座師郭尚友時魏廓園掌
吏科余適問晉撫事魏云晉人共推郭余謂此公云何魏以此
公慣送書怕爲言余曰書怕未足定人優劣且今世界饒遺公
行有以遠俗爲高有以隨俗爲賢有自己潔而遺人不取不厚
有自己濁而遺人亦不肯過豐其才品政治當另于書怕論之
獨不見杜征南之數遺洛中權貴乎魏不狀其說卒起難端郭
後還真定巡撫以去

謝鳳臯清修君子趙儕崔欲以晉撫與之余謂當事謝公爲趙
魏老則優不可爲勝薛大夫不聽陳思野論之言其大費圖謀
與吏部夏繩北吏科魏廓園共相犄角陳卒取勝狀大費圖謀
之言豈鳳臯本色

郭尚友後巡撫保定與巡按馬逢臯羅繼趙夢白先生皆其
子趙清衡甥王鍾麗各二十以報不推晉撫之怨蓋小人之
勢狠者也忠節以憤送書怕爲言豈足以盡其人乎

劉泵山上封事有痛哭者十而同門友胡浮冶善笑章魯齋善
大話余一日會諸公于座上戲謂曰昔唐衢善哭陸士龍善笑
以爲兩人相遇必有一段光景今遠塵頗急止今泵山居左而
哭浮冶居右而笑章魯齋居中講大話則敵自退矣一座絕倒
杭之龍井非復宋舊昔蘇長公訪辨才處去今龍井尚一二里
孫司禮不訪故地移建梵刹立秦少游碑記而名勝湮沒矣舊
址爲李我存所踞寶淮南屢欲清之而止

西湖半爲豪右所割築園囿沼所存無幾合郡士民屢叩清之
是時郡守李燧狀錢塘沈巨濟主其事二公身多隱隱未及清
湖以計典去不知者遂謂二公清湖招尤實失之矣

我朝革中書制內閣初意不過備顧問而後遂專管絲綸職司機務與宰相名異實存神宗初江陵當國無小小事皆掌握六部取充位後以奪情起復犯天下公議一敗塗地沿至四明沈蛟門頗有機權又叢時議凡言者指江陵四明爲射的其後相繼入閣俱畏禍不敢任大略模稜首鼠圖幾番恩蔭避事避言爲得計無論經國遠謨卽尋常賸賸也甲辰以後政盡歸于臺諫有虛言而無實事矣

故事閣臣多用翰林朕我朝一二名相如三楊李文達張孚敬楊一清等俱從外入才猷政蹟灼燦在人耳目自本鉢相傳隆萬數十年間便無一人廁迹而翰林諸公俱不作外官高者詩酒卑者聲色皆閉口藏身拜謁以時自可瞬息通顯卽當今典謨昭代聞見俱不及覽其餘遑情民社略不關心欲求相業宏遠豈可得哉

黃忠端公集

卷之六

三

枚卜之說從前帝心簡在多用獨知神宗晚年臨御絕稀羣臣罕得見面其機關全在傳燈而會推始末一二用事臺省得闕共說稍有不可共擠去之如孫鑑湖不由會推一日內閣卽迫使去于是閣臣頗俛首于言官而國體盡矣



綠雪樓集
□
□
種
□
□
卷（存十種二十
卷）

〔明〕熊明遇撰

明天啓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
所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
書館南京圖書館藏

綠雪樓集序

社弟舒曰敬誤

文章之道豪傑所以抒寫其神明而國運隨以升降者也往代亡論矣明初翊贊

堯文鋪張鴻業如金華吉水諸君子其神

采在若舍若吐問所留者大也厥後紹明

騷雅修復東西京緒言則北地信陽爲冠

冤于時士皆型古大平有象郁郁乎文哉

嘉靖之季南北興戎乃濟南吳下領袖諸

作者雍容歌詠從壇坫詩筒間蔚爲壯觀

卽或體傷摹擬語多沿襲爲近日輕俊所

揶揄要其造境各有專詣視唐宋末造離

披衰颯者大相徑庭故國運亦異唐宋之

末造而號稱中興有以也時事至今而棘

甚矣蹇耶解耶惟人所制顧主持運化之

人非深心厚力恐納納乾坤不受整頓而

告符必於文采特起乃兆休明吾里中向

以此道推熊良孺第良孺有作不輕示人

頃從閩署梓綠雪樓集成問叙於余始縱

觀其大全而舍然喜曰風雅未淪時事猶

可爲也集凡八種韻語如樂府五言古派

宗三謝歌行銳逸悲壯奇矣哉近體抑才

就檢摠成雄渾居然開元大曆之音也叙

銘詳而有則美而不溢龍門班掾出沒筆

端而衷以我法目論筆談數十則名理奧
府于斯乎在焉籌邊諸疏鑿鑿數千言事
核法老酷似管平所摘大帥諸弁積習中
外韙之未見施行一二其它持論皆大體
然於今日諫議或曰非宜良孺所以外遷
也紀遊氣啟山川能約能贍當是柳家家
風治行諸記則國子之政傳以左氏者也
夫爲民興利芟狼莠而良稼是滋寧獨善
爲宰宰天下可矣兵家所採僅百餘條而
古今名將之機權指點片言倍生氣色昔
人謂孫武子十三篇文士亦當盡心予于
劒草亦云然蓋良孺少有異稟骨力堅凝

浮視世態而不浮視文章其於文章浮視
迂踈而不浮視經濟雖蚤貴耽耽向學自
天文曆象及形家諸奇書靡不總制清衷
妙有融會故展采錯事與吟詠揮灑共閱
一機真氣磅礴令予能作治平想則良孺
之繫於世者重矣往者余好張肖甫集其
才氣固似良孺少年令滑神君者稱與長
興治狀亦畧相當撫越誅畔卒功成談咲
而威名晚暢於邊陲此亦文士之雄也良
孺厚自期待擬以肖甫得毋夷然不屑歟
迺予志予所好類如此
已未至日書於隻立軒

綠雪樓集叙

江南數十郡令以神明著前則左司馬楊後則熊而土人之奇態異甚甚于楊允傳記所載發摘隱伏謬巧奇譎非意所及輒緣飾附麗入之公爲美談其爲物情傾注如此而公時時言吾稚慕漢吏破觚斲雕

綠雪樓

叙

乙

猶先王之遺也入閩乃得覩所爲綠雪樓集凡八種龍門鼓篋京兆探鈎韓公子發難賈太傅揮涕劉宗正封事張平子靈憲佐之陶常沈謝占筒扣鉢陸離光怪不名一家吾總而括之曰漢語已而曰蓋其氣然嗟乎文學政事兼長聖門所難于公兩

擅是有質焉非可模擬而得也談藝家宗

西京碩文各道其衷所獨喻者光乃輝然而特見不者組績湊泊物而不鮮至其氣之深厚淺薄莫曙所由忽然而成像根乎性命其稜祥以取之雖已亦不能喻是安可飾耶漢才近古莽莽能自遂其膽任欲

綠雪樓

叙

二

過周其馴弗如經術守師說吏以法爲師取立斷目無貴倨任子降胡受遺輔政武夫起廝養便能將數十萬布衣權連郡國一牧羊豎猶隻千古借箸而談必宣鬯本末究之如所畫氣足蓋其才不紆回貳適故屢險如夷隨舉一案便令人色飛魂動

且駭且愕後人能窺其影象否而動稱西
京碩其質安在公爲令致精覈碩恒多暇
日不屑屑毛舉鷙擊意常主寬和民自不
能欺治盜道不拾遺且及旁郡義興義興
人德之碩弟擒魁宿餘黨以次縛率先得
其主名厚善贓跡委悉又善馭豪敢游徼
捕輒得不連引一人故婁擒劇盜而邑常
晏然山堡荒僻惕息常若令至然寔坐縣
中自如大猾小偷可指數出不意致其豪
把其陰重罪令詰盜湖濱自贖湖靖不波
所劑調賦役至令他郡邑引領望安得熊
使君法著爲令而民庶有鳩乎入司兵垣

所條上九邊扼塞險易道里所由若縮地
聚米一目萬里不殊几案間談戰守機宜
皆洞窾會救弊必削根株柰何責武臣以
死而甘其賄請自部科始莫令以環瑱通
相問也唯遼具獨䟽中言挑釁輕戰之害
後卒如所料云抨射無憚貴介有奧援者
碩常以禮義薄責令自裁不至絕痛彈事
第取顯過有聞彰徹者不挾撻苛細所糾
半伸半不伸旣以奧援免且用爲遼大將
竟踉蹌不任歸至是公言愈益驗取公掖
草與近時章奏並讀夏然殊異盖公之言
曰告君自有體爲隱爲詛吾不敢觀夫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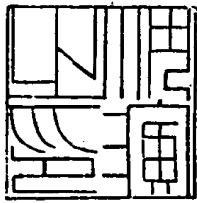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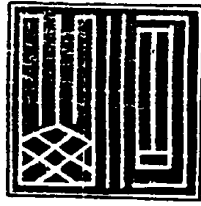
轅樹威計數表察與亢厲搏擊為名皆中
有不足而客氣勝也才有餘于事故不盡
術氣有餘于才故不究勢中常有尺度規
矩以自程斂亦其氣閒靜以取之此固漢
人之質也語安得不漢公文枕藉西京一
出一入純用漢法苟非其質誰能飾之吾
終以瞻任當公西京名碩間矣

綠雪樓

叙

元

舊治友第沈演



綠雪樓集跋

瀕濠靈氣鬱勃為文賁之錄曰天文以察
時變人文以化成天下自墨卿騷客餽釘
剽摭衿名墮玷而此道幾小夫黃初之業
猶稱經國矧主焉者乎無關於世焉用文
之此匪才茸夫亦識渺讀

後

一

壇石先生諸草而有感也蔚不文不能言
其文之所至第見來乎所自來往乎莫圍
所以止繁垂言約處語境之必窮而象之
必像在

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浙言浙在閩言閩在
邇言山在海言海各省其地其時其人其

事而紆徐出之濛乎濛乎汨汨乎濟乎有
所觸無所藉有所乘無所闕大者若天上
鴻流道崑崙排龍門百折而奔歸墟小如
盪盪芥舟方圓恰谷試櫛比其字句而曰
孰左孰莊孰史孰漢惡乎知之夫不可知
者有無離合之間所以蔑不有不合也知
賈長沙之痛哭晁大夫之譚塞下趙營平
之方畧者可以讀掖垣封事矣莫俚於錢
穀簿書莫獮於戈鋌刺擊然而考工之刻
畫也鹽鐵之辯也牧民山高始計謀攻諸
篇之幾頡頏也卽箕嘯咳唾宛覩河東小
記肩山小品蓋先生曰吾僅能規規而矩

矩焉能不素此素之精義也韻言則古詞
之爲目也鉅孰有過沛橫汾擊筑易水之
概如是也者銃歌橫吹雜曲不爲歷下臨
摹而情語婉娈選體芬逾康樂逸婉嗣宗
近體上下輞水新鄉間不能言其所至抑
有感焉東事在乙丙時襟肘未露先生抵
掌而策之若聚米爲谷形態洞著懸揣券
合類君平康節之布算且云願撫鎮道將
瞿然長慮除戎簡乘矜甲砥戟以待其來
決不可先動以虧萬全亦不可因其不動
而懈防守噫當軸者早用其言寧至覆軍
殺將墮城汰地慘辱如今日哉其詩曰木

葉中京舊黃龍古塞徧夷情如捕影虜勢
輒連天又曰漢取玄菟曾置郡唐因高麗
亦征遼只無國士能書雁那有胡兒善射
鵬輪將本爲邊防重搜括還憐野竈消但
願諸公憂

跋

四

社稷昇平蚤建答清朝噫早見之矣其弔
四將也讀之欷歔隕涕盖居恒寄興於湖
山耕釣煙雲花鳥者亦牢怪世外之致耳
而神脉所注似不減杜拾遺之憂國故亦
間詠少伯留侯長源稍托以見本色盖於
是而歎茲集之關於世也匪獨以才以識
也夫日月星辰風雨河漢天之文也時行

爲物生焉人文亦天文也不察時變者不
可以化成天下時變察矣奚化弗成卽文
之參伍於有無離合奚所不規規而矩矩
也夫墨卿騷客涸思乾慮之所得者視此
何如也

跋

謹跋

己未陽月之望長溪下縣令武林張蔚然

則草引

夫有物必有則豈惟民哉天地一大物也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敦化川流莫
不有則焉學者疑乎窮無窮極無極同乎
罔象之索玄珠則于何有詩不云乎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而方望之規八尺之表則
則者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之在彼柯
者也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以利爲本天
之高星辰之遠有自然而然之故在知其
故卽知其所以則並知其所以則則天能
遠乎遇學天官子疇入初亦喜言星氣及
避長安與博見疆志之士極議一堂之上

間嘗取腋于四夷之官補

天子之學而後乃知星氣之言猶疏也作
則草

萬曆庚申春仲書于福寧道署之逍遙閣

則草引

綠雪樓集

則章

豫章熊明遇良儒纂集

占理膚論

今人言天官俱以占星氣為急其所指
次率陰事理故首以膚論推明其不盡

賦也題
曰占理

天地之為物也理為之理至隱不可推見而費于氣則
有象費于事則有數彼為理外象數之言者非象數也
人身戴圓履方身附天地抱魂載魄身合天地二而一
者也明乎天地之為物與物身者不悖斯進於格物矣
黃帝以來天地物類之官神聖所以範圍而曲成者若
方圓之有規矩罔或外焉世運遙降聰明日繁論者日
則章

廣春秋戰國以來祖丘稷下談天雕龍鄭圃漆園蔡玄
標異轉相酬效邪說颺興舉兩間之真象致悉掩于恢
奇要渺寧復有天地哉夫象不真則氣戾數不真則事
詩氣戾事詩則理反于是乎弒逆公行九法淪壞天地
惡而伐之以好還之道誅無君無父之入而又假手于
秦火痛斷誣天罔聖之學懸象闔而恒文垂燹倫歎而
舊章缺于是神聖統理之官觀象法類之意漸以湮沒
而人傳天數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
雖皆祖禪竈甘公唐昧尹臯石申之遺意然占驗凌雜
米鹽而急候星氣浸假令兩儀不貳之理同于雞占鬼

卦先王敬授人時之曆亦舛午不合矣無論其他即司
馬遷世掌天官其書亦多舛駁如河鼓不欲曲心星不
欲直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之類班固沿之未見匡改
如句信維散龜鼈不居漢中諸語皆幾以經星為可移
矣晉書唐曆紕繆更繁一行淳風任術遺理其于真象
數安在哉有宋諸儒研精理窟望氣用數得失平分河
南紫陽神主壇坫皇極經世之書具在皇帝王伯元會
運世任意配合求之于理鮮有獲焉萬世以後誰為證
案紫陽箋註經書素王羽翼語類雜出門人理氣之論
尚無一歸而宋志占詞又未免同漢儒之凌雜也然則
則章

廢占候與曰何可廢也氣為真象事為真數合人于天
而真理不燦然于吾前乎今時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剿
襲陳言靈臺類占徵應雜奏莫適所從良由不揣其本
僅齊其末皆不足稱天士之選也愚一言以蔽之曰天
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者
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蒙氣俯識亂
事而權衡其理則天官備矣

占理演說

膚論以氣配象以事配數皆據理推原
而語焉未詳其義恐時再作演說無二

或問曰盈天地間皆象則盈天地間皆氣天地之氣宜

無不証天地之象宜無不定而勢曰太垂象見吉凶何也曰繼諸太身脾氣病則黃色動求貌肝氣病則青色動于貌腎氣病則黑色動于貌若有喜慶患廹之兆額潤頰明亦復如是華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洲止中洲東西南北國用有云云百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當生親諸苦切不祥境界或見立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瓊瑛等字飛流須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蓋氣由地起如此地有吉氣上徵爲青雲紫氛龍文霜彩太在氣中生養自有賢聖豪傑挺生有凶

被勲華之德行揖遜之事醞釀宇宙太和元氣故彼其時便能立地平成之事業後漢唐猶慕先緒敬仲尚復興齊教稼穡契明人輪殖生民教民之事業醞釀宇宙太和元氣厥後商祀六百周世三十及桀紂而以塗炭生民爲事其數應窮便致湯武放伐斯固事數相根而氣操其關焉者也不獨地氣天氣亦然如中國處于赤道北二十度起至四十四度止日俱在南既不交其亢燥距日亦不甚遠又復資其溫煖稟氣中和所以車書禮樂聖賢豪傑爲四夷朝宗若過南過日太暑只應生海外諸蠻夷過北遠日太寒只應生塞外諸達

後又安得有我

明之聖神御世寰宇同風哉若夫興廢實開質文凡開
天草昧之朝臣民甫脫于金戈吮啞父子離散之餘得
食卽飽不復思膏粱得衣卽溫不復思文繡得寢卽甘
不復思帷帶自然而無乎不質承平一久家室葆就不
知有金戈吮啞之苦聰明志巧日習日增情欲取極何
所不至將有厭膏粱不足食文繡不足美帷帶不足御
而天地之氣亦不能供其所求上貪下盜莫所底止又
必釀出金戈吮啞父子離散之事然後聖賢豪傑起而
收之方能返于粗衣飽食甘寢之故于時臣民亦不復
則草

知其質之如此也由是而觀質文有定運興廢有定數
皆自人事釀成當興之時天地如律回陽其氣條達鏡
重磨其象宣朗廢之時天地如律窮陰節其氣鬱閉鏡
蒙塵垢其象湮闇蓋此千古至定之理也占候和穰豈
非小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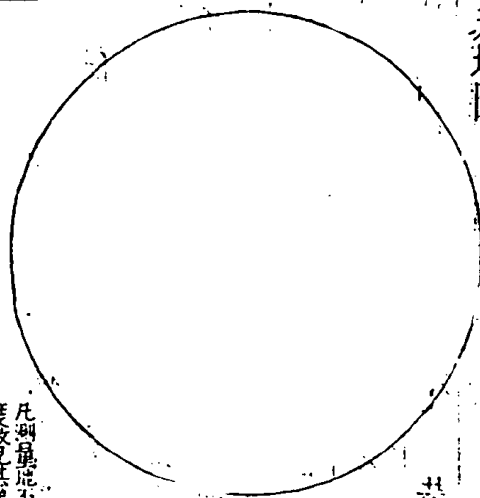
天地定體前論論說所以開世之小占天地者此後隨列兩間之定儀定理庶幾于格物之學也無言占矣

天覆地載自位言也天圓地方自德言也其實天地皆
圓體地在中只一點適天之至中處如彈丸然確然
不動天行一日一週地球圍九萬里徑三萬里半徑一

萬五千里爲地面人所立處天大三百六十五度地不
及十分度之一從人所立處際天左上下各九十度
人目所見止半天從地上虛空處看天便是天體大于
地如許上半如是下半亦如是故見地之確然在中也
何以見地止九萬里也以極星驗之假如往北行二百
五十里極星便高一度行二千五百里極星便高十度
北京極星高四十度若從北京再北行一萬二千五百
里極星便高九十度在天頂正中再北行極星又從中
漸低無北極過南南極過北之理地圖故也夫二千五
百里差十度則二萬五千里差一百度算至九萬里則
則草

三百六十度週而復始矣此所以知地之爲九萬里也
夫北行二百五十里極星便高一度若東西行就是將
九萬里都行盡了極星却不過東西一分者則星大而
地小故也南北移者人循地球經線上行天頂不同若
東西原只在地球一條緯線上行所以任行九萬里而
北極無偏東西之理地球四面窪者爲海水突者爲山
平者爲田地人所住立皆依圓體以天爲上卽人不及
見之地足趾相對彼仍以天爲上不是平行人須大着
眼合山河海水夷夏做一彈丸看則得其解矣西方人
泛海至大浪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與北極出地三

天地圖



凡測量地不測
度故觀其竿亦
天大眼可見也

千六度地方足趾相
對卽今之陝西也瑪
八作南極出地三十
二度則又與南京相
對矣如上圖大圓圈
爲天中一點爲地然
大圓圈四面皆視此
一點爲下施者如此
其大受者止此一點
妙矣哉至小爲至大

則古

之樞也或曰地既虛空懸着且質重濁不虞其墜且倚
乎曰天包着他元氣晝夜運行四面都是上無可墜處
又在天之至中亦無可倚處分定故也地既虞墜虞倚
則日月如此大且時時飛動亦虞墜虞倚乎譬如鳥飛
魚躍人豎竊橫各有定分有定理自然而然不得不然
者也

格言考信

格言者古聖賢之言散見于載籍而事理之確然有據者也夫不尊不信無微不信尊而微矣竊附于好古之述或不爲妄作也

岐伯曰地在中大氣舉之黃帝素問曰積陽爲天
太玄經曰天渾而攪故其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

遲片王蕃渾天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東南西北展

轉同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老子曰天得一以清

朱子語類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

天包乎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水橫渠曰地對天不過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純積剛運轉無窮包地之外河

津薛氏曰地比于天特不顯微塵耳

渺論存疑

世矣然多才士寓言學人臆則揆之于理殊
扞格不洽心所未安何故附會
故目之曰夢論明乎其不經也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北陽極于亢故天周九九八

十一萬里。渾天儀曰：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

則古

載水而浮

天表裏有水此渾天陋說
如其有水便不可渾矣

王充論衡曰天平

正與地無異若覆盆之狀淮南子曰昔者女媧氏煉

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
列子曰共工氏

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

北日月星辰就焉地缺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朱子語

類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者蓋

是乾耳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者語類是非相半由門人見

天文錄曰天如散車蓋南高址下

定天列象上半五下五

日月五星列宿自公眼下觀却像是一層位置然實不

是一層如至京師中間有許多省郡一般月最下辰星次之太白次之日次之熒惑次之歲星次之填星次之經星次之月離地中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餘辰星離地中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有餘太白離地中二百四十萬六千八百一十一里餘日離地中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熒惑離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歲星離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填星離地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七萬五千六百四十四里餘經星離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外即係一日一周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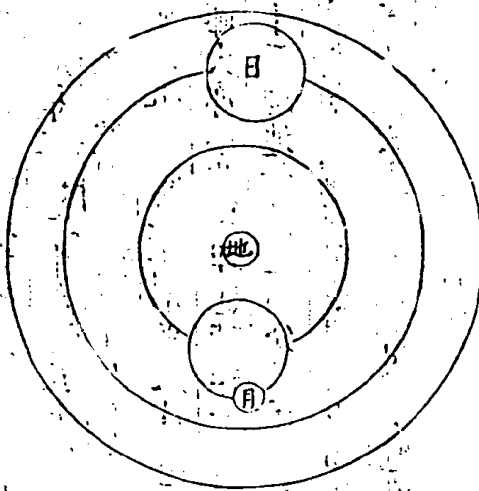
則章

九

包絡轉運此天離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餘其遠近各有測算之法蓋諸星之體甚鉅只因離地絕遠故入眼見得甚微若從星上看地決如一塵不能見矣經星之體分爲六等上全徑大于地全徑二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次等大于地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大地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大地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五等大三十五倍又八分之六等六十七倍又七分之七曜之體惟日徑最大徑大于地二百六十五倍八之三填星全徑大于地九十四倍半熒

則章

此日月星辰之係日高行黃道之月低出入黃道如指環然其月地遠小畫圖不得大耳



惑大地半倍地大于太白三十六倍二十七之與地大于辰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倍地大于月三十八倍又三之一然則日大于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之二也此俱有測算法不爽人目所睹近者雖小亦大遠者雖大亦小此定理也試作一圈如天地形天分三百六十五度地一點上亦分三百六十五度則天上一度便容得幾十個地矣或問何以知其里數地上一度二百五十里天上一度容得幾十地地全徑九萬里積而算之大畧使可觀也試立一表候日月俱升至三十度月影肥而長日影瘦而短豈非日遠而月近之故乎或又

問小兒論日出日午中邊近遠之說如何曰人在地上天頂與東西際俱各九十度朝日清涼斜照而夜氣初開與午日探湯正照而晝氣暄朗此義易明惟邊大中小少費詮說凡地面上各有浮游濕氣擁抱

厚千餘里當年直視浮氣薄當年暮旁視則浮氣隨地之所際如東過至中心地有二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則浮氣亦有二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故日月之大與星辰之潤皆為氣所影近如帶眼鏡看字字畫便大試將空孟置錢其中從人目不見處安定斟水滿孟錢自可見是其微也究而論之天頂在地面上起算更無占數若邊際還遠中心二萬二千五百五十里以地之斜占數也在善算者得之

格言考信

中庸曰不見而章又曰高也明也又曰道並行而不相

則此

二

悖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周易曰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 劉氏正歷曰日者群陽之精眾貴之

象也 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 管子曰盛魄重輪

六合並照非日月能乎 張衡靈憲曰凡文曜麗乎天

其動者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迴 春秋說題辭曰星

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曰

生為星 物理論曰凡月與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

光

渺論存疑 如左諸說論數懸絕皆臆摩耳

曆紀曰天去地九萬里 河圖括地象曰天去地二億

一萬六千七百八十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 河圖提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天可倚杵洵莫知始終 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徑千里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 徐整長歷曰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高于地七千里 淮南子曰日中有駿鳥 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徑五十里小星徑三十里北斗七星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 程子曰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 朱子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 佛言離垢國天人纖盛琉璃為地

則此

上

有八交道黃金為繩以界其側 此同注

定天重數

天有元位元氣形結色異精密如慈頭

微故清宅不

毀萬象為章

天之倉倉者從人眼上視似只一重然吾儒言九重西

域人設十二重俱就七曜列宿展天行動之際測算出

來殊皆有據愚謂元氣層層其入目所不見之星象尚

多重數亦未可定但就有象者按之作吾儒九重之解

其一月天二辰星三金星四日輪居中位照映世界萬

象取光五火星六木星七土星八列宿以上八天皆自

西旋東行有遲速速則如月天之二十七日一週遲則

如主星之每歲八十一週與水火金水太陽載在臺官
者晴人亦能知知之而不知列宿天亦自西旋東亮時
冬至日在虛七距今四千三百零四度六十度
大約三萬四千三百零四度六十度可見其行最
從自東旋西而周帶動列宿七曜天俱左旋所為
宗動天也左旋謂天以南北極為軸以赤道為天腰右
旋謂天以黃道極為軸偏南北極各二十三度半以黃
道為天腰難者曰七曜列宿豈不如鳥飛空中魚行水
內安得復設一因以麗之曰萬物之理靜者獨有一靜
動者獨有一動未有息之內能動靜互見未有二動
則草

也夫日平行日一度一歲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
分半歲宜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
宜亦然乃大統曆太陽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恒多八
日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恒少八日春秋分者赤道黃
道之交天之半也而日行有多寡何居乎蓋二分之
界限乃地心與一日一周左旋最捷之宗動天呼中對
心處而日天之心則與左旋天之心不對每過北八度
故春分至秋分必遲數日乃可及秋分至春分必早數
日乃無過也此義雖星官曆士鮮有明其解者不但此
也余嘗在京師與欽天監官周子愚論歲差之理彼但
則草



地無此大像
海山河之像
不得不稍大

拘世儒腐說以答曰
天老日行遲陽漸衰
故也真可一笑二至
二分乃黃道四分平
等定限日不到那限
上自然不分不至如
何說得天老陽衰實
列宿天漸漸過東如
堯時虛宿在冬至限
上者今已東移六十

度冬至限恰直箕四星從堯曆行筭至二萬四千年依舊在虛宿冬至矣此實燦然可據非如宋儒之猜忖也
格言考信

楚辭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太玄經曰天有九天兵法曰動于九天之上張衡靈憲曰道幹既育萬物成體于是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于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斯為天元道之實也天有元位

渺論存疑

宣夜學曰天無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中山海經曰倚天山蘇門山日月所出又曰大荒之中湯谷上

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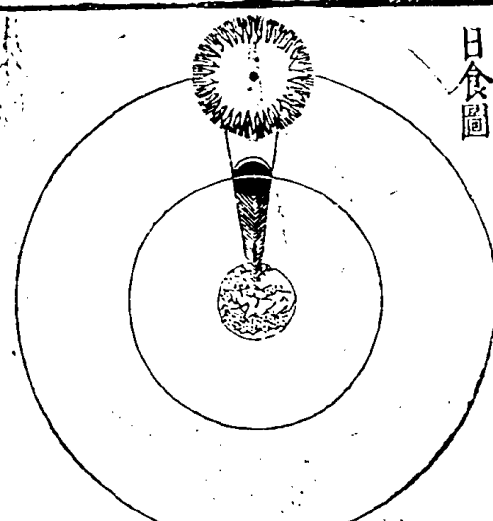
五

有扶桑木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焉淮南子曰若木端有十日其華照地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飛鳥相似佛言須彌山日月相為避隱分晝夜佛以無邊淨華眼也看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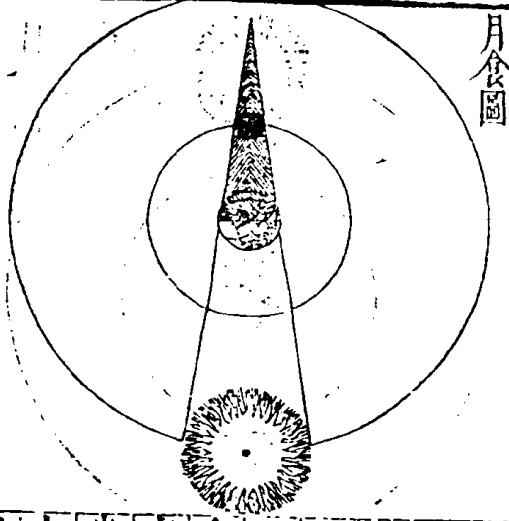
日月交食

日在月上溯而日月行度南北同經東西同緯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固也惟望而月食日在地下月在天上儒者謂月九日而月為之食曆家曰閏虛問其何以亢何以閏虛畢竟不能置對殊不知月星皆借日為光日在地下月在天上經緯皆同則地影適遮日光月不受

日食圖



月食圖



光而月為之食然朔不必皆日食望不皆月食何也蓋經度同而緯度不同故也日正行黃道一線萬古有常月則或南或北故同經不能同緯日體大地體小若不同緯便為日光射及然普天之下食之時與食之分數不能盡同以地面早夜不同日月行動故或曰星月俱借日為光地影既可以食月獨不可以食星乎曰諸星所麗之天距月天甚高日光大地影小過月以上則暗影漸尖細至于星邊地影不及矣

然金水二星亦在日下地球大于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大于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是金星大于月輪月既掩日金星過即下獨不掩日何也曰凡物以形相掩非惟論其大小又當計其遠近近目者愈近則愈掩如以一指置睫間宇宙可蔽及其遠也雖泰山不能掩金星雖大于月乃在月天之上去人目甚遠故不能掩日月雖小于金星去人目最近故能掩日光也

格言考信

朱子語類曰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日月相會時日在月止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

則草

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于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朱子詩經十月之交註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

渺論存疑

淮南子曰麟陽則明月食 朱子詩經十月之交註曰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爲之食 月在地下請問月如何九日而月爲之食恐然陽先生也辭不去此解得去者便做得像誠請做一亢日圖虛之象如何

晝夜長短

晝夜之長短由于日之出入指出入悉舒縮由于南北極出地之高低非國處赤道之北恒不見南極惟見北極故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推而論之如在海中閩廣以南滿刺伽國則南北極皆相對比地其人正處赤道之下地著熱晝夜恒平漸次而北如廣東廣州府北極出地二寸三度半夏至日五十三刻十一分爲晝餘四十二刻四分爲夜江西南昌府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夏至日五十五刻七分爲晝餘四十刻八分爲夜視廣東晝夜長短差二刻南京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夏至日五十六刻六分爲晝餘三十九刻九分爲夜視

則草

廣東差三刻視江西差一刻山東濟南府北極出地三十七度晝長五十八刻四分餘爲夜即晝長于廣東五刻示江西三刻于南京三刻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其晝夜長短所差愈多彼唐史所稱鐵勒部夜煮一羊解適然而天即曙者當是北極高六七十度處之夏至時也若冬至日然一羊解而天即暮可類推也倘距北京一萬二千五百里則北極高九十度以赤道爲天弦矣春分以後晝晝日在赤道裏從天弦旋轉如磨秋分以後晝夜日入天弦下旋轉此又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聞其地爲水海極冷則南極之下亦可類推總之遠于日

故也今曆家所定冬夏日出入時尚是就南京舊測量
定算而未能隨地明其差數然正朔宜壹此又勢之不
得不然者也試作一渾儀從南北極度數升降而審視
之固若函蓋之合即用簡平儀隨手隨地測之又無不
然也山西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八度陝西等處主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河南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浙
江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度湖廣主北極出地三十一
度四川主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半福建主北極出地二
十六度廣西主北極出地二十五度雲南主北極出地
二十四度貴州主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此以南北較

則草

元

長短天下不可一律如此至于東西日月諸星雖每日
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而東方先見
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如有人居東又一人居
西東西直相去試七千五百里則東人見日爲午正初
刻此際西人乃見日在禺中爲巳正初刻也周天三百
六十度每度爲地二百五十里若相去百八十度則東
方之午爲西方之午相去九十度則東方之午爲西方
之卯普天之不時時晚時時午時時日晡時時黃昏時
時夜時各於其地作如是觀

格言考信

易曰天地設位而場行乎其中矣又曰觀天之神道而
四時不忒又曰澤火革君垂以治曆明時周禮曰太
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
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陰范承計然曰日行天一
度周而復始朱子語類曰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
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面亦許多

渺論存疑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方山上有青松名曰拒格之松
日月所出入 朱子語類曰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

則草

元

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此是不曾看北極橫渠曰天左
旋日月亦左旋日月不左旋此理易明乃橫渠亦作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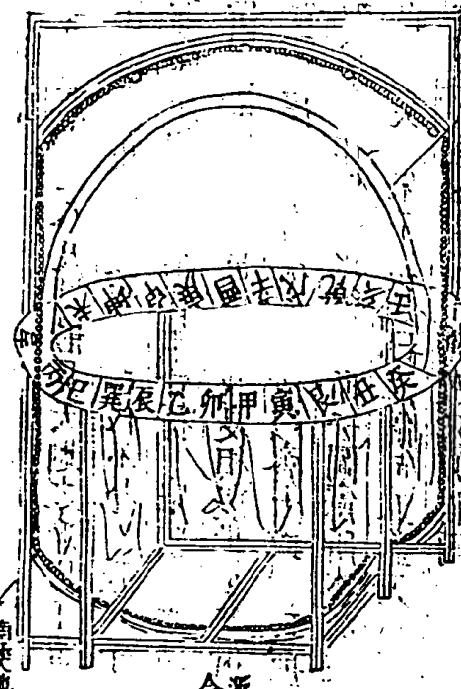
山經星位置

凡經星以二萬四千歲一周天是爲歲差蓋亦時有移
動但其移也密百年之內所差未多故可以定儀取之
其細古稱萬有六千五百二十可名者中外星官三百
六十未易悉列然品其光曜約有數等今畧舉天者一
二以俟宵測欲置渾儀其法取各星入宿所當之位爲
經緯離北極爲緯合以黃道過宮之經與離赤道南北
之緯如數安置用銅輪轉之可與天行不悖

[illegible]

四十六天橋南星	箕	三度	四十分	三
四十五河鼓中星	斗	十八度	八十三度	一
四十三織女大星	斗	二十度	五十二度	一
四十二奎星	女	二十度	四十七度	一
四十四天鈞大星	虛	二度	三十三度	三
四十五壁西星	虛	三度	一百九度	三
四十六危宿北星	危	初度	六十七度	三
四十七室宿北星	室	初度	六十五度	二
四十八室宿南星	室	初度	七十九度	二
四十九初林大星	室	九度	一百六度	三
二十八宿定度				
箕九度半	斗	二十三度半	其三度太	牛七度女十一度
其二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十二度太	室十八度少壁九
入于宮	度少奎十七度	太入戌宮	委十二度	少胃十五度太
太入酉宮	度畢十六度	半入申	甫五分	參十一度少
井三十一度	八度少	鬼二度	柳十三度	入午星六度少
張十七度	太入火	翼二十度	軫十八度	太入辰角十
三太度	太亢九度	氏十六度	半入卯	房五度半心
參度少	尾十度	公度		
四十六渾儀圖說				

欲求海外四夷之天晝夜長短之跡只在軸間低昂耳



運儀天地合象圖

南焚地

三

則草
格言考信

蔡邕曰渾天立八尺圓體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 張平子作渾天儀璇璣所加其星集皆如合符 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曰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敘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 朱子語類曰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個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着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總之璇璣玉衡古義和遺法也

渺論存疑

周髀術即蓋天說天圓如張蓋地方如基局天旁轉如推磨石而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極在西北是其效驗 極在西北之說最可笑 試比面仰首一望何如

平儀圖說

此儀古所未有彙史亦不經見有之自萬曆中西極人來始隨地隨時可以量赤道出入極星高下得晝夜時刻明海外諸國日出入之限兩盤旋轉地形畧如軸心因以見大天包小地之像土盤從中心直銳者為天頂即入在地上頂立之像用有數十件不能悉紀其法以

則草

三

上盤加下盤中心釘一小軸上盤一半空圈即天下一半平實即地地上朦朧影十八度蓋日出入有昧爽黃昏也如欲知時流以儀上二規窺仰視日景俯視軸心垂線在何度分隨將上盤移轉如本地方北極出地之數觀其上盤橫線與下盤黃道上節氣線交加即本時本刻他如以節氣于正午量日得赤道離天頂之數即北極出地數以上盤加北極出地處處隨節氣隨地方即現日出某時某刻入某時某刻久夏長短之度瞭然可見觀朦朧而知昧爽黃昏隨處隨節氣不同將天頂徑指赤道則知南海滿刺伽之國無冬無夏晝夜平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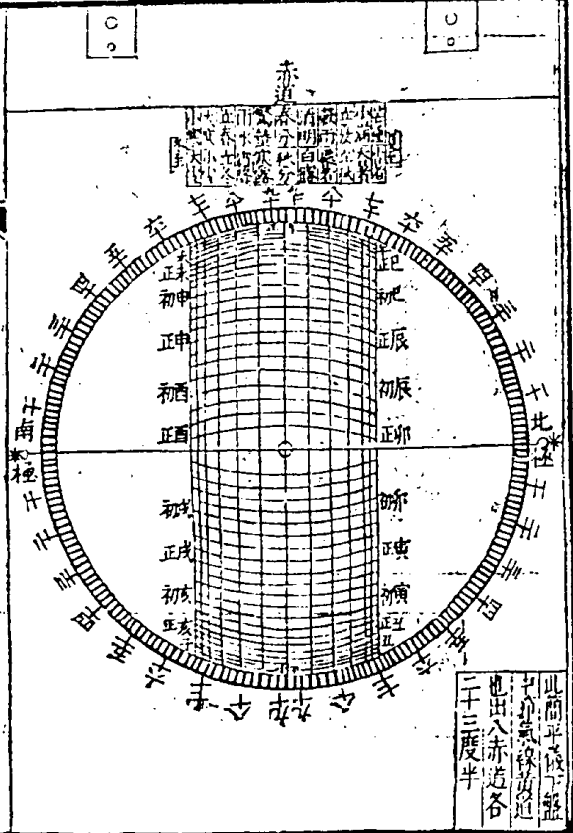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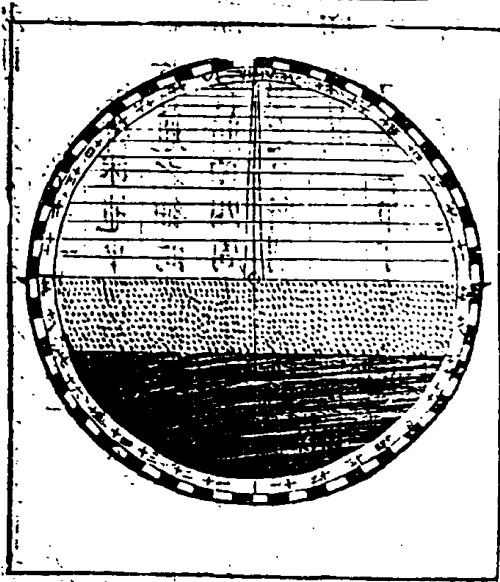
兩春兩夏兩秋兩冬光景將天頂徑指北極或南極則知此處以赤道為天弦半半一晝半半一夜隨度不同以活法該定理不能殫述地平與天際同大者又自人眼論不得不爾其實地之細尚比不得軸心一點也天頂無處不中隨人首所頂四周上下更無偏倚以天地俱圓故教之至即理之至所謂苟求其故雖天與星辰之高遠可坐而得者也

後三圖總一儀名曰簡平即打扁之渾天儀也袖藏以行天下隨時視日視極最為方便最為確當教之至豈非理之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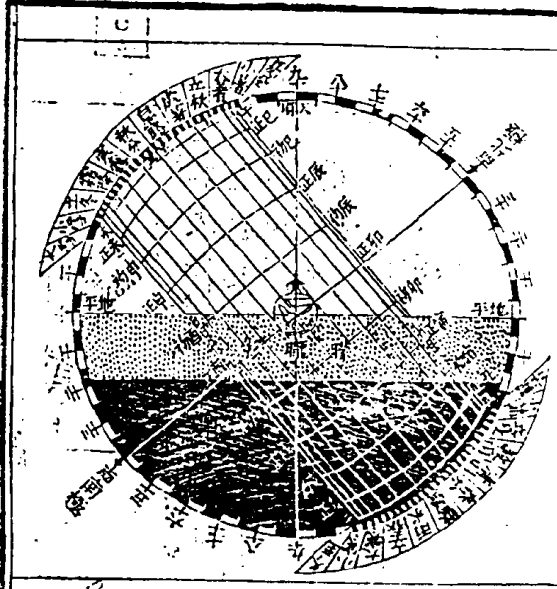
則直

三七

此簡平儀上盤其大鏡為天頂其半虛者天覆之像半實者地載之像此自人眼看天地故特天地平圖以分晝夜十八度際影黃昏昧與之



此簡平儀上盤其大鏡為天頂其半虛者天覆之像半實者地載之像此自人眼看天地故特天地平圖以分晝夜十八度際影黃昏昧與之



此簡平儀上盤其大鏡為天頂其半虛者天覆之像半實者地載之像此自人眼看天地故特天地平圖以分晝夜十八度際影黃昏昧與之

格言考信 卷之十一 之氣而動
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觀象設教效法時變伊
川曰天地無道而非中蓋經世書曰圓者徑一圓
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圓四運之則八地晉書曰宣
夜庭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多所遺失釋迦如來觀
音手大千世界如芥子許以兩神臂一而指之
渺論存疑小曰以口說而不可得也
呂氏春秋曰白火之南建殊遊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
中也大論衡曰儒者論日日出扶桑暮入細柳
詩曰三五變化火土釋曰曰火土
儒曰五行金木水火土釋曰四大地火水風西方之人
曰四大元行水火土蓋以金木在天地間不能敵水
火土之用也故邵子皇極經世書取水火土石四配
剛不言金木曰風曰烝總不外吾儒之所為二氣也氣
行變化各有定理即愚者之所怪智者之所揣聊舉其
尤無可怪無俟揣也夫金者土之精木者土之毛雖其
德配春秋然麗質而生無騰踴變動之象不必詳論石
亦土也更不必盡言邵說姑即水火土乘烝之土際上
蟠發為化育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詮說之
詩言風言雲雨露

風屬火火在天地間挾承土之氣而動若其氣滯而
則水亦偏勝多為雨故其氣疏越而燥則火亦偏勝多
為風火鬱積生騰炭生無濕氣以吸之地下又無濕氣
以助之所以橫驚披叫震摧怒榜如人之噫也噫隨地
氣所在不同氣重厥頭輕為未雨屬火土氣本濃滯
日為火君照熱年塗以感動火氣火炎上而水土之氣
隨之氣行三際中際屬冷氣并離地漸近冷際是冷是
濕結而成雲雲凝稿日氣下隔火氣冷濕相盪相薄勢
將變化勝者為主雲至冷際本多濕情濕情若勝即化
為水水既成質必復手地是之為雨雨中有土原挾塵
則草
土而上也如人身悲心感則淚迸欲心感則精逸愧心
感則汗下所為水中有火乃焚太槐此定理也正如蒸
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雲之象也上及于蓋蓋是冷際
就化為水既已成水便復下墜雲之行雨即此類焉若
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重升即為風日所乾迨至夜
時升至冷際乃凝為露夜半以後去昨已遠寒氣微深
亦如一歲之寒盛乎日至之後也當其寒時氣升稍重
故晨露尤繁夜有烈風亦受風損故風盛即露微矣若
晨晨大暘無濕氣則夜中亦無露焉然亦有密雲不
雨者旱雲益旱者何也曰氣升不等所具元行各有偏

勝氣升之際惟帶熱乾不帶熱濕如早暎之時雲起于地孤行獨上雖至中際無有濕性與相協助或遇大風飄散其火故多而不雨所以晴日雲高而反不雨大旱之年山雲屹峙時行復散失徒見流光有曜其明也若氣行大體濕情既多雲起于地遇其冷意不能直上遽化為水故雲近于地反得雨焉每有高山之上俯瞰雲雨皆在其下視震雷如水發漚也

格言考信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宋玉曰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禮記曰天降時雨

川直

山川出雲 周易曰坎爲雲 說文曰雲山川氣也

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兵書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大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 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論衡曰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生 蔡邕曰露者陰之液也

渺論存疑 王國維之說謂雷爲雲中之火 春秋文曜鉤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士璫中有荷斧之天狗軫而躡躡曰金龍騰雲而雷出焉 雷屬火春夏地氣上升皆因日近照地成熟日爲火母正火正親騰踔而起又挾水土之氣合逆上冲火性專直既欲發越又被濕雲水氣圍抱壅隔陰陽相薄激而成聲如金而奏水覆以釜蓋沸湯湯其勢然也水土之氣挾帶微質器如硝磺來勢發越遂其質氣閃爲電光火迸走騰土經火煉凝聚成物物降于地是爲劈歷之楔矣或曰人間畫雷象如鬼神狀又有見雷如飛鵝形者是耶非耶曰氣之所聚卽化爲神如人身氣旺便有神壯天行元氣豈無神司偶落凡目變爲影像是雷之神非雷之體雷體在火故電光可見而雷不可見畫者作持斧椎鼓狀世俗之陋也 格言考信 莊子曰陰陽交爭爲雷 易曰雷地出奮豫又曰雷風相薄 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史記曰霹靂者陽氣之動也 說苑曰電陰陽激耀之論 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晶晶爲連鼓又圖一人若力

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世人莫不爲然原之虛妄之象也班固雷電輟重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

彗 字 流星 隕星 日月暈

彗屬火火氣從下挾土且非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此二等物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止之土輕微熱乾畧似只煤乘勢直衝過炎便燒狀如藥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大盛者有聲有迹下復于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楔同理今谷處隕石初落之際熱不可摩如挺器初出于陶焉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于火際

則章

彗

卽成彗字火氣相從如增薪添油故彗漸長字漸大然彗本必向日晨見東方則西指夕見西方則東指火從陽也附麗既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故彗字無百日不滅者或曰若是則彗字乃地出非天降也何以有經緯星自字如史載星字大角大角以亡之類者乎曰彗字止從晶字成象不能至星月之天而隨天左旋大氣所鼓試以彗字之度與星度易地量測其度必不同也星索大角大角以亡當是字氣爲大角所吸從下遶上故大角以亡如日月之暈亦從地上發氣爲日月所吸其暈甚低如石里內外便有此方見暈彼方不見暈者抱

珥背缺理可同觀楞嚴經曰燈光自如人有珥背則見圓影猶如珥背之理亦自如此方國主威存惡緣則怪雲變氣互見彼方國王固自不見

格言考信

天文志曰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熒熒中天聞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而長庚如一定布着天星墜至地則

則章

雪

渺論存疑

淮南子曰晝隨灰而月暈缺 孟康曰歲星不見則變爲妖星 班固多以妖星爲歲星所變太案鑒矣

雪

雪與雨同理亦挾火氣故將雪之日必先微溫不溫氣不上升也天有三際近地之際率皆溫際惟溫則能生萬物溫際以上則爲冷際無冷際包裹則溫氣直散不復有溫便無雨雪霜露之澤試在高山六月可以衣褚此其理也冷際以重復有火際是爲晶宇危火皆上騰由火之本所在出試如紙糊窗室外面大風作冷室內

偏溫外面日色盛暑室內偏涼此又其理也雪花六出何也曰凡物方體相等聚成大方必以八圓一圓體相等聚成大圓必以六圓一此定理中之定數也凡水居空中在氣行體內氣不容水急切圍抱不令四散水則聚而自保自保之極必成圓體此定理中之定勢也氣升成雲雲薄冷際變而戒雨因在氣中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併成爲點滴雨既水體既并復圓未至地時悉皆圓點冬時氣升成爲同雲遇冷而變亦成圓體既受冷侵一凝沍悉是散圓及至下零欲求歸併却因凝沍不可得合聊相依附求作大圓以六圓一即成

則草

三

花矣或曰既因依附求成圓體就不相合亦宜博聚云何成片而復六出平湊即合直湊即離其何故也曰地體不動天行左旋日行一周火在氣上亦隨天運氣體近地依地不動止近火者隨火旋焉冷際亦動動勢神速難可思惟有物遇之如鋸出屑雪既凝結受其摩盪平中湊合尚可自由直處逢迎勢不可得正如濕米磨粉易令作片難以成搏也

格言考信

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渺論存疑

洪範五行曰雨雪者陰之蓄積甚也春秋元命苞曰陰氣凝而爲雪語與專信陰氣不第云思言中道合

電

電理不明儒者或謂蜥蜴所噴或謂龍鱗所藏此真婦人兒于之譚也或者泥爲冬雲成雪原屬冷凝迺電亦水屬偏屬春夏坐是疑爲虫吐若爲虫吐而夏月有絕大之電傷及人畜壓損田苗長過縣里積厚盈尺則必暢大若雲龍飛千萬如後可或曰是既知其不然矣然則電由冷乎熱乎若由冷也冬何不電若由熱也熱胡疑水反理之由請聞其說曰氣有三際中際爲冷即此

則直

三

冷際下近地溫上近火熱極冷之處乃在冷際之中自下而上漸冷漸極三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即已變化下零矣不必至于極冷之際也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其力甚緩非大地興雲不能相扶礪以成其勢故雲足甚廣雲坐甚淺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漸至冷際漸亦凝沍因而結體甚微細也自餘二時凡雲足廣潤雲生遲緩即雨勢徐徐而漸微細亦皆變于冷之初際矣獨是夏月火氣鬱積濃厚决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足促狹隔壑分壠而晴雨異雲起全涌膚寸暫合薄澹旋盈蓋因其專銳故能遇至于冷之承際若升氣

愈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若其濃厚專直之氣遽升遽入軀附極冷極冷之處地亦冬之初際殆有甚焉以此驟凝爲雹雹體大小又因入冷深淺爲其等差入冷深淺又因于氣之厚薄故氣愈厚愈速愈速愈深愈深愈大也是以雹災所至自有畛畦雹降夏月火土之體加雪數倍雹因驟凝土隨在焉故雹中沙土更多于雪因其驟結并氣包焉故雹體中虛虛者是氣

裕言考信

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此語精甚宜其五行傳曰陰陽

相脅而爲雹 仲舒曰雹陰氣脅陽也

渺論存疑

伊川曰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則不可自有是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說理不去騎塘曰曾見十九伯說是如此然則鄉里父老說神說鬼遂皆可信爲經與伊川賢者恐後世藉口故徑黜之豈欺我哉

日在一邊雨在一邊人眼在中間看日雨之氣影射自然有者故虹朝西而暮東試于日在東時將一人西邊

噴水我從中間看其水珠皆成紅綠之象亦其理也對田兒虹而地處復有一虹者以虹影所自射地終虹藏不見者天地之氣收歛也

裕言考信

朱子語類曰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

色射散雨氣耳有通理語史記曰虹者陽氣之動

渺論存疑

春秋元命苞曰虹霓者陰陽之精似是非

天河

仰視天河如白雲之橫非雲也蓋小星密聚極其高遠

不能分別個數但茫然見其白而已與經星同天終古見其不滅于經星之度也

渺論存疑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河 集林曰昔有人尋河

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

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凡鳥鵲填河七夕乞巧之事皆詞人釋史語不信必

蟾影

月中有形質微黑者人以爲山河之影非也其實有常

如玉之有瑕也

如玉之有瑕也

渺論存疑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凡

鬼桂樹之說俱詞人影語

雨土 雨粟

雨土火氣挾土而上水氣輕微不能成雨土分濃重降下皆土雨麥雨莖者非真莖麥亦火煉土氣而成象其土之所產與落楔隕石同理夫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蜋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可類推也

格言考信

晉書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

則章

三

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垂危占之類推本史蒼頡置宇天雨粟鬼夜哭

天開 天鳴

俗所云開天門儒者曰天裂因解之曰天裂陽不足夫天而裂何足為天此亦火際偶然吸上土氣因而燃者放光與電彗孛長星同理其漢書所云天開縣物故見之瑩瑩然如金銀在鑪冶鎔躍之狀夜雞皆明者皆火鹿粘膩之氣而明也觀于晉書所記大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為二有聲如雷者三升平五年八月乙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夫雷為火部其為火光無

疑然亦不甚高不必天下皆見也天鳴亦只是火為冷

際所隔故作雷鳴若冲入火際不為彗孛則為天開矣

渺論存疑

晉書天裂君道虧臣下專又曰陰氣盛陽道微天開與電光同

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又曰萬姓勞厥妖天

鳴天鳴與雷同理不必聲合

地震

地如彈丸極重者在中心四面墳起有竅相通或如蜂巢或如菌瓣水火之氣伏于其中如人身之水火也儒者為地震陰有餘非也蓋陽氣噴盈欲舒不得舒如人

則章

四

筋轉脉搖亦與雷霆同理江淮之南少震以川瀆多能疏之雨澤多能洩之西北多震地亢而雨稀也

渺論存疑

漢書曰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經星無散伸之理

山飛 地陷

山豈能飛哉正由火氣鬱蓄地中噴盈欲上而上復為冷氣所錮不能發泄鬱蓄之極突机而起若人身生疽瘡然其為山體帶石者火燒土質而成與陶冶同理俗眼見其素無而有故曰飛來然必有迅風猛雨者是其火挾水土之盛也亦與隕石落楔同理但輕而上飛者

為落楔為隕石元行質重就地先成故為飛來山其地陷山裂亦由風雨理可反觀

渺論存疑

漢書曰紀星散者山崩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經星

海

造物之初渾淪剖判四氣之行各有本所火之體質最為輕妙居最上水之體質稍輕于土附地居焉惟地形質獨為至重凝結水下萬形萬質莫不就之水既在地地有崇卑海之為處于地甚卑故百川匯為巨壑也

則直

海潮汐

三

月為陰精水之母也凡寰宇之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月為濕本濕能下施故方諸對月而得水焉月既下濟水亦上行欲就于月故月輪所至水為之長而成潮汐也當潮長時江河溪澗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氣入水為之輕潮降氣出水沒故重今人以餅盛水每日權之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獨小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不覺海水既大灌注江河升降盈涸事理顯然故獨稱海潮也不獨水也凡水族之物月望氣盈晦即氣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又不獨水

族也草木百昌苟資濕潤以為生氣無不應月虧盈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主弦以後下弦以前不宜伐竹木以為材用如是者湯蠶生氣在中也下弦以後上弦以前伐而為材即不作蠶為少脂潤空質而已亦猶春夏氣滋秋冬氣斂斧斤時入之意也由此而言月為水主月輪所在諸水上升海潮應月斯著明矣

海鹽

夫鹹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灰鹵燥乾之極遇水即鹹此其驗也地中得火既多燥乾燥乾遇水即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

則直

三

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獨鹹味寄于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沉重矣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井隔之更鑿數丈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為斗門泄其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于地中為最早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中山島或悉是鹽故鹹重歸海海水為鹽也試觀人溺入汗俱作鹹味亦由火故理可類觀溺處生硝確為火藥亦一端也或因鹹既因火火因于日日遍大地大地之下悉有鹽乎曰豈不然乎蜀道鹽井三晉鹽池西國有海名曰地中實不通海而是鹹水西戎北狄多有鹽

焉

江河

夫水性就下歸于海矣江河視海為高水從高出何自來乎蓋江河者生于海者也何以知之江河終古入海而海不溢故知海水之下地脉潜通火氣蒸運復為江河也海水既鹹復為江河何緣得淡曰水為元行元行無味鹹水體從外合焉凡可合者即復可離海水入地經砂過土滋液滲灑去其鹹味且水性就下何緣得上或受日溫隨氣上騰或受月攝因時而長當其上時皆如蒸餾今用鹹鹵之水如法蒸之所得餾水其味悉淡

則立

故海水蒸雲海雲作雨雨亦淡焉有此二端故江河復淡也亦有山下出泉積聚成川沿流會合成其深廣今人疑江河之水悉本山泉不知江河之底以及平地隨處出泉開河掘井足為徵驗不盡由山若雨雪之山阜田原悉歸江河以注于海此理易明無勞詮說

格言考信

墨子曰江河不惡山谷之滿已也故能大 老子曰江河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釋名曰江工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官揚州其川三江 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 淮

南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說文曰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

渺論存疑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為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喘急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則江吐大貝 紀年曰周穆王東至于九江叱鼃鼃以為梁 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齊人王延年上書漢武帝請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湖中東注之海關東無水災北邊無匈奴憂上壯之然大禹所導恐難更改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河

則立

圖曰舜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柙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紫芝為泥章曰天黃帝璽

山泉

凡山皆以石為體自非石體昔當胚渾之際不能成山也因其石體下有洞穴洞穴之中純是土性其處最寒天地之間悉無空隙凡有空際氣悉滿焉洞穴既空為氣所入氣情本煖煖氣遇寒變成水體如蒸餾為酒錫甌之上蓋以冷水酒乃下注也石罅之氣積滙尋出是為泉眼亦有洞穴深長潜引地脉海水相通因而攝受

不俟氣化者故曰山澤通氣山下出泉也凡水者若泉
水勝井雨水勝泉蓋井受國質泉亦經由土石惟雨從
空落不受外合淡體不損所由獨佳

格言考信

易曰山下出泉 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懸出懸下出也洧泉仄出仄出旁出也異出同流曰溝
天台山賦曰石泉湧溜于陰渠

歌論存疑

括地圖曰負丘之山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英泉飲
之眠三百歲乃覺不知死 淮南子曰崑崙四水者帝
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井泉

凡地之中必有水伏流焉其源也或本于海或本于泉
其委也或入于河或入于海皆有條理宛如人身脉絡
砂土之脉其行散漫俗稱溝水溝水之來廣或尋丈深
一二寸山石之脉其流專一俗稱泉眼泉眼所出或徑
寸許乃至數寸故掘井者惟下地澤國所在得泉不論
脉理其他山鄉高亢必尋水脉不得水脉終不及泉尋
脉之法聊舉數端第一氣試當夜水氣恒上騰日出即
止今欲知此地水脉安在宜掘一地窖于天辨色時人

入窖以目切地望地面有氣如煙騰騰上出者水氣也
氣所出處水脉在其下第二盤試望氣之法曠野則可
城邑之中室居之側氣不可見宜掘地三尺廣長任意
用銅錫盤一具清油微微遍擦之窖底用水高一二寸
以楮盤偃置之盤上乾草蓋之草上土蓋之越一日開
視盤底有水欲滴者其下則泉也第三試近陶家之
處取瓶于一具如前銅盤法用之有水氣沁入瓶正者
其下泉也無陶之處以土甓代之或用羊羖代之羊羖
者不受濕得水氣必足見也第四火試掘地如前篝火
其底煙氣上升蜿蜒曲折者是水氣所滯其下則泉也
直上者否又有工于井者辨視石色即知泉眼所在如
玉人辨璞也鑿井之處山麓爲上蒙泉所出陰陽適宜
園林室屋所在向陽之地次之曠野又次之山腰者居
陽則太熱居陰則太寒爲下而鑿井于山鄉高亢之地
又宜避震氣鑿時覺有氣颭颭侵人急起避之俟泄盡
更下鑿之欲候知氣盡者繩燈火下視之火不滅是氣
盡也水之良者無滓煮水熟貯磁器中下有沙土者質
惡也置清白磁器中向日下今日光正射水視日光中
若有塵埃細縕如游氣者質惡也分各種水以一器量
更酌而稱之輕者良以舌試之淡者良以瑩白紙絹以

水醮而乾之無跡者良

格言考信

易曰井冽寒泉又云井甃無咎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世本云伯益作井 禮記曰井與門戶竈中雷爲五祀

渺論存疑

山海經曰崑崙墟高萬仞上有九井以玉爲檻 南康記云雩都盤固山其峰有井大銅人常守之五十年一涌水起數十丈銅人每以手掩之

溫泉

則草

五

火在地中濟助土氣發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于火陶煉成質其餘諸物不可勝計諸物之中最近火性者無如硫黃硫黃所在水脉經之則成溫泉故溫泉沐浴能療冷氣虛痺與硫同治而溫泉不鹹何也由火能成硫硫即非火水因硫溫隔越于火如鑑煮水火爲鑑隔水不遇灰不成鹵矣今溫泉喚之多作硫氣亦有不作硫氣者是水來之處復與硫隔如重湯煮物但得其熱不染其味也或云不作硫氣者本之朱砂礬石無是理焉

格言考信

博物志曰凡水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溫 宜都山川記

銀山縣有溫泉注大溪夏纔暖冬則大熱上常有霧氣

百病久疾入此水多愈 零陵縣記曰縣有溫泉泉中

有伏石分流其陰清水常寒其陽溫泉涌沸 劉義慶

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咫尺熱泉

可煮物冷泉若冰雙流數丈而合于一溪 王廙洛都

賦曰雞頭溫水魯陽神泉 魏都賦溫泉慈涌而自浪

華清溫邪而難老

渺論存疑

三秦記驪山湯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

則草

五

之面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野火

火在地上鹿物則明而春夏之夜率多野火群行不罷而明愚人見者多稱爲鬼燐而從深山大谷見者或曰佛燈曰聖燈皆無稽之談也夫野血化爲燐腐草化爲螢皆以氣質滋滲土上爲風雨日露所滋照其質雖化其氣尚在故或爲螢爲燐春夏間地氣上升火隨氣出然得風日輒散使其上歸晶宇下歸地中則不作光怪惟久雨乍晴上下皆有冷氣致火不能散去橫驚地上

偶逢膏膩之氣則燃而成光氣類所感兩兩三三或生馬人畜血濺之處膏膩稍重其光遂轉大有一等愚火光燄幽幽然如拳數點聯珠人逐之則退人去又復依人者何也其理亦膩氣所致體質輕微人行衣衫動處皆有微風逐之則風噓故退反則風吸故復依人又有一等專在墳墓上出入又或在荒壇冷廟遙相傳走見者必驚以爲鬼神似也不知墳墓有尸氣之膏膩壇廟有燈燭牲血氣之膏膩也至于地火燒禾更當觸類此必久雨乍晴當夏而冷乃有之田面既有濕氣在地上又有陰冷氣在空中當夏火氣不能疏越逼入禾葉如

則草

至

腐草延燒農家急放田水令乾乃可免蓋水乾則下面冷氣藏斯令火氣稍疏不至燒禾葉理也故軍中刀鎗上火起其理亦與野血同

格言考信

列子曰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 莊子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淮南子曰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若雲蜺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奉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渺論存疑

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 拾遺錄曰丹丘千年之燒 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以十四歲唐然歐邏巴人常與余言彼國有山火燄常不滅環山之下水草茂美或不誣也

雨徵

雷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

則直

至

煙爲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礙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密雲四布牛羊薺草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飽雨徵也蛇蚋蚤蚋匆遽啖食雨徵也螺蜃之屬倉皇飛騰雨徵也穴處之蟲群出于外雨徵也朝日至于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月暈白主晴赤主風雨如雷者雨徵也

格言考信

詩曰鶴鳴于垤 語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渺論存疑

史曰江星動人涉水經星不動詩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行月

廿七日必離畢南方雨常多未必離畢北方少雨即離畢亦未見必雨也

則草

五三

大造膚論

六合內外蒙莊存而不論識而不識蓋以湯問深昧之理未可臆談與其揣摩敬疑不若絀膝存信然大造者天與人

之所受造也立本知化端非高遠備者莫要于窮理民可使由也

逸史氏曰學者多言大造矣然口耳傳授未嘗深思其元本動則舉大造而歸之曰天不知天亦受造者非造造者中庸諸書蓋脩言之其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聖門固明標則草二

一大造之真宰云小德者鬼神之屬也峻極于天猶爲天所包也至云大德敦化及天地之道不貳又云天下莫載莫破是天地之上明明有天地地者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莊子曰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語意具可參考今夫萬物芸芸無主則亂帝王于人其顯且大者也鳥鳳獸麟蜂房蟻垤尚必有王長兄以天地之大時行物生來寒往暑際上蟠下限繼開夷雲潤星輝風揚月至止一氣之自消自息耶闔則九重孰營度之其運其處孰主張之孰居無事而推行之其有機

緘不能自已耶其有真君存焉屈莊之言與中庸合者

又不一而足矣試觀江艤海舶越舢蜀舠乘風盪漢渡岸凌波指使如意豈舟之能哉有舵師操之若神者在焉大造之宰先天無始後天無終其樞軸之全能合于中庸無爲之成夫豈落人思議而端以愛育斯人造出天地間種種以利人用愛人之生身多方以養之治之其暫焉者也愛人之靈性最端且久彰善者升之于高天之光明痺惡者沉之于重地之幽黑如華嚴榮享法華苦惡靈性所受永無休除衆庶營營逐逐日用不知識認直宰之管攝驅而制之豈非階升之中良可矜已則直二

蓋天地間一切落于形氣者皆有對待有對待斯有生尅有生尅斯有始終惟大造之宰無始無終人之靈性同天地有始無終其餘則皆有始有終蓋大造之真與人之靈性皆不落形質無對待而靈性之所以有始者始于真宰之賦畀也人在胎中男四十日昇靈女八十日昇靈稟地之後無論妖壽此靈萬古不滅殊與禽獸草木不同草木偏有生魂禽獸有生魂兼覺魂惟人則生覺兼具一靈獨炳悉受真宰默攝所以禽獸交則必胎氣與魂俱行也人道交未必胎靈魂必待真宰界也人同天地人性有所待而昇天地有所待而開宇宙真

一罔矣為事開闢至今垂六千年氣運升降今日已不
如上古則億萬斯年之後天地豈復如今日乎嘗聞天
學諸書脩載大造真宰始終天地萬物之故人有始無
終之故則吾儒當置夏蟲井蛙之見以翔乎寥廓返照
于不歇之靈根皈依真宰矣

大造演說

既作大造論矣蓋從孔子老子莊子間
特為拈出演說者偶于西域圖經中見
其持其意而役于筆札未可謂神師之
也

原夫大造厥始化成天地地土沉墊水冒溟濛爰命出
光光有二道萬象初元功成一日

則章二

此約譯經文諸大造
第一日事也初是化

與上光明有地其地不沉墊之一道也
至下皆為水也水如重雲其氣氤氳
水第一日所造四時靜天也水也地也
二日乃以水體造成列宿天與在其上其下諸天水界
既撥遂造火氣二行之界令火行接天氣行接火因二
行之性令各得其本所自列宿天以下至水上諸天經
文統謂之曰堅定靜天水地三
物經文謂
之化成至第二日以後更不必以無造有惟取首日
所化成之物轉造他物至第三日大造命天以下水各
滙一處令乾見土水土爰分渚水為海山谷攸判發厥
草木草自苞種樹自結實地堂詩以生人之處風氣至
完美無比後為洪水所遺至
第四日大造命明出麗天司分晝夜高天布光射照大

地爰造二大明鉅者主晝次者主夜亦造厥星森布在
天或曰三日以前既無三辰之光何名為日曰元有白
光二道照映旋轉以其二轉為一日耳至第五日空中
造鳥水中造魚水氣二界各有飛躍之象至第六日地
出走獸已乃造人男女各一祝諭之曰生長傳類率土
咸服乃掌水中魚地中獸空中鳥與諸有魂之屬大造
造成三才六日而訖至于七日為聖日以其時考之
則仲春之分也夫大造六日以前造三光三光既明造
庶物庶物咸若蓋端待生人之利用而人為最貴云

則章二

人之始西經所載以水土和合成男復取男一助成女
今夫婦號一體又婦人多一助或此之故男曰亞當婦
曰夏娃

水體天體當一善者名諸既夫婦二子
而己三子一各生一名則一名推而後生
率降神為人之年二百四十有一年
六百二十有六通歷五千七百一十
水蓋大洪水已消不遺河渠未清故使禹治之
造設九天三光萬物皆為人利用其所愛人者至矣何
不令萬世人類既壽永康代代熙皞乃災禍迭至兵燹
禍亂時加俾為生者日不暇給而嘆息愁恨十人而九
乎曰此繇魔神為之祟也大造初造天之時豈屬空宇
卽造無限天神以填之卽一人亦有一天神守護然皆
無象也詎意天神衆多遂有強半傲真宰者

之首 大造以其弗若于訓降地上為應當初造人之時
也 祝之曰凡物皆可食惟一果不可食食之便分善惡此
乃真宰預防分別機智之萌期萬世之人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耳豈魔乃教人食之甫下咽而男女即知羞惡
采樹葉以蔽其下體矣莊生曰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也萬世之人分機別智以善惡相御實胚胎于此而
大造亦惡魔之反教祝人曰爾不若吾訓爾之元罪當
波及爾子姓但付爾暨爾子姓以主張為善為惡聽各
主張為之暫福暫禍各生身受之真福真禍各靈性受
之久之天地終始又有大審判永福永禍又令各靈性
則直二

與各生身合受之耳難者曰萬世之遠普天之衆大造
一耳安得有許多工夫審判許多天神守護曰大造真
宰之性體包括九天上下既能于無天造天無地造地
而大地之上比于太空僅一點又何勞思議乎夫君子
尚有過化存神之妙乃以人力代大造圖維耶
直宰降神與人言天地之終始正古經著新經
六千年其文字如貫珠串錢彼中以治世為務奉之
矣其言天地終始事又甚奇且傳載之大略謂造天之
時所造天神充御天宮惟行令者強半降下為靈而天
神之位多虛必待萬世之人為善者靈魂登天以滿其
數而後天地靜定但云必有其日其時而不云何日何
時也又曰大造將審判時有矯誣雄健者自命為真宰
降世盡反真教二年有餘而真宰變至海濱大示于是
大地盡降變火如崑崙之巨燭萬物盡歸灰于是大造
真宰將天樂一吹而六日造人以後既死之估盡皆後

遂肉骨與靈魂合即毛髮不少一銀除七歲前殤子仍
居見界其餘皆在公同萬世之人而面審判等者登天
之域庸固小人及畜二種皆所而聖賢君子照光明
大完合天宮圓滿乃是耶蘇宣稱世界非凡所
可思議矣此論甚奇而西方實有此書故註存之
天役地稟受真宰之靈思及于此能無凜凜倍加修證
倍加昭事以期不負大造陶鑄之鴻慈也哉

洪荒信

前論以理合事演說事多手理雖皆與
漢宋諸儒揣摩該天者不同然亦有時
敢不存其疑也

熊子曰書契以前若覺若夢矣惟義農以後始有帝王
本紀陶堯初元距今三千九百七十四年繇堯遡伏羲
五百有餘歲而炎帝之胤番三百大約四千八百而奇
則直二

云其自盤古至伏羲年歲無所考史記三皇萬有餘歲
者訛也先儒南湖丁氏辯之甚詳意謂去開闢亦不
甚遠而西曆所記開闢至今未滿六千據其譜系代數
皆有的然之文字則義農以前似及不千年事理或信
惟是所稱洪水盪世僅餘諸阮三千分傳天下則不能
無疑焉西曆載洪水初至今四千五十四年以堯元三
千九百七十四年合之則洪水僅先堯元年八十爾堯
終年一百九十八歲在位七十二年是洪水初堯生已
四十六歲而堯父帝嚳在位七十年登年一百五歲于
時上而軒黃聖神迭起下而元凱賢哲挺生康衢擊壤

之衆熙熙皞皞無可慮教其不借傳于諾阮端可知矣
乃洪水懷山襄陵與西方之時券合豈比時西方悞遙
成俗上帝必淘洗淨盡而中土神聖繼興卽有庸田象
恭之徒極罰無逃故雖懷襄之勢而熙皞猶存堯使禹
一經疏濬遂居平土則皇矣之臨下有赫者監觀惟明
不肯舉敷天而付之滔滔也此事理之斷然者不妨同
天地開闢之說疑信並存也

真率引據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紀上帝也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文王既降在帝左右又惟此文王小心翼昭事上帝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我今家今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詩註曰以其體爲之云以其

則草二

主空爲之帝

紀年引據

薛萬山作甲子會紀自黃帝八千七百七十

義農去開闢不遠引據

丁酉歲至二千餘年耳三

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二三代三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而爲二三代三升四五萬年風氣尚未變而爲二三代三升未平生民尚未粒食而爲二三代三升與而後治也竊謂義農去開闢不遠

貴

天啟丙寅漫識



天體至純

天爲純體者以寰宇內落于形氣之屬皆不能離水火土氣四行以爲性含性望圖多爲雜動惟純動者一爲直一爲周周者環中而運無端直者一向中而上一向中而垂天以周動則知其于四行之外別有純體不可意識思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人先得我心天之周動已也

天體難定輕重

凡寰宇內有形之體能向正中下降者謂之重能由正中上升者謂之輕自安諸能降體之下者謂之至重自則重二

安諸能升體之上者謂之至輕或一物之體自性而然或兩物之體相推而然如四行中至輕者火也至重者地也如氣之視水水之視土爲輕也水之視氣氣之視火爲重也一落輕重便有升降天體固不跡中而升亦不向中而降則可知其不輕不重

天體不壞

凡體質落四行如水火相尅則受壞天爲純體不見生尅則可不壞或曰靜者堅固之象動者研磨之象天既如是動矣能不虞壞因凡見倖性者卽有倖動卽有壞徵天之周動既不屬倖自是堅固或又曰天體鬆耶密

耶曰天非輕非重非柔非剛曰鬆曰密此乃世間論四行之氣質天不可以此論矣或又曰健行天從東而西七政天從西而東其動疑悖曰健行天與七政天不同軸亦不同極上下所向各安其位故可並行不悖健行天卽宗動天也

天體難定色相

天色不可思議其碧落而蒼蒼者遠望之極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蓋凡落于五色者必落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體天另有純體豈復與五行爭色中庸曰高明曰不則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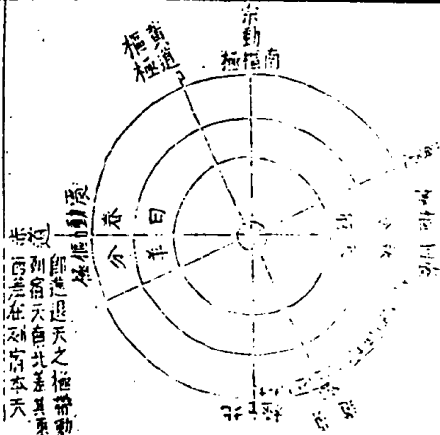
天體不容空隙

大圓之下重地居中四行包裹層層精密如水包土氣包水火包氣月天包火以至金水日火木土諸天以及于宗動天靜天皆是清虛皆是凝結至純至健不可思議卽如地上氣界似屬空虛而真氣填滿卽壘瓶之孔不虛也試以瓦壘盛水必置二孔塞其一孔水便不出氣閉其外耳

諸天行動

太陽行天歷三百六十五日兩時半零四十九分爲一

周凡一歲之日未必三百六十五日者以月之合朔太上日躔故每年少數日而五年再閏以齊之
陰行天二十七凡一月必三十日或二日零四時一周凡一月必三十日或二度趕上合朔必金水二星行天隨太陽一歲一周火星多二日半耳
行天二年一周木星行天十二年一周土星行天十八年有奇一周列宿行天歷二萬三千七百六十年一周緩急各有定度數此八重有象之天俱循黃道極自西而東右旋其每一晝夜俱見其自東而西左旋者以宗動最健之天在第十重依南北二極左旋歷十有二時一周帶動以下八重俱因之而左耳此固理象之燦然者惟列宿一天如木節在板不似五星另有附輪宜則直二



其萬古行度書一乃精于候星者或見其自南而北復自北而南于東西出沒地平之際候之其度不常謂之一進一退之動此春秋分之所以有南北差也右旋之動是其本動左旋之動是宗動天帶動此進退一動乃宗動之下列宿之上有一天以赤道爲極南北轉動不常故帶此列宿天亦南北進退不常非精于

天官家言未可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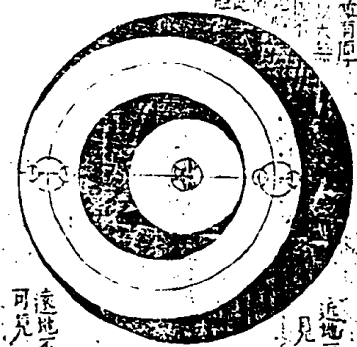
天星平動非轉動

星非轉動證乃在月九轉運者必始錄一面隨轉隨換不得恒見一面今觀月中班影隨時隨處象勢皆一則月之與星並非轉運可知然所謂星不自移者第論各星本體之動而非論五曜各輪之動蓋渾天周動之外五曜又各因本輪之動也然星動雖平星體却渾大圓所含具是渾象

水星至小可見辯

夫土木二星大地九十餘倍火星半倍其明隱大小由則五二

天之遠近其可見固也即金星小地三十六倍以地球九萬里算之亦廣幾大三千三百里其天處水月之上可見亦固也獨水星小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倍計其大不及四里所處又在月天之上宜示無可見之理然有時而見其故安在曰金水二星附日而行其見都不經天若水星之見必平望于高春棄檢間切地上浮游之氣既可影小為大如帶眼鏡看字又可影遠為近如着錢于盂水中又水星有本天有附輪之天其輪又頗大蓋不大則不能或在日前或在日後也附輪而行有遠地之輪弦又有近地之輪弦而其本天之心又不對地心



星動田地氣閃爍

列宿天至高有時而芒角騰動皆入眼從地氣中上窺氣動目光星光本自如也若切近地平之星比于中天則五二

者其閃爍更倍則以近地之游氣倍厚于中天若昧爽日未出數刻之前地平之星躍動較他時更倍亦地氣為日光蒸起倍厚于他時耳故天將曉之候較夜尤暗日將出之處比周天他處尤黑曉行之人錄此而知天之將旦理可類推

南北風寒溫之異

問曰千里不同風其吹噫一也何以南風溫北風寒曰風屬于火日為火君地發燥熱橫披直奮從日而噓則為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溫從日而吸則為北風君火既縮而寒吸動地面飄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噓

氣則唇溫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恒在南
是以有嗑吸之異又問東風溫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
氣在東故潤溫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日以東方為來氣
以西方為去氣斯其所以異也

南北方雨暘之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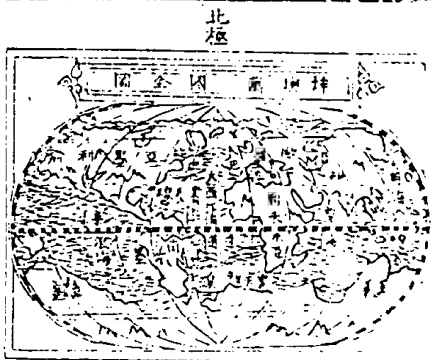
問曰北方地亢春夏少雨僅伏秋雨數日南方雨恒多
何也曰日在于南近日之處火土之氣時為太陽暴照
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
氣疏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
復有雨乃所聞滿刺伽國處赤道之下四時皆裸賴日
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暘為雨之根也

登高可以望遠

人在地平上仰觀星日雖窮無窮極無極之遠瞭然可
數一二惟在地平上直視百里外便失泰山海上觀大
船亦然只因地與水俱是圓形故也圓球以着足之處
穹起為至高四餘漸漸低下其穹起近處便遮隔低下
遠處譬如船開距岸一二百里人立開船地平之處只見
桅頂船形全不可見若值開船之地有樓登樓一望全
船具取諸眼矣

圓地總無罅礙

地形既圓水抱地氣抱水火抱氣與星月諸天層層相
抱必渾為圓不然則重重相接之間容有虛罅豈理也
哉雖無虛罅却無窒礙航海者如循環然人第見水之
東流不曰地平則曰地為東下此就一隅着眼耳若將
山河海陸渾作一丸而首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
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圓地水多陸少以南
北極為經線赤道為緯線畫則測日夜則測星二線高
下距近之間即見圓地可航而歷也



圓地總無方隅

北極下為冰
海春分後北日
晝秋分後北日
夜南極下可
以通觀但南
極無人到也

地球在天中圓如彈丸海水附土爲氣所裹皆是圓形
圓則無隅無方東極成西南觀成北如泛海者二船俱
從大洋一處開舦一船往東一船往西俱可至中國元



往東者從西面到元往西者
從東面到理勢不得不然若
日月之行則處處東升西沉
又無西極成東之理蓋東西
者人從地面上着足所分之
方隅而函蓋渾然總無方隅
也右圖上光下暗皆于地
平上分虛空之象耳

則直二

北辰吸磁石

羅經針鋒指南思之不得其故一日閱西域書云北辰
有下吸磁石之能以故羅經針必用磁石磨之常與磁
石同包而後南北之指方定竊謂磁石與針金銀也北
屬水豈毋必顧子與然而羅經針針所指之南非正午
常稍東偏在丙午之介問之浮海者云其在西海又常
稍西偏在午丁之介若求真子午必立表取影者爲確
果爾則堪輿家常用羅經定方位者不覺恍然如失矣

黃河清

黃河從星宿海發源初亦不渾踰數百里惴惴之勢刷

動泥土始成濁河然猶衣帶耳入陝之涇渭始大比喻
龍門砥柱則如天上來矣一石水五斗泥其黃固也然
有時澄清數十里者何故假使全河皆清猶曰源流通
改然僅僅里計若分截然上流之泥滓至此遂若淘洗
乎此必其下有蛟蜃龍精水母之屬攪之其性能化土
爲水濁泥至此一感其氣頓作清泓過此依然復濁如
山上出蛟山土皆化巨波自洞中湧出漂屋浸原其一
證也又諺云蛟龍搔雲如鐵搔土如雪此所以上流與
下流皆渾此段獨清每見河清之處先數日必滾白浪
花震盪異常則水族之精靈者爲之耳

則直二

火災

火行本所雖在氣行之上而裁于木壅闕于水土以利
生人之用疏散則光明鬱聚則騰越鄉村之民剪茅蓋
屋未見恒燼城市高明之麗及虞闕伯疏散與鬱聚之
分耳然猶曰借大火以發也乃宮殿寺觀棟樑隆隆然輒
有非人之火蓋木爲火母棟樑皆徵數千年之材充枿
羅列既林林有火象而其極高大之處或有兩木及金
石相摩風日吹照而生烟人不及覺故人家積油于
石者必火與雅油新布疊貯則燬事可通論也

武荆棘虎狼之生

或曰大造專以愛養生人爲心荆棘虎狼之蕃何也曰
造地之時初無荆棘以首由之公聽魔逆命荆棘遂生
人類諸苦遂降雖然天地間寺大世界須物各供其
用荆棘護垣致狂矢之瞿瞿虎狼率野利獵者之趕趕
大造成寰宇以各備爲全譬如優人登塲設皆爲王亦
不成劇鳥頭附子可以已病梟破鏡可以祠黃帝則荆
棘虎狼之生豈非大造之仁耶

蚊虻蠅蚋之生
或曰荆棘虎狼于人利害相去聞之矣若蚊虻蠅蚋絕
無利而可厭其生也何謂曰是蜘蛛蠅蠅雞雀之所爲
則章二

食也雞雀無論矣蜘蛛蠅蠅良醫用以入匕則其所耕
以爲生之需曷可廢乎蚋與蠅至無求者也然皆藥龍
中物若蚋語而知春蠅鳴而知秋又孰謂二物之生大
造無意于時也

化濕卵胎之生
言化生莫備乎譚子言濕生莫備于莊子凡以利人之
用造物非無爲也飛者卵生龜龍之屬卵而未必盡翼
行者胎生蠅蠅之屬翼而未嘗不胎蓋凡不繇牝牡交
者皆可化若蠅蠅特甚者謂之全性亦不能化鷹化爲
鳩雀入水爲魚是雖雄之交也而田鼠化鴛又豈

胎生者乎田鼠至多疑于與蚋蚋蝦蛤同一化濕之生
矣卽人家之鼠亦有不繇胎生繇化生者

聖賢愚賤之生

造物以愛育生人爲大德則人之生也卽不能盡聖賢
而靈性通賦亦宜造質不遠卽不能盡富貴而利用通
享亦宜造位不遠何乃聖賢不數數而庸愚偏多甚有
庸愚之極者富貴不數數而貧賤偏多甚有貧賤之極
者君子曰此正造物之所以愛育生人也兩賢不相事
兩貴不相使假如堯舜湯武之世元愷伊周在位舉朝
野之人亦皆元愷伊周其才則是滿朝野之人皆當執
則章二

政皆當富貴層層相使誰爲隸臣誰爲胥吏誰爲與堂
亂之道也故必有共驩桀紂之至不仁以顯堯舜湯武
之至仁而又有唐虞殷周之臣庶以供元愷伊周之任
用庶幾大小相維德賢相役上不失官民狎其野而厝
天地于清寧之極造物愛育生人之德孰大于是

天官圖書

中宮天極星正二明者太乙常居也
旁三星子屬後角四星未大星正北
餘後參之屬環之匡衡十二曰垣宿皆曰紫微五斗口若見若不曰陰陽紫宮左三星曰天樞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板垣玉衡以齊七政斗魁數建六星曰文昌宮在斗魁中貴人之年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吉也齊君臣和輔星明近輔臣親遠斥小疎弱約端有兩星一內爲平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句圖十五星屬杓曰殿人之年其年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闕出天一槍不盾動搖原夫共起則道附

中宮若飛房心心爲明堂天皇大王前夜星于后不欲直丘則天王失計格爲府曰天駟其餘石梁亦有兩星曰終止一星曰金東北面十二星曰雄張中四星曰天市中四星曰主樓市四星辰首寶蓋處則耗勞南燄星曰騎官左角季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勾之曰橫提方爲說廟主族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爲天根主殘尾爲九子箕爲教客曰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注者言之也

中宮天極星正二明者太乙常居也
旁三星子屬後角四星未大星正北
餘後參之屬環之匡衡十二曰垣宿皆曰紫微五斗口若見若不曰陰陽紫宮左三星曰天樞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板垣玉衡以齊七政斗魁數建六星曰文昌宮在斗魁中貴人之年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吉也齊君臣和輔星明近輔臣親遠斥小疎弱約端有兩星一內爲平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句圖十五星屬杓曰殿人之年其年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闕出天一槍不盾動搖原夫共起則道附

[illegible]

素草引

夫規矩方圓之至也。又美文章之規矩也。
操觚者未明于聖人不文不遠之義。但云
辭可自致。奚必前舉達而已矣。嗚呼。其
達於修辭何有。
卷三子所貴于
者恐未易言之也。

明興址地好。

志初亦

信陽成都袒信陽者。而詩工郁鬱。其
爛然至于叙記。則諸語雜厝。筆端務碎義。
迹難豈。規。哉欲知何李之是。
非者觀于左。
下。而論定矣。歷
下。介州紹隆厥緒。焉不隆。即說者謂歷

下以模擬傷氣而蒼古

州之議論精暢。古法備具。即晚年稍趨
易學者。未之或先。至今而大泌出。
能言矣。然文運景燦。斌斌鴻匠。登壇亦不
盡皈依大泌。所際各有遺。
不佞所敢推貴。

矩斷何獨于文。不。之。

草能與不能。有者何焉。可誣也。吾
笑于大方之家。或曰。草何素也。曰。雕
物刻鏤。衆形文之。有也。吾僅能規矩而
矩。矩又焉能不素也哉。

綠雪樓集

素草

綠雪樓記

熊明遇良孺著

熊子居東皐之里構樓焉曲池之上題其中曰綠雪客
 造而問曰奇哉子之名樓也雪乎綠乎曰吾樓就不
 乎綠乎客其謂何客曰吾謂子之樓古梅當檻幹橫
 斜香玉錯落也曰雪也似也然梅白也吾謂子之樓高
 柳數條俯綠淥波仰拂朱楣也曰綠也似也然柳綠也
 不者是子常於此煮臘月之六花啜蠟解之
 雪也似也茶清也下起曰即

佳調調而刀刀者風也而樓之圓靈水鏡六
 鵲而澄暉者月乎而樓之朝暾映射紫氛四照燁燁而
 東扶者日乎而樓之遠山橫練林薄半瑣斐疊而縹緲
 者煙乎而樓之蒼白變幻顚氣出入再再而騰騰上者
 雲乎而樓之彌天布潤野田新漲漠漠而和和妻妻者
 雨乎是孰不景也就不可名也而必雪也雪也何皆吾
 雪也風雪之聲也月雪之色也日雪之光也煙雪之情
 也雲雪之意也雨雪之質也何必不雪也客曰子之言
 雪辨矣何綠也曰客亦見樓前之竹哉得風而成韻綠

之聲也得月而朗潤綠之色也得日而陳秀綠之光也
 得煙而凝碧綠之情也得雲而深鬱綠之意也得雨而
 含暈綠之質也又何不綠也又何竹之非雪雪之非綠
 也吾且與客踏桃花之蹊則絳雪可餐也吟玄冰之池
 則豔雪可舞也而必雪之為雪白之為白耶客而知乎
 非雪之雪非白之白則吾樓之梅也柳也茶也孰不雪
 也又何必竹也客曰聆子之言吾胸中如飲綠雪萬斛
 矣

書帶草堂記

熊子家世治詩也築堂於園以節康成書帶草名焉堂修尋有四尺廣垺之二分其廣爲兩個之室廣六尺有六寸堂之涂傑楚之欲其無疑也涂句者中鉤倨也繩眠之欲其廉也樸其桷素其題屬其椽欲其以爲久也塗四壁以灰眠之欲其茶白也塗欄以漆炫然朱湛也兩夾廳如寶焉而方涂之門如寶焉而修眠以景面勢則南也堂止矣客過而笑曰渺乎小哉是惡足堂熊子追然而笑曰是惡不足堂客但處堂諒堂可夫堂之外也可與客自堂而涂自涂而門大

中肆無景眠以條楚之涂兩夾植木馬栢爲

荆次之梅桃次之檉桑之竹爲下其勢則互

也其柯葉則新而無已也百蟲之屬以胆注鳴其林如

蟬也有池焉水奠之鱗羽集之有溝焉水漱之鮮羽勑

之亭焉葺屋也困耶倉尾屋也堂皆陵焉陵崇松陰偕

也眠百里之景取諸眼也九雉之城隅如食豨豆也

吾堂也是奚不足哉客曰堂矣書帶惡手在奚取

之堂熊子曰三百篇多識於草木之名書帶惡手在奚

不取於吾之堂

進賢縣新建文明門記

文明門舊建於學宮東偏道弁而隅不當山水朝宗歲丙辰姚江沈侯以南康令異等調吾邑從薦紳先生父老子弟之請直學宮改闢焉高門旦開而明堂若冠泮水若帶三台若拱九曲若織凰鶴之降若耨耕之趨原曰者每每也旅之出涂巷者便便也斯士譽髦冠朝矣賢宇者訴訴也道弗畢治美哉文明基之矣君子曰是邑必興侯舉廢脩墜之功於是爲大小人曰新與舊布武不百焉仍舊貫如之何熊子曰是未覩於風氣之大全人文之關紐也蓋吾邑形勝 柝作鎮揭以高宗山

之南而蜿蜒者雲霞蔚湯水之舉而蜿蜒者蛟龍噴薄

而皆大會於邑一鍾美政事堂臨崗面京從由秀也則

水合其後一鍾美學官坐收東汝之注則山水俱合其

前半壁中央曲江映帶自然之形理也邑先是未有城

學官所對如天繪於時台座鼎盛影組雲臺者屢摩後

卽第者項背不無微遜前美且城之七門皆不當朝宗

年來可屢鮮蓋藏邑屋鮮甲宅而閭閻之煥於闕伯者

十三田圩之之毗於實沈者十三今日之文明寧直學

宮嘉賴乃通邑之正門也舊建之址其涂弁其位隅其

山水反走改作之美獨君子受乎哉蓋偏據而視陋不

如審曲以宅中規小而垂方不如面勢而經大天之道也太乙當紫宮之戶也端門正三光之庭也藩國匡天市之樓也斯其燦然者矣是故呈辰爲天文而不明於雲霧山川爲地文而不明於蒸養精粹爲人文而不明於蔽陷斯門也云子所履小人所視小人難於慮始而易與樂成彼接足而朝夕近市者披三條縱九軌車自矜其一新孰不喁喁欣富教之有象乎所爲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也乃君子之至於斯觀重門之洞開瞻官牆之儼翼於以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不啻披雲霧而觀天廓泰養而矚地精粹之應詩發詎止於灘合湖

卷五

五

明之兆而已耶若夫冠裳聚止珂馬交鳴柱笏登高當筵歌舞瞰陽谷而熊嵐香雲溫胸睨玄圃而白狐漸峯飛霞照席洞陽之數龍蛟之澤又魚龍之所吟嘯而日月之所沐浴也鳳觀虎視廓然有萬里之望當斯之時會且吞雲夢八九而直凌霄漢之上矣其爲文明豈不亦大哉門之制聚土爲閣環石爲穹構爲閣廡埴爲睥睨舉以法直學宮榜曰甲秀樓而高美厚倍則侯之新匠也功成于丁巳九月糜可六百金皆侯斥金矢不入民固由之而不知者也侯諱景初號曰倪癸丑進士浙江餘姚人

沙塘庵記

舞雩之西東臯之尾間也市樓村墅高竹秀林自河滸際於城衢沙塘則許之衢也水塋焉堤嚙如綫春夏病涉秋久輿馬超超國入以其許也置而不講衢幾斷不意一愚民爲右姓傭保雜作嘵嘵嬉遊之餘乃發願於津梁朝夕擊木鐸呼佛於衢曰我必橋沙塘也市人盡笑之以爲愚雜曰汝之力不能損魁父之丘汝之言貌不能動達官豪長者一顧焉能橋閱三年而橋成矣皆石甃也行者訥訥曰是向者傭保雜作人之所爲也楊祠部與余曰是傭保雜作人之所爲也不愧我輩乎

卷五

六

乃題募疏俾庵於橋之端曰下橋也蓋天下無成而不毀無主之成其毀猶速橋之人盡行者也我輩居者並在城衢甃石非銅南山陽侯嗽之牧豎徙之浸淫有不可問者必庵之而設教於神明之呵護酒僧焉朝夕翻貝葉於斯然後金湯也余遂首肯捐金爲率贊同部力成之建丈六之閣栖大士下栖三如來門扉皆具卽逼處許不能高大而登閣憑檻則南浦西山蓋烟霞之所沃蕩雲雨之所飛捲也豈不亦勝哉而後乃今知愚者智之導師也藉第令民非愚其視沙塘橋於已何涉而持鉢捧土皇若及橋成庵成而民之愚名矣

向之市人笑之者猶然市人也觀於操蛇之神夸娥之
子爲北山愚公厝太形王屋則愚之大力豈可及乎至
精之人必愚至誠之人如愚斯民也所謂愚夫與焉者
也

題徐鍾陵王梅錄序

詩書而後言史則郊龍門禘扶風言詩則祭酒青蓮少
陵矣至於苞括洪瑣網羅經怪鴻寶齊諧以降代有當
家歸於各鳴其盛未嘗兼之者也鍾陵先生胸中傲睨
一世筆底驅役百家敝屣方州天放自命著玉梅館錄
行於世尊今稟功令於孟堅傳往追放失于子長比律
左手諧子美長歌右手摹太白其它凌雜畸細倘後之
人復有作鴻寶齊諧者必取材焉若是乎古人所不能
兼先生兼之耶熊子曰固也盡馬者寸楮嘶之千里其
神王也盡山者尺幅卷舒萬

必兼古人先生之思兼古人

是錄在也

張元戎永思錄序

余昔在睢鳩氏之垣與聞行間事會驛騎持赤白囊報遽狎至每當當食而嘆私念邊境之民靡敵愁苦方藉師武臣力爲爪牙而令其以賂遺起吾耻之因與司馬言置將不善以卒于敵自今推擇大將必從其瓊環不通於京貴者請自部科始不然吾不敢賞白簡適軍政後更置南北大將軍暨偏將軍亡慮數十人而榆林諸將軍爲盛蓋其俗剛直尚氣彊毅感榮大率精急喜功名雖不徑于公曹丘之口而名聲赫甚遼東今張將軍其一也將軍舊填遼而以故張將軍之戚上書解印守

九

墓下武人墨綬臨戎沿爲姑將軍獨以通禮自居賢於時人遠矣以故薊急則推填薊遼急又從薊改推填遼皆非將軍意再四上書辭不獲比之填余且外轉移病臥山中二年所矣一日以李本寧氏碑志墓記另漢圖冊走余東臯乞言志所以詮次故將軍捕虜狀如龍門之傳李廣墓記則取裁班祿故實以客形主長於諷而短於諛余生平喜三李先生言比地歷下往矣京山部曲行陳如程不識恨未與之面決睡雄得其文津津讀之再三不覺作而嘆曰嗟乎道家之言忌世將謂多殺也余所聞故張將軍以良家子積日累勞至佩

大將軍印結髮與匈奴戰大小數十斬捕降下過當不可謂不殺也然其最無如薊門之役虜大入逼畿輔諸路兵雲翔而不敢擊獨故將軍提劍磨棒搥崖殺其騎且盡洮河之役卜失免夜犯永昌故將軍扼險截其巢騎短兵接臂中流矢殊死戰不可敗卜酋亦中流矢遁去誅當戶以上十餘人之二者皆穿塞虜也方且凌轢吏士甚驚無道微故將軍其暴骨乎所謂以殺止殺也今將軍確然秉志殊有父風畢侍御謂余言其臨財廉與士信不牟餉不殺降所至持重不乘危微倖夫廉信持重而猶戒心於殺降之禍將不當如是耶卽以遼事

十

論中外張皇建夷十餘年無端廢軍興凡百萬主者甚欲席氣勢大肆撻伐以殄滅爲期妄意開邊拓土寧遠之封可復得稍移大軍東行以挑之而北虜乘虛蹂河西陷城堡殺畧吏民以去吾恐啓釁樹禍東方之難自此始夫世無甘延壽陳湯其人而欲探烏桓之壘蹈姑繒之壁微論要遮前後危殆不測徹腹心之計以圖疥癬不可知之功此其情數雖三尺豎子能辨之矣今張將軍填遼一意備虜而佯以羈縻備夷他如故約邊不相盜則兩全不者小入卽抱鼓立於軍門必追逐令騎輪無返春秋閱四防而遼吏民按堵如故豈非大將

不貪功之明效哉大故將軍以殺止殺今將軍不殺而殺亦止乃知偷避於境內與徼幸於境外其事一其心一也是父是子雖世世將其於道家奚忍乎至其圖墓圖像孝子至情無關疆場大計詩以歌之不復更端表及也

沈恭軍定海新序

閩中都東冶環八郡山嶺陜鮮地財民就食於海之蒲羸魚蛤左方直東越右方直南越張嘯而仰穀焉盜賊哽之穀恒涌東北直倭奴倭奴悍踰科頭提白刃跳盪如蜚一以當百頗有中國人相輔有司器禁關市鐵器用以別異蠻夷而彼之鐵劍倍利需我之蠶絲陶器布物益甚中國人因奸蘭出物與之交或勾之攻剽郡縣於是乎海上樓船三萬師如魚麗經制益密矣皆故戚將軍遺教也余奉

勅書治兵溫麻東行海上不覺望洋而嘆曰甚乎哉天

下之大利大害也蓋中國

海萬餘里西南閉昆

明莫能通漢張騫號能鑒空第云居大夏時耳叩竹杖耳而西極人爲余言大夏以西筴以東冉駹白馬以北天竺身毒諸國無不需中國蠶絲陶器布物每從海道揚大舶與我市南越則番禺閩中則蠡宋舉章與不步之地大禹不貢之民歲航數百鉅萬金而我第以蠶絲陶器布物之奇羨爲購使當管仲握算范蠡持籌用以償西北士馬備胡之費豈不亦利哉然此豪傑度外事非凡所見必不能行有其一日爲奸雄所涎踞要害而耽視之百世以後言恐言乎卽如東番居海中既

脫千里其人竄於與莽標野鹿爲生衣食粗惡如鳥獸然其中無可欲者故夷漢粗安近對與盜伴言辟草萊而陰欲開四夷之市市既開倭奴必薦居易種於茲土閩中百世之害也大有萌芽矣幸宛陵沈參軍世弘曲弭其事而羅其奸與盜厥謀不竟幕府論徙薪之功而定海新署適成參軍爲余曰定海寔使君履吾儕藉使君監護以有今日請一言爲寵而署之規制始末福唐相君已詳哉其言之矣或曰署其傳乎余曰定海故無署而忽有署猶海故無田而忽有田也吾惡知其傳傳者其人耳余所聞參軍本良爲舉射策隨以蹶張從

李將軍

故李將軍傳胡捕虜斬首過

當得千戶參軍曰吾

何愛千戶也願得金爵平康賞酒負謝諸故公賂遺耳遂裝千金入長安日夜與窮交惡少年醉高陽市上時擁趙女彈絃踟躕爲樂不數月而橐中裝頓垂矣故事司馬門主吏拜大將如呼小兒偏裨以下詞金多者予善地是時參軍年少何知謁主吏竟令護三百人乘一驢間無所事事會銀及蕃帥叛參軍遣人上書司馬門願得一當行間自効司馬怒而笞其上書人曰咄嗟而小校何敢言事參軍乃持一書宛陵治產積居與時逐而樹蓄田漁之入遠過備胡時所遊皆天下名士聲

益噪於是海上有大役無不以參軍可急使東越急則參軍在東越閩越惡則參軍在閩越自小校積日累勞結髮與倭奴紅番盜賊大小數百戰是宜肘後金印如斗奈何四十年功名猶董董定海參軍也毋其不善事貴人與毋其不謁司馬門主吏主進與抑有功輒隄分下不擅殺降虜與當在東甌也交趾佔船以海風淡關入內地部曲皆從吏曰斬其首可以告廟參軍曰路人卽吾人也爾曹不畏道家之言乎以他艘檣指南令其遽去比閩有東沙之倭參軍以計縛百人以上幕府議者曰此倭非反者誅其功參軍凜然歸宛陵屏居敬亭

李將軍

十四

山中以射獵爲娛居無何倭且謀攻牢計與奸虜篡取之爲解脫七營衛士遮斫市門相紛拏衛血欲流此卽鄉之所爲非反者倭也而參軍之功誥而復白又急使之爲盜賊爲巡徼將盜賊竟平幕府課最請以副將軍假守定海如故吾不知參軍亦與司馬門主吏主進未嗟乎參軍非大丈夫也耶奈何不卽爲真將軍戰參軍自此傳矣熊子喜其新署之成遂作定海歌以落之歌曰蛟龍騁兮鬪扶桑柏天日兮肝肝湯湯謂海若仁兮地得寧經萬里兮吾山平萬里貢兮來荒裔貧災區兮聖後世歸墟安兮神哉沛蓋星高明兮功無外

沈日倪縣侯考績序

姚江沈侯以丙之辰蒞吾邑越一年上計簿司功蓋合
虔南之績爲三年云丞史諸君徵文爲賀熊子曰傳有
云同官爲僚知侯莫諸君若也曰不知也吾儕下執事
日侍使君如御於風中不知其所以嘘也所以拂也能
子听然而喜曰風不可知也知其風之自可矣諸君亦
知侯爲天下貴公子以太宰爲父乎下車之日長年三
老耦語市中曰新使君定倨放鮮腴必不能菜食而憂
民深也乃侯則溫良謙退下以行能先人而廉潔通敏
民之情僞與其疾苦靡不身周知雖寒素老吏弗如

殆天授耶抑家法之素耶公每見世家子一上公車無
不席氣力得京朝官卽不得京朝官伴遜於一邑居無
何粉署天曹取之若掇似迂實徑也而侯則令矣令後
南康矣此不足見侯之家法乎風之自也知風之自而
後可以知侯之政請臚句其凡邑累年大荒薦餓先一
年以失正官遂莫以告侯至而告獨急乘舟乘輿視
獨勤是以兩臺爲災民請命冠首進賢司農履題報可
許以白金五錢代漕粟一石率石紆三錢通縣約紆六
千金有奇而會邀推金頒賑亦可抵荒都歲報什之二
蓋邑列都三十有八而五都瀕彭蠡厥田下下厥賦上

上侯露冕戴星行部野澤中一望薦草莽水泉侯喟焉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其緣治隄塘振採不遺餘力司
農責賦如捕蛇侯曰姑紆此子遺令之得糊口於四方
民乃乘吏呼不至就食於蒲倉無流徙者皆云杜母生
也建學宮之文明門庀飾廟庭唐宇結構號稱繁鉅勢
不能無徵發侯擇罪人輕科自城旦春以下當鞠繫者
頌繁之俾負鉤折贖而兼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作策
兩便鍛自登報御史計簿外一切不以主進故成功速
而民不知有徵發也羅溪胡爲車馬五父桃花水盛波
臣囑提其凶悍馳道幾廢常

已相督曰此都莊也

意非大興繇役不可計金當

五十家之產侯董董

捐數十金而有夷之行不日成之民復不知有繇役也
神矣哉不大聲以色侯之謂乎官河漁課積爲黥與右
所据湖民施者稍投左足則以爲關而沒入之是弱
肉而強食也青浦錢侯坐分其河於湖民而歲責佃價
於黥與右以待凶荒立法甚善乃黥復舞文與縣官抗
法幾格侯甫至卽廉其人而錙之佃價遂無逋矣俗之
敝也邦君大夫每立岸塹與搢紳釜鬲或爲科例以防
請托甚者謂寧人如謁帝侯以爲是邑土風淳直其小
人儉陋其君子深思何請托之可防乃盡捐城府若家

人于相响然青白不見而內朗陽秋士大夫有不漂然
矜節槩者哉至其精力推行本之設誠而致晨起坐堂
皇剖決如流晝漏下三十刻訟篇立空胥吏如負霜雪
供奉案牘外一事不敢關決市廛起滅者移之郊盜賊
得主名不輕賞一縣中不寒而慄不續而溫豈躡躡廉
謹者所敢望耶其它存問鰥寡覽觀証借稽課儻效清
覈丁戶耐應官使敬事上官如庖丁攘臂奏刀合於桑
林之舞真所謂部事風生士與民卜與上都在嘘拂中
而不知其所以也丞史之言殊信大抵斧斷似西門而
出以渤海潁川之平易左瞻之右安之一年之內煥然
神明百廢具舉凡報政而中司空行河薦劍橫侯

治行第一司功亦會以第一執

天子其爲御書加璽以勞苦循良吏者厥典豈不亦鄭
重哉旦莫領澄紋之寄刀尺百官無繆涇渭吾知侯之
宰天下亦如是矣澤蔽天壤慶流子孫其以鍾陵發萬
里之軻乎其以鍾陵發萬里之軻乎

施王聖憲集卷之五

國家功令凡三年天下縣邑長吏集

闕下述職其治行第一者課最

賜宴郎吏部拜終事御史異日公卿雖遷議所盡規
次用之卽漢廷黃金璽書爵至關內侯遺意也是故

明興良吏於是爲盛明年爲己未

王會五邑日倪沈侯掛胡床東壁行有日矣擬以間道

一省太宰子舍行獨早邑中父老皇皇然若免赤子於

懷具知功令不可再借冠君謀所以贈言馬首尸祝以

見去後思者無乎不至而學官弟子獨於侯深則而微

不腆之室屋祖帳於東城王臣避席頓首曰

不佞於侯深猶弟子也然而非世倍之所爲深也獨者

侯報政已條言政之大都今能益乎曰益矣事事而數

之猶未深也請言所以對學官弟子者間嘗屈指漢以

來循吏不過曰政平訟理吏無遺邪盜賊不起令庶民

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耳其徵應遂至於麒麟

鳳凰降集郡國然求其以文雅飭吏治止廬江文翁躬

自飭厲學官弟子致蜀地遊京師者比齊魯焉陳留劉

昆居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

素木饗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後令江陵反風滅

大守弘農虎北渡河光武稱爲長者兩公之外雖廉平
有風愛者踵武然終灌之文史無稱焉而况乎公之世
也卑者無論高者曰吏道以法令爲師烏用儒爲此曹
非公事而至偃之室可甥焉而溺其冠也第目覽詞訟
手答牋書精心事上官而以其餘爲束脩邇外之交餉
蒙子公力得入帝城翩翩長安貴人亦稱治行第一矣
其毋奈諸儒之口未厭也今侯何以得此於章縫間哉
聞之曰侯始至也卽結構費宇而罪其甲秀之門暇則
躬行學堂論道講書時致秀才也僑矜角能程藝互相
推高更誘進初學惟日不給案誼計簿與經生課簿雜

書車

十九

視劇門一林墨點勒隨明命小吏屬還衡文主者宿
名持威重精許可考試諸下縣曉義崎嶇而獨於鍾陵
若寬然選棟於郡林之野則侯之以也練閣之校侯以
資望領經房行雋甚盛則又侯之素心經術之以也大
吏楊侯於廷有祥麟瑞鳳之目抑又何必侈羽儀於漢
之神爵乎侯自此遠矣近事計吏之良留選給事御史
但太宰雖居東山

主上未聽其高安軍在門蒲輪在唐則侯又束於功令
不欲待選必卽吏部而澄敘百官失言路以叫雲批龍
爲職

主上神聖安得用之據拾微淺以佐攻擊於職謂何曲
筆阿人侯復不能得侯卽吏部進一人而君子有所恃
退一人而爲不善之小人有所懼亦必如今日之甲乙
學官弟子者其功德不萬萬於給事御史耶勉之哉其
他善政碑在口矣語畧具嚮者考績文序中

新建邑侯吳毅銘權戶部序

漢陽毅銘吳公蒞西昌凡六載連值洪潦爲沴閭閻大
饑民與玄螭赤魃爭旦夕命轉輸力細公下車憫焉如
納於墮力請監司兩臺議貸議獨卽賦繇勿及格主者
督責若雨公曰縣令綰半通給爲此子遺攸暨奈何以
捕蛇東濕之猛博上官課最比歲稍有秋下令催科而
大者牛車小者負背上與下寔然有餘而不知公之所
以調劑也邑地當會省故事疲於手板公簡曠自若晨
起坐堂皇部署官事如流水六曹曹居於所其肯如梗
其棘如壘童水之西饒山谷民羯夷不均尚氣喜鬪訟

集

序

三

侯於詔者諸者突梯者析其不縱其餘瑣細一以傳以
瀾目鈎金束矢無闕入焉下鄉瀆影蠡與鍾陸生渚相
繡錯生產纖薄強半食於芟牧戊申大浸父老子弟登
屋巢居煙消累日公露冕褰餼爲之痛哭分火徐議
弛長河之禁施晨澌澌瑣尾考天於鮮食其矣公之仁
聲入人之深也熊子曰父母哉父母之保赤子心誠求
之康誥以此該王道愚嘗妄論衡吏治者太上論心其
次守其次才以公之仁心質有其內而才節兼焉西昌
之政特嚙矢耳至於問澤宮之翼翼如也問雉堞之馮
馮如也問衢道之蕩蕩如也問堤塘之井井如也公六

集

序

三

年間所以造我西昌者寧可更僕數哉而公之心之才
之節諸大夫之於童叟亦既熟耳目之矣今壬子冬宇
內郡邑諸侯功令當趨闕下述職公亦將飭琴鶴北
上諸士庶方皇皇謂公此行必內留冠飛漸遠已謀半
俎之地爲公千秋尸祝迺王爵者念良宰勞勩久在外
特拜版部尚書郎行且需次天官氏云蓋公寓內南北
綏寧中外輻輳非不號稱極治四方奏水旱無停牘
邊陲之間羽書狎至卒伍枵腹荷戈秋毫惟大司農是
仗大倉問寺之貯若掃宮府動輒需億萬當局者鯁然
仰屋如不朝夕公一持籌必有所以濬其本源塞其漏
蠹何如而令九塞士馬飽騰何如而令兩都十三道不
困大東何如而令內府二十四監局斂手揖心不敢騷
騷計將有烹弘羊誅卜式而壹本之於大學生衆用舒
食寡爲疾之正經者公固恢恢遊刃有餘地哉居無
何且曳屨天官之庭涇渭攄紳庶謬衡石吾儕業於西
昌之政見公一班矣謹因諸大夫命於黃白攀轅之會
輒忘其無腴以賀舍人之治裝者

壽徐鍾陵刺史七十序

戊申暢月既朔七日刺史鍾陵徐公七十初度也公先是未舉有男子比及是年兩獲英物掌上啼聲若繞屋梁而伐大鐘者於時諸長老挈壺牽羊爲充閭之慶曰人生七十杖於國不俟於朝貳膳省體適饌天子諸侯以降實節重之况復佩靈枝而系神緒而作氏振古於茲厥惟希觀徐公殆天授乎抑自樹滋耶熊子輶然手額吉拜曰君不見千歲之松下產琥珀乎所以歷霜雪而不淪淪風雨而不燭說者謂天篤其材固也然非據蒼岑以吐幹離奇輪困不受世之規矩安能免大

卷之十一

七

匠斷得全全昌豪傑之士誠於人間氣數外別有一段玄理於世未數數然也余請爲公惇史焉公慷慨有大節生平擅人鑑不下水鏡司馬至於立然諾取予摧剛爲柔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俗有古烈士風即余於公無積素累舊驪傾蓋於四先止之講院隨約婚姻它可槩已曩者黃口時從仲子得誦法公統林諸草力追大雅卓爾先輩之程竊時時私淑以不得執鵷鷺爲恨居無何學使者薦公於南宮矣謁選如制於實抵授弟子室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也王爵課公最第一稍遷襄州別駕故事別駕供太守書諾而已公獨正色莊事

之太守亦莊事公公每於簿書之暇討鹿門習池之勝羣孟浩然皮日休與山公倒接離諸處携琴觴詠悠然爲物外觀不盡拘拘以折腰充職會有推務檄公署再四謝不赴既而翻然改曰當今五坊使者倚權名號視津梁登壘觀萬貨之情而搜噬之所在爲虎豹關商賈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者吾即不嫻桑孔心計寧不與諸賈人分憂焉至則一切持籌傳寬典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楚之塗公之賜也士爵課公最復第一擢祥剌史州刺史在漢爲領州牧與王侯鈞體未有罷免平章而出知州者

卷之十一

七

明興即稍稍夷然產面而朝邑長令亦貴倨矣公振纓太笑曰吾儼膠庠數十年結髮與諸生大小數十戰二毛種種矣金鞭玉勒之風流寧輸逸少爲之吾惡夫廉將軍披甲馬伏波據鞍功名盛而史冊猶有遺恨也扁舟長征高臥南關時論偉之夫以公經生義爲多士骨都當戶揚挖風雅又在江淹李白之間才士績學或者可免若夫敝屣五馬丘壑尋盟急流勇退真如殺千鈞之弩拔龍淵之劍發必穿札揮必斷蛟自非其識力橫絕一世惡至不羈戀名利窠中即貴敵不問耶公之才如此而膏之不爲制舉用公之識之力如此而留

之不爲富貴用火宿而壯默然後燁則今日之所以壽
所以子他日之益壽益子也不有詩所云如璋如珪如
取如攜哉辭無腆不稱惇史之義聊以侑公三爵云

壽曾封翁七十序

甲寅之秋曾子澹甫以春曹典屬國選授鵷鳩氏之垣
行將簪筆與天子爭可否宰相爭是非諸大夫賀於朝
曰國有直矣其明年乙卯日在天根月在鳥注爲澹甫
太公武源翁七十初度同里侍御景明楊子鼎梅劉子
白岳易子心言曹子率臺省諸公爲壽徵文熊子以熊
子辛丑偕澹甫第今又偕直廬詎不可辭於是熊子避
席再拜曰盛矣諸君之所爲壽將無侈崑崙之桃獻扶
桑之藟添東海之壽轉北斗之杓歟諸君曰噤也惟翁
有之惟翁似然聞之上壽者一曰生於天一曰主

素車

二十六

於積天道遠其近乎風積而爲大翼木積而負大
舟善積而餘大慶子其譜翁之積可乎熊子驟然颺言
曰可哉蓋大江以西河山之氣尊心五嶺顧贛領吉故
吉之聲名文物甲天下翁先世居吉一爲御史七薦賢
書稱泰和望族自翁王父完素公徙龍南其門滋大及
翁生而儼儼結髮餽膠庠攻苦下帷以學聞事繼母孺
人率于婦脩家人綿葛惟謹以孝聞儉歲趨人之惡折
券賞糴以義聞課仲季讀書不異課子彬彬率爲魁士
以友聞如是者可謂積矣猶未也澹甫拜吳令翁進於
膝而勗之曰吳爲東南名都賦役煩重倍汰而臨若其

惟仁惟廉會稽之雞不可啼也禹鼎之饗養不可指也
澹甫受命而奉奉服膺治行爲天下第一而翁亦以明
經幕南雍懲蠹樽濫大司成雲嶠劉公雅敬重之無何
量移義寧令義寧故桂林象郡之鄣縣也翁下車除煩
去苛廣學開教朞月化成迺振纓長嘯解腰下半通而
投之曰是拘拘者胡爲黃菊書何可令靖節季膺擅
高千古急流勇退人望之爲神仙中人矣澹甫亦自吳
還子舍色養數載媿媿如馬會徵書之程急翁曰行也
毋懷與安而將需次言路吾老人不復走長安道毋忘
吾黜王路書勿綺之正人落法而勿劇之大輒磴

素直上

二十七

磴而勿避之入澹甫入朝翩翩雅正自負士大夫翕
然想望其八永皆翁之教云夫脩身拓義積之家膏粵
澤吳積之國卽日澹甫陳忠補闕行且積之天下風積
而鯢鵬運水積而蛟龍生彼蜚書說說者異時皆東序
之器大曾之門獨澹甫也卽以上主壽真所謂金石負
質松栢耀材麟鳳章德者矣請澹甫稱觥而播敷之於
綏壽之堂諸君曰善於是熊子率賦一言以亂之曰五
嶺高何嵯峨山千嶂水百河振振者鷺青青者螺其人
壽考而居那磊落而英多君不見曾家之叟春風沂水
詠而歌

壽徐鍾陵刺史八十序

傳史氏曰古稱八十杖於朝食則常珍拜君命一生再
至又稱八十曰髦母亦謂其視聽步履之詘勦力智慮
之衰優之所以相之與是以三王之民壽而不辱然有
稟氣敦固八十而不髦者於世未數數見也今得之鍾
陵徐公焉公七十時余旣以無與餘言公生平稱不佞
矣日月幾何爲八十而公之歷境興神明無異是操何
術哉彼一時也公始舉男子今則貢書舞象羽羽露頭
角矣里閭中盈縮盛衰之故公又閱三千六百勿矣乃
說者謂公富富損於七十時獨不聞韓宣子憂貧

素直上

三十一

而叔向賀之公公曾倖襄公權寢故天下陸海漢
水通焉灞滻涇渭之南條也而雲夢高奢石則亦玉玖
現土則頽望錫碧水則瑋瑋何則櫨櫨楠柚公於
喉味觀萬貨之情卽富與陶朱子伴皆易易耳而公不
爲也惟不爲而天且錫之雙珠公損之道也說者又謂
公胡不治產積居多規良田以念子孫曰能之而能不
爲也公昔年舉子疏屬中妄意關內中藏誰不幾幸公
朝暮而耽耽是黃口者至今日而意塞無慮他非常異
時不失爲清白吏子孫貧乃貽之安也智矣哉夫公以
鴻漸之羽嘗困於燕爵慶棘闢十三科而竟以學官貢

南宮非戰之罪也天也六十人官不可不爲遲世情貪
凝誰不倒行公優游廣文傳舍中及以襄陽別駕陞守
滇池若故徙然何其曠也七十舉子不可不爲暮世情
必皇皇萬方求兒種玩色無厭反自促者而公於澹然
無意中得之何其異也及其老也人情在得宜爲子孫
計不遺餘力而公則事產不_一入困鹿空虛歌聲出
金石又何其達也老子曰知_一守其雌弱其志強其
骨斯其所以壽乎公實靜閱於八十年間之天道有力
者運之而_一非巧智所能及故任其儼然而土_一然而
來無_一孟子曰順天者存公握其存存者自此
而百歲期_一且爲不獲哉雖然公固委蛇無_一然
當其斗酒_一篇歌呼慷慨其猶有烈士之風流乎夫神
以蓄而王精以宿而昌氣以翕而張斯其所以壽也蓋
合於道家之旨矣

壽胡茂才五十敘

易言太行之數五十河圖紀數五十居中入於五十稱
壽始蓋有所本云茂才胡子於今歲壬子一陽月爲五
十初度稽五行志壬妊也子孳也言萬物懷妊而孳息
也則祝釐之辭已適符於圖志矣茂才何脩當此哉所
聞茂才世有隱德王父父以_一聞稱鞠躬君子昆季
俱善治產脩業而息寧粟千鍾千貨金錢千貫馬牛羊
蹄躑千材竹木縑之饒不與焉豈所稱素封者耶史稱
無爵秩之公而樂與侯王比者謂之素封然下機利次
逐末上本_一茂君子之鄉五尺童子羞稱下富然亦
不當江海_一無所操奇贏茂才惟是世守田農課僅
僕而盡其力地重重爲邪即更徭租賦不以煩督責饑
歲而罷夫贏老低首印給焉縣官曰是編戶之良也四
鄰亦曰安之杆此長者是宜其_一世而長守富也術之
善者也迺茂才猶意治經爲_一博士員高等諸子弟
彬彬大雅質有其文吾謂茂才之後必興素封云乎哉
夫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歌甫田者忝髦士亂
之曰千斯倉萬斯箱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則茂才今日
之謂也

壽舒帶源六十序

嘗讀史濟南伏生年九十治尚書教授里中天子詔太常掌故往受經學魯申公年八十以治詩顯御史大夫薦之於朝束帛加璧安車裹以蒲輪徵問治道而公孫弘主父偃皆六十始貴雖名爵不能盡同大都成於遲暮炳炳乎後世有述令夙慧小兒不敢辟倪老成人則諸公之所折衝也戊午八月既望爲吾友舒先生六十初度生平偃蹇落魄畧如公孫主父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所治經學亦能紹明伏生申公而視其貴顯之年尚瞠乎杖屨之難待也嗟乎使先生遇漢帝嚮用儒

素車一

三二

術大言之卽當封平津列五鼎議明堂不若以老博士員爲學官弟子祭酒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又爭讓伏生也者乃長貧哉然先生雖貧尚有一篋古文書編華門而主其賓教授里中所得奉錢足以資費酒薄田十畝足以供饘粥愉愉如馬蓋其天性疎佚不能治生業亦不能斤斤名法余嘗記爲諸生時偕慶棘閣詎今垂二十年而頭顱依然則天性疎佚之獨善也先生遲有子尚能擁少姬候玄的之期無所避微論明珠近在老蚌而精神之所折衝知必爲公孫主父申公豈僅抱一經牖下偕伏生白首耶請解頤而稱三爵

壽李母徐太孺人七十序

今歲戊午九月之旦日月底於天根李太史麟初太君七旬初度邑士大夫稱彼兇觥效封人之祝於綏壽之堂太君隔絳紗幙西嚮而朝賓客視聽無缺神明甚王環佩之聲鏘然明遇於是賦早麓之次章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諸君知太君之享獨不知太君之所以享乎太君父徐公長者同生爲名進一冢授周官音義則太君今世之宋宣文也贈公烈士有賢操爲學官弟子祭酒侍太君左右之鮑桓陶湛之遺風鄉里兒童婦女皆能稱述焉余因謂八生先後豐約之數必不能顯若畫

素車一

三二

一而悲喜隨之迺造物於太君若獨有偏厚者蓋太史自舞象時文章光焰萬丈餽學官十餘年名冠天下太君之喜何如學使貢南宮則太史首選比試京兆上公車太史無不爲軍鋒之冠太君之喜何如隨以儲相秘閣迎太君長安邸中分

玉堂之饌聽

長樂之鐘

國有大禮則太君薤茀以朝縱觀宮闕皋恩之盛而太君之喜又何如此無論閭巷婦媼所不能逢卽所稱和熊畫狄者能視其後不能視其前

也故事翰林爲供奉官稍積資累年輒簪筆石渠之府
天子視經筵則執事

文華殿

東宮出閣則爲講官陳說帝王之道於

文華左个

皇太子以先生目之而不臣至是始矣時復執牛耳典
鄉會試收羅天下桃李爲

朝廷棟梁稜角之選抑何榮重也皆太史所可坐致者
迺微窺太君憐其季茂才且欲一視贈公松栢遂領龍
虎之節飭餘皇之艦溯游齊魯避暑周南封藩使竣致

卷之二

八

三

巴蜀布物及道地所通西南夷蒲蜀桐舊節竹杖還而
爲太君酒持節畫繡縣官除道郊迎而太君之喜又何
如此不可謂備天下之享耶非其內德之茂何以臻茲
太史高潔里居八年飲洞陽之醴燮玉嶺之蘇於先世
舊廬無更朝夕承懽諸孫玉立太君曰此不啻分

玉堂之饌縱觀漢家之宮闕罕遇也融融如焉太史資
望行當左右青宮太君七節政健獨不聞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乎宜以軟輪奉太君上長安太史出入

龍樓虎闥之間以師傳見重且以其餘收羅天下桃李
成蹊於李氏之門爲太君壽俾太君再聽

長樂之鐘如山間鷄鳴鳥語此之爲喜吾真不能以名
狀矣大塊爲勞生之機憂悴則促暢豫則延恒物之定
理也太君自太史舞象以至今日有一日不暢豫者哉
則其享受固天道篤哉之必然矣是可以徵太君之德
是可以徵太君之壽

卷之二

八

三

壽喻封君寧宇七十序

寧宇喻公以長君上義興最得封如其官春秋政七十高也

天子錫之爾書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谷爾司勳懋崇典業用優胡考以風循吏煌煌乎貢繼細而炫龍文長君偕次君茂才奉公與太孺人壽於具慶之堂諸孫翻翩狎膝下而舞曰壽考維祺黃髮龍眉酌艾金壘以介期頤諸父老子弟牽羊挈壺而頌曰若翁母萬福來宜伯氏汪汪千頃之陂仲氏昂昂千里之駒公與太孺人必解頤舉案以進三爵明遇不佞屬兒子親嬭誼

三十五

當致詞輒忘其無腆以自附於傳史之義公少有大志廢產讀書幾積千卷俄而曰篆刻雕蟲壯夫不爲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取黃金印於後如斗迺挽兩石射百步無不穿札三尋之矛騎上下超距十丈韜鈴則發陰符十篋而傳以司馬穰苴文輒高第然承平久主上方嚮用儒術文墨吏多畸視介冑輒發憤曰力田不如逢年惜大如許惡至以馬上髀肉受貴人辟倪或曰何不居奇自比於程鄭擊鐘公曰吾有心釣奇不在阿堵語有之黃金滿囊不如教子一經吾惡夫好殖者之如虜守也獨善青鳥言不置每謂于公高門淮陰相

廖蒙傑之士自識宇官間別有一段神理於是三徙而長君成名於天下次君茂才猶海內注目屈指冠射宮之首公生平所不酬者有酬之者矣公惡得不解願以進三爵而公益耻卑卑一意折節爲鞠躬君子郡邑大夫多公世講公杜門謝不一見卿黨人亦不敢以域外問公公既貴出有輿矣則時時安步里中曰吾幸未僣習與故舊遇諸塗如轍跡畏人將無扶兒輩尊寵於車上儻其它無貌言無躁容無蘭費無厚事家人生產皆所爲長者有實行而君子之所不可及天道益謙而留有余公之介上壽而昌厥后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六十二

主六

賀 詰封寧宇喻公喻母朱孺人八十雙壽暨次
公達叔高第序

人之言曰陸無武絳灌無文蓋兼才若斯之難也易
家人九五著交愛之義上下數千年間僅獲梁鴻與缺
龐公三人夫婦齊德而隱然史不紀其年卽其年足紀
未必八十卽八十又未必偕也矧其萃文武材於一門
而少者英華老者疆固乎吾今有異於寧宇喻公云蓋
喻公者壯而欲封狼居胥挽弓騎馬上下山如蜚旆以
射策鄉舉乘障寧州爲循微主吏盜賊不起桴鼓稀鳴
幸天下爲安定使當搶攘遇

高帝西侯豈足去孺人亦操作桂布資公爲武俠
遊久而不盡得意輒自負曰丈夫何事與兵子習啓折
下人也吾世不有青箱學乎彼手植三槐於庭者夫非
人豪也耶乃散部曲囊弓放馬開西塾以延郡國知名
之士居恒手一青囊經凡所爲止公宅兆相其旁皆可
置冢舍千家雖數徙而不憚煩長公遂以丁酉甲辰顯
給事黃門矣次公復以今戊午高第適公與孺人先後
八十覽揆是年也公之孫一以太學生試南京兆一以
諸生試於鄉爲郡太守案次選首盛哉公不必身兼文
武而家兼之矣次公卽日上公車奏賦龍門需次玉堂

之署率未能以安車迎二老人北走長安道宜其於瀕
行吹笙鼓簧奉觴上壽於具慶之堂熊子於是歌七月
之六章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公與孺人以長公封貴
矣不日次公館閣賜

恩重書行且累錫况諸孫皆射雕手也熊子於是歌敦
韋之末章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則公之取精於造物
者豈不甚弘哉或云恨長公不見是鄉里兒女子言也
蓋長公諫草扶陽抑陰正直爲經忠厚爲緯薦紳先生
爭傳之讀治安策誰爲賈生不主今存乎彼錢鏐何述
馬大上立德其七功其次立言長公之言立矣名且

不朽次公以八積醴養而爲公家礎棟立功正未
可量諺曰胡葵不結瓜菽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詎
非本於公與孺人之德之立哉請祝哽而酌大斗何以
侑之則載歌鹿鳴之章次公今日之事也

壽魏太安人七十序

庚戌春正月既望二日魏母太安人七十初度也太安人有丈夫子三其長則銓部統百官而曹選爲任稱至貴倨者

明興仕格凡拜爵一級以都卿相之顯率束於功令君親先後之情不能自擅獨天官尚書諸郎過環如日月之代得以恣所出入此太安人屆七十而銓部施朱紫稱壽於書堂之上榮莫大焉諸薦紳先生謀所以奉觴而屬執筆之役於明遇所以逮然也明遇主臣避席稽首颺言曰宸暉昭被珎緼繡幃龍章榮滿望族

素阜上

三

天子之興業也渥然紅紫玄鬚人谷偃蓋南岳絳

實衆人之頌禱也不腆之辭夫豈有加其惟是以所習太安人之德之功之言以俾女史乎聞太安人奇朗昭於韶齔動無躁容弱并事贈公南谷先生鷄鳴盟淑綢繒饒宣栗於新婦綿葛惟謹迺贈公承汐汀翁清白吏之後屈首讀書不問家人產橐中裝夫其餘幾太安人益折節爲儉惟布操作晨昏備承姑舅驩無乎不至而解佩贈門多賢豪問長者交游自此贈公博士名大噪中國而授弟子室學者未之或先問遷當路諸貴人幸舍雖一劍鍊自傲贈公固質有其文行者

我亦栖以內不以粉墨縞綺相累也贈公兄背銓部大露頭角太安人一廸以父風隆師取友鋒然樹左胡赤幟居恒每見銓部曰而所游皆公輔才而門必大銓部果以高第累遷今官涇渭搢紳無繆衡石振天下滯才明目張膽按格律以定國之真是倘亦式於太安人內訓之素也耶其它令建而建號大治分水部水部底績則史所稱崔寔五原之政雋不疑京兆之理緊母助也范達論陶侃之母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根茂而葉著天道之篤裁也固然我今華嚴旗明紹蟬滿座諸孫遠膝下璫玉立而銓聲實行茲海內第一品目以尊顯太安人之至貴太安人折衝其本矣而壽寧有哉哉明遇輒踴躍而慰封人之嘻曰睥而貞其而苦女而丈夫母而父稱彼兒觥醉言舞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古

素阜上

四

熊氏族本序

宗之必合祭其祖猶衣服之挈冠冕水木之尋本源也
大江以西山川秀衍希兵燹轉徙之事聚族甲天下吾
熊在南昌最著昭穆夥願不能家敘而戶譜之然各支
貴盛亦自足爲磐石也北山自我元昌公闢處此土今
蕃四族累手指萬自封侍郎公古疾先生建譜御史大
夫北翁豎祠堂壽今數十年後生之系未錄且舊祠非
公建宜其輒毀而團拜禮儀緣乏經費事同不飲歲儉
時誦舉行後滋不易長老有愛之屢屢見告於是稽之
於衆命云蓋陳金一母錢脩出 一券而息之六年之

素直上

四十一

四十一

外歲 交十金爲上拜十年左右八難致千金作合食
之廟失明遇送率若干金爲倡率者不爲限量大約
釀六十金公舉十二人收責於外姓歲息三之而族人
無與焉始祖有靈必呵護厥事異時建廟脩譜舉祭當
另議三章此特其嚆矢也

朱氏家譜序

自史家譏人表志傳燉惡第分王公不得以勢私孝子
慈孫不得以親諱公論之在人心元氣之持宇宙也史
不一家傳者獨龍門扶風最盛後世之人遂師其意爲
家譜別種而明系事之不可廢者但以雲子耳孫禘宗
祫祖世既渺茫不難蒙昧傭耕而冒華胄微細而齒右
姓不可勝紀此嚮者秋青之所羞也仲弓見稱於駢角
叔度名蔽乎牛醫士苟能角立傑出惡問類耶春秋之
世卿晉唐之門地尚無益於治亂之數况蒙之也近世
之譜往往如是獨朱氏所藏舊 朱孟高者所脩孟

素直二

四十二

四十二

高隱 人氣義行一閭里能不容 人見厥譜獨詳小
宗法以近祖朱勝甫爲始由勝甫而昭之穆之累累珠
貫也考亭之裔舊本載焉勝甫以前強半斷爛於燹孟
高竟闕其文曰吾存疑也則孟高之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豈猶夫人之敬愛也哉是宜諸名公序說而稱其賢
不一一也孟高之後益蕃而系未續綴續之者余婦翁
朱文甫也因得寓目遂喜而書此

逍遙閣記

福寧深山爲城巨海爲池以州治而繁重視大府左方
與島夷倭以直號稱閩中北門置水軍三千衛士三千
步卒半之治兵使者奉

軍書填壓其間等威視幕府然群山自東甌斗入海不
當車馬之徑層峰矗矗隔阻冠蓋前使者率以爲偏鄙
不欲久駐視陋而居會省之巡署爲常五百里遙制稱
不便熊子于是弭節欲素得軍吏拊循之鈴閣清閒放
衙之後鮮所事事爰就署中隙地構木爲閣閣高二丈
許半 高廣白金十五兩顏其 曰逍遙下曰山雲海

去耳

與

三

日之 有客望而笑之曰巢我謀官也無沉沉者謂樹
也無亭亭者如大倉堅粒如潮汐浮漚其何逍遙之與
有而子張之也曰天下官署臨城衝近市奇得見山卽
見山而山入于城亦魁父之丘耳安所得千仞義義如
是山之龍首風飛秦母之瑞壇雲出霍童之丹井也者
又况坐檻敞扉而南溟鵬之背北溟鵬之翼皆歷歷取
諸眼耶夫體者境之住也用者心之通也境者天之清
也心者人之樞也天者宇宙之圈也人者古今之串也
通住爲一天人如環圈串無窮真寄焉而已矣曷廬之
幽也以才顯玄亭之寂也以文著平泉之麗也以功章

午橋之勝也以望表故自其至大者而觀之宇宙一粒
也今古一漚也自其至細者而觀之一粒宇宙也一漚
今古也吾以兼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旁礴萬物以爲
一世惡至而倪大小耶善夫漆園吏之作逍遙遊也卽
繼以齊物論吾何不可以名吾閣

射鵝記

福寧山海渾淺水木深茂蛟龍官鳥是固其所乃城郭中羣鷄夜鳴與漏鼓爭節國人習聽若鷄鳴鵲暗無異之者熊子曰太平無象聲色其象即不能如至德之世鳳凰降集澤馬來遊何至惡鳥飲啄于城衢叫呼于宵旦而聾若克耳此其地之文武之所以不張也爰命跡射之士關弓火攻之手飛彈日落七鵝鵲聲竟息或曰是亦為政乎曰是天之道黃帝之心周公孔子之志也南宮朱鳥柳為鳥味為鵲火十星為員官軫為危羽重麗形牽生無或不像焉彼獨身注、胸會撮縮胸突

如截雖與天象之所不垂也封禪書注、黃帝用一泉破鏡先王教民取以供祭豈羞腆之為母亦欲疏捕之勤而俾其種絕蓋李法也周禮庭氏掌射國中天鳥蒼雉氏覆天鳥之巢庭氏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獮之大司寇官屬具備周公豈欺我哉詩三百篇孔子所刪魯頌曰翽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孔子奚取焉取頌君者張其君之文武也而奚其不為政且也羣鷄毋注、習誅之可以教孝雉同卵而求匹炙之可以懲淫飽鵲腐而棲墓棘咀之可以激俗夜撮蚤而書昧丘山曜之可以定時至目似愁胡注疑鉤喙癰腫如

侏儒之飽閃倏如盜賊之奸于人間世無一可者獨朱齊八珍數貴六博莊生見彈而妄求齊臣援儒以正對鵲亦有虞注、矣今與鵲之神約尚其聽鳩氏之良言率爾醜類盡徙于三苗之陰九疑之陽毋再易種于茲土不然跡射火攻之士如林必盡殺而痛斷而族乃止其謹避迴之

福寧重修州城碑

予既以璽書按察閩中郡而治于北偏之福寧州者古
甌越間也負八海際天地四面阻山險自昔民衣文蛇
漢武帝遣嚴助朱買臣招來東甌事兩越謠俗始通中
國至于今益彬彬大雅矣然地確貴粟小民微山谷之
業羣盜擅幹奇貨與樂浪海中倭夷市間或勾之剽攻
視風候騷閩中州猶當路塞也控海曲而治城以外無
它障嘉靖間盜渠洪澤珍率倭數千環而攻之而不勝
董董葆就長老談之猶色變豈不是城是視乎先是
延石而堞之門阿之制一雉容乘車之五介其城之身

外不廉

內不挫

旁腫而進肉薄可食既易以搏埴之
工陶碑而甃之槓理而堅稱馮焉矣然門者城之味也
樓者城之顙也睥者城之目也中經涂而外環涂者城
之腑胃也此數者濃厚之所震動不能如銅南山無卻
侈弁之所由興人且齟之甚而扼味以廛環涂没于市
屋宇既卑登陴而上若階也豈復顧城哉已未六月颶
風爲祟撼樓發門倒睥羣盜政嘯海上長老告余曰城
如此而使君獨不悻即值時誦告于主者僅得百數十
金而州之小吏主會計輒寬然而不存見少益曰故事
也以廢灰堊之以塗塗附之蒙朽蔽蝕糊齧以侵牟其

歲不問

明年也

且發閭左右之人而役焉踐更可以詭
脫是宜其歲歲率國人而城也此無他有司流也城于
何有于具道領衛之沈鷹揚而申之曰汝聚族于斯守
之世維茲城工汝其于治贊以若干夫長若百夫長
有所不稱爲國人口實予不能曲三尺儻金之不足也
則卽衛士興人徒而以金售物直去市屋之蔽環涂者
用礫甃其涂距城十尺衛士各負礫三百觔涂長千尺
矣西門重構檄州增金兩倍爾乃撤朽剝蝕完甃清其
灰而益之而揮之而沃之睥則錯空而填之樓則審曲
而匡之資崇三尺墻厚一尺門之石相鐵柱則革故而
鼎之俱毋憂其不人也于是樓櫓羣翬睥睨齒如臺堦
翼如視其城腠而直廉而不腫州而不迤此以後寧復
歲率國人而城乎夫書稱勤墉易戒覆隍傳罪恃陋古
之人所以諄諄于域民不愆王公設險之義者誠謂以
佚道使民也今茲之役興人徒于衛士以其祿在官而
比閭之庶人惟適觀厥成而已有以佚之而未嘗使視
往之歲率國人而城者此其故不可深思哉後先經營
厥事假守州者邵武太守丞蘇子萬傑真守方子孔紹
也熊子曰假守如守哉真守守哉

福寧州議軍坊里營衛供應碑

國制經費其大綱領于度支自天子之卿下逮庶人在官者皆有恒奉祿節目具備而守令食租衣稅一切既粟六曹史遵故實舉行毋愆于度吏民不雜政乃大和敷天之下類若畫一矣乃福寧之州暨所部福安寧德之縣高山大海原陵淳鹵齊民鮮藏蓋網疏而俗儉陋官府供具無品式廚傳不飭苟且假貸于坊里有司就不勵節槩而吏緣為奸騷擾相奉如新官下車膺絕器物勢不能汙辱壞飲乃假貸器物率苦惡久之靡蔽埒于湊入馳道供張人徒之費疑于軍器地偏稀賓客

臺上

聖元

簡高令官則設惡草具而觚爵益甚無風陳其它素茹瓜瓞果蔬醢醬過市不可得勢必需于坊里在上者曰此董董末吾禁也在下者曰亦有從徠繙衣授餐之詩非與在上下之間者曰吾居要害而為政良窳吾口也豐約吾手也不吾事且重困辱汝市民因緣與之習有所受取頭會其斂于野涂井里中悵惘莫問其出入此上之所為董董而下之所為營營也語云苛政甚于猛虎豈盡然哉政者甚乎爪牙吏虎而冠耳且也州邑雖鄙遠而當海外蠻夷盜賊之徑蒼兕滿水緒衣滿川既置一募軍徵巡之復置一防海之郡丞監護之具供具器

物亦無品式勢又需于營衛之軍兵矣軍正法士卒取

非其有罪殊死誅情而不計直柰何上人先樹非取之

泉耶彼軍祖饗士者豈不亦炳然名將哉熊子于

是集文武吏士告言之曰絃可更張乎會一時皆賢良

方正之選具條言其品式悉索敵賦之奇美者治厥供

具賦仍舊貫毋加銖兩大都器物帷帳問工曹史廚傳

饋牽問禮曹史江海旗幟之祭問賊曹史而專設亨人

掌庖餽賤人掌燎火各與之廩防海郡丞下車取器物

于州帑募軍之旗志羽蓋取足于公粟不約而議論大

同爾乃上其事于中丞御史臺曰不奪不信不信民弗

臺上

二

從請定約二章之約得報可尊而信後之有司即惡

其害已也而籍可去哉蓋則壞定制量官用以賦于民

本末之臧公私之路較然熾悉而要以安民殖軍為統

紀大民者國之庇也軍者民之衛也庇焉衛焉而縱季

斧焉樵父賈豎且知其不可而况上而為父母師帥者

乎斯其所以不約而議論大同也與是舉者署海防蘇

承萬條福寧州方守孔炤福安縣張令蔚然寧德縣鄒

令用章北路參將王君雲鵬法當並書以志作始之謀

一出乎公也

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

嘗從長安中閱西域圖書其所書記四夷宮室之制甚備大抵一以西皆延石爲屋不棟不楣不檐不櫨層堦而疊空二或方或圓其王長之居更壯大累臺增成巖突洞房純不用板木上下盡石延也制皆如塔故中國佛寺多建塔從西方之教俗云然靡敝財力近倭祝延福澤近愚瘞舍利金玉貝葉多寶託其放光近誕悉無益之作也獨形家取其意象置邑屋之山水要害則甚靈神而猶靈神以嚮文學余官具興兵興長老爲余言郡之碧浪湖浮玉石上自建萬三塔後制科必魁進

素直上

士必儲四謂關數之歷歷若左券

言亦于雉城建

金蓮塔告成之年一榜得三進十嗣是第者頂背相望且邑之風俗更剽夷而淳魯盜賊衰止吏不入罕百姓不困內外之繇而今悉得徵遷者十五年于今亦歷歷若左券矣五今按察閩中而治于福寧州者東西甌之間也入其境崇山蔽天大海浴日州城環群峯而逼處其麓四面氣勢磅礴溝洫東入于海有山填之微學焉中一山名與者首銳而圓下如鼎足句之屹然潮汐池中凡抵其壘占秀而當要害熊子曰是宜塔也會福安張令蔚然案言豪富民束矢直百金余復捐他錢屬

署守州者蘇郡丞萬傑經始之而方守孔昭以嘉定興等調來拮据半莽始就大約糜三百金薦紳先生張君大光力六任而諸紳亦各有所率調發人徒僅借衛士一日指揮沈鷹揚役之海舟收汛多維與下參將王君雲鵬亦間令士卒負磚以戲如拔石超距者故費省就速工堅臻厥成而晏如矣厥崇八丈厥盤七級頂盤之級如其級命治氏執上齊之金鑄之厥基純石石取于故塔塹磚以甃其身陶旋人多舍山麓而疊灰又悉土產因其天地之便不敢輕百姓力熊子與州守固熟籌之而後乃率觀厥成者也因爲之記曰夫天地成物

素直上

而聚于昂惟山爲土之聚高高下下

聚不地

崩而物有所歸天地之定理也乃何取于西方之教俗而塔之是爲曰理者氣之籥也氣者衆之精也衆者景之表也夫登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穹廬南夷之氣似舟船萬物之情各有所類故城邑猶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各變掉而動罔或不類其情惟塔之象骨直以立昂聳而盤圓大類頰楮筆上十青雲朝汐浸之光米盪漾雲霞沃之文章爛熳形家目曰貴人之星以其處位高卓又曰貴人駟馬如是而以景歸象以象歸氣以氣歸理鍾天地之美而聚于

高君子曰福寧必興夫福寧固無餘之國夏后少康神
明之觀蓋猶有禹之遺烈焉句踐亦禹之苗裔也棲于
會稽今人郡人文冠海內豈非州之前茅耶何乃久
罪地脉哉熊子題之曰龍光寶塔初也在裴蕭之二章
矣

銘曰禹敷下方

甌越斯將

漢關荒要

無諸是王

溫麻晉縣

長溪唐疆

亦越我

明以福以寧

控甌引越

地平天成

東耕鳥耘

風和雨靈

文明以正

有待聿興

卜云其位

東宮蒼龍

卜云其歲

白帝重蓬

石盤率堵

金剛美客

天姥仙岑

矛戟森森

支提佛土

龍象沉沉

精英繡結

護此珠林

鬱葱春皋

澎湃秋濤

既飛威鳳

亦躍巨鰲

於萬斯年

海潤山高

泰昌庚申八月之望

沈何山真隱軒詩集序

從閩中獲讀方伯沈公真隱軒文稿和正以廣肆直而
疏達原其於登高臨大澤見元氣之搏抗焉已叩其
所爲韵語則曰吾不揣而習此偶一爲之欲作不由踐
徑語莽莽自遂亦時有獨至以此不敢出及出而咏歌
之果也杜陵險徑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乃所爲莽莽自
遂者政優優而尋變入節也公于詩深矣夫詩之爲道
非第以見性情樂節辨之北面而弦所以同民心而出
治道關氣運之隆汙焉至其聲格高下若江河遷流有
莫切上所以然而然者蓋五聲協五氣以類萬物之理
而風之調要不能離宮氣爲主宮居中央商張右
旁大小相次第以及羽先王考中色而定黃鐘所以宣
養九德也于性爲仁于時爲春于情爲好于德爲生試
歌商周之頌寬靜肉好廣大恭儉純官也尚書之文純
官也故曰是五帝之遺聲也漢表章六經稽古甚盛如
兩司馬氏班氏之文賦蘇氏李氏之古詩其言雅而法
樸而振也折沉浮累累乎殷如貫珠猶官之音焉東京
以後其氣帝矣晉人之纖語純羽也五代之月露風雲
純羽也卽陶靖節詩真素夷邁學士大夫爭言之而氣
入于商幽人獨立志士嫉俗之象乎惟唐韓之文李杜

之詩能不盡失官氣而局體一變當爲唐以後詩文之
祖古文古詩亡矣宋之詩文純無宮元檀詞曲麗于潘
佚純爲其細已甚也嗚乎聲氣一也而三代不能不
漢漢不能不晉唐晉唐不能不宋元其間治理興替運
數修短夷夏遠順之故若操券衡而對一二也是誠何
謂哉夫咸池蘇于皇管南風解于帝弦大護之德猶慙
武樂之善未盡聲氣所通此在至聖明王尚不能避遠
于渺忽而況晉宋清角朝歌北鄙易水變徵垓下羽聲
其徵應寧復有待耶

明

高辛 天縱之資抱無師之聖

御製詔誥碑書無不炳諸典謨渾備黃鐘之氣居然
帝王之言草昧諸臣皆含章而不曜成弘以後養士右
文開教廣學陋視西漢太平之色日鮮故制義推姑蘇
毘陵古文名北地信陽亞斯嘉靖歷下弁州蔚爲朋興
于是詩無舉大曆以下文無舉東京以下者豈不亦振
哉載觀數千北地挾卓莽關鴻漸渾然官氣厥功爲大
信陽以下即不能純官豈有一之流爲徵羽者耶

今萬曆壽考作人大化融朗家擅和璧人握靈珠急需
執杓戴筐之人以主司中之命而起古文于西漢之上

若沈公者可以興矣公地近而名高知必能以官氣調
天下之焦衰猛起而歸之太和吾審其詩文之志與聲
而知之也

崔徵仲問月樓集序

問月樓集者集崔生徵仲之詩文也生居治東下縣介兩隄間山水深莽海中諸島嶼若蒼兕玄龍之飛伏隨潮汐靈氣動盪光景生以一樓收之雲日烟雨無不奇者而尤奇於夜潮得月白波燦照浩然有萬里之意故其詩文之備美一似乎其樓之觀也詩則大厯貞元間文擅蘇柳之致而擬於今之當家直五霸中桓文焉嗟乎生豈不魁然名下哉而必問序於余者何蓋余嘗與生言詩文之體矣人之有是四體自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各載其神氣於質貌變掉而動天或治之若夫

塑者偶者偶者和合水土而漫望焉成賦挑梗而機械焉純束蕞蕞而衣冠焉其貌似是也南方樛壤之民表龍章而紆紳弁之列焉壯方髻首之豪襲簪笏而朝禮樂之堂焉西方深目畫革之人附襲譯而登言語之科焉其質亦似是也顧其神氣安在哉詩之爲體自三百篇以至於唐文之爲體自尚書禮弓考功以至西京體具矣然世代循環不必一體而必各載其神氣以成其一體擇而一之而已矣仲尼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書契興之象畫成韶鳴迄今垂五千餘年有其可作古人已先作之仲

尼之不作無可作也吾深懼夫今作者之衆也載以月喻月不能自成其體以日爲體日萬古常圓月之朧朧朧魄不必常圓而其虛盈弦望之數必不能舍日光遠近爲圭黍之異故天下人皆仰之使其能舍日光遠近爲圭黍之異而別見像影不亦爲怪月耶日月天下之大文章也生試精心以問之其境政未可窮矣

寧澹語錄序

侍御魯岳方公視鹺東越其下教郡縣率以寬厚子良爲大指而精密則傳以經術於時余旣以牛馬走北面堂下簿書之事惟有司存安敢越俎而顯叩公之學然亦以政學矣公在臺多所論建其巨麗者爲餘于新會諸公請謚天下誦之及於役闔越公子潛夫守治東出所錄寧澹語問序敬授而讀之而後乃知夫道若大路然布帛菽粟中性命之元賅焉則公之爲政所以持大指傳經術誠有所本云蓋居恒而嘆學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聖焉嘗以不講爲憂洙泗之間不斷斷如乎而

其要則在於爲仁春秋之季綱解知諸侯害大夫墮五霸起而扶之其學本於黃老雜於陰符世之殺運漸開皆不仁之種而蔓也聖人有憂之仁者天地之春人心之孩卽堯舜之中也其費旁羅而無外其隱滲入而無內顏閔入室由賜登堂曾思傳火皆是物也及軻氏之言性善也旨斯露矣而善機正殺機之對也戰國之運甚於春秋軻豈好辨哉漢表章六經於斯爲盛乃一代大儒董仲舒標正誼明道之語及其末也諸葛武侯以寧靜澹泊爲訓雖造語有深淺而皆得仁之一體矣宋代諸儒發明理學標目無遺孰非有功之素臣哉而

善惡太分蹊途太狹朋徒附和卒以來小人僞學之禁說者爲明道之未醇正誼之未淨實實然於好惡而寧澹之意微也似也然此一時之時也不有萬世耶乃今之時亦有不幸而類於是者余不學不能窺其際但妄謂世尚鮮講者非講之足慮也默而識之之澄其神也學而不厭之實其踐也誨而不倦之善其同也講不亦難乎若徒以一堂之鼓歌羣市人而高坐嶽嶽四筵諾諾是奚足哉孔子又何憂焉讀寧澹語有味乎其語之菽粟布帛而賅性命之元也轍跡四方不及時時請益如性者北面然事其父友其子皆寬厚子良而傳以精

密斯韜躬君子也所繇與黃老陰知之學與矣仁之端也性之善者也是宜其學之世也

熊仲舒選初唐七言律詩序

律詩備於唐矣言詩者多推高初盛而下駟中晚譬諸望氣觀象初則高帝之朝未央宮武帝之讌柏梁臺也盛則孔子之登泰山楚王之遊雲夢也中晚之際未免爲新豐雞犬章臺車馬云致各有極而氣象不侔此何待樂師北面而絃李札清耳以聽哉客曰果也則高山大澤曳馬若練火起若虹蜺者天地自然之氣之象也漢家宮闕罕愚雖壯大不由人力耶君家仲舒大雅宏達乃顯顯於初唐七言律選焉編焉豈不令流宗賢於李杜乎熊子曰而不見豺獭之祭魚獸耶享其利忘其害

爲有德可乎初唐得唐氣之先者也三百篇尚矣漢魏頗近古至陳隋而柔曼靡麗之極矣其氣則脫風殘月其象則落花豐草質之五音官聲亡羽聲作此其所以六朝哉唐王破陣之後君臣廢歌不覺一振爲高華文綺其貌莊嚴其骨真如登王者之堂雲屏蘭翰瓊壁青葱百常表闕萬雉環墉自足肇三百年太平之韻然而不必爲盛之蒼莽者亦勢也於時律體造端強半奉和應制之作正如斯干崇高蒸民諸什主於榮華不主于艱關元以後多故矣士大夫大憂時憫俗抑鬱頓挫發爲詩歌又不覺一振爲蒼莽情深而氣盛意遠而象

遂爲千秋詩家祭酒亦不知其何以與初異也然非有初之高華轉靡麗之捷而蒼莽之鑰誰開盛之賴有初若寒暑之有二至也故空際不庭草之後必得盧家明月青門素澹爲之光而白雪始興矣故曰初唐者得唐氣之先者也此吾家仲舒選初唐七言律意也

送張鍾山僉憲入賀序

廣陵鍾山張公以憲節督部江右十三郡傳政公廉不
族私繇闡津吏者率望風棄繻間視他道第一切與民
休息不畏豪敢爭訟但簿責是非耐金矢勿入甫半基
政通人和於是里父老與其繇徒保馬者咸歌之曰張
公爲政樂不可支矣江右不當天下郊公尤清嚴治辦
飭傳不甚煩碎視其庭可以搏鼠暇乃進孝廉諸生論
道講書孝廉諸生重公制義宿名北面堂下執弟子摯
惟謹而公於諸制義來請者輒爲之硃墨點乙梓其尤
懸諸通都之市學官靡然嚮風矣會 新天子萬壽初

元邦

君

大

元邦君大夫鄭重厥典北嚮稽首推公載見公卑駢無
累重拜表就裝孝廉諸生微不佞之言出祖以公治粟
吳中不佞爲吳吏辱公知譬諸草木則臭味也可無言
哉昔人云文章關乎氣運始吾不信以今古况之良然
虞夏商周渾噩之言尚矣漢表章六經而兩司馬之文
興光采若日月經天三代之治惟漢紹隆焉唐宋雖遜
其盛而韓之文李杜之詩歐蘇之文並大雅有氣力故
紀人代者必曰漢唐宋云其他月露風雲之季抑何其
亂亡之踵也 明興以制義取士卽有宋王氏之經義
也緣名理綴文尺幅爲限不能如詩賦之淋漓盡態然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不能授幼童而守白首而不能
竟要眇神奇名公鉅卿率借爲先賢夫豈可爲無關氣
運而目之曰小技也哉 國初庶事草創日不暇給金
華諸公舍章而不曜弘正以來瞿唐王薛稱盛幾與北
地信陽歷下并州之古文詞三立不朽此無他大雅而
已雅則新而無窮也敕盡而無惡也近時文運焱煥才
俊雲翔後進弭以馳逐不無鄙夷四家若曰匪色必不
得矣匪異必不稱矣向者務碎義逃難剽新語卑者
詭遇亦一朝而獲十而矯枉太過者則曰我惟先輩之
是程劉落光采執筆若朽木之枝未免兩者皆譏云惟

公之

制

義

公之制義高潔如秋雲溢湧如春冰所治家言清
而不剽譏而不汙盡而有餘味師哉師哉柯野之命也
而公復孳孳教人以好古博見動則曰六經子史當無
所不讀卽不必彊志其辭但涵醖其大指而養其精神
以供吾筆鋒何難自爲今之瞿唐王薛者而必有意于
離之合之也夫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量可權謂之國
工國工能以規萬水懸量權之法與人不能與人巧而
巧豈在法外哉居嘗妄言文章三年一小變以聚然舉
首者爲之幟乙辛以來大槩可評浸淫不止氣力漸趨
於巧薄亂端見矣得公文與公之所以教人爲文振還

其大雅而知天下事尚可爲也夫漢有兩司馬之文章
自有長平冠軍之武節唐有李杜之詩韓之文自有郭
汾陽河朔之勲裴晉公淮蔡之績而宋之歐蘇在翰林
不與韓范諸公之出入將相者稱天下大文章耶以古
况今不失秦泰斯文不墜則東方一隅之難寧足有無
哉故文不關氣運猶非文也人不關氣運猶非人也詩
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豪傑大度士且文章之
祭酒也吾知其所關甚鉅謹以前言授簡賀舍人之治
裝者其他尋常稱述不過一歲九遷爾公爾卿則里父
與其孫徒保馬者業已舉酒酌地祈誦之矣矣不

佞何贊焉

祝延引言

壬戌春王正月吉水信卿李公七十初度里中薦紳先
生多公通好雅游爲之作誦以比于南山之什蓋有激
于公之風操而情見乎詞藉手舉酒以祝公延斐然成
章矣明遇與公長君孟闇兄弟友也薰盥而讀之再三
不覺慨然而嘆曰天之所好人之所忌吾於李公父子
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何以明其然也自唐重族系
李氏凡十三望或蒙臯陶或禘玄元而推高隴西爲第
一公族者吉水吾不知其於十三望何如而衣冠甲第
鸞門駉駉石之宗公獨自守若寒素內廉不讀書不
卷於佛經與孟闇同舉於鄉甲辰孟
一禮由州序晉時雍徐評廷尉久之轉司寇而即晉南
也癸丑孟闇持斧兩浙公慮量地錯厝易爲好關所假
借遂請假里中往來皆不入傳舍買小舫由長江迢迢
行李蕭然竟未有名其爲大司寇官屬者諸懿行不可
更僕數其精謹大抵如此有一不符於天之謙道者哉
且晚且二千石矣會丁巳大計京朝吏主者以朋黨張
目宰衡要人陰誅不附已者空國而逐是年如武進宗
伯之清嚴渭南御史大夫之方毅亦在塗汚中他可知
已三衙門之不能盡協者故事以年例遷名陟實斥也

是時銓部則魏貞甫得參藩政省中則明遇得僉臬憲
台中則孟闇得參藩議淮陽亦不溥然一啓事而盡以
江右人塞白已可异矣而主者猶曰重斥亦陟也於是
染及朋友朋友盡落尚計孟闇有老父在晉曹必並罷
而後愉快竊以世情窺公爲公必不得意於孟闇謂孟
闇實貽親以辱而所以傷孟闇者始至孰知公不爾也
聞報之日振纓大笑曰吾老人矻矻一經不能早達董
董與孺子同舉自遜於禮官甲科乃逐百郡廉孝謁選
人優游俎豆之舍白雲之司將謂厚實耶計必不出此
謂名高耶老人資格復不能有所振異今得以黨坐
隨諸君子之後吾不恨矣可使皇甫規獨爲力爲傑
也耶尚年文山貢水之間神明倍王孟闇亦辭藩參不
就子舍愉愉今五年所公春秋政七十恭逢 新天
子大張特養簪筆而薦孟闇者章友公車方推擇填東
方以海道與遠在蓋卓然有萬里之望焉孟闇猶欲依
堂上娛絃上書謝不任遲遲其行而里中薦紳先生聞
其事而又歌且詠不啻穆如清風云董仲舒曰壽者壽
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壽每醺之於久知言哉董子夫不
必醺之於人而必醺之於天人情喜同而伐異天道惡
盈而吉謙丁巳人心方欲使公父子撫心對泣藉第命

公無豪傑之概以腐鼠之嚇稍減飲啗孟闇亦何以對
天下哉迄今五年而公春秋益高神明倍王孟闇且卓
然有萬里之望天之所醺可謂定矣人何爲哉余故曰
於李公父子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

綠雪樓集

素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西域天官書引

黃帝考定星曆建天地物類之官備哉燦爛神明之式也嗣是上稽乾則炳諸典謨者莫崇乎唐虞蓋古曆作於孟春於時杳鳩先渙氣物攸建寅正尚矣殷周各据一統推本天元夏時近古春秋之季存羊禮失伏蟄火愆孔子譏之至於迭推五勝歲首厥訾舛午猶甚漢興號稱網羅文獻矣然吹律之理微占符之術鑿張倉蒙訛於黑時公孫術繆於黃龍事不師資廣延何取一行素草下

卷一

運算淳風徵文唐曆屢更迄無定據郭太史守敬測量之法最爲合理而候人乘遽僅止比漢誰云桂海無天水天無地一間不達遂格闕容表相洪亮之業得無而待明時哉乃臺史徒以九章爲紬績曆理茫然何知天部故文曜之麗者明愆歲差之特者未覺交食合朔致野叟之臆言考誤證真煩祠官之稟請而

聖明鄭重宣問未遑誠慮師說不明人持意職愈改愈悖愚謂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黃赤之道終古不忒揆測奚難惟坤體彈丸乾元轉昌清揚者環動薄靡重濁者中止澄疑隨處顧玄趾黃而目力所際恒半

分三百六十五度極星高下斯其燦然者矣奈人域是誰解大全不謂西方之儒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或曰中夏聖神代起開闢以來詎闕斯旨而借才異域爲熊子曰古神聖蚤有言之者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伯爲黃帝天師參佐有羲和五官曆法肇明上哉復矣惟黎亂秦燔莊荒列寓疇人耳食學者臆摩厥義永晦若夫竺乾佛氏唱爲須彌隱日大寶縮川忉利天宮金繩地界其誕愈甚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西域歌迦巴國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輪上窺玄象下採風謠采合成書確然理解仲尼問官於剡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語猶信古未有歐邏巴通中夏通中夏自今上御曆始上古至治龜呈馬負焜煌節篇中古興朝馴象麒麟旒簪荒服至於星槎絕海出谷賓王抱圖史以觀光陳書契而利見豈非同文之盛事無外之上舉哉倘祠官采譯以聞大史氏參伍刊定以補臺監之不及特三辰定於次四時定於紀舉正歸餘直變美乎與軒之曆矣何漢唐之足云

卷二

題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泰西利氏次順陽龐氏友岡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說海外謠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節竹特釋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天官日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為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異儒生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即七克一書龐氏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大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

素草下

卷一

三

先生家戶傳之即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凜凜如也同文之

朝大牧篇籍詎可令沈冥五都之市哉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支之五官而以命克都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地理人天眼目引

李氏昆季擅聲堪輿素鯁介落落不諧獨余謂其質有學術也相得其驩一襄先太孺人於龍岐再改厝先贈公於白峰龍格穴法確有所据不作時師誕語以目力揆山體亦不甚依傍旁羅所刻人天眼目龍穴二卷葬經嫡派砂水微淆諸家彼亦不斤斤也余因有感於矇師為造物尸柄而拘儒之賤事其親也今夫隴畝寒細不階尺寸其門忽大一坏封土類多闇合青囊富厚者遂欲以朽骨並斷於山川虛地上實地下甚且席其氣力謂牛眠鶴飛可以奮臂而休咎之徵反出罔度之外

素草下

卷二

四

地而天者也若拘儒守經義之友與斤堪輿為沙漠舉父母體魄委於水泉蟻蟻之間豈不如寶珍器者之什襲此其不孝之罪亦上通於天矣然則將如之何盡其心以擇術陰行善以待造物之至人而天而已矣李氏昆季專主龍穴其學術所繇與時師異是可以信其不矇也昆號和石名現季號少湖名瑜

引湯質齋文集 代作

剛繁以後至於漢文甚盛矣衡之者曰西漢文章東漢氣節似也然汲長孺伉直引是非摧剛爲柔裁丞相御史大夫以上不少細孔文舉楊德祖文士雄也斷斷持清議格物如綫之鼎奸雄噤不敢問誰謂東漢無文西漢無氣乎故氣節者天下之大文章也文章者又天下之大氣運也唐人溺富貴輒謂長孺不顯楊孔不終遂大笑之曰此曹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貴哉豈不厚哉嗟嗟彼一時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萬世耶義興湯質齋侍御坐仕宰豐城剗割有聲而行脩潔微

素草下

四

五

爲御史白簡所抨非貴疆相卽貴疆相客按宣雲七閩三輔大都以破柱聞而莫難於辛亥年大計癸丑爭職掌玄黃之戰此何異東朝廷辨誰肯助主爵都尉是魏其乎楊孔如在無完理矣疏語懸邸狀及載今集中不具述而侍御直以此掛冠神武卧病金鷄山中未逾年而殞此一時也與侍御悟者聞之而不笑且幸者幾希夫生死朝莫也同異蠻觸也不通論其人之生平而第以同異轉好惡好惡轉生死若將曰世道持於斯士品定於斯則孔門所爲惑之大者某不佞辱侍御草木之味必格格焉執今日玄黃語盛謏之于青雲之上人必

曰夫夫汗而阿其所好者但跡侍御之生平與天下平心立論恐盛毀者亦莫以奪也人琴俱往言之何益天道是耶非耶今獲讀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其依然不絕之廣陵散乎嗚呼秋隼擊而毛血灑空罕車明而天譏卷舌好侍御者固好而名侍御之疏卽惡侍御者亦惡而名侍御之疏侍御之疏眞名矣孰知其詩歌之悲壯序記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眞簡志而晦約而該華而不劇盡而不汗無乎不發舒其忠憤剗切之氣獨疏名乎哉侍御之文傳侍御之天定卽揖讓兩漢諸君子于一堂可矣

素草下

六

六

重修塔寺蓮池題疏

進賢門城之東南門也卦位屬離巽則文明之勝區焉
窄堵波七級填其前從城中棘園郡邑三座望之如頓
筆于霄文明以止從雲關望之如廻瀾砥柱屹峙中央
佛廬百楹僧寮四繚供奉牟尼羅漢諸天寶相夙願莊
嚴殿前穿蓮花池環翼欄楯石梁跨池如駕月皆古蹟
也予少讀書僧舍時時登攝塔際北眺城邑百雉紆餘
東望平阜千里超忽雲霞沃蕩於南浦日月廻薄於西
山

真主開湖游之天神仙柱江湄之宅雅正流芬吊陳徐
素草下

七

之舊事功名著績想灌陶之雄風肆日中區浩然意遠
不意去今二十餘年矣古壁頽圯茂成荒莽湮池庫屋
莫限神人於是鬱攸告灾雨暘愆若三老瞿瞿不勝猜
惑乃聚族而謀於諸縉紳先生曰文筆之研池宜清也
關士運火星之水悉宜濟也關民居且也臺使巡行邦
君止憇道弗不治民其何觀而況乎讀法講約則又木
鐸之場乎夫倭佛成風迴谷深山尚走金銀之脛乃福
民有道通都大邑可任象教之淪責在諸君吾儕祇奉
領先一言以興檀越而寺僧亦輒膜拜稽首曰塔剎唐
僧中藏舍利每當旺歲夜影如霞今秋五色宵騰光景

動人民共興之兆歟於是明遇焚香合掌為如來作偈
曰

我不住法流	豈隨世間流	真珠為樓閣
遍滿大闡浮	娑羅善財子	為我支寶庫
豈煩汝衆生	代汝解貪癡	我唱無緣慈
我行不捨檀	孰為涼火宅	是我蔭法雲
優曇鉢華開	赫日收陰氛	天雨百寶蓮
服者壽一切	智慧珠繫頂	文高萬億塔
池是三昧海	殿是天王宮	歡喜充滿處
琉璃映十方	懷羅漢聖果	垂波羅密胎
具足方便住	無邊淨華眼	能種少善根
剷除慳吝垢	各乘大施乘	諸力自圓滿
佛種衆生田	大乘富體觀	是觀乃正觀
東方願精色	人有如意珠	自繁宜自解
纔發心念時	諸佛便讚嘆	

紀異

戊午九月之杪人民謠言天出掃星十月朔四鼓候之果白氣出東南起角南庫樓貫軫如疋布西北指越十日再候之則起器府貫箕掃七星之員官如倭刀形其度西移矣人又謠言距白氣丈許另有一紅星尾長五尺乍見乍沒是夜偶未及見其先數夜有見之者能星人或言前氣爲白虹或言爲星尤旗越數夜披衣起視白氣漸沒而紅星則在天中字于梗河尾掃北斗魁矣異哉大官書曰彗星本類星而末銳星尤之旗類彗而後曲長庚如一疋布着天見則兵起宋志曰彗星本有素草下

其星之本而論之卽謂之長庚可也旁之紅星初起時謂之弗可也末後長尾掃斗魁卽彗也昔景公見彗星而嘆晏子曰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弗與彗且並見矣易曰天乘象見吉凶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吾雖非瞽史能無凜凜于易與詩與春秋之戒歟漫記

馬援奉書入見

君子論史謂馬援以豪傑之才赴功名之會識帝王之真此有大過人者至其所以待隗囂始終于交道有愧焉何也當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京州特一布衣之雄耳隗囂雖微淺然與公孫述並稱西帝天下捨隗漢鼎未定于一以爲自視其不爲銅馬者幾希乃畧援羈旅之分加以國士之禮及知公孫述與援里閭相善使之往觀而不疑其以國情輸敵此不可不爲援之知己也士爲知己者用貧賤之交居平握手相然信以死兄于英雄處敵國之間哉及奉書洛陽光武引見于宣德

素草下

卷一

上

殿卽有臣亦擇君之對此實爲以取功名矣侯將突騎五千之日而後見其端耶或曰帝王自有真識時務者在乎俊傑隗囂與公孫述皆孤雛木偶此何足久霸天下士乎以恢廓大度如光武靈貺誕命當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之時卽賣隗囂亦賣其貳于漢者耳然則淮陰非與夫淮陰之爲楚執戟也不知也庸人之遇也于漢登上將之臺連百萬之師豈援待詔之授所可差好哉使援爲兩全之術當譬曉於囂惟力是視使之捧首歸漢立功名于馬壘之下計之上也卽囂偏信王元發兵拒漢非援論述之所可通則漢之廷猛將如雲謀臣如

兩弟今耿鄧諸臣發偏師以徇封疆直竄上除耳何乃極陳滅囂之術者援也離間囂將高峻任禹之屬者援也聚米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者援也囂帥朝潰而援之大中大夫之秩且夕拜矣囂雖負漢未嘗負援以素所敬重決策之故交一旦推鋒刃而不顧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抑功名之會不容以毫髮間耶光武沉幾先物深畧緯文聰明雄槩之主也外雖賞援之功中必疑援之心以故匈奴烏桓寇扶風不命援而援自請行也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帝佯以爲惑其老而不許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乃許之比士多歿死而

素草下

卷一

上

虎賁中郎之梁松遂乘驛責問失會援病卒卽追收援新息侯印綬而明珠薏苡之謗竟行至妻孥不敢以喪還舊室賓客故人莫敢弔豈非援反覆背交有以疑帝之心哉援居恒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真功名之士之語也雖然帝王大一統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以龍飛白水之真人承漢社之正系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微當使援奉書入見識帝王於抵掌之間援且失身於草澤之竊據矣安能流景耀於雲臺被慶澤於椒房俾青史千秋知中興名將有援乎君子於是乎謂援識其大者求人於三代之下功名之士又何可多得也

孔明長嘯自比管樂

孔明躬耕南陽長嘯自比管樂當時之人自司馬水鏡徐元直崔州平以外鮮有識者後世之人按事數功輒曰真管樂之亞匹也而不知非定論也蓋君子生當捨懷之季戡定禍亂需乎才一世之人也擔當名義需乎節不可一世之人也試以此提衡三子將無不同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堂堂丈夫擇君而仕如貞女之從一管仲始事子糾改事小白朝為讎虜暮登卿相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南陽布衣三顧慙慙雖然魚水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管仲於出處大關嫌於素草下

卷一

二

其始者孔明無嫌也樂毅始事昭王繼去惠王朝為燕上將暮為楚客卿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永安托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樂毅於出處大關嫌於其終者孔明無嫌也且非獨於此也管樂之時周天子猶在也管假樓夷尊周之名以行其疆齊之術樂毅勾連與國屠管丘遷實貨為燕昭報私仇而已魯聞征伐之權稟于守鼎之主哉東漢之季曹以大盜之雄辟倪神器而孫之虎踞江東視漢覆如也孔明從孤窮之劉備不階尺土間關荆棘之中奄有西室竟延漢祚五十餘年至今正統之義明僭國之號若觀

其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忠肝義膽泣鬼神而昭日月即謂之萬世之人可也即謂之二土之佐可也區區管樂云乎哉難者曰伊尹相湯以伐桀周公相武以伐紂其於君臣之義何居乃申申管樂之是言也曰湯武天之所建也天以桀紂賜湯武而湯武不能不取天以湯武賜伊周而伊周不能不相不然五就之慙慙豈不欲支夏鼎之墜三分之服事猶有意於商鼎之延燕昭齊桓一昏亂庸妄之諸侯耳可言天之所建耶二子特感激一時知己之遇借以為富貴功名之局者也然則將無同乎不過曰八陣之師三軍之良七十餘城之下其畧同也丞相之尊仲父之貴金堂昌國之拜其位同也隆中之顧檻車之釋窮愁羈旅之拔其知遇同也然皆三子之小者也由前言之其大者不猶天淵哉雖然孔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再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百六之運至于春秋王不得不降為伯一綫綱紀可一日無管仲之力哉若樂毅者雖其才之奮樹炳烺戰國范雎田單之徒皆僥為之矣敢睽視孔明乎尚論古人者不得古人之大而徒取其居恒嘯詠之譚為千秋月旦之準皆耳食者也

素草下

卷一

十四

人主以天下爲度

萬曆庚子鄉試

論曰權者所以飾人主之意而意不可以權用也必通其意於天下而權始平夫人主之制天下輦而秋笑而春用置則虎鼠并抑則雲泥袞鉞自我而以榮以枯慘舒自我而以生以殺見爲權信於天下而至尊矣而不知權之至尊乃天下共尊之也權之共尊乃天下共予之也權不共予於天下則不能爲權不能爲權又安能爲人主將始焉恣其權而天下不信權爲人主之私權遂繼焉失其權而天下不守權爲天下之散權矣是必公其權於天下而正吾好惡之的絕吾愛憎之私喜必

素草下

卷一

五

爲天下發謳歌怒必爲天下舒鬱結而慶賞刑威一一以天下爲度斯能爲天下人主愚請以天道申之夫天一元流行於兩間者生之無亭毒之心成之非反剋之志日月無私照風雨無私均霜露無私殺雷霆無私震萬物欲生而星之鳥火者即發育之萬物欲斂而星之塵昂者即收藏之是天也一以萬物爲度也而人主非天下之天乎天不以萬物爲度則不能主萬物而人主不以天下爲度又安能主天下何也以天下之廣奚啻林總而聚于徐而處之民雜揀不齊乃其間智辨勇力心復生心人主第持賞罰二條羈之絡之令彼趨若就

飴避若去沸此豈賞罰之能制其命哉特以我賞而天下喜誰敢逆衆善以抗人主之所彰我罰而天下怒誰敢犯衆怒以干人主之所殫是賞罰者以天下之喜怒爲之人主不待一毫私者也是故有祗席之私則舉燒承驪臨女飾怨而莞簟醉飽之餘得以乞燕尾之憐而逞鸚鵡之毒有嬖倖之私則銅山市賞副車招噉而啼流泣夜之侍得以固前魚之寵而弄斬馬之劍有貴戚之私則王楊拜寵魏灌受殃而五侯四貴之倫得以盜寶玉之藏而肆羅織之虐有好大喜功之私則表餌和戎車騎絕塞而綽髮穹廬之國得以邀金帛之賜而

素草下

卷一

六

蒙吮呶癡者之威始人主特以一念之私賞罰不以天下爲度繼且人主不得操之而賞罰盡以羣下爲門法所貴主所賤法所嚴主所貴金紫被於庸庸狂狷加于嶽嶽爲善而蒙戮於顯爲辜而受旌于朝斯民亦何所措手足哉夫惟以天下愛惡之心行天下賞罰之權以包荒納天下於度內而無所偏亦無所隔以典章齊吾心於天下而無所壅亦無所分由是度在正本則隆師重任賜璽頒書以示之尊而五刑八法則以肅社鼠而定天下之心度在用賢則舟楫霖雨黃金廐馬以示之渥而三科六辟則以待城狐而慰天下之望度在納諫

則建韜設鼓止輦賜環以示之優而有北豺虎則以逐
萋非而決天下之壅度在尚功則剪茅建社告廟勸鼎
以示之榮而赭衣關木則以儆憤事而平天下之勞大
庭慶讓則瓊林可頒棘木可設而重宮邃閣猶當慎伊
啞之譴而誠楚摺之威中區恩憲則煦若陽舒凜若陰
慘而余吾沙漠尤當止河湟之賞而黜燕然之銘在位
式序則金章可錫紫誥可奪而編戶齊民尤當昭畧行
議年之典而平槐亭肺石之寃若是乎喜不敢恣而樂
以天下爲度怒不敢恣而憂以天下爲度則人主之所
生卽天之日德也人主之所刑卽天之月德也人主不
素草下
測之恩威卽天之風霆雷雨無私之德也而人主之度
一天覆之度矣其應至於陰陽和庶物遂象效祥形貢
禎普天之下曾無天札疵癘其間豈非不僭不濫遂乃
封建厥福哉古者堯位八凱舜罪四凶寧直天下咸服
至今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則二帝之度蓋可知矣若
齊威伯國之餘耳一旦烹大夫而封卽墨幸猶能以山
東起而況以天下爲度者哉輓近賞罰之柄日以砥礪
磨礪於天下而所以用賞罰之意則不取必於天下而
取必於人主之私情於是乎上式研桑進而董汲削文
成五利進而司馬削柏梁建章之役興而愛民惜國者

悶矣大宛月氏之使出而桑土綢繆者悶矣爵非人譽
罪不元兇夷惠解輪蓋之加張霍厚苞苴之寵卒之幾
釀秦續西漢末季是也雖然道德爲尚刑賞爲末中庸
論不賞不怒化猶不若篤恭而況于賞罰耶然而世運
遞變非法度烏乎整齊賞罰聖人之所不廢也如曰必
期于篤恭此正深官稱聖靜攝以遺天下者所爲托宿
也故天下入乎人主之度則人主自無棄天下之心矣
謹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論曰王者宰天下以代天也必法天無私之意而後可
六以天下之大而人主第以一身馭之天下人遂若
妾子弟臂使指運如一家人然者是天下人奉一人爲
家督也人主不明於天下奉一人之義惟恐其一人操
天下之權於是在天下之內分一家惟恐天下之有不
爲吾家有又在家之外分一天下惟恐家之有爲天下
所有空其室與撤其門屏一一据而擁之於卧榻之上
且局錮之且絀勝之一日有他盜出入與非常者惟恐
局錮絀勝之不固也王者知之常以其足家者足天下

素草下

卷一

元

見天下而不見家卒之所見無非家者藏家於天下彌
見其家之饒藏天下於家彌見其家之大斯之謂王者
以天下爲家請竟申之人士負黃居紫處深稱聖見謂
殿庭歡館家之卧榻在是紫貝朱官家之堂奧在是百
雉九重家之門屏在是世世然家與視國與視天下
殊不知積百姓之家以有國天下卽爲國積國以有家
國卽爲家是故秋鵠春與龜手爾足衣吾家者也而尚
衣黼黻之進爲小主伯亞旅暮晦朝丘食吾家者也而
大官法珍之御爲小星羅綦置比屋環堵衛吾家者也
而周廬巡徼之役爲小故知寒天下以燠吾家家必不

素草下

卷一

二十

得煥饑天下以飽吾家家必不得飽勞天下以逸吾家
家必不得逸試觀夫素封之子持籌以理其家則必操
刀間之術商者賈者佃者各予其貨貨而通其泉幣故
能不箕歛而富若一旦盡奪其貨賄泉幣塞而封之不
以櫟子毋將有坐而困者未見其能有家也而況乎家
天下者哉以其家享天下勢莫便焉以天下奉其家養
莫備焉如取如携取天下之財爲天下用權莫禁焉與
其制入而何若制取而寬與其經小費之私藏何若
飽大鑪之鼓鑄况乎貢人教倉與人河水比以有篇芻
有其井一實也彼苛取而積比以不積而時取亦一實
也是惟王者知其然撤去其家與天下之形而無所彼
亦無所此洞融其家與天下之理而無所左亦無所右
是故雕堂綺櫺雲屏欄杆不以爲家壯麗也而惟恐阿
房築天下之怨則其家類重九沸和兼芍藥不以爲
家豐美也而惟恐糟堤灌天下之醴則其家殘羣罷驚
鶴蟬娟豸池不以爲家樂宜也而惟恐烈烈霜霜天下之
骸則其家散金錐啣壁懸黎列錢不以爲家玩好也惟
恐丹楹漆城傷天下之脂膩則其家亂故司農司會問
師旅師繕吾家也而研桑不得開其說廩人庾人遺人
廩人紀吾家也而卜式不得助其忠減馬省獸不廢其

久而清心杜五侯之僭奢則家之安寧塞矣斗粟寸金
不怒其諫而正已式後宮之曳綈則家之僭擬消矣由
是元氣灌輸膏血普汜朝無腐水蠹木之藏野有含哺
鼓腹之適舉溥天之下親若父子驩若兄弟以戴王者
而王者則門屏奠於四維堂與錯於九鼎卧榻之側永
無突厥棟焚之憂而天下式於門內矣古者堯舜之治
天下不治堂階而歌維叙歌時雍蕩蕩巍巍六合爲門
九壤我闔其家若斯之盛乎而當其時不過黃收純衣
素練樸桶豈若季世庶堂敷食武王散之沛公藉之
以有天下哉則信乎人主無家以天下爲家也抑論竟

其章下

四

舜通天下爲一身故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孟子曰脩
其身而天下平止以家言毋乃未該王道與然而有公
天下之度而不私即謂以天下爲心可也家與身無二
矣雖然大傳以人土財用關天命而先之慎德則慎德
者王者家天下之要樞乎故曰王道本于誠意謹論
二論應試之技是時余年少未能習古文也距今辛
酉二十餘年矣偶于喻仲文案頭見之遂喜而收入
集中聊以驗學問之進退云

島夷傳

述史氏曰昔先王疆理天下四與既居九州攸同東漸
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于時舟車鹽鐵之利灌輸中
原以喬上視江淮之南會稽句章豫章餘干閩越甌駱
直比之于身然頭痛惡度之阨不相通焉漢武雄才開
滄海置朱崖永河曲又朝鮮於戲盛矣然遷固亦止傳
西域傳西南夷海中諸島自竄于魚龍風波之間猶渺
焉不聞也然天地之氣有所必開今江淮之南聲教軼
中原而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執其球者萬國島夷暴漢
物之僥絲緒之利舟航接至

素章

島夷傳

三

天子哀閼蠻夷稍通使物羈屬之令毋大攻深得春秋
内外之義而奸閼之民橫行海上乃閼中四郡爲尤甚
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其端亦既已開矣如東
番本甌脫奸閼盜賊歸之若流水是豈真欲辟土任貢
哉漳泉之人倪呂宋如衢戶視日本如鄉里卽佛郎紅
毛夷亦有譯通爲市者異日擅幹山海之奇依阻甌脫
而東南始吞食多事豈必待豪傑興耶雖然此非秦漢
以前之治而後稍亂也天地開之也史稱程鄭以山東
遷虜賈豈結民富埒卓氏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治兵
閼中見盜賊滿山海卽漁於中無不兵弩甚設候便焉

寇陸道行人亦持弓刀不執逐利之徒率怙大氣方爲
與主四肝衡于氣數開塞之機而嗟海水之爲大則大
害也作島夷傳其海外雜國安南大食大泥夷壹之州
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
候霜雨朝貢不相寇盜賊殺於沿海郡國無風魚之患
者不且論

佛郎機

佛郎機居海島中與爪哇國直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
名爪哇在真臘之南自占城駛舟十日夜可達其佛
郎機與爪哇真臘置海中道里大約相同又聞爪哇

素草下

高麗傳卷一

七

佛郎機俱嗜食人善用銃大可摧木石細能擊雀則代
不通中國史無載我

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主遣必加冊末二十
餘人入貢乞封有火者亞三本中國人性惡忘亡命彼
國久至南京時

武宗南巡亞三因江彬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見典屬國長揖不拜詐稱滿刺
加國使人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訊得其詐狀咨
之頗不熱服其舶番有徒維廣州灣口求市布政吳廷
舉聞于朝議以爲非故事格不行遂退泊東莞南蓋屋

樹棚而居恃火銃以自固復陰出買食小兒屠之惡少
年競掠小兒趨之一兒售金錢厚倍所食無筭居二三
年不去亞三在京師與回回寫亦虎仙俱怙江彬勢行
詩亂

武宗晏駕

皇太后慈旨林彬並亞三虎仙盡誅論適又滿刺加訴
佛郎機奪國仇殺于是御史言佛郎機大酋弒弒主
其貢使掠食小兒慘虐亡道當誅所與蓋屋工匠及闖
出財物者以私通外夷坐

素草下

高麗傳卷一

七

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海道汪鑑募善泅者鑿其舟遂悉
禽之仍詔絕佛郎機進貢并遏各國海商市舶田是番
舶趨閩之漳州廣東大匱嘉靖中從都御史林富之請
除其禁番舶復至初鑑之攻佛郎機也苦無如彼銃何
適白沙巡檢何儒闢知彼中有廣人楊三戴明者亡命
其國久盡諸鎗銃製藥之法遂陰部勅我人往伴以貢
酒米爲名漸與楊三戴明通諭之向化設重利楊等悅
定約夜遁歸鑑即令如式鑄造用以取捷因奏頒其式
于各邊造以禦虜即以其國名佛郎機云後佛郎機
雖絕貢往往附他番舶至廣賈廣人能識之今香山灣

夷皆海外人長子孫西南夷航海大舶率倚爲居停主而檀幹山流之石歲入金百數十萬廣用以饒所需我齒絲爲上其次之屬次之墨次之而歐邏巴人觀光中國者絕海九萬里亦附其船以至其人深目而多須髯書華旁行以爲書也精於天官能華語嘗與余言天竺大夏以西皆仰給中國之絲光則華風之所被者遠矣

呂宋

呂宋者海中之小島也一曰佛郎機之屬夷其去倭奴遠至中國稍近而以小故不通貢獻歷代無可考自增設海澄縣于是海舶由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島者矣攷

素草下

島夷傳卷二

三

我朝永樂三年其國遣臣隔察老入朝貢方物後遂無聞焉其島之平衍可居處延袤四十餘里廣不及十里廬舍櫛比生齒蕃地土腴出黃金闌廣之白工技藝咸往趨之受雇作業與其土著雜而中國之商賈者操大舶日夜裝我之綺繒絲絮陶器餽糖諸食貨往市視呂宋幾如歸焉官予之符引權其贏以輸軍興者歲四萬蓋其島居琉球日本之南爲海舶要會其人佻黠慧逐爲各番互市牙僮商舶競主焉關中駟藉言充餉市利墜冬其羈旅爲家者不啻萬數所以呂宋有大明之街萬曆三十年奸民張嶷倡金穴之說亂請至彼採金至

勤

朝廷遣官助視彼林以爲我將畧地遂密告佛狼機國王必殲我人而後快因厚直買我羈旅者佩刀買且盡卽一夜屠殺我商民數萬無生還者我亦以爲萬里之外殺者多奸闖不復發兵興擊閉海道莫通一二年隔絕器物諸夷失互市彼如黑子着面不能操奇贏輒大困而閩人不得奸闖出財物亦遂告訕今稍稍復通互市如故前事漫漫不錄矣區區小島不啻邾莒之賦大都海中夷仰給機利之場非亂我者也

紅毛番

素草下

島夷傳卷二

三六

大西洋之番其種有紅毛者志載不經見或云羅斛別部赤眉之種或云唐貞觀中所爲赤髮綠睛之種或又云卽倭夷島外所稱毛人國也俱無定考譯以爲和蘭國者近是負西海而居地方數千里與佛狼機乾絲蠟並大而各自王長不相臣屬俗尚嗜好食飲相類去中國水道最遠地無他產產白金國中用白金鑄錢輕重大小有差錢如其王面史云安息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云安息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而又稱罽賓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烏戈地暑熱莽平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

息屬賓鳥戈皆極西域是豈其種落耶抑近國也其
人富少耕種善賈喜中國繒絮財物往往裝銀錢大
中多者數百萬浮海外之旁屬國市漢繒絮財物以歸
先是呂宋爲中國人市場然呂宋第佛狼機旁小島土
著皆無可通中國市者其出銀錢市漢物大抵皆佛狼
機之屬而和蘭國歲至焉於是紅毛島夷始稍稍與中
國通矣中國人利其銀錢所贏得過當輒偵其船之至
不至酷一歲息之高下有逗冬以待者近呂宋殺中國
賈人不盡死者奴虜之自是漢財物少至和蘭居佛狼
機國外取道其國經年始至呂宋至則無所得賈詳者

素草下

島夷傳卷一

三

給之曰漳泉可賈也先漳民潘秀賈大泥國與和蘭酋
韋麻郎賈相善陰與謀援東粵市佛郎機故事請開市
閩海上秀持其國之文至不得請是秋船果從西南來
趨澎湖島紅毛番之入閩中境自此始時萬曆甲辰之
七月也人長身紅髮深目藍睛高鼻赤足居常帶劍劍
善者直百餘金跳舟上如蜚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
丈高三之一甲底木厚二尺有咫外塗金鋼之四桅桅
三接以布爲帆桅上建大斗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
階上下其間或瞭遠或逢敵擲鏢石舟前用大木作照
水後用舵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沒沒可行數里左右兩

檣兵銃甚設銃大十數圍皆銅鑄中具鐵彈九重數斤
船遇之立碎他器械精利稱是既次澎湖譯者林玉以
互市請而漳泉奸民又從而餌之事聞兩臺以玉生事
招外夷繫獄中且頒言誅秀下監司郡國議議曰澎湖
漳泉卧榻之邊市一開必且勾外夷逼處此土其害有
不可言者斥之便不則剿之於是檄浯嶼巡將沈有
容往有容曰彼來求市非爲寇也勦之無名廼請出譯
者林玉與俱至則麻郎望見玉來大喜過望有容爲之
陳說漢法嚴無敢紆圍者於是率部落克冠叩首揚帆
望西海而去

素草下

島夷傳卷一

三

東番

東番者居海島中載籍無所考信其俗土著無大君長
於中國不絕遠從泉州及海更澎湖中二日夜可達其
地起煙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徇與雙溪加哩林沙巴
里斷續凡千里而山之難籠淡水最名議者欲置戍其
間與海中諸夷市章有上公車者水之北港最名群盜
所依阻也番居山極深味濱海頗有醜脫可耕群盜伴
言開墾歲助餉金若干實欲扼商賈之味與海中諸夷
市跡自有端而泉之勢家奸民亦有瓜分北港課漁者
夫其甚焉海之爲利害也不具論論其番之俗俗聚族

爲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好男喜
關書夜學走足駢肉倍厚能復棘走走如蜚終日不
喘喙度可數百里與隣社御則期而戰戰疾力相殺傷
戰已卽醉怨往來如初無纖芥睚眦者以戰時所斬首
懸於戶其戶結縶纍纍者稱壯士其兵鏑鏑鏑本用五
尺竹而未銳傳以精鐵出入不醒手觸鹿鹿斃觸虎虎
虎斃斃地宜鹿鹿斃侯侯居常禁私捕冬鹿群出則約
社中人卽之鏑發如雨獲若丘陵皮角筋骨如山而中
國人以故衣粗磁質其皮角與其餘肉間中郡亦無不
厭若鹿者矣地多陽其人疏理能暑冬夏皆裸婦人結

草草下

草草下

三

草裳蔽下無揖讓拜跪之禮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爲
月十月爲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貿易結繩以志
無水田治舍種禾耕以山花爲候禾熟拔其穗粒米微
長採苦草雜釀酒亦有佳者其讌會則置大瓠地上環
坐以竹筒爲飲器無他有羞樂則跳舞口鳴鳴若歌曲
男子斷髮留數寸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
斷其唇畔之二齒爲飾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
瑙或珠女子不受則已受則夜造其家不呼門吹口呆
桃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來去俱以
宵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

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
喜倍男爲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丈夫乃決正女子操作勞苦常倍于丈夫妻喪復娶夫
喪不復嫁號爲鬼殘地多竹个大數拱竿長十丈所以
構屋茨用茅修廣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若公解少
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必於公解調發便易也家有死
者擊鼓哭置尸地上燭以烈火令乾露置屋中不置屋
壞重建坎屋基豎而埋之不封屋復建其上大都埋尸
以建屋爲候然竹編茅茨多不更十餘稔人死率亦歸
土不祭當耕時不口不殺男女裸作山野默如也道略

草草下

草草下

三

以目長者過不問答卽華人侮之不怒未熟始發口謂
不如是則天神弗福將降凶歎不獲有年也盜賊之禁
嚴有則輒戮於社故少寇志安樂門不夜開露積不拾
器有床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菽胡麻慈仁慈仁食
之已瘴厲無麥蔬有葱薑番薯薯鴨菓有椰毛柿佛手
柑甘蔗畜有貓狗豕鹿鹿鹿最多無馬驢牛羊鳥有雉鴉
鳩雀無鷺鷥鷺鷥嗜鹿其其腸中新咽草如飴不食雞雉
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海島中酷畏海捕魚溪澗故老
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未樂初鄭監航海論諸夷東番獨
遠窺不聽約束于是家貽一銅鈴繫其頸蓋曰狗也至

今猶傳爲寶始居瀕海嘉靖末遭倭奴攻剿避居深山倭稍用鳥銃奈弟特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漢之患民充龍烈與諸溥往往譯其言語與市以爲瑣瑣而布鹽銅替理之類易其鹿皮角間遺之於木喜藏之或見華人再衣旋復解脫去得布亦藏之小兒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爲易簡云熊子曰以余所聞於東番異狀其猶有泰庭葛天氏之遺乎然距閩中郡甚近不似倭奴流求絕遠何其載籍之不經見也利之所在民忘其死以彼地近中國而當海外諸夷之徑他日必有奸人自櫛如尉佗之在南越者吾其憂之也

琉球

琉球者通典稱爲流求居大島中當建安郡東浮海史彭湖最徑七日可達土多山洞重出黃金硫磺馬宜桑麻無賦歛人佚樂見載志者其王姓歡斯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漢晉以前俱不通中國隋人葉中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殊俗始至其境品休離離結蠻夷服不能譯掠一人以返復遣武貴郎斬陳叔率兵蹈海虜其男女五百人因令窺中國廣人然去我遠而之監水中數敗自唐迄宋俱不能臣使也元遣

使招之不至

國朝洪武初其國擄割爲三王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並遣使朝貢後中山王吞并二山自來朝闕下詔許王子陪臣子來遊太學令得觀孔子禮器永樂至今凡新王嗣國必介海上吏囑請于典屬國曰鄙遠蠻夷欲妄竊王號聊以自榮敢不以聞于天王哉

天子閱其絕遠國初先至爲蠻夷望必

御書加璽遣給事中一人持節行人貳之從福建造船

治裝多齎糧兵營其設三年乃成行諸所需檣帆良材

不常有提道鑿空盛靡散財力從官以下多負漢物與

市使者亦瞿瞿于蛟龍之宮初亦有擁轡車以行者甚

不樂往其國之元舅若大夫充使臣返者皆褒衣博帶

乘傳擁輿耀闕越間齋送驛驛萬曆中廷臣議曰區區

絕島不宜輕易策遣近臣勞苦吏士萬里之外請自是

以後

朝典頒海上郡國令彼使比嚮稽首裝而還中外翕然

稱便無何爲倭奴所轄執其王以去尋譯之長琉球如

故其間歲以貢爲名艤船海喙求入京朝者大都以財

物役不且爲倭奴耳目屢議卻之其風俗男子結髻于

首之右有職者簪金簪一漢人之裔則結髻于首中用

色布纏無貴賤悉攝于殿入室宇則跪惟觀天使乃加冠具服納履婦人以墨線手爲花草鳥獸文頭足反無飾如童子之角總于後其貴族婦女出入戴若笠騎馬從女奴三四其君臣上下亦有等惟王親尊而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以司刑名次喇嘛港官司錢殺次耳目之官司司訪問此皆土官主武吏若大夫長史通事諸員專司朝貢主文吏王并日視朝陪臣朝皆搓手膜拜遇元日

聖節長至土宰聚官具冠服設龍亭拜祝祝中國父子同寢處長有室隨亦別異食用匙筋符異味先進尊者

親喪數月不肉死者于中元左右浴屍溪水去腐肉以布帛裹其骨瘞之不墳王及陪臣則以匣藏山穴中歲時祭祀啓祝爲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亦簡朴祝中國侯伯府而已俗畏神以婦人爲尸名女君聞其國之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卽所爲毗舍那國耶宣德以後使臣以給平行人姓名姓可考者柴山俞村劉遜陳傳萬祥陳謙董守宏李秉彜劉儉潘榮泰衙管榮韓文董旻張祥陳侃高澄郭汝霖李際春謝杰夏子陽王文邁其王世尚姓其以華字名

倭奴

倭奴者揚州之東島夷也禹貢曰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色橘柚錫貢隋書曰倭在新羅百濟東南三千里杜氏通典紀三韓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曰弁辰弁辰在辰韓之南其南與倭接則於朝鮮最徑云古來以魚鹽蠶蠶之不甘通中國自漢武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驛通二十餘國倭奴始入貢光武中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皆入貢靈獻之季倭亂無主有卑彌呼者女子也善妖術長而不夫衆共立之魏正始初詔使至倭假以爵命又與狗奴國相攻魏復馳檄諭之無何卑彌呼死其宗

素尊下

島夷傳卷一

三十

男嗣國人擾亂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稱女王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齊梁陳皆入貢大業初致國書詞嫺煬帝怒欲于遼東之役遂征之不果唐貞觀伍年四夷來朝顯師古作王會圖倭亦與焉高宗咸亨中方更號日本時時附新羅使入貢長安元年開元天寶間屢入貢貞元中有貢使領留中國受經久之新羅道梗始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至熙寧後皆以僧至蓋彼國人皆嚴事僧故僧率知詩書元世祖立倭以其由虜起不受招至元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遣使皆不報十七年殺使

者杜世忠十八年命將范文虎阿塔海以舟師十萬往
至平戶島五龍山悉沉于風返者三人終元之世不復
至

國朝洪武二年入貢其王良懷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
四年遣行人趙秩宣諭陪臣隨秩入貢尋復擾海濫遣
僧祖闡無逸往宣揚威德王復奉表入貢十二年十三
年十四年十五年並入貢十六年絕之以通胡惟庸謀
逆也初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亡命日本惟庸將為亂遣
人取賢賢將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
兵具事覺硯賢于市是時國制草昧以包荒四夷為量

素直下

高麗傳卷二

三

雖侵叛靡常而指揮翁德靖海候具稍稍懲艾之未
能其得志也惟命湯和按行海上相度要害築城堡戍
之嚴禁奸闖入海稍獲寧謐未幾二年入貢時太監鄭
和督水軍十萬宣諭海外故納款獻內犯賊二十餘人
命治以彼法盡置高嶺蒸殺之降勅褒獎給勘合百道
定以十年一貢船限二艘人限二百已復入寇平江伯
陳瑄率眾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已又復入寇都督劉
江大敗之于望海塢先是諜者言東南夜有大光翌日
倭數千由馬雄島魚貫而上江令徐剛伏兵山下令姜
隆率兵潛焚其船獲歸路既而賊至伏兵起賊大潰奔

櫻桃園江園之開西一壁以縱之賊果奔西一壁伏兵
夾擊無得脫者宣德元年七年十年並入貢亦定以三
艘人三百然不能盡從正統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
官寺民舍一空發塚墓束縛嬰兒以沸湯澆之祝其啼
號宛轉為樂覆射孕婦男女剝視以行酒暴骨如奔備
倭將吏以失機論死者三十六人正統七年貢船至九
艘人千餘時議謂其觀光萬里之外不錄其罪天順二
年入貢成化二年偽貢都指揮張翁辨其奸貢不果弘
治中鄭人朱縞以少姣為貢使畧買去其王悅而女之
貢使者請賞沿途為暴至濟寧強市物貨至殺人塵中

素直下

高麗傳卷二

宋

坐鮮官童劄魏政罪戍譯事林春正德四年入貢以前
鄭人朱縞更名宋素卿為使事露賂劉瑾解脫嘉靖初
彼國各道爭貢素卿復來與同貢人宗設忿爭仇殺事
聞復賂監船中使賴恩左右之故事吏使至以先後為
序賴恩受素卿賂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警殺掠寧波紹
興守臣棄城賊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執指揮劉錦
袁進以去巡按御史以聞禮部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
言乃下素卿獄論死于是廷議請定十年一貢之例舟
三艘人三百非是卻不受十九年我罪人李光頭二十
為盧鍾許棟二十七年為
所禽從閩中獄解脫勾倭巢于雙

嘯港黨有葉宗滿謝和輩出諸番煽動海上郡國都御史朱統計平之二十六年入貢以非期發外溥停泊至次年而後納之自是無復貢者三十一年王直先為部下陳賊勾倭寇烈港直歛人生時母汪嫗愛孤矢星入懷已而大雪草木皆冰長任俠好施尚信義趨人之急惡少年方廷助葉宗滿徐惟學謝和皆歸慕之相與入海連巨舶販賣硝磺絲綿遠達諸番器物往來互市于日本暹羅西洋諸國累鉅萬番夷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舶主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直于是威名籍甚羣招集亡命據薩摩洲之松浦僭稱後十置官屬三十六島之夷咸受節度時諸部下剽攻沿海諸郡國東南騷然總督胡宗憲欲撫之乃出其母妻子于金華獄豐衣美食好室屋以奉之俾與且相聞隨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往爲遊說其子澄亦嚮指其血以報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于朝保無他諸遊說者亦百方直嘆曰當王者不死沛公不見羽鴻門乎遂詣軍門宗憲置之獄欲上書請赦直令自効朝議斬直于市大非宗憲意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也于時海中群盜有金子老者有許朝光者有蕭顯者有林

碧川者有徐碧溪者聲名皆出直下而蕭顯最大陷黃巖則林碧川爲主首陷上海則蕭顯爲主首已寧波有毛海峯者有徐元亮者已漳州有沈南山者李華山者已泉州有洪朝堅者已有鄧文俊者張月湖者蔡木山者王萬山者陳太公者皆勾倭入寇蕭顯爲盧鏜所破戮于慈溪林碧川爲任錦所破禽于大陳山已顯之後有鄭宗興者何亞八者徐銓者方武者聲名又出顯下都御史鮑象賢破之乙卯倭以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島之衆入寇以我人徐海王直黨爲軍鋒冠陳東州王其部下多薩摩人葉明輔焉嘉湖蘇松間大肆攻剽總督張經破之于王江涇經開府嘉興調思州瓦氏兵土司未順各兵尚未集趙文華屢趨戰經以兵機貴密刻師期不之泄也文華遂劾經養寇詔逮問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至京列狀自理文華持之竟就論丙辰倭攻乍浦胡宗憲以計離其黨徐海就禽沈家庄之役徐海陳東合兵勢甚銳宗憲度未可與交鋒乃厚遺海所以啗海者方故萬端海始傾心而陳東快快病海之賣已往攻桐卿海微使人語桐卿今日我已歸胡公但慎防陳東耳東至則城中有備不能入遂愈益發憤恨海宗憲知賊交已携復啗海縛

葉麻以獻宗憲又寄勞問麻獄中曰爾不負海而海負爾必我也知之何不移書陳東使殺海以報麻遂欣然作書宗憲得書不主東故伴以予海曰麻無故通東書謀必有奸汝宜防之海啓書見書中語盛感激泣曰縛東自効海遂多方誘東宗憲仍使海與東耦居沈家庄設間令其自圖遂乘亂急擊誅殆盡已又有洪澤珍者

廣間人先後勾倭起事始嘉靖戊午終萬曆乙亥十八年間攻福寧陷福安陷寧德圖松溪攻長樂陷福清攻惠安陷興化犯饒平圍揭陽攻平和劫海豐陷玄鍾犯高雷焚五羊奪呂宋先後折衝禦侮之臣則有張瀚李遂劉燾譚倫劉堯誨殷正茂而爪牙之將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祖最著也今閩中樓船三萬師尚猶有戚之遺教云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者大入朝鮮朝鮮王棄王京走平壤李氏之社幾屋陷臣痛哭乞援朝議以其崇世恭順視遼東如股肱郡也發師數萬佐之其將則劉燾麻貴李如松董一元陳璘糜少府金錢七百萬諸

經畧文臣不皆人將才竟不能得其要領士馬物故算朝鮮人復苦兵矣至今有倭梳兵櫓之謠幸平秀吉病死乃班師朝鮮亦漸自爲葆就近又併琉球而擄其王旋釋之琉球故我之封貢海外藩其立新王我必遣給事行人齎璽書置大舶航海往返費鉅萬今廢置由倭卽琉球每歲有乞貢之舶大抵奉倭奴之指云按倭奴世世王姓徐福裝童男女入海求神仙止大島中亦屬倭奴人又名之曰徐倭自爲種非其大者聞大倭王居和馬堂亦云耶摩維關東道又曰國初居日向之筑紫宮後徙山城日向偏西南山城其國之適中也文武

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匠伊尼翼諸名其路經高麗由對馬島乘風一二日達經琉球由薩摩洲七日達貢使之入必經博多歷五島以操舟長年俱在博多故貢舶返則徑收長門以權司在長門故也其入犯則視其風東北風競趨閩越南風競則趨遼陽東北風以清明爲候能積一二月不變五月南風競盜之趨倭者復視焉霜降後東北風亦競故海上有春大汛冬小汛之防海風波相天浴日船舶視旁羅之針置羅處甚幽密惟開小窗直舵門燈長燃不分晝夜夜五更晝五更合晝夜十二辰爲十更其針路悉

三

۱۱۳۹

其舟則遜中國遠甚以鐵片聯巨木罅中無油舡法
以草室費工多而形式庫難仰攻今若易然者皆掠其
商賈舟而奸人鬻番并船鬻之耳至一食貨所仰需中
國者衣之類其絲答布純綿帛絮紬綢繡袷龍文衣被
紅線香袋帶之類針金鐵鍊磁器木漆器古文錢小食
筐簪貨之類白粉水銀藥物種種皆文之類古書
古名字名畫食之類醃醬餘無所需其絲大舊儋日儋
人皆至五十兩其俗髡首裸裎以寒冬月非上褚衣不
煥故純綿大舊儋至二百兩紅線用餘甲冑刀劍帶其
書帶大舊儋至七十兩香囊千枚七十兩白針七兩鐵
素草下
金具一兩錢貴古千文至四兩開元永樂二錢後新錢
不貴也名畫貴小五經貴書價賤詩易春秋四書貴論
語學庸賤孟子外典貴佛經賤道經最貴書得即購
之母問直樂貴琴甘草芳也川芳大舊儋至五十兩素木
鐵器及木器漆者磁器畫丹青者合其制則貴不合不
貴也其性矜悍于生十歲便教之走箭舞刀讀書取記
姓名而已以戰死爲榮行兵習巧術教作蝴蝶陣揮扇
爲號一人揮扇衆人舞刀又作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
次魚麗而行最強爲鋒最弱爲殿吹螺爲號其入寇攻
剽必火開屋示威氣焰燭天值酒食必令我入先嘗行

城衛避委巷避堞路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致
十里莫能近對陣先以一二入跳盪躡伏空我之矢石
必伺人先動而後入又善爲誘兵以包敵敵聞四面
伏起突陣後擄得我人輒斃鉗如其人忿驚好殺形容
健捷若猿猴故我兵莫能當然非我人爲之固則大海
爲限彼亦以絕遠不樂往今閩中人視其國如歸市羈
旅所聚名店街且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驅與盜往
來如織被亦威遣千人從外洋市我會絲而海禁愈厲
愈爲奸人用乃海上所斬捕稱倭者率非亂倭大都
皆商倭彼又貪漢物不已恐自是利害之數有非常法
所能採取者度外事是在豪傑名將哉是在豪傑名將
批

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掌院事北潭公行狀

予小子五歲兒時從先贈君帶屨之下猶及見御史大夫北潭公云公兩目若曙星聲若伐大鍾素髯如冰雪貌不甚脩頤而有辟易千人之氣時輒撫予頂而摩之曰孺子稍有頭角可教也居無何公與先子並謝世先子次年襄葬事獨公以卹典未被故諸公子不敢先草莽而委

君貺蹉跎二十餘年曾未獲吉山原一坏土孝子慈孫不勝感悼會戊申明遇拜禮官命過里適郡太守蕭田盧公脩郡史於觀察李公悉公知泉州狀慨然欲傳公

素草下

卷三

于舒文節魯恭肅之下錄公遺事如誌邑父母崑山周公因檄諸公子塋曰彝典出自

朝廷當吾世孰爲優孟之衣冠言孫叔敖事者曷若塋而待請之爲便乎因得吉原於青山旦暮襄事屬明遇狀在宗言宗道其實有者而已狀曰公熊姓諱汝達字德明號北潭其先世祖丹陽侯歷湖南豐城在宋淳熙間始遷進賢北山里傳十八世而生公公少貧苦封公古疾先生館予王父家塾公從焉罄精力學詩文並有深致今予家戶牖牆壁猶多公題詠焉年二十五舉癸卯鄉試第七甲辰登二甲進士除刑部山東司王事出

爲漕理歷員外郎恤兩浙俱稱平允戊午擢守泉州未倭寇蹂躪八閩逼郡治公悉力捍禦築南城以容流散時烽火達于官舍公每夜出輒與夫人訣曰城存與存此行若得比睢陽若曹當盡命止水母汙汙史也士卒感憤相拒月餘按堵如故泉人德之有專祠祠額有山高水長海天保障皆大司寇黃奎峰諸名筆焉秩滿遷四川按察副使歷雲南叅政按察使廣東左右布政使爲治大都尚精明峭直遇事而折多摧剛爲柔雖與士大夫間有齟齬然所至聲甚喧嘩

素草下

卷三

撫浙五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尋改北工部右侍郎三歲五遷才望爲時所簡注如此萬曆改元監昭陵告成兼報滿上司功最一月內官蔭長男士威恩蔭次男士弼祖養晦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封父譽如之祖妣呂氏贈淑人贈妣葛氏如之隨上疏得請歸養士大夫祖送傾朝或榮其遭遇或高其勇退時望翕然明年

昭陵寶城微壘勅閑任故事山陵之役主計者必容容聽諸闈上下其手迺無後慮時提督工程內監周宣陶金者行萬金于大璫焉保管是役將厚責償焉公任事

不設嫌果于總覈贏金錢若干萬還部帑二監側目久之又值

兩宮嚴教事官以故冬寒不輟關人諸主者不愼置氷及事債遂力持公短欲震怒兩宮几叵測而止于奪官則忠信之風孚而

主上聖明卽蠅營不致深入也侍養封公三載年已六十然察言色有它卽長跼請命不命之起不敢起壬午秋

詔求老成廷推以原官起視事尋改刑部左侍郎適有奸人倚大璫入禁門事下司寇具五刑時論多惜國體

素草下

卷二

三

而兼制于璫爰書凡不能就公厲聲曰烏用繁傳文致行官營門者有死法隨案言肆市璫切齒斷之會請父母郵與大宗伯持兩可上內批以陵工議罷璫阻之也視事月餘改南京右都御史履任甫浹旬而追論陵工之白簡至矣解組歸田二年而卒年六十有七祠郡邑鄉賢一第兩子以封公遺命析生產而三分之其孝友又如此里居日手一編杜門不至城郭所著有讀書劄記知樂錄穀堂或問七蟲集觀物稿諸子說史說集說行于世生于嘉靖己卯十一月初二日辰時歿于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亥時娶閩氏封淑人子二長士威官

生娶王氏次士弼卽懋忠娶南昌楊永昌守曉山女繼娶胡氏女三長淮英適中丞萬大疇孫熊次重英適太參雷橫臬子淳三泉英適都諫胡似山子欽訓士威一子惟寅補父蔭李氏出娶萬大疇孫女懋忠二子長惟亮南昌縣學生冒楊氏出娶魏大參連州孫女次積孫尚幼胡氏出女一存英適栢林羅運同次山子曰清玄孫可大惟寅子惟亮二女尚幼卜今戊申十一月十三日葬于青山之陽謹述其狀畧如斯以請于名公之操椽筆者

素草下

卷二

四

勅贈文林郎先府君太源公行畧

先府君之棄孺子也二十有七載于時孺子娘孌僅索父啼而已有兄伯仲叔辦喪事而仲以博士員高第家雖衰賓客未落猶能斬百年之木爲柳封一坏之士爲墳葬以士無廢禮也然行營高厰僅浮慕千家守塚之意而風氣不儉占者謂其下濕今孺子叨天獲從縉紳先生之後

天子且不愛

先府君榮府君九京願瞻馬鬣宵旦痛心謹卜于壬子年閏十一月九日改遷于白峯之原敢牘其行畧伏望鉅公如椽之筆爲之表

先府君諱某別號右源世居進賢北山里始祖元昌公者從宋淳熙間徙焉至府君而二十世豫章之熊甲天下然昭穆遞漫不可譜譜中系丹陽熊繹諸王侯將相文雖徵不足錄也

本朝令甲重三代曾大父爲承直公有子七大父簡夫公居三大父子四府君居仲世爲農而季父行亦多以髦士丞膠序者府君讀書弱冠而倦迺治產積居與時逐嘗謂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非富厚安歸乎於是

告之不能得意也五年之內一致千金觀貨于楚艦返

九江風景地艦首尾衝決舟子皇遽趣府君曰且負板府君私念體甚臞謝曰寒死溺死等死也死正可乎遂安坐呼蒼頭裂縑十純裹其身若殮以待盡迺舟中百數十人爭負板頃刻爲白浪所汨無一出者獨府君坐處終不解夜半至洲焉則膠矣侵明蒼頭游泳數里得泅舡以濟橐中千金裝頓垂僅贏數十縑耳蒼頭請斥賣爲母錢府君曰適有天幸不自意全吾何愛數十縑不以慰長老子弟並製衣以授家人獨脫太孺人簪釧躬自操作脩業而息之五年之內再致千金僅手指百

陸地牧馬貳百蹄而多分散於貧交諸昆弟建五畝之官而虛其前曰吾陰行善後世必有興者吾門待子而大築三畝之書舍於居之東隔垣一區欲使兒輩不見異物而遷也伯父於大父時先異財子撫二季父擇名家女婚之而各爲結廬盡析田園陂池之利採策三分無私箸焉至其設取子然諾專喜趣人之急諸所嘗施惟恐見之以故聲名日高然遠邇退讓有君子之風耻以豪聞也北山地下濕每年大浸間左無不閉羅懼延寇且翔價也獨府君開倉平糶糴細子因水上鬻粟倒懸豈能握數錢百里販糶微府君有枵死耳鄉人至閭

而祝之曰是翁之後必昌匹夫懷寶不敢越鄉府君歲捐數百金貸十錢不限都鄙貧不能與息者輒取其券燒之以此千里誦義豪長者願交驪牛酒日至魯大父葬宅西劉山七世以下且族葬焉每年完繕隄塘發粟百數十鍾府君曰吾不以百鍾累宗人好形家言卽肘後不携相塚書而一接青烏術人不難上客禮禮之大父葬青山相傳有蘆花古渡之讖奇兆也竟奇得之府君爲人寬緩濶大而足智好儒備于禮輕財結客厚飭廚傳縱四方游學之士使來會其所爲課伯仲輩者皆賢孝廉及一時知名之士也其它星伎雜流置外舍者

集草下

卷七

七

亦踵相錯先御史大夫北潭公至貴倨矣而其所通賓客親戚在門下者府君輒傾之自此游道日廣資用益煩積者遂不能大起仲子弱冠舉邑茂才課超等府君解願曰詩書以此日種矣居無何以疾謝世享春秋五十有二是時孺子甫六齡嗚呼痛哉孺子師仲子擔簦負笈於東湖楊里之間不十二年孺子稍稍成立以長興令報政得贈府君文林郎如孺子官

玉音煌煌九原爲耀今日者青原改卜徵惠九鼎表其片石子孫世世實嘉賴之府君生嘉靖甲午四月初八日未時歿萬曆乙酉五月二十一日戌時父簡夫公諱

富毋羅配太孺人王子四伯達禮部冠帶儒士仲遠進賢儒學生叔進季則不孝明遇辛丑進士禮部主事選授兵科給事中達娶陳坊李氏無出次裴氏生孫大和大穆大積孫女賽英細英大和娶瀘源張氏生玄孫孟泰孟宣玄孫女掌英四英孟泰聘城南艾氏女掌英許聘官溪胡茂才子大穆娶英山吳氏生玄孫孟恭大積聘羅舍高氏女賽英適縣東江茂才子細英聘龍山胡茂才子遠娶樊氏無出次吳氏生孫大經聘師宗知州口湖徐君來鳳女進娶塘口胡氏生孫大奎大光孫女照英奎娶沙湖李茂才女照英許聘梅潭徐氏子遇娶

集草下

卷八

八

灌城郡幕朱君純臣女封孺人生孫人霖孫女長英人霖聘南京工科給事中喻君致知女長英許聘河南道監察御史鑑里徐君良彥子

勅封先太孺人王行畧

萬曆乙酉之夏先昭君兄背嗣是戊巳歲侵作業失而財匿不孝受小學外傳受大學仲子明晤燎火之費強半需太孺人織紉哀哀我母生我劬勞吳天同極何可名狀雖然古人有詠母之義懼內德之易隱也請述其畧不孝同胎四人仲子於先君存日發聲澤宮相依撥灰問字十五年所比不孝舉唐子而仲子物矣叔子隨亦中道折太孺人六十左右幾以眼淚洗面辛丑不孝成進士壬寅領邑過里衣錦進一觴爲壽太孺人泫然泣下隨後開顏引滿蓋悲先君之不及又不欲令愁容

素草下

卷三

九

賀客見也苦心哉迎養長興官舍五年嗷嗷薄祿以代菽水且見不孝舉男子時時喜形于色體故麗頤而神明倍加燭燦以不孝報涓司功得封太孺人如制是時春秋政七十高士大夫躋彼公堂稱彼兇紼帷綵幙而祝之曰衆母母也壽考維祺情有其文哉太孺人爲之益喜丁未朝王瓜近單車之邑戊申以儀部徵過里太孺人曰從官五年不見日久倚閭一載便覺天長蓋不孝季子早孤從未離衣衽故其于別離難如此已酉將以官程北道太孺人曰嫗老矣嗟予季行役恐絕裾乎若父田舍翁耳死與先御史大夫同時當路貴人吊御

史大夫者無不賢仲子而並吊若父鄉人至今以爲美談李厚自勉藉第令嫗死長安則吊長安致卿相王公來下拜不亦賢於死里井千萬耶若其致水周衣載哈敏其隨行嫗老人不厭不祥也不孝泣而從命庚戌奉至郎中不孝溫諫議之選恒自笑曰朝夕面兒孫誰云帝京遠自秋徂冬七飭正健每日擅管鑰不自嬾問或令識字奴子讀雲門王屋小傳仙遊夢遊諸錄爲一敲掌蓋長興臧博士新書偶寄至者即彌留之夕猶課孫讀章句至漏三下飲醇酒一卮就寢不孝進榻前問省怡然無異也乃五漏不知何以便化去攝衣襦坐榻

素草下

卷三

十

上面色如生時爲孟冬之十有二日嗚呼痛哉不孝生也晚不習見太孺人勤苦狀因與山婦憶太孺人自道者有曰嫗自嘉靖辛亥爲汝家婦是時若大父行七輩同居若父輩三十人若兄輩亦不下數十人主伯亞族百口共釜浮游農力之人食門下稱是嫗以一新婦隨家婦紀綱其間堂上翁姑無嘿呵者室中婢媼無勃谿者妯娌緝緝如也僮僕訢訢如也諸婦屈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厥後以食指煩歲惡不入家督命與財若大父簡夫公隨以下壽棄世伯亦異焉若父撫二孀孀子畜之母受養母私奉養比其長而蓄藏之

葉山川園池市肆之租皆列三等出分若祖母經以見憚然自不愛甘食好衣絕喜分少媼祗事厥志最先得其驩畢世不形譙讓之語若父好客自喜廚傳無虛日媼勉勉中饋客有上下坐待之並中其曲折若父亦以此驩媼焉生平鮮見諄也媼年十九舉伯達三十舉仲遠又二年舉叔進年垂五十而舉季不意季能自致青雲之上猶及見季貴也且諸孫以及玄孫遠膝下者手指日蕃媼即見君子於地下有以報矣媼中年患心痛恒懼早死若三歲携若門外見一異人自稱武當道者辟穀絕粒形容欲銷瞋目蚩坐墜而視媼曰而有心疾乎以成藥三粒飲媼自是永瘳其藥皆松栢氣也又睦而視季曰孺子十八足下蓮華步登吾望氣宅西祖壠甚吉宅南百步他年宜有高明之應一陰一陽堤其下則永昌言訖翩然而去今道者言若合符節孺子志之蓋生平好善果喜施舍朔望必齋素禮佛號千聲性聰慧強記每見其與婦輩道先言往行列女節婦之事靡靡可聽勤紡績以佐先贈君豪舉為王父王母卜兆地並貴價或金或布太孺人十指之功於是為大每大饑僅捐餘糈振救鄰媼勸先君開倉平糶毋痛騰躍罷夫歲老皆氏首印給焉宗人三百餘家並習其良窳

僥瘡之故賻喪視疾報好贈米及存問獻遺親戚者至歲至悉也歸熊六十年後死先君子垂三十年備嘗于豐歉枯榮之故兄之能學父故之友弟之能仕母教之忠藐孤六歲時非吾母安能有今日吾父久不可作非吾母安能見今日吁嗟乎甘而苦者也母而父者也伏蒙仁人君子致詞致奠其自宰相福唐葉公尚書長垣李公侍郎宣化蕭公耀州王公候官翁公而下及省臺諸曹之長冠蓋三百式臨太孺人柩枉拜焉夫豈藐孤之以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實太孺人志氣誠壹之所致吉於辛亥十二月八日襄窆於龍岐之陽太孺人存日所卜也行將壽壙中片石敢泣血詮次如左以備鉅公采擇焉太孺人王姓神浦王公時瑞女母葉俱舊族十八適先贈君子姓婚娶詳先贈君行畧中

茂才見初仲兄偕叔兄從野合受乞言行畧

蓋不肖生五年而先君見背七歲入小學辨章句寄命於孀母筐續之下執筑如也賴仲兄茂才於先君存日發藻賢宇經生言爲林侯柱宇第子高足爲人質直敦敏多隱行諸昆季中獨先得母氏心稱重鄉閭焉廢產積書幾千卷門多長者交游居恒以它事嘗爲里中豪所窘輒雪涕發憤曰將飛者翼伏將噬者足踞孺子可教尚其勉旃迺擔簋負笈於東湖榻里之間相依十五年所比不肖舉唐子迺解願曰吾志差滿又何必復操吟哦技爭寸管雄長哉不虞于是冬嗑先朝露比辛丑

素草下

卷一

七

之役不肖徒灑酒棺下嗚呼痛矣吉于戊申十一月初七日卜塋陳坊之樊山山固高敞以叔兄附塋于右從同氣也叔有仲之風而行誼在布衣間亦稱長者仲兄名明遠號見初娶樊氏復娶吳氏子大經吳氏出聘師宗刺史鍾陵徐公女叔兄名明進字從野娶胡氏子大奎大光奎聘沙湖李氏女

勅贈徐母丁孺人墓誌銘

此徐母丁孺人之墓也孺人爲贈文林郎溧水知縣東城徐公玘之元配舉丈夫子四伯仲叔皆文行彬彬季良以治春秋高第令婺源溧水徵爲禮部主事選御史持斧按四川威令行於夷漢擢福建左叅議稱顯矣乃深念孺人廣柳車在蒙辭不就官主者以海上才難趨傲屬于路季良輒然曰昔在婺源以腰下半通不得視舍私心長恨今復以薄遊稽吾母一坏之安罪通於天矣迺蠟屐肘相冢書幣是青山無虛日而適值以同源地售者問諸青鳥青鳥曰吉問諸日者日者曰吉季良于是喜而走謂熊子曰重趼累歲一朝而獲之天贊我也我將有事焉敬屬子銘熊子遂巡再拜曰義猶母也敢以不腆辭按狀孺人新坊丁公某之女母某皆西昌舊族丁公以長者祭酒于鄉修業而殖其家孺人未笄時有術者見而奇之曰諸子俱庸才獨此女貴耳無何母某歿丁公之繼妻媚絮衣而愆其養殮丁公微聞之叩曰兒饑耶寒耶曰否否母氏聖善耶曰今母即前母也自是狎問狎對皆如故久之丁公益悉其曲折迺歛獻與其繼泣曰有女如此庸可負乎遂爲母子相好逾初熊子曰女哉動而忍愛而溫敬共而明慧是古之孝

素草下

卷一

七

賤道韜也徐太公曰近川者贈公父也以素封名為贈公灼婚于孺人得雙鯉並躍之兆十五歸徐姑唐又太公繼矣厥事之終身不形勃谿之色太公捐館孺人以冢婦治內贈公以家督治外劇作業而折節為儉賞用日饒然能持大體不銖銖賊鬻子視諸季諸季悉雍容受伯兄之要束而無丘嫂頡頏之患比其長析田廬車船租畜之財而採策異之孺人盡廢私著而一稟於公曰是太公志也能子曰婦哉儉而一明而不汚廣遠而不隘其有梁孟鮑桓之風與歲戊寅贈公捐館孺人勅伯綱紀外事而自總其几仲叔季皆令就學游道日廣

素草下

卷一

五

肄業日進戊子大稷道殢相望孺人以惇睦施予之心而勤操其篋鎗發粟三千石白金三百兩悉召宗人里老貸之而寬緩其子錢窘者輒折券賞貴百里之內頌義囑囑而疲夫癯老張喙以待振救者復絡繹于路全活蓋不啻云鄉人歲時伏臘輒飲酒酹地曰吾儕小人當世世祝延徐孺也比戊戌季良成進士初授婺源令以板輿迎孺人官中至則誠季良曰嗟予季吾家世陰行善乃得季貴季厚自愛父母官之視百姓當如我之視季也每聞堂上楚摺聲則慨然不食歲行盡必勅季良頌繫而後加餐於是季良治行所至以廉平最熊子

日母哉慈而肅淑而惠深遠而多思其猶有陶范氏之遺乎此皆孺人之大也若夫善視僮僕手指數百無豪敢者善視婢婢同巷紡績無詬諍者善視外家外家共其乏困無闖入者此又孺人之細也均之可以志矣熊子遂避席作惇史氏之論曰以余觀於史冊所書婦人女子不必盡有詩書之素師氏之導也或以貞烈激俗或以齋媚克家大都皆稟受宇宙之完氣厚積而間鍾于世未數數焉以今孺人之為女為婦皆不遭其親母姑而事繼母以孝聞事繼姑以順聞撫繼姑之子以惠聞儼然儒者學問中作用抑果常學問耶則所為宇宙

素草下

卷一

六

之完氣積之厚而鍾之間者也豈偶然哉詩曰瑟彼玉璫黃流在中孺人楊帔曳裾見君子地丁亦可以觀天之報施善人矣矧子孫貴盛如川方至則孺人之得於天者又寧可量乎又寧可量乎孺人生嘉靖乙酉十二月十四日歿萬曆庚子六月十三日萬曆丙申以子良彥溧水初考贈孺人子四其季良偕諸昆吉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孺人輅葬於同源徐家之山枕乾而趾巽日月躔建俱曆填星之廟官位則警輦為尾也敬為之銘銘曰故原之麓章貢之詩山川之奧神靈之府神降生母女而能士母而能父神陟藏母劍入于津珠

還于滿宜爾子孫振振乎受天之怙佳哉鬱鬱乎坎茲
淨土于年白鶴歌舞

素草一

卷

主

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帶川熊公墓表

陝西行太僕寺卿帶川熊公諱瑞字憲祥隆慶戊辰進
士初除直隸南陵知縣以治行徵稍遷廣西梧州府同
知已乃遷南京刑部員外郎以下內憂未就已服闋改
北恭遇 覃恩授階奉直大夫得推恩封父遺稿公如
其官毋金贈宜人已復丁外憂去服闋仍補刑部主郎
中恤刑山東報竣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治衛永二郡已
乃遷陝西其肅行太僕寺卿以失御史意坐劾歸登年
八十有二配宜人徐有子伯仲皆學官高第生嘉靖已
酉九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丁未閏六月十八日葬於某
素草下

年月日京山李太常本寧氏業爲之誌而詳其子姓婚
娶詩諸壙中之石矣明遇與其仲游因屬爲豐碑之後
曰吾能皆楚之苗裔也按狀公之祖雍自豐城挈崗遷
東壇乃吾祖由竹林遷北山者亦自挈崗蓋草路盤纒
以來散處江漢間披荆棘以啓此土綿綿瓜瓞其麗不
億南昌之熊于是始大而以昭穆夥願序不能繫若貫
珠然各支永冠甲第亦足爲磐石之宗也他族無論卽
如公家家宰吾家御史大夫俱嘉隆間元老公所親見
而友事者則楚之先豈有天祿哉不具表表公之德表
曰吉下好諫者大易之文也正已順命者孔孟之法也

精取畚用者達世之經也陰行晉餘者昌後之符也弱
志強骨者道家之旨也公于五懿具焉以公名進士席
其家聲孰不謂宜掇館閣而董董授斗大南陵既用循
良徵卽不給事御史何至董董太守丞且蒼梧之鄙遠
也量移大司寇官屬乃稱南哉讀檀弓爾爾三年始改
比又十年不調按察銜永斥墨黷廉稍爲發舒而行太
僕之命居無何下矣以凡所見或曰何宦之不巧且達
也君子曰易之下吉天之所好也海忠介撫吳所稱刻
廉剛直探吏如束濕薪公令南陵獨不賦馬錢貸他郡
灑渠但減馬紆南陵上書爭之疆卒以折服至每事還
素草
卷一
十
公決正會行取新鄭高公襄秉銓號探斷而擅識鑒
不輕許可者獨手公名視其曹屬曰是令薦牘無虛刺
吾知其能官乃竟以不得於鄉里薄遷蒼梧丞以去或
曰何哉名之不負也公得無怨乎不以君子曰順受其
命正已而不求於人又何怨世不漸古近時寒素士一
登第率有輿報謁擁傳畫繡徵詩酒高會鄙薄俗吏營
庶常吉士如鶩乃公則携一蒼頭撻蹇驢覽長安中
暇乃閉戶讀律無他慕悅泊如也宦成之日士大夫孰
不中國而授子孫之室厥棟隆然余與仲雅游通城甲
宅比櫛獨不開大熊太僕第僅仲所置讀書齋附圖

史充牣其中而已或曰何用物之不宏也君子曰得喬
之經焉金張之墅安在哉又何其達也公令南陵務農
廣學省訟已責比丞梧州司推故事奇羨五百金司推
者橐中裝耳而公盡以之助興既用廉聲聲矣廉者易
于谿刻公獨寬仁愛人慮囚山東全活厥囚以百數驛
謫徙邊及城旦春以下無筭司寇諸郎雜視其爰書具
曰無害覆奏解所難駁族子被盜誣爲保奸獄幾定于
苦掠產盡挫公陰爲之解脫而却其百金之酒曰吾非
以私故雪冤自吾事也邑子連染於盜尉史曰非縣坐
入獄不可以市公多方居間俾得縱舍而邑子竟不知
素草
卷一
十
其由徠或曰矯爲名高耳郭解越人之急而惟恐見之
不如是乎君子曰是陰行善而留其不盡是宜厥後之
克昌也余生也晚不及見公行事第時時聞諸父老稱
述熊太僕長者長者云夫世所號長者深衷不伐隱厚
不揚之目也而史氏所稱非節俠奇行不與焉公果也
第爲世之長者而已乎何乃慮囚山東時御史風白欲
以獄草先開決而後定公抗疏爭曰大司寇官屬非御
史屬簡書具在豈得以獄草先意承御史指哉廷議多
遷公其御史亦竟不能持難行太僕者卿也而地散受
御史要束等威夷於監司故事遷此官者陰拱以少言

爲重曰我馬斯臧長而已矣公獨以河西隔斷羌胡稱
重鎮邊吏乘障無金城疆弩之守率欺謾中調長安貴
人鼻息博位高金多耳居恒建論義形風色同列中途
有訛御史劾公者公亦謂御史當按部河西乃畏避阻
遠使重鎮文武吏受計于東一旦虜蹙虛大入誰其任
之亦疏論御史選悞不任職時論頗爲壯之而宰相臺
諫多爲御史持體詔勿問獨鑄公官嗟乎世安得此長
者之言哉感槩有風操當進於史氏之所稱矣弱志而
疆骨老氏之言豈盡柔耶此皆公之大而可表者若居
鄉持家杜門却掃岸輟數馬謹凜如萬石張叔者吶吶
素草下

主一

不以貌言先長年三老在兒童婦女皆能名公之爲人
矣焉足當公哉焉足當公哉爰爲之銘銘曰胡獲而困
胡餐而羣勤力乃獲勤德乃官食報於天而引大年食
報于地而安脩原無欲之骨金剛比堅鳥用文石爲櫛
新紵絮漆其間公生而翩翩齊魯歷蒼梧以及玉門
酒泉公歿而仙仙魂返茲并若封肅然若望九疑若泉
和連千秋萬禩於是安妥於是元元於是子子孫孫太
史氏有言天祿哉在楚之先

勅封大行人徐公一亭墓志銘

新城封大行人一亭徐公考終之明年而殯于兆長君
銓部牧之走五百里持狀屬熊子爲志銘曰知我者莫
子若也惠邀一言爲生我者傳之長久惟子之言無諛
敢藉手焉斯慍如斯辟如語絮而咽孝子之意亦勤矣
忍固謝哉按狀公諱朝敬字良直其先南昌人宋紹興
中有百一公者爲新城軍官因家焉十傳而生東湖公
東湖公生月坡公月坡公娶鄧生公有伯叔而公居仲
月坡公以訾入官官閩楚濶達寬緩喜飲酒宦橐固垂
也而兼以不治事產著日廢因異財焉公獨取確田湫
廬孝事月坡公惟謹母鄧病目眇漿藥候燥濕夜不解
帶背棄之日哭踊至于骨直自是日承月坡公定省內
奉甘旨外修作業訾入少踰于平時而恢一故宅爲子
舍終月坡公之世皆僮顏也一切喪祭吉凶之禮惟力
是視不以累伯叔伯常耕田歲入不滿家公多爲子貸
金錢伯歿益窘公復爲伯諸子酹負進取券叔少年使
酒落魄頗有傲狀公解衣推食曲徇其意叔死無子爲
立伯子之次者子之而伯叔諸子之爲傲也益甚公以
義裁正而拊恤其私侃侃如也訢訢如也有女弟適璩
而食貧生養死葬亦無以異於視其伯叔者曰是吾父

志也其孝友大都如此或曰以公處家庭人倫間所遭不必盡順而調停曲中一出于儒者作用非好學深思心知惇叙之意惡能無斂乎而奈何以布衣老曾不自致通顯也曰天也蓋公資穎過人下帷攻苦舉業駸駸大成而竟以善病弗敢遂習靜山中澄神返照既而翻然改曰儒者何沾沾章句乃大道之不聞耶是時鄉有羅公汝芳世所號爲近溪先生者講學動天下鄧徵君元卿亦博雅不羣所著有函史諸書行于世稱肝江兩儒公皆摯執弟子禮終身北面而取理于羅取材于鄧晚年益有所窺萬曆癸丑以牧之行入上滿書司功得封

葉草下

卷三

三

之素矣牧之返子舍三年公然後以疾考終豈不爲完歸哉熊子于是避席而歎曰以余觀于古之隱君子如楚兩龔漢南州一人其清矣乎此百世之師當尚論也輒近以布衣行義鄉里者太上以學行取聞其次設財趨急亦有所稱下則以豪抗傾閭左均非世之所爲庸人也而公一不出乎此孝弟力田入俗而不亂羣至其論道講書博見強志爲羅鄧兩君子高弟乃藏器重賈于當已可爲壽矣而竟式穀于銓部語曰計百年者樹人公能樹樹人之人以爲國家馮翼孝德之助壽耶豐耶此可以見天道之深微而勸君子之好行其德也公

葉草下

卷三

三

朱色而昔厥土深瑕而澤肝水漫漫東流不息鬼氣處
于窆鬼氣之于祐子孫雲來永無斃

素草下

三

五

祭喻養微給諫文

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何其爽歟既不中道頽不秀眉自
古有死雖彭與殤總歸無知而傷時者感松栢零衰周
道紛其疾黎思賢者憚蒼蔚朝隋季女婉其斯饑作翁
行已甚真它表甚夷知雄守雌左矩右規人但議其如
處于在帷而不知其言危行危昂昂愧時人之韋脂爲
文不尚前軋風韻偏麗居官獨喜廉平循聲四馳比南
垣而司諫辯邪正若素縑奏草數播一時鼓旗不吐不
茹與世遊十五父之達義不及私意不自欺是以外無
賂遺內無室居蔽風雨者非完糧供餽粥者僅確藉以
翁之才之品之行如築壩之厚基方謂台保方謂壽祺
而胡其溘焉遽與世辭想翁易簣之時念堂上之鶴白
願輩下之雉羅且悲且喜意如絲而淚如滴雖然翁之
有弟如頃有麓翁之有子如蘭有芝仁人必昌後天道
當益虧魯戈難返曷不舍笑以騎箕明遇誼托肺腑露
兒成忝門楣聞計之日始而疑旣而噫吁嗟乎捫膺浩
歎曰此非章惇之所爲心拳拳兮寄雲水情脉脉兮具
絮醴指章門兮盼素輶靈其不昧鑒在茲

素草下

附

雜文一

祭陳封公文

嗚呼生而耆老與天爲徒沒而安寧與化俱徂氣機難杜德充則符順受其正何福不除芝城之山彭蠡之湖其勢截業其濤卷舒厥有至人亦仙亦儒昂藏七尺魁然丈夫前經後史左書右圖立庭義訓千里雙駒長君龍門直道是扶我氣沈瀝文心冰壺次公本法岳麓名孚不吐不茹有終如初堽荒迭奏宛孌於徐馬念公老並解朱紵華堂朝夕色養愉愉適丁陽九夷路秦燕家庭期訪必口不孤綏壽九十玄髮碧臚延開雪藕綵戲蟾蜍豫章廬陵於越勾吳牽羊載酒共慶懸弧茲逾一載倏脫眞吾啓手無憾天下楷模人皆謂公遊極樂之清都竊以公之神明有不浩然而愉快者乎祇令子舍肅肅讀檀弓血淚爲枯矯首白雲而長呼

祭侍御神阿兄文

嗚呼神阿駿起豐城龍磯淬鏑斗象炳精在昔天寶斯今人英文章目爲之當家行輩事之則伯兄伯兮傑兮邦之臬兮三墳既覽四始兼摘高論懸河瀉潤精義大酉倒窺生平惡囁囁耻喔伊軒軒豪舉之眉言危行危流俗未免訛其跂跂迺清論颺颺輒復玄韻猶夷居恒棚管擬坡擬柳擬司馬詞壇鼓旗尚論古人曰原曰嘗曰夷門節俠風規當金閨之紀籍綰墨綬而不卑南粵之南東吳之東惟君命之所之汰無藝處不濡脂裁不逞使之筆咎大吏曰治

天子曰谷皇皇乎貴之

聖書春官之選枉史之需正人得與邦家之基其等華尊共爲光飭嚶鳴悅于蕙芝玉昆金友意氣相期豈謂福善虛說天道難知嗚呼伯也奄與世辭氣紆結兮蕃關移涕縱橫兮宿草滋阮瞻之彈誰其語馬稜之服心如斯雖然伯有子矣可棟可榱伯有名矣不磨不削伯有友矣是維是毗悠悠太素有力者負之而馳心寄山崗而敬吊信托松木而騰詞謹憑棺以灑酒奠明靈之在茲

誦警十則

凡人心不可不提在義理上一切物情世事得失枯
死却撇他在下面去所以志氣清明方能觀得天下事
真務得天下事起

學人自待要重自期要高自待重則能忍辱自期高則
能無競孔子曰才難然才者爭之具也才至于爭必非
真才又三代以下患不好名何世之噉名而名喪者比
此畢竟是題目不好有一友人云題目固要好文章也
要做得好却是有意思一邊人佳話

戒謹語古無謹君子戒語戒欺心語語道家所忌

表章一則

附

與其作欺心語逢世不如勿語更高更穩

人心有靈如何瞞得過但自己所作要無不可對人言
終日曉曉然爭君子不如自己去倣君子倣君子無近
功實直好義是吾夫子家法義字之類至精辭受取予
語言嘖笑一無所苟方是故孟子曰充曰集

盛氣者不能久故項斃于劉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
地之間龍嘯爲雲虎嘯爲風氣真則感也

眼孔要明又要大識趣要定又要虛世界要擔得起又
要放得下

萬物芸芸世情逐逐且莫說百年就是回看十年之內

仙家消長如一局奕人只是眼前鬧熱丟不下所以
極而發大犯陰符究竟爲造物小兒所弄

處事接物須有一段優柔不迫的氣象發言持議須有
一段含蓄不露的意思論行結交須有一段澹雅不昵
的臭味正容肅止須有一段閑適不矜的氣度
終日欽欽若對越上帝此心方小視堯舜事業如一點
浮雲過太虛此心方大

目論十則

道理本目渾全學庸論語備矣講者定于其中判割
字以爲宗旨顛門耀之似屬支離

表章一則

附

堯舜說中孔子說仁時之所爲也

萬物一體之學不明身子外便看作用越爭凌競起世
之所以不治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

釋氏脫塵殼留精神成得已成不得人吾儒克軀殼用
精神成已便是成人

天地之春夏秋冬便是人心之喜怒哀樂

日日于學問上體貼一過胸中便寬許多世上便平許
多

賢智之致良知卽愚不肖之無昧本心

天命之謂性註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屬到氣上便有清濁高下之殊

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識得命字當下便有主張

天下無離世之學問入世焉而自得而已矣

筆談二十則

黃老之學所以濟六經之窮也六經不窮而不能不窮于世運卷之則爲黃老放之則爲五霸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功臣也

聖門論人合色厲鄉愿鄙夫古疾四章而人鑑定矣色厲小人盜天地之清氣鄉愿盜天地之和氣此二項人

根局原大于世未可多得鄙夫亦有才氣者非苟而已也總三項皆世所趨尚只是全無一點真氣故取古者三疾以敵之

醜功名者須自己是真道德如伯夷之誹太公可也詆道學者須自己是大宗師如孔子之箴由遲可也

漢之黨人爭名唐之黨人爭事宋之黨人爭理吾不識今之紛紛者何居

將才難得唐安史之亂有李郭宋金人之逼有劉岳宗韓吳氏兄弟何今之無其人也客笑曰若使唐宰相宋

樞密需李郭宗韓諸君餽遺亦不可得矣彼杜預之津嬰非歟曰有杜預之才則可無杜預之才則今之將也

孔孟經濟聖賢天人之分也孔子因魯治魯曾無加添三月而羔豚不飾價男女別于塗正孟子所謂上下與大地同流過化而存神者也孟子便要行井田而五畝一章陳之于齊梁斷斷焉守古據經而已矣若省刑薄稅仁聲善教救粟水火諸論合萬世見王道湯伏規模厥功豈不亦偉乎

李林甫欲杜絕帥入相之路故節度使盡易寒族胡人以釀安史之亂亂矣而林甫安在哉易曰小人剝廬

靖難之役方黃死矣而妻子亦置教坊所以土木之變無一人明白死節如南朝李侍郎者可見忠臣義士亦在朝廷培養

漢誅功臣亂之者王莽董卓曹操也在復之數殊自不爽

高世之士與用世之士其心術同其議論不同高世之議論貴嚴務須邪正分明用世之議論貴大務須偏全並蓄

太祖懲胡惟庸之亂特罷中書分建部院著請置丞相

之法極其嚴重厥後

成祖召詞臣入閣備顧問官止四五品耳漸次至今羣臣自相貴以

殿閣兼尚書帥傳之官陰制六曹之柄而陽遜其名其權其蔽甚于置丞相時矣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光乃可和不則汙而合矣所同者塵精微原自異也

庸人之害事甚于惡人昏吏之害民甚于貪吏

楊子爲我却不是軀殼起見蓋許由務光之流亞也其自守甚堅自待甚重直有不屑天下的意思隣于伯夷

孟子下則

之清但伯夷叩馬一諫利在萬世矣孟子曰逝楊必歸于儒其造位定在墨子之上

經濟手須得因法不論何地何時的病痛皆自有對症之藥在輕重疾徐如醫家切脉用劑隨經撥反却不拘

古法今有一等賢智人喜于有爲母論師心多夏革之跡卽浪言常平保甲鄉約團練勸課農桑諸事祇兒戲

耳

世間好題目只許人做一場其次便屬效顰如揖遜天下蚤被亮做了效之者昏庸則爲之噲奸雄則爲莽

懿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一字在道德之下法制之上有許大功用于世必至人無名而後可笑烈士殉名功成身退范蠡自放于扁舟烏盡弓藏韓信空吁于鍾室

本 朝相業大讓前代敝在付衣鉢于詞林本 朝將

才大讓前代敝在通瑱環于京貴本 朝史學大讓前

代敝在節錄本于

文淵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只有許多不宜一發無餘卷之則退藏于密易道也聖人不能違時是以君子行止宜默

素也則

觀二五之氣到與未到

掖草引

天人治安之言尚矣梁昭明太子選彈事
董錄任昉沈約三文呵譏及細微而辭語
溫潤試取以質諸葛出師孔融薦士二表
則六朝已不如漢矣况其後乎載觀漢史
所記趙充國金城方畧淮南王諫伐閩越
書直而不汙居然大雅卽嚴安王父谷永
杜鄴諒不足而談有餘然其披榛引義深
切著明亦皆疏家之當戶也今

明主垂寬容之聽兩置狂狷之言人臣精
銳銷災莫敢盡節卽間有見事風生發舒
罔所避忌者第專屬蠱氣誅傷厓眚爲詛

而已矣甚而子虛亡是公之目嫫嫫

至尊之前又近于隱也余不佞待罪諫爭
未暎席亦不自量時致封事策定邊境劇
切

袞闕規刺宰衡矣何能窺漢時諸公之藩
而敬共一念質之神明如農有畔其敢有
詛與隱之言也哉草具在竊愧未焚云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敬循職掌備陳疆事仰祈

聖明振長策祛積弊以裨安攘事臣承乏兵科疆場之

政法得與聞雖借箸非才而微桑有志竊謂

國初邊防之制東起遼陽連亘宣大西盡臨洮大同

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套遼陽之右間大寧以過山

戎而又於甘肅之外封哈密以制西域煙火萬里

尉候一家於都盛矣自舊遼陽棄而榆關以東與

虜盤互大寧割東勝失北門之鎖鑰單寒哈密淪

河套奪西垂之頭腹孤露承平日久誰敢大言開

校草

邊法制具存能不乘時葆塞除遼東一鎮

神京左臂奴虜交衝經畧宜蚤臣另疏條言外謹自薊

門宣大以及延寧甘固畧陳節目間以機宜亦臣

初入直廬之芹曝也夫今之薊門豈燕秦所築長

城之舊哉史稱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秦蒙恬通治山海包大

寧連宣府據前險守後阨極得地利今薊邊迺魏

國公徐達所建之內藩而戚繼光爲之完繕者也

居庸之東山海之後一望荒漠穹廬在焉先年屬

夷勾大虜穿塞一犯古北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

出一犯馬蘭由龍關谷入歷鮎魚口出一犯燕河

由雞鳴山入歷冷口出一犯臺頭由界嶺口入歷

青山口出若是者猶曰大單于及左右賢王之部

也而近年之五道嶺猩猩谷河流口則屬夷公然

內訌矣若麻郎谷之焚殺不過滿旦一騎零酋婦

猖狂挾賞何物駱駝亦聚族而逆我顏行耶則薊

門天險之說徒虛語耳聞之潮河川殘元避暑故

道虜甲騎一日夜可抵通州夏水美溢我旣不能

爲塹壘木譙校聯不絕冬冰寒洹胡騎直五父視

之隔川而睨我虛實若數一二也說者有曲折建

校草

石墩之議有循河築直墻之議奈何竟爲道傍舍

乎居庸視嶂崇崗迤邐爲玉帶神嶺而當

帝城之負展豈不屹屹重關然居庸之東松林數百里

中有間道可單騎行最阨狹卽札八兒導元兵趨

南口者今以之供薪炭伐條枚干省之材斬作高

明之麗林莽漸拔行道漸允豈古人折柳藩圍意

乎邇時黃花鎮後關伯燭焰

陵寢震驚若或有爲虜斥山澤之險者此非小故也臣

閱關臣李嵩條議謂韓家口迤東至桴羅臺五十

里而遙以

山陵後枕未築牆臺但幾幸于旦莫無事欲令宣昌兩鎮行會哨之法在邊吏設誠致行耳祖梁之軍除本等糧糗尚有軍裝買刀秣馬今薊門之祖軍盡空悉影遁于民藉而指揮不能問有司不欲稽覈兵皆浮食奇民既稟尚不足糊口衣裳單露氣息奄奄授兵登陴望塵股栗何可令虜見也永平戊卒鼓噪挾餉致勤會議借發

京帑而軍政之法不行恐九邊郵而效之可謂寒心昔大同兵變

朝議主撫都督馬永曰首事不誅恐成唐室藩鎮之

支五二

三

禍今僅以劉應登曹朝思等分別徒杖而部將一不連逮是城旦鬼薪之律若爲叛軍設也至夫倖南將均月糧似亦章交公車矣調劑叅伍其在封疆大吏乎宜府

神京之蔽獨石宣府之蔽斗入迤北虜斯其下說者謂山川糾紛其勢易守然距京四百里而近烽火所燭輒達甘泉北路石馬營一帶差險虜難徑下中路之葛谷白羊西路之柴溝洗馬南路之東西順聖東路之永寧龍門率皆虜衝而四海治上連開平下連橫嶺猶爲要害彼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

陷僅一長安嶺橫亘其中險可恃乎哉該鎮口北內有屬夷住牧外與可汗爲隣白洪之部逐兔走以爭家滿婦之兒肆鴟張以啟釁亦非無事之時矣大同密邇虜巢市場之外皆穹廬也始者鎮民無邊可恃而虜數長驅輒入虜以自紓彼中禁罔疎濶征繕甚稀耕田飽食歲僅以斗酒罌粟輸土者無它苛焉故板升之聚數萬昔丘富輩說虜牧奇偉士懸書穹廬外曰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善遇與富等於是黠民知書者往往趾相錯王福勝弒帥李瑾執中丞潘玠嬰城叛奉遺小王子金帛

校草二

四

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于是虜薄城下蕭然苦兵則該鎮內防禦孽外扞腥羶顧不劇歟今宣大二鎮各有巡撫建牙而總督從陽和都護之經制非不森密第卜酋雖已受封而素蒙犒唁叵測曲筭深防所以固吾圉者策將安出天下無百年無事之國亦無百年不渝之盟區區封貢時久事更殊不足恃臣嘗妄論和戎古人之所羞稱也先臣王崇古當俺答之勢張甚扼其砥嶺之私而要之款名正言順猶可言也繼崇古者輟委心于酋婦克兔哈屯俾其三世相賣稽力克死且停封以要

之曰倘得關氏與新單于朝掛弓則

重于宣謠之胡婦塞外聚塵

朝中進爵書之史冊不為美談迺今會婦死而封事亦成往事之籌計者何其無大體也然表馬虛名也市實實利也虜一歲而邀我五歲之實利實者愈實我一歲而博虜五歲之虛名虛者愈虛雖云成盟難渝豈謂

廟笑全得忍此後羈縻無術矣山西三關郡治距邊不遠虜潰偏老則保河汾并皆震入鴈門則由代

夜草上

一

五

崢南下平原四達惟其所如辛丑澤潞子子犯大原幾于千里無煙至丁卯之歲趙全勾虜山偏頭老營紅門青陽直倚崑崙臨梁諸郡又破石州殺男女數萬首之為晉何恃而不恐延袤廣遠巡撫之鞭雖長不及馬腹鴈寧即恃有人同為敵而敵大同者又誰耶雲谷三晉之間新封虜王令不行于諸部能無有跳我戎索如自酋革之挾賞者曲突徙薪亦籌邊者蒿目之時矣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諸子外凡三百里虜輕騎馳入如雷風急難收捕東勝失守火篩入套成化九

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自以為扼夷夏

之襟吭矣但地逼河套四郊皆虜東自清水西至

定邊最為要害先是虜未入套鎮民芟牧其中稱

上腴焉自虜盤踞生產路絕孤城四望白草黃沙

一切軍興仰穀內地嘉靖七年轉圜死者數萬

皇上御極之戊子芻蕘束二錢有如饑饉相因虜乘之

以重兵壓鎮以奇兵鈔我河運是時客兵四集日

費益廣不旬月而榆林有束手陷也所恃者該鎮

山水險壯信臣精卒雄甲諸邊虜畏之如虎小入

小創大入大創差強人意耳查先臣楊文襄之疏

夜草上

六

六

曰今之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衝正統以來浸失其故始舍受降而衛東勝復輟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此虜患所以相尋莫解茲欲復東勝因河為涸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以省內運此豈非英雄之上計豪傑之壯圖哉而承平日久文臣異懷武臣惟

怯誰不以會銑爲戒敢明目張膽任此一奇然周漢之舊墟

祖宗之故地策雖不行議論不可不存也今該鎮東路之沙計中路之旗牌猛克狡謫不馴而套會吉能藉口鐵雷之死于毒乘秋挾講可謂一面之非不開癢痛乎至十事要求七道入寇大拓油之役據我偏將軍全師覆沒且明言嗣歲掠我鄜延款局將變大費綢繆請詰邊臣何以待之蓋套地回曲延緩寧夏固原惟其所之倘吉會主盟而連賓火諸部以鈔我臣恐西方之憂政大年來狼星布角

夜直

金星昔見太陰屢輩畢皆災秋盜賊之象明秋大見東井防之此其時矣寧夏甘肅賀蘭東南黃河漢唐二渠皆在廢田上上自劉守之亂鎮城生氣索然而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汗漫城堡單弱虜衆穿空而入環慶固原平鳳臨鞏所在搖動冬防山後之虜梯塹斬關套中之虜踏冰肆掠則賀蘭黃河之險我與虜共之矣自斥奪松山衛索橋直達鎮番備守差易而賓免回首孤立銀定梗不受款及成陰爲羽翼虜之伺我者敗就就也近銀及二箇潰紅沙堡直入鎮番城外大肆收鹵遊

擊唐世盛候望支吾致撫按查泰互異遂從來蒙昧是在持斧直指覈實敷播耳固原與寧夏唇齒東直虜以花馬池爲門戶西直番以西蘭爲門戶蓋羗戎地而秦關爲隴西郡者

國朝建臨鞏二府乃分陝之適中而控制之蘭靖爲三秦之障緊瞰虜巢河洮近麟刺之川迫斷虎穴其洮岷西固階文等處諸番環聚而金符頒降茶馬羈縻歲有成例要于文武將吏撫以恩信迺不颺去漢建元中羗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涼州郡郡皆有降羗數爲小吏黠人侵奪故致叛

按草

八

去蠻夷寇亂皆爲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羗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詔從之今之于古番一而已是在邊吏之懸衡乎甘肅起蘭州止嘉峪關凡二千里斗辟孤懸卽漢武所以斷匈奴右臂者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畧正封自古而然洪武七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竟棄燉煌郡于外止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屬我版圖而已圖史所稱涼州地險財富多產良馬號爲塞北江南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而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戡牧與元昊之竊據悉在于此亦西

鄙之天府也南番茶馬交通二百年來同于編戶
答筆使之無煩經制卽哈密勤

累朝區畫而相安已久亦可等之朱崖惟是火落赤精
兵二萬鴟張海上鴟視河湟

皇上御極之十八年鈔我洮河師連七鎮竭數年之力
未及答其肯而繫其頸三十年後老而壓兵叩關
乞款但狼子野心時以吞并番族爲利癸丑之秋
遣子乞慶台吉由白崖掠番西寧小賞之裁能保
其不恚恙以逞乎今歲二月火酋輒部署三千騎
出暖泉溝聚木麻川伴欲搶番陰欲攻石家堡邇

技草上

九

九

復與吉能勾連猝無狀又何其仇恭也若按臣
董定策所効高臺堡失事之狀又賊觀聽矣昨彼
中撫臣條言如修燔口撫屬番一切俱得便文從
事至于練土兵一段據稱養馬人戶願充土兵自
備鞍馬器械無事耕牧有警傳調果設誠行之殊
得五家遺意蓋其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高上勇
力風聲氣習自昔爲然矣此諸邊之大較也而臣
爲土兵一節寧獨甘肅宜行哉昔延綏巡撫都御
史盧祥奏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虜
敢戰宜選練土兵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私不待

駢使兵部覆奏請

勅御史會官點選于是綏德葭州縣揀丁壯編成什
伍委官訓練號曰丁兵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藉
以驅斥絕幕豈非已然之明效哉夫都土着之兵
樸而重家自爲鬪人自爲怒同袍同澤偕作偕行
塵陳不北募兵輕佻無累重之顧遇軍鋒之寇輒
走矣臣聞之父老曰初是虜未渡河累年以條格
搜套塞上豪與郡國惡少年及河東鹽徒千百爲
羣自備火炮戰車精弩消雜官軍隊中殊死戰逐
虜絕河皆捆載皮角私鹽而歸後私鹽壅閼官鹽

技草上

十

離御史盡法案收之此曹遂瓦解雲散嗣是官軍
搜套與虜格虜椰榆相視曰殊不似向者精兵各
疾力戰敗之比吉囊分三部薦居官軍遂不敢投
左足套中而套爲虜有矣夫農夫非能軍也管仲
軍之市人非能戰也韓信戰之李牧養百金之士
使自衛其富也劉備散蜀帑之財使自趨其利也
今各邊募兵月糧不四五錢而王者復侵牟之衣
敝履穿一如瓢焉驅之乘障列隊何異委肉于餓
虎之喙耶臣又聞之父老曰

國初鹽法商人輸粟塞下因就塞下田慮虜騎馳禾

稼自築墩臺自蓄丁壯無事荷鍤成雲遇警決拾
注雨故邊門晏閑牛羊被野比葉淇改議輸折色
鹽局而商遂散歸商歸而邊地益貧矣區區荷戈
之卒懸鵠百結率日食一分責之戰責之守又責
之耕其勢能乎無惟屯田散爲將官之養廉豪右
之兼弁

廟堂之上終日聚訟言屯而屯卒不可復也漢武募豪

富民實邊

祖宗朝商屯亦彷彿此意良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一富
賈人行邊而衣食于富賈人者什伯此設財役貧

按草上

之定勢也近計部條言屯田欲歲終各鎮督奏報
開屯入穀之數卽照扣抵京運持議豈不綜覈恐
各邊聞之而無復肯盡心開屯者今自有之額銀
易難必之歲數非人情也至於水田但可督民間
墾若遽議陞科民亦無復盡心開墾者惟當以寬
大蕩佚之意行精勤勸課之條第令畝棲野被民
計其餘不宜美計見效官程其足近陝西督撫奏
言開屯抵餉一節恐餉愈誦而人心益搖任事之
臣慮發大難之端乃戶部覆執定欲起科不知七
百石之屯糧不能爲太倉圭撮反以阻各邊開屯

之路事固有寬之而反成急之而反格者此亦上
下損益之定勢也夫土兵以濟客兵之窮寓農之
遺法也商屯以達軍屯之變實邊之要務也或前
世奇謫之臣石畫之士所嘗施行或

祖宗朝所間行然而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惟有壹意持
款而已夫款所以紓邊人之急乘其暇而修備也
今款垂四十年而邊備益弛弛之之極勢必無邊
尚可泄泄諱言戰乎蓋兵戰而後肅精也昔人以
戰爲款款可堅以戰爲守守可固今各邊兵以不

按草上

精故不戰又以不戰益不精勢不以款爲款則
緩急輕重之數虜得以給我脇我當我設我
國家除民運籽粒外歲出太倉者三百九十萬以養
戰士曾不能効其一臂而惟款之是恃此不當痛
哭乎宋自澶淵盟後中原不見兵革垂百餘年及
黠虜一發難于靖康遂不可支殷鑒不遠款又何
足恃耶乃款之節目亦有可得而言者昔中行說
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羅綺綿繡率棄之草中以
示不如旃裘之便利故匈奴疆今匈奴嗜漢物甚
羶入帛丈錦爭相誇眩勢亦漸懈于溫飽殊得賈

生三表五餌之意乃撫賞段布率皆粗濫緣貪猾將吏以居間買請而本撫道官輒賣請與之于是尅減乾沒無乎不至甚者以銀爲金以禪爲紡故虜馬亦款段不任騎戰支撐入閤門僅存馬骨而已其于補給綺衣赤綈綠繪之屬亦與私買市其精良者

朝廷互市金錢歲費不貲而奸與虜共蝨食之殊可恨也所不當申飾乎宣德達情全在通事之口

祖宗朝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通四夷言語文字而後授

授直

授直

授直

以官乃分遣之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授官出邊行賞如故然而其人則非矣侏離未必能解所在惟事需求其與夷人講折全寄舌于尖兒手夜不收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而此輩多方詭誘教之需索教之爭兢陵挾詐辱

國漏情不可方物漢人之策匈奴曰交接得其情則折衝却敵應對入其數則反見輕欺所爲精其殿最嚴其揀擇是在道將而道將亦當親臨撫賞以重其事毋盡取信于卑冗之路提可也虜帳中亦

掖草上

十四

有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走邊夷人卽板升之類皆得入我鎮城安知無翁侯衛律其人所不當嚴備乎胡虜臣服太種其天性也然分則弱合則強昔俺荅西置函兔于洮河東置趕兔于薊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于是威行沙漠中今卜酋雖新封而綿弱不足制諸部素酋雖強而名號不足壓諸部兀慎擺腰白洪等虜勢似連鷄而五路在虜中亦稱爲長者祭酒矣以故雲中卜酋甫封而套中卜酋磨牙而起曾不聞守雲中要約且曰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比雲中王也豈不大有萌芽哉臣愚度之胡運自此當分分則伎落渙散卽率有擾我疆事者亦內懷齟齬爲患小北虜以款故爲表餌所募兵亦不精西虜累惕于擣巢垂涎于封賞各勒部曲或分或合勢當漸強異時必有伉健奇黠之虜如吉囊者起此時邊禍方熾也可不瞿然長慮乎此皆款中事也若師武之臣古者推轂而遣登壇而拜至鄭重也今凌夷極柔相尚爲奴顏婢膝之風安望其有砍頭陷胸之氣語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臣曰武官怕死實由文官愛錢今欲杜債師剝軍之

校草上

孔孟叨

十五

端則請自兵部之絕居間始聞該部相沿推擇大將裨將以及分閫巡徼內外率有營窟而價各有定故吏部推文吏士上一下兵部推武吏士上下職此之故果爾則太倉輸之邊邊復輸之要津與中貴人銷兵耗餉此其鉅者而山人墨客優兒星士皆能以竿牘乘遽走塞上如鷺是何說也各處提塘詒誘武弁輩金貨幹強半鑿空又何無忌也乃兵部推陞動以督撫咨薦為詞而實復在督撫咨薦中是邊與部與中貴人三窟以為奸利何以風示武弁武弁之與中貴人媾固也若夫誦法

國恩列于眷組復營營阿堵為不可知之馬牛計亦太愚矣
典制在前清議在後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而司馬職方亦宜留意邊材培養士氣真正廉勇之將宜不次推用大都廉將必勇彼以賂道關說起者挾婦人之媚道者也惡乎戰該部不日會推中外大將須盡塞私門壹秉公道俾九塞三營之氣赫然精明此今日當事賢者之第一義也至于修屯馬革占役嚴葆旅廣儲精諸一切

煩碎載在幕府文書者自有督府邊帥任之臣議論之司惟責其大指而已臣又慨今之督府邊帥無唐節度使之跋扈而并無其強有宋宣撫使之位貌而兼有其弱亦惟幸虜為唐突厥之虜不為宋女直之虜耳夫不求我之所以勝唐宋而第幸虜之為突厥不為女直可謂有策乎而其要樞實在

皇上

皇上法

世廟者

校草上

一六

世廟齋居決事慮無不在邊每邊書至輒出御札問計帷幄大臣一日至三四下甚者則召至後苑面議今

皇上處深稱聖羣臣莫得見面聞聲而羣臣亦皆泄泄如燕雀怡堂有如赤白囊旁午

皇上將誰持耶伏望

皇上法大經未亂之治赫然渙汗甲飾樞臣邊臣盡前夙獎臣在該科持案喉唇從容諷議以贊

廟筭之末九邊豈不幸甚緣係敬循職掌備陳疆事仰祈

聖明振長策祛積弊以裨安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掖草上

一七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懇

勅邊臣及時經理遼陽以重

神京左輔事臣聞自古帝王建國必蕃其負辰與其
馮翼所以為固也故漢都關中則以表河曲為急
而以開樂浪為迂唐都長安則以置番衛為先而
以勤高麗為遠今

國家定鼎燕京遼東固股肱郡東亘鴨綠北抵黃龍
與奚夷達虜夾河逶迤五道周遭無非劇微經理
宜先其在寧前道屬西起鐵場東至椴木延袤可

掖草上

一八

三百里中右迤西寧遠遼東毛崖礮場之間拱衛
等住牧部落以十數而蟒金狹暈最大三山營堡
寬邦老河青山陶合之間兀魯孩斯等遊牧部落
以十數而貴英獐兔交青最大紅螺號通賊要路
黑松亦大舉衝迺僅倚高臺木市羈窮夷之命興
水撫賞結裨王之驪雖云巖巒深阻築障無難而
經費浩繁移守未易彼邊山處處卑露乃區區守
之堂與如前屯寧遠副叅二營中前後左右遊擊
備禦六七千兵馬又強半老弱堪授甲者不滿千
餘近年李應選郭有中之敗沒士馬物故募補未

全一望鳴吠希聞四時樵採莫扞則該道亦可爲
岌岌矣廣寧道屬西南起板木東北訖三岔海州
延袤可五百里鎮城乃漢之無慮東環渤海西帳
翳閭三韓要害錦義邊外與諸虜犬牙相錯大都
皆拱諸酋部落待命市賞者惟鎮安斗懸直北
大馬市一處朵顏泰寧二衛虎慙克慙抄花等十
三大營互市撫賞之地而虎慙克慙最大虜中之
骨都當戶也羣夷羶逐市場嗔喜叵測防撫維艱
遼河兩潯抄花卜言兔等首遊牧夏秋薦草小入
可虞冬春水澤腹堅虜輒大入先年于鎮靜堡蓮

校直上

四

一九

子湖殺我兩將軍至今猶令人談虎色變近使

皇威雖有二十二年吳家墳一戰金疾創死大酋伯言
三十九年於可可母林之擣少有禽雜然抄花兄
弟九人擁兵講市屢欲大入厥子矮酋亦屢盜沙
嶺近雖爲我偵報虎酋聲息而狼性難馴豈將士
倒載于戈虎睡之時乎珠子河等處惟恃路堤一
道堪以設伏而牧馬蕃聚我師單怯曾有一奇
令其片甲不返者耶恐市賞羈縻之外當事者不
能令措一籌矣海蓋道屬面臨大洋曲折延袤可
九百里距邊頗遠人民熾盛比于四道稱與區焉

蓋州左帶重巒右環演渤亦號上壤復州山礪賦
繁民鮮蓋藏金州蚕織成風而困於勾成往者朝
鮮之後雞犬騷然東昌近邊夷酋額伯革大成等
部落遊牧時肆眺視三岔冰結大入宜防總之海
鯨息浪該道固巍然腹裡之邊疆也遼陽道屬東
邊北起會安懿路東南訖長奠延袤可六百里西
邊起長靜至十方寺延袤可三百里卽秦遼東漢
襄平故地洪武四年因舊遼陽之棄改建此城于
山南拱大水北環土沃民殷商旅輻輳吹汗成雨
誠兩河之通都乎顧西隣河潯冬冰可渡所在虜

校直上

四

二一

衝長靜邊外及遼瀋長塌等處抄花部落遊牧長
安西北極把友青額參部落遊牧武靖村屯田壘
虜素垂涎穆家堡今四十年虎酋數萬大入邊書
據稱擊掠無失然戎馬深轅我地車輜畜產豈不
畢收爲鹵邊吏輒設詞欺蔽戢而該道濱河一帶
固將士枕戈待旦之地矣東自清河散羊關口延
袤可七八百里皆與建夷爲隣互市由鴉鶻關入
清河東市場撫賞撫順直遼陽東北則其貢路也
寬奠遼陽兩關二市撫處得宜似亦寧謐清河東
州強半阻隘修守亦易惟瀋陽當遼陽之北偏介

東西夷虜之中一縷通衢二面受敵奉集土沃民殷最易涎虜靜遠地勢平漫虜輒大入今三十九年殺遊擊王紹芳備禦張雲龍可稱鴛鴦之甚矣曾不聞一報通誅雪此積耻猶謂有武節耶開原道屬安樂一州三萬鐵嶺遼海三衛廣順關外故猛骨孛羅舊寨奴兒哈赤誘殺之羈其子吾兒忽失于建州僅次男革把庫奉頭竄我戲下鎮北關外白羊骨金台失二酋待撫賞于開原城南西北邊外宰賽煖兔等部落二十四營而宰賽最大由新安入慶雲之市固亦受我羈縻者乃三十四年

按草上

三十一

宰賽控弦大入殺備禦熊綸異時鎮西堡外叅將王維禎死焉此酋專事狙詐候便爲寇近挾賞不遂屢謀大入幾又與虎酋連衡矣塞吏竟未聞一矢加遺何以視蠻夷耶威遠堡外時有西虜往闖建州誠使候羣精明遮孔道而疏捕之彼能飛度乎此五道之大凡也請言所以經理之者其鉅麗有五焉一曰疏海禁全遼面面逼虜大海南限僅藉山海關一線爲喉味丸泥可封有如虜據前屯則關東左斷遼西右斷而遼爲絕地矣查國初置戍遼東卽遣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出登

萊轉餉歲視爲常永樂四年平江伯陳瑄亦督海運至遼後以屯田設而海運遂廢止令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當時倭寇偶犯總兵劉江望海埭一戰大有斬殺倭患自是永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乃徵解輕賞矣夫遼爲青之東北境自漢武遣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

國家之平哈納皆由焉萬曆十九年倭訐朝鮮亦嘗命大將徵浙直水兵由登州渡海抵旅順駐防時出奇兵駕虎船巡哨大洋以扼京津門戶故方輿屬之

按草上

三十二

山東明乎其爲山東人走山東道也查自金州旅順口抵海中羊塌黃城二島約二百里自黃城南抵欽島龍磯島約三十里欽龍島抵井島約七十里井島抵沙門島約一百二十里沙門島抵新河水關約二十里次第如驛置俱可泊船通計五百里有奇一日順風可達今卽不能置官艘運糧餉布花如故事何不除其苛禁論金登兩地之民自造洋船俾食貨互通乎近山東撫臣救荒之疏陳議及此利害較然然必舳舨之式官定之什伍相連官稽之開洋有期官程之商之主名與高工指

師官籍之一如福建海渡之法下令曰敢有扣閉
觸禁出外洋挾私貨攜連軍者法無赦若奸民穴
島嶼數盜者則每歲九月自有金州守備蒲宗純
荒之令甲在果誠致行自不滋蔓何至如萬曆
二年巡撫張學顏之沉船破釜大肆焚夷至今遂
一咽廢食哉開道之後較歲數之豐凶而輸粟焉
輸布花焉若曰山海關也通我車騎旅順津也利
我舟楫有四利焉兵民漸習于海幸有倭患望海
塢之捷豈必劉江哉萬一河西虜梗救援兵食如
輓轡之注也山東取道於陸千五百里而遙浹旬

掖草

二

三

始達此則片帆瞬息矣習之數年漸爲官舫維清
卒其中馴熟之使舟如馬使海如塗即臨德華關
山東之粟亦可方船而下天津泉貨流而血脉通
津液利而管衛固詎非東偏之大利哉一日斥河
塞遼河隔斷東西南入於海兩淡渚涯之間薦莽
無際廣寧遼開原由高平牛庄海陽遼陽瀋陽鐵
嶺蛇行回遠可七百里套中皆虜遊牧夏秋逐水
草冬則踏冰穿空東南西三而間鐵遼瀋西寧鎮
安鎮遠三十餘城七百里之間恣虜橫驚遼本三
面隣虜又于腹中開兩面受敵是五面也查舊遼

陽漢唐故地虜之穹廬不在焉卽三岔不過驪脫
爲戎馬趨牧之場非虜依阻之世業也昔宋太祖
積封椿庫曰俟有百萬換廻燕雲地如其不然則
以二十疋絹易一胡人首今
內帑積金充牣百倍封椿僅指其羨滯爲敗者遣辦
客風論虜廷曰今

天子賤貨財貴土地不欲重勞苦將吏直以此易爾驪
脫地勝市賞之利什伯不則募奇材劍客以五十
金買首虜一級不百萬虜其墟乎如天之福虜熟
惟利害而首肯焉或未可知說者曰舊城荒莽狐

掖草

四

三

縣絕塞取易守難則有成化年間截取之議在今
查廣寧鎮安堡東北與開原慶雲堡直徑中遼河
只二百六七十里爾若截取而燉煌城郭之則遼
海鐵瀋十方寺吳家墳俱爲腹裡而開廣之聲援
達矣異日者撤七百里之防戍列障二百六七十
里之間不忝山四維耶此非臣之私言也先臣楊
一清之疏曰遼東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
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
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
則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文襄之言豈欺

披草上

四

三五

臣哉近年西邊攘却賔免亦斥奪松山數百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嗟乎安得張仁愿者與之渡河築三受降城哉聞遼河之奎莽獐湖等處土膏水洳所在沮淖截取之後用漸打水之法治爲水田則五百里方圓皆鄭白之沃矣溝塍刻縷原隰龍鱗處處莫非地網虜能以隻騎闌入耶或曰全遼間井蕭條如尪羸病夫靜養調息之不暇非徵發如雨時也臣爲遼地所在可田而苦于無民非廣募境外不可惟自海禁斷絕山東遼遂孤懸山海關隱若華戎天塹然明以塞外斥遼用以處流戍者司馬郎料民之出入如魚貫焉人誰其離背井里甘心關外與遷民伍也故臣愚以爲欲經理河塞勢必開屯欲開屯勢必募民欲募民勢必通山東水道以聽商賈自便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斥塞之於疏海二而一者也一日撫處建夷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祖曰教場父曰他失他失之襲阿台李成梁誘之已于城下併殺其祖父而奴酋請成梁思各家

勅書無所屬悉以與奴且請爲龍虎將軍以寵之萬曆己丑秋逆酋克五十盜塞奴酋劍斬其頭并被齒

人民來獻督臣張國彥念奴忠順乃上書請拜爵爲都督僉事令其約束東夷幸

賜勅書

詔從之南北兩關皆海西遺種

國初收爲屬夷

勅書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六百九十九道北關三百道每一道驗馬一匹入貢自奴酋吞南關灰叭諸部遂并有南關之

勅書矣夫以一部而兼數部之

勅書又擅海珠貂參之利而奴始富貴

披草上

四

三六

中國名器稱長東藩并烏龍江諸夷苦華使之而奴始強東邊將吏夙與交通開鐵撫清之間頗有盜牛馬私送彼寨者而市口夷人住輒數月狎我虛實內地奸人漏泄情形誨其惆悵于是爭車價愆貢期間以謾詞啗我而奴始驕邊臣遂張皇大言曰此阿骨打復生也不剪滅此不敢朝食戊申以來或增兵或買馬或檄援師或質愛子或立界牌以大敵嚴之以驕子奉之而又以兒戲馭之幸哉其不即真爲阿骨打也臣每見遼左年年焚郊堡虔人民鹵輜重皆河西三衛諸部暨迤北虎酋爲

之邊臣不問廷臣不問而獨于秋毫無犯之東邊輒鄭重誅之何哉亦曰誅其意耳嗟乎如誅其意即奴之意叵測而急所以誅之則遠禍斯起近年紛紜之議也諸虜穹廬而居善遷徙故利則入犯如風雨不利則絕幕如鳥獸惟無內顧遂不難乘便狂逞今奴築城構屋無異內地貂珠市賞之利橐中裝殊不訾欲以區區二萬人結怨

天子萬一不當則傾巢無所處所矣凡舉大事者必善撫士卒而奴猜忍好殺倡優賤者鐵劍利而奴盛飾婦女南關灰以諸部既病恨處其腹心北關金

按草上

二

三

白諸酋又慰怨隣其門戶况奴馬兵不多雖有步兵數千善用長鎗騰山短戰而萬人出師必用萬人居守假如兩寨之兵奪其後山遼東大兵從撫清入搗另以奇兵一枝從橫江間道以襲之有坐而困耳且其地產糧不足惟仰穀撫清之市豈肯輕絕所天奴故黠者詎不籌之熟而孟浪耶逞哉兩河殘破之極豐時東隅一壁係奴保塞有如激奴蠢動我不得不發兵與擊方有事于東而西之賴蟠止之宰煖虎慈如蜩毛而起其能遼乎爲今日計當乘奴通貢之後好往好來嚴禁奸人恫惕

激變明護北關以倚之陰招江夷以角之動南關舊部擁戴故主以陪之彼方內謀之不暇敢外謀耶至老女通壻曲在北關老女業已更婚既費講解通壻若其再娶事必乖張始者不爲之理其曲直斷給聘財而致挑今汨之釁端則內外諸臣不照管婚事一語誤之耳昔漢營平侯奏言捐單開閭昧之過司徒掾奏言設護羗校尉之官誠以治夷狄者羈縻之而已難者曰女直禍宋發跡其地且有漢人之亡命者爲謀府其志不小臣謂元昊縱世產于夏州赫連或繼生于統萬然六十老矣

按草上

二

即其有志白頭舉事而我之張皇過多駕馭過少臣私心甚不取也蓋撫按問之道將道將問之尖夜此曹好爲虛惴武弁中亦有妄意擣巢染指財鹵而又有以開邊立功自喜者故風聽臚傳輒非酌實母怪數年以來前人言其必反後人言其甚恭今日報其披猖明日稱其欽戢倭調兵設將以聲援倏破釜缺戢而寂返廟算酷似流船邊籌渾如捕影殊可詫異又查建州本老營地老營者朝廷取次參松子地也名爲建東州宣德間昇以設

衛則建地皆吾地也堂堂

天朝但知周鄭交質之譏問念宋遼分地之誚欲以區區界牌爲華夷之限臣未之前聞也近日搖尾貼耳徒龍潭住吏委猛酋舊塞殆與昔者咎寬奠之中軍辱右衛之經歷恭倨懸絕矣此中得策全在于詰吾酋故土而夾我內地之保姦使奴既失衛律之援又樹包胥之黨辭嚴事簡真所謂一言賢于勝兵一著可收全苟若選將調兵之情僞習知之矣昔不當發募兵銀三十萬乎調發大僕寺馬乎何倔強至今也至未奉

掖草上

三九

詔旨徵師屬國不獨輕易又專擅矣如景吐剛邊吏宿弊臣慮邊吏於此酋昔日之謾爲強也而卑事以示吾弱又于此酋今日之謾爲弱也復挑構以示吾強興無名之役而私不窮之禍豈策也哉說者謂建酋未決及而遼人必逼之決而後已果爾邊臣要領不足恤封疆亦不足恤耶臣願撫鎮道將瞿然長慮除戎簡乘矜甲砥戟以待其來決不可先動以虧萬全亦不可因其不動而懈防守兵難喻度臣豈敢繫邊臣肘足但能言其常理而已矣一曰區畫北關北關亦王台部也其酋金台失白

掖草上

三一

羊骨受壓強隣似戢戢馴我戎索然世載克德天性詩亂今日嫁女媛免亦浸淫有祖父風臣請詮次其前事而徐議處分可乎其先有連長加者正德時伏漢法斬開原市矣其後祝孔革嗣于時王台奉漢法都護東夷以事誅孔革其後遂加奴仰加奴嗣卿台之殺其父而勾引土蠻酋長小黃台吉圍新寨迫脅台婚居頃之復勾黃酋犯我當路比台死二酋攻虎兒罕攻猛骨孛羅突及商歲無寧日皆以其爲台子也復嚮道北虜土蠻大入捕殺吏民豈不至無賴乎哉天奪其鬼一日狙易塞吏提恍惚大二千騎詣鎮北關脅賞于時守將霍九臯讓之曰若來求撫甲騎如林胡爲者二奴報曰如不欲就關下撫賞阿兄弟請以三百人詣圍門于是臺御史李松部署三軍皆伏今日砲鳴則起二奴果至圍門據馬不馴御史駒霍九臯拉二奴馬上軍中砲如雷伏兵四起遂斬二奴并遣奴男兀孫孛羅仰奴男哈兒哈麻盡殲三百騎逐北直薄彼寨下盟而還是北關三世而開原五斷其頭懸藁街矣雖胡兒也能共載乎以故逞奴遺孽下寨仰奴遺孽那林孛羅輒連西虜恍惚大逞志

于猛及二酋者視其父又通謀溫姐康古六爲內
應溫姐二奴之妹王台之妾以淫縱敗乃公家事
殆盡者久之猛酋爲所迫脅復攜溫姐歸之而
商亦岌岌在其掌中數矣戊子之後李總兵奉
廟筭率敢死士襲之卜酋棄寨入那酋寨堅壁我師
火攻之二日不能下復以車載雲梯如樓櫓直立
置大砲發嚴駭二酋始膽落出城下馬肉袒大哭
告將軍幸哀憐赦除前過願與南關分

勅書入貢鑽刀歌血誓不折傷開原一草木也是卜那

之世又如此夫北關世連西虜世攻東夷世勾虜

被卓上

三二

三二

內訌往事具在今金白二酋蒙卜那之遺而又卸
恨其祖父五懸頭葉街復何愛開原不侵不叛哉
特以奴勢方張虜約未就不得不仰我鼻息偷視
旦夕而其謀與虜媾固未嘗須臾忘者向不嘗以
女許宰酋而女以昔年北關女爲宰婦者歿其劍
下豈不肯往乎乃今日乘機嫁女煖兔以絕禍本
智哉二酋所以自策甚忠不虞開原道將竟爲其
所賣也臣閱撫臣郭光復建夷近遵約束北關先
起變端一疏據稱兩夷使回開原道云渠孤處西
虜二十四營之中若此女不與他他今起諸達子

來捨

天朝能救得否道臣強應之曰必救兩夷使又云西達
子勢衆兵強來如風火每次犯捨內地未見你們
殺他又未見你們搗他巢今乃說救我有多少兵
在何處想此時道臣頭亦岑岑矣又稱東達子常
來說他家老子與我家老子都被裏邊殺了此卽
臣所詮次北關三世開原五斷其頭之說也又稱
火器手就撤也罷我與東西兩家達子都和了也
省了你來救我那是你

天朝想着要我金白兩酋不要麼道臣焉得不語塞哉

被卓上

三二

蓋

中國虛聲之抹可一而不可二卽建牙大臣勒兵塞
下旗鼓甚都彼虜寧不知其誑耀廼股弁哉老女
一事

中國雖不爲犬羊媒合亦當爲虞芮質成嚮者執定
不照管婚嫁一語第云捱一日卽微一日之福如
捱三年邊臣便邀兩級之陞獨不慮老女不能稿
死則點虜豈遽灰心今日嫁女煖兔一着在北關
爲決難拔齒之計千倖萬當而

中國之禍卽憂在今日之建夷亦憂在異日之金白

即憂建夷今日之攻北關亦憂北關異日之連爰
宰建夷奢汰自飽強弩之銳勢已張北關薪膽初
嘗連衡之朝氣始樹撫臣所謂借援于西而樹敵
于東構禍于奴而嫁禍于我有譬之爲未啞之虎
可謂盡其曲折矣若云觀變收兩刺之功乘風作
搗巢之策譚之亦未容易有如撤大營兵馬頓之
建酋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利鈍難知河西諸虜乘
虛大入誰其任之曰者輕調總兵王楨視師河東
遂致虎酋生心陷大安掠錦義而去焉知非建酋
以河西無備之情微告虎酋耶則今日調發建夷
之功當更倍于往日振旅北關之力師直爲壯曲
爲老若我問建夷何以不復我海西則建夷曲若
偏袒改婚之北關則建夷直何不詰建夷曰昔王
台在海西效其忠貞猛骨汝君之胤也如之何其
夷滅之若能返吾兒忽失于南關則師婚之事汝
爲政汝不返我南關借師婚爲混一東偏之舉漢
天子有三尺在不許過海西一步也又何不詰北關曰
老女已矣今爰免所輸馬牛羊千皮皆婚錢也一
女可左右罔乎漢亦有斷給原財之法爾當輩而
致遠嫁酋謝過以辭曰三塞區區守

天子之微寧惟是怨耦是圖如是而財入而兵解則北
關之曲亦直如是而好往而惡來則建夷之直亦
曲今不提衡于曲直之間而漫云刺虎搗巢且無
論生事取悔卽幸勝之亦人臣之利非
國家之福也昔汪直嘗主陳鉞剿建州矣封賞雖行
終不能越國而鄙遠今不猶然建州乎若利其財
鹵如按臣疏稱姦民吳大受垂涎貂參謀欲以五
百人入建所謂不俟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有
如貶重自損勢不得不大創縱得志其如靡敝
國家何撫臣所謂萬萬不得已者必其真不量力犯
我邊關有狀則聲罪致討何難仗鉞從事不然吾
不輕代北關戰也奴酋云實有開原漢人爲北關
謀主觀北關布着置辭微漢之人不及此大都邊
事之壞率有雁門馬邑之豪構煽其事過豈必盡
在夷乎不重繩此輩若其一日詭激建夷拊心自
慰曰內不得振于漢外無以自高異死骨不腐亦
願解仇與北關通而出其高皆與二十四營諸虜
市則邊事更大今日之婚督云乎哉近撫臣疏稱
北關屢稟我蚤勦建夷建夷欲求我代爲處分卽
此三語東北三夷曲直之輕可以懸衡而定矣一

曰酌敵情截遠以三千餘里之長邊列戍八萬守之除買閒占役及家丁塘路尖夜墩臺遊徼外見卒不過四萬我分而守守勢薄彼聚而攻攻勢專理泊不格援師百里趨利法當蹶上將是以堵截之功百不獲一故平虜之戰折損官軍五百員名僅得七首虜上功靜遠之戰折損官軍一百二十員名僅得四首虜上功鳴呼痛矣聞遼東每與虜

據草上

三十五

之時本堡繇戍既少不能傳陳援師喙息而至僅以逃逗遛之誅又不及傳陳戰時驅夷丁前行虜殺之敵其級曰功也虜亦以被掠人民辮髮雜伍中我殺之讎其級亦曰功也卽間有真功不過截其遊騎名曰所哨又不過掩其撒馬名曰斫標能堂堂對壘陣戟且我兵羣衆撲而奔級虜乘其亂蹂躪迷並盡是故堵截真功百不獲一也勢有所不能獲也若擣巢一節襲虜野睡挑釁速報誠未爲是藉以調弄其馬片虜遠塞亦未全非今當酌議如某部落縱不犯邊將更有貪功起禍者法

無赦如果部落曾犯邊當時禦獲不能相當論以近定當決策擣巢以報之漢過固不先也不然者只許達子殺中國人不許中國人殺達子兩河孤兒寡婦誑謠滿路憤怨通天是誰之過與今甲子遼東不禁擣巢良有深意微獨遼東如延寧甘固諸鎮告捷何捷不繫擣巢與其陰行擣巢露布堵截何不如明告

君父將擣巢二級折筭堵截一級則邊臣無貪功之嫌廟堂無惠奸之賞士卒有搏習之益益三便也然堵截者倉皇應敵擣巢者隱躍侵疆俱不能用陳法

據草上

三十六

不陳之戰雖以孫吳將賁育士往必焦沒昔衛青環武剛車爲營自衛張兩翼繞單于斬首虜數萬此善爲陳者也今日之遼除堵截擣巢之外尚有致虜一法堪以布陳假如斥塞之議行用五千人板築必用五千人扞之應平一車營魚麗鹵楮戟弩次砲之屬而周虎落其外陰伏梟騎審避險阻勢必致虜來爭彼聚而攻我亦聚而待主客之勢旣懸動靜之氣亦異機弩火石之發旣量地而破的壕塹陷阱之設復隱伏而出奇以此當虜百下百全之道也虜俗于敗地則相戒不敢接左足虜

按查

三二

三二

按查

三二

三二

不復爭此城完矣彼城復然遼河不可截取乎難
者曰如遼無車何聞剗鎮先年以馬價買飛車數
千輛車利易野剗險野虜匹馬不入安用藏此虛
車為何若轉發遼東用爲築城下營傳陳致虜之
具耶此五者皆遼事之鉅麗者除斥塞致虜非豪
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其區處東北二夷與疏
海三件似不奇絕難行但目前處堂相安見以爲
迂緩不急需其急而行之則已晚矣夫規事建議
不圖萬世之固而媮一時之便者未可以經遠也
而總其要機又在固元氣以振神氣吳起四機氣
機爲上故曰禽之制在氣誅債帥斥貪官明賞罰
嚴號令儲構豪倖士飽馬騰隱然有吞胡飲血之
意而又簡文吏理訟主蓋武弁不得操筦鑰擅勾
提一切張弛措置悉如內地其士之沉悍敢死者
厚賚之近聞遼東餉司入境營卒鵠形烏面聚哭
道左嗚呼神氣索然矣又安望樹橫草之勳哉至
于祖孕之軍通逃強半作何清勾月餉四錢折色
歲止四月既侵牟畧盡關支本色復無實惠作何
存恤市馬于銀雖經題

請作何着實家丁興而卒伍廢坐糜雙糧作何調停其

餘功罪之蒙昧占役之虛冒作何綜覈是邊臣職
事臣不敢瑣言以恩

乙覽伏乞

皇上軫念遼陽係

神京肩背要害煥發

明綸申飭文武大吏薦延梟俊禽敵之臣嚴整障燧備

塞之具廣屬長戟勁弩之械留意于未亂未戰以

遏邊萌之禍俾

威震東垂風行北朔豈非執競之

休烈維揚之武功哉臣謹簪筆而志其盛緣係懇

勅邊臣及時經理遼陽以重

神京左輔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遵例比試事照得本年十二月例該比試應襲官舍官遵於本月十二日詣大教場會同司理監奉御等官揚大朝等比試官舍陳壯猷等一百七十八員名逐一較閱馬步等箭除劉延慶等違格外次日仍詣中軍都督府再試其文該臣公同選取一等官舍劉光溥等三十五員名騎射頗開文理亦暢宜照例叙用而潘鶴年以上五員名則文武超等尤宜優錄者也二等官舍魏天爵等四十二員名雅能操弧亦知染翰併宜收錄以需後用

者三寺官舍李冠等九十九員名文墨雖未遒曉武力猶可驅馳亦例得承襲准支全俸者也其比射不中官舍劉延慶等二員名例給半俸查無附近者候二年送比遠方者本處就便送比明例俱存臣不敢縱抑臣又有說焉查得本年十月大選武職武江等未經比試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移文臣科欲於今次補比該臣看得官舍比試一節會典所載甚明蓋試而後官未聞官而後試也據稱十月大選未經比試當時曾否題明請旨該府何憑送選該部何憑銓選似屬違

校草上

三二九

制本科不敢分過也須該府會同該部擬議題

請方爲妥便駁行去後隨准該府手本稱准兵部武選司手本內稱每遇雙月本部例於朝日上

朝說本爰遵

欽定日期次第舉事十一月一選業經照例送名候比節

聞該府屢請比試日復一日而

朝說在先勢難中寢又各府照會俱到不得不照常題知引選不謂延候至今始得

簡用兵科之旨也今兵科稱引會典誠不可易其補比

一節應否申題總在該府非本部所敢與也回覆

校草上

四

到司案呈到府據此看得兵科移查兵部各舍未

比先官一節與會典有礙恪然可遵比試固本府

職掌祇因久缺兵科四疏題請候

命蓋遵舊例以循職守也但兵部回稱

朝說在先勢難中寢從權銓選彼時就當題請明白

則無復有今日之議矣今借辭照會第照會各府

俱憑都司起送稽查各舍功次緣由原非送選文

書况邦政條例

欽定五日過部其中應否承襲皆屬兵部裁奪方行送

比比畢本府有勝負文書過部銓選此定例也今

未試先官與照會何涉也備因回覆到科該臣奉
看得十月已選官舍未經比試當時又未題明奉
旨率爾銓選事屬違制臣據會典駁查府部互相推委
譯其來文事可概見夫比試無

明旨無科抄即據照會選官此部之失不待言矣該府
當時何不照會該部聲說舊例止其徑選趨其題
明乎則府之失亦有不可掩者但原其端委總不
過矜念貧弁守候之苦屢

請臣科未下輒權宜竣事而不知其戾于

制也比試則有去取官已銓選去取安置使補比而復
按草上

四十一

有落馬無箭者臣將去其官乎甚為未便臣科職
在糾駁義不收隱伏乞

明旨申飭詰責府部之司事者

俯念已選之官無可去取姑從免比聽其照常領憑到
衛是一說也此距禁封僅十餘日臣科有軍政諮
訪存恤舉劾數選武官畫憑半年科抄看詳一時
叢積日不暇給如為比試當補

請乞于獻歲

欽定一日試畢題知免其去取是又一說也伏惟

皇上裁擇施行緣繫遵例比試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武職比試當請旨奉行如何不題明乃未比先選
誠為不妥今次姑免比試以後俱題奏明白行該部
知道

按草上

四十一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驛傳疲累已極驛符裁正宜嚴懲

勅通行申飭以遵

典制以甦民力事竊惟驛傳之設或使臣卿

命而賦皇華或邊郡持赤白囊發命書或四方夷裔

覲譯而貢共球或

京朝官賦事于外或監司官載見于

京會典臚列至備其至嚴悉毋敢奸也先正典刑有

官至九卿而一介行李不以累郵卒到今傳爲笑

談何適日盜觴之無待也豺虎出入劇于明駝無

投草上

四三

論矣乃士人固蓬蓽而行者二都通顯僕隸如雲

傳呼甚寵會不念縣官宿供張賦馬口錢百姓靡

然發動十室九空司府度支不以時驛官窘于鞭

扶輒有闔門繆死者罷累之狀有目共見該部非

不薄稽久之簿籍不詳郵胥且以薄爲市臣科非

不掛號久之掛號多門積猾竟以號爲贅驛置受

困役吏告哀激皆坐此然實卑科職掌未明之罪

謹議數款恭

請釐正

計開

一甘肅巡按董定策議革勘合用火牌奉

命旨下部然路至甘肅遠止矣且多邊遠既該鎮按差

可行火牌何獨于各差而疑之臣以爲一槩通

行爲便

一各省巡撫衙門符驗越境公行是兩京十三省

悉能代車駕司爲政也何以樞部之符爲臣以

爲截然禁止爲便

一倒換勘合火牌以該衙門批文爲據車駕既有

專司又何必通狀之紛紛以後實捧各官及各

衙門承差竟將原批及原行勘合火牌粘連具

投草上

四四

稟該司該司審定說堂換給舊者塗抹仍連批

逐日封發臣科掛號倘有不合格者臣科駁回

近良鄉彙繳臣科之法固參差不齊而臣科裁

角伏發該部似多一番曲折且累各差人守候

相應議止且臣科封駁事多倘有查覈未精者

恐該部又未肯駁臣科也莫如該司專主查審

臣科專主查駁事體兩便

一京官奉差給假請告各用堂上官印信手本開

稱某月某日奉過

旨意移付兵部驗明給與應得勘合轉發臣科掛號乃

有根據其接送家眷一節已經議停無容贅矣

一臣科掛號止掛兵部新給及倒換勘合其借行隔年及各差上者一切不掛蓋臣科必自束于法之中而後可以法人也

一觀政進士給假告病出京者騎從甚少量給小勘合一紙實與入夫不得過十六名馬不得過五匹須是呈明堂上官開叙奉

旨日月用印信手本移付兵部查給其已選推知等官不許冒用違者叅究

一京官遣牌出京原有應得勘合者牌上仍明書

按草

一

四十五

遵照兵部某字某號勘合經過衙門掛號徑自實填勘合空白紙上不得仍用浮簽所以杜洗改也若京官自原籍起用除補入京例無勘合勢難禁其遣牌然須呈明該省布政司轉呈巡撫衙門酌量給護送批驗一道沿途查照掛號所以杜假詐也然須是甲科正途出身在京清要衙門其餘不得一槩混給若知府遣原任部牌者該地方巡按叅究

一巡撫衙門原有資解公務應給大中小勘合三十道用完即具由開款某差用過某字勘合投

部再

請如私給親故假托差使該部開送臣科叅治若按差

除給本名勘合一道外量給大小勘合數道以備他用火牌循環請給撫與按同亦須造冊聲說報部其權恤諸差照按差遞減

一陸路中火宿食即以本等稟給支費該縣驛不得仍行折送水路不辦中火宿食稟給聽支

一各省以驛傳道為專司即撫按差人同僚差人境內馬票俱付驛傳道掛號每季造報撫按則各官之靜躁于差遣之多寡可徵也徑行者不

按草

一

四十六

准銷筭

一勘合宜于年月之後部押之前量留空白一行衡廣二寸以便臣科填號其驛傳經過衙門亦即實填科號之下俱用印鈐蓋該部宜刊式以別異之近因臣科鑲署車駕司權宜給發小票今日以後一以科號為主小票不許應付以上各款卑之無甚高論不過為孔道惜物力為士人閑名檢酌之會典而濶其目核之時弊而去其甚近月該部條陳五禁大畧皆同此意至于積科條而濶澤之則有司存伏乞

勅令斟酌議覆俾郵政自此一清實四方之幸也緣係

驛傳疲累已極驛符裁正宜嚴懇

勅通行申飭以遵

典制以甦民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撤草上

四十七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看詳章奏通劾四鎮失事之狀仰祈

乾斷以

國法以勵邊臣事臣辦事該科逐日應發章奏例當
看詳鑲署半年積牘叢委除煩碎常行文書發抄
外其事關疆場未經臣科參駁者其又何敢自溺
職掌遽默而已也查得章奏內有直隸巡按李嵩
一本為夷情事又一本為捉獲姦細賊夷事又一
本為奮力分投拒堵賊夷事順天巡撫吳崇禮一
本為武弁假公私採被夷殺擄多人乞

撤草上

四十八

勅嚴行勘究以肅法紀事竊遼總督薛三才順天巡撫
吳崇禮各一本為狡虜乘夜入犯殺傷數命查參
失事將領以慎邊防事竊遼總督薛三才順天巡
撫劉日梧各一本為賊夷分投入犯官軍奮力拒
堵伏乞錄恤陣亡以勵死綏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兵部侍郎魏養蒙等一本為狡虜
乘夜入犯殺傷數命查參失事將領以慎邊防事
蓋據揭覆薊鎮失事疏也奉

聖旨是史光裕姜承嗣俱革任提問王之麒戴罪聽勘
王之寵毛有倫俱罰俸一年高策姑免議該鎮密邇

陵京邊防尤重近來屢次失事各該將領怠玩可知以後都着加意隄備仍圖大創以杜狡謀再有疎虞叅來重治欽此又查得章奏內有三邊總督劉敏寬延緩巡撫馬從聘各一本為套虜挾賞不遂大舉分道入犯隨方驅堵出塞斬獲首級損折官軍分別功罪以飭法紀事陝西巡按龍遇奇一本為邊臣禦虜無策折將損威失事重大據實查叅乞賜嚴究以重疆圉以肅法紀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兵部侍郎魏養蒙等一本為套虜挾賞不遂人舉分道入犯隨方驅堵出塞斬獲首級損折官軍分別功罪以飭法紀事蓋據揭復延

級損折官軍分別功罪以飭法紀事蓋據揭復延
披草上
五
鎮失事疏也奉

聖旨是劉敏寬免議馬從聘罰俸二箇月張聯奎調用官秉忠革任回衛各令候代餘俱依擬馬價銀准借四萬兩以濟急用該鎮新羅虜變地方殘破士馬損傷朕軫念衝邊每屋西顧還行與督撫等官加意整頓講求戰守長策以防再犯以固封疆毋得視為泛常致貽後患欽此又查得章奏內有副遼總督薛三才遼東巡撫郭光復各一本為大虜擁衆三犯官兵奮勇拒戰斬獲疎失功罪難掩謹據實報

聞題叅以憑查勘事又各一本為虜王大舉入犯官軍拒堵出境地方保全謹據實報

聞以憑查勘事遼東巡按王雅量一本為邊堡失事重大據實查叅以肅法紀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兵部侍郎魏養蒙等一本為大虜擁衆三犯官兵奮勇拒戰斬獲疎失功罪難掩謹據實報

聞題叅以憑查勘事蓋據揭復遼鎮失事疏也奉

聖旨是李懷忠革任提問王柄戴罪用心任事以圖後功文球罰俸三箇月督撫官免議其餘功罪行巡按

御史嚴查具奏虜情巨測該鎮文武將吏還要十分戒備務保萬全欽此又查得章奏內有三邊總督劉

敏寬甘肅巡撫祁光宗各一本為狡虜乘秋入犯

官軍設伏迎敵血戰獲功飛報捷音事蓋報紅山

寺獲功疏也甘肅巡按董定策一本為狡虜掠犯

內地怯將守禦全隳謹據實料叅乞

勅嚴究以申邊紀事蓋料高臺堡失事疏也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此四鎮得

旨封事紅本皆在臣科臣謹虛心看詳而一衷之于法

聞臣可狀按故事簡閱以匹馬不入為功蓋

天

後卽小人亦坐王者比歲滿會一部從爲
窩谷人麻郎谷焚其村廬男女轉屍無美已犯燕
河路之寺見頂已犯曹家路之松花頂已犯黃崖
口之松嶺峯已犯嚴房烽已犯扒頭崖已犯石門
兒已犯寧山營已犯三岔口已犯石塘路已犯烟
粉墩處處禾突未經懲艾迺駢會輒亦效尤如松
棚如洪水如黃崖如腰嶺如喜峯路如勝嶺寨如
茶口谷所在騷動若履無人之境此二會者甚至
徽把總孫永昌附夷稟于軍丁趙虎以嫚我豈不
亡賴之極哉該鎮將領會未聞設伏出奇斬一眞

按草

五一

級亦未聞扼險作何拒堵但事後傳烽支吾塘報
將卒中甚有拾一足指詫爲奇功何視陋也查滿
營部落不滿二千駱曾亦止數百此之小說尚不
能馭假如有點虜將數千騎躡入不直抵郊圻乎
夫武夫既不力于原功罪又不明于

國僅僅坐甲亢路提守把以塞白無亦曰小人不足
治耳嗟乎如侯天入則

九門滿畫閉臣不知邊臣之處所矣該鎮積負積懦
戰之一字久不敢置喙卽烽臺守軍皆裸體捫腹
欲使燧太精明亦不能惟恃貴款糜廩之不勤耳

賞額不足軍士情愿負薪賣銀以抵其數則一段
痿敝之象不言可知而卽之以威望素薄之張國
柱協之以才守平常之高策王之麒麟之爲薊何
持而不忍若督撫道諸官皆清淨自好卽永平噪
卒繁事姑息遑問其他乃黃花鎮後大火裂山澤
者丁日東自昌鎮界蔓延柳溝韓家川直抵宣府
界亡慮百餘里該部會請

旨查勘彼中竟不聞一紙奏

報起火根因但以未燒

陵後禁山爲幸何泄泄也事關邊防兼係

按草

五一

列聖弓劍重地豈得模糊此安知非挾賞諸酋之所爲
邊吏竟以蒙蔽終局乎以上兵火皆督臣薛三才
所轄撫臣吳崇禮任內事而該道臣則李養賢袁
和臣俱不能爲之解也此薊鎮失事一案也延綏
天下勁兵處前此撫鎮無不視爲取奇之路錦衣
玉帶直寄焉不虞今衡決至此也卧虎山之戰虜
以零騎誘孫弘謨逐利而以甲騎包之當天龜犯
龍頭斷樵汲者三日使弘謨自分必死爲丈夫一
取單于之計俾馬革裹屍而還豈不正堂堂乃
乞和不獲竟偕卜繼祖向穹廔而稽首焉彼虜卽

以副將鼓旗縛弘謨蘇下獻俘諸虜選拜爲酋長
賀戰勝微中軍劉聚把總李春華一死孤山兵將
皆婦人矣于時萬化乎軍高圪塔距弘謨軍不遠
不能犄角破圍乃乘便遁歸謨曰全師將誰欺乎
官秉忠扣賞噴有煩言及是時又不飛馳一旅抹
卧虎之急惟遣坐營張榜出境擣巢意雖在于牽
虜以冀昨年波羅之捷然倖難再徵遂至王化口
光先等三四百員名委魂塞草之外是誰之過歟
道臣張聯奎從知府時已狼狽不知何營而得邊
道縱指無能扶同欺隱况波羅之失又其兼轄也

披直

卷二

五十三

巡撫馬從聘綢繆不豫及上書報失軍曲折又與
按臣互異但區區于事後聽秉忠等持實黃沙猛
諸巢雖稍洩鎮人之憤亦已晚矣擣巢自是近來
邊臣勝着然施之零部則可若大酋吉能之族恐
未可輕試也督臣劉敏寬昔之并州今之制屬卽
有西路之功豈不當分東路之過乎至士馬物故
之數按臣龍遇奇之疏詳哉其言之而工科臣徐
紹吉亦直抉其罪狀矣此延綏失事一案也遼陽
東偏爲夷西北爲虜撫臣與大將駐廣寧蓋以鎮
安三十里外皆虜衝誠重之也撫臣郭光復無端

披直上

卷二

而調總兵王柄驛師遼瀋虎酋遂率十萬之衆乘
虛大入柄復踉蹌卷旆還抹是明爲虜所絆也據
報閏八月十七日卯時虜壁鎮安鎮靜二堡至十
九日戌時方出是大掠者幾三日豈其秋毫無齒
金不一報損折然道路洵刑利臣郭尚賓疏中
已明見其狀矣比歷錦州圍義州陷大安至二十
六日出邊是蹂躪我內地者已九日李懷忠顧望
避敵信地失守謾言爪探盡絕敢與懦皆無辭也
而九日之中曾不聞大將與虜一確不曰望見王
總兵大兵塵起則曰總兵率大兵營往援而已
夫兩軍相薄則擣營列陣束伍法也夫間距敵百
里擣營觀望待敵之執飽而去者曰大安之圍柄
已軍陳洪庄相距十里虜自辰時攻之至戌如彼
其久柄按甲盤桓緩球資敵道臣文淵驍騎督趨
擁兵自若坐視孤城窮守力屈凶威不有嚴刑誅
賞安置律以失誤軍機與主將不固守備之罪豈
在李懷忠下哉威望損盡猶然擁元戎之蘇子孤
兒寡婦之前何以紓顏該部戴罪責効之操也謂
其縱矣郭光復籌策夷虜急緩倒置案失亡復多
蒙昧且欲于鎮靜鎮安叙堵截而大安之破第委

之曰斗大孤城似不必介介者豈天下耳目可盡
塗耶此遼東失事一案也甘肅以一線隔斷胡番
斗懸絕塞松虜跳于東北火曾驚于西南年來賞
款羈縻未至搖動自此歲入鎮番犯黑山浸浸苛
我邊鄙矣紅山寺之役捷書上首虜一百二十餘
級臣方柱額新撫風猷大將桓武爲

朝廷得人賀乃今讀按臣董定策之疏則黑山之百
里無燬先時之經制何其疎耶內稱閏八月總兵
李懷信提兵出塞擣虜巢穴于境外因有紅山寺
一百二十餘級之獲此即撫臣所報大捷之數也

按臣

五十五

然我軍方備于鎮番之東而虜乃窺我于甘州之
西我方擣彼巢穴彼即躡我門庭則高臺堡之失
事政與紅山寺之擣巢同時何撫臣報此而不報
彼乎據稱從平川堡板橋堡馬鞍山墩瑣瑣林墩
一帶俱各失傳烽火則與黑山三百里無墩者同
疎又甚矣擣殺軍民男婦一百三十名口頭畜一千
五百九十八匹衣糧器具不啻方數十里村屯如
掃婦女赤身被驅老壯跳河偷命見于按臣疏詞
者此非小失也該弁李鳴鳳等畏虜如虎不能一
矢加遺自應提問副將趙維翰領鎮兵趨到合高

臺平川紅崖鎮夷之衆雲翔而不敢擊又縱虜焚
掠于邊外者二日該道李思恭即欲爲懦將解嘲
按臣豈復首肯哉總兵李懷信不及疾援第復出
一擣巢牽其內顧計非不善而內地疎虞法當并執
其咎撫臣祁光宗異日欲首紅山之功今日亦宜
分高臺之失按臣疏稱道臣而外聽部查例者豈
非欲薄罰撫鎮以厲其餘臣科又何敢蔽也此甘
鎮失事一案也之四案者在薊鎮零而多然主者
能以不諱爲義臣甚服之在甘鎮本不多而飛報
捷音之時似微有所諱也在延遼二鎮失事重大

按臣

五十六

雖欲諱之能諱哉

廟堂之上有參有未參有覆有未覆有輕議有重議臣
謹一衷之于法查得

大明會典欽開弘治六年奏

准若該分守守備等官不行設備被賊入境槍擄人畜
或生事貪功損折軍馬即係鎮巡總兵官平昔風令
不行所致當均受其罰若互相隱匿不行實報許巡
按御史科道官并兵部奏劾治以重罪臣以此責四
鎮督撫鎮道官想亦不能文也又查
會典有付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正律一欵有遇賊

退避觀望逗遛不卽應援以致失機軍機不分主客坐以臨陣退縮其狀又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俟期進兵策應一款皆重辟也不以此罷總兵王柄侍矣尚云戴罪管事裁除四鎮失事叅守以下如張榜許全倫史光裕等俱聽撫按劾治不足辱臣白簡外順天巡撫吳崇禮已經陞任應否勉議恭候

聖裁外謹叅看得薊鎮路將王之麒麟敘之才惟怯怯膽鳴初容胡無氣枕戈固圉非倫戴罪尤寬革任始當延鎮遊擊萬化孚勇愧先登誼衰同澤鹿

據草上

五七

捕無能騎角鼠竄祇解抱頭既擬提問自有明章薊鎮協守中路副將高策優游養寇營刺起家惟是牧圉才疎故致門庭虜橫議難姑免戴罪方宜遼鎮義州副將李懷忠善撫有名善戰無勇萬虜既陷孤城三仄難逃重典提問非苛憲章自肅甘鎮副將趙維翰身寄龍堆膽驚鳴突追逐無能顧犬守禦有類亡羊重宜戴罪輕姑罰懲薊鎮總兵張國柱威名漸遠器畧虛恢當關非百夫之防學武豈萬分之敵戴罪則重罰治則輕延鎮總兵官秉忠時能而疎似易及法極果既添地足剋賞猶

據草上

五八

著葉聞華任尚寬還宜勸懲總兵王柄骨讓虎頭魂消馬足馳援巧觀望之謀飲退犯逗遛之款重宜提問輕亦立視甘鎮總兵李懷信廉白素聞折衝偶失塞怨雖饒斬獲境內豈任披猖賞既論功罰宜論罪密雲進臣李養賢任重邊關謀疎戶牖罔念甘泉近地可容烽火連天逢化道臣袁和課最無奇籌邊不武若是熊羆當道安有狐鼠窺關甘鎮道臣李思恭物望素孚夷情亦練既開瑕於桑土宜受責於軍書均宜量罰用儆將來延鎮道臣張聯奎功名損於治郡智諳豈裕行邊官

府旌表尚便

王猷過必手分功左首叙薊遼總督薛三才節凜冰霜備疎風雨小醜敢縱橫于晨夜大賢宜責備以春

秋三邊總督劉敏寬黃髮徒循舊望青海未著新猷都護誰司天驕不逞均宜量罰以服人心蓋賞必通下罰必通上黃帝李法軍正司之若勞同賞異則羣心疑罪同罰異則百姓惑邇來賞罰之徇極矣議功則優先督撫課罪則僅覈叅遊其何以服行間之心而厲閭士之氣哉街亭之敗武侯且請自貶三等今督撫鎮大臣受

國恩可謂非薄率養虜以貽憂

君父于心安乎昔魏尚守雲中力戰捕虜上首功差六級卽下吏削爵漢時用法如此及馮唐一言卽持

拔草一

五九

節赦復爲雲中守其用才又如此臣于四鎮失事

諸臣據事通劾卽名德宿望不敢貸所以爲

皇上尊法然于疆事本文外不敢輕置一詆語又所以爲

皇上惜才知我罪我寧顧問哉臣又不能不責備于兵部焉昔于忠肅謙之爲本兵也時常搶攘前後命將將兵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

程卽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震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飭虐辭以抵者近年以來兵部與各邊

文武吏如貫一切功罪之數將卒報之撫按題之兵部覆之了不異同如比年平虜之戰虜殺官軍五百二十人止得七首虜上功輒題之曰

天威遐暢叙功陞官是亦不可以已乎而近日三鎮之事先後題覆微覺輕重矛盾未協國論蓋撫按據一方之情形論一方之功罪勢不能無異同無輕重兵部提衡天下之情形論天下之功罪理不可有異同有輕重若閣臣則又代

天言而握神氣于中央者也近

朝以來閣臣如徐階高拱張四維胸中具有全邊文

拔草上

六一

武吏才充伋夾袋其綜覈功罪擬議欵戰九邊吏士如負霜雪誰敢差池于時虜雖黠而疆事帖然今各邊塘報虜情兵部課其敗衄有狀督撫官當自劾待罪閣臣擬

嚴口切責策勵供職法也亦體也今移病一疏如不得

已

皇上輒

優詔慰留辭語溫潤其何以示天下重而訓定有位耶

臣職司封駁義無避忌敢并及之伏乞

勅下兵部將四鎮情形通行叅伍擬議如果臣言不謬

將王之麒革任萬化孚李懷忠提問如律高策戴
罪聽勘趙維翰重罰張國柱重罰官秉忠革任聽
勘王樹或提問或革任回衛李懷信量罰李養賢
袁和李思恭量罰張聯奎降級文球重罰馬從聘
郭光復重罰祁光宗薛三才劉敏寬量罰庶法紀
肅而中外知懲功罪明而紀綱不頓未必非振鬻
疆場之一機也緣係看詳章奏通効四鎮失事之
狀仰祈

乾斷以一

國法以勵邊臣事理未敢擅便謹

被草上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甘肅巡撫祁光宗一本校虜乘秋入犯官軍設伏
迎敵血戰獲功飛報捷音事
兵科參看得是役出於擣巢按疏已明言之矣明
知其擣巢可朦朧以血戰叙乎按疏中有首級不
等字面風聞該鎮邊外頗有熟番依阻張冠李冕
惟直指驗級時能辨之也抄出嚴覈之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被草上

本

延綏巡撫馬從聘一本備述套虜情形併陳制禦機宜等事

兵科參看得套虜渝盟大入鈔盜擄將損師該鎮以憤兵出塞明以擣巢告

君父漢過固不先也但今冬擣巢明秋定必報復是應作何準備而所上首虜之數近于是應作何陞賞以擣巢故抑之則無以作士氣以堵截例叙之則無以正軍功本科於經理遼陽疏內議擣巢二級折堵截一級蓋比照番蠻功次未知其可通行否抄出酌覆之

接直上

六十三

延綏巡撫馬從聘一本校會背盟官軍出塞等事兵科參看得近來邊功何功不出擣巢相沿以堵截題叙大臣陞蔭吏士飽賞及醜虜銜恨報復捕殺邊民如草菅是

朝廷與百姓蒙害獨人臣受利耳但今次延鎮寇深矣豈可以斥虜遂塞一以雪孤山之耻本科何敢厚繩以文墨但所慮者不在今年之出塞而在明年之并邊議折級以抑貪功修戰守以防大入是在邊臣加意哉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熊明遇等謹

題為循例舉刺以肅存政事臣等管理存恤年終事竣例當分別各衙所武職賢否以行舉刺昭勸懲也用是矢公矢慎稽之官評以考其素試之騎射以程其材按故事而薦賢者二十六人劾不肖者三人惟

接卓上

六十四

皇上採擇焉訪得忠義則衛掌印指揮孟承寵青齡妙質絕技雄才彎弓風落白猿環甲霜寒紫電留守中衛掌印指揮劉天樞箭衝鴈門之石九矢無虛鈐精鳥陣之圖千夫可敵羽林前衛掌印指揮盧陞五校稱奇六韜亦熟長臂開弧似月雄驅仗劍如霜金吾右衛掌印指揮王應登氣壯鷹揚名追馬服人羨承蜩妙技才誇逸駿名流騰驤左衛僉書指揮谷大聲氣冲河鼓之中矢射天狼之下堪稱國手可備軍鋒留守右衛掌印指揮浦國忠清姿脫俗雅志不羣馳騎月掩刀環奮臂花穿劍鏑武驤右衛掌印指揮福永禎雅似黃鬚偏同紫髯引矢能穿犀鵠挑燈擬讀龍韜府軍右衛掌印指揮謝繼武白羽一麾帳下素稱跡射赤符可握軍前亦擬投壺濟陽衛掌印指揮白茂春守兢墨入

才擅朱竿知兵識徹見猷猷弩精穿虎石義勇右
衛僉書指揮甄應龍刀含四尺之影劍抱七星之
文騎上如蜚鞭長如組留守前衛掌印指揮李士
芳精能貫強勇可伐蛟禦侮之寄無雙干城之任
獨選金吾前衛掌印指揮陳正道書熟六神藝高
三箭撫士人歌挾纊分甘惠比投醪燕山左衛掌
印指揮王浦談兵虹貫內才吐氣風生右角射能
擅步勇亦先登騰驤右衛掌印指揮滕應禎風格
清奇膽氣沉悍破的千斤在手從戎二石堪肩府
軍衛掌印指揮任以弘品重瑋璋名孚月旦無愧

拔草上

卷五

六十五

良家之子應題幹國之才燕山右衛掌印指揮李
承恩首公夙夜無懈行營大小咸宜力既挽強心
猶服衆太寧前衛掌印指揮史文燁兵肅馬聲箭
追烏影列衛早陪蘭綺堅屯豈比棘門騰驤左衛
掌印指揮任弘道羽林伙飛之侶天軍壘壁之雄
才裕六奇矢堪百發鷹揚衛掌印指揮段汝礪守
同茹蘖技比穿楊一時人誦白眉萬旅能持赤幟
羽林左衛僉書指揮馬化龍器宇端凝神姿瑩徹
正骨全無媚態賢聲刺有清評武驤左衛僉書指
揮劉繼芳秀格風臨玉樹芳春日出扶桑倘事琢

拔草上

卷五

六十六

磨終成桓武武功中衛僉書指揮王國柱青蓮出
水紫氣冲霄詎云裘馬翩翩饒有韜鈴種種義勇
右衛掌印指揮靳承才雅度卻毅說禮修儀祭遵
用儒似有門風當爲佳士永清左衛掌印指揮顏
希良恩威互用名實兼孚行伍共仰清微紳裾皆
稱大度寬河衛千戶劉守胤刀橫武庫之兵甲屬
雲臺之仗庸中佼佼鐵裏錚錚永清左衛百戶劉
鳳翔金絡芙蓉玉標驤囊猛氣渾如猿虎洪姿可
擬函牛以上諸臣皆一時武弁之良所當薦揚以
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忠義右衛僉書指揮齊應元
欺公扞法罔上營私惟甘谿壑之填有似豺狼之
噬屯糧乃裕

國之需宜完納也霸齊東屯地六頃有奇吞并其花
息累同官馬應龍之賂賂情理何堪官俸乃養廉
之資當全給也侵尅闔衛俸糧二十餘兩指使費
以自潤挾印官梁應龍之代補紀法安在縱軍作
小三兒出入宣淫幾不顧其帷薄結猾棍王三等
狎邪爲樂奈何問夫官箴騙舊印官梁應龍銀十
五兩胡異禦人挾新印官王慎德銀十六兩真同
寇狗臨倉監放月糧每所索飯錢三百文共一千

五百文千百戶陳大經武銳等皆其活証可爲鑒
餐喧聞至夫襲族叔祖職而頗寒分俸膳婦之盟
則又負義喪心之尤者矣此二官者條其姦賊既
具有受取發其隱惡又各有主名禡片非冤

國法難貸又訪得永清右衛掌印指揮沈志學桃梗
之形妾婦之骨線索憑人提撥簞蓋任其凌夷指
稱到任之公堂扣取五所千百戶俸銀共五十兩
顏指揮非其証乎散給軍士之布花抗違戶部之
示期累委官汪仲金等之受狄放至三日方完千
百戶邵應魁等能無恨乎千戶陳應奎奪官應其

按草上

本七

之伍與趙大經管理議每月貼錢三百文應其不
服欲行告理應奎捏拐米虛情誣告本衛本官不
察差彈件急拘令應其懼而縊死于西關巡視之
叅送何以得不窮竟乎若索二十八屯之常例不
下二百餘金年終發點糧頭老人每屯二兩又不
下五十餘金真所謂括糶及米吸髓及脂彼雲細
之屯頭糧頭能堪此漁食哉此二官者手握銅符
心如冰偶殲死之冤魂宵啼未已受剝之寒戶巷
哭堪憐欲警官邪法當首黜又訪得

昭陵衛掌印指揮曾德勝兇悍凌人豺虎不食鬼商成

性鬼蜮不如揭害良鄉馬知縣致被劾以去何無
上也私放屬官免其朝

陵每追扣俸銀三錢計四十餘兩何無下也凌轢僚屬
各衛事盡行把持迫脅賄脫又何無同儕也說者
謂被酒墜馬跌傷頭面此猶屬醉飽小失若伴僮
防範之失嚴臣又何忍披抉其閨門而誅之惟是
驗軍廳差各衛官解送填軍本官輒倚勢霸管每
名索銀一兩致衛官具告武選司究責此非章章
在人耳目者哉此二官者行類市鬼情同牙獠險
決東海之波貪壑南山之竹豈宜姑息養此蠅營

按草上

六十八

俱當斥革以清戎行者也是役也備查上次年終
稿簿舉僅如格効多一人不過爲

皇上完一歲存恤之事此議議者臣等寧復有心爲恩
怨地哉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孟承寵等漸次
罷用齊應元等革任差操庶賢者知勸而不肖者
知懲寧直存政有裨而于

國家武備不無補矣緣係云

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聖諭事

不相侵衛士以護

監題稱欲將山東河南中都三處春秋存班及應
上班官軍四萬餘名行冷該地方盡數點發劄赴
橋工仍聽兵部委司官帶員點查一節是以軍興
法而執土功吏豈不賦天下觀聽哉三省薦饑道
殣相望徵發至四萬餘衆竊恐此令一下定有他

一、拔草上

六九

虞土國城漕清人河上皆風之變者也該監獨不
長慮乎昨在

聖母山陵亦未役及班軍旣鄭重於

至親可輕褻於路人耶若比例

殿工猶自有說蓋以衛

宸極之軍劾

宸居之役名義甚正而畫爾執官功宵爾勤阿護作息
不移區區爲病涉計豈得比例至此抄出持之

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營務事准巡視京營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關稱奉

奉

命巡視京營年終差滿關會臣科題差接管等因准此該臣看得六科差務有坐差有輪差京營巡視輪差也禮科旣已報竣例該臣科接管臣明遇叨蒙皇上委署科印每日守科發抄看詳章奏實臣職事勢不能兼管別差自

不能兼管別差自

皇上之所洞鑒儻臣同官趙興邦吳亮嗣且暮差回則臣可朝至夕題忝題

臣可朝至夕題
奈題

技草二

七十一

請接管例又當在歲內兼監察工程係臣科坐差工科
具題亦候差臣未到臣實萬分躊躇查得六科題
差雖有分屬而議差主筆實資深者爲政昨於
朝天官習儀計議及此各執不一無憑會議坐題臣
思考選諸臣見在

思考選諸臣見在

闕下儻豪

皇上俞李若珪等一咨則臣得坐題薛鳳翔魏應嘉方
於舊格不違臣之上願若欲比近日戶科借差之
例則有候補張孔教顧士奇楊道寅在伏惟
皇上裁擇蓋營務工程

皇上必急之事也考選候補

皇上必用之人也但蚤

俞一日則

公家之事蚤集一日夫豈臣之私圖哉緣云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按草上

七

陝西巡按龍遇奇一本爲延鎮虜情叵測善後策

宜預籌謹陳末議等事

兵科叅看得邇來邊遽蒙昧極矣失事未必盡聞
檣帳悉稱堵截下義其罪上賞其欺積習相沿牢
不可破所持以披挾其首縈俾戎索握之

朝廷者全在按使不與撫鎮扶同近延鎮大柘油之失
按疏一入從來欺蔽之風爲之廓然掃蕩於是定
邊以後皆明報檣巢矣此疏鰓鰓首欲通拘綴而
引賊果深入聲勢猖獗之明例又申言相機剿殺
之

按草上
明目無非慮

七

廟堂之上持文墨以議其後耳夫叛盟之寇自與欵部
不同本科已先言之然斬首至于級以上按故事
當必加官保若干蔭錦衣若干所以賞士卒者亡
慮五六萬本科向議折級政與按疏所慮功賞大
重少陞級嚴勘級免叙酌叙量叙之意畧同非溪
刻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誰其於疆事爛漫之
餘爲榮寵綈哉重折其在上者可也然賞功銀每
級五十兩各處使費與將官侵牟去其十七本科
閱軍政訪單言延事者疊疊及此是宜卧虎山之

戰士卒鼓之而不能起以後賞功銀須傾錠鑿字
解按使親爲驗發或按使委廉明該道驗發俾戰
士實蒙其惠如仍前尅扣按使効之按使不効罪
在按使果設誠致行卽量折其在下者以風異日
之堵截誰不樂從不然而第以飽將官之囊通子
公之力雖百金貿首何益乎疏稱該鎮每歲市賞
二萬八千兩可結健兒之心不識他日能堅持之
終不補市賞否至諸所條言嚴戰守備軍餉選兵
將渙逆黨俱鑿石畫可見施行而選將一款猶
在當事以重封疆爲第一義以調人情爲第二義
按章二
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可不慎乎哉抄出一併議
覆之

七三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初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東魯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蓋我

國家方制函夏

鼎定神宮漕轉江南四百萬寄徑於山東會通河一線而滇池天表又寄徑於貴州官道一線譬諸人身

京師顛也山東嚆也貴州尻也此其要害何如而堪

此凶亂哉以山東言之其地負山海島鹵家鮮蓋藏歲僅取足於來牟戎菽別無蒲蕪菓窳之給失

投市

四

時不雨民卽狼顧况以比歲方二千里之旱而無赤米繼以蝗飛蔽天木葉盡脫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少年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業已扞捕兵盜庫金攻牢募死辜囚劫畧吏民如安丘之變矣長吏禽制不如法振救復不如法於是流亡滿路死人如亂麻其計畫無復之者又行阻險爲盜鉗子山君之輩所在見告僅麥秋無望雲擾鼎沸卽在目前萬一有草澤奸雄乘饑鼓煽塞濟寧之津據廢倉之粟如人身喉味一哽百竅立枯臣不知

皇上東南四百萬之儲從何漕轉吳越織紵綸繪之奉

從何起運德州一衣帶北卽是三輔米價騰躍訛

言行籌而白連紅封邪教實蕃有徒皆爲寇藉

皇上能無動念耶幸

聖衷明見萬里特

允撫臣之

請發罔金開倉粟差專官山東父老皆忍死須臾扶

杖叩地祝延

聖壽之無疆也然瘵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罔金倉粟既奉前

投草

四

百戶兵二部業有定數主者宜以汲內史之意自取機

便部院卽宜一面題官叱馭而去若層累轉

請使耽月餘又不知僵仆若干流移若干矣風聞該省

尚有不肖官吏以稽查富戶賣請染指者又有厲

朴擊而問逋負者甚有乾沒賤金百姓不沾實惠

者如茲墨吏該省撫按暨差去賑臣俱宜不時彈

劾應提問者提問而循良任事之牧亦宜不時獎

異若各州邑武斷窩訪平日所目爲閭里魁桀不

妨用虞詡三科之法各挹其陰重而寬其文網俾

之盡力追捕而盜賊課亦不必一切作沉命之法

大都什一爲暴勝之什九爲龔遂尹鐸可也至告
羅轉販惟在擇丞吏而任之淮陽遜左疏其海禁
一聽商賈自便其廣設粥廠毋徒爲漢季養澹官
盜稟故事儻行之痛發手至誠豈有不效者哉以
貴州言之該省故羅施鬼方地先王風教所不及
厥土硤确梯山取道華實之毛不供於

上國洪武初置貴州宣慰使司隸於四川永樂間討
平田酋始設專藩嘉靖間銅苗攻破思州石阡諸
郡官軍夾勦久而始定夫以荒僻之區兼多反覆
朝廷必張官置吏借資于巴蜀長沙以灌輸之歲糜

按亦一

金粟不訾豈好勞哉無亦曰六詔西南大都會也
此道不通萬一有莊蹻趙佗者置黃屋左纛其間
豈所以大一統乎黔中猺獞種自爲豪部長以十
數而安宣慰最犬稍稍約束諸苗而藉其卒騎負
弩于五父之衢餼糧既稟之費皆取給焉雖陰陽
間持兩可而藉以羈縻無事徵兵可傳檄而至也
近苗仲標盜如雲而起管艾職官燔燒村堡凌轢
士女商旅之途幾塞赤水烏撒平溪清浪安莊平
壩南丹泗城之間亂如飛蝟每讀該省邸狀一疏
中報標亡慮百數十起報殺亡慮千數百人議者

方謂安氏能効其一臂今安亮臣又物故矣其部
目且有生事取悔者以安治安尚不暇給遑問其
他而監司強半掛綬藩臬兩署幾空官吏三年無
俸軍士五歲無糧撫臣張鶴鳴嘔心入告雖蒙
乙覽下部而該部緣時紕事艱以築舍始而以束閣終
將置此選方於度外乎乞

皇上蚤自爲計

勅兵部借發馬價六萬兩戶部曲處四萬兩卽日解發
以解倒懸若撫臣所陳增兵增餉諸議不妨從長
處置其川湖積欠黔餉二十三萬九千積欠黔米
按草下

八萬三千乞

勅戶部嚴催協濟此項旣已載入考成而逋負如故則
鈐轄不專之以也自後年分宜將川湖協濟折色
改入京運如各邊通例庶幾有濟蓋黔事壞豈直
滇南隔斷而巴蜀長沙桂林與黔地雜厝如犬牙
者斷不能高枕無事南人自此反矣夫事不先圖
直需其衝決而後收拾則黔之事必有役百播州
費疑麓川者東省之事必有役百朝鮮費疑寧夏
者願

廟堂諸臣深察長慮毋以纖計誤

朝廷之大策也臣讀司馬遷天官書曰狼角變色多盜賊昨年金星晝見未已也而狼亦晝見五星竊悍猶可言也至盜賊星敢與太陽爭光豈小故哉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尚知倚檻而歎臣職掌所關不敢不破膽寒心直言之伏惟

皇上財幸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東省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直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兵科等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等謹

題爲遵例糾拾以肅軍政事竊惟天下久屬安定所以馭武吏一道文法既疏位貌亦簡於是鐵券金章之冒僅表馬之翩翩雲臺武庫之儔鮮且免之赴赴

皇上按功令而五年一行軍政卽文吏之考功法也然革任不與予告不與不柄事不與該部覆二三自陳其參遊以上例不於撫按論劾之外別有處治號爲網漏吞舟之魚嗣是殿以糾拾一法疏濶中

掖下

等仰承

明辟之威靈矢其公慎合國人諸大夫之論舉六科十三道臚句爲單單多則坐掛一二微文者置單核則坐掛道路蜚語者置無非仰佐

皇上斥幽大典偕該部共襄平明之理等非敢有心驚擊有心避回也謹列其姓名行蹟如左訪得左府僉書太子太保成國公朱純臣氣度軒昂精神挺動竊意其不安肉食克亢宗風奈何謗誦之盈甌也有謂其娶妓陳表兒始則專房弄姿繼復挾眼以死之者有謂其奪平人居屋受理南城黥奴朱五見析跡衢被罰施貧粥米若干石者有謂其

用阮慕賓爲腹心圖奪祭獻宴待則多方以傾班
首者有謂其聰黠奴劉文爲爪牙出獵西山奮劍
斬蛇騷動村落者號稱心豈罔顧

御諱同音謀代

廟郊悉仗勅房與王蓋膏梁之性難正世祿之家鮮禮
豈不然乎哉而其最章灼不理于公論者更有二
事永康侯徐應坤甫移病卧何忍預逆其死番延
戎政之缺乞哀政府之問勲爵自陳備查庚戌軍
政止五府掌事總督京營管理大漢將軍有預留
之例未有及於僉書者本爵今日得之亦異數也

板草下

豈其乞靈於

官府抑亦從吏於中書狐兔之義全哀勲玷切齒蠅
營之念太重府事宜褫錦衣衛管衛事太子太保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李如禎例金之却似欲修名
累臣之章亦知泣罪臣等何心求多然國之寵人
必替而天之謙道害盈賞邀延世旣朱戶以安居
議沸斬疆胡白簡之沉捺貂珠飾帳徒知希澤於
內援黃白行求顏聞御恨於舊帥提督西司之
權而政以亂成選補將軍率憑左右舛午紛錯不
勝檢舉每年叙功與三年類奏多不按格陳紀陳

銳鑲監之忝隨也題陞比於爛羊彼許松有口可
據於有口邪有通商賈之魁宿也濫冒同於冠狗
豈錢神無歷而行結趙小泉爲兄差人收債賈券
殆異馮驩縱李太唐惡任任意豪橫特家殊慙萬
石彈章久掛臆討者辨其側姦

板草下

八

禁旅中提過慮者憂其尾太臣等豈盡信爲然但家
太子安用負天節而爲人所畏如是不用巾私
第持老氏知足之計戡鎮守遼東總兵署都督僉
事王構勇氣無聞墨聲其噴兵鈴不解踰當遼左
之推阿堵必行濫桴掛印之選廢將都儲賢求薦
起用則餽揀參六勛紫貂四帽金杯二執銀百兩
過送者郝思孝也罷將李向日求管正兵營事贖
罪則餽沙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過送者李朝聘也
差官方爲相等齎銀五百兩往清河撫順市買參
貂客館自備揀參三百勛紫貂二百皮原價繳回
悉攤手營軍月糧銀賠補各軍敢怒而不敢言每
歲馬市將故衣換款段馬五十匹隨發各屯喂養
肥息仍每匹徵官價三十兩各屯將粒每屯科銀
五十兩屯軍宜然而亦且焉至於奏事官徐大用之
復款物則玄狐半裘銀三百兩爲壽丁碧求陸中

校下

後頭遊擊則銀六百兩爲壽焚東倫之典求免革
則紫貂裘帽各一銀六百兩爲壽寶承武彌縫錦
州失事之罪則金首飾一副爲壽若鎮守正兵左
右翼營每月領出軍餉每營扣銀九百兩三營共
扣二千七百兩計一歲所扣亡慮三萬有奇則邊
士復安得有宿飽之時哉至陳洪庄之逗撓避敵
軍正法綦重立功無望於異日戴罪貽笑於虜人
且各單中俱稱虜躡中安屠掠過當果爾則該鎮
欺匿之罪又不容誅矣鎮守薊州總兵署都督同
知張國柱素無閭望刺有鑽名先任山西寧武厭
其京薄遂遣家人張武挾萬金入長安調薊鎮如
取諸掇何其能也及至薊鎮滿且駱駝二酋朝夕
盜邊本升閉目填耳一籌罔措又何其不能也以
銳進而以鈍居官上惟精世法以貨取而以饗償
官外莫非子錢於是四十三年五月內扣內丁李
住等月糧每名二兩共一千四百餘兩九月內扣
內丁胡把總等每名二兩四錢共一千四百餘兩
六月內退內丁陳虎等三百餘名每名召補一名索
銀四五兩共銀一千餘兩已扣海防軍人李世臣
等五百名根銀五百餘兩已頂補家下余剛等三

九

校下

百餘名每名索銀五兩共一千餘兩已私養小馬
吳友倉等四百餘匹月支銀八錢五分每月三百
餘兩此皆趙玉總兵科派而家人張中張林等受
取各有主名者也甚而景鍾山縣銀站遠方檣越
布施每年不下二千金亦令三屯營守備要承嗣
查理交進可謂利悉細流矣數四延虜邊募大開
尺五去天國言甚怒可聽其有黥之工容容於
天子卧榻之後耶鎮守福建總兵都督俞事施德政官
以錢行貪用巧濟先任南路叅將地屬脂膏十年
狼藉囊中裝數萬輜重六十棹徑楓亭驛爲稅瑞
高宋所選本升行四千金于瑄而飲其橐中之精
良者間道疾行衣服器皿沉檀之類悉付之一炬
有人作空林十里小咸陽之詩以誚之閩人蓋盛
傳爲話柄也薄轉京營鑽陞今職益加貪黷生辰
受賀副將五十金叅遊三十金水陸總半之真戟
門之禦也春秋出汎程儀二十金謝禮四十金收
眾禮如之真廬山之壑也澎湖遊斗縣海外每歲
募兵造舟之費約數千金故事皆總哨乾拔兵船
不具本弁率至其地脇稱申究乃與總哨將乾拔
之數平分歲以繼歲其以海爲市耶目兵缺額例

十

屬海防驗補本弁將標下三營兵汰革六百餘名
移文撫院托言募健兒頂補爲侵漁糧餉之地前
撫疑其事行道案言又賂海防官遮護之虛以襲
虛其以兵爲戲耶其他健皂有折吹旗有折而坐
撥營兵以代之後豈非朝四暮三十寨遊水兵有
折十四營陸兵有折復分派路將以括其金何不
用一緩二寄心腹於把總徐道濟交通關節卽叅
革若充耳罔聞苦疑忌於坐營朱遊擊多方傾陷
雖致死而雄心尚辣若夫受澳甲之買水錢私給
旗號令通行日本者如織每船索至百餘金回船

振草

二

之時又索其洋貨稱是海門天淵竟爲此曹富貴
之鄉尚復顧

朝廷有耳目哉原任宣府副總兵今調孤山副總兵戴
燁恒怯原非敢戰侵漁夙已蒙濫神木失機論報
永錮乃投入稅監陳奉爲叅隨虎翼磨牙望屋而
食比稅使敗復通行囊橐入大同撫院標下聽
用不數載營容協守真捷足矣侵撫賞銀二千有
本弁取銀之祿票在胡嫁禍於經手熊堂等累其
賣兒貼婦以償伴當頭戴登科不可問乎占役丁
臣等二百餘名製造鞍轡兌換達馬夷塩馬給軍

振草下

十一

騎每匹扣銀十二兩總計亡慮三千塩散門下每
斗扣銀三錢總計亡慮數百旗牌李志總管馮思
海又不可問乎內外家丁四百餘名每名扣銀三
錢各丁不服而逃伍者五十餘名俱影匿不報布
花銀五十餘分竟坐囊之是王守之盜也灌園分
派各役每人六畦作價三錢六分卽秋季旱饑一
百四十餘兩坐扣曾不少貸假稱蓋屋以居家丁
每丁扣買標柱銀四錢比侵撫實事露將標柱改
作風匣二百餘面分給各丁而扣除糧銀七錢是
部主之奸也親弟戴昭女壻李本賢以白丁詐稱

職官滕臚當事委管左右哨千總役軍占馬飲酒
宿娼人理幾不論矣私養優戲二十餘名冒頂軍
糧二十餘分朝歌夜舞酒仙自命兼以酷好樗蒲
昔年爲吳汝珍點籌之故態技癢時發軍容安在
哉又君止谷惟恃孔兄之能忽調孤山頓蒙子公
之力如茲虎塞難任鵝梁江西南贛叅將陳大猷
猛不如虎貪則如狼初任南贛坐營每換兵一名
索銀五兩其中壯健者亦索免換常例一二兩三
年之三千金竟頭會而取也大中軍二百名每名
工食七兩二錢本弁藉口避差扣除三分之一三

年之一千四百金可提臭而居也今陸參將以家丁十三名爲囑而虛糜二百三十金安知尺籍之漏以小中軍二百名爲市而減除三百四十金奚問伍符之空參營各有職掌換兵乃坐營專屬而本弁托言舊坐營每名亦索二兩卽以變童小韓爲新坐營買笑然復索聘金三十兩雖畢一日之驩難解瓜分之恨宜吳日宣之刺刺不肯心服也其他米價之累行戶詞訟之擾勾提罪贖之迫責指揮居間之假名士宦乘傳之苛擾驛置夾波東海未足受詞罄竹南山難爲寫過五嶺巨壺三禡

拔草下

十三

宜先甘肅莊浪參將王國柱饗餐夙蒙惡聲狡獪全無善狀灰四溺而復燃狐九尾而工媚先年出防薊鎮分修邊臺借題坐匠而折軍士九百餘名討銀四百兩榷房馬化龍其箕歛之人本營逃故軍士王善興等三百餘名不行申報將糧銀布花執飽禾裹巾把總柴應傑其誑盟之口閭閻行糧三百三十餘兩半與半不與管隊范只中等領出馮可誣也隨征損轎之外捏添駝騾三十餘匹糧折草亦折恐腹馬化龍科收不已甚乎燒灰有定派矣復指買灰爲名而損坐糧三百餘兩軍則何

拔草下

十四

堪賂遺有明禁矣何指稱本路送禮乃扣軍糧一百餘兩法則安在六司坐軍七十二名托名樵汲每軍月納銀八錢歲計在五兩之止海司派軍七十名稱爲軍甲每軍月扣銀二錢通計當百金有餘谷陸谷補悉由三窟相連屢蹶屢興真是百足不仆宣府獨石參將李梁才挽強無力原非虎豹當關嗜利不厭酷類豺狼橫賂撫夷自其職掌乃夷人折毀邊牆七十餘丈曾不聞作何拒堵惟私賂衆夷講解旗牌頭計彥伏委修各堡以木炭不明之小法竝斃之秋下何其怯于公闕而勇于私刑如此哉各堡修邊軍夫例有塩菜錢糧大堡索取百金小堡索取五十金經識張守仁其證獨石舖行計三十六家乃囑舖行頭范雄等各家科索共約銀一千兩掌房萬民兆其證舖行販賣夷馬每十匹而抽分一匹哨官馬小四其證團山放馬爲夷人所關趕去官馬六十八匹竟隱匿不報責令各軍營產賠補軍人陸文正其證至索狐腋而大堡什波小堡五波不翅剝析秋毫歛木炭而大堡百包小堡五十包誰使溫生寒谷生辰計較壽儀一家下五錢一總管一兩其妻之生辰與二子

拔草

十五

十五

拔草下

一六

一六

之生辰半之時逢初度祇親利於蠅頭鑽調營爲
熟路初任德勝索七堡守備各百金次調助馬次
調獨石皆如之歲有三遷總鮑河司鼠腹卽利口
之如黃于衝邊其利補遼東巡撫標下中軍遊擊
高寬從戎幾載未聞大樹英稱說劍轅門祇管細
夫作業遣家丁高選中外買馬三百匹假稱客馬
陰令標兵赴城蕩蕩敵將官馬瘦斃而高翔其馬
價以待廣寧李同知驗收亡慮六百餘兩撫院額
有所柴兵外計名張濤謀已汰去本弁復收爲已
役每名月扣工食銀自四十一年到今亡慮二

千餘兩遣家入高貞往清河買參交通通事董國
雲私受奴酋赤金五十兩東珠二十顆黑狐四皮
人參一百觔總之倚靈開府爲雄狐假虎之威作
鼉鼉襲狗之計他將何敢望焉最可恨者瞰山西
靳商入賣販遼貨橐中裝亡慮三千金縱家丁王
三等標之干沙灘呼而支解其主僕該道訪單下
令軍民雜識視馬夫認是中軍家丁居無何遂繆
死家丁以滅口道路洶洶該鎮主吏將以疑獄終
局乎竊恐如鬼之號不已也欲解難言宜違嚴塞
河南都司領前鎮春班漁書周光錫雅非角將醉

酌貪泉領班惟事需求赴工有同兒戲春防派修
馬蘭路賣放軍士強半草率完工工完回衛尚有
十日應支行糧計所部四百餘石徑買銀三百餘
兩而漁食之伴富頭楊成其可欺乎每工軍一名
原議鹽菜銀八錢工程米半而賣過者四百餘名
每名先止領四錢所剩四錢本弁悉侵牟入已亡
慮一百六十餘兩管隊寫字劉九兒不可證乎所
轄河南弘農南陽衛軍共六千餘折薪水兵一百
五十餘名每名折銀五兩共七百餘兩書記王棟
收送一經簿記難欺謾半言地猶恤銀一百七十

六兩四錢假稱工完兵撤收銀貯庫來春領散及
期則盜潤私囊軍伴謝元等人人腹誹可消調誣
天乎若月糧每名扣至五分後稱舊例明似入市攫
金而朴擊工軍以逼之逃隨坐侵其糧菜則又墨
而巧矣賤簡之品宜其嗜利爲常考選之章誰云
贖貨可漏萬全掌印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朱桂芳
才同樗散心似棘勾惟知裕壑當盈不顧怨譴滿
路郭邦奇迭訟而嚇索八十金陸瑞宇之挈而嚇
索五十金過付爲馬雲鵬任其高下在手富民杜
西川娶妾被告而嚇索四十金趙商龍三娶娼被

告而嚇索五十金過付爲郭天福可云行止非錢
奉文逐娼嚇索賈嬌春等百餘戶三五金不等嚇
索滿店董後泉三十餘家二三金不等彈絃跼蹐
之輩皆其吮吸之途郭天禿郭二禿當壚賣酒嚇
索十五金張雙吾馬千乘開場博塞嚇索二十金
呼盧飲啗之微悉其漁獵之實李淮李福等爭分
故將之產陰索四寸金明罰三十金皂舍唐顯兒
之追呼何怒京祖兒小禱兒之爲劉科網告既索
銀二十兩復罰紙價茶兩粉頭金梅兒之姦宿何
顏惟其黨鴈盡掃是以銖銖必爭橫心祇屬貪淫
杆園奚俾緩急焚身不戢褫職無冤以上共十二
人蓋斟酌於歷次多寡之中而衡量於單款有無
之數此外如喜烽路遊擊王之麒者開闢私採楫
盜殺入業爲部將李成龍所訟而茶口谷失事政
其信地道臣稱其天驕已遁始擊析以傳烽督臣
稱其處心多詐遇事全疎部臣稱其舞智文奸張
機覆短又如助馬堡守備江萬春者卑雖未嘗臚
列然風聞其鑽陸大同中軍至以與援有職方職
方語臣等甚悉則此則二弁首干軍政幽黜無疑
又何必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繫

初下兵部通行擬議如果臣等糾拾不謬將朱純臣等
分別處治用以抑驕貪之路掃債帥之風庶軍政
肅而

大典有光其於

國家課貳一道豈曰小補之哉臣等易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遵例糾拾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十七日

校單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營務事該巡視京營禮科給事中姚永濟

言輪係臣科接管臣科止臣明遇一人見蒙

皇上委署科印守科發抄目不暇給而久候奉差趙典

邦吳亮嗣等尚未回

朝因與各科計議

請下本科考選之薛鳳翔魏應嘉及援戶科近例

請借候補之張孔教顧士琦楊道寅于去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具疏以

聞蓋權宜之計臣終不敢徑擬欲求

擬草下

皇上裁定者無非所以尊

主柄而明臣下之不敢擅也候

旨月餘未蒙

批發深於營務未便伏乞於臣疏所請

欽定委用三款以便臣科會推坐題庶于戎政有裨而

微臣職守亦不盡隳矣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緣係營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三十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申定武職畫憑之期恭請

聖裁事臣惟上有必定之法每列敝以成竊下有必至

之情多控浩而無路如各處襲替武職以雙月二

十七日大選即于次月十三日起科畫憑之任制

也昨年因臣科封局于是數選之憑至今年正月

十三日始畫十二月大選改期正月十七距今又

月餘矣臣從比試見遠方官舍千里重趼衣裳單

露蹴食無措至有以領到文憑質母錢治羸滕之

具者而窮可知也夫兩月一大選及單本陞除雖

擬草下

亡慮數百員然彙憑于該管都司比之文官人給

一憑煩簡有間府部互相粘送稽考三四日可了

臣謹議以雙月二十七日大選之後即以次月初

七日赴科畫憑畫畢送部隨于次日給散責令之

任臣曾語府部諸臣俱各首肯儻蒙

天語叮嚀俾著為令則刻期示信選人不苦于守株隨

牒赴官羈魂寧窘于炊玉亦因事補救之一端也

臣無任虔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遵例比試事照得本年三月例該比試應襲官

合選遵於本月十六日請大教場會同司禮監奉

御等官莫相等比試官舍魏繼祖等一百八十二

員名逐一較閱馬步等箭除陳民情等違格外次

目仍詣中軍都督府再試其文該臣公同選取一

等官舍梁承恩等四十員名人物魁傑弓馬便習

而操觚亦粗解其意宜照例叙用內梁承恩劉昌

漢晉嘉吉覃柱溫而厲五員名則猶度越僭章宜

照會典附入將材簿優錄者也等官舍陳良謨

校查

等六十員名彎弧頗能貫甲染翰似亦識丁併宜

收錄以需後用者也三等官舍閻民望等八十員

名文義雖未曉暢武力可備干楸亦例得承襲准

支全俸者也其比射不中官舍二員名例給半俸

查係附近者候二年送比遠方者本處就便送比

明例具存是役也主之以上公徹侯兼之以金吾寺

令臣遵故實輟直廬而監紀焉矢公矢慎實不敢

草率塞責無非仰副

皇上錄用功臣後裔之重典也緣係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兵部知道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營務事本年京營缺巡視臣八同六科會推得

刑科給事中姜性工科右給事中徐紹吉序堪接

差於三月初一日具疏恭

請未蒙

批發臣惟戎政

國之大事

祖宗立法必用科道官巡視所以激揚嬉悞檢剔蠹弊

厥任良鉅而巡視職掌猶於捕營專切長安中浩

穰奸邪熾盛

校查下

都城之內薄暮塵起近年屢屢見告臣才品並優

且俱見任固可朝拜

命而夕受事者伏乞於內

簡命一員料理營務則壁壘一新威稜自肅桓桓六師

愈壯居重之勢矣臣曷勝虔懇待

命之至緣繫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兵部一本蜀司舉兵原未奉命等事 伏梁見孟
本奉

聖旨紅苗流毒日深三省委應協剿但興兵大創計須
萬全剿撫機宜還着各該撫按從長會議停當具奏
兵科參着得黔楚雜苗苗夷薦居近仰賊內訌紅
黑諸苗外煽官道不絕如髮黔人不敢寧處悉索
散賦以討境內而軍無見糧捉衿肘露於是或借
憤蜀之酉石或責成楚之永保此蓋勢處倒懸情
同號伯以先聲之兵爲救急之用而終非其實也
楚省謂湖苗尚靖大舉無端保境息民定策周慎

擬草下

三

撫按交章似與黔疏竿瑟然黔當危急之際則奔
命宜其張皇楚當安定之秋則大難宜其重發疆
場之事一彼此易地皆然究而論之爲黔省腹
心之疾者仲也紅苗聯絡三省外關之痹也今六
萬之餉發矣先紆腹心而徐議經畧于外關鷹擊
其尤服者給之

明旨之所謂萬全政當事之所宜戮力也若協濟本折
果通不警各着司符法紀安在兩撫院當共問之
是後也在黔宜惟力是視不宜以楚故而憚征繕
之謀在楚宜相時而符不宜以黔故而忘唇齒之

誼共維國恤何妨殿爭楚道民譽也必能弄市僚
之九黔將新例也亦宜此王尊之馭人臣之義無
以有已公家之事豈得執私挾出一體申行之
延綏巡撫馮從聘示本黔廣拔賞謀犯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參着得火落赤疆部也邇者叛盟助吉能之
惡苛我西鄙則出塞以耀吾軍士傾其種落而殲
之豈不伸中國之威哉但疏中前後鋪敘明水湖
之戰斬虜四十六首柳門兒之戰斬虜一百六十
九首通計二百一十五首此功令二大捷之數也

擬草下

五

問其身先士卒結髮與醜虜鏖者前後疏中皆曰
杜松杜松所以掄揚其雄武者不一而足乃未復
綴之曰任事不終過亦難掩姑准免勘靖遠道既
在行間例宜通敘乃曰雅意不願居功相應免敘
以成其志祇盛敘鎮將以下若而人此敘疏之變
體也世未有主將薄居功而他人反欲厚侔者亦
未有道臣獨明高而督鎮反不能遜庸者揆厥端
委不過爲賞功收降該弁辭不赴席致與該道齟
齬耳士無不可容奈何以醉飽小失去之該弁刻
薄剛直悍悍自好適其天性灌夫身辱于驕盛李

廣數奇干偃蹇自貽伊戚非戰之罪固不足掛齒
炮通該道清正素聞近且推高遠左

朝廷方枉礪倚之是何必介介耶事情不無曲折功令
不容騎偏敘則俱敘免則俱免厚則俱厚薄則俱
薄除偏裨以下與士卒賞格照常給與外文武大
臣應否與該弁一體薄敘或與該道一體明高部
覆必有定衡矣抄出酌之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掖書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未明恭請

聖斷事竊照比歲軍政屆期該部按成事先將在京錦
衣內外七十餘衛通行考選連翩斥置其中豈無
一二關戚里外家乃朝上疏而夕

報可仰見

皇上法在必行無從中寢天下於是服日月之明及臣
與河南道糾拾中外勲將若而人雖稍稽

檢發近因邊遠旁午拊髀禁中將王柄等革任回衛不

少貸仰見

掖書下

卷六

皇上法在必斷無從中亂天下於是服風雷之勇是役
也可謂十有八九完局矣惟是該部復自陳府臣
則宋光夏衛臣則陳胤徵臣等糾拾道察府臣則
朱純臣衛臣則李如楨夫豈於諸臣有纖芥睚眦
蓋不如是則功令不肅功令不肅則

朝廷不尊今惟請數月

天聽愈高五府諸臣俱各青衣待罪殊非事體臣惟法
令者

先帝之所造也軍政何典處分軍政何事若邊與內異
而南又與北異毋其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且諸

臣未必有絕異之姿足當

昭穆不過蒙故因遺取富貴千日月之際賢非馬寶享
溢金張此亦執袴之至榮布衣之極遇矣禮義有
愆國言未已抨彈露布部覆方新是果諸臣悍然
不顧時耶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戒盛滿也易
曰藉用白茅無咎賢改過也若怙侈不退則牽犬
逐兔李斯悔於戮餘倘閉閣省愆則刺虎伐蛟周
處卒為善士前途不盡國典當嚴

皇上為諸臣計與諸臣之自為計似不俟臣言之喋喋
矣至于兩司鎮撫陸達楊宗吾者小臣也部司明

被草下

北七

糾之不動部堂公斥之不動以么麼皂衣之吏敢

壅閼王命闇奸

天使其得志豈在朱寧下乎為虺弗摧為蛇奈何願

上行部臣之言亟進之母須時也臣在該科以聞軍

政義難拱默伏望

主清燕之間留神省覽將部覆諸疏即日

發下庶陰消決竟陽長泰茅豈不完五年之盛舉快萬

代之仰瞻哉臣無任陳息待

命之至緣係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遵例此試事本年四月例該大選官舍故事在
選前十日比試臣遵於本月十六日詣大教場會
同司禮監奉御等官趙壽等偕五府勲臣鄭重厥
事將各處送到官舍魏應陞等一百七十四員名
點定對耦逐一較射簿記優劣除韓興桐達格外
十七日仍詣中軍都督府試其文墨該臣公同選
取一等官舍袁弘照等四十一員名馳騎紛剪霧
之氣開弧擅滿月之張兼能作字風簷雅必挑燈
雪案宜照例叙用內袁弘照以下若張拱印趙盡

被草下

三

忠劉永祚姚世慶馬騰雲則猶龍象之力鷹隼之
姿宜於將材數內殊異咨用者也二等官舍張應
夏等五十八員名册下堪鳴大劬腕中解弄毛錐
并宜收錄以需後效三等官舍張夢科等七十三
員名稿較雖多曳白繼武久已騰黃亦例得承襲
准支全俸其比對不中官舍一員名選後例給半
俸查係遠方本處就便送比不到官舍一員名下
次補比有

明例在夫落弁之官受膺於先世之汗馬本固有者然
必誠之而後錄所以制其羽毛得之母忘子治寓

程材之意于報功之中典章至明肅已臣又何敢
以戲渝視乎事既報竣疏名上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施行緣係遵例比試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夜十一

三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邊功太侈稽覈宜嚴懇

勅勘議以伸明法并

勅慎秋防補缺餉以杜隱憂事蓋至今日而九邊無不

搖動矣太倉懸罄東土薦餓京民兩運日訕宜遼

二鎮戍卒枵腹登陴卽甘延二鎮士馬未必飽騰

乃搗巢之報重跡狎至真有雲臺不勝圖隸首不

勝數者轉眼高秋風勁弓健馬肥諸胡痛心疾首

以求一報臣不知疆事之搶攘何如雖諸臣赤誠

向

披草下

三

闕極力打邊義無有已繼介山意遠大樹風微功名

之場口角易譁臣待罪該科實切扶同之懼敢不

為

皇上直陳焉今日之行邊兵大端有三一曰討罪之兵

二曰應着之兵三曰干賞蹈利之兵如近日薊鎮

張國麒等古北路之戰斬滿且部六級高策孫顯

祖等松路之戰斬駱駝部二十八級或暗出艾窪

烽火西空或夜渡灤水晨旦發起火弩不可謂非搗

然以滿且駱駝小醜敢于滅視薊當薊師久不言

戰之時憤發其所為天下樵入險能脫多謀不陷

且夫創奉有

明綸是討罪之兵也略會膽裂矣惟滿會母子傳事祖
誅麻郎之戒不可不防但乘此軍聲稍振之秋操
縱有法倘其如故約邊不相盜則案可結也業經
督臣薛三才撫臣劉曰梧具題所上首功僅如許
賞不及上大夫無嫌疑亦無難稽覈也復夏鎮辛
志德等汝箕口之戰斬套虜滅敵着力盛部二十
八級據稱東來虜陷我伏中似亦近于搗然其
如賔妻之款諱中衛之市掠曳柴之卒驚築有狀
而我師遮所可邊門外俘誠皆壯級是應着之兵

據軍下

四

三

也業經督臣劉敏寬撫臣楊應聘具題所上首功
僅如許賞不及上大夫無嫌疑亦無難稽覈也惟
是延綏鎮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
督撫鎮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
揭帖如官秉忠張榜等婁草澗之戰斬首九十五
級白兆慶孫啓祥等頁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
萬化孚趙光先等老龍池之戰斬首二十一級張
榜王國安王學詩等西紅山之戰斬首一百二十
級蕭捷杜文煥祁繼祖等定邊沙湃之戰斬首二
百四十八級杜松等寧塞來次梁之戰斬首二百

據軍下

四

三

二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畛畦之戰斬
首一百一十八級柳汝植等塞兒灣黑河子之戰
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果化等小陰畦之戰斬
首三十三級蕭捷李榮侯世祿等明永湖之戰斬
首二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
斬首七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灘之戰斬首
四十二級杜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
百五級其他零捷如李鳴鳳劉冰之八級張榜波
羅之六級孫朝用神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國安
雷家塢之六級萬化孚神字墩之十四級喬鎮疆
柴家溝之七級郭維藩黃草梁之二級蕭捷安邊
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書瓦菴之十級孫
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尚有臣未履任揭帖未送到
者大約不下二千矣夫諸將時王化曰光先孫弘
謨之憤矯箭累弦勵劔負戟以深入爲事捷騎絡
繹凱歌成韻豈不庶幾乎除兇雪耻明漢兵若雷
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四端臣請悉之一則
謂功令以二百二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二千可
當十五太捷之數有撫鎮陞陟如官保如尚書如
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人錦衣延世之賞復各各

稱是其偏裨以下之陞資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
倘異日有橫挑疆胡爲

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漸不可長詎之
便臣以爲諸臣始願不及此卽通作一叙母論見
在者疊疊若若悉濡

朝典雖廖立李平他時不患無秤心之諸葛也一則
曰該鎮殘破之後戰骨未殮新鬼未歸超忽入秋
大會吉能連衡而起勢不追償此二千級不止勞
師于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失人也詎之便
臣以爲當以涖歲秋防爲候果其堵截大虜倖匹

搜草下

馬騎輪無返卽通叙前功併作堵截可也其次殺
傷相當則量準功罪如按臣龍遇奇之議免叙量
叙酌叙多賞少陞亦可也一則曰古之戰功浮西
河絕大幕虜名王貴人以下以百數斬首動數萬
降故戰功曰多乃幕府上功差數級文吏尚以法繩
之今斬殺強半胡兒胡婦未聞懸一名會頭何足
多耶臣以爲有臣科所議折級之法在夫非膠柱
而折毫之謂也真正強壯免折次壯三十金則浮
矣應以三首折二首幼小二十金達婦十金則又
浮矣應以三首折二首所以風異日將吏出塞爭

先斬強耻于疏捕草間老稚虜也一則曰昨秋號
召諸部七道入寇者吉能至盟也今未聞以一矢
加遺僅搗窟免黃直沽猛流付沙計旗牌火落
鐵雷諸部是吐剛斃柔擒豺狼而問狐狸也詎
之便臣以爲吉能依匪河套控弦寸萬搜套大役
會銳不能竟其功何可過望今將軍臣初疏爲吉
能大會之族未可輕試蓋逾知其不能試也是不
必苛也究而論之該鎮累捷謂之討罪也可謂之
應着也可謂之千賞蹈利也亦可以前此四端之
議津津在人齒頰間耳故必嚴勘之而後邊臣之

搜草下

心始白也若甘肅一鎮斗懸絕塞隔絕羌與胡通
之路近時羌種縻于茶馬胡種卽間有跳梁未至
大入比守延鎮稍稱寧謐乃近接督臣劉敏寬撫
臣祁允宗鎮臣李懷信揭帖據稱本年三月十五
日李懷信出塞三百餘里深入鴛頭山斬首三十
七級級級湖斬首三百七十七級超維翰遮狼心
山斬首六百一級一舉而斬首三百七十五級亦
功余三捷之數也奇矣而明以搗巢爲辭信矣
夫銀及三曾盤踞蘭山後逼近河西且日與流
虜環伺于莊涼山嶽之間孰謂其不可搗然皆寧

夏之款虜也銀定即不馴而反成故與賓會其厥
戢戢受寧夏之撫鎮戎索維謹者據云調矮木素
三見糾衆結聚其志不小而其罪狀未暴章可誅
意乎昨午經山一搗報復即在高臺臣恐今秋報
復必且十倍高臺該鎮邊牆俱爲砂磧壅闕虜騎
出入無所限此繫一開白龍堆以東豈得高枕而
卧乎擣巢大毒諸種並和銀反三虜亦必折而入
吉能之局不獨甘肅蹙蹙即寧夏之盟恐亦不
可固矣道路悠悠之論亦有二端一則曰剿之仍
圖大創延之相機勦殺俱有

按草下

三十五

明旨而甘鎮無所奉也則不得言討罪之兵矣謂之便
臣以爲昨秋之掠我高臺逼我鎮番者安知其非
卽是虜果也亦不失爲應着之兵不然則純乎干
賞蹈利矣故必嚴勘是虜果否卽鎮番高臺之虜
而後邊臣之心始白也一則曰

會典開載隆慶五年北虜通貢互市禁止宣大山西
及陝西二邊不許擣巢嘉靖二十一年議

准今後賊果深入聲勢猖獗方許合兵擣巢制其內顧
若尋常無事之時止照舊例施行今該鎮之虜無
猖獗之勢而在尋常互市之科師出違典詘之便

臣以爲

會典亦有嘉靖三十一年題

准寧夏甘肅宣府遼東各路將領今後但遇虜賊近邊
卽便相機設策或打其帳房或殺其老小或奪其
馬匹或勦其騎零倘該鎮所稱傳調矮木素三見
結聚之情逼真則亦與虜賊近邊之文相合不然
又純乎干賞蹈利矣故必嚴勘是虜果否有結聚
近邊之情而後邊臣之心始白也然則廢擣巢與
臣曰何可廢也斥匈奴遠塞俾其亡美地薦草愁
于寄托遠遜一也虜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二
也虜婦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婦子相怨我始得操
其必款之勢以御之三也虜數戰部落靡敝不聊
生必窮而降我我之戰丁益增四也夫以四不可
廢之擣巢且直邊臣伸明告

按草下

三十二

君父之義而

廟堂之上復厚苛以文墨則邊臣莫不拊心自悔曰胡
不仍舊貫蒙報堵截取錦衣玉帶如寄奈何以質
語視刃筆吏鼻息乎是教之欺也臣以爲延鎮之
事宜

勅新差御史李養志當此防秋之劇行部榆林一以勸

議舊年功次一以彈壓今秋戰守虜情緊急朝發夕聞而後撫鎮不敢欺隱甘肅之事宜

勅在差御史董定策多方訪核該鎮先次紅山之功與今次搗巢之功合以高臺之欺隱一總作何叙議總之衡量貴當勘驗貴核而文網不妨于稍寬外期不失將吏立功之心內期不起道路貪功之議臣知二臣風力饒為之決不欺

朝廷一字也

會典開載嘉靖四十二年今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勘報功次大功限兩月以裏小功限一月以裏不許

捷草下

稽遲又隆慶五年題

准如遇大舉官軍交戰巡按御史移任近地督併稽查是臣之所望于兩繡衣使者亦令甲也至于扣賞一節臣嘗問之白衣大將軍奉祿不薄縱不能以市租饗士奈何割軍功賞賜而侵牟之為曰固也每一捷書入司馬門中貴人外貴人問遺有故事每一推遷半由居間即樞曹胥吏且呼大將如小兒遑問其它嗚呼如此而安能債帥之風不戢耶興言及此良可浩歎至于遼鎮虎會聲息甚惡幸賽爰免抄花矮要世並圖大入六月以後遼陽會

當大震而山東民運進餉幾二十萬京運復不接濟督臣楊中謂餉司如在鼎俎之上吁其急矣乞

勅新撫臣李維翰兼程之任輕重布置仍

勅戶部從長設處宣府遼鎮山東民運進五十餘萬脫巾之患即在目前是不憂虜而憂軍撫臣汪道亨告急更不緩於遼東乞

勅戶部從長計議風聞宣鎮守軍以款故閑占甚多見卒不過計七乞

勅該鎮撫臣加意清核延綏秋防百倍艱于往昔異時虜犯不過劫邊外餉藥給歸陰山而已今大會

捷草下

圖封王非望之福思與順義相頡頏十事要求稟詞倨慢此其意不小而諸虜搗巢之恨痛入骨髓七月以後延州三路當盡為戎馬之郊乞

勅兵部厚為延計區區暫撤入衛數千之兵權給已停一萬之餉特一蕢障江河之計耳若前此各邊從

無明報搗巢之文皆積相蒙蔽以盜爵賞今邊臣既以不欺自居而部臣又安得以誦常混叙須與

廟堂之上擬議停當請

若定奪庶策定帷幄効施邊境而操縱夷夏之權一歸

于

大至人臣無私利焉豈不亦偉哉昔馮奉世斬莎車王
蕭望之誡其子蕭望之誡其子蕭望之誡其子蕭望之誡其子
但受賄以古況今雖不合輒但願

廟堂之上少存蕭望之宋璟之意邊境之外常崇介子
推馮異之風亦盛世之美譚也臣職掌攸關義無
從吏詮次不倫伏惟

明王照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邊功太移稽覈宜嚴懇

勅勘議以伸明法并

勅慎秋防補缺餉以杜隱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擬草下

三十九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陝西三邊總督劉敏寬甘肅巡撫祁光宗各一本
為校虜侵犯不已官軍擣殺除兇仰仗
天威大獲捷功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參看得擣巢二節會典所臚列者本科業於
稽核邊功疏內反覆引據具題候

旨矣寧夏欵虜甘肅應否擣殺擣殺功次異日應否與
堵截一體議叙備查會典功次賞格各欵下止開

斬獲達賊分別陞賞並未明註擣巢字樣所以前
此報功無不是擣巢無不報堵截今邊臣既以不

擬草下

四

欺自居矣而部臣不一勘議通請但依本照舊施
行無論異日報功被賞者蒙濫冒之疑而叙功與
賞者亦何以杜模糊之議也且延緩功次又五倍
甘肅矣是豈可以易言哉合通抄本科題稿過部
詳覈之

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御馬監奉御呂貴一本為請
給勘合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參看會典開載南京各監局老內官進貢
等項撥船給馬約數甚嚴近縣驛疲累至極而內

使差人每一差陸路騎馬數十匹惜馬之錢與馬同價水路馬船銜尾棚載私貨百姓血汗而呼邪游徒爲商賈奸猾之機利耳會典不有恃勢增添夫名者坐贓及奉承者以罷軟治罪之文乎今據該監題請大勘合十道小勘合二十道未嘗不以濫用體恤爲詞然制其流何如清其源該監每歲袍船二運不過用大勘合二道卽零星差遣歲不過四五惡用是十大勘合二十小勘合爲者姑各減半給與可也抄出裁之

校直下

四十二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且時懇乞

聖明並行隆典以肇萬世治安事臣讀周雅歌文王者

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不文百世歌

武王者曰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是以周祚之篤於茲億萬爲久長我朝

聖子

神孫繩繩有道業至百五十年到今臣不能悉爲掄

校直下

四十二

帝揚帷會典所載永樂八年

大駕北征

皇長孫於奉天門左視事侍衛如常儀諸司有事具

啓施行若軍機王府要務一啓

皇太子處分與奏聞行在所

交皇帝聰明雄武度越百王重

太子併重

長孫者蓋

與乎本也

長孫本之本也

皇太子親則冢廟尊則君貳自辛丑冊定名號繫於人心久矣乃十餘年宮僚曠貴講席塵凝道路之人不勝爲國生意昨在

慈寧

召諭明許禪服後開講今果有八月諏期備官之詔臣權忻踴躍爲

皇上布大信於天下爲

皇太子布大喜於天下惟是

皇長孫春秋亦十有餘齡矣

慈寧

被書一

召諭且以

聖母遺命冊立爲言大典所關臣輩分宜拱俟

聖斷不敢激聒若出閣讀書自有舊章臣輩所宜引繼

而爭者也夫有刀礪諸貴其器也有玉錯諸貴其寶也

皇孫金枝啓胄器關

宗廟龍種振鱗寶在

社稷匪焉不礪璞焉不錯臣未知其可也且聞

皇孫誕生之日政

聖母六袞之宸瑞藹蒼龍香生夾馬于時

皇上薦馨于

祖廟下考選補大僚布施舍行慶賚數年廢弛之治一朝煥然神明頓還舊觀有識長老莫不謂

聖意

天心會有所屬今年逾舞象尚羈出閣母亦曰

東宮寫字侍書不乏老成內侍然

朝廷之上大雅宏達濟濟如雲而徒以一二刑餘護

太子子視陋三年之通典已週百辟之仰瞻正切特在

皇上一啓口間其斬之也至夫

被書一

四四

二王春秋鼎盛嘉耦未諧曠同東楚怨擬標梅生

帝王之家違父母之願臣又未知其可也豈駙馬都尉

之言于茲驗乎昔漢相不對溫室樹臣在外廷何

敢揣摩然臣諫官也置諫官者爲補闕拾遺計也

官中府中皆得與言家之不齊國于何治此其遺闕

比于外廷毛瑣不啻千倍臣如不言臣溺職矣孟

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臣嘗竊臆

皇上靜攝以來秉執至道玩心神明自謂於天下事無

不勘破而臣下所請似皆有所爲而爲於是一切

以無爲消之間一執鬼中殤官以震厲之豈不謂
總攬之術當如是哉而不知猜疑之積其流廢弛
廢弛在此竊弄在彼試觀今日三事六曹之政有
一不受病於廢弛竊弄之中者乎臣請竟陳焉以
吏部言則貞圭銷骨於石林孰吊魂於湘纍英才
積薪於金馬及落魄於朱儒是吏部之廢弛也而
啓事之章有報有不報臣又虞有竊弄者矣若金
花割餉邊之精執奏祇覺天高權使張絕網之漁
供奉偏疑日近是戶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
代潘奉長枯與突以塞

拔草下

四二五

明綸試典容奸錄盜竄而羞盛事是禮部之有廢弛有
竊弄如此者大帥之風聲易劾偏裨之買請難稽
饑軍之鼓噪則驕懦將之登陴則怯是兵部之有
廢弛有竊弄如此者傳奉肆不道之誅法官未嘗
具職造律

詔臺臣之獄園土頌繫無期是刑部之有廢弛有竊弄
如此者

門殿之鼎建方肇冰衡之度支已竭織造之中璫一
遺空頭之

勅草必循是臣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三堂之會

推水閣且條票而條留諸差之望代旌懸至告哀
而告病是都察院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至夫
內閣班高九列禮絕百僚干

密勿虛靜中幹旋元氣之軸者也似于天下事無一得
爲實無一不得爲票擬代言天關局翰自先臣張
孚敬收其職掌以事

世宗所以降萬之間閣臣俱以慎

內批爲首務近日紛紜多故柄漸中移矣先閣臣於
威嚴之

主竭誠而得之今閣臣於恭靖之

拔草下

四二六

朝拱手而失之非所以杜私蹊塞斜封也乃得

君者不任知難者不退釀成廢弛竊弄之病其究庸
可收拾乎於是中外鬲塞蒙氣侵冒上千三光之

明下失四維之正起風積雲崩山動地河不用其
道而四境盈壘道塗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

皇上是之不恤猶屑屑焉持籌聚積實之是問臣虞
時出之患徒爲瓊林大盈之續耳臣嘗採之街巷

之談曰今日有從古所無三事一曰

內庫金銀充初從古所無二曰

天子三十餘年不

視朝從志所無臣

皇孫十餘齡不就傳

諸聖三十餘齡不選婚從古所無皆大亂之法也然

而得須臾無亂者以耳目

高廟聖衷正夏之功亦從姑所無用是靈長氣運綿綿

在天然而還可時也亂端混矣恐

高廟神靈亦怨伺久矣語曰証其本萬事理經曰欲治

其國先齊其家伏願

皇祖乘此典並

几筵并附之張為驚人冲天之舉詢人虞谷二號厥金

校草下

華開承明既舉

儲講之典並

勅皇孫出閣以次選

尚且婚章冒嫡其家無不問教矣旋而補大寮起廢臣

下考選撤權征散滯財誅債師斥貪弁釋無辜決

有罪省將作減傳派點中丞遺牙史而以票擬之

責專付閣臣得天下耳目有所注射而閣臣不得

避委

皇上將恭已以收垂衣之盛豈不休哉草茅賤臣策慮

惓惓陳義個幅罔知避忌于冒

宸嚴易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並行隆典以鞏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校草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武弁請託盛行職方疏揭可按懇

勅發勘以勵世風事臣嘗撫膺竊恨債帥成風請乞如
示是以入

告初疏發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之義隨以劾四鎮失
事劾軍政遺察論列貪懦之將二十餘人大抵以
鑽刺起家者不意滔滔皆是也近見職方郎中茅
瑞徵辯疏有迫脇營求八人爲甚好客死灰等語
據法職方當直抉主名特奏以

聞說者謂世祿之家有事爲榮閱閱之冒官箴匪急不
被草下

必盡發諸動過失以傷

國體但罷一李邦鎮而兵部堂屬槩引咎求去此崇
可結矣是或一道也乃近見職方繕揭一則曰林
有聲屬人居間所屬何人也一則曰爲人所誤何
人誤之也一則曰來啓可證何人之啓也且聞職
方于往來居間曲折都已屬之筆記或可播敷長
安乎母已擇其尤且大者錄其來啓奏聞

君父懲一風百事雖涉于溪刻然使後之向兵部關說
者亦懼此一段公案其于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
哉倘曰交友不宜錄過去國不必潔名職方寧自

爲終谷以附于深衷隱厚之誼豈臣之所敢知乎

倘蒙

電察

勅令發勘施行亦矯勵末俗之一端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繫武弁請託盛行職方疏揭可按懇
勅發勘以勵世風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被草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莊熊明過註

題爲勲臣怙勢滅視

朝常據法特祭仰祈

斧斷以重軍政并求罷斥以明職守事臣聞國之所存惟是上有道接下有法新政全壹符於公論感福壹稟於

朝廷毋敢好也

本朝之制吏部二六年有考功法兵部五年有軍政

法皆冢宰司馬爲政猶必令科道毛品官頡頏行

事豈倒柄哉亦曰科道官位級卑則發舒無所顧

按查下

五一

聖耳目廣則視聽不至壅閼

祖宗立法意良深遠比歲適當軍政偶緣人乏

皇上不以臣不肖

命之署掌科事臣矢心天日收據六科十三道訪單謝

絕一切挾援與河南道職方武選會單朝房酌量

留去於時勲臣中不無醉飽之失者而左府僉書

太子太保成國公朱純臣則多營求戎政一事臣

等謂戎政擅地勲臣誰不營求惟營求於原任戎

政甫病未痊之先則大無人心之尤者部中議欲

斥之若無何自陳疏下破例擢

欽留矣臣備查故實從無

欽留僉書之事且律端一開漸不可長臣遂與河南道

定議糾之而疏中明指破例

欽留一節以塞倖竇以存故典職掌如斯而已蓋

部臣泄其垂涎之語原不罄空而覆疏有預攘十

乘之文可爲證案非泛常風聞比也乃候

旨沓然部覆亦沓然不知何緣作斷章取義之法將王

柄等另疏革任而府衛諸臣竟置之

九閭萬里不可問耶臣復有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

未明一疏趣之而省臺建白俱多摘及乃閣邸報

按查下

五二

見朱純臣李如楨陳胤徵陸達各以恭送

聖母神主爲詞具疏俱奉

聖旨准行禮夫出城送

至自是臣至至情然行禮一畢宜復杜門惶恐爲可憐

之意以待

聖明處分乃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豈不誠人觀聽哉詢之道路謂且出府視事矣聞

陳胤徵等亦效尤欲出矣夫以軍政法五府錦衣

衛不處一人儻異日

輩較之亦有武定錢寧者輩出誰當計之後來將無

時雖隆而臣等是以言亦能陰梗

大關耶茲際外臣行禮即行禮拜何敢彼此數會大臣

具疏陳

請而進衍禮之

旨亦若取遂於詩何也

絲綸繫於下察微賤敢於注擬復知

朝廷有體統乎若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稟擬閣臣於是乎失裁矣人言藉

藉謂純臣孫首輔方從舊國子門人當徐應坤移

擬草下

病垂危我政實有之失絳帳沙堤勲并中誰不希

皇上光附景然昔以有云臣門如市臣心如冰乞哀者

皇上自乞哀臣謂政府無心焉及破格擬留則隣於無

憚其心之矣此臣信之而遜詞謝過引為錯誤臣又

絲命謂政府無心焉夫政府始終無心理當揭聞於

皇上自五年筆政決無府衛不處一人之理再四催

請以先典豈不堂堂然光明俊偉之業乎乃宋光夏

呈如積等尚不敢出獨純臣悍然見

大朝視事閣臣即不護純臣純臣實恬閣臣矣

朝有朝常此等呈原其事傳南道之耿鳴雷業已

丁憂誰在樞垣可容推諉臣雖不肖亦

皇上拔置為耳目近臣者乃亦跛跂胼胝以與聞軍政

之人與軍政被處之人脇肩累足同事

皇上於交戟之間心實耻之

祖宗二百餘年軍政法何可當臣身而肩越蓋是此亦

臣引義慷慨去就執爭之時矣伏乞

俯念

祖宗法度斷不可假

赫然電斷將朱純臣陸達等一如軍政法罷黜以謝

國典并罷微臣以謝諸臣臣在該科敢不以失職執

擬草下

乞千冒

天威曷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勲臣枯勢滅視

朝常據法特參仰祈

斧斷以重軍政并求鑒察以明職守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具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延綏巡撫馬從聘一本悍會要挾屢犯官軍奮勇

征剿仰仗聖恩五月二十二日

天威並奏兩捷事

聖日兵部知道

兵科參看得各鎮將勇節係冬春之交乘其馬瘦
險出塞設伏遮斷據稱轉戰百里斬首二百五十
族師之日邊塞居民相率擁道以為東路數十年
未有之事可以為難矣但疏中所載吉能須免沙
計明愛等會未汲的開何部豈有一戰而四部俱

捷草下

五十五

在其中者耶吉能大種恐難嘗試倘亦猶是賓免
等會而冠冕之以吉能耶入險能脫我師疎失果
否僅止如許皆不可不詳問者語曰力戰闕不如
巧為奏無鎮扶同以欺
朝廷其常也是不重藉于按使之勘覈哉本科類稽邊
功之疏先抄上矣部中應通地題稿一井勘議乃
不至失實冒功也抄出嚴之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巡撫馬從聘一本悍會要挾屢犯官軍奮勇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潘能明遇謹

題為敬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竊聞至德之世主帝嘉獨海內承福

鳳凰降集黃龍登鼎世衰道微災異之見史不絕

書春秋至漢四百餘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見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時禍亂輒

應漢君三十六宋國五十三天人之道繁然著矣

漢興重天官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

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

禍福傳以洪範頗為規切後之史官喪紀疇人子

捷草下

三

弟分散因時務論書傳占驗雜米鹽亡可錄者

有宋之季君臣之間不能及身修行思其咎謝乃

有倡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于

是釀成胡虜踐華之禍盖天道若斯之昭昭也

皇上御極四十四年以來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不

聞鳳凰降集黃龍登典乃近年以來天鼓兩震于

晉陞流星晝隕于清豐雷火霹擊于馬蘭霞光起

天落于隰州地震凡三十八見天火九光見石首雨

豈遼東兵端吐火河內女妖雷燄粉監樓屢見于

神官之所稱撫按之所報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也而其異之大者莫甚于山東人和食事之大者莫甚于河湟溢及壤而不川其道若夫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關食日月暈適背穴抱珥虫蜺竊恐臺史之官候星氣者未必盡知知未必盡奏奏未必

皇上之及身修行思其咎謝也夫政治之感陰陽猶錢炭之低昂巢窟知風穴處知雨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動于貌體

被草下

五七

病則欠伸動于貌竺乾氏曰燈光自如人有目告則見圓影猶日月之光亦自如此方國土感有惡緣則帷雲變氣互見彼方國土固自不見班固所謂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氣使然也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間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墟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氣之變化爲五行四大停勻磅礴則泰爲治象偏枯激戾則剝爲變象天鼓鳴于晉陞非鼓也火乘水氣而激也流星隕于清豐非星也火附土氣而耀也雷霹焉蘭雷果何象水包火而射也霞起隰州霞果何質

火乘陽而炳也地震陽氣憤盈而不得舒也雨莖火煉土氣象其地財之產也人身小天地火偏勝則爲狂陽爲焦枯之疾水偏勝則爲臃腫爲脹鑿之疾亦若是而已矣今災異疊至陰陽舛午除胎列昭昭如右者尚見太白經天權星暗小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忒度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或爲恒風或爲枯旱天責愈深曾無謝過之實而皇上所行一皆誣天拂經徒欲未殺災異滿闡自文畧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此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臣以諫爭爲職安敢不蒙死竭知以盡其

被草下

五八

愚除事關大本及六曹之政臣前疏畧陳不敢重責外臣謹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皇上能不憬然動乎內庫太實外庫太虛一可憂也餉臣無餉邊臣開邊二可憂也西虜國王東虜圖賞三可憂也黃河泛溢運河膠沍四可憂也齊苦荒天楚苦索地五可憂也鼎足不備棟幹微撓六可憂也羣譁盈朝謠滿路七可憂也吳民喜亂履冠倒置八可憂也八憂未已五漸五根太阿之柄漸入中涓二也魁壘之舊漸爲稿穉二也制科之法漸屬奸回三也武彘之兵漸至銷煥四也商賈

之途漸至梗塞五也五漸未已三無蔓延奸民可
焚哉

天子千戶可惠邀

絲綸是

朝廷無紀綱雲貴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半規避
是邊遠無吏治詭構口給于蒯武傾危禍慘于蘇
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分言之似肢體靡辭也合言
之則腹心擁腫也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而精祲
見于天光之貴妖孽見于蟲豕之微且剽輕奇忤
之士相率而爲服妖牢騷沉鬱之人耦語而爲詩

按草下

五七

妖皆天怒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俗之祈禳
小數何關洪範

皇上惟法天可矣臣聞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
微外朝象天市內朝象紫微大角之攝提也明堂
之心星也皆天子位也今

皇上不居

乾清而居啓祥是天極非太乙之常居而

坤寧正后未免與妃嬪伍是勾陳且夷于女御矣太

乙前後爲子屬今

蒼震不設楮檜之位周廬漫無庑鋒之設于梗河招

搖之義何居焉陰德二星若見若不見今掖庭儲
大爲亂阱榜籬瘠于炮烙玄武之筐屍如驛西寺
之殤骨疑山陰德其復見乎貴相無能效其忠文
昌未必司其命宜三台之色不齊而斗魁之筐不
耀矣議郎竟闕其官處士虛招其隱宜依鳥之不
蔚然而廷藩之隋星不朗矣匈奴鴟突于胡門稅
使虎耽于闕市宜南北河之蒙氣乘卦而闕丘之
道不通矣困麓虛而轉漕索瓊林積而封椿竭非
天庫天倉之義也

三殿成荒莽之象四門乏漢官之儀非太微三光之

按草下

六下

庭也憲府空署于霜凝六曹疎落于星曙非藩臣
匡衛之象端門執法之體也二至不郊四孟不廟
錦衣塵鹵薄之容

御幸僅離宮之館非闕道警蹕之儀王良傳舍之制也
事事不合天體而

皇上安然謂久道化成是誠在我不知三代以後御曆
過四十四年者止有漢武梁武唐玄宗仁四君然
漢武以英明釀虛耗之禍梁武以仁柔捨同泰之
身唐玄宗以女寵致播遷之痛惟宋仁宗克守太平
當時慶曆諸賢輔之者何濟濟也今仁賢讓于宋

宗而邊內之虛耗似漢佛寺之侈盛似梁煬處之

姬媚似唐有識故老莫不憂危獨

皇上無動念耶昔宋公言法星三徙商王六事甘雨

澍霑高宗成王亦有雖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若

景嚮世所同聞也

皇上誠敬天法天

郊廟親而牽牛爲犧牲矣

朝講御而明堂爲正色矣拔廢臣而處士光矣下臺諫

而郎位燦矣居繁官而極樞正矣戒楚摺而陰德

拔草下
至

烜矣尊賢考功則執法拱端門正矣旌勇獎廉則

河鼓直右角煥矣散財振施則婁聚衆胃天倉矣

去讒止佞則卷舌毀附耳不搖矣今歲在拆木坐

照

神京此正

皇上之觀天文察時變享成湯高宗成王之福之時也

寧宋公之足云哉臣猶有說焉尚書一經以欽若

皇天爲首義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

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考輿暑殺生之實至鄭重也今五星忒度日月食

差辰刻政拙乎所謂伏蠶災愆司曆之過則當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以課臺史之疏密堂堂

朝野寧無詐衡郭守敬其人是又在祠宮之奏請

皇上之廣延宣問哉臣非贊史直以天人之理列其相

與之意如此伏惟

明主財幸緣繫敬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拔直
六十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恭請蚤

俞覆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臣惟經國有大法立國有

大體大法傳之

祖宗大體通于天下

天子不得私宰相不得誤諫官不得蔽上下相維綱紐

相繫是非炳然于天下而後姦宄不生善類滋殖

今次軍政

皇上特委臣與聞而適有閣臣方從折破例擬留朱純

夜草下

臣

十一

一事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為口實誰司

糾駁乃開僥倖故臣于拾遺疏中點破言國法也

非言閣臣也軍政之典不比泛常糾劾即無議諸

賢勲未奉

俞旨尚且青衣待罪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寧直目無臣等實目無

皇上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為口實誰司糾駁乃

坐軟弱兼陸達以倍臣梗

國命已堪痛哭復公然擬一品勲臣抗疏取

旨故臣于糾參純臣疏中并及之言國體也非言閣臣

也閣臣謂人言再至立題差矣雖然閣臣不能守

法徒以誤字解嘲閣臣不能持體徒以失字認過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且誤且失為諫官者循職與

爭自是本等何足駭異閣臣謂臣疑之責之認意

又差矣夫一純臣也昔當諸勲自陳待黜之時獨

也破例而蒙留今當諸勲屏息待罪之時獨也破

格而突出寧獨臣疑將天下實疑明明

天子在上渺爾一千戶官臺省合糾單糾不動至以軍

政法議處又不動

皇上如天之大何故眷此一卑官不過為中璫所睚耳

撤草下

幸

倘具疏發票之時閣臣寢其奏以聞于

皇上曰此無禮於君之甚者不應復責以禮官太卑微

聽其逐隊而出可也豈足辱

明綸迺與官保勲臣一體擬

旨豈不為蕤乎堂堂大

朝廷此等舉動其細已甚司票擬者乃稱不得已何哉

臣何敢責恐天下之責四面至矣且臣之疏曰若

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于是失裁相提而論信

校草下

八十五

丁批鱗猶易立仗真難矣閣臣之疏曰勢之一字
必有權力作威福者始能當之庸劣如臣無勢可
怙人人知之等語此政未易知也如人常在溫室
中只道氣候原是這等平和而不知壁間地竇費
多少烘寒熾燥龍興雲屬龍不知雲虎嘯風生虎
不知風固也是必須天下人總看怙閣臣者何如
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見又必須後
時人平看怙閣臣者何如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
閣臣之勢始定微矣哉天道神明非精于道家言
者莫能知而人人知之乎臣固不必饒舌也惟是

謂軍政之疏未盡下諸臣之處未盡明生羣小觀

望之心嚮

累朝黜陟之典以不能揭聞催請爲失職請將府衛諸
臣應處者照例革處此真宰相語審能行之何患
心迹不白于天下哉至若微臣齒馬不嫌投鼠不
忌罪當萬死然常浮慕古人居官奉職盡力無私
守身深堅責育莫奪卽爲枵人所駭異臣不自駭
異矣但求

君相圓結前局俾

大典不至決裂臣得藉手遂負任使卽諸臣富可敵國

力能通神區區七尺爲所漁食沒齒無恨拜疏之
後謹杜門席藁以信前疏去就執爭之言寫疏將
完隨接得朱純臣揭帖內稱于本月十一日以感

激

天恩等事具奏奉

聖旨准行禮欽此爵于十五日報病可見

朝等因查得本爵之疏係十五日日中所下章奏禮

科收本可據豈有先日

旨尚未下可通報單之理隨查行鴻臚寺據回十四日

准本爵報單內開病可見

校草下

八十六

宋

朝並未送

聖母神主行禮字樣等因是本爵之見

朝原在于未奉

明旨之先不覺與今疏刺謬母怪發抄各衙門邸報與

六科晚帖俱移至十七日

朝儀中爲術良苦勲臣註籍例有手本到科今距行

禮經旬未見通到亦爲可異總之不奉

旨而見

朝較之禮畢而不待罪更爲可譏且疏內逢謗者之

怒百計中傷等語又欲另尋冤對爲及噉張本是

臺省糾拾之疏皆屬人指使者矣臣益耻之掛議
軍政之人俱不屏息候

旨紛紛辨奏使他日僅以病免不從部疏發落是又干
法與體無當也敢井及之伏乞

皇上俯念

累朝典制決不可噤如部臣之擬閣臣之請將朱純臣
宋光夏李如楨陳胤徵陸達楊宗吾如法罷黜即
罷微臣以謝閣臣則

國法大明

國體大正而微臣職守幸甚又其小者矣緣係恭請

撤草下

蚤

俞復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臣以自屋濫厠樞垣每當扼擎承平日久中外
單虛綱紀頽廢以奉職循理之心作據經守古之
論拳拳之忠未能自列且拜

命而捧皇華之節矣能無一言以去然臣向所條言

皇孫出閣及六曹之闕災異疏中八憂五漸三無之

陳言止矣惟用人一節關係

國脉槩置條言中

撤草下

乙夜塵覽不曰泛而不切則曰約而不該臣請更端其

說可乎一大儉當補先臣李夢陽曰成化間三原

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弘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行在精審義

邊矯直咸稱名卿夢陽蓋言成弘間有王恕劉大

夏等諸臣光弼

兩朝太平之業號稱獨盛今九列大臣臣自癸丑五月

候補以來屈指掛冠者則有趙煥孫瑋王象乾涂

宗濟孫顯行許弘綱吳達可等若而人物故者則

有劉元震衛承芳李德陽等若而人僅一大司農

以九載積勞歷主南太宰以八年下起而呂坤
憲席久不

命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僚消長之數可參觀矣官
有主佐事有要詳今全屬之政責于一人朝不及
夕如有大疑太難發于忽然突然誰為

皇上猶在此道覆轍更仆之時也一選補當下昔汲黯
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東
方朔待詔金馬門自謂曰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以三事况今毫釐不失蓋茂申之候補虛羈而
庚戌之倖在其主矣甲寅之考選不下而丙辰之

撤草下

六七

諮訪又重跡至矣此不謂之積薪乎

京朝之制卽庶人在官者咸得稟于儲相乃候補考
選諸臣自解杖頭索長安米如炊玉焉蓋三年于

茲此若欲與

皇上謀王體斷國論者奈何暴性之至是

皇上天也寧厭直言耶抑別有欲銷煥英雄之氣者耶

竭誠催請臣有厚望于榛國焉臣見三年之內言

官以事散去者老盧七十餘人僅省垣陞一太常

三太僕言官安可爲今封駁寥寥繡衿落落則沛

然河決其候補之願生荷至象恒等候

命之李若珪孫之益暴諫貞等此其時矣一廢棄當

壬午丙戌以來諸臣中或以忤觸或以掛誤放擯

江臯憔悴澤畔不可勝紀而一世龍門之鄉元標

趙南星王德完等所謂國之柱幹人之典刑何可

不及時予環查閱舊報蔡國珍分別起廢之疏無

慮二百三四十人至揚時喬發訪只一百九十九

人矣昨年吏部奉

恩詔列名又不滿百人矣夫孰非

王國克生乃簡之若恒沙之金銷之如鄧林之火此

忠臣義士所以撫膺而長歎也居者舊于五十失

撤草下

七十

在

詔書列忤權于被論失在啓事賢者好選不污會何加

損如國勢何近日稍稍殊擢竟未見實有登庸豈

真天地閉塞之時耶若夫五年軍政

祖宗相傳武察鉅典乃五府歸不諸大臣聚不黜斤渺

爾千夫長亦且力抗

天威豈成世界且諸臣席其氣力以沉案爲翻案之舉

跡見有端臣職掌攸關不覺義形風色三與

皇上爭再與閣臣爭且矢心席蒙以去就爭不意

皇上適有改擬二科擬封使之

旨徵臣資序會直應差

欽命于役

榮府行有日矣春秋之義無遂事臣獲以不爲苟去
矣進不得其職退則得其貧賤臣之自盟其堅
惟軍政國之大事

陛下欲愛幸羣臣直富貴之耳至于

朝廷之典何可以不肅臣雖去國不乏言乙巳文察
柄臣破格留三私人遂至公論鼎沸則再四僅
請以完前件亦平章軍國者之自爲心跡計也臣
謹于途次鵠望邊境雷動四野風起偵師如雲請

披草下

託成市操樞政者必預將中外將領諏訪明確韓
白滿腹自不臨期借聽否者蹊蹶百端幻出雖
執亦無如之何矣其督撫等官咨薦將材勢不能
廢然須爲地擇人不宜爲人擇官若薦人公朝謝
恩私室何以視武弁也今之從事皆賢萬萬無此
而功令其可不嚴耶至于各鎮所報首功道路洶
洶頗有發冢誅降之謗勘覈其又可不慎耶伏乞
勅下部院人之應用者亟用法之應行者亟行俾文武
吏道廓然公正煥然神明亦望平章軍國者以澄
清天下爲已任仰贊

明主力行耳天之方厥無然泄泄是在

君相交勉哉漸遠

闕庭曷勝瞻戀欸欸之愚伏惟

鑒察緣繫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披草下

七十二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印信事照得本科封駁多繫軍機要務值此東

西蠢動羽書遲遞所以綜覈功罪澄肅貪懦奉

皇上三尺與邊更從事必藉

勅尾抄參抄參字句用印密鈐所重可知而況武官之

文憑勘合之掛號誠有一日不容少緩者臣明遇

奉

命冊封榮府本科印務懇乞

皇上委給事中趙興邦署掌蓋與邦以本科之官兼以

資深歷練漢廷弄印而孰視趙堯無以逾者臣知

披直下

聖衷有獨契矣緣繫印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營務事照得巡視京營每歲三科官一員借臺

臣一員頡頏總督協理大臣日詳六師而訓練之

歲終殿最將頡頏以報成事蓋

祖宗舊典也臣已會同六科推舉得刑科給事中姜性

工科右給事中徐紹吉咨序才品俱堪

簡用其疏再請未蒙批發

皇上或以爲舊差給事中姚永濟在事官務不廢今永

濟亦同臣以

冊封行矣前項巡視勢難懸缺無論秋操在邇彈壓

變生

宜新而巡視科官猶與捕營專課盜賊都城五方

雜厝姦猾任威抱鼓不絕薄暮探丸殺人不知王

名甚則盜禁闔之椒圖禦北安之酒監皆

皇上所親見也簡一巡視而豪敢爪牙不敢以猜禍從

事嬉懷吏卒不敢以偷息蒙奸其于游徼京師肅

清輦轂豈曰小補之哉事關臣科職掌謹補牘

申請伏惟

聖明裁發施行緣繫營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下也請告疏

兵科給事中臣熊明遇謹奏為封使禮成宿病驟劇恭繳

御節懇乞

天恩俯容在籍養病事臣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由萬

曆二十九年進士至三十五年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

縣知縣三十六年行取禮部主事三十八年考選

兵科給事中候

命間隨丁母憂四十二年補授兵科四十四年封差序

及伏蒙

據草附

欽命持節充正使官冊封

榮世子并世子妃本年六月初十日領節於七月二

十四日偕副使朱童蒙恭詣該府行禮訖因便道

歸里慈展先人丘墓而宿疾遂驟發不可支矣緣

臣稟質素弱中氣虛怯奔走交戰時至委頓同官

大恩共見昨歲冊封比常年稍遲斷

途南征正當六七月溽暑武陵西接貴竹北跨洞庭周

道五瘴濕熱薰蒸受病沈痼延醫調治未見良已

所領御節不敢久委草莽謹遵例具呈本省巡撫

衙門咨呈禮部驗繳外至微臣患病情狀伏乞

勅下吏部照舊履歷除籍養病倘不即填溝壑當

相與田更野更祝延

聖壽于無疆矣

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戊午請告疏

新陞福建按察司僉事臣熊明遇謹奏為舊疾未

痊新任難赴懇乞

天恩俯賜休致事臣以

籍以來十八年于茲矣人有道羣策奮庸齒髮

未衰詎不欲依日

據草附

以畢男界四方之志而無奈狗馬不任也緣臣稟

氣素弱筮仕巖邑者七年簿書勾稽無分宵旦心

血銷耗殆盡戎申擬部稍獲弛担過里調攝二年

方能就瘼感定考選不意老母見背奔跣讀檀弓

喪益發獲除候補即冷三年無日不杜門事刀圭

張安諸臣所共見者乙卯冬秋率爾受事樞垣事

煩責重斤斤職掌赤團幾睡遂至神不攝氣管衛

支離淹淹欲路復蒙

欽命于役桐封調道馳驅冒犯伏秋溽暑之氣病迺大

甚便道過桐封圖報召魂魄與耕父牧豎為終焉

之計遂具疏於去年六月繳節乞身而不謂

天聽之高致

新命之塵忝也福寧爲八閩上游島夷出沒要害其任至艱鉅乃以臣尸居餘氣曠職不前使彈壓無專官而海邦憂臣測臣心滋懼臣病滋增如綫喘息尚不能攝衣冠見鄉里能叱馭而南以布一路之綱紀哉除文憑臣因

請告未經候領見在吏部應聽查銷外伏乞

聖恩勅令予臣休致出缺別補毋論地方厚幸臣倘不卽先朝露歲時伏臘祝延

獲草時

三

聖壽於萬斯年獲爲太平草莽之臣區區之願不啻足矣

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十九日

臺草引

御史臺南北並建而南臺以右僉都御史督課江南北十五郡吏士所

賜璽書曰汝其不妨臺務明乎以風紀爲端職而兼課澄清云余不佞偶承人之竊不自揆雅與御史察計簿謀王體斷國論

臺草引

亦時時明言所職白奏興除然臺務按故事丞史檢束舊草輒辦矣而江南北十五郡之課多關太宰殿最少府金錢而大獄歸司敗大眾歸司馬有其舉之母敢率爲苟且余諸所上章卽未嘗元本經術通暢世務實不欲崇空語無施行必度時量力

曉然與吏民共其淺深而後乃敢塵

清間之燕也夫議政者苦其調諛辨慧深刻自古記之故貴於秉心正直策慮愜愜規厝篤密此聖人所以耻不逮之躬乎今之世孤特者抑厭朋從者發舒歛歛相是章交公車至夷考其施行則不顧是不獨臺草引

無事功兼無議論矣余所告建殊平平其於兩者何能塞萬分之一然容容陰拱亦有不屑之素在其於臺職豈云不負哉

綠雪樓集

臺草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奏爲

面恩事臣前任太僕寺添註少卿欽蒙

聖恩陞授今職臣於本月初十日赴

午門外謝

恩訖隨於十二日祇候

面恩恭遇

臺草

免朝臣查得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二日鴻臚寺傳奉

聖旨傳與鴻臚寺知道今後陞補官員止着面恩一次

卽具本

謝恩不必行而恩三次禮在京該到任的到任在外的

照例赴任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謹遵

明旨具本親齋奏

謝以

聞

天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

新陞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臣熊明遇謹

奏爲

明旨嚴限當遵計典自陳宜恪仰祈

聖鑒俯賜寬程事本月初十日接吏部咨爲缺官事該

本部會

題照得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必達陞任員缺

已經

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舉該臣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

臺草

大理寺公推得太僕寺添註少卿熊明遇大理寺

左寺丞李若星俱堪任前缺伏乞

聖明于內

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照例

請勅定限次年正月上旬欽遵到任管事天啟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題

初九日奉

聖旨熊明遇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寫勅與他欽此擬合就行合咨前去煩照

本部題奉事理欽遵到任施行等因又該科臣方有度題開留都江防事重復蒙

聖旨有巡撫操江官勒限到任之文俱該本部備咨到臣臣領

勅後即擬趣裝刻期履任何敢稽延但明年正月大計京朝官臣叨列四品例當自陳臣須在途候自陳

旨下方敢赴任道路隔遠邸報抄傳自陳即蒙寬貸勢不能如正月上旬之限合無

俯賜寬限一月到任則官程

國典兩無所負區區矢心報禮當更不敢自後于羣臣

矣

天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具奏十九日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江防要緊能明過着依限到任供職其各處巡撫官俱有地方責任不得以自陳爲詞過家遷延吏部知道

新陞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奏爲遵例自陳不職以重計典事臣自萬曆辛丑通

籍以來七年縣令擬授儀曹一載兵垣量移臬臬再轉秦叅雖云中外過歷二十餘年然斤斤職掌僅如常人毫無裨補恭逢

皇綱恢天蒐羅之下鱗羽畢爲世瑞臣遂濫竽自望卿而晉罔貳皆註官也素餐抱歉于伐檀虛居罔裨于求牧忽冒

廷推

簡陞今職叨列京堂四品例當自陳伏念臣疎庸之才

孱弱之質受

命以來惕焉飲冰兩被

明旨勒限到任拜辭

闕廷之後日以不勝職爲懼茲當大計

京朝吏則黜斥宜莫有先于臣者伏乞

勅下吏部

俯賜罷免則計與攸重而愚分獲安矣

天啟三年正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奏爲交代事臣前任太僕寺添註少卿於天啟二年十
二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
會推具題奉

聖旨熊明遇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

寫勅與他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定限次年正月上旬
到任臣不勝感戴具疏

面恩復爲

臺草

五

明旨嚴限當遵

計典自陳宜恪奏

請寬期未蒙

俞允被

旨趨程臣遂於本月拾玖日

面辭領

勅於天啟三年正月初三日入沛縣境於本月十八日

渡江至新江營總府衙門與先任提督操江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必

達交代將原請

旌牌八面關防一顆吏書文卷及見貯各府州縣贖
贖銀八千五百三十六兩八錢一分付臣收掌臣
隨於本月二十一日赴南京都察院到任臣伏念
留都根本重地

皇上不以臣爲愚賤俾臣以風紀之司兼節鉞厥任良

鉅臣能不思所稱塞顧瞻京衛

龍興草昧規模翼翼而鍾山雲氣鬱蒼則

高帝衣冠之所藏也城廓中浩穰五方之民雜厝爲機

利俗尚浮靡俯瞰長江西起巴蜀東至於海延袤

近萬里至今

臺草

六

酌定

神宮公私漕輸循江達淮如口腹之有員官一夫曠

目萬櫓俱停屬以四徵多壘姦藺莽伏訛言行籌

盜賊入城攻剽吳越非望之人屢屢見告則臣之

所以稱塞亦瞿瞿然思凜凜然懼矣顧臣以江防

爲職者也水戰利用火攻則船與兵與器皆宜堅

銳便習而承平日久象人膠舟不過蠹大農廢水

衡錢而已臨江一顧殊無可恃而臣以寒儉書生

又輒不敢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甚宣揚

朝廷之威風彈壓其上一切持以安定日與文武吏

士經營職掌不能爲他繆巧也除沿江信地照依條格申嚴布列防守外近該兵部咨送新募之兵可八百人付臣衙門操練皆食餉於戶部者此兩部諸臣之公心而工部見造將成之艦約三十隻其制稍仿閩廣海艘則又

留都之兵所未素習臣欲以前兵聯爲一標用戚繼光遺法訓練分布要害以備緩急方存乎見少也總之於大農水衡毫不敢有所加僅僅於蒙故因遺之中爲朝暮賦芋之術討其章程而布之上下幾幸奏澄清之績以稱塞

臺草

七

卷三

簡命尚仰諸臣之賜也臣之力又豈有愛焉查得吏部咨該本部題兩京大九卿及在外督撫咨到交代之後務要作速赴任不得枉道回籍仍將交代及起程月日從實

奏報又准戶部咨開操江衙門贓贖銀接管者開舊管之數在交代本內一同

奏報下部備查等因在卷今照前因相應遵例

奏報爲此云

天啟三年二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能明遇謹

奏爲歲終類報功次序錄文武職官以飭江防事查萬曆二年題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官每年薦獎以擒捕盜賊船賊起數爲差等萬曆五年題兵備官一體敘論通行激勸萬曆二十四年題嚴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卽挨查經由鄰哨嚴懈情賄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捕擒無越境鹽盜爲鄰哨所獲爲上功以此遞分薦獎叅戒停止計算起數之例皆覆奉

臺草

八

卷四

欽依備咨遵行在卷今照天啟二年已終防守事竣例當敘錄以示勸懲雖舊操臣報

命方新薦剡彈事紙墨未渝而歲敘乃專課江防微與通覈不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按故事蘇松淮徐例不取課行據常揚寧九類各兵備道及應天江防等官開報前來臣覆加叅酌謹疏列奏

間除揚州海防兵備道右叅政郭士望懸水鏡以當半壁提井鉞如判九流常鎮兵備道副使楊弘備清心飲中冷之水閩才倒廣陵之濤署九江兵巡道副使兼叅議張秉文韞藉擬春江花月操持同秋

水蒹葭九江府同知范應宿常州府同知劉澤遠
或擊楫令采鷁橫波或籌海俾浮查盪漢遊兵營
把總楊景茂江陰營守備朱之胤或新開下瀨之
戈船或初試習流之甲士俱受事未久不敢繁敘
外如九江兵巡道副使陸夢龍振武節而叱咤動
天鋒之芒飭吏道而澄澱定江星之氣寧太兵備
道副使王隆德肅政紀而敦行於不競不祿詰戎
兵而法兼乎克威克愛潁州兵備道僉事魏士前
轄中都而大風歌

高帝之鄉鎮江門而湛露瀼廬子之國所當優敘者也
草

帶管海防鎮江府知府翁爲樞列馬馳陸海憑
熊保障江天應天府治中陳象潔守滬澗可辨精
心針芥能窺揚州府同知江朝賓斧斷荊苻靖夜
帷寨草木涵春廬州府同知邵穎達練熟九丸弄
手精明三尺察淵帶管池州江防安慶府通判歐
騰霄作壩獨著勞閩兼防誦起原田帶管海防常
州府推官吳麟瑞澄清浪靖江東司李星明角左
均宜優敘者也瓜儀營守備王鼎學敵劍擬袁公
悅禮書傳左氏新江口左營坐營戴元貞器度投
壺奏雅才華倚楯題功南湖營守備吳振南刁斗

非謂滿客余皇影照番君水兵營坐營陳文理前
於輕駛蚊官鐵劍常圖鵠印陸兵營坐營劉光遠
於開月滿茂樓氣壯風迴牙帳并宜優敘者也至
於圖山營把總張夢徵標下把總周文盛張鳳儀
新江口中營把總趙學禮周忠義新江口左營把
總吉先庚楊萬方新江口右營把總祝蔭壽浦子
口守禦倪本憲帶管采石營寧州衛指揮李日茂
膽則破浪乘風技堪投石超距備今日爪牙之司
儲異日招搖之選亦宜併敘者也若夫應刺之官
則舊標臣僅於一月之前執簡故各道無開職履

草

十

席未煥又豈能苛察綴繞以爲風力哉其巡檢哨
官功罪俱遵功令施行不敢一一塵

瀆矣惟是江防自潯陽放海八慮二千里近池州道臣
陳瑛物故惟寧太一道操長鞭以馭上流六府兼
才回遊刃有餘而遂路遼遠一檄之傳非經月不
達臣甚苦之而臣標下中軍潘可大亦已報陞水
陸標兵需人督束急于星火必於南直隸郡守或
南京部郎資望相應者妙簡一員推補池州道又
於南直隸附近坐營守把廉勇有薦者妙簡一員
推補臣標下遊擊將軍則朝受

命而夕受事而臣得藉爲臂指以紓

陛下根本之慮又奚啻雲霓之望哉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陸夢龍等

紀錄擢用急補池州道臣與臣標下中軍庶文武

將吏同舟共濟而江洋防禦益固矣

天啟三年三月初十日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

臺草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

留都地切江海刺姦宜密申嚴盜賊之課以明職守
事臣至驚下伏奉

聖書提督大江南北軍吏撫治實在都中則盜賊出入
與非常正關臣職守受事以來所爲綢繆桑土日
下疏捕之令不遺餘力乃其中事寄未壹功令宜
申非敝

天語叮嚀則法度不肅法度不肅則重地不安臣請竟

臺草

三

臣

陳焉蓋臣之督屬上結九江之浦下守丹陽之漕
西接楚鄉東連吳會延袤千五百里僅有水師五
千沿江碁布疏密總不成軍而就此五千之師因
承平之久求其習流如陸使舟如馬百不得十且
火器不具戰艦寔瑕點放未精震折可慮繇來已
久匪伊朝夕然江上之事臣所付而專決也業已
開鐵官之冶仿舩艘之式募關之匠擬置神飛
虎蹲大小百子等砲鏡若干門另造岡海鳥船堪
發大火器者若干隻分發各營令其絕江奪標以
演水操盡罷相沿棘門見戲計費雖云不貲臣就

中稽覈事故節省浮濫不敢動正餉亦不敢言加增漸次整理惟力是視不必一一塵

瀆矣惟是都城浩穰五方雜厝浮游奇民談兵說劍造煢謠言而遊治狹邪樗蒲飲啗之徒如蝟毛而聚其人輕薄易爲盜賊沿江墾地率皆萑葦便于藏匿年來攻剽屢聞巷門早閉甚則發

禁閱之椒圖刑

尚食之饗餐劫銅商之官鎔延燒

官殿道路嘖言未已問其循徼責在巡邏軍管問其逐捕責在伍城兵馬各有王者豈不竭蹶乃職即

臺草



三

四

臣衙門亦未嘗不提責比較而五城軍管官終以敘錄舉刺之不及率務爲欺諉以避其課蓋臣衙門亦有可以備司馬門之壹臂而効勤於司城者何也蓋一江南北撫按各異盜賊通逃靡常有司各畫其疆域城門三舍而外司馬門司城亦無如之何惟臣兼轄南北傳檄易通即司馬門司城之庶人在官者其祿亦藉臣衙門催解此其一微已臣以爲五城正副兵馬歲終當入臣衙門敘錄報命同有司舉劾其巡邏管各官應照龍江水陸二營事例亦一體聽臣薦刺夫臣既叨鎮撫

陪京之名未有坐視盜賊之出入而不問者既問之未有不課其功罪者飢課之未有不以入告者風厲庶官全倚

朝廷之威福爲彰瘴臣豈有力焉至於錢法無章公私同價尤爲盜國大鑄錢之情非淆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淆之甚微爲贏甚大所以盜鑄如雲而起

大內盜銅之賊實蕃有徒其賊跡多銷鎔於盜鑄每見擒獲爰書率引

內府財物律發爲城旦春朝發暮歸何繇哀止以臺草



四

五

禁地之沉沉者姦闖闖入金鋪銅初探出無忌焉同甚厚予以生律爲法甚輕何苦予以死比引乘輿服御之文論斬則記所謂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之說也夫城盜爲江盜司目江盜爲海盜司目江海之盜又爲草澤姦雄司目易戒履霜詩稱未雨臣所條言雖卑之無甚高論而精力推行之未必不於綢繆根本之計無方寸之補也倘蒙

天聽采納

勅下該部俾臣遵奉施行

留都幸甚微臣職守幸甚緣係

留都地切江海則盜宜審中嚴盜賊之課以明職守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陳建中齎捧
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留都重地誥盜宜嚴伍城軍管官准聽操江舉劾
其盜

因府銅器等物律應從重法司擬議具奏該部知道

臺

四

十五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懇乞

聖明有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臣惟效忠
之道有二當時疏爵以庸之已則錄焉使盡忠者
雖久而必揚則委質受官脂韋媼阿容容求職者
遠矣表忠者言之而無罪則上請封爵於上而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者愧矣此兩者異用
而同歸

陛下臨御以來魁柄獨持磨礪羣品衆建英賢

先朝

臺草

四

二六

國本建言礦稅註誤諸臣林無衣獨固存推亡澤及
枯朽高者易名次者贈官且直遘靖難以來節義
之臣槩蒙

恩數四隣百官無不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精白乃心靖共爾位手額而相賀於

朝曰真大有爲之

聖君也夫周表商容之間漢寵無忌之墓史書不以此
二事爲迂緩輒盛稱爲王霸首略者何蓋舉一諷
百上操其名義之標以示重則下惟如其意指以
取之靡然嚮風矣伏見吏部司官徐大相爲先臣

薛蕙

請卹蒙

旨降調臣不量微淺敢端言其當宥以希

聖明日月之照夫蕙之在

武宗朝直言極諫發揮無所顧忌一遭擯落終身不振

天下莫不悲其志大相亦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斤斤職掌懼不能究宣萬一乃據故實

以

請謂嘉一薛蕙而天下之蒙死竭智自下刷上者無言

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守節不傾竟蒙後凋之賞慨

臺草

十二

彼踰論諂夫拱默尸祿祇屬暫取富貴而淪淪小

人熒惑耳目不免青史塗汙則所以厲具臣而儆

曲士道無踰此區區之心忠於爲

國無他端也

皇上之斥大相直以

卹典至重而近日文罔疏闊陳乞甚多恐臣下或爲惠

於法之內或遊意於法之外非痛抑之胡以有紀

然而覲

恩當裁宜先富顯大相雖愚何至要譽陳人內交新進

母亦欲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用意有忠必揚卽子孫微甚無氣力可假者皆在

追崇所必及自非然者卽用黨親之重通賂遺之

謁紛紛陳乞無能爲也大相之心本推明

陛下之意偶未見信終當爲

陛下所憐幸而其人素蓄忠鯁居官守正執法不阿

皇祖末年亦嘗昌言齒及路馬

陛下未嘗不用其言而黜舊璫於外至舉之爲冢宰之

屬彼實感奮知遇切切自効展意無所依違若使

久居衡石之司推賢進士必有可觀未究其用衆

心共惋臣言卽屬輕微乃閣部院大臣皆白首耆

臺草

十八

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

國如饑渴者陳見惻誠不一而足而

上亦不然其信耶語曰詢於黃髮罔愆又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臣願

陛下終聽諸臣之言

特免大相降調其薛蕙仍

勅部議優卹則

轉圜之聽正古帝王大度事又何難焉臣忝署南臺風

紀是非之關義同一體敬從諸臣之後稱牘伏惟

聖明裁奪緣係懇乞

聖明宥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龍應祥資捧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七月 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奏草

十九

奏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酌處新募官兵以重江防以二營務事准兵部
咨前事開稱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
出提督操江都御史徐必達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疏內事
理事關錢糧重務係隸南京戶兵工三部掌行據
議所募新兵應否歸併龍江水陸兩營糧餉作何
處給本部難以草率具覆應行新任操江提督衙
門會同各部詳加酌議以憑具覆案呈到部擬合

奏草

十

附

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來文內事理會同各該
衙門酌議妥當會題前來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備咨到臣案查先該原任操江右僉
都御史徐必達題爲東省賊氛甚惡重地周防宜
急等事開稱江防武備空虛遵照

勅書募足淮揚沿海民竈三千相機勦守防護

留都分頭召募精兵一千五百餘員名又挑選太平
遊兵兩營官兵八百餘名發兵東援去後官兵方
至宿州而妖賊已報就平因令盡數掣回除舊兵
歸伍近者歸農實存官兵八百員名與原

題江上增兵之數雖似見少然不如先以此壯長江聲勢但另立新營不無煩擾查得南京兵部曾題准募補龍江水陸營兵尚未足數不若卽以前兵歸併該營爲便咨行該部悉照新江營事例兵隸該部操練傳烽則聽操院開支口糧亦照新江營事例移咨南京戶部關支庶兵有歸一更得實用等因備咨去後隨准南京兵部回咨內稱先該署部事吏部尚書孫瑋題爲邦家中外多故等事會同各衙門集議召募新兵二千四百名補足龍江水陸二營六千之數隨募得見在新兵一千六百有奇

近因妖賊蕩平仍照原議歸併水陸二營今准咨開實在官兵八百員名歸併龍江水營分派三處信地防守使其兵有實用餉無虛糜最爲便計每月糧銀候操院移咨南京戶部支領其分派信地聽操院題撥防守等因具題去後奉

旨下部覆議移咨到臣又該臣院移咨南京兵部爲照東援未散官兵八百員名所需船隻查有工部新造戰船三十隻可以充用似不必議惟是船大櫓多車蓬把舵放鏡持戟所須人數頗多令以八百而分置三十舟中一舟僅二十六人耳止足搖櫓

把舵此外車蓬放鏡持戟豈能神運咨會本部再行酌議或量增撥或量減舟其戶工二部仍望移會明確使異日永無變計而後本院劾區區之力操練分撥以始終本部之長策盛心當無負矣具咨去後續准南京兵部咨稱今准咨開船多兵少相應仍於一千六百名內量撥二百八十名以補操院分防之不足悉聽操院訓練其糧餉器械悉照原

題一如新江營事例移咨戶兵二部支給除器械等件另咨工部外相應一併咨覆等因共合官兵一

千八十員名到院除將官兵行令示

題把總邵偉毅駱及南京兵部咨補把總歐陽昇列爲三營分派戰船三十隻立爲操院水營標兵令其朝夕于長江之上練習水陣演放銃砲絕江奪標已成一隊之師足寒姦雄之膽今准兵部特咨會議又該臣看得東西交訐草澤生心是以前院兩經具

題欲復江防原額兵數者政爲

留都江防武備單弱故將東援未散官兵八百餘名以抵兵部所募龍江水陸兩營之數近又准增撥

二百八十名共二千零八十八名舟不煩造兵不煩
召餉不煩議一舉三便此皆三部桑土綢繆之極
慮也今准兵部咨稱事關錢糧係隸南京戶兵工
三部掌行應行本院會同各部詳加酌議會題蓋
以經遠之謀重於慮始不妨會議周悉今官兵係
隸兵部糧餉係隸戶部船隻器械係隸工部合行
咨會為此合咨本部請煩查照原

題及咨文內事理希咨見覆以便酌議妥當會

題定奪施行去後續准南京戶部回咨開稱查得水

陸兵營糧餉向係本部支給今操院所募東援水

臺草

十三

七

散官兵八百名又准增二百八十名共抵水陸兩
營六千之數今咨會議糧餉相應准從茲此一千
八十名者原係水陸兩營兵給兵給餉非有所
增加也咨覆到院又准南京戶部回咨開稱案查
先准舊操院咨送東援水陸兵八百員名寄名
龍江水營湊足本部原

題六千之數糧餉照新江事例開支應操院分撥

浦口等處防守又准咨開工部新造戰船三十隻

船大兵少需人頗多本部復於水陸營增撥兵士

二百八十名移送操院又准咨稱每船需用巴河

船一隻及一應器械煩為轉咨造給等因除糧餉

咨行戶部開支器械等項咨行工部成造外照得

戶部之輸糧工部之輸器械以兵麗於本部也今

未送准前因相應會議無非以中外多故帑藏告

匱之時錢糧重務慎始慮終籌遠至意耳合照新

江營事例把總等官悉聽本部選補將操院新立

奇兵一千八十名每年仍於春秋二季各官帶領

兵士聽職方可閱視一遍平時操練悉歸操院約

束別無可從旁而牽制也等因咨覆到院又准南

京工部咨送百子佛狼機三眼鎗等銳牌刀開山

臺草

十四

七

等斧工料共用鐵二萬三千七百斤銀五百一十
八兩一錢九分各項到院除委官鳩工開冶製造
完具其本營一應鎗箭火藥旌旗金鼓弓箭等項
皆臣院一一設處措給外今該臣會同南京兵部
尚書陳道亨南京兵部侍郎沈儼煥南京戶部侍
郎于仕廉南京工部尚書張輔之南京工部侍郎
陳長祚會看得

留都乃

龍興建國首善重地長江天塹南北襟喉無論海內奇
民之所走集姦尤是叢而鹽漕開大利大害故江

防經制基稱嚴重者以其聲振萬里之威稜以其實通百川之灌注

高廟鍾簾實式臨之

國初多用朦朧巨艦武士數萬防守江洋後因承平日久漸次淘汰今查操江標下遊兵止一千二百餘名臚列亘采石瓜步方二百里以備盜賊勢甚踈散倘猝有他虞起萑蒲間欲傳檄而召各信地凌雜之兵雖鞭之長不能及也邇來時事多艱人心喜亂各處豪舉暴客耽視候便動輒妄談星氣詐稱山君造妖言立社會臣等與同事地方諸臣百計徒薪方撲於姑蘇又告於毘陵其情形有不欲盡具之筆牘者蓋深慕古人解劍帶犢之意惟消弭之是務不欲異日居焦爛之功也是以前操臣屢經具

題欲復

勅書三千原額而掣肘於資糧今以東援未散之兵湊足南京兵部

題定水陸兩營六千之數內分一千八十名立爲操院標下奇兵營官選於兵餉食於戶械庀於工其他整飭防禦一聽操院便文從事在部非額外之

增添在院獲師中之實用協心體

國會議僉同庶幾江海無烏驚魚亂之憂而鞏固陵京於虎踞龍蟠之重也既經咨議妥當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具覆仍行臣等遵奉施行原係酌處新募官兵以重江防以一營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祝文科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八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臺草

廿六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庶宗養盜謀亂黨親連體根踞江湖事發越城
亡命官兵追獲詞多直承據實報

聞仰祈

乾斷以安根本重地事據應天府帶管理刑通州將允
彥治中陳豸通判陳鍾衡呈稱該本院批據江寧
縣知縣田有年申詳南京庶宗睿燼等緣繇前事
蒙批據詳睿燼養盜胡五于家而又與陳鼎相結
親種種不經之語皆不道之辭卽妖言窩賊已在

臺草

廿七

不放而况謀反有端卽諸宗人亦爲鳴鼓之攻它
可知已事關題

請仰應天府理刑官會同江防督捕官覆審通詳該本
官會同江防治中陳豸督捕通判陳鍾衡公閱批
詳先蒙臣憲牌前事內開案照先據常州府知府
曾櫻呈文理刑推官吳璘揭帖開稱該府已獲
監生陳鼎相收養盜賊劫掠江洋及與武舉湯之
略等妄因星變謀爲不軌共擁南京齊庶人睿燼
爲盟主大盜胡五等爲爪牙等情到院本犯聞風
寄開妻子財物絕城下江該本院行中軍遊擊黃

臺草

廿八

金臺密差家丁許應武等追至鎮江睿燼胡五一
併捉獲本院面審畧與府廳揭報相同事係干紀
理合發問仰縣印官卽將見獲事犯窮竟証案賊
夥取就口詞具詳報院以憑覆審等因并將犯人
胡五朱七等發縣先該江寧縣知縣田有年審據
胡五卽陸明宇吐稱小的原是做強盜的人有南
京齊庶人朱七卽睿燼與小的相識叫小的說我
有親家陳二相公他要做大事你去那裡投見他
做大生意去小的這一起人邵村有三四十人下
壩有二十五六人常州有四五十人內有史六陳
元黃承祖金九李麻子卽李廷佐胡起之胡元李
大用陳天才錢文字等俱是大頭目與小的打劫
共四次先有三次一次劫常州城內吳四官家得
銀物四百餘兩一劫常州城外染房姜家得銀三
百兩一劫奔牛鎮不知名財主人家得銀二百五
十兩俱送陳鼎相號陳二相公家此人原是主謀
要做大事說你們打劫下這東西羅買糧草後來
謀成了大事先將我親家朱七立做天子待事就
卽封你們湯仲木做戶部尚書陳中和做工部尚
書邵七做吏部尚書聶貨郎做禮部尚書周二做

操江李明宇做魏國公胡五做都督胡起之做武
操江胡元做中府其實原是陳鼎相口中說的又
稱徐君常胡起之會寫會算又會相面他說相朱
七面方耳大日後必有天子福分因此陳鼎相說
我做這門親家有天子福你們可去各處打劫些
銀兩來相助後面各有官做有魏還一湯仲木嚴
鳳山唐四徐君常時常住居朱七家內或三山街
承恩寺中常與謀事出入往來小的原從正月內
卽到常州打劫人至八月初五日常州將陳鼎相
拿在監裡徐君常胡起之與銀子三兩使小的往

臺草

廿九

南京朱七家買鎗刀器械急往常州來卽約同
二百同盜人砍倒城門劫出陳鼎相就要劫庫殺
知府起手到高淳縣劫糧次入南京先據舊內扶
立朱七爲太興王是實又審打劫上河大勝關船
載武進縣李縣官事吐稱殺死船戶二人共有二
十三人僱姚貴船跟上打劫原是小的與徐君常
地刀殺的劫漂陽縣史家銀子甚多內有瑪瑙帶
一條徐君常送朱七卽窩住朱七家內又銀二十
兩并帶亦與朱七了再審鎗刀器械烏銃火藥鉛
子俱關在宜興縣地方徐君常假借船子上再審

供山硃批印劄五百張印係徐君常雕成印信刷
就待事成封與人官的見在陳鼎相處又稱徐君
常胡起之詩畫書寫俱都精通一樁大事俱都是
他做下來的又審朱七供稱小的吃了陳鼎相親
家虧了他與我自去年十月初十日結親卽同徐
君常胡起之說小的面方耳大到有天子福分
的我死了小的並不曾往常州去他們幹的事與
我何干再詰問你既不造謀逆徐君常差胡五往
南京買器械你就該首到衙門如何使獸子買這
些物件獸子是誰家的家人又如何密叫沈大同

臺草

卅

胡五去下常州送器械又稱我親家陳鼎相原有
風言他說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又說南京有
真天子裡小的並無此心原是他們擁戴我器械
原我買送去是實又審胡五供稱南京人王回子
朱得符時常往他家行走只未曾做甚事胡五又
稱小的們雖劫盜許多銀子俱不曾分得止陳鼎
相或與錢二三百文買件衣服穿餘銀俱留着後
面幹大事小的希圖日後做官俱喜歡聽他使用
又審據沈大供稱八月十三日朱七喚小的密說
你同胡五邵七獸子同去常州地方做生意去至

次日五鼓時候與一大跨箱護書係牛皮做的內裝柳葉鎗頭三十件鷹嘴斧二把平頭斧二把襖囊中裝盛大鎗頭五根獸子担送只見沉重亦不見得內盛甚東西朱七說天明了不便行走分付快行胡五說早裡不碍行至夾崗門外覓一腳驢駝去至辰時到邵村只見邵村人邵舉邵文邵學邵科張學李文陳科吳學等共有三十餘人俱將胡五稱叫陸明字啣啣咱不知說甚的再停一會上船就將這被囊皮護書內東西取出來小的纔知道是幹不好事的午後到下壩又有聶貨郎

臺草

廿

廿

無宗五

兒王一賢教書王先生錢振寰何文學李科陳文宇李忠陳四李和李三學等共有二十五六人迎住胡五也都叫他陸明字請在前面拐灣兒棗樹下啣啣咱咱照舊說客話延到天將黃昏時胡五仍往邵村邵七家計謀去小的即在教書王先生家睡至次日十五日有一大漢陳之和向胡五說上壩兵要拿你們他只將你們當強盜不知是幹大事的你快來及到船上常有常州胡五名起之差管家胡元接本京胡五來說徐相公號君常在水佛寺亭兒候着你等待兵來速去常州救陳鼎相

出監及在水佛寺將前兵器交與徐君常謀說聚會江陰縣君山關王廟上要往常州府劫獄劫出陳鼎相就要劫庫殺知府只說衆人到關王廟上等候及到廟上見無有人又聞得說常州府差出兵四十名捉拿胡五隨往京寄信與朱七小的粧病回來了其餘情節俱不知道等情各供吐實官看得逆宗朱容熾何物么麼敢爲不軌據沈大胡五所供一恃懿親陳鼎相爲之主謀再憑策士徐君常胡起之爲之運動先倡異相之說伴動會夫故胡五獸子等願効爪牙而李麻子邵七胡元等二百餘人甘作鷹犬沿江上下呼吸相通劫掠人財屠毒商船欲以買糧希圖大舉及至露泄擒獲鼎相乃聽胡五劫獄北圖之信買有軍器密遣南應謀犯

臺草

廿

廿二

無宗五

留都此其叛逆之罪上通于天矣所幸天地昭鑒祖宗示靈遂令沈大作眼南北渠悉爾就擒洵社稷之慶而地方之福哉今據胡五沈大并渠親供其劫盜姓名器械寄所起謀根由一一若畫如此今將前項口詞逐節申報等因具繇申詳蒙批前因今該各職會集公所吊取沈大五沈大到官逐

一隔別細審各供與前情無異看得庶宗睿鑑謬叨常祿胡不自愛敢於窩養亡命作逆犯科揆厥其源皆繇陳鼎相等爲之主謀徐君常等爲之煽惑而胡五沈大猷子等爲之効力緣索一通擦戴頗衆遂爾妄念頓生至于江洋肆劫猶曰綠林之雄也他如種種僭逆之言累累劫金之積意欲何爲志在不小倘非仗

祖宗之靈撲滅之早其鼎沸于

根本之地可勝道哉睿鑑等真罪通于天矣但人犯羈于兩地而謀逆事關于

臺草

廿三

奏題各職不敢擅便等因據此案照先該直隸常州府知府曾櫻呈詳爲妖言駭衆幸獲索魁事住本府理刑廳牒文開稱本月初四日值本府公出江陰本廳聽審事畢休衙有監生陳鼎相身穿生員服色自稱生員云有機密事稟見本廳因思此生近日被外論洶洶傳說謀爲不軌城市盡爲驚惶府廳正在密訪訝其突來因而喚入詰以何事見其形神不守言語支離口稱被王道耀挾讎造謠中傷等情恐無憑據當時給以筆札責令寫出據開徽商王道耀向與相合本小與因冒父陳鄉宦

名色欺詐平民恐招物議于上年六月收還典本

并不與通耀恨入骨忽于本年六月捏造本家告示數紙黑夜遣僕天爵同吳思史甫張掛府學門外及街市通衢更與惡黨多人各鄉傳播誣相不軌懇天拘審等情據此即喚武進縣儒學教諭田生蘭到廳將本生交與隨差皂快白玉丁相等當晚陸續拘到王道耀史甫天爵吳思到官研審天爵係是稚子供不知有無情繇審王道耀不肯承認及喚到吳思密審據供告示係鼎相親叔陳廷簡說是伊兄陳兵部自京師寄回的奏道耀家人

臺草

廿四

唐宗八

薛祥被陳鼎相收占在家正在訐訟陳廷簡因拿前示到道耀家說你抄一張這是鎮家之寶因此道耀有之再隔別另審史甫供吐大畧相同是晚委首領官往道耀家搜尋無覓次早差役果得之道耀家亂帙中係大紙楷書硃卷批判開稱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陳爲嚴行禁約杜絕誑騙事照得本宅家世寒薄又從學博遷轉清苦異常卽今叨冒樞曹其貧益甚豈有贏餘供給遠客日者嘉湖之變臺省有疏嚴行禁約不許僧房道院容歇奸細有等無籍子弟借本宅名色以爲職在兵

部法得召募智勇豪俠等人多方招引潛住寺觀以圖誑騙不但本宅斗米尺布難于設處就令攪擾本鄉寺院於心何安自後若有前項等人來歷不明口稱本宅相知卽煩各寺院密稟府縣正堂以憑拏究不須關白本宅謹告下填殊筆空字後開天啟三年四月念八日等字據此嚴審王道耀始供出陳廷簡送來真情與吳思史甫言暗合急喚陳廷簡當堂面審含糊不認恐有隱情因密喚入私衙加以詞色多方俯詢不得已始言小的要說只怕侄兒害我性命本廳愈加安慰和顏細叩

臺草

世五

蘇宗九

纔供鼎相同胞兄弟三人長名鼎年次卽鼎相李名鼎祚鼎相素不學好酗酒習非父母兄弟皆惡其所爲因上年至今春夏間日養外方無籍數十人在家打拳習棍演習兵書夜聚曉散持械駕船出沒無常踪跡詭秘以致隣里側目親族憂惶今年二月三侄兒鼎祚進京省父備述前情以此兵部兄發回告示一道嫂沈氏令廷簡解說深喜因命貼後門上小的與大侄孫又謄寫數道徧貼他處欲使侄兒警覺改過不料全不收斂六月內有漂陽縣關提強盜一名正在侄兒家內被捕入拿

去自是形跡漸露又奏焚惑犯斗侄兒大言無忌遂至遠近人心懼怕卽兵部兄也曾有書求本縣正法侄兒近日思走外方被嫂怕夜亂哭要出叫喊侄兒情慌只得來辯等情老爺要審須喚他家人蕭武沈裕便知詳細隨准本府差快徐榮等押到蕭武等送廳併鞫稍加刑法尚未盡吐本廳暫將陳鼎相收置公所暗地差人密防其餘或保或舖外因念事關重大必查據的確而後可發連日同本府各廳時刻詢訪所聞鄉紳士庶大庭幽室之言如出一口皆云鼎相實係江南北數郡巨窩

臺草

世六

蘇宗十

收養盜賊無數自稱善知天文地理陣圖符咒等術且云縱不做皇帝也可做國公又言只在初六初八等日舉事奇言怪語種種駭人不可殫述繇是舉國若狂旦暮不惻自聞被收合郡之人無不舉手加額如獲更生及見本廳懸案未決罔不憂懼莫必其命因于初六日下午提出再審陳鼎相徑自上前供稱此事也與王道耀無干其間緣故如今要歸結不得不說了據供鼎相少負才名熟知兵法對人言如此時世封侯可以立致前年隨父在京每笑熊王三人作事戲將朝報批評時

有縉紳看見要薦我山海關去又有沈銘鎮所薦都司二人把總四寸來同來拜我要我統領時因父親力止我也見得朝廷掣肘做不得事于上年五月南還遇夏鎮之變僅同家人蕭武各挾器械武扮歸家人見都驚異說是山海關軍師九月至南京入黃岳會有二三百人皆同我談兵飲酒至十月內前把總四十八人因征西不用陸續南來常到我家真是奇形怪狀各色人等鼎相因係故人與談武藝留飯贈路費這事都有的近見妖星犯斗人都亂猜我說是熒惑星八月某日纔過

學草

世

庚子

度人便說我要謀反我若要謀反前者山海去擁兵萬人做事及不好又有人要我登萊贊畫我便據登萊以反有何不可倒在這斗大一城糾這幾個沒用頭的人難道我做這樣沒志氣孩子家的事言至於此聲色俱厲意氣勃發本廳深訝其狂妄無知恨未有據也初七早急提武進縣兵房窩盜抗法事文卷一宗查果係六月內溧陽縣關文內稱有盜陸汝槐供稱同夥蔣中行唐四趙貴見窩常州府陳鼎相家等語及查蔣中行果在鼎相家被快手朱成捉獲關解該縣去訖又據鼎相

送來伊父將投武進縣書其中有次男鼎相多所失教以致放浪之語併密查其前次致縣書至有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甚矣其無忌憚之句又有少年輩坐不讀書乞重加懲治又有乞嚴窩保而使亂賊不得容其奸等語據此則陳廷簡之言宛然有據而道路喧傳爲不誣矣宜其真情自露而反爲王道耀致辯也叅看得陳鼎相以白面書生爲綠林戎首談兵說劍初謬託于終軍之請纓納叛招亡竟自流爲盜賊之嚆矢恣狂言於舌底幾令平世瀾翻弄凶器于掌中欲使一方鼎沸國人皆

臺草

廿八

庚子

曰可殺成思食肉而寢其皮同室以爲難容不惜養禾而除莠庭闈有清德久已憎其梟聲親族多名賢弗能愛此狼子觀萬情之共憤信三尺之難原或應律以窩盜之條或應坐以妖言之法若王道耀吳思等委無重情若蕭武沈裕尚應再謝摠候裁奪未敢擅專事關重大擬合將審過情節具繇連人牒解本府煩爲查審親奪施行等因准此本府隨即會同通判于元燁杜應期推官吳麟瑞於府堂再加鞫訊先詰其親叔陳廷簡曰吾侄素不學姪即吾兄吾嫂與其胞兄胞弟無不痛心切

齒第理論不得付之無奈大都仍如其供吐于刑廳者又有俞四現館于其家曰吾別無所知只聞其家常有桂茲鳴鑼習武藝之人又聞其時常出外或經旬一歸或半月念日一歸踪跡頗奇怪然後取本犯訊之其鴛鴦之氣自命之詞與刑廳原招一一符合問其何以書生而終日談兵何以關闔而結納非常曰吾志在當世非自爲而不知其飛揚跋扈之意已隱然即在言表至問其漂陽之大盜何以獲自汝室且曰不知而候收此人間常事蓋本犯不軌之狀本府知之甚早其久特未敢

臺草

三九

卷之三

之先言者皆半吐半吞又聞其不容於父母兄弟將來必有悛心姑寬之以聽其自新不意七月末旬本府正臥病外議洵洵僉云亂在旦夕始不得已遣陸營哨官王良花應琪踪跡之初意擒其徒黨二三人爲問擬張本然後擒本犯不意本月初一本府病痊出堂索之益急民間議論亦轉加沸騰於是本府初三日往江陰本犯遂於初四日迫而自訴刑廳矣初聞其豪雄自任之語已令人縮頸昨活及觀其父兵部寄回告示與手書又得英漂陽指名捉盜一關更從而博訪薦紳士庶公論

無不快其敗且恨其晚而本犯於是定案矣余看得陳鼎相矜小有才作大無道捉刀爲俠謬冒一世之雄躍冶不祥妄意萬人之敵不特談兵於紙上輒敢納叛於家中跋扈異常造言駭衆以弄兵爲兒戲大傷厥考之心將瞋目以橫行殊切通國之齒青天白日可容魑魅爲人妖狼子野心敢向毘陵肆荼毒幸天奪其魄乃自投于羅跡其窩強盜一條已干大辟律以煽妖言二字允正典刑此獄採之輿議廉訪甚確成于屢審訊讞尤真但事關重典本府未敢擅便除王道耀史甫吳思密

臺草

四十

卷之三

係無辜已行發保蕭武等羈捕俟再鞫陳鼎相監候聽詳擬合申報該臣批據詳陳鼎相收養盜賊妄談星氣清平之世豈宜有此無將之法所不能原仰府究招詳道轉奪去後本月初五日一更時分又據常州知府曾櫻揭稱毘陵自陳鼎相被收人心雖稍寧貼而聞羽翼尚煩有徒窟穴全在留都此亦腹心隱憂也有胡珍胡賢一盜卽毘陵人實鼎相羽翼多方索之不得總捕廳密擒一盜李廷佐卽胡珍妻弟報稱若輩皆竄匿于留都朱吳兩家朱曰朱七俗吳曰吳五命除胡珍胡

名者十餘名摠皆以朱吳爲窟卽李廷佐亦熟往來其家識其居址今本府已經批付捕快吳榮等押李廷佐前來緝拏矣但禁城大地寥寥數役未易措手敢懇密行協拿等因又據常州府推官吳麟瑞揭稱陳鼎相事蒙留神徧緝真地方之幸也但前者卑職所稟報猶多風聞之言據其親僕秦成供有溧陽湯仲木未知的名幸本府操官秦茂捕快吳榮等先獲李廷佐作眼到處密拏二十八日獲于白土境上的名湯之輅與楊八麻子蔣六楊生官李二張長係五人同獲身邊血刀匣中兵書盟簿現存鞠之則言言供吐有據而此輩罪不容死矣據之輅及楊八麻子等親供因陳鼎相前年在南京坐監遇見朱七爺相貌不凡結爲親家欲圖大事遂令徐君常胡珍陸明宇楊玄宇唐玄宇之輅等爲頭目各處分糾亡命暗令打劫侯錢糧足而後舉事查天文書獎惑入斗先舉者敗欲俟其出斗時十月內約各處兵只說往南京領糧援貴州那時先奪南京此鼎相等之謀也是以一聞溧陽史氏有黃金千兩劫之弗得一聞李知縣

家眷船回劫之于途亦無所有故做事未成然已殺死船戶二人矣職聞此語毛髮欲豎細叩朱七爺爲何人據云其先係高皇帝第七子封齊王其後輩爲庶人七爺字克正一字振之的名睿熾能拏五百斤棍大面好相鼻準似太祖下領畧短黃鬚鬚任南京新街口其家開賭遍交棍徒陸明宇其乾兒子也今常州胡珍及家人胡賢或者亦在其家除職一面差捕備緝餘黨外朱七首謀不軌已確乎有據念此事關係甚大若不除之恐遺後患敢密以稟聞或設法密擒或多差兵壯圍捉其餘黨在家者悉擒與鼎相等面質便可具繇申憲以候具題庶大患早除

宗社鞏固矣臣隨密差家丁前去拘拏緣是日早先有常州徒黨報信本犯便將妻子財物寄開初六日五更逃躲武生朱子潤家是夜二更時分同胡五從清涼門越城跳出臣隨切責中軍遊擊黃金臺該本官懸賞責令家丁楊汝孝等分頭跡捕彼夜隨獲沈大供稱胡五等跳城是渠送去卽差許應

王名審案已定並無違俱各安心生理不許兵
查捕快妄拏市肆貼然隨牌行常州府嚴拏餘黨
并差兵押沈大前往宜興高淳地方取起兵器并
拏首惡徐君常等外臣又查得陳鼎相原供有黃
岳會諸人名目湯之輅又係該會應天府會自取
有刻本姓名與逆犯所供姓名除湯之輅外餘皆
不與遂牌行寧國太平等府通行告示爲禁止私
會以消亂萌以安良善事照得四民各有生業三
尺例禁音義邇因遼左兵興召募之檄四出間里
一二豪舉或氣激於忠義或熱中於功名約聚平

四五

日相知歟盟立會而輕譏喜事之徒剽竊王道妄
言星氣剿襲孫吳羣然附之人衆心多始焉仁命
犯罪之奸借之爲通逃浸假不已而盜賊依阻其
中轉相流播訛言煩興漸有不道之狀若湖州之
圖王會蘇州之勤王會泉州之一錢會今皆破壞
其馬文元葉朗生等身首異處豈不哀哉邇來黃
岳會又噴噴道路備查所刻書冊有按院牌文鄉
紳序語自是忠義名目內中人才亦有堪資世用
者乃常州陳鼎相敗露解連湯之輅即應天府之
會督世使之輅是忠義之徒定當挺身自白何乃

偕衆脫逃潛至茅山白土地方拏獲搜有血刃兵
書等物意欲何爲清平之世法重無將宋時梁山
泊何嘗不是忠義堂之人則此會之急當解散不
待智者而決矣語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聚至三
百餘人豈得無不肖淆雜假如再有湯之輅等爲
敗類詞連會中之人則身家門族之禍豈寒心
爲此仰道官吏通行各府凡稱黃岳會中之人准
令父兄保領高者讀文課武卑者耕田鑿井果有
奇才不妨府縣薦汲毋得通同黨與收養盜賊其
有如湯之輅者責令互相覺察送官剖白以免連

四六

逮庶幾不失忠義之意稍存豪舉之名若徒大言
不慙浮游浪蕩結黨標榜終蒙大戮毋謂本院申
教之不豫也該會諸人俱亦安輯無異本月十三
日又據常州府印送該府總捕通判杜應期揭稱
爲妖言駭衆幸獲渠魁事准本府移會該本府理
刑廳牒解巨窩陳鼎相緣繇前事到府審報間隨
准移會到廳即差捕快吳榮周奉蘇玄等同陸營
操官曹茂戴應春等密緝盜夥李廷佐前來供吐
各犯姓名在案當令各役押同廷佐前去到處認
拿前月二十九日據吳榮等稟稱於二十八日在

句容縣白圭橋地方擊獲戎首湯之輅即湯仲木
楊八麻子即楊維禎及同黨李二楊孫官蔣六張
長孫共六名隨身獲有長刀一把短刀三把上有
血痕又招兵僞印空頭劄付三張議書一箇內有
談兵書札及陳鼎相交與之輅空白招兵簿子一
本內用自比管樂四字小圖書鈐記一百顆在上
及巾箱巾服等物獲解到廳逐名細審之輅供係
溧陽人曾中武舉楊維禎奉典人俱親口供稱陳
鼎相前年在南京坐監遇見朱七爺係國初齊王
後裔今為庶人相貌不凡鼎相因將已女許與七
爺次子為妻愿為謀王共圖大事先糾宜興人徐
君常即徐克壯常州人胡珍即胡雷之胡珍家人
胡賢史六郎即史明理南京人陸明宇即朱七爺
乾兒子泰興人唐玄宇即唐九楊玄宇及之輅維
禎等為頭目四散分糾亡命打劫財物預備錢糧
又冷胡珍等聘奔牛知天文地理一人魯金門為
軍師又糾泰興人楊起南楊起華楊文煥楊元品
即楊卓吾楊耀宇周三即蔣保義演陳三周思泉
即周愷周順海張狗即李春生即李錦亭李華元
唐三謝八張承照陳廷衡慧光和尚高淳縣東壩

人魏必相即魏照謙魏光宇魏老哥舒崇恩皆以
德芮範陳以和王再統王再序等為將軍大將守
備把總哨官各不等名色各招聚小兵百十人陳
鼎相又查天文書太白星不宜亮熒惑入斗熒亂
但先發者為賊須候熒惑出斗及錢糧足時為號
舉事約在十月間只說招兵往援川貴各兵至南
京領糧先奔南京因此先訪得溧陽史宦家史黃
金千兩令史宦家人王成為內應胡珍胡賢史若
常李廷佐等在外飛賊陸明宇進去不得金子止
盜得紫檀竹絲鑲茶鍾瑪瑙帶珠包頭女珠簪帽
銀冠紉衣等物今瑪瑙帶現在七爺家餘交與陳
鼎相因不得史家金子又訪知武進李知縣家春
回江西疑有物件計圖劫得此項便好舉事鼎相
主謀令徐君常陸明宇胡珍胡賢楊維禎為首糾
合現獲蔣六李二楊孫官李廷佐及未獲嚴才周
二周三韓三唐四奚勝即奚麻子王雙橋即六郎
即豐麻子劉愛江印少川陳雙槐葉翠林趙老兒
喬少溪張承照楊長孫共二十五人于七月十四
日鼎相發銀三兩二錢只說四川反要僱加工水
手到湖廣打船僱騙湖廣船戶姚貴裝載各盜到

南京是徐君常陸明宇將船上撐夫老劉老王二人殺死姚貴棄船逃走各盜乘船打劫李知縣船上止得匣內銀七兩六錢及衣被等物朱七爲說肝腸費盡止得一空囊等語湯之輅又供八月初八日尚在陳鼎相家因見鼎相收監次日始同楊八麻子逃往高淳東壩因見高淳事發又逃往句容被獲等語除將現獲各犯研審摘取口供在卷監候外係干江洋大盜謀爲不軌事理合行詳報爲此備繇連人解本府煩爲審奪施行隨該本府知府曾櫻印送該廳揭帖到臣復牌行應天府

臺草

卷

四九

府理刑等官備將審過前項口詞緣由通詳合于衙門臣亦屢行備咨通行知會外今該臣會同南京內守備太監石光協同守備太監孫進南京守備掌中府事懷遠侯常胤緒協同守備堂後府事東寧伯焦夢熊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南京署禮部事工部侍郎陳長祚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南京禮科給事中楊勳副都御史南京兵科工科給事中徐憲卿巡視京營南京吏科給事中姜習孔巡視京營監察御史萬言楊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趙應期巡按蘇松監察御史潘士良巡視上江

監察御史游鳳翔巡視下江監察御史譚錫曾看得大江之間五湖之南其人輕心好作亂自古記之屬以東事告急

廷議遣官持赤白囊徵天下兵草澤之雄其微淺者應募沉悍而深鷲者世影觀望持兩端比歲山東妖賊薄彭城

南都大震亦稍稍征繕敝賦而江南北之奸關畢會治城于是陳鼎相遂以其女許婚齊庶人睿熸子鼎相自負能爲兵法候星氣日夜聚收江南北盜賊及有罪亡者治器械積金錢妄作妖言推戴睿

臺草

五十

熸以其爲齊王苗裔足以聳動天下又以其身長七尺腰大五尺輕財博塞可以樹衆藏活死士胡五卽陸明宇號爲飛將武舉湯之輅故哨官胡禎等爲羽翼推步星曆見六七月間火星貫斗魁五十日不退舍邪謀益急頗部署兵所從入睨視南都幸鼎相奸發于其父之告示與其母叔兄弟輩之摘發先行就繫乃胡禎等密遣胡五買兵器于南都睿熸手自封識遣沈大猷子通送聚黨太湖謀攻牢篡取鼎相行有定日會大索之信至蕩蕩都城輒爲樓季之跳矣臣等于時當食而嘆謂此犯

臺草

五

五

一逸孟河太湖之賊必假借其名目東南禍難正未歇也不觀古之詐稱子與及楚將項燕者乎幸高廟鍾虞式靈吏士用命踰日擒于江許入城之時罷肆聚觀其宗人慶棟等亦率其宗屬二百餘人僉名署押聲言其惡然以臣等視之固一駭墜子也徒以其血肉之昂藏托在屬籍爲數妄男子所惑惑一至于此隨下郡縣雜治幸驗頗明白而兩郡所搜書節印圖與盜賊所賂遺衣帶亦頗有狀臣等卽欲求其生豈可得哉考漢事孝文六年淮南厲王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之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及谷口孝景元年彗星見淮南王安以爲天下當有變諸游士爲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謀不道竟皆大敗事頗相類是可爲今日公子王孫殷監海內愚妄之徒不當憬然悟耶聖明在御遠過文景臣等甚不欲輕言反事此獄初起之際擬以窩盜妖言律付吏察言行誅足矣今若此則又安敢不暴章其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爲邪僻倍畔之意然事案尚在兩郡未經會問收縛連逮未齊除一面行各郡縣應跡捕者跡捕應解散者解散應安輯者安輯今止據見在

臺草

五

五

情形及各官呈揭各犯供詞據實報聞恭候

勅下法司覆勘如止于窩藏強盜偽造妖言則不得深故重比若謀反証案畢具自有春秋無將之義在臣等何敢預定既經會看明白相應具題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天啟三年九月 日 奉

聖旨法司便有了來說

提督標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恭報亂黨次第收案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應天府江寧縣爲緊急軍情事奉臣憲牌前事內開據標下家丁許應武等稟稱奉領軍令前往高淳常州宜興等處捉獲貨郎陳之和王先生徐君常胡五胡元等於本月十三日至下壩地方捉獲王希孟芮善成帶至高淳縣交付縣堂轉解外身是驃弁至宜興於十五日夜二更時分挨至南門外地藏巷前港口找認哨船的確急上船搜尋有徐君

臺

臺

臺

臺

常左手持鎗右手持斧迸出哨船相持乘勢赴水而逃身等急分人追趕當被擒獲有胡五胡元二人在船各執短鎗相拒不時亦被擒拏所獲假哨船一隻船內搜出線鎗二根長鎗四根斧子一把撝鈎一把小鑼一面大圖書一顆印色一盒招兵印劄付一張解手刀一把鳳尾刀一把小刺刀一把剃頭刀一把當票八十張玉洞金書一本抄寫詩簡一本被囊一件夾被一床蚊帳一頂護書一箇見在呈解據此合行發問爲此仰江寧縣印官即將發來各犯與沈大朱錦狀子樊經郭朝等同

先發睿鑑陸明宇貨郎等研審情繇具詳以便

題報以據現在人犯對証不得聽其再供他人名姓以杜牽累等因蒙此隨該本縣知縣田有年遵依提出徐君常等并取胡五等各犯到官逐一研審得徐君常吐稱小的丁巳年出關平日會寫董字又會畫會相面算命先年間跟隨榆林總兵李光榮曾到榆林宣大山海與遼左原知各邊兵情形因見遼瀋廣寧被達賊殘破國家多事我們想起宋南渡事定是有的了纔生妄念小的去年還不認的朱七俱是湯之輅他先與本京朱德符即朱

臺

臺

臺

臺

錦是武生素與朱七交往他們向小的并陳鼎相寄書來說我雲游四方訪尋海內沒有豪傑只見南京新街口有一宗室朱七名睿鑑相貌奇異真是英雄但有所羈不便接他下來莫若你們上南京會他一會便知端的小的得了這信隨與陳鼎相於去年九月初間來京拜見睿鑑果是奇異即有結交意思還未起謀至十月內小的同湯之輅周文郁并徽州人陳懷實謀說作成陳鼎相與睿鑑結承姻親就中好做大事來往會飲常稱睿鑑或老七或七爺看你這相兩耳雙龍入海鼻準伏

犀貫頂鳳眼龍鬚手掌五嶽朝天有絕貴福分我們就扶你爲王罷睿燼聽說甚是笑悅小的又向睿燼同衆人說其餘的事我也不知若是及間我最是通曉因此辭過小的下常州在陳鼎相家飲食喫的是他的或與舊哨官胡器之卽胡珍等謀說要做這事須招納些兵方纔做得湯之輅就說這事在我如到各處見了壯大漢子卽說如今陳兵部在家招軍要往山海關去每人先與安家銀三十兩以此窮百姓誰不想這銀子其寔東壩這些人都喫了湯之輅與小的們的虧了今年正月

臺草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月內小的又來南京兩次卽與睿燼畫了行樂圖他是王子家好奉承小的說你這相真真箇帝王模樣睿燼亦喜在心小的卽在常州見陳鼎相謀說這機會不可失了鼎相說我船上見養着周二李廷佐胡五等二十五人逐日喫費我銀子約有十六七兩必須大家去打劫人家些東西來用周三胡五胡珍并伊管家胡元小的們你先打劫了常州城內吳四官家銀兩衣服有八九十兩銀子衆人分用其衣服俱胡五胡珍與小的陸續擎向彼處當與入得錢周費又劫盜常州城外姜

家并奔牛鎮不知名姓財主八家銀子或打劫或暗盜出俱送在陳鼎相家內又打劫溧陽史家是實同他家人蔣念真因伊史主人趕出後接陳鼎相爲家人改名汪真同他去的劫出銀子衣服衆人俱都分了內有瑪瑙帶一條留送睿燼比陳鼎相又恨武進縣李知縣聞知他做謀逆大事將常藝衣小帽衫行出來踏訪因此鼎相仇恨遂向小的與胡珍胡五湯之輅胡元等說李知縣如何糾訪我的事件他有許多家當今又聞得僱船載棺柩回家必有帶去東西你們同我親去打劫他一

臺草

五六

五六

五六

則洩念一則濟大事於七月內小的與陳鼎相共聚二十八人有泰興強盜水賊周二等二十三人俱到鎮江僱姚貴船行到上河是日大風胡五同周二說放鳥銃胡珍稱說我曾做過哨官鳥銃輕易放不得的況此處有兵船不便行事胡五周二李廷佐遂上李縣官船上打劫只見棺材兩箇家人守着無甚東西家人跳下水去蘆洲內躲避衆人於船內止搜出跨箱一箇內有銀七兩八錢恐怕自僱船上人多口說露遂將一箇船家用刀砍下水了稍時兵船到來衆人俱竄入水中衣服俱

濕其餘各散訖小的同胡五李廷佐并溧陽人唐四俱來審燼家將原打劫史家瑪瑙帶一條送與審燼住了二日每人送錢二百文打發小的們仍下常州不料陳鼎相與他三弟有仇他弟寫書與父廷策說他幹這不好的事恐怕貽累滿門其父得信有書在府廳上講鼎相愈恨愈堅被他叔打罵攻訐將鼎相捉在監裏小的與胡五等說須出鼎相來方好趁此機會舉動大事其買錢分家亡命人在君山廟都是實事原想劫陳鼎相出來又要劫庫搶犯高淳隨上南京原有此聲口原

臺草

三

官因爲官事問徒在家閑住被陳鼎相湯之輅徐君常向小的說南京有箇奇人堪濟大事同去拜了審燼會飲幾次連年東事不寧又被湯之輅徐君常等他說我先生有部書內云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新近又說星往月裏過天下城池破七月內原因星變以此原有妄念至打劫李縣官殺水手事原是徐君常胡五小的只跟下爲縱不曾下手再審家人胡元亦招跟隨往君山并上新河去的只未殺人是實再審胡珍等供稱謀劫獄的事小的們與徐君常湯之輅胡五等因受陳鼎相

臺草

五

軍紀六

此妄念因見常州差兵要拏又見君山廟上無人小的們謀不成了只得寢其事器械沒用處了將船灣在僻處見有兵來拏原都投在水裏小的們欺了天不起初原要做大事希圖富貴借審燼名容易搖動人心如山海不穩就扶立他爲王當初陳鼎相也有些眼力他說審燼相貌雖好只肉盛些再審君常與胡珍等吐稱原是陳鼎相口中說的那有寔跡及審印信事說有雕下的徐君常說鼎相將劉付與胡珍只說他父在兵部有印小的不得知道又審胡珍吐稱小的原是蕭兵道舊哨

君山廟聚齊先與你安家銀子二十兩做樁大事富貴有了將小的與王廣戴統魏如晉黃欽上席繼并不知名姓徽州二人原係王廣叫來的連我共八人俱是頭目先承湯之轄徐君常寫帖來約說我們下邊約會有二三千人此時先約四十七人見在君山廟等候你們可於二十日動身二十六日同到聚議先劫了常州獄救出陳鼎相再劫庫卽往蛇山借幾萬兵要往南京來成大事小的們在下壩看見胡五就叫他陸明宇來了因暗問說下邊人已齊你可前去我們後面就來及船搖

臺草

五九

在君山廟也有二百里沒有一人因此四散再審王先生卽王熙孟可曾與謀否初供不知情及喚沈大供稱他有前房二間商善誠與王熙孟同住共是一間出入王熙孟在另一箇拐門內教書看見胡五問說下邊有多少人胡五說有二三百人王熙孟又暗將指頭兒搭了箇十字說有這些人廖胡五擺頭將手五指伸出止我五人去今有差兵將王熙孟奪獲隨於伊家搜獲鐵馬銀一把到官又審獄子卽邵二供稱朱德符卽朱錦平日是箇武生常在家主審燈家內談天論地有之就是

王回子亦來同飲酒的九月初五日胡五從常州回來將常州拏住陳鼎相監禁消息報與審燈得知彼時審燈還不知道招下他有無後因常州差人來京投遞公文要拏審燈來差傳與小的隨報審燈說知比伊慌了遂同胡五俱走到朱錦家內藏躲及審胡五供稱小的同審燈走到朱錦家內初間朱錦不在後自外至他說這樁大事我家如何藏得你們二人隨將老米飯炒姜豆與審燈同小的喫了朱錦又與銀四分做盤費放小的同審燈從他後門去了是實又審王回子卽王應學吐

臺草

六十

稱小的是賣雞經紀素常賭博平日與容燈交往伊見小的是箇粗漢遂與相好容燈又好聞雞賭博小的常將好雄雞牽來送伊賭闖贏人錢財謀逆小的原不知道再審邵二吐稱小的家主審燈原同徐君常湯之轄本京朱錦王回子等常到王家謀議講說常州有二三百人要謀大事小的係家人只是聽着共買鎗頭原將胡五從常州發來銀止是二兩在巷口李士雲處換錢二千二百文買柳葉鎗頭每箇價錢三十四五文線鎗頭每箇價錢五十五六文谷子每把錢一百文買到朱七

家裝入口袋內交王放在家裏纔叫沈大與胡五裝入皮護書內與被囊裏次日着小的擔送出夾岡門他僱驢駝去及審家中再無甚人來往只有徐君常湯之輅并本京朱錦王回子等往來是實又審趙旗吐稱這都是小的家主幹的事在前沒有謀逆事只是同人賭博自從與朱錦相見因而勾引徐君常湯之輅等來家講論再問審家還做有甚器械又稱不曾做甚只是八月內同胡五拏銀子來買些鎗斧下常州幹事是實再提審

臺草

六十

事的如何拖累我徐君常胡珍胡五等同口說七爺再不消辯了我們在你家裏來往喫你的飲食受你恩愛原爲你這相貌奇偉曾奉承你這話你甚歡喜我們做強盜在你家窩藏你豈不知道扶立你做箇泰興王你可曾歡喜就是胡五買這鎗斧器械原是你明明使管家邵二買的送出門外你說不知下邊做事你不知道却不是昧心了事在此間你認了罷審燈僉首亦無言詞又審樊經原在審燈住居新街口地方當總甲郭朝亦在本方居住平日爲盜與胡五打劫賊來無處囤放

窩隱審燈家內樊經不行出首審燈亦時常庇護樊經郭朝因此胡五郭朝感恩但有打劫贓物亦窩圍樊經家內當賣銀錢用費一向未犯今年正月初三日夜胡五同郭朝偷盜吳內官衣物出外當被巡邏官軍止將郭朝捉獲胡五跑走次日巡軍將郭朝帶稟巡視察院劉御史處批發東城林兵馬審明擬徒招詳下江批發平望驛擺站訖後有中城弓兵陳奉訪知樊經專一窩圍胡五贓物具告操院案下批行林兵馬追要胡五不出遂將樊經問擬竊盜窩主徒罪招詳批發工部做工今

臺草

六二

細審胡五供稱小的與郭朝打劫賊來委的窩藏朱七樊經家內是實再審胡五沈大可曾與知劫獄否胡五稱說沈大亦是賭博人因輸的赤身無絲向七爺借錢三四百文因沒錢還他隨令邵二叫他來一同下常州去原是審燈使邵二叫來與我同去小的亦與了他四錢銀子贖出青布直裰一件穿在身上分明是招納他做大事去又據沈大供稱小的往江陰君山廟去原是同船五人徐君常胡五胡珍胡元同小的是一船又有芮善誠等一船八人湯之輅等先前約有四十七人東壩

有二十人其二十七人俱陳鼎相招養泰興水賊
節說打劫米二船俱到君山廟一同趕常州府劫
出陳鼎相就要劫庫等情各供吐在官看得審鑑
不軌一獄卑縣前審止據胡五沈大所供竊意清
肅世宙當未必有犯上無等如諸逆者今細訊徐
君常胡珍等之吐則其與陳鼎相湯之輅輩暗衷
事而生心遂屬意於審鑑皆其所慮諸裏而發之
口者即大江五湖之間走死地如驚之人多所號
招而蓄養之妄言星變搖惑衆心劫掠貨財欲行
不軌種種俱有成說已所幸方畧未定語以泄敗
遂至毘陵建業之渠魁悉爾成擒不然恐江南隨
從之蹂躪政未有歇也君常胡珍等之罪惡可勝
誅哉至審鑑者自恃血肉之昂藏覬倖今古之變
局雖崇奉擁戴者原出徐君常陳鼎相湯之輅諸
惡浪口大言而窩藏盜賊受寄寶帶者誰爲巢穴
主使家僕買送鎗斧以南下者又意欲何爲此審
想頭若止劫獄劫庫已也則干犯城池悖逆不道
亦不容益載云其胡五胡元茵善誠王應孟與未
到王廣周二等甘心赴逆以効鷹犬邵二趙旗與
朱錦王應學等希覬後効樂爲奔走今審口詞歷

歷有針線者也卑縣先爲隔審復再爲合質其細
微曲諸口詞俱不爽若此至于夥盜之郭朝奎
與胡五同劫窩賍之樊經審與審鑑鄰附雖出局
外亦示奸黨相應并案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元據
整飭常鎮兵備副使楊弘備呈爲奸黨聚謀叛
元宛駢首就擒逆跡既眞供吐既確事本年九月
十六日據常州府申蒙本道批發本府申詳兇人
陳鼎相窩逆緣繇蒙批陳鼎相生爲妖孽病入邪
魔敢倡亂言公窩盜黨據詳父書叔證已悉情形
即其自供亦見跋扈至於事急投刺幾於千人所
指而魄爲之潛懾耳仰府嚴究確招報飭嚴密計
行繳遵行究審具招問蒙提督據江兼管巡江南
京都察院熊都御史憲牌爲庶宗養益謀亂黨親
連體根踞江湖事發越賊亡命官兵追獲直承事
案照先據常州府呈文理刑吳推官揭帖開稱該
府已獲監生陳鼎相收養盜賊劫掠江洋及與武
舉湯之輅等妄因星變謀爲不軌共擁南京齊庶
人審鑑爲盟王大盜胡五等爲爪牙等情到院本
犯風聞寄開妻子財物縋城下江該本院行中軍
遊擊黃金臺密差家丁許應武等追至鎮江審鑑

胡五并捉獲本院面審略與該府廳揭報相同
事係平紀理合具
題緣南都事體應與守備叅贊衙門會同且係宗室
應行該宗體勘黨與甚多道路往來恐有疎虞除
將本犯發應天府縣官鞠審明確通詳各院會案
外而端繇常州府拏獲陳鼎相一起擬合就行爲
此仰府掌印官會同理刑官即將見獲陳鼎相事
犯窮究證案明確具詳以憑會

題施行牌發到府蒙此該本府遵依會同理刑吳推
官提出一千人犯當堂研審竟日據楊八麻子供

臺草

六五

稱係泰興人的名楊維禎天啟元年游募院招兵
募爲把總不用發回在家一年本年五月有族兄
楊玄宇與徐君常胡器之唐玄宇四人來說陳鼎
相父爲兵部要募家丁本月十六日與同張九郎
來到天寧寺後房有周蔣保即周二先在彼陳鼎
相來寺相會徐君常等要我行踉禮薦作把總陳
鼎相說只好做哨官令管二十五人送盤費二錢
回江北招兵七月初九徐君常等約至鎮江相會
打劫李知縣因我在船唱曲徐君常要殺我到南
京止新河陸明宇徐君常殺死船夫二人打劫李

臺草

六六

船七月念九夜到陳鼎相家贈我羅衣帶襪片穿
在身八月初三鼎相令隨湯之輅同往高淳東壩
初九日在東壩聞鼎相被拏後又聞溧陽拏湯之
輅家屬隨同衆人逃往句容被公差捉獲等語據
湯之輅供稱係溧陽人曾中武舉上年五月在南
京遇朱七爺留家喫茶時有堪輿金三益在彼有
墳之輅亦識風水即同三益看牛首山下墳次日
七爺到承恩寺回拜送銀五錢問比紫金山風陽
陵何如九月內陳鼎相亦到南京同寓承恩寺人
慕陳公子名去拜他都送銀子衣服之輅也去拜
送銀五錢米二斗客中極感他時鼎相帶有徐君
常唐玄宇等在彼七爺携酒共飲一晚後鼎相說
伊父在兵部要募兵之輅遂同鼎相十月盡到常
州寓太平寺見六七人在彼形容可畏因獨寓玄
妙觀蔣碧霞怪不肯同住就要殺我陳鼎相叫小
厮蔡成送錢五百文做盤費回家今年四月何天
玉因徐君常騙餉銀一百兩計告江院徐君常逃
躲致累之輅六月內因來常州尋他在本府南門
胡器之家遇見遂同君常到陳家鼎相與我空頭
割付五張令我募兵說安家銀多則十二兩少則

八兩七月念九再見陳鼎相有唐玄宇等俱在其家鼎相說目今復令金暉不宜太亮且焚惑犯斗天下將亂九十月間非遼東則貴州必動大抵又是宋家故事了我親家係

太祖七世孫那時就中取事題目極正令留守

孝陵天未必無意江南必是齊王的但江北人要在泰興起手說進可以戰退可以入海我親家要在南京起手說得了南京江南傳檄可定還要到南京見七爺之輅說無錢糧器械奈何鼎相說器械着他各人造一把便有了錢糧到那時自有你只管

臺草

六七

去募因與空白圖書簿子一本之輅同來高淳四人見遍街人說鼎相謀及因同楊八麻子去關聖廟卜籤不利初三日往高淳東壩初九日胡珍徐君常也到說事壞了壩上人慌去首官巡捕典史差快手來查帶去銷票常州有船來說打劫李知縣事露又聞溧陽事發之輅等共欲逃生至白土被獲等語又據蔣六楊生官李二俱供係泰興人被楊八麻子招來做家丁同打劫李知縣是寔張長孫供稱爲之輅等背包等語又據慧光和尚供稱原係武進縣西清觀音堂僧三十二年往南海

四十八年至宜興崇實寺今年賣茶到陳公子家公子要我招些好漢又問宜興何處可以屯兵我說張公洞邊天妃宮倒塌基地平正原是張郎墳基可屯人馬五月初八鼎相史六等同從者止中地形又問去太湖幾十里回說有二十里又要我尋雷擊棗木置辦令牌等語據各犯供吐前情明白在案該知府曾櫻會同推官吳麟瑞再三研鞫得陳鼎相固兵曹公子亦太學諸生也乃敢包藏禍心竊窺神器號召死黨劫聚資財擁戴庶宗安占天象幾令東南半壁爲割據之山河百萬生靈塗肝腦于鋒鏑豈意清平之世界有此叛逆之元兇此其肉豈足食哉向者道路喧傳聲聞已久特未能遽廉其踪跡而何幸自投於網羅初觀其揚眉怒目抵掌雄談而得其什二三矣再質之親叔口供伊父手札而得其什四五矣終焉查其窩盜卷踪而凜然有據謂卽此可以誅元惡而靖地方其他且勿深論耳迨家人蕭武有胡器之之供名童子秦成露湯仲木於口吻未幾捕廳捉獲李廷佐又縣廷佐而獲湯仲木楊維禎蔣六等多人又得某劫雪市港劫溧陽劫李知縣各情狀殺人血

臺草

六八

臺草

縛戎首既除姦謀已寢非仰微

六九

重情主

勿現存招兵簿劄併獲然後知鼎相之謀真巨測而罪不勝誅也冷據各犯口供則隱然踞留都而思問鼎者負隅之齊庶人也儼然聚甲兵而圖佐命者發縱之陳鼎相也羣然效逆謀而竊弄潢池者妖黨之徐克壯胡雷之陸明宇唐玄宇楊玄宇楊維禎胡賢史六等是也為之察天文者魯金門也為之擇地利者僧慧光也江北之嘯聚成羣畿南之根本欲動即供吐尚有未盡不已令人髮指冠而舌狂齟幸天不惠姦元謀既獲於毘陵孽庶旋擒於白下而湯之輅等諸兇亦稍稍就

宗社之靈何以有此查現獲各犯除陳鼎相應處極刑若湯之輅楊久麻子蔣六李廷佐楊孫官李二慧光史六八名同謀已真劫殺有據均應議辟者也其蕭武沈汪張長孫雖皆逆黨未有確供或從遣配以開一面其他未獲之胡珍徐克壯魯金門唐玄宇楊玄宇胡賢等皆係窮兇巨慝不可久容漏網至於此輩平日所交或意氣相投或豪舉自命未可繫曰匪人尚有各犯面吐多名恐無知悞陷恐徒自株連亦姑置之勿問蓋協從罔治不惟安

臺草

七

重情主

反側之心而面目可更亦以恢聖明之網事關題請未敢擅專具繇呈請轉達等因申覆到道據此看得何物陳鼎相身遊胄監父列樞曹潛蓄異謀妄圖大舉結宗人為姻婭糾亡命以招搖抵掌談兵無將罔忌江南士民已嘖嘖疑其巨測嗣而父書叔口至親不諱亦漸證其逆情至於家人蕭武秦成之供惡黨李廷佐湯之輅楊維禎蔣六等之供慧光和尚之供劫財有雪市港吳家之五百金也溧陽史家之鍾飾珠冠瑪瑙帶等也李知縣船上之銀衣等也殺命有慮泄之夥蔣四也有鎮江船夫之老劉老王也予人以官有假印兵部之劄付也募人招兵有空白簿子自比管樂之圖書百顆也問器械諭以每人各備一把問錢糧諭以那時自有卽非除非峙儼然各處之武庫左藏盡在掌中矣癸感犯斗天下將亂誰決宋家之故事我親家七葉大演題目極正江北人要在泰興起手進退可圖得了南京江南傳檄可定是豈人所敢言歟卽牛首山之問氣可比

孝陵鳳陵自有庶宗在而宜興山中之地形太湖相去

之幾許又誰問之而欲得其屯兵屯船之與否乎
逆謀大露逆節頓生鼎相之意以爲得附睿燼之
飛鱗不失分茅之世爵嗟乎

二祖

十宗鐘簾式固而

聖明在有憲度彰明又幸

宗社靈長府廳効力一鼓而擒諸醜可以剪其枝而伐

其根也所據見獲鼎相等九犯與蕭武等三名分

別重輕磔斬遣配以明國有常刑逸黨胡珍等嚴

行捕治決不容漏吾網餘恐仇叛免其株連亦可

臺草



十一

軍情元

安反側之心而登陟危於衽席矣相應轉呈以候
題

請等因到院該臣批據詳陳鼎相湯之輅等聚收盜賊

僞署圖割妄意擁戴齊庶人圖謀南京各犯口供

如一果爾是謀反也反律與叛科不同事情須當

斟酌該道府徙薪之功賢於爛額萬萬但奸黨定

當嚴提而脅從姑與解網本院業已具報矣竟獄

仰候會

題覆勘另行繳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會同理刑推

官吳麟瑞呈同前事亦該臣批據詳各犯所供安

得有此大逆無道之事占天文問

陵寢窺南都是可忍言之耶而招兵有印簿殺人有血

刀且瑪瑙帶已自睿燼家搜出陳鼎相固太學諸

生而公然作此沉宗之事乎幸哉事露於厥父之

告示與母叔兄弟之摘發使文武將吏得收西突

之功不然者當此四郊多壘草澤生心之候其康

沸雲擾於

根本之地可勝言耶罪當十惡之首未可草率仰候

明旨下法司另行會勘繳批行去後今據官兵續獲胡

珍卽胡器之徐君常卽徐克壯胡元卽胡賢宗錦

臺草



十二

軍情元

卽朱德符睿善誠卽華貴卽王熙孟卽王先生

二卽欽子王應學卽王回子及趙旗樊經郭朝等

行據江寧縣知縣田有年取出先獲睿燼卽朱七

胡五卽陸明宇并作眼沈大士面質證前項供詞

具詳前來復該臣看得東南天下陸海江湖間盜

賊如雲殺人不知主名然不有姦雄爲之號召不

過志在攻剽飽金帛而已自陳鼎相以太學諸生

湯之輅以武科射策而附一孽宗睿燼爲姦媒兼

徐克壯自負布衣俠骨周遊塞上胡珍又罪凶材

官挾其敢死蒼頭之胡元與大盜陸明宇俱有跳

臺草

七十三

聖旨

盪之材勾連江南北非望之人遂萌非望之念矣此數人者戎首也若朱錦係睿熾宿交頗聞秘議故臨急遂舍匿而解脫之比於王應學闖雞走狗之遊罪尤重矣邵二趙旗皆睿熾監奴而邵二則多買兵器一事尚善誠王希孟皆東壩居停與湯之輅通行飲食者而芮善誠則多往君山會齊一事郭朝樊經不與亂黨而寔盜魁睿熾陸明辛日所狎鳴吠之雄也情罪案言亦各有別至漢大者為亂賊書郵往來情罪本重但以踪跡各犯俱賴其先於所往而未獲尚多姑緩其一死以為爪

陛下堯舜在上臣才德淺薄不能仰佐唐虞畫象之理致有此作亂為盜之徒章上公車臣甚耻之然春秋之義無遂事專誅之柄出自

朝廷敬因各犯次第收案之後補牘報

聞乞

勅法司詳定作亂為盜證案衡量於功意已遂未定之

間斟酌平律義告姦保姦之別解連及於周書辜

旨

聖旨法司知道

天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弛咎於天乙但蚤斷首惡以絕姦人之望庶治亂不致益亂東南吏民皆游泳於皇恩覆露之中而祝延

萬壽於無疆矣緣係恭報亂黨次第收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李時煌齋捧謹題請

臺草

七十四

聖旨

前件該刑部尚書孫瑋等會同都察院等衙門看得天下之亂民即天下之愚民也非常之事愚民創之而適以自焚觀白蓮之珍派二萬之隊伏天人之數其較著者矣而一二愚民如陳鼎相等乃敢蓄鼓妖言羣聚不逞推任宗以爾等勾亡命而擄行兇竊狗論不小得志者民已受割膚之慘幸天厭其惡自投網羅么麼餘黨遂解散而不敢聚向令趙崇日久勢發孽原在荷草澤之雄必有雲合而響應者恐亦白蓮二酋之續也悲哉此輩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謂之人事矣夫飢饉流離所驅不過一全終於轉死滿室命所城也此相密一重懲之以警醒城中何以令笑惑男子曉然于禍福之機順逆之數但此事之初發雖也容豈兩觀之諺有彼負從解三面之網庶亂萌既戢而反側亦安東南半壁庶幾其有牙手相應覆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法司再加細鞠奏

聖旨是仍着勒限作速具奏毋致稽遲欽此欽遵具奏

該南京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周希聖等委郎中范立朝等會審得江南澤國共人多饑蕩奸作亂而留都五方雜處奸宄往往常穴其中然

亦時聚財散志在劫掠得財而巳焉有氣志亡
命推戴注盟為弄兵潢池之事者不意常州陳縣
相以么豎而招匪推庶宗為王盟妄占星氣首倡
焚惑以鼓妖謬度地分踞江湖而劫財在案親令
大舉改竄投羅官不捕而自獲告言在案親令
而詞詞蘇引為盜妖言二條蔽罪常案復分
首從四等明刑今據應天府江寧縣審解犯人二
十五人續解二人并招兵假印空頭割付四張招
兵空白簿文一本內自比管樂四宇小圖書鈐記
財物俱在相家候事成署官校瑞該本司覆審
與前案証相同治以妖妄不道特相九原何辭
經監放尤宜泉示乃孽孽容熾怙戾義素不
于宗人主藏類姦憤高養手羣盜然初亦惟是貪
飲胃賄縱恣誘未開有大志也自聯胡相之胡
親得受強劫之寶帶加以湯之輅徐君常胡五胡
珍諸妖黨之推戴于是聞異相之謬而喜稱泰典
之王而喜替陵寢之疑而喜其非望之念遂隱隱
聲音笑貌中猶曰推戴自人未能爾始也使聞
相就獄之日即能大義滅親赴官告首延年明
則特選為順政苛求于天潢之王孫哉今乃代
鏡斧密遣胡五等齎送常州為劫賊政官掠也
城之謀至事露總城有逆胡五等齎送常州為
是初僅為構柁焚殺之流今且為匪南谷口之舉
即三分宗人同詞檢舉不能為蠲解蠲亦不能
為解也查得
會典嘉靖間奏准宗室有犯事情重大者從重奏
請定奪審鑒今所犯事情重大合依准犯從重取
上裁至刑相簿劄印圖招兵文據則湯之輅徐
珍之為也前後強劫積金錢則胡五胡珍胡賢楊
八府子唐四之為也而之輅若常每劫同行君常
主使殺人胡五手刃船戶二命則殺越于禍而閭
不畏死者及至事露胡五之送與是有川之器械
令君山會齊如約則胡五之送與是有川之器械
君常之收信為濟變之戈矛則相出匣審鑒負
媚聚妖黨為
留都江南要方大耳蓋數犯先為妖言鼓後隨願
効爪牙即劫財殺人已干大辟况劫殺積銀意欲
存效賊帶印簿諸物見獲在官請案察確所當依

傳用妖言律斬斬者也其餘若朱錦與容鑒乎素
密交臨難難脫邵二領心助逆代買鎗斧總之
置為非苒善誠與之輅往來同夥又往君山會
無人之方止史六將六李二李廷佐藉與相之
聽之輅之指使總之技充周思慧光以左道而結
納各相之錫極信術數與之輅厚交總之邪術惑
人而各照所犯條例各處所犯者郭朝榮經雖不與
力者當依原議胡五等平徒配者也郭朝榮經雖不與
往來知而不首但能作眼捕獲容鑒胡五等共犯
在逃輕罪捕獲重罪免罪律王應學與容鑒胡五等
賭博俱犯杖徒重罪免罪律王應學與容鑒胡五等
總遺胡珍打劫杖徒重罪免罪律王應學與容鑒胡五等
器不實已確王希孟年老耳聾教書內善談家國被
面質實不與王希孟年老耳聾教書內善談家國被
人審無別故王弘進武係胡相家生理沽酒與人豈能盡
謀王再統耕種農夫弘進武係胡相家生理沽酒與人豈能盡
情釋放其他未獲巨魁傷玄宇唐玄宇等合行照提
之和周蔣保仰七蔣碧霞等難容漏網合行照提
嚴緝再照此一獄也陳瑞胡相家生理沽酒與人豈能盡
湯之輅徐君常胡五胡珍胡賢楊八府子唐四之為也
逆節亦不能廣擄為惡者孤矣春秋先治黨與諸
犯猶為黨首咸在周故以
聖明在御威靈濯赫何物題敢行光天華為亂民寔
為愚民今既相逆謀未遂自投天誅審鑒逃犯就
縛伏誅餘息妖黨已擒邪謀盡屏渠魁惡首正兩
觀之誅餘黨裔從開三面之網使天下昭然順逆
用不犯于有司愴然警悟再不蹈于覆轍庶
法可肅反側亦安
留都根本江南半壁藉此有廖矣系呈到部隨該本
部會同南京內外守備都察院等合于衙門齊集
公所會審得容鑒以淫俠之庶宗開場聚賭匪奸
黨惡既樹七尺為盜招陳時相以標蕩之公子說
告急之時政江南民氣遂掉三寸為亂始當齊東妖
妖言欲推宗裔而為盟主所招來者如徐君常胡
珍胡五胡賢唐四楊八麻子等或為棄弁或為飛
賊或為盜徒皆以肆劫作生涯所與謀者如湯之

輅史六慧光和尚等或以武舉或以周親或以滿
充統以導邪邪而為行徑始倡而方耳大宋七之有奇
異者倡也而若輩附之因聯姻兒女以通其往
來繼倡焚感犯斗後起之有幾會者亦偶相也而
若輩從之旋為打劫官民以厚其資儲蓄而相也
露于家之攻迫切獄欲殺官欲擄城事于羣小
之同謀猶為授刃欲切獄欲殺官欲擄城事于羣小
而謀則已露聚上壘聚眾聚眾聚眾聚眾聚眾聚眾
豈能欺今茲渠魁次第受縛誠無異于在釜之魚
向使此一羽翼一成將恐遂作拼飛之鳥鼠民用重
典即一誅意以儆無將警曰不宜
聖德貴好生須人人比律而分育從無其育常陳門
已斃于獄泉尸正法允宜朱審鑑自絕生路請
重非枉若徐君常湯之銘胡珍胡五胡賢胡四胡
八麻子等或按以妖言騙斬之科或出以強盜盜
人之典鹿首何辭如朱錦胡善誠王錫極李廷益
蔣六李二史六邵二慧光郭朝朝胡流大王慶等
等或引以縱授充之條或竟以爲從匪捕二例
甘心威服至無辜開釋與照提在
國法自有權衡在臣等安敢枉縱再照方隅本無事每
臺草
起于愚民之生心治亂亦有方矣丁未置之得
法如廢弁不見用徐君常湯之銘胡珍胡五胡賢胡四胡
章威恃武藝之長而甘作戎首如宗人無有政未
審熾胡五郭朝朝輩便以高招之術而養成盜端如
保甲不力行而善謀及部行東之細民等但知以
約束發覺之無人而輕從招引今者從薪曲突幸
已微
皇靈而剪亂萌從此撤土綱柔可無立法紀而圖善後
仍望
皇上勅下禮部嚴立宗法使或有改輩者無所隱厥奸
并勒行各處撫按藩臬諸臣更爲申明保約使民
之非爲者莫能潛其跡庶在國在野人人凜凜尺
而知有
朝廷之尊爲民爲兵處處安生理而絕去潢池之弄
半壁東南牧功于按堵而四望海陸可帖息于安
遇并南查前事先該提督蘇江右僉都御史熊明
巡撫應天都御史周起元巡按御史潘士良等先
後具題節經刑部會同都察院等衙門覆奉
聖旨前部已發送該司會同各衙門覆奉具供

詞呈送到部該臣等覆加會審見在名犯報供口
詞供與初報情節相同按律緣情俱應仰加顯戮
以彰
天討但容益原係無宗湯之格等俱于大辟遣配且奉
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部行文約束保甲已有旨了無按還申訪嚴行
欽此又該刑部尚書喬允升等會同都察院大理
寺等衙門看冊自召募給馳奸徒每乘而擄弄而
妖邪倡禍愚民更易于動搖况長江大湖之間爲
劇盜巨奸之藪而又有
天潢王孫樹召亂之機游閑公子爲溝禍之媒邪教之
招引無窮廢弁之伎倆欲逞虛聲本足以羣召而
羣奸遂倚爲主藏聚徒養盜望氣占星相地屯兵
刻期舉事此何等景象耶竊密極以佚蕩之庶宗
甘賄博之惡業駁假而招納亡命結親樹黨于是
有陳鼎相爲之肺癆有胡五等爲之爪牙有徐君
常湯之輕胡珍等爲之羽翼致使異相惑于妄言
星爇眩于妖卜而不軌之念熾悖逆之勢成矣陳
臺草
與相妄謂天意有歸歸節節導逆而假借招兵劫財
與事及于內迫于家室如胡五等而胡五等而胡五等
猶說劍鋒兵自命豪舉如胡五等而胡五等而胡五等
廷裁逆謀既敗自命豪舉如胡五等而胡五等而胡五等
思爲出柙之虎又與徐君常湯之爪牙而胡五等而胡五等
器糾奸欲爲斬開劫獄殺官掠城之事向使君山
之集果成絕域之迫不返其爲三吳之禍尚忍言
哉賴
祖廟有靈逆宗就縛羣奸惡黨先後俱擒屢經審勘罪
按極確即坐以反逆何辭但極惡大罪尚屬未行
姑從謀逆之條以快神人之憤審鑑身爲盟主逆
情已真依律合死奏請
皇上陳門相首倡亂謀大難將作雖係監故值宜梟屍
子傾心効湯之輅助黨招兵倡亂切獄胡五等身爲
附奸徒挺身赴約胡珍胡五等身爲
上盜劫財殺人各應從死胡珍胡五等身爲
從盜劫財殺人各應從死胡珍胡五等身爲
廷佐部二左道煽惑接充撥置引胡充軍郭朝朝樊

經王應學流大照檢徒杖楊玄宇唐玄宇等所
陳之和周蔣保部七將碧霞等嚴緝另結至干東
之先發也罪止及身餘應免議并照舊監高瞻養
盜案縱有日則宗政之不舉可知陳陽相往來聚
散結黨羣奸如所稱部月東壘君山朝會等處
所徵為混無等察別保家之不嚴可知如南京所
云嚴立宗法申明保約不能不望于
皇上之中傍也臣等謹遵事情重大詳行覆議具奏之
命下轉行南京法司查照律擬遵奉施行未敢擅便等
因于二月二十二日具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各犯既經議定容照舊行示諭已無餘律處
死陳陽相首惡嚴懲仍行京示徐君常等會官處
決餘俱免議宗法保甲著遵前旨申飭行欽此該
刑部咨行南京刑部于三月二十二日咨會部察
院錦衣衛等衙門委御史張繼五郎中陳崇慶等
押赴市曹齊監勒死餘俱分別斬絞示戒

臺草

七十九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為地震巨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據應天府
府尹畢懋良呈稱奉臣劄付備開天啟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聲如雷雨片响
隨止為照地德王靜震則失常合行通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傾圮等因到府隨備行各縣去後當
據上元江寧二縣申報時刻相同又據句容縣申
稱該縣地震瓦屋皆動西鋪城垣牆梁傾倒三丈

臺草

臺

臺

又據溧陽縣申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牆
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又據溧水縣申稱本
縣縣城內外地震異常民無不駭又據高淳縣申
稱該縣地動一聲北來南去又據六合縣申稱地
動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倒塌城梁四堵又據江浦
縣申稱地震從東北起向西南去倏忽之間屋瓦
皆浮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地道王靜震則失常
剝破屋毀牆如各縣所報乎

留都根本之地遭此異變震驚

陵寢尤所皇皇恐懼也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申稱本

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至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又據鎮江府署印推官高可法申稱地震聲若微雷牆壁几傾屋瓦俱動間有落地者戍時微震三次又據揚州海防兵備叅政郭士望呈稱據泰州申詳本府地震廳事牆壁俱動城雉倒塌數處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地陰象也以類推之猶文德之有干戈中華之有夷狄也以今

聖德修明羣工競勸寧必有所以致之而變不虛生或亦兵革難偃之徵乎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

臺草

同伏念

十一

地象

陛下居質冲容翫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燭臨四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緩帶稚子咽哺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于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鼠中原豕妖此蟲豸之微青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之四履目所經見爲

陛下臆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勅者母然泄泄也癸

亥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魁逆行二十二夜以後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踰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是時月在角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若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以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大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于神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黃龍體天子後官之象而吳楚之疆候

臺草

十二

地象

熒惑占鳥衡則軒轅星正直南宮朱鳥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祲見于天光之貴者如此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沒漂逼陵秋水灌徐淮間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劬子費倍宣房斯固陰盛違經之應乃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逆鑑見于地氣之舛者又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月地變見于奇物震動地道以系靜爲陰之常義震則不寧不冷豈非異之至大至大者哉臣雖不能如董仲舒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

念

根本重地豈宜北搖動之豫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

遙瞻

高帝弓劍萬靈訶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鈴鈴然則山

陵松柏可知臣卽從太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禳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吏治兵政何

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者六焉峻夫紅女方疾耕力

臺草

織以佐

八三

卷三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織監之料價踰

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

其量入爲出之管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百姓

以姦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庾死

獄中彈劾保薦率憑氣力爲行止而田更野叟之

公評壅滯不得聞二不安也困籠空虛民以飢

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

負田宅子女投流貴勢漁食閭里避迴征徭繁劇

繇役尚累單寡剝產鬻孀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

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壩

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挑便其

形侏儒其腹府史胥徒抗敝巧法割貧軍之脣爲

常例牢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備精兵一當緩

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異怪談兵說劍家藏

禁書路蜚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立盟歃血伏

莽候便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

持長短燭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鷄狗之

才者無不橫金張蓋輝嚇鄉井五不安也

中都

臺草

八四

卷三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味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盤

互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江帶海

攻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近又告于故鄣矣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一乖搶攘

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姦猾捕盜賊飭江海

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

必能行之臣與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

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背可懼之大異

廢承天之至言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

是臣等草茅疎賤區區自於不過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維升于鼎豈不為異
高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天下
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魯子曰魯不
足異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修其政而無
害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

官府中外之器所當崇陽抑陰者端在
修行思其答謝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景
上帝嘉霽海內承福東夷貢楮矢南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奏草

八二

萬壽而燮理大臣直陋齊相于不足談入豈不亦

天心之仁愛也哉緣係地震且江南北即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理為此其
本專差千戶胡汝英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正月 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
明遇謹

題為歲終敘論文武職官以飭江防事查萬曆二
年題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
官每年薦獎以擒捕盜賊船賊起數為差等萬曆
五年題兵備官一體敘論通行繳勸萬曆二十四
年題覈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即挨查經錄鄰哨
嚴懈惰賄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捕擒無越境
鹽盜為鄰哨所獲為上功以此遞分薦獎叅戒停
止計算起數之例皆覆奉

臺草

八十六

欽依天啟三年該臣明遇題

留都地切江海刺姦宜密申嚴盜賊之課以明職守
事議將五城兵馬巡邏營各官一體薦刺伏奉

聖旨留都重地詰盜宜嚴五城軍營官准聽操江舉劾

欽此該吏兵二部咨行在卷今照天啟三年已終

防守事竣例當敘論以示勸懲行據徽安寧太常

鎮揚賴九江各兵備道及應天府江防等官開報

冊揭前來臣覆加叅酌除巡捕哨官巡檢功罪按

故事徑行獎戒革逐不敢塵

廣外謹訪得徽安兵備道叅政傅淑訓和粹花源春浪

清嚴碧海秋濤露覆黃山風高皖柱揚州兵備道
參政郭士望易可親而高可仰屹若山王滑不濁
而澄不淆依然水鏡九江兵備道副使陸夢龍冰
雪爲心霹靂在手氣吐小姑霖雨威生大別風煙
常鎮兵備道副使楊弘備精心鑒別淄澠巨手披
開雲霧味同玄酒韻入清流潁州兵備道參議魏
士前識鑒瑩如止水風裁沛若飛泉功最中都舉
騰東海應天府江防治中陳豸太平府江防同知
陳所立廬州府江防同知邵穎達安慶府江防同
知徐日升池州府帶管江防今陞任通判許其才

臺直

八十七

臺直

常州府帶管海防通判于元輝綢繆力極微彙臣
濟才堪作檣鯨鯢屏跡鵝鵲成圖東城兵馬司指
揮吉天敘北城兵馬司指揮何京西城兵馬司副
指揮張子序南城兵馬司副指揮任百朋中兵馬
司吏目徐維宇逐捕風恬江介于柳月朗天都旣
勤旣廉亦文亦武標下中軍官遊擊將軍黃金臺
捕友且不交睫馭兵手不名錢無愧門風端稱福
將陸兵營坐營劉光遠新江中營坐營周忠義巡
邏營坐營黃麟水兵營坐營陸超新江左營坐
營嚴恭禮氣捲鯨波貌符燕領岷上素書夜讀江

臺章

八十八

于青雀朝飛標下遊兵營把總楊景茂荻港營把
總楊一龍瓜儀營守備王鼎南湖營守備吳振南
江陰營守備朱之胤岑肅轅門風生鼓角叱宅千
帆破浪歌聲萬櫓通漕標下奇兵右營把總邵偉
奇兵左營把總殷略太平左營把總周文盛太平
右營把總張鳳儀徐石廖志切請纓心同擊檣料
武旌千捲雪除戎劍鏑生花新江中營把總趙學
禮新江左營把總吉先庚新江右營把總張應禎
巡邏西城把總魏添爵李得春巡邏東城把總胡
文若水兵營把總王嘉勲詹大智遊兵營庚子哨
總馬鳴鳳壬子哨總母承恩志氣超凡功勞倍苦
擊汰檣飛海燕鸞弧矢射天狼巡邏中城衛總陳
其慈趙漢青巡邏北城衛總馬應麒巡邏西城衛
總俞永壽新江營衛總袁應詔李逢暘偉器不安
流俗長才可備馳驅鉄裏錚錚庸中佼佼以上諸
臣文武或不同途才力或不同科水陸或不同地
而微臣藉其臂指以收一歲之功其澄清之課則
同也所當一體敘錄以待隨才甄用者也又訪得
九江府江防同知范應宿操守狼籍志趣卑污專
用水巡快手吳道中夏祥宇石中玉刁守信廖光

祖爲爪牙楊門子譚受所爲心腹大開賄賂之門
平填滿豁壑之慾一每日縱水巡快手在江關上
下以盤詰與販牛塩爲名逢船索詐凡盤獲到官
者每客問三兩五錢船家一兩三錢迫入私衙每
月約得百金合郡皆知一天啓二年冬寧獲強盜
季宗湖本犯妄扳窩王沈元術王文隱等左石中
王提到釘肘收監要問死罪一犯家貧不能贖
百兩托衙內館廩廖希襄餽送方得各擬不應釋
放一省祭王太華開舖用價買過水塩二千餘包
因經紀首買私塩三千包拏到收監要行追塗割
付華懼將銀一百二十兩免聽事吏桂彩送進釋
放一石中玉吳道中串棍鄭官保要首王國珍團
買私塩三千餘包挾詐不從石中玉吳道中隨稟
本官親自上門盤詰止五百餘包究審夾打勒認
三千包出一小帖要本犯買補前數申究國珍將
銀五十兩免石中玉楊門子送進嫌少又送八十
兩仍罰穀一百石免究釋放一署縣有富民李時
傑娶媳徐氏自縊媳父徐老叔告作打死將取屍
檢送銀一百兩不檢不結徐老叔卷証一署縣有
圓州港漂到楠木一根無主地方報本官估價三

廿七兩有姜綽願出前價買木木不發價不還又
將此木發府備滑男賣綽抱怨通邑不平一湖
口署印徵完銀四千餘兩每兩額外重加火耗銀
七八分共計三千餘兩通縣二十七里鄭汪梅等
証一湖口太馬王食藥衙預發每一百兩止發八
十兩復短少法馬張夫殷七老馬夫鄭正達二百
餘人切齒怨恨一署府印刑罰酷重賄賂滋章致
百姓樹激變旗於西門上寫范同知聽信左右大
開後門擅受民詞數字通郡証一署府被庫吏胡
國俊私開老庫盜銀在外借放衛兵工食楊門子
稟知本官隨到庫查果被盜欲具文申究國俊將
銀五十兩免吳道中道石中玉過送免究罰穀一百
石仍准管庫民次方六十寸用價一百兩買生員
廖希襄弟田三十畝希襄將銀贖田不還具呈本
官以希襄爲館廩風與通手差吳道中拘方六十
審以監中板收監謂是通府豪富嚇稱送訪六十
懼送銀五百兩吳道中過送發保仍罰穀一千石
方不味証云龍坪名色把總李國棟私集打手捕
後四查餘人暗稱拿盜鎖嚇沈濱等十餘家沈濱
具告撫院行道究罪柳航李國棟免楊門子吳道

中進銀三百兩徑與釋放恐沈濱復行上友友行
 拘責沈濱証一捕役王國明趕賊船至石磯賊
 棄船上岸國明放賊不趕將賊賍滿載歸家本道
 行究國明托石中玉進銀二十兩本官百方回護
 托言國明趁食未回案証一本官座王趙知州來
 訪本官假以送座王爲名差吳道中等至四縣各
 取長夫三名每縣勒折銀四十兩縣官略一遲疑
 差役當堂叫罵只得勉強答應各縣証一本官署
 印湖口聲言十六到任忽於十五日至湖口范知
 縣方來出迎突坐升堂立逼移出致范知縣倉皇
 出門垂淚而去通邑証一本官署印湖口知任知
 縣次日到任卽於前晚帶印入郡勒索交印常伺
 到任知縣止守空手到任靠晚方得印到通縣証
 一本官帶管刑廳前院出一應訪犯審單一字不
 理俱令見監犯官倪有厚代做以致楊門子譚受
 所等常通倪有厚恣行騙詐合郡駭然一三年五
 月南昌民楊大道攜家商歸被徐國義趙公輔上
 船盤獲義女大姐一口送本官縱捕需索不遂問
 擬有力又追女身價五兩仍留其女致楊大道奔
 告按察司又告都院俱批南昌府關行本府見提

未結楊大道証一禁犯朱賓禁獄去年十一月欲
 將外甥李二代監檢出備銀三十兩托周黃二舉
 人囑說不允朱賓復用銀八十兩囑托應捕石中
 玉送入准與換監致立孝廉遲到賓館匪徒石中
 玉過送之數面叱本官垂頭無語合府嗤笑此一
 官者心欠光明事無忌憚巡江政猛於虎署篆搜
 不見人所當重加降處以儆官邪者也揚州府江
 防同知今陞戶部員外江朝賓清明之氣以顛蹶
 而灰玩弄之徒乘鶻突以入線該廳驕在瓜州伺
 得專決詞訟督收樵稅且以其餘逐機利於商益
 遂爲東南第一獐同知本官遂不能自持矣一每
 日放繇開船五十餘隻提滿料船十隻有餘每隻
 納銀七兩二錢一年科筭何止數千金入已其耗
 加三算銀亦不下數千係書辦徐敬溪呂松雲趙
 相益三人均分僅以餘船登報一本官撤塩改細
 三呈扛塩一十萬引本官每引得受商人江昭恒
 等五分共筭銀亡慮數千書辦黃縣宇王心寰徐
 敬溪李承吾串同所書葛應徵每引得受銀二分
 共計筭銀三千兩四人瓜分本人可審一本官拆
 城造關差鄉保寫助城工每坊要銀三十兩八鎮

共計二十坊本官得受銀六百兩書辦王君一趙
小江每坊索詐銀十兩鄉保可審一本官差書辦
焦子石串同公正熊三友埠頭吳可宇徐晴峰蓋
鎮埠頭共十二牌每牌寫助城米五十石共六六
百石每石價銀五錢共銀三百兩官止得銀一百
二十兩餘銀一百八十兩書辦公正埠頭四人均
分鄭瀟湘朱見侯可審一本官心腹書辦寶桂亭
姚起門黃聯宇李承吾等串同本衙林周二相公
每起聽審要銀十兩官事方贏一年亡慮數千林
周二人分一半書辦四人分一半熊明宇可審一

空草

九三

本官選壯丁六百名後揀選二百名本官每名得
銀二兩共銀四百兩方振齋過付書辦張順理鄭
體文唐啟文每名得銀一兩共銀二百兩三人均
分壯丁戚賓庄等可審一餉廳民壯李文漢蔡芳
等逐日查船見一隻索詐客商米元等船銀一錢
每日算詐銀五兩一年共算一千八百兩各役瓜
分併查循環簿余白明趙小泉可審一民李開明
托義男李雄將本銀三千兩盤運萬金不料雄潛
走當首案候開明不甘具告江院批送該廳隨差
心腹胡明宇本官得受禮銀四百兩書辦黃聯宇

得銀三百兩原差得銀一百兩包斷歸宗徐心宇
過付可審一兵船不行督造本院因造新舟十七
隻行牌查其舊舟下落則半不成舟止有爛板數
片在泥中蓋已數年則數年糜餉之兵安在此江
防失職之尤者一強盜李印駕大舟一隻殺死米
客被獲照招項下梟開船主夏榮領回原船該本
院看得殺人強盜豈得復有船主領回原船之理
駁批不允乃乘間以照驗文書一紙盛稱夏榮有
功船應給彼及嚴提此船到院改造戰船而蔣遂
則具狀告稱此船已賣彼銀三十兩矣其所謂夏

臺草

九四

榮者蓋假設之人也蔣遂之狀見批該廳可証此
一官者先推蕪關頗冒不潔既罹京察安能處脂
文移之舛繆見其無才道路之謗聲見其無守蓋
欲曲全之而不能者即念其甲科久躋亦當量加
降調以挽士風者也周橋營把總俞良儉鈴束不
嚴縱兵攻剽虛冒太甚恣意侵牟一聽書手徐子
忠李語等撥置支放錢糧每兵每月尅減常例銀
五分計哨兵五百餘名月計銀三十餘兩哨官施
永祚營兵蔣忠等証一因本營撫捕蕭應時壞事
革役指選撫兵李賢頂補索銀六兩方准本兵并

李語過証一指倚貼寫識字蔣師儒徐子忠二名
虛冒兵糧二名每月侵銀一兩八錢收衙公差陳
文毓哨官楊日新可審一聽信徐子忠蠱惑本營
原在周家橋地方續後移駐黃家港要行申文改
復舊基指公科歛民兵共計銀二百餘兩蔣忠楊
瑞等可審一本官召募新兵李賓陳志等一百餘
名聽李語李廷隆等撥置除各役需索外每名得
見面常例銀七八錢不等共計得銀七十餘兩李
語過付可証一聽徐子忠李語撥置搜剋營兵不
時陞堂點卯一名不到罰扣糧銀三錢歷任到今

臺草

九五

又廣餘十

共得銀一百餘兩陳志等証一乘奉院道明文行
令府庫發銀該營置造藤盔紙甲密串李語徐子
忠每盔甲一副扣除共銀六錢五分共扣銀三
百餘兩上下侵分管書李國珍楊又新等可審一
聽書識徐子忠李語等指稱申文改遷營基仍令
哨官李士選等科收舵兵侯忠等六十餘名各使
用銀五錢共銀三十餘兩管班徐恩付証一本營
設有巡鹽兵周正等二十名指倚比較功蹟聽徐
子忠等每名科索常例銀一兩共得銀二十兩並
不查比任從通江販賣私鹽孫恩等可審一本官

窺每年春秋二季開操設有操賞銀兩聽徐子忠
李語李廷隆等乘欺新任將天啟二年秋季本年
春季操賞銀四十餘兩侵匿入已後因緊營眾口
哋哋止將一半繳送官衙楊日新秦尚愛等可審
此一官者瑣瑣無能耽耽有欲黔驢之技既窮廳
鼠之腹已滿所當禡職以戒無良者也陸兵營後
營把總陳弘道本無韜略剝有鑽營以父陳陰陽
官術數見在各衙門效勞每到年終哀懇乞恩爲
子求薦遂叨三次薦剋自當勉勵上進勿負作養
不期本官倚恃狂妄在營放肆不但目無同寅抑

臺草

九六

又廣餘十

且凌虐兵士一查汰兵役將中年者指爲老弱強
壯者指爲奸頑各有科索不等一選幼兵許思恩
跟用挾以宣淫凡營務大小事情非許思恩關說
不允以致營中有許愿心之稱一每年營中五月
內唱戲還愿本官令選女旦美少者唱畢仍接至
家中唱飲今五月邀女旦馬文姬可據一機乘帥
府倒壞任意搬拆木料磚瓦肆造花園一姦宿兵
成用親妹三妹情厚恐成用作眼每日加刑逼伊
逃走三兵勇王權妻偶與鄰人爭口遂將王權埠
鎖要錢三示文免解上司致權回家罵妻妻因縊

并死。其勇徐龍因紅門邊失火，搶有醃豬數計，事
露。差應文奇抬入宅內，自用反嚇索伊銀致徐龍
自縊身死。所以部薦最後考語中有術通三昧、鑽
研七札之文，蓋描畫本官從來營求之巧情見乎
詞所當徑行斥革以儆武弁之拙於操防。工於請
托者也。此外尚有如中兵馬司指揮蔣承臯先任
永川知縣，遭奢酋之亂，城陷印失，本官崎嶇顛沛
之狀，殊堪悽惻。緣事彼中勘問，雖明到任，違限計
將二年。業經南京吏部題參創卹之後，神魂不守，
終日酣醉治賭，擒而卽縱，用刑亂而無章，如汚陽

吉寧草

九七

又成卷三

陳公子來京被竊告於該城無干之居停戲子二
命幾斃，生員李長林絞殺庶母計氏，暗將金帛賂
遣任其走脫，不行追究，取布物不發價，堂阜許科
賣屋賠抵徵房號而侵用，書手李奉鹿計簿見存
總之以敗兵之將爲兵官盜賊笑其無勇以失城
之吏司城務都人厭其不祥，但念到任未久姑與
調外以示矜全。又有如中兵馬司副指揮今陞安
吉州同知秦大經昏以墨濟拙以巧藏，編房號多
縱舍於大屋高閃而苛求於蓬戶簞牖，都人怨聲
甚沸。每次承終考察以氣力請托免其最可恨者

獲強盜楚高拔害平民陳穀劉道人等獲飛賊陳
應龍拔害平民王道清沈仲和等俱行數十金方
得免，豁戴三告高文打死戴二奉巡視批本官審
驗高文托骨內相以百金入萊甕餽送抹殺不究
至銅商許陞被劫鄉紳沈春澤被劫往告失狀便
各責二十板林古度被賊業獲贓而送之官矣踰
畧卽行解脫又何爲者哉。署印三年筐甌充初屢
欲給假乞繻轉運歸鄉御史之批駁尚新倉院之
面叱不省聽其陞遷真爲漏網虜其閑任乃快與
評又有新江營坐營張李膺頗恂恂有儒將風惟

臺草

九八

又成卷三

是當巡視京營考察之時，本官以竿牘求薦科道
二臣於疏中考之曰：一無所能，惟工鑽刺，雖憐其
未久而留之，亦何面目立於吏士之上乎？采石營
把總王朝忠服官似亦策勵居身苦無穢跡，但該
營兵三百名舟二十餘隻團聚采石不爲不多，而
官舫經過間無防護，近盜賊假粧總河兵後行掠
該地方絕不逐捕，亦絕不申報，宜乎該道考之曰
身當總統之寄，志懷宴安之圖，已曠厥官不稱其
服，雖不條言其贓罪亦何面目立於道廳之下乎
此三官者均當責令解任以聽他日之調用可也

再照南都武備積弛文俗相沿各管官止知鑽求書牘負進責券以求一薦今次京營科道力懲此習職甚難之所以尚有應薦之官而偶有求請者竟置之以風後來也若江防官亦相率為苟且或管視他篆或趁承他衙門煩碎事務日不暇給其於江防之義何居職是以嚴課之不得復顧私情矣除陳弘道咨行南京兵部徑黜外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將傳淑訓等紀錄各隨資格優擢范應

宿重加降處江朝賓量加降調俞良倣革職李太經閉任蔣承臯赴部改用張季膺王朝忠解任

臺草

九元

又應

覆庶勸懲明而文揆武於峻天塹之防而壯根本之勢夫豈曰小補之哉為此具本專差千戶祝科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二月初七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題為南臺官不備員懇

勅選補以重風憲事竊惟

國家兩都並建都察院略仿漢制中丞在殿中關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若干人入則補闕拾遺擊邪彈事徵循京師出則有繡衣直指討姦猾治大獄舉錯各以其職蓋以彊幹植本輔宣

聖德導達民隱今官制莫備於北臺甚盛矣乃南臺係高帝開天綱紀重地

臺草

百

勅

官闕山園在焉額設御史員二十九人後裁九人其三十員為常選非曠貴也大則有巡視屯馬上下江鳳陽全京營之差中則有巡視五城九庫

皇城督冊之差其煩碎而稱小差者則有騎操馬匹門禁鹽政抽分存恤布花點軍之差與北無異而南都尤浩穰外城環百里內城環六十里驄馬行行且止卽三十員具備曾不得休沐於邸舍也近來臣所經見陞遷憂制事故亡慮十餘員見在止十一員目下四差報

命勢必載

觀而接差者復當出巡則只餘三員在耳堂堂御中臺
不幾以空虛視陋乎且大江南北姦闖如雲亂言
日起徵兵轉餉民力大屈微臣雖廁席其間外有
模船當歲時講肄武備徵諸御史誰與

皇上綱繆根本佐北臺風紀論建而稱清議之都乎際
此

皇綱恢天蒲輪相望卿寺清高之地且不靳註官獨柰
何於額員喫緊之南御史而闕之則行取考選計
當不終日而定矣說者謂南御史非時賢所樂就
卽考選未必全補此必非王爵之意也遠不具論

臺草

亘

南臺二

如孟一豚朱吾粥孫居相之在南臺車馬小馬疾
惡如風兒童走卒至今猶思慕其威稜而歷年擊
大姦持大議多自南中弋獲君子立身論監立居
官論究竟豪傑大度士必不以一階定寒熱臣知
皇上之

速俞與主爵之備補必不薄待天下英賢也臣又有進
馬六科額設七員今止二員其論建同北省而煩
碎之差又同南臺急應妙選無庸再計至於吏部
都察院人才紀綱之所以共視爲表者南部院雖
簡而清議關元氣師表開世風都察院之長近已

得馮從吾且晚視事提綱振紀不患無人獨家宰
之坐虛已十月

廷推鄒元標未蒙

點用羣情共缺

國體小虧夫元標爲進士時當

皇祖冲年權相奪情得罪公論言者杖斥無忌日趙用
賢沈思孝等抗論蒙譴舉朝寒心元標獨手於
血肉淋漓中父子綱常幾蝕而復振則其貞痛鑒
烟直聲震天下良有以也及權相敗落

皇祖追悔前事

臺草

亘

亘

南臺三

特詔召還中有冲年誤信降罰失中之文一時人情翕
然誦

皇祖日月之明史冊書之爲

一朝

盛典臣願

皇上釋思繇後之召還美歸

皇祖端見繇前之杖斥議歸柄臣

帷幄論思倘或以此義啟沃於

清閒之燕則輟輪之召當不俟臣言之畢也臣在南言

南敢於部院綱紀人才之關輒并及之伏乞

俯念

根本重地須人爲急

勅令吏部備行考選并

俞廷推南都銓憲幸甚緣係南臺官不備員懇

勅選補以重風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口

胡汝英贊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這所奏考選召用已有屢旨了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縣官顯被攻訐單款確宜究查仰祈

勅部行勘以肅吏治事准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周起元會稿前事開據應天府江浦

縣知縣葛純一揭稱卑職謬任江浦甫閱一歲茹

藥飲水俱不必言調停夫馬奔走供億之苦亦成

往事惟是素性質直兢兢守三尺不畏強禦不受

請託士紳無一瀆擾公庭職心重之不知其強制

堅忍積怨深怒於職已非一日有豪王執中被告

臺草

毀占官廳輒先央鄉官貢士葉聚義等開說又先

後央四春元二鄉宦情面相壓手書詩扇證又慣

告王心選等包告兩院行縣又頂告郭按院批太

平一事兩岐職具詳請銷心選等忿無所洩規匿

名狀投告又差人誤搭生員僱工一二少年發狂

邀眾誓神葉聚義等渡江揭謗乞勘匿名出名或

自一機轉換或有大力幫助或係迫脅比星惟祈

洞察等因到院據此該臣會同操臣按臣微行應

天府治中通判推官會查本官有無劣狀是否姦

豪播弄奸行寧太道查看去後續據應天府推官

劉大川抄士夫揭帖到院內開應天府江浦縣鄉
官陳應元丁明登熊師望葉聚義張可仕余應蛟
弓九德舉人林尚炫胥自修胡承熙月中桂劉曰
璵貢士周思臯劉世葉葉爾喬葉先春監生王道
隆等通學生員莊必壽等指揮胡文煥等揭爲貪
酷異常地方倒懸懇急勦斥以拯生靈事竊惟有
司之設爲民父母愛養體恤始得安生暴虐貪求
誰能堪命本縣葛知縣政猛於虎惟以噬人爲心
貪甚於狼不顧刻人之肉聽吏書之檢置罔知社
鼠城狐任皂快之縱橫何計叢憑虎假變成法則

臺草

臺草

臺草

臺草

夫不養贍馬亂僉報在城在鄉無不爲之騷擾
尊嚴則辱及縉紳刑加學較爲官爲士靡不爲之
凌虐刑罰不中斃於杖下者百有餘人稅歛橫加
苦於誅求者一十九里百姓情急奔走上司開單
控訴事事逼與本官計深囑令衙役假詞保留人
入側目一旦桑梓激變難免玉石俱焚伏乞當道
大人垂日月之明奮風霆之斷亟賜勦除大加斤
逐庶出水火於清涼轉溝壑於衽席士民幸甚地
方幸甚等因到臣中間計列劣跡四十款皆貪酷
之事已行勘問未知果否一二得實未敢遽列入

奏牘該臣會同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賈毓祥看得江浦知縣葛純一在
任及替臣查官評頗有議其性氣乖方者政與應
天府尹魏說諮詢實跡欲備澄汰無何而該縣有
稟揭至則與士民爲難者也又無何而應天府推
官劉大川呈臣抄揭則鄉紳士弁所列該縣單款
者也臣讀之不勝駭愕曰有是哉縣官之罪狀至
此乎乃會牌行該縣離任以聽勘蓋邑長致部民
之顯訐纒纒盈篇酷虐萬狀來此中山之謗書豈
盡南陽之難問更何顏面一日立於民上不離任
則上下構闕決裂所傷實多不查勘則情罪虛實
輕重未易懸坐如果殘忍貪婪案有確據臣等不
敢爲此令庇其或質欠陶鎔釐生慘礪執拘招尤
流言過當臣等亦不敢爲此令枉除該縣印務已
經議委六合知縣甄偉壁兼攝外伏乞

臺草

臺草

臺草

臺草

勅下部院議覆行臣等審勘施行等因會稿到臣該臣
看得江浦知縣葛純一係儒之貌斗筭之才民怨
既已上騰官評亦註下考府尹魏說業議備察方
擬其聽考功法而忽有鄉紳舉監生員無慮數十
人持揭赴臣院控訴口稱激變只在早晚若有一

日不能相容者臣遂批行應天府而署府文翔鳳
頗聞邑中洵洵論令解印綬聽詳人心遂定臣已
念本官到任僅基以下訟上亦非風俗雅馴之道
屢論承勘各官從公從平定當得情以報且當各
士紳投揭之日臣將揭內姓名一一面質惟陳應
元遠宦丁明登守制原未與事名係冒開其餘俱
各親到并應分疏明白者也既經撫臣會稿前來
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議復施行緣係縣官顯被攻訐單款確宜究
臺草

查仰祈

勅部行勘以肅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
戶祝文科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為申飭臺綱以重官守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官制名御史臺為都察院名侍御史為監察御
史兩都並設樞機周密品式具備居則主論建行
則持斧督部郡國南御史雖稍遠

輦轂然

高帝鐘虞在焉監護六卿之職事而盪滌其龐雜疏導
其條理厥官甚重

祖宗建置以來始未嘗不貞肅而後稍凌夷者起於一
時之人便文自營遂上下相安於苟且訛舛承襲

臺草

恬不為怪即賢者亦嫌於違眾炫異而南御史之
體日輕夫國之司直必自勅正以先羣下而後賢
者之精神白著

廟堂之上操人鑑以課臺官亦無以其為南御史故夷
之而後

國家並收其議論事功之效此皆臣職掌所當言亦
諸御史所欲臣言者敢縷次如左一申飭巡江二
差夫南都襟帶長江上擢潯陽之船結豫章之口
下扼丹陽之味控淮海之層最稱遼遠因差兩御
史一駐安慶一駐鎮江逐捕盜賊講肄武備必陸

月而後息萬曆末年以來御史缺員領差者皆遵陸行部若賓客之過遠廬曾不信宿於是駐都城之日居多其於巡江之義何居臣以為兩御史宜各遵制移駐安慶鎮江在土江巡歷池州太平和州無為州九江南湖而歸重於安慶在下江巡歷揚州常州狼山吳淞孟河而歸重於泰興其非濱江郡縣日有暇給酌量巡歷專查兵壯樓櫓器械其營務有屬操院者有屬江南江北江西撫院者並得商量綜覈往必稽弊來必觀成期以六月呈明臣院回京造冊其協濟操餉與舉劾悉如例行

但南都各院俱無公費廩給既駐巡外郡之久而賓從餽牽胥吏供億不具於體嫚褻何以視下查該差座船多至五七隻量議裁減卽以其篙工楫師之所糜留貯巡劄縣帑支應事體甚便一申飭倉屯三差夫巡視鳳陽倉京營倉及屯政為三差而鳳陽係湯沐重地衛士林立天困櫛密需差憲職用以稽核完通清釐鳳倉捕撿廢蠹屯政亦以清疆界課籽粒督衛弁墾荒蕪剔侵牟為職顧名思義則巡倉當遵制久駐鳳陽巡屯當久駐滁州卽不必知巡江之期亦必經歷數月為是乃相沿

出巡星臨電激甚至與按江諸臣相直一時聰弁輻輳有司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憲體漸夷臣以為巡倉宜駐鳳陽行考察江以北郡縣該道但以計簿課送賢否經太平鎮江江以南郡縣課送賢否如之屯臣於屯多郡縣行考察屯少郡縣該道課送賢否亦如之則事簡而功倍其他濟邊舉刺一如舊例可矣惟是京倉一差舊例止舉刺京營各官不第大差近南京戶部以督賦

題請如巡視鳳陽倉例議行舉刺南直浙江江西湖廣諸有司在各省多贅視之一檄之傳半年始達而本官無及腹之鞭何以能如鳳陽倉例疏課賢否臣以為應照戶部查叅完欠明例但課錢糧分數完者彙薦道者等罰其期亦視戶部發疏為先後多同少異庶評官與督賦無一瓢百與之擾如農之有畔焉又肆差有濟邊助餉之例所以聽理科罪不為無名乃巡京倉不知何年作俑凡錢糧批廻銷製遠限一稟問罪又多批詞究其故則曰歲以百金助南戶部公費耳先年領是差者多蒙濫詎近年兩倉臣俱向臣言以百金故開京倉罪緩之側於心不安謂之為便此其立論甚正相應

免幫部費毋論詞不可批而錢糧批廻銷制者然不問一罪則糧解疲苦之時如登祗席以息乘一申飭訟牒贖錢夫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江淮吳楚習俗輕薄民人抵冒吏不奉法以貨賂爲市同密文以欺先不勝其在外郡撫按臨蒞投牘之門有阻惟爾都除巡視五城日行事件其餘部院以職掌安同者無慮十餘處市狙訟師駢肩抵冒哆侈而無千成羣勢不能終無所聽而聚蠢成雷一事數案不能竟郡縣勾提轉相迫促姦胥猾吏抗弊巧法良民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冤枉未白連連經年此江南北第一困也今四差以行部外駐南詞便可省半卽還諸治所尤必約各部院告期一月率二次以朔望次日爲程歲時伏臘農蠶之候一切停理五城日行事件一月率六次以二六爲期不得參差授受庶幾抵冒者不能幻身分遞又可省一半至舖行一節先經會議

題禁近各衙門漸有紅封小票入市者真贋莫辨買肆謹謹在巡視五城嚴行懲罰則邦畿之民稍受清寧之福矣至贖銀一節各差清還助饒雖有定

程而官吏既稟察際紙制無乎不取給焉且詞多輕情其爲城旦春耐鬼薪白粲以鈐金束矢代者寧能有幾乃三差括括僅十餘月報小言入不敷出命於京又不無禮際羣輕折軸所廢不貲於是不得不坐招支錢坐招雖非濫取然民貧吏蠹安能一頓輸多累有司曲應以爲御史報滿豈得屑屑問遺古稱淑人君子無疆外之交東修之餽而况近時在京臣工無不欲砥廉貞之槩苞苴之禁屢見封章且間有摘發以示風標者諸御史是亦不可以已乎既已之而復有坐招支錢者便非清議之所許也至訪犯一節各差俱未有行惟下巡江相沿間舉相應截然通除爲便一申飭建白封事夫御史職專言責諸凡謀主體斷國論擊姦邪朝廷原許其言况南中清議之地之言而智不智攸關諸臣豈不籌之甚熟但畏考古之人有彈劾不避權貴者有議論務崇寬厚者有陰有所附專攻上身後官者有袖中之彈辦姦獨早者有對仗之彈今太臆落者有每朝候問說未常不言天下長者有公忠心術不主利而主秋尚論是振炳然可鏡今諸臣其爲諱矣

朝豈不秉心有常發憤悃悃人挾董晁之策家持賈
陸之忠然相沿率有一二嫂不可讀之語本告非
體檢點宜先至雷同相從隨聲附和懷妒嫉不
考情實鈎撫微細毛舉數事種種視陋皆非大雅
之辭而山人門客占候風氣刺求微密左右弄口
積使羣工不和尤當遠絕其薦剡一節始焉為積
行之君子墜不上聞受誣之貞士沉於下澤蔽賢
不祥義當闢發乃浸假不世力蒙子公聲希月且
瘡痕無痕鼠璞成寶幾於人欲薦矣然則必薦
而後賢彼不薦者遂皆不賢耶臺官霜簡鐵面不

臺草

宜同於佞人今而後願

皇上禁之而諸臣亦重發之也抑職又有進焉史稱貢
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人立身厲名
者多後京兆尹王章坐言事夷滅遂令智者結舌
君臣隔塞可見言責雖在言官而導其氣以作之
使言則在

廟堂之陶冶彼仗下之馬六鳴輒斥臣不具論就南臺
諸臣建白亦多所發舒純正寬平頗不溺職乃微
臣兩年所見僅優陟壹人其餘皆繫繫左遷矣雖
諸臣不以此短氣然有抑厭而無表勸臣終不敢

以為得其平也連茹無期抱蔓立見轉瞬五城四
差無人踐更吳是所望於持世者平其陞轉不得一
槩左遷即急行考選備補員缺庶

根本之綢繆有賴而一綫之清議可延也以上條言
雖四端卑之無甚高論而其中節目若貞憲規久
巡察避糧解禁官市輕罪鑲省訟牒遏苞苴提滙
薦杜雜賓止疏體無慮十餘事皆切實可見施行
者繇前言之課事功也繇後言之課議論也然必
有議論而後有事功夫人而知事功之難也乃議
論亦何容易哉臣為此言諸御史皆聚族而趣臣

臺草

言可見賢者之精神無不人人喜於白著而相沿
苟且之便文非其好也倘蒙

天語叮嚀

勅下該部院俾臣等遵奉施行則開天綱紀之地豈不
亦文武有威風稱大體哉而豐鎬遺黎具游泳於
舒長湯佚之天矣緣繫云云

天啟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奉

聖旨南京根本重地臺綱宜肅所奏各款有裨風紀着
申飭行該部院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歲終敘論文武職官以飭江防事查萬曆二
年題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
官每年獎薦以擒捕盜賊船賊起數爲差等萬曆
五年題兵備官一體敘論通行激勸萬曆二十四
年題覈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卽挨查經絲鄰哨
嚴懈情賄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捕擒無越境
鹽盜爲鄰哨所獲爲上功以此遞分薦獎叅戒停
止計算起數之例皆覆奉

臺草

欽依天啓三年該臣明遇題爲

留都地切江海刺姦宜密申嚴盜賊之謀以明職守
事議將五城兵馬巡邏管各官一體薦刺欽奉

聖旨留都重地詰盜宜嚴五城軍營官准聽操江舉劾
隨該吏兵二部咨行在卷今照天啓四年已終防
守事竣例當敘論以示勸懲行據徽安寧太常鎮
揚穎九江各兵備道及應天江防等官開報冊揭
前來備查歷來事例不論帶管陞遷去任但係曾
在本年防守之列及陞轉錄臣屬者概得舉刺除
寧太兵備道張大猷徽安兵備道彭克濟九江兵

臺草

巡道梁應澤揚州兵鹽道周汝璣歷任方新不敢
槩敘外查得見任常鎮兵備道副使楊弘備潁州
兵備道副使呂封齊明智忠信寬厚溫恭東南半
壁高撐吳楚長城屹立陞任徽安兵備道叅政傅
淑訓陞任九江兵巡道副使陸夢龍帶管九江南
瑞道叅政蔣謹登拔雲端仙掌澄鮮天際晴霞大
地歸墟中流砥柱帶管海防常州府知府曾櫻帶
管江防揚州府通判蘇鳴瑜帶管江防無爲州知
州史應選雄略春江萬里清心秋水一泓克慎克
勤亦廉亦法見任應天府江防治中陳夢璿安慶

府江防同知徐日升太平府江防同知陳所立池
州府江防同知鍾籲雋綢繆惟力是視澄凝厥德
不回野渡慈航橫流寶筏東城兵馬司掌印指揮
蔣獻禎南城兵馬司掌印指揮趙希朴西城兵馬
司掌印指揮李如桂中兵馬司掌印指揮韓位甫
聽斷風生鐵案巡徼月皎金陵威以廉生誠與幹
合中兵馬司副指揮沈維襄中兵馬司吏目徐維
宇西城兵馬司吏目葉承露北城兵馬司吏目朱
曆元東城兵馬司吏目董綬捕盜兎起鵲落除姦
鼠竄狐消貌並堂堂才俱肅肅永生營叅將段起

麟標下中軍遊擊黃金臺巡江營遊擊吳夢全安
慶營遊擊張國政用後圖縣鵠印胸中熟復龍韜
氣射梗河風清潢柱新江口中營坐營周忠義陸
兵營坐營都司劉光遠水兵營坐營陸超新江口
左營坐營嚴恭禮遊兵營把總楊景茂標府中軍
張時英技嘯猿公名高虎將鯨鯢永消江上龜鼉
常居漢中署圖山營陸營守備湯允文署楊台營
守備朱之胤孟河營把總夏雲奇新江口把總趙
學禮薛時祥張應禎吉先庚楊萬方周橋營把總
馬繼俊巡邏營把總李芳春俞虎臣浦子口營把
總劉德訓江陰營守備王伯勳仗劍直凌河鼓
張遠射天狼王帳時披金臺可望標下太平營名
色把總周文盛張鳳儀徐石慶標下奇兵營名色
把總邵偉殷輅歐陽昇水兵營名色把總劉正坤
陸兵營名色把總莊以臨蔣林李鳴震旗鼓官郭
希儀大樹軍中雕鶚長千里下熊龍志切禽生心
期橫草遊兵營哨總李良弼胡光先汪度巡江營
總練高應魁巡邏營衛總朱國潤浦子口營衛總
胡光祿新江口營衛總袁應詔周全李逢賜孫枝
茂趙遠姚天玉洪王政水兵營哨官張瑞龍黃金

印張振業陸兵營哨官張之光謝勝祝時恭荻港
營哨官余三登采石營哨官楊遵時材多跳盪氣
亦蹶張指揮堪落天花起蹈不辭湯火以上各官
雖文武殊科資格異路洪瑱分器均之於天啓四
年江防有勞例得一體敘薦者也又訪得北城兵
馬司副指揮董溢司城碌碌無奇獨受詞則手熟
居他昏昏罔辨惟見利則心開奉委查驗木牌乃
先期受銀三十兩居間者爲王醫生吳二誤買賊
犯楊應林銅盆乃拘到嚇以知情十金入而縱舍
過付者爲田弓兵本城總甲馬大告言庫書紀倫
等六名侵牟庫銀本官受取四十金置而不問直
是吏盜官分居民徐邦輔告言吳邦政負責而先
容以二十金卽強斷邦政兄弟代償押令挫產折
券何異李代桃挑若刑逼豬販張皂勒供私夥而
何舉遂以十五金主蓋則負塗之豕矣至私收董
武銀三十金置人命於不理反將原告張露收繫
非囹圄之官乎一善無聞三說允當陸兵營名色
把總金湯鎮除戎未見其長而心深於漁色東伍
頻形其短而計熟於利財置酒延兵每名索銀一
錢三十金竟入私囊通營傳笑私牌補隊事露計

窮各目索還常例分毫吐遂聚厚於其家金川
間把總通知哨長羅魁兵士李富等二十名俱
聽毛百戶私相顧後共受取六萬四千錢哨官李
富可欺耶管兵陳蘭徐相劉文學三名爲盜事發
中城鈴束已稱不嚴還將三缺賣張大等銀十兩
隊長朱富非證乎至於狎此頑童而腹伴陳雄每
月贈銀一兩猶可言也乃時挾少男陸時出入內
室同臥起外人隱然有艾豕婁豬之疑矣欲肅營
規宜褫劣弁浦子曰營守禦朱國寶臙臙飲河滿
腹饕餮踞鼎以身獨坐專城見爲事權在手橫行
邑屋遂至物議闐街濫准軍民詞訟以受取之多
寡爲剖分之曲直通城有朱錢串之號已可異矣
而牛行驢行食貨布物諸行無不先報名抽稅方
許渡江不幾於膽大如斗乎新增船軍三百名原
爲守望每月鹽菜銀四錢本官止給一半船軍亦
利其逍遙互相容隱而官帑每歲千餘金半問諸
水濱已可異矣而該營原額選鋒五百名鹽菜銀
四錢止給三錢每年坐扣公慮三百兩不幾於心
貪如蠶乎若託名巡院之委訪囑冷心腹林天發
宣言定價開薦致屯印指揮唐斯盛等望門投賄

或十金或二十金獨何文才以家食送少發回增
添六兩僅許開獎是惜官評爲利市也每逢上司
閱操指揮供張名色屬令軍牢夏應舉等每軍索
錢百文計一年正應五萬錢是又因公擅科歛也
至每隊賣放選鋒五名每名一季交銀一兩名曰
長差每季操賞責令管賞把總支入二十兩名曰
茶果各行經紀不下四五百名立限雙日點卯違
者罰三十錢名曰納卯貧民席地賣貨差軍牢王
榮等估計物值或索三十錢或索四五十錢名
曰種種弄無遺策總爲利析毫毛其尤可恨
者指揮朱國勳夜被大盜攻剽砍傷兩臂幸次日
訪擒二名并獲細衣銀簪有據矣本官拘繫猶豫
各盜遂央林天發賄國勳賂銀一百兩竟行實放
又訪知幼軍張鵬有龍陽之姿拘喚跟用因其叔
張光祖有後言本官怒而差軍牢郝承受等閤門
勾捕致光祖懼而縊死諸如此類不可殫論總之
以守備侵守令之權故淫汰恣其自逞以禦暴爲
禦人之計雖兇橫莫敢誰何卽俸僅三年而法難
姑實所積弊行號等者也此外如鎮江衛京操指
揮樊維新賣放操軍該武操臣谷會臣隨提問調

衛又巡邏營生管胡國光景入衰殘謗騰最惡新
經南京兵部暨京營科道官論列不必復續而臣
所論列貳弁亦兵部科道官往復商定與眾共棄
若見刺兵馬官則與巡五城御史同而薦剝稍寬
者蓋繇臣衙門新奉專課盜賊簿查起數都城內
外督獲過大盜一百四十名其餘狗偷稱是皆經
臣審訊歸死尉氏桴鼓稀聞巷門晏閉不可謂非
城官爪捕之功月令記豺獾之祭所以覺報也又
查標下遊擊黃金臺自天啓三年四月履任確然
秉志知廉潔之分適是年九月內齊庶人睿熒糾

臺草

臣

臣

臣

臣

合陳鼎相等謀逆事露倉卒絕域宵遁臣責令本
官督率家兵追獲睿熒胡五等於鎮江一追獲
芮善誠王錫極等於高淳一追獲徐君常胡元胡
器之等於宜興十日之內本官食寢俱廢皆其所
部家兵許應武馬承祖等功鷹犬之勞非關他有
司原疏具在是以臣上年課之曰捕反目不交睫
馭兵手不名錢積俸二年方謂遷擢可待乃近報
戶部倉場以天啓二年押運參斥是年東土妖梗
漕轉之數或丞及格罪誠有之但功在天啓三年
功功覆過亦所以厲行聞而風効酌量敘留是

在樞部之權衡非臣所敢必也其餘若沿江各縣
巡捕官及巡檢司各官謹遵故事徑行獎戒斥逐
不敢一一贅及矣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詳加擬議覆

請將所舉楊弘備段起麟等所劾董溢朱國寶金湯鎮
等應擢用者擢用應敘留者敘留應褫革者褫革
庶勸懲明而文揆武奮人成舟楫之材防禦周而
虎踞龍蟠地增天塹之重微臣藉以稱塞職守豈
不亦大有榮施哉緣係歲終敘論文武職官以飭
江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金光彩

臺草

臣

臣

臣

臣

臣

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正月 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為江南荒儉可虞江北搶攘旋定兇渠已獲善後

宜周據實恭報仰厯

聖明根本之圖事案查本年二月內先據巢縣申為

民饑荒搶奪客米地方異變事已據含山縣申為

縱火劫殺事已據無為州申為和合軍人聚眾搶

掠阻塞官河擅行叛亂事已據南京瀋陽右衛指

揮使司稟報和州貳都地方民人石彥林等結黨

搶擄於世華家稻穀截斷焚劫傷斃十數人命餘

臺草

俱捉獲事到臣該臣牌行潁州道廬州府和合無

巢四州縣仰查前項搶犯軍若干係何衛所民若

干係何州縣有無殺傷人命騷動官府一面作何

解散脅從罔治一面作何擒捕首惡必誅除係軍

籍者本院咨行南京兵部通行各衛官招回外其

緩輯地方全在該道府相機行事即有蠢動但嚴

行保甲鄉兵防禦不得輕動官兵至有崑岡之燄

諸行方略悉聽撫院詳示仍不時馬上差人馳報

本院協贊施行又牌行瀋陽鎮南橫海江陰等衛

照得巢湖內通匪類外達長江商賈輒轉販魚

鹽食貨耗豆布物近因水貴各軍借口過糴聚眾

填且正月某日數百船在巢湖中搶米正船

船重搖擺不覺沉淪次者四十餘人至二十二日

復手餘人各持木棍搶船六隻米千石次日又在

巢縣東門聚掠城門盡閉人衆編有天地玄黃四

號以紛湧法什壯烈彈射至縣民查和合軍丁隸

橫江濟鎮四衛屬各官平日不為約束偶乘年荒

任其搶奪法紀何在為此仰該衛印屯巡捕等官

作速收回聚搶軍丁密擒首惡數人解究其餘脅

從罔治如再結惡不從輕則與強盜同斬重則以

臺草

叛黨族誅悔之晚矣或姑念年荒軍窘准令設法

安撫自新各官猶得以戴首領全父母於清明之

世也牌到限三日申報去後各官乘夜飛渡過江

謙程至距里到巢縣無為州被變處所曾有廬州

府推官徐有吳先該巡撫御史牌委監兌合肥

對壩等州縣漕糧駐紮運河法處承道府奉臣憲

牌轉委遂詢無為州史知州於城市鄉鎮偏行安

輯去後隨據本官揭稱職於二月十三日會同文

試各官與集軍民人等宣諭安撫取具甘結仍親

至巢縣縣署嚴密防範之處諮詢始末計強犯馬錦等

鞠審枷責又同史知州至濡湏口渡河至正覺寺
會合文武申明約束分遣廬州衛指揮郭永清百
戶李聯芳齎諭帖請各屯招撫叛軍是日齊集則
有橫海衛指揮高尚易王世臣江陰衛指揮劉惟
忠張文鵬營標指揮張弘仁百戶李存仁鄭有功
方逢吉黃承俸錢果徐珂姚承爵顏文舉余有光
鄧珙陳有年陳蔭科周孔道李一陽等共數各犯
罪孽開以自新俱各免有聽命惟江陰衛六所中
左爲甚衆所共指爲豺狼不可嚮邇者則魏氏壹
家然亦叩頭請死獨西九都王三元被劫最慘壹
姓百餘戶有兩青衿兩胃監因慳吝不發粟兇黨
千人立時焚燬其家又劫章憲文之店三所齊集
不下千公各持魚叉一把上燃燄火燼廬五十餘
間老羸廢疾焦爛殘毀者十二三人最爲慘毒查
其首惡劉孫陳毅忠爲渠帥搖旗擊鼓有胡楠楊
賓宴謝樂齋施四諸人而劉元高位等則伐竹作
鎗蓄謀區劃者也若浮橋之亂得少喪多葬於魚
腹者卽天刑矣糧米拆房有張璉吾張珍所李雙
溪沈廷揚等應連諸人犯橋薄城有戴玉李思河
李德吾諸人短路扒倉有魏崔魏布諸人以上諸

兇俱經卑職訪確所當提究正法但州縣勢難拘
攝湏勞德令著落該衛所密切擒拿毋致魚驚鳥
散其餘脅從槩從寬釋庶天網不漏反側亦安至
知州史應選調劑苦心安攘偉略職得藉手不致
辱命乞恩紀錄廬州衛指揮郭永清李聯芳吳夢
吉等橫海等衛指揮高尚易等出入危巢共襄異
變均宜獎勵惟舍山營管標指揮張弘仁庸懦長
姦前被諸軍奪其鼓旗擅行燬劫瞠目坐視如土
木偶土著百戶張應詔眇於目復盲於心廁於官
實依於賊均應三禡等因又據廬州府知府劉應
召賴州道副使呂封齊俱據本官揭帖覆看無異
轉呈到臣臣隨密行各衛印屯官擒捕諸兇犯行
令將功贖罪去後百戶鄧珙鎖械陳毅忠至矣已
據江陰衛指揮劉惟忠申稱陳毅忠舍山一錢虜
也自恃多藏參結匪類禍心久熾倡言遏羅忍肆
焚抄卑衛此奉委命素知親管百戶鄧珙忠勇有
餘入穴鎗擒到衛解赴院臺已蒙發禁東城若議
紀勞似宜首錄次之則百戶余有光李一陽近又
拏獲惡黨魏崔魏楚解赴無爲州禁錮亦當并錄
除張璉吾等已經嚴行親管百戶周弘道陳有年

余有光陳蔭科分行緝捕另文解究外伏乞照詳
等因本月二十四日准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
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呂兆熊會稿為悍軍
聚眾搶劫姦民乘機效尤渠魁已殄餘黨悉散謹
據實奏

聞以明弭燬之蚤以預善後之圖事開據潁州兵備副
使呂封齊呈前事議將推官徐日吳從優紀錄知
州史應選知縣鄒得魯周應浙指揮高尚易王世
臣劉惟忠張文鵬等姑從免議指揮郭永清百戶
李聯芳吳夢吉照例獎賞指揮張弘仁百戶鄧琪

臺草

臺草

臺草

張應詔等行南京兵部按法究治仍行該部查發
倉糧速將屯衛饑軍查明賑濟以後著為功令將
該衛掌印管屯千戶百戶等官每歲前來江北各
軍附籍地方分班輪管毋得優游京邸其指揮按
期巡查歲終俱聽潁州道考覈申報等因到臣該
臣看得大江以北

湯沐歌風之地其民號謹樸易治適因東南去夏洪
水羨溢禾黍不入蠶麥咸惡米價驟痛騰躍巢湖
規肥賴諸郡之沃江南賈人販糴其中如雲涌于
是合和無巢四州縣軍民乘饑閉遏始於掠客舟

繼於挾豪富人相假貸道路訛言洶洶幾同斬木
該州縣報至臣隨牌行該道府咨行南京兵部兼
傳檄各衛官馳往禁撫會有推官徐日吳以轉漕
之役至相機便從事借知州史應選延見父老擒
治一二暴子弟文武同心張弛合法馬箠所至翕
然安定當捕馬錦等折於市衢不數日而衛弁鄧
琪亦縛首惡陳毅忠至矣毅忠聲名素藉藉然臣
熟視之第屯卒中猜禍之豪耳業鞫繫東城兵馬
司居無何百戶余有光李一陽亦跡捕魏崔魏楚
等鞫繫無為州撫臣疏中諸兇首次第收案除張

臺草

臺草

臺草

璉吾不賈外其餘脅從或可置之寬典乎臣嘗慕
說古人哀矜於赤子弄兵潢池者今僅僅以饑卒
貧民口實遏糴特款索飽尚未可以弄兵目所獲
兇渠付郡邑法曹掾治之足矣不必復張皇塵瀆
天聽惟是屯軍近七萬雖尺籍隸於南京兵部分置田
官隸於屯馬御史而土著受壓於廬鳳諸郡與編
氓繡錯以居從來戶婚田土訟牒皆該地方有司
者治之卽軍卽民何可異視今一二漏網郡邑賊
曹掾抱鼓勾吏可辨據各官由呈似欲稍委於南
都如此則威重不行何以持後善乎撫臣之議欲

將各衛印屯官輪班渡江巡查俱聽潁州道考覈
申報庶幾振振旅旅安之習作策良便應聽南
兵部會議至於應紀錄應免議應獎賞應充各
官應發倉糧賑貸各件無臣詳哉言之各部院主
者自能斟酌推行臣不必越俎一贅及矣而臣
因有感於歲之有饑饉天之行也古之趨時修息
者謹觀於歲有上東下熟先時儲蓄卽不幸有方
二三千里之災爲政者第掃除煩苛與民休息又
通商惠買金粟兩生民卽含菽飲水至矣不得萌
他念乃遇糴爲霸者之所羞平準非庸人之所辦
有司豈可輒輕下此令而今茲民口實梯亂乎其
始也聚徒而衡擊究則扞罔避誅相保匿山澤率
難撲滅事有至微淺而釀成天下之大紛拏者往
往類是普天之正莫非

草

臣等

皇上安可於天統之世而自秦越乞

明勅天下通除通糴之禁將四海穰穰共灌輸於不涸
之倉

根本重地四維維固而臣等謹會同總督漕運巡
撫鳳陽等處總督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呂兆熊
巡按直隸鳳凰等府監察御史劉泰燾巡視上江

兼管漕糧監察御史劉之鳳恭報前項曲折伏乞
勅下該部通除各路通糴之禁文武功罪詳看撫臣
疏覆

請酌量施行已獲兇犯聽臣等委官究問明白巡按御
史會審詳決其餘脅從一槩勿治庶春生與秋殺
不悖而義正與仁育竝行臣等藉以仰紓

聖明根本之憂豈不亦大幸哉緣係江南荒儉可虞江
北搶攘旋定兇渠已獲善後宜周據實恭報仰歷
聖明根本之圖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龍
應祥齋捧謹題請

草

旨

天啓五年三月 二十七日 日

奏

聖旨拾遺亂遯糴病民着該撫按官嚴行撲滅設法疏通
以安地方其已獲兇犯分別自從依律正法該部知道

鶴草引

既刻鶴草或人听然而笑曰子嘗爲轂音
矣忽然而鳴天野之間何不倫也熊子曰
是音聲自然之理也宮和而聖商和而義
角和而仁徵和而禮羽和而智大小相旋
君環無端樂作而詩比之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倫莫加焉夫細下極則焦衰大上極
則廣賁其惟雅頌之聲曲直繁省廉肉節
奏足以感動人心詩之至者也學詩而不
本諸雅頌猶未學詩也余固幼而讀雅頌
者今之詩不能雅頌其聲不能不雅頌其
理雅頌之理至平人人可和者也易曰鳴

鶴草引

鶴在陰其子和之若賓賓然希心于陽春
白雪之調以寡和爲奇余實不能矣然余
之爲轂音也亦未始異于鶴也希音之爲
太音有旨哉墨子之謂禽子曰鶴時夜而
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然則鶴盡詩與
曰鶴千六百年始能與鳳凰同鳴遊于聖
人之庭聆音者必采律歸昌合陰陽雌雄
之要渺而後爲詩之至也鶴云乎哉

鶴草引

二

綠雪樓集

鶴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古體

三百篇以後古詩無定體以古人題者為體後

人如作樂府古歌即當因其聲口想見其氣象

明其精神如起古人復歌也乃為得之

李詩其來詩家鮮作樂府者惟李詩為我楚辭

君無四海之元美為盛然欲其作汝為我楚辭

後人為漢祖斷也將英雄且憤且憐之而漸離

模寫仲默政易水歌為易水行直悲歌節生哀

等名曰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耶歌呼將

然無味于詩作南山歌曰車下短衣歌者誰國

有叔牙當見知都是驚傲却于豪傑發憤光景

不似較之本歌不啻燕越元美則鮮此弊如文

王其子拘幽桀直體口吻發其真作樂府發自調

亦庶幾于叔牙之優孟矣而其作樂府發自調

杜陵遺談以備一代採擇其意心哉歌者不數

鶴草 卷之一

章如詩亭江等題明矣若古書樂非有人又出

就知其刺趙文華之于相也乃後之作樂府

者蓋鵬時時事直敘其體則近古歌也

古樂府可于哉余其宗尚四家而其一也

賦處恐開後世礫裂古體之端又何敢

隨聲附會也姑表而出之以俟罪我者

樂府

白雲歌

皇娥過白帝子于窮桑之水而生金天氏

天地開明判混茫日月迴薄匹陰陽璇宮夜織倬漢章

晝乘桴水歷窮桑恍惚天風吹玉郎雲和瑟奏雙鳳凰

被我金天長發祥

白帝子歌

答皇娥也

金繩交界來西極乘雲作雨施四域半渚聖對天孫織

上帝之命開下國雄雌六鳴揮寶瑟清歌肯與塵凡譁

駕海悲寬萬里息

率彼野者虎耶縈然來者楚耶耶有舟兮處耶

其二

盧中王孫叩哀而進殮母畏耶奔盧中王孫

其三

歌滄浪兮春秋叩詘名而直鉤于寶劍焉求日照當心

沉舟赴流於天乎悠悠

卿操 河歌也

鶴草

卷之一

吾道非耶文武不作將焉歸耶覆巢遺鳳凰割胎驅麒麟

麟滔滔者皆是與其詘于人母寧席珍彼唐都兮乃殺

良臣龜田即敵吾聖魯兮吾豈濟秋水之津復我舊邦

憂心殷殷吾其為東周乎安得明君

白雲謠

西王母歌也

白雲高飛奔山吾家日入萬里人生有涯祝延君壽若

木常華

其二

天子賜而答之也

瞻彼白雲璿池之傍萬民和洽降福孔將三年為期獻

觴是常

艾如張

田車既安如輕如軒艾蘭爲防置旃爲門駕言行狩遊
于北園雉雉于羅有兔爰爰安得如黃鵠高飛不入羅
祿之丁丁兔柰何

公無渡河

擬空
蘇引

公無渡河河伯不仁吹怒波巫姬三老爲娶婦年年尚
見蕩田水况有張牙之暴鱷九首天吳十丈電枯樹黑
鴉饑欲食烏鳥啞啞待人過公無渡河公渡河渡河竟
死柰公何

落葉哀蟬曲

擬李夫人歌也英雄悲宛漢武之
賦秋風忠直年騷屈平之悲天問

稿阜

卷之一

秋風兮淒淒秋草兮具腓黃葉兮飛飛蟬聲兮傷悲閒
殿兮玉珥虛玄兮翠帷懷蘭英兮歲寒驚鴻兮背樓
望彼美兮懷疑翩何姍姍其來遲

淋池歌

擬漢
昭帝

天晶雲白水波涼田田太液菱荷香沙棠之漿木蘭橋
飛鷺舞鷗隨風翔采菱歌屬黃頭郎况有宮娥引清商
月明河漢低建章千秋萬歲樂未央

城上烏

城上烏生八九子舖飼不避蛇與蝎青衣少年挾小鷄
一縱黃口連毛噎何不學鳳凰棲梧桐朝飲丹霞暮餐

綠雪

車遙遙

車遙遙兮馬駢駢自君之出不可追君之出兮咸陽西
人生安得常相隨妾願化作山頭水憑人採斫作車幅
三十安排共一轂妾願化作陌頭塵朝朝暮暮着車輪
隨風吹起上君身

吳江歌

擬張
翰

吳江冷兮楓樹丹鱸魚肥兮秋風寒歸兮歸兮附所安
振米草羹竹釣竿

江南曲

鶴草

卷之一

江南淥水泛香蓮魚尾從從蓮田田老葉如羞嫩如拳
初生貼水五銖鉸筆簪新菱雜芊芊不礙如花采女船

小麥謠

小麥去年無人收大麥今年無耕牛驟驅括盡牛服輶
買牛之價賣兒售丈夫征戰婦姑愁野田黃雀聲啁啾

兵車謠

車如鷄栖馬如狗盾如榆葉劍如韭十萬騎兵如戲偶
將軍金印大如斗

煌煌京洛行

擬魏
文帝

煌煌京洛壯哉城郭北里鳴鐘南衙擎柝東市放燈西

郊張幕名利津梁千唱萬諾一解紫閣沉沉黃門赫赫

豪聚五都衛通九陌金張開第許史列宅鞍馬馭馭名

聲藉藉富貴之場駢填履舄二解功成身退卓哉子房

淮陰不止烏盡弓藏矧無功德啞啞怡堂若曰胡傷多

足不假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三解蘇秦傾側車裂宜加

陳軫忠謀不用何嗟吳起好殺伏尸禍奢智矣郭生馬

骨自誇魯連却金志于青霞四解

長干曲

白門蕭寺水西橋秦淮明月閣吹蕭大江日夜東流水

迴頭猶作廣陵潮

鴛草 卷之一 五

其二

楊子津邊十二樓青雀黃龍白鷺洲雨花臺上萋萋草

管領風烟不記秋

邯鄲歌

明月團團長信宮邯鄲女子分當熊短衣不脫愛故縫

祝君之壽南山同

其二

湖陵松柏鬱青葱北指邯鄲路可通爲惜短衣休洗紅

彈弦舉袖迴清風

五言古

吳趨行

楚聲停白雲齊唱罷高唐秦箏姑緩引趙瑟慢由房聽

我吳趨曲事蹟說金閨閭門一以高迴軒文杏梁雲浮

秦湖石風浪到婁江秦伯開風俗虞仲體綱常灼灼延

陵子高掛標青霜季世君圖霸水戰棹餘皇伍員効武

節專諸進魚腸西施傾國色姑蘇麋鹿場王連隕陽九

三國紛搶攘赤壁走阿瞞江東日龍驤八族皆華胄四

姓盛文章廣饒稱陸海聲名擅四方淑美難窮紀短歌

聊抑揚

鸕鶿詞

鴛草 卷之一 六

天氣突方異奇禽絃羽毛一枝春樹上更叫曉雲高度

曲通朱殿遊詩動絲毫襴斑真可愛所貴在蓬蒿

其二

打起出鸕鶿莫教啼芳樹振羽旣多姿弄舌優如訴本

是越鷄登甘胡鴈婦短尾似軫車修頸如張注

梁甫吟

壯士矜意氣義重身可許至於事君王要貴以規矩嗟

彼公孫捷田疆古冶氏豈不拳勇人國相惡無禮微言

賜二桃一時爭趣死功不論馮河功不論拜虎功不論

御軍得罪智費無處所君不見梁甫山邊蕩陰里三墳

鷓鴣啼

野田黃雀行擬曹植以下選體

悲風吹野田黃雀啄荒粟啗啣雄呼雌蒼鷹側雙目雀
見鷹投人人喜龍雀鬻傍有俠少年捐金將雀贈放雀
摩青煙感恩還寸意氣在羽毛啣環相報速可以結
交行轉眼成及覆利劍斬負心一以激流俗

蕭史曲擬鮑照

蕭史元神侶秦女本天孫漸臺切河漢精氣吐氤氲咸
陽樓上月闌谷管中雲羽往楊霞佩艷體被星文火粒
甘排辟瑤華吸朝昏一自雙騎去鳳聲猶可聞

鶴草

卷之一

為牽牛贈織女

廣韻延之也牽牛在河鼓南天桴在鼓傍織女在天中二小星為足

妻女乃宿生

織女天貴孫豈同須女賤須女乃相隣經度隔六線貴
女越長河韜英邈難面况有三河鼓昔用王征戰天桴
鳴婆娑驚斷鴈與燕秋風一夜期雙曜激飛電托身在
天津偏難布親串美彼奔姮娥夜夜月中見

為織女答牽牛

織女二足如侍兒名梁玉清舊有太白篇侍兒之說語雖荒唐于傳

之有

恨此儷經星漸臺秋水平况有雙侍兒名呼梁玉清萬
古永相守寧虞太白經弄杆欲成藻支機織未停河漢

界天末北陸蓬南漢七夕烏橋幻轉漏月三更涼風發
雲表牛渚何盈盈妬彼賤須女近郎是娉婷

逍遙閣對月擬謝靈運

敵榭延海月素色際天遠高山莽宿煙微風恣舒卷梅
雨正初霽島嶼青宛宛慷慨發浩思情理可雙遣寒暑
信不違苑枯理無遷所貴達者心中立無仰俛

其二

夕霽天氣高周除有餘朗開閣厝明鏡邀月問虛敞盈
盈浸海白紛紛來夜爽水淨我所愛露華人亦賞高視
收素心曠觀中獨往和光塵無同任真敦微尚

鶴草

卷之一

行春

擬謝靈運

命駕入城意與雲薄朝發東門闌暝投山寺閣陟
嶺採石華們嚴搜丹藥祇為恣奇探匪能尋正覺四時
著佳麗三春眾融爍高興煙虹冥邈馬寄遠托古人有
遺言息必期廬霍

其二

柳青動逸興鶯老起春懷沙風捲丹溜山月照蒼苔步
謁太母宅手揮容成杯朱華被蘭路玄雲拖芳臺曠望
廣川際遐矚曾阜隈晴陰紛氣候一以疑蓬萊抗跡千
仞崗壯心殊未摧

東郊

首夏飛陽雲清和快餘步
糜祿踞岐海島與對朝暮
溟漲遶達碧岫煙引輕素
女蘿蔓朱華灼灼採樵路

其二

高志隘四荒虛心觀萬物
振衣瀛海壖迴飈薄披拂
憑陵壓倒景橫爲人蒼鬱
占稱文蛇卿今亦紛朱轂

四豪詠

信陵君

卓哉魏公子本自綽綽流
意氣渺四海肯安肉食謀
夷門進奇譎存交亦解仇
功成鄙于賞微與博徒游
二客

陳正論決策歸分憂兩戰
何堂堂出入無競綵

平原君

平原貴介子好客稱自喜
雖多豪舉游毛公竟不偉
門下使無人虛義焉能市
維是圍城中勝也何靡靡
誰憐公子姊八萬來致死
談笑却秦軍賴有天下士

孟嘗君

薛公渺小人養士置幸舍
鷄鳴狗盜雄盡皆通坐下
入秦秦無如歸齊齊甚藉
雖非倣儻倫抑亦俠士亞
桃梗獻計者小忠良無詐
馮公眞偉人貫貫不答謝

春申君

黃歇本無行好客爲豪舉
上書能折秦畫策思存楚
飲

河董易盈奇貨爲可買李
園欲居權謀府卽禍王亡
去非望人身名無處所珠
屨客三千一士朱英耳

三傑詠

留侯

伊人始奮椎祖龍魄蚤失
取屨屨上奇獻璧鴻門屈
扶漢策羣衆報韓心已畢
銷印本良圖躡足近譎術
商山羽翼成辟殺辭縲絏
玩弄英雄前飄然托鴻乙

淮陰侯

灼灼淮陰侯靈武本冠世
寄食窘少年執戟阨下位
朱

光聚畫雲英雄擇主事威
亮逾火烈功成乘貝志謝
絕

劇生言忘身中說忌呂氏
蘊邪謀鐘室血先灑

鄒侯

蕭公何堂堂奮跡繇主吏
內撫三秦和外濟六軍賈
拔奇感代工自污費多智
封鄒居蹤指請死殊不次
折律

七言古

匈奴歌

馬支山裏山團團蒲類海
子水漫漫高掛穹廬障朔
寒穩抱綿羊草底駟馳騎
飛上鐵馬鞍大弓驚羽長
箭竿

關氏日唇如激丹割炙吹笳呼可汗

其二

祁連山下我殺黃河套子水窩窩赤馬驛牛青橐駝
高打坐轟亂吹螺邊關市日來講和旃裘皮角留絲羅
刳羊灑酒笑婆婆胡姬手抱琵琶歌

幽州馬客歌

代馬驕騰向北風燕昭臺上比英雄四蹄入陣矯如龍
雪花照眼繡纏腰漢家帝子開五郡汗血方成大宛功
從來馬種生胡地藹藹星連鼎星細健兒鳴弓馳黑沙
飲水長城射辟睨馬市新開斤堠稀近苑春深苜蓿肥
幽州賈客多遊俠結束胡兒冠虎皮黃金錦繡絡繹去
贏得關前款段歸鶴脚高擡頸毛縮草繩終日向人嘶
只今羈去遼東路半作柴車半作驢君不見馬骨高似
醫巫閭

海風行

黑風吹海海欲壓鐘鼓龍宮響鞞轂巨鯢奔背亂春潮
捲出黃雲大亦狹曾聞海藏珍的皪珊瑚血紅高八尺
鮫人珠子明月光波斯賈胡爭賞識又聞神仙居海島
十洲千草綠瑤草黃金紫貝弁流精八道交繩擎大寶
似此皓肝拍天來靈仙異物皆惡道嗚呼海風不惡人

不平氣力雄時海可傾莫說秦皇鞭石走駕橋直擬接
蓬瀛就是太公釣得文王上回頭便嘆天下清

嶺西行送張參軍新將潯梧

九疑之嶺千萬尺嶺西錯落鬱林石寒亭水浸桂枝辛
枕榔樹子作麵食猩猩白晝學人語毒草春榮紛鶴羽
蠻婆吹蠟障行暉蚺蛇如斗膽如乳君不見湘江風起
浪潯潯秦皇一怒輶湘山交趾女子徵側反伏波將軍
大戰還又不足象州安置薛都督由來三箭威名宿軍
前免出示胡兒十萬鐵騎皆俯伏

崙海行送王參軍出汛

鶴草

卷之一

上

崙山崙業高插大洪湖萬古漱其巔明庶風從東北也
春岸扶桑浪作烟祇爲倭奴食漢市况得金盜與勾連
令嚴幕府懸功罪奏課 明光年復年將軍生建黃龍
舳甲士歌搖青雀船凌晨候氣占雲表接夕箭沙壘斗
邊君不見橫梁威名自昔傳周郎意氣更翩翩何必低
眉事文吏男兒有志勒燕然領取崙山一片石磨刀殺
賊向無前我取海水蘸崙廩爲君作記標後先

海鶴歌過白鶴嶺也

我聞閭浮提中芥子許漫摩山河與海水初生小兒名
盤古繼之者誰曰神禹鴻濛氣蓄南條分衡嶽騰騰東

南奔牛女星高填越門支提之前白鶴蹲玄雲爲質雪
爲魂朝飲滄浪日脚昏夜啄長鯨潮汛渾佛子休誇大
鳥王金色兩翅搏龍堂南華老叟恣汪洋大鵬負背亦
尋常我數騎鶴過寧陽仰首但通天蒼蒼有時雨師挾
雲將連天和海都渺茫忽然罡風吹大荒分明歷歷見
扶桑只愁劫盡八萬載此海此鶴何處藏君不見依舊
芥子包玄黃

附韻

硯銘銘非詩也而韻近于古詩武

穎緒着而經國石墨着而汙白持重君子之德守黑至

鶴草

卷之一

七

人之色敬之哉

筆銘

銳其首直其身毫毛茂茂今古彌綸敬之哉毋曲於人

毋陷於文

鑑銘

孰不欲自見其形孰不欲自匿其精鑑於水者澄鑒於

人者明可畏哉

劍銘

文武不備良民懼道德行之始爲祥器

墨銘

不曰堅也磨而磷不曰白也涅而淄故用不可不慎也

席銘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言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欲者正之不欲倚也杙者支之不欲陂也

几銘

其安可憑也其修可盛也維其平也維其貞也勤拭之
毋垢明也

杖銘

輔人無苟輔已無佻扶人無咎扶已無敲

觴銘

鶴草

卷之一

一

在禮曰竹亦曰奉豆和洽人神豈爲濡醑三奏不識矧
敢多文

衣銘

垢故是厭而新是媒寒溫遞推時哉時哉

讀藏經

余奉先太后講住錢半寺講闍維其
雅馴者爲佛海湛言因作偈語以其皆叶
韻似六言輒附錄
之非謂可詩也

提沙月面珠角香眼照開五濁天龍夜叉羅睺幼術終

輪正覺

其二

非王雲駛月運非客舟行岸移一切住於深定何分自

體他機

其三

貪瞋見縛想它煩惱客塵窄迫試瞰虛空何味究竟無失無得

其四

從他小乘作意何如大乘體觀波羅密在忍辱試看覺安臥安

其五

從來鳥黑鶴白總爲是角龜毛瞻顧東方精色分甚地下天高

鶴草

卷之一

十五

其六

身相暫爲幻垢妙色何如窟園毫端見寶王刹佛面無嫌無妍

其七

龍女寶珠一顆價值三千大千獻佛立坐蓮華慳破自然果圓

其八

虛空平等世界解脫方便爲關堅牢密訓離垢處處者閑峴山

其九

貪行瞋行癡行各有二萬一千三界田中苦芽念風識火熾然

其十

妙在反息循空熟到遺身純覺銷滅諸漏頭陀彈指便超無學

其十一

蠲除一切煩惱不動有如山王鼓揚兩翅觀止無燒猛似金剛

其十二

普印先居八解菩提直入三摩說法歸於不說天雨訶鶴草

卷之一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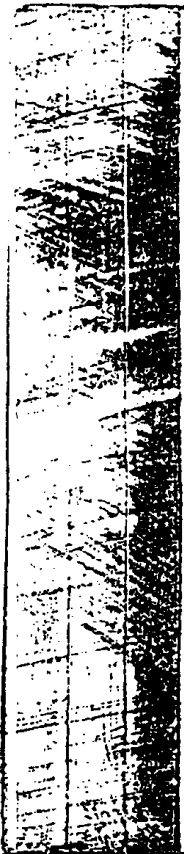
勢陀羅

其十三

象寶馬寶珠寶寶安羅更有善財法華苦行推去莊嚴受享迴來

其十四

淨飯國王因主摩耶夫人聖胎足盧遮羅釋迦諸佛總一如來



鶴草

近體詩以律詩得名開元大曆以後律法始嚴

然其字格微須古體即盛如杜子之城尖

黃春春甚要字韻詞天今其韻然為律之上選

其韻律比之管弦不宜宮商少錯

五言絕句

春雪

不道炎方地春風舞雪斜天將寒素意分與日南花

其二

海嶺紛紅梅春光早漏洩梁園萬里遠忽訝風迴雪

鶴草

卷之一

一七

古意

大夫貴自立寒暑無愆時滿酌新豐酒高寒猛虎詞

寓意

如花少婦面衫子着銅青合唱伊州曲流風動綺櫺

其二

芳屏隔明月曳地石榴裙一笑千金買歌聲

桂

南方榮桂樹冬夏無彫林况復秋園上香來月色深

賦得臨池柳

綠占銀塘早絲陰玉澈長春心愁欲斷花片落滄浪

杜鵑花 太姥山三

子規啼正急又見杜鵑花萬樹紅煙起春風醉欲斜

紫藤樹

石崖春倒影依附發榮華不似喬林樹風霜歷閱賒

代閨人

春鴛啼欲老風拂柳條青為送邊城客長亭復短亭

代戍人

胡笳秋月夜陣陣朔風聲風月關山斷高天兩處情

閨夜

海動雲移悉山深月照虛好將天地色收入伴圖書

鶴草

卷之一

十八

五言律

遣使閣

東南天地外官署一山阿水戰魚龍舞風恬鶴鶴歌樓

高觀碧海樹老兄青蘿吏隱人無避深藏得意多

其二

酣看滄海色都是碧山雲松雲飛春浪城頭駐夕暉讀

書稀吏俗作賦遠塵氛酒後疎狂極杯香花氣聞

雨夜

風雨孤城夜閨中一郡偏潮聲淅淅角烽火照樓船南

越全規海東甌半壁天乾坤無限夢高枕思悠然

其二

漲海黃梅雨中宵殊未停漁燈攢斷岸螢火閃疎櫺戍
靜風鳴柝更嚴更止亭綢繆惟視力敢自托飄零

雨後

野風吹猛雨波浪撼空林珠母隨潮徙銀塘映壑深古
松巢水鶴青草叫田禽短鬢驚時事焚香拊素琴

新霽

萬山斷雲腳一片沙明派綠看無了殘紅望欲迎盤
空飛老鶴啼樹隱新鶯晴雨元皆好初晴天更晶

聖水庵

鶴草

卷之一

十九

靈芝青嶺削天乳注龍湫佛座居雲裏鐘聲度海頭千
年丹井滿萬个綠筠幽飲水真吾分長生自己求

其二

凌虛千仞上一似探河源玉井泰山在金華漢死存攀
高迷宿鳥扶秘嘯清猿莫許白雲起翻將聖水渾

錢王嶺

天壁雲生迴春路到錢王水似富春渚山如華子崗古
林十里綠新葉百和香白眼風塵外扶桑盼渺茫

中興寺

爲討名山勝迴從古寺看龍宮連石塢驚嶺護瑤壇地

盡中原遠天高大海寬暝投依佛宿空色等平觀

偶詠

南方氣候暖風雨亦微寒紫燕窺紅壁黃魚啣碧灘撼
波多水母問俗少珠官留滯同眞隱青山日日看

其二

閩中天外郡况復古東甌只有鷓啼夜曾無鴈叫秋荔
枝沿浦澈篁竹蔽山丘直置風雲氣隨時狎海鷗

戊婦吟

莽莽黃龍府腥羶急鼓鼙斜陽衰草變殘樹亂雲迷甲
馬朝踰塞軍書夜刺閨可憐砧杵急衣絮到遼西

鶴草

卷之一

二十

其二

記得征遼日去年楊柳青攀鞍羈戎騎把酒送旗亭寒
暑占關雪存亡候歲星忽啼空自語誰適逢好娉

百洞

遊華青芝山多洞重延尉新開

漢縣侯官舊閩疆東冶長千峯凌碧漢百洞貯玄霜仙
鼠拳藤舞神龍擎峽藏海將天一色靈氣逼扶桑

其二

洞古青山合雲橫碧海分登臨迎旭景徙倚駐斜曛地
錯甌閩繡天垂牛女文欲將白石煮鷓鴣夜中聞

其三

太華連中躡青芝寺裏迴馬王馱貝葉獅子護香臺氣
蓄先天合緣成近日開蓬瀛周道上步履亦悠哉

其四

千年靈秘物廷尉恣冥搜禹穴疑堪探龍門似可遊海
光天鏡落江影石帆收吾興端非淺青鞋不自由

梨嶺舊在縣容福安
張令道亭其嶺

陸海兼天看銀河在袖携龍王騎碧島虎子掛丹梯萬
里蒼茫合千嶂縹緲低都亭今可憇閭吏戒晨鷄

白鶴嶺

霍童削天壁此嶺復蒼荒一鶴雪中舞六谿雲上朝紅

鶴童

卷之一

泉飛大壑白石駕仙橋日馭扶桑外羲和如可招

七言絕句

中秋同潘臬諸公西湖曲宴時聞遼報

秋淨雲高海氣開月明沙渚鳥飛迴鳴榔聽罷江南曲
城闕西風畫角哀

其二

諸侯張宴冶城西楚客銜杯意不迷共說秋風吹塞草
漁陽邊外馬聲嘶

重陽同諸公飲樣樓

樓即越王臺址

蕭蕭落木越王臺秋老黃花取次開蓬鬢不須防落帽

西星高照紫羅杯

其二

白雲紅樹滿闌天紫蠓黃花集象筵海颶莫將秋色奪
龍山尚會總神仙

烏石山洪園集陳年友

山園傍郭承蓮潯薛老峰前萬點青惆悵中原搖落盡
太丘今喜聚雙星

其二

秋樹陰陰逼酒清班荆聊見故人情雙龍躍出延平渡
可聽中江風雨聲

鶴草

卷之一

塞下曲

青霜九月遍寒燒千騎胡兒出射雕天大將軍星名排
漢陣邊人驚說霍嫖姚

其二

虛籠雲白薊門秋姜女城東瀚海流聞說左賢鳴羯鼓
西風何處不堪愁

其三

白檀東去望遼陽旅鴈南飛夜避霜偏是良家六郡子
忍携孤劍戰沙場

其四

將軍此日踏王庭鐵馬雲屯塞草青只恐單于先絕幕
胡門無計射狼星

其二
與張叔敬集太平臺偶譚城上退倭用火攻也

喜同王紱一登樓萬里春風接海洲戰血當年腥野火
賊奴魂悸此城頭

其二

城高滄海起樓臺楊柳青青入望來共話如君真舊史
登臨我媿大夫才

永山歌

胡地黑風吹凍海中天炎氣水爲山相從廣野看宮闕

鶴草

卷之一

三

蜃影微茫波浪間

其二

但憑風力上雲霄只道高山勢不消若是我嶠真積雪
千年明月照岩堯

其三

秦皇驅石海之東海自無橋石自紅就是秦壇風雨地
由來七十二君公

其四

冬日偏同夏日威炎風朔雪兩依依昭陽殿下生春草
愁殺王孫無處歸

荔枝

滿林春色醉楓亭紫核丹房布葉青暖若朝雲與峻嶽
日華當午照繁星

其二

甘如石蜜冷如水千樹明璫翳古藤度嶺便同江橘變
日南佳色滿修陵

其三

漢帝當年扶荔宮交州移種春風其如海岸草芊綠
五月烟籠樹樹紅

其四

鶴草

卷之一

三

明駝急遞逐飛鳥萬里長安似轆轤但得嫣然笑子矢
紅塵何惜盜兵符

龍眼

本是勾欄鞦韆珠生憎呼作荔枝奴吳儂寫入三都賦
茂苑如今樹有無

其二

西國葡萄比重輕日南千樹海珠明漢朝曾賜單于食
旁挺何曾讓側生

其三

青青綠葉紫金房謾惜雲容飽玉軀吳道海南官况冷

秋風吹落露凝香

其四

橘柚槿梨各有時仙人海棗渺難期折來龍目房中味
九轉靈膏富幽芝

撫劍

延平城閣枕江隈萬里洪濤倒海來劍氣怒着風雨色
雙龍蛻蛻匣中迴

其二

七閩山到越王城大海遙連百粵平雙劍無人窺紫氣
含情還向十牛明

鶴草

卷之一

三五

其三

三尺青萍匣裏安磨開陰綬斗文寒自言不許千金買
留得英雄帶笑看

其四

何當流綺壓風塵祇爲光芒早燦人自是不妨雷欲吼
含將秋水久逾新

七言律

登泰峯四首

其一

胡庵

爲訪桃花到碧山洞門流水浪潺湲闌黎寂寞暮鐘冷

佛相荒涼古殿閒頗有細蘿留夜色寧無大藥駐春顏
今宵穩作遊仙味天姥明登尺五間

其二

霄路

幾作名山汗漫遊靈仙偏秘此邊州炎方瘴淨摩天近
漲海波澄浸地幽紅日照來秦觀旭白雲飛去楚峰秋
胡門直北狼烟起回首兵戈不盡愁

其三

詩太

仙人委蛻石蘿寒倩得紅雲伴瓦棺落日荒岑孤鶴唳
迴風曲洞老龍蟠名山不道無常主瘴海偏能有大觀
請向中原悲往事五陵松柏幾堪看

鶴草

卷之一

三六

其四

洞庵

萬丈丹梯獨往迴杜鵑啼雨雨花催峯失隱隱鴻蒙割
洞古陰陰混沌開潑倒年華勤拜石縱橫意氣謾啣杯
分明鷄犬雲中現我自秋槎泛月來

鱗魚

四月梅風吹釣船鱗魚入市濯鱗鮮武陵溪裏開花後
楊子津頭進貢前斜月掛竿通海曙早潮收網隔山煙
官閑一路渾無事慙愧漁翁索俸錢

張園

張叔敷

春園小築傍山高翫世幽人已二毛華瀨倒飛雲瀉練

石嵐橫帶海生濤閒來坐上看書卷興到牀頭撫佩刀
解脫不須僧說法含光元自合天梭

南峯老松

福寧城南二里

石門斜夾小林丘老樹高蟠上世留雙幹拂崖樓白鶴
孤根挿壁舞青蚪千年苔色凌霜古二月藤花抱雨幽
疑是曲轅看櫟社故將無用閱春秋

立夏

羽觴流罷領春風初夏陽舒淑景融官况草侵新園綠
鄉心花傍故園紅邊城戍靜高吹角海岸漁歸穩掛蓬
清簾疎簾堪避暑蹉跎可惜寸陰功

鶴草

卷之一

三

偶占

拾遺書奏鳳池秋臥病淮陽我自求章有姓名驚世眼
漫將肝膽向人謀半生落落慙迂腐七尺昂昂任去留
海上魚龍全寂寞黃昏鼓角似遼州

徵兵

時遼警遣科募天下兵

朝廷羽檄大徵兵使者紛紛出漢城細柳可曾招劇孟
夷門還自過侯嬴三河年少皆辭社六郡良家盡結盟
見說寒蕪荒極目將軍且莫計行程

其二

一片胡塵捲地飛茫茫衰草照殘暉河湟急下雷風令

閨閣空裁雨雪衣萬里好將金印佩三更愁聽玉簫希
由來征戰男兒事不取龍庭誓不歸

加餉

時以遼餉不論田每畝加九釐

襄平元是古遼東燕國當年亦禦戎轉餉不聞連海內
徵兵曾未到雲中豈云大統山河日翻添偏安保障功
稍願臨邊諸將帥肯銷金革賀春風

其二

種得甌窰未滿篝由來磽确本無秋流行水旱蠲租步
火急軍興轉運浮露冷汗邪棲野鶴風吹沙草落江鷗
供輸本屬臣民分但祝功成蚤是休

鶴草

卷之一

天

演八陣

八陣田來卽六花方圓束伍任橫斜天衡四正龍從虎
地軸餘奇鳥配蛇黃帝遺經存井地武侯留跡在江沙
將軍號令如風雨萬衆馳驅孰敢譁

偶成

甌閩盤互萬山迴一郡孤懸保障哉天入南溟三楚斷
海通西域百蠻開越裳白雉無消息關尹青牛莫往來
自媿風塵徒潦倒好教鷗鶴久疑猜

懷李懋明

世上虛名誤聽聞相看能不悵離羣江湖未老元龍氣

京洛還傳仗馬文賦作秋風誰念我詩題春草只思君
天涯回首添愁恨萬緒未歸深碧雲

岑興建塔

片碣停雲壓碧濤春花拍浪泛仙桃基憑匠石兼山重
簷戴文昌逼斗高不爲珠林藏寶鴈還從筆海釣金鰲
懸知元氣騰騰合象緯精靈射綠毫

送諸叅伯曾縣人賀時叅伯守延平

徽省旌旄謁帝行薊門秋色望中迎賜稱閩海歌東
海劍出延平入北平冠冕共趨鳩鵲觀兵戈還擾鳳凰
城東在知君籌策發時急尚學終軍浪請纓

鶴草

卷之一

三

送詹見五泉副入賀

扶桑五載照高標此日輕車賀聖朝法署止收滄海
氣明堂惟進白雲謠蠻夷霜雨皆歸化胡虜風霾尚逞
驕宣室席前何以對遠臣爭敢厭蕭條

送曾都閩遊擊揚州

秣陵人物尚清高說禮敦詩弄素毫連帥久邀滄海月
巡徼新看廣陵濤金山石上磨霜戟邗水溝頭照雪袍
別後祇應惆悵倍臨岐相贈一豪曹

送沈將軍填登萊

瀚海憑陵萬里風戈船無恙試蛟宮黃金不結曹丘口

白髮方圖卽墨功回首江湖看意氣誓心天地論英雄
休嗟漢法多孤負誰斬樓蘭入帳中

端陽時在

無諸城北古東甌節序寒溫自海州五月榴花紅雪染
千林荔樹綠烟浮風塵迥隔吳都色詞賦徒添楚客愁
日日城頭聽鶴陣何須范蠡競龍舟

鶴草

卷之一

三

綠雪樓集

鶴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古體

樂府雜調

漢鏡歌鼓吹曲辭

古樂府惟漢魏歌十八曲最爲難定蓋冠蕭軍樂譜詞既多古淡字句或有亡闕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所以獻吉仲默只擬君馬黃戰城南三曲之稍解者他無擬焉于麟元美則全擬其氣格余擬之于離即之問釋不可解以歸于解而復欲存其古法竊自強爲學嘆也今擬聖人出至臨高臺九曲未驚芳樹艾如泉止之回戰城南生山高將進君馬黃雄十班俱見前卷

鶴草

卷之二

乙

聖人出

聖人出萬物覩賢臣出庶績舉明哉良哉調風順雨五老遊河六龍御宇星氣斯符筮龜斯祐下民孰傳得其處所式歌且舞樂兮于胥

上陵

上有修陵下有曲津上陵美美下津妮妮問客從何來客言亦不自東來亦不自西來亦不自南來亦不自北來天潢爲我船招搖爲我櫂玉繩爲我竿帆掛喬雲檣格澤下津泥泥鰕組國豐隆爲我車飛廉爲我策房駟爲我馬鼓擊天桴旗太白白上陵美美狐兔宅滄海之外

晴員嶠蒼龍駕起頽霞標銅池芝草甘露酒紫玉紅粧共碧瑤仙人下來祝聖朝

上邪

上邪世風斯下我欲與君相知交道要存大雅泰山東傾黃河西瀉厨門肉象角生馬桃李冬華霜隕夏乃敢與君舍

翁離

翁離一曰離又曰離其原文曰離離豈中可離室何用葦之惠用蘭離離中珠爲難解之意猶演繹之如大白作空篋引諸曲亦不

雍之離宮阿房萬重乃今蘭艾生趾中葦蘭編艾築土

卷之二

二

室壯丁征戰餘老翁

石流

石流一曰石流原文有金蘭字而此

河水吐流湯湯沙錫以微溫離故鄉石以重究其中央君子結交志金之堅懷蘭之香有如此石且若河梁

有所思

有所思不在大海南不在太行遠茹慮之阪東門厚室邇人近那可相思不見遺君雙珠與玉瑱純束之赤綠綵紹繚之珊瑚串誰俯予美聞心中變拉維燒之無番戀同心結子連理枝盡付當風揚其灰誓今以往剪刀截夢勿復相思兄嫂啞笑雞鳴狗吠誰不知之始者不

如今悵恨東方湏臾高誰不知之

思悲翁

思悲翁美人傷我心中誰思奪我美人使我首如飛蓬
有若猛狗逐兔驚鷺雉子班雌來雄不從又若梟子五
梟母六飛而食肉拉查鴛鴦離其羣趨踰暮安宿

遠如期

遠如期期萬歲萬歲豈爲遠與天無極與日常轉雅樂
陳佳哉紛單于來歸月支臣太平玉燭天下春累世未
嘗間增壽萬萬年誠哉地上仙

臨高臺

鶴草

卷之二

三

山

高臺迥迴軒障之朱欄于漸臺之水清且寒瑟瑟悲風
吹香蘭中有黃鸝飛且翻我主臨之心最歡微臣一千
歲我主壽萬年

鏡歌曲補

釣竿黃雀玄雲務成四曲漢辭亡閑矣今竊補之未敢爲詞實新體也

釣竿

伯常子選仇漁于河漢其妻思之而作也

發筍于梁魚唯唯頃網于淵水瀾瀾釣而不綱道所美
其釣維何魴與鯉嗟魚之貪死芳餌言綸之絕思之子

黃雀

芳隸之鵲集于蘭池雉子班班有唯驚媒滄海之淡白
鴈赤翅迺野田之黃雀曾不學朱鸞食茄唯嘒嘒啁啾啄

入田禾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

玄雲

紅日光顏耀耀雲月流明星燦天門開赤烟煥金欲爍
歲將早忽有玄雲北來凄然御風激電歛忽滲漣弘周
祝道紫蜺莫元

務成

皇哉唐哉揖遜用寧哉帝以誠哉士以名哉許由作偏
洗耳賣清負石沉淵效者務成禹家天下萬世爲經理
本率分道貴近情

擬漢橫吹曲辭

橫吹曲十五篇惟出塞猶存古辭其餘並亡此體蓋陳梁以後擬漢者今

鶴草

卷之二

四

山

亦全擬之龍興水索驢馬關山月入關俱見前卷此自出塞至劉王皆所爲擬擬者也

出塞

居延烽火急騎將紫金裝馬踏柳城雪刀開榆塞霜陣
雲嚴虎落兵氣逼龍荒祇因王事急辛苦戰沙場

入塞

玉帳臨戎父金羈絡馬歸風塵餘殺氣功賞總天威甘
泉雲影近長樂漏聲希幕府昭公道無勞進事機

折楊柳

綠柳章臺下青垂五柞前陌頭羈走馬樓上照粧鉿香

願隨意裏明月得人憐折將離別恨飛絮入春煙

洛陽道

建都伊闕上洛汭浸銅溝九衢通井幹八達入長楸雞
關曹王勝果擲潘仁收王郎騎小馬司隸棹仙舟趙帶
隨槐影燕裙衫頭氣逐黃金彈香墜綠珠樓鐘鳴皆
戚里輪書盡通侯不因驄馬避歌舞幾曾休

長安道

神皋門東井百二控西秦渭水河橋古灞陵山色新三
條經黑時四合起紅塵甲第金張貴名園許史親五侯
七貴轉諸將耀魚文韓嫣乘副日董偃賣珠辰擊斷大

鶴草

卷之一

五

京兆烜赫小平津况復狹邪路羅綺叠成春

龍頭一日龍頭水

漢隴開荒地天水入胡門九阪腸迴曲四瀉淚分痕故
鄉迷白鴈高峽嘯玄猿防邊猶未已私情殊斷魂

驄馬一日驄馬

天馬太乙下麒麟逐日暉鳴珂馳玉塞欽轡上金微飲
乾青海雪突解白登園功名簪鏤就早拂柳陰歸

驄馬驅

天閑賦赭白冀野辨驪黃紫燕金垂勒綠耳玉綏韉未
若茲驄馬觸邪比神羊行行還且止道路肅風霜

梅花落

江南春早回春樓早落梅艷質飄蓮井瓊花上鏡臺上
郡春來猶似朔紛紛雪花迷野鵲邊兒吹笛喚難回相
將但唱梅花落

雨雪曲

風吹角兮折邊土本慘裂馬蹄六尺冰狐跡千林雪詠
發岐昌思苦囓蘇武節雪斷草頭青胡笳復淒切

劉生

劉生不知何指蓋俠侶也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

諾金稱季布驚座重陳遵巨先與翁伯睡眈眈能殺人劉
生今擅興意氣莫與倫鞠躬下屠豎引眼笑平津坐傾

鶴草

卷之一

六

魏其客驛置鄭莊賓寸心指白日三尺起紅塵袖椎比
救趙挾七西刺秦縱橫腐草靡千秋任俠身

鴻鴈生塞北行擬魏武帝

鴻鴈生塞北喙沙青海旁寒暑無違節飛宿自成行秋
越南雲至春迴北風翔守義不亂群御蘆周其防乃人

不如鳥征戍各分張夫去燉煌遠妾只在空房邈焉隔
河漢牛女限無梁白日既易匿永夜亦易央速取上林

信遙遙歸故鄉

五言選體

秋夜

南斗橫秋河露零陰鶴喚素月照閣蘭紅草同芳砌螢
火息復飛煙聲靜且噤團扇懷故恩流黃織新字炎序
未云久節候更推通蕭條亦多姿至理在默契

其二

明月照高樓流影閣中桂夕嵐捲陰大海光珠母媚成
婦縫寒衣歎息進清淚楚客欲反騷悲心起秋吹浮雲
西北生習習涼風至曉為發清狂梅景不成寐

郭外尋秋

南郭尋秋氣空疎徑危橋傍山林新蔚蔭嶺海非遙窈
窕巖巖隔吳淞市喧消中有隱君子談論殊超超澄壑

鶴草

卷之二

七

靜如練願以當掛瓢

其二

涼風流大火素節司姤收梧葉辭故柯萱花媚長洲游
宦窮海濱狗祿殊可羞微才宜遠擢况復占東甌道汚
見君子勉旃茂遠猷

寄友

鬱鬱園中柳青青嶺上松柔條與勁幹托根將無同春
華皆碧滋所識在秋風願君崇明德休嘆仕難工

其二

落落澗邊石英英山中玉玉石世無分和氏應別足至

人貴藏拙豈可抱璞驚所依在中庸寧為儉半穀

秋日詠懷

不薄淮陽尉寧知炎微荒諱詞希抱牘書笈踈報章山
嵐出莽莽海樹鬱蒼蒼龍目綴玄珠荔枝結丹房夏雲
起突兀秋飈送悲涼撫化隨時運何用徒慨慷

其二

結念薄雲漢忍泄露金塗鴻鵠宜高翔鵲鳩宜卑呼但
抱中孚爻直名焉可沽平生秉微尚所好在從吾尼父
實我師蓋公亦我徒斯言豈虛作古云德不孤

其三

鶴草

卷之二

八

夷寇未云滅亂象在邊疆車馬困山海輸饒限閭閻此
風正凄緊白露結嚴霜廟策已辭舉師徒車張皇幸
際海端安鯨鯢戢不揚披軒望重崖明月流素光

其四

涼風西北來玉階紛白露霜兔振皓彩莎雞鳴寒戶天
高既肅清海漲亦澄素歎息獨何為慷慨發深憤夷寇
雖拾攘非瘳未云痼注意將相間安民惟一怒

七言古

歌行并樂府雜調

輞川圖歌

右丞秀句有神鮮自古相傳詩裏畫水煙不盡入虛無

胸中丘壑自揮灑揮毫灑墨畫中詩晚山落照雲脚垂
茅簷窈窕穿石竹青霽白嵐通翠微霜青嵐白絹咫尺
巖洞淺深堪有履展開風雨起空堂由來欄水留真蹟
相將賞鑒豈是真鮮衣盤礴氣韻新柳浪鹿柴今燒斧
華子崗頭無主人此畫綽直千金價畫勝真山山反假
新豐雞犬與黎丘優劣臨摹何足訝滄海已見三成田
只有精神長不化嗚呼絹素千年豈不灰畫真畫假都
可罷石承風流那得磨礪有秀句高天下

楊白花

長安三月春似霞五陵年少鬪繁華金鞭嘶去碧雲合
鶴草

卷之三

七

日暮城西欽狹邪十五女兒當壚早庭前解唱楊白花
白花濛濛落如繭深院芊芊點青鮮楊柳薄絮兩邊堆
荷葉新裙曳地捲千門萬戶趨東風雪裡隨風旋
軟裁紈素作流蘇沉香壁帶椒泥塗珠簾鈎放芳塵杜
娉娜猶自入金鋪昭陽殿下廷廷燕雙飛舞月模糊
模糊春月照春羅綠雲紅雨事無多桃李有情秋結果
栢梧成陰夏低柯那似堦前此日香綿落盡入銀塘逐
逝波

從軍行

君不見紅塵走馬橈金鞭報道匈奴入酒泉雁門太守

親持戟都護軍書十道傳卧内虎符連夜下六郡三河
發兵馬馬在秦涼新課騎兵是孤兒難戰野亭長三老
不容情沿門呼促眼穉穉寡婦過竟無壯丁願備晨炊
誰應承榆葉踈黃秋氣早開門一片黃蘆草由來烏合
不成軍結隊反戈掠官道沙場鐵鼓響瑟瑟登陴望救
急如風十萬殤魂還未冷誰爲祈父直不聽安得壯士
一登壇橫磨短劍夜霜寒紅旗半捲錦文鞍三千私客
雄雞冠西度龍堆東白檀辭君直去斬樓蘭盡逐關氏
與可汗匣裏刀光濕不乾陰山千里氣漫漫使首飛奏
九重歡不願黃金與高官但願君王帶笑看從來英雄

鶴草

卷之三

七

一怒天下安心血如虹照日丹

邊地苦寒行

胡天八月高飛雪都護貂裘冷如鐵可憐戰士着鐵衣
十指龜文渾欲裂裂指栗膚卧草鼯曉起戟鬚分冰啜
風緊紅旗凍不翻角弓折斷絃絃絕愁煙黯淡殺氣慘
耳聽吹笳聲咽咽幸屬漢家飛將軍肯與吏卒同饑渴
椎牛灑酒犒轅門逐捕胡騎飲胡血箭落黃雲刀劈霜
猛氣紛紛汗流熱論歡幕府秉至公春滿龍荒照明月

塘上行

蒲葦冥冥水激激鴻飛遵渚啄青礫浮萍草上雪夢紅

荇菜根頭鯉魚赤遙遙望見越舸新採蓮曲弄江南春
笑入荷花碧煙裏愁殺多情塘上人

七夕詞悼亡也

星橋絕漢斗西傾漢水瀾漸波浪生誰家綺筵紛乞巧
高樓銀甲細彈箏人世悲懽無賤貴織女那堪折玉清
栖鳥啞啞啼秋早流螢故故窺堦草招魂幾欲問巫陽
明月愁看流白道

苦熱行

海南自昔稱炎荒暑氣吹雲雲脚黃日痕射破黃雲捲
颿風發發燭驕陽十日不雨赤燄起秋熱翻于夏熱強

鶴草

卷之二

五

由來陰晴變寒暑春寒故比冬寒長况復陰火熾然光
潮平夜色辨微茫白晝赫暄何可當欲待岸幘松崖旁
雙將赤脚濯滄浪腰間三尺如鐙鐙君不見高秋颿母
逐龍王撼天發屋始微涼又不見無諸城蓮草不霜臘
月青青荔葉香

鸚鵡歌

隴西之禽綠衣裳嘴如鉤喙舌如簧腹毳赭白爪鐵黑
經年脚鎖銀鐐鎗自言本是隴西禽劍閣遮天蒼雲深
銅柱南邊春到早巫山樹葉綠陰陰只因誤學世人語
玳瑁梁前刷毛羽此生長別芳草洲黃鶴樓高虛暮雨

畫眉歌

閩人取畫眉鵲多用媒綺之

黃衣雀兒叫雙雙朝依沙岸暮烟江偶然名冒張君畫
嬌聲長瑣對金牕金牕何緣瑣雀兒只因雄鳴求其雌
禽鳥由來多亂耦那須斷竹與飛絲空籠半掩媒躑躅
嚶嚶自投遺約束君不見鷓鴣飛上越王臺啼入雞栖
聲斷續

崙山逐鹿歌

海邊疊疊黑雲橫白龍撼波鯨鯨狎孤峰斗出青天外
朶朶芙蓉玉作擎擎出巒頭石崖崿荒草蒙茸潮噴薄
煙墟古井都蒼苔野鹿儂儂飲清整飲整餐花飽卧軒

鶴草

卷之二

十二

箇箇圈文虎子斑雙角峻嶒兩眼碧或群或友水中山
山水由來非天險樓船載網刀光燄樅金伐鼓海欲翻
勁足剛豪紅血染血染鮮肥陵阜沾尚有活捉與生鉗
虹蜺四起火風炎君不見日落沙黃獵鼓嚴壯士猶奮
紫虬髯怒觸崙山古石巖

銅雀妓

君不見鄆水東流太行下金銀氣識西陵夜青松歷落
鳴珮環宿草依稀蘊蘭麝二喬未瑣江南春三馬已奔
雲龍駕月明星稀烏鵲飛英雄色相餘臺榭疑冢空懷
千歲憂分香賣履何時暇只今人耕沙岸墳咽水猶疑

歌聲罷

其二

朱光欲頽漢家社黃星高照魏都野赤羽金戈氣似虹
翠管銀箏吹合雅寶釵難墮錦羅襪鳳光銜瑠玉瑩
葦高雲雨並巫山群婢謔浪聲啞虎視眈眈畏卧龍
狼顧忽忽忘司馬至今曹馬並銷沉富貴奔駒真亦假
君不見鄴下荒煙起白楊春雨犁翻銅雀瓦

清夜引

霜寒日落更漏沉綺筵紅燭照青琴舞袖流風迴白雪
商聲轉盡梁塵歇傳山鑪噴鬱金香大奉珠子明月璫

鶴草

卷之三

三

山

羅襟不解汗微絛曲調闌珊水喉啞狼藉杯盞憂腸交
西樓明月低花梢酒深燭滅鏡影伏倪火蘊蘊未冷
長夜號呼與淋漓此是淳生一石時

走馬引

漢朝天子取龍媒十萬精騎壓陣開飛度黃河赤日澹
殺氣凌轡單于望玉門西擊烏孫下大宛城圍汗血馬
匈奴遮絕貳師歸太乙空歌沫流赭何如唐家飛龍癡
裡錦成雲拳毛獅子鐵錢文犀羈裝就金鐙穩朝踰地
隔夕天琅五色桃花雙玉碧振鬣長鳴照夜白真人騎
取上將軍一嘶入陣沙場赤鳴呼呂布免頂羽驪穆王

八駿剪春衢獨乘千里將安之終不若桃林野放首霜
肥倒載干戈包虎皮

霹靂引

康衢歌牛尾舞布聲太音古南風愜解五弦和千秋萬
世開琴譜爰里操文王臨河歎孔父師曠清角風雨怒
太古之音音漸微新聲靡靡羽聲悲濫觴末世更凄緊
大雅淪亡曲曲咽繁絃意節且停徽聽我琴彈霹靂引
君不見槐嶽平浩浩乎崑崙劈斷中條分泰山千仞黃
河奔龍門激浪飛黑雲崇朝天下雨紛紛豐隆奮椎響
殷殷陰陽噴薄氣氤氲宮聲一動天下春如從鉅鹿破
秦軍百萬呼聲捲地聞又如昆陽大戰豺虎群走羣震
破新都焚直使黃河倒流泰山從祠起朱弦鏗木已鳴
呼世無鍾期鼓胡爲誰識高山與流水

桃源行

春江漲沒青沙嘴朝趁春風釣江水布帆無恙小舟輕
竹竿珊瑚魚徒從羨魚不覺浪花深碧桃兩岸紅煙起
煙滿江門化作鳩雞鳴茅屋村墟古秦時衣服道人顏
自言難把流年數爭來邀集飯胡麻驚看俗人詢世故
俗緣不斷頻思鄉分携又逐桃花去仙源不許再問津
流水聞花在何處

黃帝蚩尤戰涿鹿圖歌

至哉太古備淳美野鹿標枝無怒喜睚眦肝肝鵠鰲群
約誓毫頭寒水卉聖人忽生大盜與紛紛猘猢與封豕
孽齒之徒磨牙爭兵戈驟自蚩尤起重霧壓天雷雨黑
黃帝引軍車南指陰符遺下握機經人稱風后軒轅氏
八陣圖如丘并體那知出師禡蚩尤天上星文垂枉矢
一曰蚩尤如何聖人大盜名毀毀並列番青史至今聖人
久不生只有大盜殊不死燄鼓摩旗尋未已我看此圖
又有咫尺意却豪縮萬里鐵馬千群戟正酣矛直刀橫
旗旂旋颯颯威風捲海飛高山大石雲霧飄君不見涿
鹿草

中宗射鹿圖歌

雪袍犀羈汗血馬氣勢騰騰顏渥赭弓彎月啼白猿
箭落天狼星欲下勢方落箭道有神圖田青草綠如春
虞人跡射長圍合天子先鞭馬渡津走鹿已從鳴籥獲
宮中復有北雞晨漫說龍漿爲已事斌媚桑條並眼觀
始信漢家之子是英君鈎弋門前斬禍根又納南山諫
獵言鳴乎玄武真禮孽后魂天寶年間又太真馬嵬山
下香雲委若王無復笑前人

太姥歌

君不見東甌之西西甌東高山大壑瑣烟虹我嘗振衣
千仞上瀨氣出入握鴻濛浙江潮起赤城曙衡嶽嵐飛
滄海空河庭紫貝鮫綃窟瑤臺金闕藥珠宮龍精噴雨
松崖黑颶母騰光石島紅春湖十里青菱角秋塘萬片
錦芙蓉花落綠潭蹊窈窕鳥啼紅樹徑蒙茸從新石鐫
開天敞自古雲標亘地雄晃娘平吞杓斗下鍵閉幽玄
尺蠖通一線光明溜乳竇三垣氣象卓巖峰結構擬絕
神明巧漢殿秦房總未工我愛此山難屢至猶如雪上
印飛鴻且爲署題鴻雪館武陵春水學仙踪嗚乎閩海
鶴草

支提歌

君不見支提山白雲縈鑊海之間霍林而童高人蒙九
十九峰朝亦帝金垂渡口桃花班桃花迷路山則男陰
蘿古樹崕洞黑黃茅綠荔翳荒壇鶴觀峇封丹昂反昂
灰丹成湧玉泉雞犬無聲梵律天金燈精舍南華院黃
面老僧燒竹煙煙竹依微寺裏見鴻鐘猛撞天王殿藏
經色袂閃龍文菩薩實相琉璃面琉璃實相鎮香臺行

雨龍王捲地來洗淨閻浮風火劫霎時珠淨洞天開洞
天六六此第一方廣華嚴千載迷陀羅彷彿化成林貝
葉函中看佛日佛日無盡山無窮奉養石流瑤草紅劉
阮當年幾曾到劉李相期總未逢只今贏得高高之太
姥乃與此山作對醜西東都在熊生履屐中

奇樹歌爲方潛夫賦

君不見見皖山蒼蒼重雲脚天柱亭亭漢南嶽三春茅封
五色壇江水東流淮水落真氣氤氳在古浸桐邑分置
亦旁礪城中甲字鬱喬林別墅星羅滿丘壑白沙村裏
老農庄方家上世讀書堂六十年前振靈光兩木交章

鶴草

卷之三

七

崎岸旁鳴颺溢露掩平隰結幹樛枝蔭廣壑
朝雲翳楓樹紅深秋月長不羨華平植春園
豐中唐君不見列宿烏棲繡斧芒殿中袍笏卓雲霜又
不見東甌海畔帶甘棠刺史憑熊奕葉昌此樹扶疎新
未已淮南叢桂差堪擬更有紫荆與迎理載歌棠棣之
韓韓固知此樹非凡卉還看此樹千尺凌空起

鶴草

近體

五言絕句

詠漢高祖

雲飛龍氣起城頭與夷秦百戰英雄槩歌無爲夫人

詠項羽

鉅鹿鏖秦日鴻門宴漢時權分亡亞父氣盡別虞姬

詠漢文帝

守雌黃老學出盛王風遣使南歷越和親北馭戎

詠漢武帝

鶴草

卷之三

八

擊胡振靈武通和輝威神淒絕哀蟬曲秋風落木新

詠漢宣帝

走馬長安道關雎南舍場奸邪聞里習察吏課賢皇

詠漢光武

四七火爲主真人龍戰野崑陽雷雨師謹厚絳衣者

詠漢昭烈

崎嶇延漢鼎得蜀自劉宗敵盡英雄手空依一卧龍

詠汲黯

守高能自遂仇厲難爲工不遇明天子誰冠武帳中

詠公孫弘

幽學云阿世逢君亦有功延賢東閣敵猶古大臣風

詠李廣

苦月寒燈照悲苑暗隴聞沙場今日戰誰是李將軍

詠衛青

人奴肘臂印十萬出回中補虜報天子猶推戰士功

詠卜式

山澤牧羊子助邊結主知一烹不過死萬世釣名奇

詠張騫

華夏山河遠夷方謠俗新不將萬里意誰布漢家春

詠市賢

鶴草

卷之二

九

堂堂大司馬傳粉泣前魚作偏流船郎流風乘副車

五言律

皇帝登極志喜

新皇初秉籙萬物覩飛龍花蓋通三極虹幡拂九重

圓丘方望幸長樂始聞鐘大肆金鷄詔天恩雨露濃

其二

宇宙同文日華夷一統年東朝嗣禹服北極蒞堯天

玉燭新花照金甌舊物延皇圖闕太紫精氣動重玄

其三

軒曆通天紀諸侯拱市垣華平春布樂屈軼月生根

潛久韜龍甲光臨列虎賁微臣滄海外手額向端門

其四

升儲曾拜舞東閣仰威神問豎龍樓迥降師鶴觀新寶

符今啓泰珪質昔稱純日月臨鐘律陽生萬國春

建夷

漢代玄菟郡今爲戎馬場徵兵連九塞轉餉動諸方宿

將先崩潰新軍後抵常麒麟應有閣誰氏姓名香

其二

孤俘元小種執戟事東胡地道誰爲引天誅只暫逋翁

侯多畫策飛將幾變勢張大賚新頒寵威風震海隅

鶴草

卷之二

二十

海旭

海氣來天地紅雲捧日輪金波萬里色沙界一微塵喚

起鴻濛夜安排宇宙春逍遙山閣上此景向誰論

其二

眼界低天界羲和馭日迴秦城雞早唱海市蜃連開平

楚芊芊遠孤煙渺渺來跳丸如可弄溟渤取浮杯

遊寺

露色秋天外叢林古寺開擲山龍象吼呪巖虎猿哀碧

網交金地香龕肅梵瑤瑤花如雨落疑是法王來

其二

步屨遊初地雲門敞不扃鴈王來摘菓鹿女共聽經三

隱元蕭散四禪合杳冥菩提無華樹甘露有番青

鴻雪館

太姥山新
建之館

欲種玄都樹希求煮石丹樹開紅雪落丹熟白雲寒列

筵關銀牒攢矛護玉璫肉芝如可採鴻羽願高鶩

其二

色空平等相世界一隣虛雪到火山落鴻來炎海居道

存真理洽心淨俗情祛縹緲清都上朱題王母書

閱邸報奉

皇太子令旨發帑一百萬顯編遼師志喜

鶴草

卷之二

三

長白山頭雪寒風撼戍旗米珠胡馬蹂躪桂戟場移驕

虜方盤據饑軍僅指揮忽聞

新主詔旨萬犒王師

其二

漢帝開邊日軍興椎筭輸擊胡求善馬買郡賦明珠幾

見宮中羨捐爲塞上需

新君今寵戰雷歎蒲天衢

送別

鴈侶初分翼鴈序始遶行折柳津亭外攀梅驛寺旁馬

蹄迎曙景尊酒對斜陽回首風雲氣臨歧倍慨慷

其二

杯酒彈長袂別離豈不禁男兒江海氣節俠雪霜心戒

旦聞雞舞投昏繫馬吟勉旃行自愛此劍直千金

偶述

閩天不可極官况瘴煙清鉤黨摧人老思鄉問月明祇

知藏短翮誰向奮長鳴若論窮通理漁歌秋水平

其二

聞道金臺上天衢振鳳麟爲逢長夜旦俱際盛時春命

達文章掩名高祿位述自然消息理應與智人論

題殘園片石

鶴草

卷之三

三

壁立青松畔苔文照古林堪將猿鶴卧豈畏雷雨侵說

法頭疑點成丹體是金南山歌有意還取作雄心

祝州城塞河疏濬未有完策

海上孤城立空壕起夜潮通渭生事便挹秀雅文昭友

壤因羊父填淤以市囂欲爲疏濬計騎馬過溪橋

九日

龍山一日會千古道風景物高人往文章勝蹟留正

冠非韻事落帽豈清遊還羨陶彭澤黃花離下秋

其二

南方煩溽暑秋九正澄鮮木落滄州岸禾登白露天山

高還曲岫野闊更迴阡無限清涼景都入菊花筵

野望

官閒因地僻終日少逢迎省穫郊田近尋源石澗清柳
條疎廣陌槐葉暗高城秋色看無盡山光並水明

其二

寂歷山城晚楓林古戍西白雲連海澗青島煙潮低歲
稔看秋嶺時平聽曙雞憑將黃老意吏隱卽棲遲

六言絕句

逍遙閣秋望

荻岸漁舟曝網楓林蕭寺鳴鐘綠茗七椀八椀白雲千

鶴草

卷之三

三

峰萬峰

其二

瀑布當牕鴻線松濤拂檻成聲山高片片鴉影成近蕭
蕭馬鳴

其三

潮落菰魚入市秋來紫燕移巢葉落風搖苦竹葉深雨
壓芭茅

其四

拂曙烏輪出海將昏兔魄騰輝拭硯常有雲到開窓忽
見龍飛

六言律

尋秋詠懷

問月官衙曠落葉雲仙界岩光烟嵐漠漠滄海河漢落
落碧霄洞有秦巖石金田多嵩嶺銅鉞紅塵馬頭流汗
何不深山掛瓢

其二

秋後雨鳴葉脫霜前風急天高南方本榮樸橘海國更
饒蟹近島茅茨白屋依村竹護青皋眼腔不妨雄眺
無限雲峰雪濤

其三

鶴草

卷之三

三

憶昔五湖作長旅城烟水琴堂杯香餅茶金綠甌冷粳
米半黃塔涌蓮花掛漢縣栽桃樹經霜十年浮沉朝野
吏隱閩天尚羊

其四

京國曾班近侍五更清珮朝天欄花色搖紅字宮樹香
開白箋批勅月階視草拾遺霜簡行邊一麾海角無事
波浪秋澄碧鮮

七言絕句

秋郊

海靜雲涼野日清西郊紅稻倍收成纖鱗細細灘頭躍

沙漲潮痕逐岸平

其二

山下茅堂楓樹林
漁舟買舶趁潮深
一溪黃葉閑流水
沙岸嚶嚶聽鳥音

其三

石巖松山護海州
樓船千櫓泊沙頭
秋清漲遡渾無浪
紫鱗黃魚上酒樓

其四

梨園橘圃總堪憐
樹樹金丸綴綠烟
海疏引維窩石島
蟬鳴西嶺夕陽邊

鶴直

其五

山城樓閣鬱重重
戍靜天高幾碧峰
淳俗不聞歌舞罷
秋成到處是村春

其六

溪水滌漚抱郭斜
石橋流急寺門遮
沿堤楊柳疎疎綠
可有漁人訪落花

昭君怨

宮中誰不妬蛾眉
爭擲黃金買畫師
却笑漢朝無賞罰
賤工一手任施爲

其二

胡風浩浩刮天地
馬上琵琶爭解意
鳳管沾唇褪薄紅
雀釵墜髻消殘翠

塞上吟

却月方彎劍氣寒
烏雕紫燕白銀鞍
行逾大磧王庭上
一取單于帶笑看

其二

青海秋高草色齊
荒荒落日朔雲低
天王地界金城外
莫遣驕胡撒馬蹄

秋思

風急雲高海氣連
越王臺上菊花鮮
鱸魚幾入吳江棧
鴻鴈還悲楚澤天

卷之二

三

其二

家鄉離別兩經秋
吏隱無須嘆白頭
自愛名山來剡縣
風波定處是丹丘

發園

夜郎守張叔度氏之園藏書頗富每當借讀不吝不吝

五柳風煙陶令宅
一湖雲水蔣公居
多君架上儲千卷
供我時時遣借書

其二

南郭先生舊有名
發園今亦面高城
紅亭白屋無求備
綠水青山自取情

其三

端陽載酒榴花紅轉眼香生桂樹叢招隱知君忘魏關
小山還問藥爐功

其四

芳草花滿徑開幾番清宴與徘徊坐中劍氣凌雲出
奕後仙風逐酒來

寄題崔孝廉徵仲問月樓

樓對空山月有情金波夕湧照孤城欲從玄兔分靈藥
天宇如聞杵臼聲

其二

鶴草

卷之三

七

秦女簫中鳳欲鳴陳王閣上賦初成素娥有意憐詞客
桂子開時分外明

其三

小閣憑虛逗翠微書室窈窕護柴扉彈琴不覺銀河曙
把酒寧知玉漏希

其四

開闔明月倚天看彩鸞軒宮號廣寒借問津河清淺處
仙人遙指碧雲端

閱邸報會推部院大老俱得點用

漢官班席半成虛一日彤雲掩直廡刻印本非明主

意容賢能不望中書

閱邸報兩咨科道盡下目癸丑至庚申候八年始
得結局

當年伏馬啓喉違就裡機關納諫稀郵鐸一朝充振鷺
願將無黨勸綸扉

夜月

月中雲樹萬人家望斷天河左界斜今夜滄波澄暑氣
蛩聲切切入園花

其二

鶴草

卷之三

六

清秋月朗寶光天碧條紅荷夜自憐砧杵千家衣絮急
音書早寄何居延

七言律

長興老僧如茂送嘯茶至閩中憐其勞苦漫賦二
律謝之

千里關天漲海濱堪憐老衲逐風塵筠籠滿越吳山曉
茗芽遙經楚岫春珍重蔗漿難解渴鮮妍荔子厭沾唇
何如紫苧家常味水遞平泉歲歲新

其二

吳越崎嶇雲水痕祇因簪履不忘恩團瓢乞食山村早
簞笠敲門野寺昏可去支提朝大佛還從太姥謁仙魂

揚將玉茗慙動至接荷峰頭共討論

暑中

天人閨荒冬亦春況于炎夏逐風塵愁來掩卷動揮塵
性癖關門懶肅賓醒夢只須烹綠茗偷閒還自看青筠
海潮落日無邊白山帶涼雲送月新

大行皇后挽詩萬曆四十一年四月

貞靜徽音世所希悲看孤月與天違六宮陰禮清環珮

萬肝陽光照 衾衣內德克扶元氣合仙龜應傍彩雲
歸昭陵望斷迷風山怪道勾陳暗紫微

其二 輓大行皇后上東宮
帝龍之首龍尾爲九子

萬幸

卷之二

軒轅星大照蒼龍抵木津頭九子從天上名姝未潤淚
人間衆母去華封登年已見成功偉神國方知介福隆
四海白衣悲失恃雞鳴誰報未央鐘

閨望

山腰官閣萬松圍日日登臨望翠微
晴嵐時伴鷓鴣飛溪船遶岸懸魚網
海船浮天掛戍旂
佳再風塵歸未得幾將鄉夢切晨暉

夏至

一麾留落任天涯自惜光陰過去賒
赤日眼看連海氣黃塵聞說動胡沙
高城堞上飛新燕法署簷前噪乳鴉

歲序漸將遠北陸逍遙聊且學南華

張參軍崔潯梧旣作嶺西行送之旋得題留復此
寄喜

如君雄畧未應多屬目南征繫尉佗祇爲鯁神吹夜浪
故留龍氣射秋河樓船此日名橫海簡冊他年傳伏波
不是將軍宜急使能教重疊 詔鑾坡

鴈字

晉安海中有鴈多應不
過嶺也秋思殊隱之

塞上飛書點畫工晴霞綺旆錦箋紅銀沙歷歷具江雨
墨瀋霏霏楚岸風圓曲分明排小篆縱橫疑似舞長虹
不因路斷衡陽樹幾越秋雲戲海中

鴈草

卷之二

鍾元常書如
飛鴻戲海

其二

秋吹朔氣鴈門開陣陣雲烟自剪裁蒼帝製成蚪蚪幻
天孫織就錦文迴洞庭落月絨湘綺彭蠡寒燒撥荻灰
最喜上林書信早漢臣生入赫連堂

海城秋夜

秋堂清坐聽梧桐銀漢橫斜萬里同珠母放光連海曙
玉壺傳漏與天通涼催野鶴鳴高露暑辟莎雞叫遠風
最是離人今夜意雙看明月照長空

其二

西風瑟瑟伯勞鳴遙憶洞庭波始生海內風塵羈客夢

天涯涕淚動交情傷心稠疊催租稅極目棲皇調甲兵
誰挽銀河風雨下胡氛淨洗蒼昇平

丁祭

尼山此日降靈神魯國諸儒翊聖真百代宮牆崇正學
千年禮樂肅明裡已看教澤今通越漫說詩書昔尼秦
七十二增俱寂寞六經天地獨常新

茉莉

海南秋氣似春回茉莉移將傍苑栽
香疑大庾早梅開
新色裁就出磊落芳姿綴玉來
高髻長筵俱摘采茶壺誰解冷烟煨

鶴草

卷之三

三

八月十一日千秋節

蒼龍元位角星東華渚看流少海虹
瞻視銅樓惟古禮
文開銀榜自春宮暉重日月天增麗
典學詩書聖有功
稻首攝提添萬壽千秋并頌愧雕蟲

鳥語

東甌海畔越王城花草迷離鳥亂鳴
但道鷓鴣啼似訴
誰聽鸛鶴語含情
當春宿樹千般轉拂曙喧簷百樣聲
水綠山青無限夢莫教驚醒喚愁生

中秋

海國樓臺對萬峰團欒明月此宵逢
波澄萬里冰霜亮

陣列千營放火龍桂樹枝枝清露影
蘆花漠漠澹烟容
還疑劍躍延平渡
斗掛秋河紫氣衝

十七日萬壽節

時閩中尚未見
新報照舊祝釐

十年京國近龍樓青瑣班高御苑
秋宮樹影隨仙仗
入欄花香散綵雲
收華崗祝聖朋三壽瑞水稱觴獻十
洲萬里波臣猶戀闕願將滄海頌添壽

其二

金天誕聖綵虹標萬國衣冠拜紫霄
玉曆屢傳青鳥信
瑤池惟進白雲謠
千蹄舞馬御杯酒五位飛龍握斗
杓願得塞門烽堠罷七旬干羽格三苗

鶴草

卷之三

三

薔薇

薔薇一架紫蒙茸小圃春回照眼穠
香淚迸流烟裊裊
芳心浪逐月溶溶
口脂面藥隨綠入綺席金尊帶露濃
最是易生同蔓草
瑤臺偏向玉人容

大行皇帝挽詩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宮車晏駕闕中以祝釐之次日開訃

真人御世應河清五十年間號太平
秋露香看金掌色
曉風驚送玉樓聲
仙輿上食紅雲護素幔移宮紫氣迎
怪道鼎星芒屢動泰山壇上又增名

其二

長樂鐘鳴半百年鸞駟此日馭西天
哀聞朝野悲秋後

淚滿乾坤祝壽前歡館檐帷虛暮雨灞陵松柏鬱朝烟
鼎湖莫挽龍輅逝留取遺弓鎮几筵

閱邸報奉

皇太子令旨發內帑一百萬犒賞九邊將士志喜

萬里長遼九塞開華夷界斷白龍堆雪深遼海人猶戰
草綠天山馬未迴正值驕胡難卧鼓誰爲良將解投杯
春風一日蒼門起喜際 英明御世才

閱邸報奉

皇太子令旨撤回天下稅使志喜

二事皆登極以前旨從中出者

二十年前起榷場舟車愁苦過關梁祇因將作儲三殿
鶴直

豈與中璫潤五坊言利本非 先帝急頒恩應是 後

昆昌只今漢詔新騰布萬里春回黍谷陽

天妃廟

糾柱金柯廟貌新莊嚴帝妹迫清真黃河半作前裙水
滄海全清度機塵不似宓妃沉洛浦長如織女對天津
龍王宮裡珠堪弄光照閭浮幾萬春

感事

海天宮冷卽江湖廓落賓朋意氣孤酒伴鱗鱗惟白墮
詩慙鰓淚是明珠霜前菊蕊還含吐月下蘆花幻有無
自笑一身萍梗賤 朝家多事欲悲呼

恭挽

大行泰昌皇帝 臨御一月起廢撤棺發帑賞邊補大案下言略勵精圖治天下想望太平忽報如痛考妣

蒼震潛光二十年于今剛御大明天 祖宗制度頻宣

詔者舊衣冠盡入選忽道旄頭經太紫莫攀龍馭上重玄忍看棠蔭塔前葉開落新陵風雨邊

喜

皇帝登極 萬曆朝孝定太后六案 旋育于震宮是時靈臺奏日下慶雲見 宮府繫心久矣

英名在昔長孫聞帝命真人自不辟東旭霏微排案象
比辰中正歷星文生來王母三鳥日瑞奏瑩官五色雲
鶴直

天意久知開 少主諸公何以報 先君

黃華接送張侗如侍御且上時庚申之仲冬也

城裏青山山上樓名都百雉枕洪流灘頭落日魚龍吼
木末鳴颺鶴鵲愁緒分明春朝比閨清尊今夜對西甌
知君不負懸輶意宣室慙慙請借籌

陳季迪見招芝山僧舍是日風雨

溪湖帶雨浪花湍斷岸西風落水寒塔影馮陵青漢迴
鍾聲遠近白雲殘兵戈異代間滄海尊酒今朝對碧灘
遙憶江南春色早驛梅先向馬頭看 時余以量移趨裝

綠雪樓集

鶴草

七言絕句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金陵四十景詩

唐人作律詩甚少沈佺期金堂紅樓院李白
鳳凰臺詩其少沈佺期金堂紅樓院李白
雲非冠軍乃自經華陰以外便不可多得
妙而謂水黃山門高閣微霜初度月流漸
屈指易盡子美篇什雖家微霜初度月流漸
句白也入神門照乘十二如蘭陵美酒落
荆門羌笛楊柳城朝雨夜光蘭陵美酒落
日暮樓門北鴈歸飛橫行鐵嶺上雲雲歷下
卿卿以山雪後詩之江口千春城寒食賈
客散草堂物之踏關琴林俱自矯矯大都尚
論古人其多者以寬其至者精神靈氣之
虛中適得其天機忘其形也今詩家
宗于自然以文其不格筆但詩意趣與
李探戈沒假而高者幽僻早者蕭條自以爲不
落前人窠臼而不知其已入于蕭條矣夫朝廷
之上必有清廟明堂高軒華蓋邊竟之外必有
老將健兒鳴劍響弧萬縣之中必有賢才法堂
儒生雅容若書是幽人野樵雲鶴鳴之雅變世
太平景象若書是幽人野樵雲鶴鳴之雅變世
界故黍離中谷之風興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治
亂氣運之關焉此權輿不自按其區區之多
命以告同志漫賦絕句若干首以效古人之多
者而喜漸以振此道于官聲天下事猶可爲也

鍾山紫氣

龍虎金陵錦疊屏山川佳麗著圖經紫氣千年凌海日

紅雲一朵照江星

石城古壁

水映楊花江色清高臺雄枕石頭城戈船下瀨防天塹

吳楚東南作舊京

天印青嵐

華岳中峰石壁寒青柯坪上博臺寬江南亦有方山寺

斗削煙嵐面而看

秦淮春漲

鶴草

卷之三

秦時流水晉時宮六代雲煙椒眼空只有萋萋芳草色

王孫遮莫踏春風

白鷺春潮

江水中分青草洲沙鷗海燕任沉浮一自詞人題白鷺

春臺常伴鳳凰遊

烏衣門巷

近市春樓珠箔垂高門大道落花時江東半壁乾坤小

何事爭誇遊冶兒

鳳臺春日

牛渚磯頭江水分孤帆落日送南雲鳳臺詞客今何在

幾切長吟不可聞

龍江秋雨

空江鳴雨氣濛濛古驛棠梨幾樹紅潮水平添沙際遠
飛帆遙在片雲中

弘濟江寺

鰲岸隨灘石嶼腥天風吹浪氣冥冥紅樓寶閣當中現
掩映雲山九疊青

平堤湖水

古樹重陰夏亦春山光水色倍憐人驄騎日上長堤望
慵看蓮花刺眼新

鶴草

卷之三
鷄籠雲樹
今鷄鳴寺古臺城

梁武高臺月色低蒼蒼山靄曙鷄啼沙明草碧金陵路
舊事傷心不忍題

牛首烟巒

牛頭雙闕古祇林百尺丹梯木葉陰江路東連吳苑近
秦淮繫斷五雲深

桃葉古渡

市樓煙火夾橫塘桃葉春歸別意長疑有芳魂爲燕子
繁華何處舊時堂

杏花邨酒

鳳凰臺畔杏花邨細雨東風不可論芳樹卽無新酒色
名園歌舞尚銷魂

謝墩松草

綠樹重陰青草齊古墩殘霸路高低東山命駕人如昨
一望春城江水西

獅嶺雄觀

江水東流去不還南天雲盡鎖吳山鳳凰臺遙拱蛟龍窟
獅嶺雄連虎豹關

攝山樓霞

盧龍江轉抱高山千里長流此地灣惟有棲霞堪悵望
鶴草

卷之三
齊梁石佛古谷顏

雨花着屐

宛轉鶯啼弱柳垂歌兒擔酒折花枝江南春色年年渡
誰解邊愁借律吹

憑虛聽雨

憑虛聽雨
今年夏潦大溢登閣聽之殊不爲喜
一望空江正淼茫夜添山雨入窓涼卽今京國還如此
况復尋陽是故鄉

神樂雲堙

古壇春樹白雲深天樂重聞不可尋紅塵紫陌門外
遙想真人特地臨

長干舊里

駢闐車馬簇紅塵里號長干柳色新江水東流無限事
烏衣猶似晉時春

燕磯水石

江山千里舊長安石瑱潮頭水氣寒餘有芳名稱燕子
春風不教入簾看

幕府仙臺

一片青山抹遠嵐平湖風景澹相泊春光不盡江邊路
最是桃花放水南

達摩石洞

鶴草

卷之三

五

金陵一望海西頭蘆荻蕭蕭風滿洲聞道神仙生羽翰
白雲流水兩悠悠

靈谷松梅

草欲青青柳欲黃梅花蜚雪萬松長橫吹鐵笛僧無事
故惹春風入恨長

清涼環翠

舊苑依稀佛剎邊荒臺楊柳古時煙歌鍾舞袖胭脂井
明月應如此夜圓

宿巖靈石

嶙峋秀石大江傍野草春沙古戰場借問烟波何處穩

瑤池仙子白雲房

東山碁墅

別墅風流擬會稽一枰酣戰暮雲低空傳將相名如在
屐齒春深草色齊

嘉善石壁

大麥青青小麥肥溪頭時有雉雞飛山花遍摘春無限
更喜藤蘿習石磯

祈澤龍池

虎眼泉紋出寶甌傳聞天女此聽經銀潢自瑣琉璃井
勅起龍王作雨星

鶴草

卷之三

六

青溪遊舫

五月江湖七尺深溪堂清夏氣蕭森盈盈樓上橫吹笛
畫舫菱歌繫柳陰

星岡迴望

楊子江頭多客船春波泊岸碧生烟紫裘換醉村醪濁
殘樹孤墩倚昔賢

莫愁泛艇

盧家少女莫愁湖艇子搖搖載月孤無限紅顏隨逝水
石頭城下綠蘼蕪

報恩寶塔

水綠秦淮南渡頭，凌空寶塔夜光浮。
龍宮舊是吳朝寺，幾代香雲自在流。

天界經鐸

晉朝靈鷲布金多，精舍縱橫自鼓歌。
莫問散花臺上雨，竹煙深處老僧過。

碧峰松筠

古殿沉沉供法王，松筠深鎖坐禪牀。
僧翻貝葉春陰午，更有遊人施晚香。

祠堂星槎

載酒乘春興不孤，琪花瑤草滿層樑。
頭莫問支機石，回首牛山盡畫圖。

冶麓卮年

地是吳王舊冶城，如今雲瑣洞天清。
雖莫問風雷氣，拜舞惟同萬歲聲。

長橋春意

柳岸城邊古狹邪，雙雙鸚鵡弄晴沙。
羅衣滿路榴花色，小馬郎君王謝家。

形雲新觀

吳宮陳苑舊京華，表裏江淮屬漢家。
萬歲高陵雲氣起，重湖深瑣玉蓮花。

夏日喜雨

赤日火雲焰欲流，忽驚涼雨到齋頭。
更將朱李沉寒水，隨意兼葭白露秋。

蓮花庵

長夏園林尋勝遊，無邊花鳥解閑愁。
江風引雨連山暗，獨立漁翁釣水頭。

送趙太室治兵睢陳

旌旗獵獵動河山，憲府新開楚宋間。
三疊不須頻勸酒，天中今近穆陵關。

梁園賓客舊如林，草長平臺歲月深。
好向中原收意氣，鶴草

鶴草

知君猶是進賢心，趙故吏部郎也。
使者當年水鏡清，睢陽小吏謾逢迎。
漢廷久重河南守，為借卿才暫治兵。

渡江車馬衆如雲

夾路鶯聲此送君，我俟秋風來渭水。
須教關尹候星文。

乍聞蜀中土司作亂

江滾平羌鼓角聲，金鷄關上黑雲生。
千年正朔天王地，一日淒涼爲調兵。

其二

青生織計誤朝廷，減餉由來只守經。
可憐血化川江水，

夜夜陰風鬼火青

其三

渡瀘五月稱諸葛鎮遠千年傳伏波祗爲太平文治久
征西諸將重橫戈

其四

善戰從來說隴西金牛開道殺聲低臨印一去題橋客
幾代哀猿不夜啼

乍聞蜀中官軍戰勝

西蜀兵戈冬復春蠻城收鹵不堪論將軍一鼓傳奇捷
好唱巴歌弔夜燐

鶴草

卷之三

九

其二

瞿唐峽口鎖三巴一片孤城江水斜聞道王師今轉戰
春光方到杜鵑花

其三

峨眉雪霽錦城開韓信壇前論將才鸚鵡飛來傳吉語
轅門今日凱歌迴

其四

從來節使重橫行况乃蠻俘敢抗衡此日西川春草合
遼東早築受降城

清明

綠軟紅肥二月天宮中白打賜官錢介推不賞因寒食
千古名高一馬田

書付送茶僧如茂

松風閣畔涌金蓮簪水春濃煮茗煙二十年前僧已老
猶擔瓢鉢到江邊

感黔事

巡撫提督人安果圖其山川歲版章之食其班師被擄不還

漫讀陰符玉帳經圖將煙瘴入丹青還嗤七縱功名薄
怪得中營夜隕星

羈縻鬼國已千年無那開邊漢過先縱取黃才都剪盡

蠻丁難使種梯田

鶴草

卷之三

十

感遼事

陰風夜捲白狼河愁聽胡兒作漢歌早使軍前誅衛律
論功何必奪蓬婆

旣脫黃沙直到關遼西戍客幾時閒可憐片月當城冷
猶在高樓夢裏還

初秋良夜

星流龍火迥高天河漢橫斜北斗偏殘暑初除園竹靜
鶴聲嘹唳露消消

江潭水照碧空平暮暮秋煙傍月明楊柳影疎花氣薄
豪吟高飲不勝情

七言律

七言律詩古人不多作而余刻六十首可謂塞自然辛酉家居至四十八首南北風塵僅十二首可見此道乃清閒功課也

聞朔方之命

關中自古號西京
肩背羗戎百二城
太華三峰天外出
黃河萬里地中行
鞭笞本是秦皇策
未餌猶煩漢將兵
莫笑書生投筆易
擬將騎虜繫長纓

賞牡丹于仲舒兄園

芳園綠水傍書堂
雅素何須侈雕牆
開門非俗客
歲綻放輪是花王
相將把玩春無限
未忍傷殘意自長

卷三

上

京洛繁華成舊事
誰家錦障惜紅香

徐生以閏二月初度

年五十始舉子

兩過花期二月重
行年五十恰相逢
裁成琪樹果仙館
探得明珠躍老龍
雪藕筵前金屈戌
流蘇帳裏玉芙蓉
平津事業還遲暮
莫向春風御短筇

其二 生學使龍江子也

趨庭桃李舊家模
月旦名推汝水儒
白雪調成空郢市
丹砂轉就見蓬壺
已看字食神仙靈
會報書傳王母烏
最喜百年今大衍
徵歌初唱鳳將雛

回鄉偶書

春湖岸湧碧波痕
水色雲容氣互吞
漠漠汀洲生杜若
萋萋芳草對王孫
兒童竹馬知鄉語
父老衣冠揖里門
相向漫嗟租賦急
百年休養是天恩

喜黃三爲水部由黔中起郎司馬

銅柱南邊毒草香
巴陵西盡楚天長
黃茅瘴裏喧蠻語
烏撒城頭冷戰場
馬仗輒鳴宜按劍
鳩工何罪亦投荒
只今漢帝新頒寵
爲報金雞詔夜郎

其二

詞賦憑陵意氣豪
由來遷客總名高
蠻方隨牒三千里
故國相知半二毛
但道長沙疎太傅
幾曾湘水汨離騷

鶴草

卷三

上

諸公衮衮登台席
暫借卿材在馬曹

彭生爲小兒醫年九十而望切精當神明不寐市

人之祖與孫皆其摩頂哺藥者可異也喜而壽

之

小隱生涯肘後方
藥囊提過學醫王
杏花滿種江村景
菊水長流野谷香
懷抱兒童皆老大
經過門第半炎涼
彭鏗莫是君前世
百歲看看發始霜

李生以女醫名江城來求余詩率爾漫賦

却笑秦皇燼古文
方書猶剩舊三墳
奇經脉絡陰陽合
素問神明男女分
可去邯鄲醫下帶
還從淄水視前裙

請看仙兔春靈藥時傍姮娥月裏雲

聞尚璽之命

黃門曾拜紫薇郎視草晴窓御墨香
幾倖批龍如止輦不圖伏馬似投荒
風波久擬淪炎海疎賤何緣調朔方
皇綱彌天無棄物自憐清禁得徊翔

送仲舒兄南雍應試

蕤苑登壇衆所宗烏裘十上未云逢
秣陵王氣今豐鎬太學諸生古辟雍
天象光添龍劒躍江花紅送馬蹄穰
漢廷對策君毋讓請看平津特地封

六月暑中

鶴草

卷三

十三

江天風氣本南條三伏恒陽勢益驕
水樹凌晨稀露色火雲亭午幻霞標
疎簾筆墨吟常懶清簟茶瓜渴未消
積雪峰頭遙萬里惟依明月待秋潮

送李少湖之楚

嫋嫋秋風落木新送君南浦倍傷神
江邊黃鶴孤舟夢客裏青山別路身
挾有圖經遊赤壁任教瓢笠逐紅塵
前途莫慮逢迎少萍水相知盡故人

江城秋夜

林阜疎雨過梧桐絡緯雙啼甲夜風
斗掛西樓龍角轉漢橫南紀鵲橋通
禾登白露秋全薄水漲滄江歲未豐

況復兵戈徵調急誰堪破虜定遼東

其二

浮雲捲盡暮天長殘暑經風夜氣香
落葉飛飛紛月影流螢故故亂星光
欲將文字歸臺閣且任乾坤在草堂
多病所須惟伏枕忍聞烽火照漁陽

七夕

月照天河似水流初開桂闕半輪秋
支機石畔填烏鵲弄玉簫邊望斗牛
隨俗香燈消永漏經風梧竹當清謳
可憐今夜長門女謾學穿鍼乞巧樓

題織女

鶴草

卷三

十四

耿耿天河夜未央停梭徙倚待牛郎
雲衣欲結同心縷星靨情添巧笑粧
隔歲陰陽催景緩望洋朝暮限途長
應知此會通宵易忽漫離愁向曉光

題牽牛

河鼓遙遙望漸臺津頭秋水白波洄
霜紉羽扇凌空度青翰仙舟駕月開
後會已嗟前會久新知元是舊知來
叮嚀漢渚乘槎客邂逅莫君平肆裏猜

送李斗冲整飭川東

朝聞車馬動鄉關益部星臨漢楚間
三峽雲山高白帝五谿聲教達烏蠻
時艱莫嘆官方遠地重偏看憲府閒

爲擬風流何所似巴江秋水碧潏潏

送徐鏡源大司馬還朝

曾向居延逐可汗新盟白馬欵呼韓中山發篋寧投抒
外國知名自考槃爲有丹心懸魏闕能將黃髮老江干
邊雲皓月天王地好望凌煙仔細看

其二

胸羅武庫甲兵多寒上風霜幾歷過十載邊塵驅獵騎
六年歸夢落漁蓑耆英再起謝安石宿將重思馬伏波
河北中朝皆屬望持衡廟策定如何

塔寺明詩書中至辛酉年止一老僧在耳

鶴草

卷三

五

城南傑構法王宮寶塔標長插太空爐氣霏霏下地影
鍾聲隱隱四天風旃檀曉閣經馱馬雲興林樹拂虹
三十年來僧盡老禪房何處見旻公

鐵柱觀

真官靈爽護清朝法宇巍我切絳霄毛節朱旛莊妙相
金書玉簡列仙標雲中雞犬丹成粒水底蛟龍物斷妖
沙井涓涓撐鐵柱長江萬里靖奔潮

純陽觀

仙侶何年此結窩尋真如聽步虛歌泥成丹龜堪騎鶴
書罷黃庭擬換鵝桃樹陰陰垂紫實松壇細細冒青蘿

星冠劍珮煙霞像借問長生指爛柯

送饒聿明觀察之廣東

節使乘軺步嶺南秋天山岳散江潭龍吹海氣朝迎馬
鷄度關雲曉駐驂揚粵舊開秦郡縣尉陀今襲漢冠簪
長安指日還牙蘇莫向梅花問驛槎

送饒映垣南少司馬之官

當年江左是長安司馬威儀重漢官千里河山供草昧
六朝風月關花團秋天鵬鸞前旌起曉日貔貅指掌看
寄語東夷休匪茹如今南北盡登壇

秋試湖燈

江蘇林院臨湖秋宵燈火最盛爲奇
觀辛酉值周玉繩太史共試人情踴躍

鶴草

卷三

六

文昌戴斗綵雲籠湖上張燈湖水紅萬樹珊瑚開海市
千羣珠母徙龍宮筆花璀璨光搖月劍氣憑陵紫射空
况復高天流玉露誰人不在桂叢中

其二

奎躔今夕照衡廬才子臨場意氣舒燈火萬人塵棘動
星河一道水煙虛青黎夜色吹天祿銀燭秋光朗石渠
莫訝龍文千氣象應知太史奏賢書

上藍寺

祝釐之地係
南平王宅

西方何處給孤園中土流傳大法門鹿苑金繩裝白馬

龍宮玉柱鎮青鸞恭禪一日經空地祝聖千年拱至尊
回首王孫歌舞夜只今鍾鼓動黃昏

重陽時將北

乍見汀洲數鴈來高齋歌嘯幾徘徊芙蓉碧色催寒近
野菊黃華向雨開獨夜趨裝將謁帝重陽乘興漫登臺
微官莫嘆浮名累客路雲山濁酒杯

贈汪石蓮按臺

節使橫簪獬豸冠雲霓千里萬人看車乘驄馬威風遠
矢射豺狼氣色寒曉日封章騰閣下秋天山岳動江干
只今四海征求急母効陽城撫字寬

鶴草

卷三

十七

其二

大部人物本堂堂共識名儒按豫章牛斗星邊雙寶劍
衡廬境上一奚囊天街早布風霜草棘院新成桃李行
自古埋輪真御史須教官吏共除蝗

送李孟開備兵易州

憲府如君迥出塵勾吳按部氣嶙峋携將短劍棲田里
爲有長碑鐫黨人四面已開殷帝網三遷仍是漢藩臣
功名喜在金臺畔珍重蒼生繫望身

陳和尚還俗以眼醫名

曾向禪關一閉扇諸天燈火碧雲焚飯依法海元無住

退轉醫王却有靈行徑已辭初祖印生涯猶傍藥師經
光明雲現真珠影朵朵蓮華照眼青

送儀部楊遠初蜀中典試還

時蜀路不靖儀部以春正始從

江城發也

關城何處不開梅乍聽驪歌送酒杯萬里風塵隨馬去
千門雪色度鴻來春江半落巴山水秋駕全徵蜀道才
謾歎軍書飛驛路四夷干羽在容臺

朱如容諫議以諫召宮媼被謫賦此寄懷

憐君獨抗拾遺書誓向煙蘿夢謫居愛國任談溫室
樹辭榮寧羨紫鰓魚南湖霽雪開春野北闕晴雲遠直

鶴草

卷三

大

廬莫歎殿頭今萬里賜還原自有鋒車

送丘毛伯侍御按河南

時上書言萬里中毛伯賢爲勸駕

風裁嶽嶽立臺端驄馬先驅載路看南國詞人爭避席
中原循吏正彈冠紅亭別酒寧爲禮白雪同聲強自歡
猛欲從君無那病已將書疏報長安

其二毛伯

若個翩翩髯絕倫彈文出袖又時巡臺即執簡霜前曉
御史隨車雨後春伊岸孤村臨繡斧梁園修竹夾朱輪
四方今日稱多難好把官評仔細論

送王永叔中丞之台州

碧波春水浙江船捲雨飛雲擁別筵禁裏封章曾夾日
闔中仗鉞遂歸田湖通鴈蕩家鄉近山到天台海市連
林下如君殊未老石牀寧許足長眠

其二

兩地爲家卜世安天兼湖海路漫漫西陵驛下潮光湧
南浦江邊寶氣寒節鎖外臺曾共事拾遺中秘有同官
相看萬里皆烽火明月應難臥釣竿

送羅貞復侍御按滇

昆明池水達牂牁萬里長征匹馬過關寒有燁通漢節
嶺雲無瘴聽蠻歌金潯氣煖春常度銅柱外消海不波

鶴

卷三

七

莫謂地隣豺虎亂南方功業古來多

其二

楊柳春前此送君兵戈聲息不堪聞聽候切切已陵月
托鴈遙遙楚國雲鎮遠祇傳唐節度征南誰是漢將軍
懸知繡斧經臨日便報黔巫散馬羣

春日偶詠

草綠花殷柳眼新東田晴色倍騎人鴻歸雪後千門曉
燕舞風前萬屋春祇爲兵戈多擾攘難將書劍獨沉淪
紛紛國論何時定若箇英雄是重臣

其二

黃沙獵獵捲胡塵况復西川羽檄頻破虜將軍鳴戰鼓
平蠻都護列營屯驅回塞馬閑春草射落天狼作夜燐
萬里封侯寧有種何人今代寫麒麟

玉蘭

芳樹歲華白玉花木蘭名字著詞家柳條伴墻東綠
桃葉新齊檻外華香萼半含晨露墜輕容微歛夕陽斜
年年二月春光度羨得漁郎放釣槎

愛妾換馬

本古樂府而張祜之詩
則純律也聯括筆焉此

妾名桃葉馬桃花綺陌如雲逐狹邪爲愛驕嘶朱汗落
忍拋歌舞翠眉斜芙蓉夜冷憐巫峽首蒼春深羨渥洼

鶴

卷三

二十

遊俠相逢都得意追風行雨各回家

酬曹象先文學

匡雲蠡月九江城秀挺奇人宿有聲擅風騷頻嘯詠
技精星氣每縱橫逢場買笑千金易知己啣恩一劍輕
獨怪淺才多薦達君名猶在魯諸生

滕王閣

一片高城楚水西飛樓百尺與雲齊曉煙江上乾坤色
春樹人家桃李蹊柱瑣蛟宮收泥池劍含龍渚動虹霓
登臨無限澄清意古渡平沙驛馬嘶

鴈字和鄭少宗伯

奎文天上曜清高散作昆蟲劃綵毫筆陣鸞騰迷夢渚
墨花凌亂落江臯秦灰不剪雲邊字漢使偏傳雪上標
請看漆書俱泯滅秋香萬古一鴻毛

送文文起翰撫言事請歸

臚傳春殿御書題瀛席雍容玉笋齊只爲 主恩留諫
草肯將官况逐沙堤雲寒魯道朝驅馬雪擁吳江曉聽
鷄慙愧含香清要侶鋒車早晚莫教遲

壽朱太淑人八十淑人爲朱太常上愚母以九月

重陽設悅

荆門南望楚雲長夢渚秋高橘柚香紫諾班衣供上壽

鶴立

卷三

三

黃花白髮對重陽瑤池宴會來王母金殿威儀屬太常
最是武陵春樹老蟠桃如結海中央

菊始花

霜信初逢木葉丹偏餘時菊秀堪餐金英泄露低仙掌
玉葉含風伴晚蘭若爲重陽來報節故將孤幹自欺寒
誰言秋草無顏色好取春容一並看

禮部進登科錄

上林鸞囀杏花紅春部題封達 御聰才子標名依日
月真人訪道下崆峒爐香細細宮袍影闌苑僊僊錦繡
叢共看光騰東壁府懸知師濟亮天工

初寒念守關將士

木落天清鴈影高寒風獵獵捲千旄海通異域邊防險
山控雄關守衛勞魚鱗不開迷雪窖貂裘還解覆霜袍
甘泉春色行須近鐃鼓長歌看爾曹

秦淮過齊王孫邸

江邊春水碧波生楊柳河橋傍石城喜過王門青社氣
憐看才子白雲情淮南鷄犬傳仙訣鄴下詩書副盛名
我自疎狂常避客偏君大雅倍逢迎

江營卽事

轅門號令角聲傳馳馬中臺節制專浪靜江城開賈舶

鶴立

卷三

三

風恬海戍放樓船舊京宮闕黃爲屋原廟松楸翠欲煙
寄語蠻夷休猾夏天河此日洗戈鋌

彤雲觀

爲愛青山不厭登長松交蔭石峻嶒江來三楚稱襟帶
郡到丹陽號股肱檻外湖光春漲合城頭山勢紫氛層
堪嗟六帝皆餘閔王氣應歸 聖代興

謝公墩

登山着屐舊風流談笑功收淮水頭清論但從黃老學
偏安未洗帝王羞寒煙莽莽烏衣巷芳草青青白鷺洲
不是 真人來定鼎長江猶自恨悠悠

秋日壽方儀部孟旋太夫人

白下風煙近越天，婺星高照老人前。
論文南國知名舊，建禮西京奏賦便。
饌有江魚供上壽，門無俗客混清筵。
槐風桂月中秋景，擬效瑤池第一篇。

午節前偕郭滄陽直指飲雨花臺

白門高柳拂輕埃，夾道傳呼使者來。
忽漫已過桃葉渡，招携還向雨花臺。
官評細論依前席，興誦同歸薦上才。
長日薰風心自醉，共將江水泛蒲杯。

綠雪樓集

鶴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伏虎山營集句一百首

序曰山川靈秀天地殺之人文名之伏虎山在
 臺者西偏老松三百餘章干霄拂露蔚臨明湖
 千頃白波若鏡鍾山形雲畫聚高陵之神萬
 年降嶽草昧宮闕大紫圓方至荷源煜其丹
 燦石壁合于清曙色漸分峙牛頭之雙闕春
 光乍曉集鴻羽以千羣綺幙生風香閣翬翠芸
 亭待月響登笙簧夫豈非六朝之遺踪佳麗之
 舊蹟也哉余今拓山為臺并地為營春蒐秋獮
 一遵今甲嚴鼓華旗可聽可望林武節而論最
 簡士力以豫勤陳洽魚麗鵲營之文威生翁臺
 驄馬之氣振花團之靡靡蕭柳營之燁燁每逢
 料武觀者如雲庶幾魯頌從邁之風聊效襄陽
 緩帶之意業為文以紀之矣一日臺幕王君建
 忠以集句五十首見遺披閱再三量為去取復
 加摭摭共得百篇純用唐音不參近韻正如日
 月台壁五星貫珠花醉柳吟可軍務事風行草
 屢式表軍容可為並行不悖其中茲今懷古微
 形感縣多不佞筆而稍為考語俾尤景動人民
 者則王君集也

其一

建牙吹角不聞喧一半山川帶雨痕臺上霜威凌草木
紅旗半卷出轅門

其二

蕭鼓喧喧漢將營雨花應共石牀平青山盡是朱旗繞
銀漢遙應接鳳城

其三

鍾山何處有龍蟠丹鳳樓前駐馬看今日莫論腰下組
碧城十二曲欄干

其四

錦城絲管日紛紛霸業雄圖勢自分舊府東山餘妓在
夢來何處更爲雲

其五

朱雀橋邊野草花白雲生處有人家天涯靜處無征戰
碧玉今時鬪麗華

其六

江南烟景復如何六國樓臺綺羅借問梅花何處落
雨香雲淡覺微和

其七

岸傍楊柳爲誰春水北原南草色新自笑鄙夫多野興
江潭何處是通津

其八

塵起春風滿御堤金陵驛路楚雲西怪來詩思清人骨
山靄蒼蒼望轉迷

其九

草色新年發建章金陵王氣應瑤光中天地爽星辰近
建樹平川半夕陽

其十

昨夜星辰昨夜風月將松影過溪東自公多暇延參佐
白羽胡床嘯詠中

十一

將相兼權是武侯旗幟四面下營稠從軍幕府三千客
此地須徵第一流

十二

山從建鄴千峰出漢室長陵小市中才子乘春來騁望
當年好躍五花驄

十三

鶴草集句
欲披芳草訪遺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淮水東邊舊時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十四

鳳樓宮闕楚江頭
臺空江自流春色似憐歌舞地
烟花三月下揚州

十五

雨後山光滿郭青微陽漱漱落寒亭眼看春色如流水
舊事淒涼不可聽

十六

紅粉青娥映楚雲氣連宮闕借風氣但看古來歌舞地

惟有松枝可贈君

十七

宮殿參差落照間白雲長在水潺潺獨倚闌干正惆悵
却恨鶯聲似故山

十八

同官載酒出郊圻正值僧歸落照時吟罷倚闌深有思
清淮月影落金卮

十九

江水迎君日夜流龍蟠虎踞帝王州樓頭曲宴仙人語
芳草萋萋客倦遊

鶴草集句

二十

青山霽後雲猶在水碧沙明兩岸苔人世幾回傷往事
相逢相值且啣杯

二十一

聞道新亭更欲過江中綠霧起涼波山當埤垓常多雨
誰送春聲入棹歌

二十二

千家山郭靜朝暉月隱高城鍾漏稀日下鳳翔雙闕迥
併將歌舞報恩神

二十三

甲光向日金鱗開
小花城邊獵騎起
聞道王師猶轉戰
終須旌旆掃雲雷

二十四

青門路接鳳凰臺
此日登臨曙色開
飛閣卷簾圖畫裏
孤帆一片日邊來

二十五

星劍光芒射斗牛
虎符龍節十三州
賢臣會致唐虞世
絕頂松堂喜暫遊

二十六

同人永口自相將
繫馬朝臺步夕陽
古往今來只如此
楊草集句

月明山水共蒼蒼

二十七

縱酒高歌楊柳春
豈知書劍老風塵
桃花流水杳然去
況復當時歌舞人

二十八

酒舍旗亭次第開
涼風肯復上高臺
月明更想桓伊在
猶向池邊把酒杯

二十九

翠屏山對鳳城開
一色青松幾萬栽
風弄青帘沽酒肆
宿杉飛鳥夜飛迴

三十

窗戶風涼四面開
滿庭花竹半新栽
池邊雨過飄帷幙
更與紅蕖酌一杯

三十一

萬峰交掩一峰開
石自平湖遶岸來
長嘯每來松下坐
平津臺閣好徘徊

三十二

雲淨亭空月又明
和花烟樹九重城
經過獨愛遊仙各
處處樓臺歌板聲

三十三

鶴草集句

選勝亭開景莫窮
青城山裏白雲中
上方月繞聞僧語
閒着松門一夜風

三十四

水村山郭酒旗風
雲捲晴虛月闕空
埤堦三層連步障
自疑身在畫屏中

三十五

日消冰雪柳營春
草色嵐光日日新
賒取松醪一斗酒
不妨長醉是遊人

三十六

瞰險盤過勝躡梯
底憑圖畫最相宜
夜深雨絕松堂靜

華館常聞客散遲

三十七

隔林何處起人烟
鶴宿松枝月半天
回首漢宮樓閣暮
遊童陌上拾花鈿

三十八

埤垠初晴落景斜
雲間烟火是人家
春山處處行應好
雨後全無葉底花

三十九

獨見絲雲飛不盡
江城日暮好相邀
行人莫上長堤望
便引詩情到碧霄

鶴草集句

四十

月落城南角
嘯風春霖催得鎖
烟籠邇來多少登臨客
醉倚歌筵玳瑁紅

四十一

湖上春光沸管絃
碧梢松外出青天
暫移羅綺見山色
是處鶯聲苦似蠅

四十二

曾上蓬萊宮裏行
松陰自轉遶山晴
乍逢酒客春遊慣
通郭寒生月夜明

四十三

露冕行春居上頭
漢庭初拜建安侯
更催飛將追騎虜
韓白機謀壯九州

四十四

丹陽北固是吳關
却望千門草色閒
縱酒欲謀良夜醉
獨騎驄馬入深山

四十五

駿馬驕行踏落花
林中且聽演三車
樽當霞綺輕初散
酒幔高樓一百家

四十六

參差宮殿接雲平
水國春寒陰復晴
何用別尋方外去
憑高一望九愁輕

鶴草集句

四十七

東山遙夜薜蘿情
小妓金陵歌楚聲
故事悠悠不可問
寒禽野水自縱橫

四十八

迢遞山河擁帝京
行人過盡暮烟生
芳草落花如錦地
何妨着屐獨閒行

四十九

爲政心閒物自閒
東風吹雨過青山
笙歌日暮能留客
別有天地非人間

五十

溪水東流楊子津
菱歌清唱不勝春
晚來風起花如雪
能解閒行有幾人

五十一

與客携壺上翠微
夜闌霜露又沾衣
春城月出人皆醉
竹裏泉聲百道飛

五十二

萬條寒玉一谿烟
星漢通霄向水懸
日暮數峰青似染
玉池荷葉正田田

五十三

鶴草集句

城闕層層向曉寒
如何鍾阜闢龍盤
中庭不熟青山入
更待殘陽一望看

五十四

松院雙扉向日開
好風疑是故園來
月生淮上雲初散
坐破松崖幾處苔

五十五

城上應多藥草生
投壺散帙有餘清
謝安不倦登臨興
落日兼葭遠水平

五十六

不揀花朝與雪朝
閑吟應不問官曹
人間何事堪惆悵

蔓草寒烟鎖六朝

五十七

暮山秋色眼前明
爽氣朝來萬里清
斜抱雲和深見月
無端詩思忽然生

五十八

露濕空山星漢明
四時烟月映淮清
閑看秋水心無事
虛谷迢遙野鳥聲

五十九

若箇峰前最較幽
幾家鳴笛咽紅樓
春融只待乾苔醉
滿目風光盡勝遊

鶴草集句

六十

官市千燈照碧雲
五陵佳氣晚氛氤
縹緲山去遠雲霄迥
猶自笙歌徹夜聞

六十一

霄漢無雲日月真
檻前公事鏡湖春
平生只有松堪對
坐見年來取茯神

六十二

石逕松軒亦自由
青山直遶鳳城頭
殘陽照樹明千旭
一混乾坤萬象收

六十三

將隨相逐上山行百鳥羣飛天半晴閃閃酒旗招客醉
閒花落地聽無聲

六十四

半居天上半人間水滿清江花滿山自領閑司了無事
朝看飛鳥暮飛還

六十五

雲容山影水嵯峨不必繁絃不必歌最是城中閒靜處
碧松根下茯苓多

六十六

鶴邊松韻晚風皆松下清齋折露葵昨夜東風送入戶
鶯草集句

春光欲上萬年枝

六十七

不妨公退尚清虛况值風光三月初寒翠入簷風峭曉
登山臨水復何如

六十八

遠山如畫雨新晴月淡烟沉暑氣清村店酒旗沾竹葉
宿禽何處兩三聲

六十九

碧澗翻從玉殿來更逢山上一花開前峰月照半江水
林下還登說法臺

七十

蒼苔滿徑竹齋秋昔日丹楓萬木稠暫就東山賒月色
南京還有散花樓

七十一

高閣朱欄不厭遊九重深鎖禁城秋白玉窓中聞落葉
兼葭楊柳似汀洲

七十二

銀燭秋光冷畫屏水雲開盡立高亭客散酒醒深夜後
一方明月可中庭

七十三

鶴直集句
雲橫嶺外千重樹樹裏南湖一片明此地從來可乘興
綠荷風動露珠傾

七十四

山涵瑞氣偏當日露濕荷裳已報秋惟愛松筠多冷淡
孤雲獨鶴共悠悠

七十五

菱葉紫波荷葉綠風巖前樹色隱房櫳一尊酒盡青山暮
多少樓臺烟雨時

七十六

高亭林表鬱嵯峨雲樹連天阻笑歌昨夜西池涼露滿

水流無限月明多

七十七

岸幘題詩身自閑
逶迤霽色繞紅山
殷勤待取前峰月
杖策臨風拂袖還

七十八

翠嵐迎步興何長
海畔尖山似劍芒
雲散碧空常晚檻
六街晴色動秋光

七十九

山帶秋陰樹影空
寒聲獵獵戍旗風
紅樓翠幕知多少
上國西明御水東

鶴草集句

八十

蟬鳴黃葉漢宮秋
玉帳牙旗得上遊
天地肅清車馬空
甘棠花暖鳳池頭

八十一

天柱孤峰指掌看
九重城闕在雲端
綠陰滿地前朝樹
葉上秋光白露寒

八十二

幕府秋風日夜清
旌旗入境大無聲
已通戎畧逢黃石
虎帳長開自教兵

八十二

山上孤城對驛樓
安危須共主君憂
樹隔五陵秋色早
綠槐殘雨看張油

八十四

馬前山好雪晴初
剏得山亭興有餘
宴罷佳賓吟鳳藻
中庭月色自如如

八十五

尋芳不覺醉流霞
結綺臨春事最奢
若值主人嫌晝短
更持紅燭賞殘花

八十六

雲捲晴虛月闌空
遠波初似五湖通
荷翻團露驚秋近
鶴草集句

一股清光入座中

八十七

寒流石上一株松
出岫孤雲入晚紅
風景人間不如此
何處吹簫向碧空

八十八

十頃平湖溢岸清
不將蘿薜易簪纓
樓臺獨對江山月
縹緲宜聞子晉笙

八十九

鬱鬱青青嶽頂松
雪晴天外見諸峰
却慙身外牽纓冕
山履經過滿逕踪

九十

浮雲不共此山齊
拂柳穿花信馬蹄
石鏡更明天上月
玉壺春酒正堪携

九十一

青春衣繡共稱宜
萬樹千條各自垂
寂寂江山搖落後
更將絃管醉東籬

九十二

吳王舊國水烟空
惟有青山似洛中
淡掃明湖開玉鏡
扁舟不繫與心同

九十三

鶴直集句

三朝出入紫微臣
建鄴千峰寄一身
吏情更覺涪州遠
白眼看他世上人

九十四

不盡長江滾滾來
渡頭山雨灑寒梅
共知人事何嘗定
忽覩雲間數雁廻

九十五

南客思歸鄉夢頻
不堪西望見風塵
曾從建鄴城邊過
花底山峰遠趁人

九十六

極浦遙山合翠微
淝水當階澣舞衣
臣在東南獨留滯

聖主恩深許歸

九十七

高館張燈酒復清
暮雲宮闕古今情
且從康樂尋山水
萬里歸心對月明

九十八

水邊楊柳赤欄橋
江路東連千里潮
世事浮雲何足問
便將黃髮老漁樵

九十九

雲旗獵獵過潯陽
不假星狐北射狼
早晚薦雄文似者
風流誰繼漢田郎

一百

一聲風角夕陽低
都護行營太白西
更把玉鞭雲外指
彎弧拂前白猿啼

劍草引

用兵無定法惟明于事理而已天時地利
人和其綱也三軍之將誠能將寒燠險易
彼已強弱之數熟思審籌究竟算及于至
平至穩卽至神至奇也事理所不得不然
兵法所不得不勝豈有他謬巧乎余庚戌

劍草引

在長安邸永夏酬應之餘輒取古將傳閱
之幸意裁取僅百餘則片言指目諸公在
千載必有以熊子爲知己者斗牛之氣自
合或非凡所見也題曰劍草

萬曆己未秋孟東冶公署識

綠雪樓集

劍草

豫章熊明遇良儒著

孫武子教闔閭以婦人勒兵三令五申斬寵姬之爲隊
長者于是鼓之而婦人跪起左右皆中繩墨因法以一
也孫臏教田忌逐射千金取下駟易上駟馳三革而再
勝因材以一也兵法得一而神黃石陰符之秘無它道
矣武子西破強楚比威齊晉臏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
于魏先後名顯諸侯史載臏爲武子苗裔是宜其興之
一轍也

劍草

司馬穰苴兵法說者必奇其斬莊賈一事余未之奇也

畢竟拊循士卒之井竈飲食悉取將軍之資糧爲饗勒
兵之日病者求行是爲奇耳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
度水可謂上兵不戰矣司馬及孫武子孫臏皆齊人是
亦鄆邦泰山之大風也司馬爲田完苗裔厥後又有田
和田單田蓋世產名將者哉班孟堅曰山西出將吾于
山東亦云

淮陰侯韓信之用兵也人比之李太白製詩並有仙意其
傳檄定三秦水壘渡魏背水破趙囊沙淹楚降燕龍濟
天下無敵咸謂其智計之奇固也然策秦民莫愛卬欣
翳從人心上開漢土東出之路是有王者時雨之意其

徇魏也則曰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于齊則畏李左車如虎料敵先料敵之將皆明白顯夷之道何奇乎蓋嘗私論韓信知己之義極重漂母一飯必報知故也項王執戟必遜不知故也築壇之拜解衣推食之恩信之欲爲漢王死久矣豈蒯通武涉輩所能間哉長樂鐘室之以反誅夷嗟乎冤矣何以言信之不反也信義士也又智者也落職淮陰之日欲以區區官徒奴發倉卒之間襲呂后太子能乎不能乎漢王卽在外而周廬天遂羽林雲布且有相國如蕭何者在此非小故豈數官徒奴所能辦也旣辟左右與陳豨仰天獨語又何人得聞

劍草

之而太史公得書之乎且給信入賀之說事理更謬曾有天子討賊虛實列侯入賀光景而信猶可給何以爲信甚矣呂后之毒也見上漸老而絕擁寵姬駸駸起以呂易劉之念何待祿產暴橫時始見只慮宿將如韓彭輩皆他時難制者非以事誅之不可故今年殺韓信明年殺彭越皆出自呂后之手而高祖不與也蕭何逢迎呂后以固祿位者也文致反狀何患無辭呂后殺盡宿將僅知陳平雖智與己愛幸一椎無文之絳侯焉能爲有無乎故陳平當事勢欲變之時亟請入宿衛以固幸于后爲自完計平之忠漢豈在信上哉甚矣呂后之毒

也異日武帝斬釣弋夫人曰而不見呂后之事乎英雄之辟誠有所痛恨于淫妬之女主也

李靖以勁騎三千繇馬邑襲破定襄頡利可汗遁磧北它日又以萬騎齎三十日糧襲頡利于白道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開關以來未之有也其破蕭銑將士有欲籍沒拒闕者之家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關廼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沒入其家善哉仁人之言也其以元勲受賞不亦宜乎太平廣記載靖所遇虬鬚客與汾陽橋上道士皆一世之雄也

劍草

秦王剪空秦六十萬甲士虜荆王負芻平荆地功則偉矣而秦亦未免有脫距之傷李信三十萬亦不爲少優劣二將者其僅以成敗觀乎子王賁孫王離皆爲秦上將而離竟爲項羽所虜將三世必敗其所殺伐多也其家者必曰孫吳吳起豈武子之倫哉殺妻背母以就功名雖在魏有西河之功在楚有百越之績君子不取焉微時而殺謗已者三十餘人乃東出魏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政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起奔中悼王太子立坐射起中王尸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起真可謂能殺人者矣

馮異爲光武起兵時主簿倉卒無囊食煮潯沱河麥
餅每論功則獨立大帳下以小心忠勤而結主知可以
爲難矣赤眉之役鄧禹失之東隅馮異收之桑榆特偶
然耳東漢武功異不出禹之下

皇甫嵩當東漢衰燼之季討黃巾如發蒙振落兵權在
掌握中朝廷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關忠開說
不下崩生而嵩獨曰非常之謀不施于有常之勢堅守
臣節母貳尔心厥后雖爲董卓所困卓誅而嵩得令終
天道也

郭子儀平安史之亂吐蕃之擾唐室中興勲伐第一以

創草

四

功名令終由裴晉公垓程元振魚朝恩諸閹謀間屢行
而無害者彼誠忠實心貫于上下利鈍非所料也單騎
詣回紇把酒與其酋長藥葛羅一言定誓吐蕃背遁亦
此忠誠一念爲之質耳至其解李光弼之明毗戮力王
室聞楊綰拜相撤去聲伎之半成人之美有足多者盧
杞來謁母使婦人見笑賞執法之都虞侯而不惜諸子
之乳母其心量之裁正又如此

李光弼之名亞于令公觀其納刀靴中有死無二卽意
量勲猷不及令公之大而恢復唐室忠勇鮮見其倚史
思明雖賊將而梟智亦李郭敵手相州九節度之潰其

氣魄蓋可想也光弼長于憑城思明長于野戰懷州之
徑光弼壁野水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闡守曰賊將高
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尔留此勿與戰降則
偕來左右竊惟語無倫至夜思明果遣日月以鐵騎至
壘問大尉在乎曰去矣守將爲誰曰雍希闡日月謂其
下曰彼之無名就死無益遂請降與希闡俱至先盛禮
待之表校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有問公
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
次彼因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闡無名不足以爲
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

創草

五

武者得不思奮乎光弼算無遺策治師嚴整天下服其
威聲母愧臨淮王之名矣其代子儀朔方也管壘士卒
無所更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張巡身長七尺每怒須髯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
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者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用兵未嘗
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人問之荅曰古者人情
質樸故軍有左右前後三軍望大將之居中者以齊進
退今胡人雲合烏散亂馳突故吾止令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耳與士卒同甘苦善以少擊衆被圍之久至殺馬

及婦人爲食而人無變志慷慨一死英風壯氣可慟于古其所部南霽雲亦丈夫子也

許遠之守睢陽節烈與張巡同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李晟起王忠嗣幕下討魏博田悅朱泚制李懷光進止動靜俱儒者學問中作用其封事尤多蹇蹇收復神京之日居民秋毫無擾有子十五而愿憲想聽最聞其食報也淫矣

古之行師未決勝負先較彼已燕慕容儁死晉朝咸言謂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及恪死而

劉草

六

溫遂伐燕然竟爲慕容垂敗于枋頭蓋垂才原不下恪時未知名溫不及慮耳乃王猛謀燕則知憚垂故其舉兵東向必待垂之來奔觀猛臨戎謂衆曰慕容評與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蓋已料燕無已對矣劉裕起義桓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楊浦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勇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是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又能以敵自嘗故去就可決王世貞曰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

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爲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爲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推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故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李乘暇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滅趙入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嘍嘑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乃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

劉草

三

于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戰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巨擘亦唯有下耳二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于河外走家騫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魏而晉鄙之客之聞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爲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爲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用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

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者兵亦惟公子善用之韓
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高
帝每過之而今民奉祠不絕有以也熊子曰弇州論魏
公子兵法可謂傳神然公子得力處畢竟在好客自喜
侯贏之奇毛薛之正皆非公子測識所及而公子轉圓
而用之奇以出正以入兩戰而成名于天下卽此可以
知公子之所以用兵矣

馬燧爲李抱玉署尉當回紇恃功恣睢所過供餽不稱
輒殺人賔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
得其旗章爲號犯今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小違令

劍草

輒戮虜大駭出境無敢暴者燧推誠將卒而見義敢往
朱滔魏悅等五盜縱橫兩河鼎沸燧與渾瑊李抱真輩
戮力匡定功名亞李晟亦唐之中興良將也李懷光背
命其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
守久攻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曰公等朔方
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爲族滅計廷光未
對燧曰尔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
心廷光軍皆感泣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卽率衆降
此無它扶義而往動以忠誠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
顧問哉

韓游環其初雖止郭子儀裨將而奉天之役朱泚兵逼
乘輿惟游環決策入衛泚兵大治戰棚雲橋將奪北雉
而大譟攻南游環口是分吾力也遣將郭詢郭廷玉以
銳士三百俾滿趨北直火其棚風返橋燼賊氣大沮故
諸將推游環赴難功第一

廉頗特重長平堅壁以老秦師使趙不信間言而使馬
服子代何至四十萬盡坑也其他日無功于楚曰我思
用趙人非素所相循而驅市人以戰卽將如頗者不能
況其他乎

趙奢以田部吏爲將破秦關與之下卽其去卽郭三十
劍草

里而軍堅留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豈
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關與亦已疲矣秦
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止爭先據北山上因
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留一舍二日而數百里
趨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論兵而以正
兵用衆訓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以全趙爲關與
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掌吾未見安平之
果在馬服下也

彭越漁鉅野澤中爲盜少年百餘人固請越爲長廼許
與期斬失期而後者一人少年不敢仰視其餘攻城略

地直捲秋葉名亞淮陰詎非亂世中豪傑哉後帝徵討陳豨越種疾遂掩捕囚之雒陽有司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及乞哀呂后后反以壯士遺患之語說帝夷三族異日周勃入北軍而諸呂盡滅可謂天道好還也黥布與漢王俱南面稱孤而受踞蹠之辱宮室帷帳之盛遂大喜過望則恍然驪山之徒耳嗚呼漢興如無田橫之客皆屠賢豎取功名者矣然其用兵精悍布陣酷似項王秦法如烈日秦業如金湯非布羽葦飄風暴雨之勢安能一朝而亡之天生雄桀爲真主用者非偶然也

亂世英雄多在盛
賊中故紀點點

劍草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史記載其行軍簡易而士樂爲之死出入胡虜若蹈空虛將之有仙氣者卽不封侯吾不欲以衛青居其上又矣四千騎出右北平受圍于左賢王四萬廣子敢以數十騎直貫胡陣遂以安軍士曰胡虜易與也可謂有父風矣廣身自以人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始解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不服其勇得乎

梁豫州刺史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籌軍書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授幕之士爭歸之出奇挫魏如山如川起

高繼以攻合肥繼與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盡哭白面書生之勇其可欺乎

文人喜談兵者多用壯兒常慨死

左氏晉荀穆子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鼓鞮歸善夫仁人之師也孫子全國爲上若荀穆子庶几近之矣

國策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白壁一群臣皆賀南

劍草

上

文子有夢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返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兵法之上兵代謀南文子有焉宋史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城讚曰此烏合之衆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乃私自率衆進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擊斬進一郡遂安若曹翰裨將耳當兩川軍亂都校全師雄軍約以三鼓攻城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擊敗之是又以緩籌取勝增進威靈

法亦何常之有

李亞子與梁將王景仁韓勛高邑之戰勝負未決謂周德威曰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困迫必有退志當是時以精騎乘之必大捷矣夫白刃交加而籌畫從容整暇如此德威真老將知兵李天下之所以興也

鄧禹當更始之立不就辟舉獨杖策追光武于鄴因光武留宿而進天時人事二科之說以決光武之與其言曰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

劍草

三

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其他赤眉青犢之屬庸人掘起志在財帛而已明公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人之命天下不足定也新城三老董公遮說高祖與劉文靜獄中爲世民畫策者俱得興王第一着語云豪傑之士所見畧同

高歡以除歲遣都督竇泰以精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破爾朱兆于赤紱與曹操之輕兵襲白馬韓信之陳船渡臨晉彼中敵國皆所謂不知戰之地不知戰之日欲不敗得乎

傅介子以介使萬里之外斬樓蘭如兒戲奇矣觀其謂

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以獲而不誅無所懲艾其王就近入易得也于是持黃金錦繡至樓蘭卒得志于杯酒之間貪而可利訪者大率類是秦王食督亢几蹴血于荊軻之匕首危哉

唐李郭諸名將連九節度六十萬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激漳水灌其城城中食乏一鼠直錢四千宜其縛孤俘如掇也廼史思明以五萬來救九節度皆潰說者以爲魚朝恩觀軍容使統馭不一之故固也然觀思明布置緩急節節穩合兵法其初不遽救鄴且先陷魏州築壇稱王按兵不進是遙爲鄴犄角而憚官軍也及城久不

劍草

三

下官軍上下解體思明廼自魏州引兵趨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給鼓三百而擊而逆脇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輒走歸其營諸軍中牛車人馬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井汾舟車相繼思明遣壯士竊官軍裝篋督趨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懼駭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羅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遂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步騎六十萬陣于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三萬敵之諸軍望之以

爲遊兵不以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魯吳先與之戰殺傷相半吳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諸師各潰黠矣哉思明之爲賊也行師之次實有大將紀律而其算諸節度之軍若在掌中天生此賊以禍唐也六十萬不相統之師聚之城下餉道遙遠曠日持久其勢安得不老故思明且魏州稱王佯爲不急以懈之關官軍之懈而促兵趨鄴不遠戰也五十里匪營掠其樵採假爲官軍裝號亂其運道多鳴鼓聲令官軍不知兵數虛實以懼之五萬銳師直擊而官軍尚以爲遊兵也則鼓聲之耳着劍草

着料定五萬人一心可貫金石九節度汗漫之眾宜其一戰盡潰其以爲天風使然者史當時爲諸元勳婉詞也賊將固自有奇人紀史思明以成世之輕賊者

慕容垂主苻堅寇晉之說堅敗而草木皆兵惟垂一軍獨全卒以覆秦信如李靖謂堅之敗垂敗之也然謝玄亦是真將軍將衆兵多而心不一必有實圖幸敗者

項羽提一劍起自徒步三年將五諸侯兵用以亡秦殆天授也讀史至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及破秦召見諸侯皆膝行而入轅門可以爲雄矣

金幹離不犯宋京師先據牟駝岡蓋宋天駟監地芻豢

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獲監馬二萬資其芻豢得以久留甚矣宋人之不智非盡幹離不之智也國家已已之變于肅愍預焚通州壩上倉儲虜因不能久留蓋以牟駝岡爲廢鑿也鄆食其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故漢守厥倉楚燹垓下鄆生真策士哉後世如李世勣取黎陽王鎮惡破秦郭崇韜平蜀皆能因糧就食其智有足多者李密狼戾洛口積粟卒以敗亡天之天庸可忽諸

契丹將于越銳師數萬將以邀宋輜重也路遇尹繼倫巡徼而不顧繼倫謂其麾下曰寇滅視我耳彼南出而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且洩怒于我無遺類矣今當

泰甲御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至力戰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恨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繼倫令軍中乘夜秣馬人持短兵行數十里天未明及于越軍于越會食將與宋大軍李繼隆戰繼隆方陣于前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于越爲短兵中臂乘善馬先逃寇兵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犯邊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夫繼倫將區區巡徼之卒一鼓其氣遂獲奇捷善夫越王之武怒蛙爲其有氣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吳起四機以氣機爲

上田單誘燕師剽降掘墓用以發齊人之憤其可爲神
于用氣乎

香餌之下有死魚重賞之下有勇夫郭威討李守貞用
馮道策厚賞將士卒平守貞先主之入蜀也曰府庫百
物亦無損焉兵家使食夫豈怪痴者可識

孫伯符之于太史慈唐太宗之于尉遲敬德朝爲仇讐
暮爲君臣煩言蜂起畧不爲動而卒得其用故曰御得
其道徂詐返作使況于意氣之丈夫乎

漢隴西羌反丞相御史難發兵馮奉世曰反虜三萬人
能信用六萬人一月足以破之夫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劍草

夫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及至兩校尉爲
羌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漢元帝廼大爲
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畢
至隴西十一月並進擊羌虜大破之詔罷吏士頗留屯
田備要害處奉世爵關內侯奉世爲將宜其知兵而
漢元策亦所謂庸夫之必至也

鷺鷥將擊卑飛欽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聖人將動必
有愚色外亂而內整內精而外鈍孫子所謂獨見獨聞
之兵也其越之所以沼吳楚之所以滅庸平

至事不語彌其不言有謀人之心而使入知之者拙也

鄭武公欲伐胡而戮關其思曰蒙謀襲關羽孫權廼露
撤召蒙還治疾建業是可知乎是不可知乎恐精于陰
符之學者竟算及此

鴻門之役楚吏士無不受漢王賂遺者獨亞夫一人不
與耳無論吏士卽項王見張良奉璧亦心動矣異日陳
平反間金數萬一恣所爲而劉項之權分也嗟乎呂不
韋以五百金釣國李斯說秦多用金幣散六國之豪傑
不從者以利劍刺之卒以混一天下鄙穢阿堵却有神
功殊堪捧腹

唐玄宗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

劍草

十七

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
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奇舒翰李光弼諸名將
皆出其部下他日玄宗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忠嗣上
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不如勿攻上意不快
以董延光行而使忠嗣助之光弼曰萬一延光之功不
成何以杜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人之衆爭一城得
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
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
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
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唐室諸將當李郭功名未

盛之前忠嗣其最著者乎一言賢于數萬之師光弼所云古人之事豈昆說乎

後漢史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將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雖然好殺而比之楊素當壘殺士卒血肉淋漓而言笑自若者則有間矣

宋郭進持軍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比漢來寇進語

劍草

其人曰汝後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汝能殺敵兵當薦汝如敗可自校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若郭進者可謂善于使過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慙謂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義撫接各位雖重惟建旗蔽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喘喘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大遂于易學武侯口寧靜所以致遠孟公深得此意

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

其失節今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草坊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應變而定廼爲能將他日秀實自請補都虞候片言定郭晞之亂卒可謂膽智絕倫矣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李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能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英雄之主料將之審如此

唐典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

劍草

十九

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廷盡死玄宗悅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胡人精兵戍戍北邇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京室嗚呼奸相固寵

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之關可不慎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帝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夫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其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良有以也

楊業號楊無敵寰州之陷業欲引避耶律斜軫之鋒誠有所算也護軍王侁責其畏懦迫之使戰業轉戰至陳家谷口而侁又不如約赴援令將士無一生還者卽寸

劍草

斬侁不贖也而止于除名宋尚可謂有法乎

後唐柴克弘再用之子也自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其有父風可爲將常州之役樞密李徵右百計撓之給靈朽鎧仗臨敵復遣使召之克弘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命樞密克弘曰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斬首萬級壯哉其子智哉其母括母知敗柴母知勝克弘蓋不徒讀父書者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覘契丹適數萬騎奄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

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暮安陽諸將惟覘兵不還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狼至恐未足當審琦曰成敗天也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此一役也將卒之間可謂義戰不顧間死生矣

劍草

昭烈嘗謂馬謖才過其器不可重用諸葛亮不深識也街亭之敗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耳是以楊于亂法魏絳戮其僕收謖下獄殺之亮急於用才而重于守法吾于其待謖者見之

晉荀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特母從悔耶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死州刺史哭第者荀道將也宋秋青征儂智高而親識求行者亦輒論以此意遂無一人敢往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善乎段秀實之折馬瑋也

高仁厚至德陽楊帥立遣其將韓君雄據鹿頭以拒之
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
遂列寨圍之夜二鼓韓雄等出勁兵掩襲城北副使楊
茂言不能禦率眾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念當死者眾
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尔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
自以尔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尔曹速歸來旦牙參如
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眾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
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
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速策
馬參隨既審其虛實復還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

創草

三

三

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
然後奏聞今副使先走又駕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
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此番處置大有條理非
別具一胸次不能高仁厚亦豪傑之手也

劉智遠馭軍嚴設科禁有盜紙錢一幞者被擒左右請
釋之智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秋青曰今之
不齊兵所以敗忽斜虎曰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
紀法中此尉繚子所謂能殺士卒之半者非謂真半殺
士卒也殺之之能政不易能耳

友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

老聽獄不中分財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惟
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懷室毋填井毋伐樹毋動六
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也又欲伐密
須氏問于太公望對曰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此之謂
王者行天之討

軌近詐力之餘忽見
王師如披雲吐日

唐高宗時鄭仁泰等敗鐵勒于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
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
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
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創草

三

三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爲
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陣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
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乃
從之遂破吳軍左史蓋質有其文武者哉楚之寶也
張繡之追曹操也賈翊止之曰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
還翊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
追戰果以勝還乃問翊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
卒擊勝兵而克悉如公言何故翊曰此易知耳將軍雖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兵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

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繡乃服翊君子曰翊之料敵頗得左史之意然而非其倫也

桓溫征蜀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人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未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專制朝廷耳虎豹而處百獸之群爪牙文采之間自有異處惔之料桓溫夫豈以其博也耶

夏王赫連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

創草

二四

敵也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將南歸留諸將守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厲兵進據安定秦嶺郡縣鎮戍皆降之勃勃築統萬城義取統萬爲一志亦雄矣築城時以矢射之矢入斬城工矢不入斬矢工其嚴峻如此兀木阿骨打之流也

韓弘忌李光顏飾名姝以遺之光顏辭謝從容鳴咽泣下感動將卒厚遣使者有儒將風

寇恂避賢後逆將士於河內境上一人兼二人饌合醉不能相攻光武講解惟若昆弟廉關之意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事誠奇特而其苦心以護李佑竟得

佑力以宰相禮謂裴度曰今此邦知上下之分將之有道氣者

耿弇說光武溫明殿牀下曰更始淫亂號令不出城門公首事義征天下不可令他姓得遂與吳漢發上谷漁陽精兵東漢其興於此乎吳漢弱冠逆王郎必敗光武必興亦天授也

田單以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人以爲火牛也而不知執箠杖挿妻妾編行伍實先得士卒死心及夜邑之奉菑上之盧橫帶黃金而三月不能下狄有味哉魯仲子之論也

創草

差

武安君白起摧楚挫韓坑趙豈有他奇哉亦料三國之不修其政而士卒貳也厥後應侯彊起滅趙起曰其主折節以下其臣其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此勾踐困會稽之時也攻之必無利王齕見不及此是宜其敗

西魏韋孝寬之守玉壁不減墨翟真正關西男子直令高歡悲死

唐李抱真守澤潞籍戶三丁之一蠲徭租給弓矢令閒月曹耦習射歲終大校得成卒貳萬不廩於官而府庫實可師也

鄧艾才氣無敵下蜀而深自矜伐便取夷戮可見居美不易造物忌盈

宋吳玠援饒風關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乃擊亂發大石摧壓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玠遂不支故凡守險忌他導魏軍之所入以陰平而蜀不知也又玠喜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牘牘皆格言是豈區區以介冑起者哉

宋吳玠陣法每戰以長槍在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劍草

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更代以敵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法施之險野更便易野虜騎如飛恐弓矢在後者未及發而坐者跪者受其蹂躪矣

朱熹曰吳玠敗虜於殺金坪前面對陣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陣法且如用兵前陣交接後陣卽用水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玠那時軍勢勇猛將那隔了一齊都砍開突前去有甚陣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

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宋余玠守蜀開招賢之館禮再璉再璞兄弟築釣魚山守戰之利賢于十萬之師都統王夔驕恣不受節度號王夜又玠欲誅之恐其握重兵在外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任人逸而成功幹大事不動聲色儒者中乃有此人

後周于謹沈深有識量好孫子兵法以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劍草

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騎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應變不窮如環無端于謹深識此意

唐李孝恭討輔公柝將發大饗士杯中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尔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君憂公柝禍迺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卒平公柝善哉

孝恭不獨見達而應幸之亦固自高人一等

張遼中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殺之有行之者周亞夫誼至帳下而堅卧勿起是也

劉備與孫權別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曹操英雄也胸中畢竟不能置公瑾咸欲疑諸之如此

劍草

三

陸遜禦諸宿將或不聽調度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諸君荷國恩不敢睦剪虜上報所受非所謂也僕雖書生主上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切未可犯及破備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曰蒙稱陸遜意思深長此見其槩

羊祜都督荊州專修德信懷柔初服將帥有欲進謫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輕裘緩帶卒舉杜預而定吞吳之

計至鑿塚爲折臂三公九世清德于茲不墜每勝日遊

峴山酣詠風流儒雅足紹涓陽蓋藉蔡邕之外孫也

陸抗飲羊叔子饋藥而不疑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

于今抗有父風然遜事明主抗事闇主可以爲難矣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

統思經籍縱橫時務胸中無所不有時人謂之杜武庫

王濬微時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欲使容長戟旂

旗平吳之勳卒冠諸將然不免以爭功爲王渾所抑其

急名之士哉善乎范通之諫濬曰君于旋旆之日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王之德蘭生

劍草

无

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

謝玄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八萬之師敗苻堅百萬

於淝水過江以來此舉差強人意

賀若敦爲晉公護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以舌

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及弼冠

定三吳位上柱國無故而叙平陳七策爲上所厭既而

楊素爲右僕射已爲將軍以怨望下獄得須吏格外望

活幸矣煬帝嗣位從巡榆林竟以私議得失坐誅其以

舌死同也可謂不孝矣

曹彬爲將不嗜殺人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乃逾午

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喧詈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之間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下蜀將士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仁人哉是以厥子瑋功名特盛數傳又有曹后爲宋賢女主其食報也遠矣

創草

三

李牧守趙北邊市租輸入幕府百金之士五萬人其大殺匈奴威權破東胡有以也今債帥提呼庚之士所在如是謂之封疆可乎

衛青伐匈奴斬殺首虜累戰不敗可謂能矣然其行師之紀史無載焉其謝諸子封侯有曰臣賴陛下神靈諸校尉戰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青子在襁褓亦裂地封爲列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于是公孫敖等十人皆列封至監魏其不殖賓客結天子心謹密有足多者其行師亦若是已矣

霍去病爲人少言不洩有氣敢往不至學古兵法以匈奴未滅不肯治第因益得上愛重其選輕勇赴利轉戰

千里如入無人封狼居胥以還壯哉史載去病與霍光爲同父兄弟文武之勳爛于漢室是一奇也

唐裴行儉爲安撫大使行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募餘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徂秋都效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嘗忘孰能從四鎮子弟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行儉破大酋不煩中國折矢用其豪傑進止如戲班定遠西域以來一人而已

創草

三

且擅識鑒自掌選及爲大總官所甄拔文武吏士皆名俊料虛駭王楊之鮮令終尺寸不爽至草隸之精自謂不擇筆墨而妍捷已與虞世南耳褚遂良不及也因宴以二尺瑪瑙盤示蕃酋將士軍吏趨跌盤碎惶怖欲死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文武之才而器量如此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唐朝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渡河築三受降城表留歲滿兵助王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殷粟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完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

各四百餘里其比皆大磧也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減鎮兵數萬省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却敵戰
格或曰建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
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
夫漢阻河爲守仁愿于唐廼度河而城之英雄舉事豈
必遵格期于軒寧而已今虜且薦食河套矣安得仁愿
者而與之論攻守哉

李允則守雄州方畧設施卽亭臺遊戲間都自有意時
契丹講和各邊撤備守以示不疑允則獨以爲邊患難
測城北舊有窺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

創草



三

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其人爭獻金銀文之密自
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揚言與版築以護祠
而卒就闢城歲修祿事召界河戰悍爲越渡以寓水戰
州北舊多陷馬坑起樓爲斥堠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
用此爲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
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隘因坊巷起浮圖北
原上旦夕令民登望可三十里所在種榆久之榆滿塞
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木材耶
真宗嘗謂曰畢士安非謬知入者故信允則不疑謗書
屢至而允則行志自如嗟乎任將而不中制亦難之矣

种師道當金人圍汴畫策曰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
歸乎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
坐以待久可破也城下之師第夜縋數千人擾之賊不
久將宵遁不暇何必言和師道老將此論極暢曉趣執
政不從而以其君予敵耶千古以下令人扼腕

宗澤當宋運顛沛誠心爲質而憤發其義勇之氣所在
無前號召動數十萬而不憂匱乏者藉寇之兵因盜之
糧也河東巨寇王善衆七十萬沒用牛楊進三十萬王
再興李貴王大郎各數萬澤單騎片檄降下之韓岳諸
公率用此法各賊能聚衆如許者以勒王爲名也撫之

創草



三

則官軍散之則寇攘故知勤王之詔不可輕下要在處
置有人

岳飛忠勇至今凜凜有生氣然竟以議論不肯割下可
人得禍至內庭引對密奏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
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
退是亦飛未讀霍光傳耳飛制江湖時得以賢否考覈
文吏專其黜陟金戈鐵馬之際誰爲飛司人鑑能一
式序允當哉秦檜定收羅飛所廢斥延納浮譽多樹徒
黨故殺飛于勒望鋒鏖之日而不動聲色嗟乎有以也
嘗登金山觀韓世忠以海舟八千人扼兀朮十萬其所

謂龍王廟豈卽對郭璞石者是耶江流震蕩想見英雄
陂角世中敢戰無前人知之矣迺岳飛下獄舉朝炙槍
威莫敢開口獨世忠頌其冤折槍莫須有二字何以服
天下槍風言官論之天子格其章不下得以保要領于
牖下豈蒙泰獨厚于飛乎意其跨驢遊西湖平時將佐
罕得見面幾于范蠡扁舟遺意而買新淦田以遺子孫
帝卽賜獎則又蕭何自污之術宜乎其令終也智哉韓
公卽不同飛死無愧飛矣

劉錡順口之捷以二萬人選戰者五千破金兵數十萬
豈有它許蓋軍士多老幼赴汴行至順昌金人掩至進

劍草

則無路退則懼金以騎兵追襲鐵老幼立盡故軍士
自爲老幼鬪宜其倍力天時酷暑金衆暴露露露錡兵
飲酒食肉屋居多服暑藥臨戰戒勿喊更番迭出以長
斧直犯金陣人叢中掀甲砍馬一騎倒數騎枕藉善哉
錡之巧于用寡而神于用天也李愬之雪夜入蔡則以
隆寒攻蔡人之不備錡于暑月約戰致敵鳴鼓徹夜兀
木帳下甲兵環列分番假寐馬上自卯至酉戴兜披鎧
其備愈多其衆愈勞不動聲色而擾之備至行天之道
也說者謂獻浮橋五所是錡示敵以不懼也非也誘敵
之必來也旣毒頰上水草矣使敵士馬過時皆死或從

他處渡毒之何益獻橋者邀敵之必在此時來此處渡
也或曰錡何以不憑城守迺背城戰乎曰錡初至城上
無備假如一斂守則敵攻打之勢百倍數十萬之衆或
蚤或夜分番迭至天時爲敵用矣兀木曰靴尖趄倒者
逆錡之必守而不逆騎之必戰也繞一約戰金人怒且
駭曰何敢與我戰目中輕錡如魚在金漫不加意故錡
曰戰金人便不攻錡曰獻橋金人便于橋上渡着着爲
錡筭定必如是而可語能料敵

漢武帝時遣張騫初制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鄭吉
爲校尉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已而吉

劍草

降日逐王威鎮西域遂併護車師以西北道故疏都護
于是中西域而立都府填撫諸國詠伐懷集之漢之號
今班西域矣

陳湯以西域副校尉與其延壽俱出相謀曰夷狄長服
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殺漢使西
奔康居康居以女妻之遂脅威諸國擊烏孫至赤谷殺
畧人民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乘勝驕不禮康居而
殺其女侵陵大宛威名遠聞若得此二國而城郭之數
半之間必爲西域患今乘其無金城疆弩之守發屯田
吏士隊從烏孫之衆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

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行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
田吏士延壽亟止之湯按劍曰大衆已會豎子欲沮之
耶廼部勒行陣分六校三校從南道徑大宛三校從北
道過烏孫入康居界令軍不得爲寇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來應曰天子哀閔單于屈意康
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報谷延壽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今
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也明日前

劍車

美

至郅支城下單于與諸閼氏被甲守樓上漢兵四面擁
劍掘縱火發弓弩矢斬單于首及閼氏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予賊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懸頭橐街蠻夷
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熊子曰不入虎穴安得虎
子陳湯之謂也匡衡文墨豎儒以矯制故抑其實司隸
校尉復移書道上案驗吏士使非劉向上疏予爵關內
則舉朝皆石顯其徒矣嗟乎矯制殺虜不可常也而勞
數大入夷戮其慘過吏卒欺謾以爲常丞相御史法安
在

班超燒殺匈奴使鄯善膽破其初不以告從事郭恂恐

文俗吏懼而謀泄罪無所名及事後恂猶大驚色動超
卽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必獨擅之乎恂乃悅衛侯
李邑譏超者也帝知超忠反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
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曰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
是何言之陋乎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
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識量如此宜其飛而食肉及其
戒任尚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
過屯蠻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
察政不得和下宜蕩佚簡易總大綱而已尚曰我以班
君有奇策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大抵好爲

劍車

七

奇論者于事無濟至奇必平至智必愚超于班勇開恩
信以來鄯善龜茲諸國有父風

趙充國之在金城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
故公卿欲先破罕开充國奏宜先零公卿趨速戰充
國奏宜守且屯田圖上方畧極其條悉帝亦從之嘗曰
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
嫌之便此人臣不忠之利而非社稷之福也只此數語
忠智瞭然帝固知老成持重不爲廷議播耳今閩外之
師動輒舉輿樞臣臺諫紛然異同何以能戰難者曰然
則聽外將之擅可乎熊子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論撤

較使得有如充國者任疆場聽其擅可也樞密堂諫不
議將于推轂之時惟紛紜于戰守異同之後抑未矣
諸葛孔明出祁山率用正兵轉餉艱而無成功豈其不
知用奇耶李司馬仲達是真敵手奇與險隣孔明所筭
用奇之處仲達亦必筭及不得已而出于正知彼知己
之道也仲達之歛兵拒守全是用正辛毗仗節軍門遺
之巾幘而不爲辱卒令武侯不出所料以正遇正勝恒
在正而不在客自然之勢也仲達之奸雄雖聰決機神
如魏武不能逃其術中而潛盜國于其子孫莽操溫皆
不及也

劍草

宋

關羽降曹報孟德書曰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
樹非其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敢拜嘉
命之辱其辭曹書曰羽聞王憂臣辱王辱臣死義所以
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
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
死生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
退俟三舍意者亦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讀此二書關
公肝膽學問真所謂貫金石而避鬼神宜其廟食無窮
也可見凡氣有息正氣終不可斷

范仲淹經畧西事如城青澗興營田聽互市建鄴城修

承平未平築馬舖細腰胡盧諸若大都詳于扼守而持
重乎爭戰五路進兵堅持不可及好水川之殺韓琦亦
難置勝敗于度外矣琦平生未嘗以膽許人謂經濟手
須入彀入細任福全軍皆沒此亦入彀之效也然韓范
不以議論不合之故柄鑿竟戮力協謀欲收復靈夏橫
山之地邊上有一韓一范之謠致元昊懼而稱臣世之
以私意爲功名以小群當大事者視二公可以愧死
狄青之爲將也如取萬勝旗付虎翼鉦聲止卽大呼馳
突擲兩字錢于神廟以愚衆上元節張燈大宴主席行
酒暫稱病入內遂掩襲崑崙關武人能用奇未有如斯

劍草

宋

之得者也獨其臨行嶺南日上言古之師還以凱餞首
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
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
多以首級爲貨售于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之至
哉斯言今日邊功對症之鍼石也青至賓州入邕州獲
金貝巨萬畝數千悉分獻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歛積
尸爲京觀于城址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于
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
高敢欺朝廷耶至云青出田間少爲兵安敢祖梁公此
其識見意量文士大夫之賢者尚不能窺其際況武人

耶今邊兵砍哨追零割死虜上塘報不惟不受欺朝廷之罰而金紫之賞且蒙之矣嗚乎難言哉

种世衡守青澗教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者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既而伴入內慕恩竊戲侍姬世衡遽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約

創草

四

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赴之部落皆遷拜感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州不增兵益糧而武力自振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有王嵩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白帥府表授充指揮使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終無怨言居半年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之乎嵩泣曰僵仆無所避乃草遺野利書骨髓致納中噐令非濱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

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聚一部遺野利野利見聚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番筵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于是橈衲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勞問問興州左右則詳及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厚遺之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奔去天都因設祭壇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帛中有虜至急燕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死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淮南子曰兵莫憐於意志鏖鉞爲下間者意志之兵非至精不能用而偏中于敵人之好察者故備列世衡之事使覽者仰而

創草

四

明焉非謂問如此止也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其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二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怠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能乎曰里之長短古與今或有不盡同者今一里約九百步則于博霄之議必三倍其人而後可

創

四

張飛將二十騎于當陽之長阪據水斷橋頭目橫矛而曹兵無敢近者氣之決也釋嚴顏爲賓客義之裁也是宜魏程昱例其爲萬人之敵

渾賊李光顏李抱真皆夷種其所規措不戒唐諸名將至李光弼其先則契丹也僕固懷恩雖凶終而郭子儀藉其力戰之功殊不爲少則降胡固自可用在御得其道耳

蘭相如之勇全在避廉頗寇恂之伸全在詘賈復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強微獨士大夫也漢高以能敗而成項羽以不能敗而滅吾于爭天下者亦云

唐虞舜干而後蠻夷稍戾史不絕書其能爲中華吐氣者惟漢武一人觀于衛霍李廣列傳其所斬捕虜首動以數十萬計東置樂浪玄菟西表河曲南開交趾滄海

閩越諸郡北斥虜陰山帝王疆理於茲爲大即我朝一尉候合車書而交趾不被文教河曲淪于腥羶大寧割于枕後亦遜其盛矣載觀五胡亂華遼金元荼毒之世稱兄稱父青衣行酒之事安得起漢武而與之論鞭笞四夷之業哉儒者守經義動輒責其虛耗海內不知財如泉焉未有積而不用者也軍興之費以中國物力用于中國農末工商迭注其利吾未見後世以中國

創

五

輸歲幣事虜者果殷阜于元光元朔之年也

唐太宗以雄畧御世及夷群盜用李靖擒滅頡利諸胡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漢武之亞匹也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畧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于敵來東致達于孤孤與宴語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因殺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于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馳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嘗以北方鄧禹也予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夫權以區區偏霸盡一時豪傑之用衡量品目不失尺寸是宜其虎踞江東與曹劉鼎足也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應兖州舉稍遷司馬督時羌執涼州刺史帝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帝許之隆募

劍草

八

四

限要引弩三十六鈞方四鈞立標間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使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鋌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戒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萬聚隆依八陳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方矢所及應絃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涼州遂平夫士卒不習以將予敵器械不備以卒予敵選士簡器人人而能言之而

卒不聞有行之者我

朝韓雍廣南之役陶魯為兵亦能如是所至有功軍中呼為陶家兵一有治人即馬隆不得單名千載矣偏箱鹿角車並可師李靖擊胡行千里不敢頃刻舍此法今柰之何置車于庫舍而以短兵與戎馬之足爭耶

唐郭元振少有大志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除通泉尉掠賈部中口千餘以餽賓客武后詰問上所為實劍篇大奇之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

劍草

八

四

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娶焉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吊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安西酋長有娶而哭送者此無他才與誠合異類可親不然而聽副使夜遁之計國威掃地矣况身名乎所謂毫髮而千里者也

唐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張仁愿唐休璟

休得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溫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爲王敦所忌敦因請嶠爲左司馬嶠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筆輟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爲嶠嶠爲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爲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

劍南

六

四六

卽飲嶠爲醉以手版擊鳳墜噴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耶敦以爲醉而解之及發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密而與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譏貳乎嶠旣至卽具奏敦逆謀敦聞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英雄欺人率于杯酒已箸間亦未易及也

陶侃日運百甕于齋外夜復運于齋內曰恐異日不事故勞其筋骨真有功名者也

田疇當季漢之亂率宗族入徐無山中數年百姓歸者五千餘家衆推疇爲長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

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皆便比邇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驛使至貢袁紹辟之不赴曹操北征辟疇疇遂隨使者往署司空戶曹掾操次無終夏水雨漳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舊比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近雖荒莽尚有微徑可通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囑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遂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陰令疇將其衆爲嚮導上徐無山登白狼垓去柳城貳百餘里虜乃覺操與交戰遂大斬獲操入塞論功封疇

劍草

四七

亭候食邑五百戶疇固讓不受疇與夏侯惇善操令諭意疇曰疇有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按田疇故漢宗室幽州牧劉虞客也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泣墓前瓚聞之大怒欲殺之疇折之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而釋之此疇之所以舉族而入無終也嗟乎布衣立義身隱山中威行塞外至北遼烏桓鮮卑入貢此非有大過人之才者乎無終今卽薊門迤東盧龍則永平下

縣也以十萬師守之而不能障虜安得一田疇義士爲萬里長城哉

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京師亂率親黨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後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感歎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逖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東臺之役逖士饑慮爲石勒

創草

四八

所乘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賊得米以爲逖衆皆豐飽矣勒以驢千頭運糧往給其將桃豹逖偵知密遣將追擊于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嘗遁逖尅已務施不蓄資產百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且使成皇縣修逖母墓則逖之威信豈戴淵所可及而朝廷顧遺淵爲都督使逖剪荆棘收河南之功一旦委之遂感激發病而卒晉之不競有以哉雖然功名之際至以死生殉則亦未講于老子道家之言也又逖爲軍諮祭酒時居封徒之京口時爲主大饌賓客多爲盜剽爲

史所紀逖輒擁護之談者以此少逖而逖自若亂世必用跣踵之士此逖之深心也

劉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項羽散於垓下之歌孟嘗慟于荊門之哭蓋音聲之理微而鐘律之關鉅惟明者可與於斯論也

創草

四九

顏真卿帥古五世從孫爲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辨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真卿度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俾濟陰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肅宗卽位靈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

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
右丞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
營宣慰使復又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
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
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
爲相數遣人間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
先中丞傳首平原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
恐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
真卿往諭罵賊不屈竟被害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
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卒無如諸宰相忌何

劍草

五

令其黜死然後已萬世之下兒童走卒皆能名魯公者
豈非以節哉而平原之緒城簡士挫強賊之鋒以倡忠
義之氣其才亦不可及矣

北魏沛郡公禎膽氣過人拜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
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乃召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
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
而射先出一囚犯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卽責而斬之
蠻魁畏服又預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
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
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

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命死不償幸
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諭遣還自是境無暴
掠此奇謫之計最宜臨邊待敵雖無羊枯陸抗之風而
其玩弄諸蠻夷亦足術也

虞詡初辟太尉李修府末初四年羗胡反亂大將軍鄧
騭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譬君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
所完詡聞而說李修曰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
爲塞則關陵卑外此不可之甚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
所完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
及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

劍草

五

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不遇樂根錯卽何以別
利器乎始主詡太守馬援曰朝歌韓緄之鄉昔太行臨
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
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願寬假
縲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
椽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
人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羗寇武都遷爲武都太守
羗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嶺谷詡卽停車不進宣言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旁縣謂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羗不敢逼或有問者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必憚追我孫贖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至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中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于是使二十疆弩其射一人發無不中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今從東郭門出比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月羗不知其數遂行駭謂乃占相地勢築營

劉草

五

壘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郡遂以安夫謂之見信其情其故可師者無如三科募士之法余每學之屢効然非有不拘閔之馬稜謂亦難展也荀彧與曹操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飭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憾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

咸願爲用此德勝也文若少有王佐之目惜乎失身于操厥後雖欲愛操以德言之晚矣然其所論曹袁之長短實千古爲將者之元龜也

王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及符堅以猛爲中書侍郎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堅以讓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是夷吾子產之儔也猛嘗曰慕容垂嘗

劉草

五

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復不可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堅遣猛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將發長安請慕容垂于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取洛陽置

戊金墉城而還猛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進與相持
遣將軍徐成凱燕軍失期將斬之郡羗固請弗許羗怒
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羗義而有勇使人語之曰
將軍止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羗自來謝猛執手而笑曰
吾試將軍爾將軍于郡將尚爾况國家歟及陳師渭原
破釜棄糧而進猛望見燕兵盛謂郡羗曰今日非將軍
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
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
退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
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陣燕兵大敗秦兵遂

劍草

四

長驅圍鄒熊子曰王景畧奇才相溫識之符堅任之然
器皆出拙下縱慕容垂是其敵于洛陽之役許其子慕容
容令逸去而表其叛狀可謂險譎之甚垂幾遭其毒手
矣然實忠于謀秦也至其用鄒羗徐成軍玩弄顛倒悅
惚漠祖真一世之英雄也哉但不識符堅憤憤亦能親
任之如此

嚴仲子謀殺韓相俠累請益車騎壯士肅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
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得失則語泄語
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

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
甚衆肅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肅政大呼所
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君子
曰肅政非獨解于擊劍之術也觀其謝車騎人徒數語
可爲勇士有智謀惜乎僅爲嚴仲子一擊之用耳

侯嬴一老監門既知信陵爲如姬報仇又知兵符藏在
府內惟如姬力能竊之且公子車騎代晉鄙非袖中椎
勢不能萬全遂又有客如朱亥者在可以爲奇矣

張詠號乖崖知崇陽擊斷姦吏盜庫中一錢者亦判死
知成都值李順之亂城中見兵三萬無半月糧訪知鹽

劍草

五

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踰月得米數十萬
斛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竊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絕
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
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誚訓聞自投井故不
復言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汝
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
得之詠戮于市卽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沴氣乘之妖
則有形譌則有聲正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知
益州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旼問其旨
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詢君子得

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張公所在以功名顯者觀其規厝俱非文俗吏所能識者師其意可也

真宗澶淵之幸寇準飲博歌呼謝玄肥水之役謝安圍棋賭墅是耶非耶必有寇謝兩公之才之膽之識而後可

李綱力爭東幸之非欲效死以守都城外抗強敵內弭盜寇其才力有過人者惜乎爲宰臣所扼也

李嗣業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阨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城遂不

創草

吳

吳

懷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遼慈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窿議者以爲至誠所感裴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止善占對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宋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于唐僅取晉公云

王重榮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而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環訴于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咎曰夜半執者效盜孰知天子爪士具

言其狀玄寔歎曰非再明辯孰由知之更諉于府推右署是所謂上下交盡其道者可以爲難矣

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鉄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關雞小兒耳後爲唐將晟魯奇所擒莊宗見之曰爾常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愛其驍勇欲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于

創草

吳

五

忠義蓋天性也

李德裕鎮劍南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維州遂降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至大位猶不釋書常以經綸天下爲武宗所知言從計行上室幾中興不幸爲朋黨所構竟死于貶或曰牛李之是非千古

左右袒無定案何也曰吾且不論事但知裴度薦德裕才堪宰相論斯定矣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修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肩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備禦尤急及金主將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皆遁歸金悉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

劍草

五六

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建黃屋金主亮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伍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浦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後之背曰汝膽落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即揮斃刃出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鱸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還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

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射大敗之慮賊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截松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亮至瓜州允文慮海鱸不滿百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爲戰艦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召入對上慰藉嘉歎曰朕之裴度也乾道間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若胡銓趙汝愚王十朋汪應辰其尤也後爲御史蕭之敏所劾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允文姿格偉長慷慨有大志而言動

劍草

五九

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有年儒者中乃有如此人可以吐氣矣張齊賢以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遼兵入寇都校馬正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晉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問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滿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去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鐵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

三十里列幟燃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奔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岩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于盧漢寶此大人心事也齊賢初布衣時孤貧落鬼有群盜攻劫聚飲逆旅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非鯁齷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取純肩水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群盜愕眙容歎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奇矣夫大抵負大畧者不

制草

六

計細行宋敗契丹惟土登砦一戰大強人意宿將之所難而儒者易之此非凡所見也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皆以爲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與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故置齊賢下弁分策耳然惟其強項不阿是以後有豎立大事業必非詭隨人所能辦也及太宗欲取幽薊齊賢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若撫御得人但使深溝高壘畜力養銳則邊鄙寧輦運減民獲休息矣至哉斯言實今時遼救之膏肓乎

其經畧靈夏常欲購強大蕃族與李繼遷爲敵以蠻夷攻蠻夷亦千古不易之策也後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史載齊賢喜提獎寒雋此乃陰德最盛事於戲有以也

制草

六

握機經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此十字
風后古文也黃帝因丘井作陣法周之井田田獵皆準
于此古時戰不獲禮如五步六步乃止齊馬免曳交綬
五霸之世山然漢以後用騎兵行諸術古禮無復存者
若與胡人較騎突狼奔雲合為散陣法且不能行排言
禮矣然衛青環武剛車自衛張兩翼擊單于韓信垓下
與項王戰孔將軍費將軍居左右而自居中何嘗無陣
法若徒襲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之言以為善戰者不陣
也惡乎可哉六化三疊未嘗不祖此意而今之操圖絕
未有圖八陣者以按人添列天衡地軸名義既自難解
而風雲龍虎復前後交互方圓曲直或盡失本文雖案
上端思向難理會若當場擺演一步難移究其所立名
目又元無深指不過記人耳目生足此法盡廢則成
演陣者之過也愚嘗按圖研理一言以蔽之其體如井
田其用如常山率然而已矣即戰即守即開即闔即縱
即擒愈覺愈妙言以之教福寧軍兵不三日而能矣若
平原廣野中騎奔列陣數十萬聚可作一陣至于高山
劍車附

八陣簡易圖說

八陣圖四奇四正餘奇共六十四隊合六十四卦此古
法也後人增遊軍二十四隊在後更得荷用活法今增
為二十八隊以合天宿展開打圈為夜營外藩方與六
十四隊相配列陣一定如逢對敵四奇兵俱離四正兵
看地廣狹札定地廣人眾各開數百步地狹人少各開
數十步前衝朱鳥握機中軍俱不動用拒馬戰車弓弩
火砲割堵更用長兵截定陣脚主將鳴鼓令後將軍將
玄武旗一麾領蛇陣八隊從西方生門繞過陣前作常

山蛇勢橫擊從東方仍還本位是第一合所謂以尾為
首也主將鳴鼓令左右將軍將龍虎旗左右麾領蒼龍
白虎張左右翼繞過陣前合擊龍往西虎往東繞玄武
仍歸本位是第二合二合之後敵陣必亂主將鳴鼓令
前將軍將鳥旗一麾領朱雀前進風地二將督巽風坤
地二奇兵張左右翼護進用弓矢火砲射打仍割定陣
脚敵弱則朱雀衝出風地兩翼外敵強朱雀不妨稍却
誘敵入翼阿橫截之是第三合皆所為以正合也然後
令遊擊二將軍分督遊軍左右各十四隊東西繞東隨
風西隨地紛拏交擊數合所為以奇勝也仍收還本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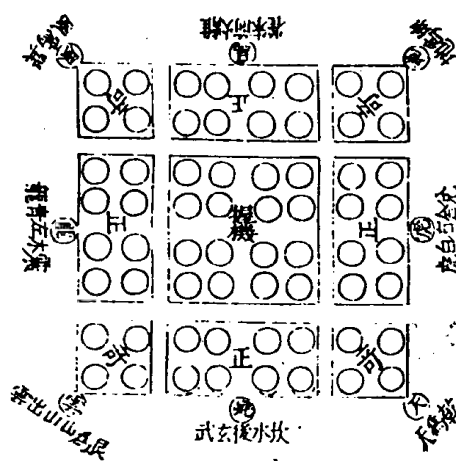
劍車附

如敵強應陣不退則主將鳴鼓軍鋒帶領神機虎壘兵
率玄武蛇連天雲兩陣作長蛇勢遊軍為尾繞陣更戰
如環無端化作圓陣鼓音不斷以龍虎兩翼直突之所
謂無首無尾兩翼交張未有不克者也凡兵統陣俱在
奇兵陣內惟最後龍虎兩翼直突在風地二奇外蛇勢
方不衝斷其夜宿遊軍二十八隊擺在四面度量地面
人數距本陣或數十步或數百步中擊刁斗巡更此操
演法也至於真正對敵四頭八尾隨時應擊又在鼓下
之將神而明之耳中軍陣脚插定不動其虛壘神機軍
鋒兵則主將之心腹爪牙皆奇材異等號令如雷風者

所為軍命也虛壘如川之流實壘如山之苞方稱有制

握機奇正本圖

陣數有九中心零
者大將據之四面
八向皆取準焉陣
間容陣隊開容隊
以後為前以前為
後退無進奔退無
途走四頭八尾觸
虛為首敵衝其中
兩頭俱救救起于
五終于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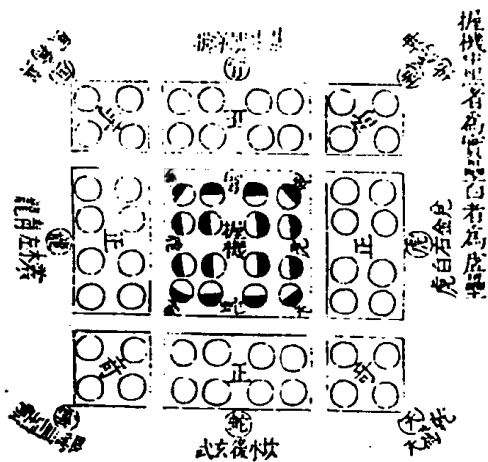
凡起機誓
師俱照常
格即俗所
謂招官旗
也

劍草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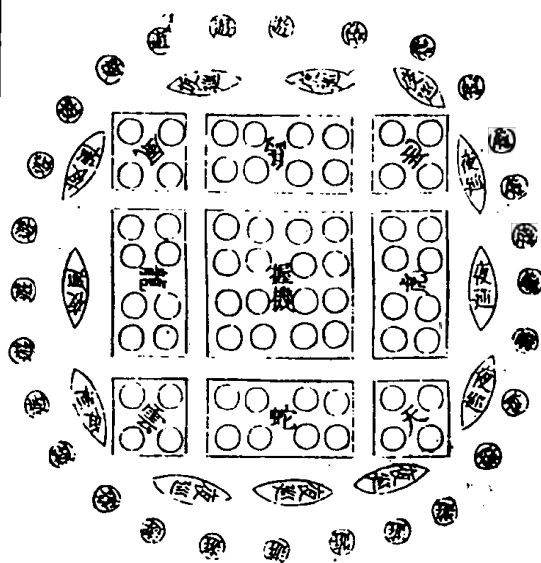
握機奇正增遊軍實壘圖

門正四
時進八
二時進
機中時
亦機中
時亦機
如時亦
虛時亦
示時亦
陣時亦
作時亦
陣時亦
內時亦
八時亦



遊軍分兩將領

夜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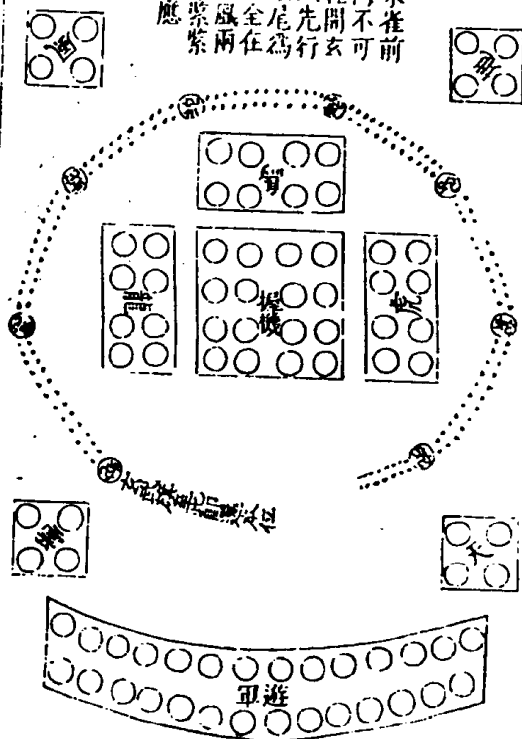
晨起裨將
傳餐皆坐
不起餐早
遊軍還陣
後有整早
間陣擊賊
如左圖

劍草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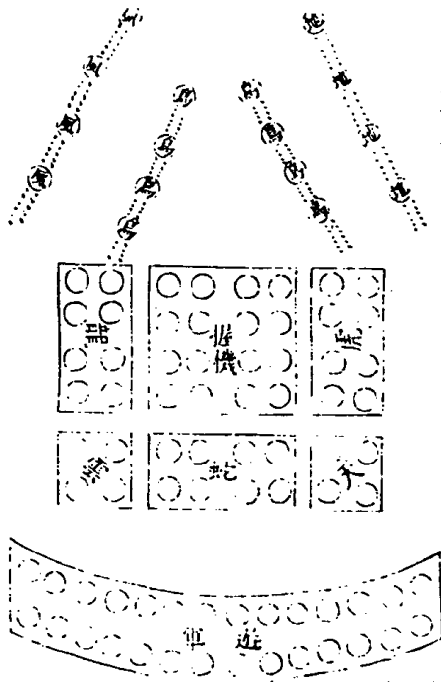
四

第一變圖

朱在前
門不可
輕開玄
以先為
首尾在
地全兩
奇紫紫
照應



圖變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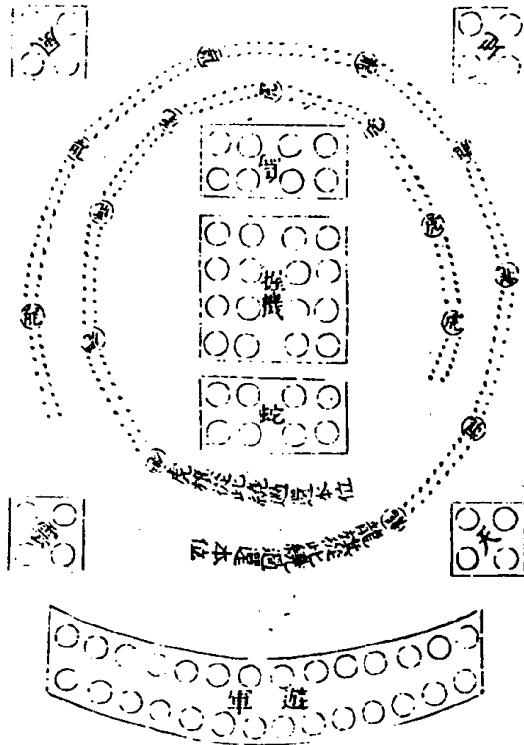


敵前則馬中出地應之外敵強則馬不防耳凡却敵入却中則應之可矣其後之此韓信下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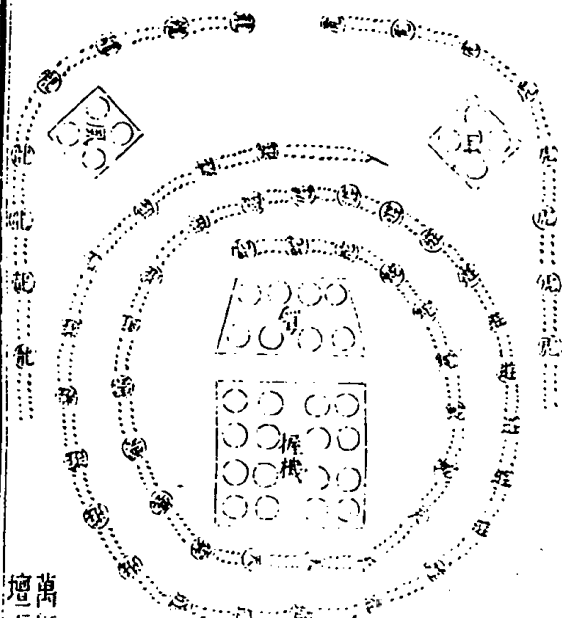
劍草附

五

圖變二第



圖變五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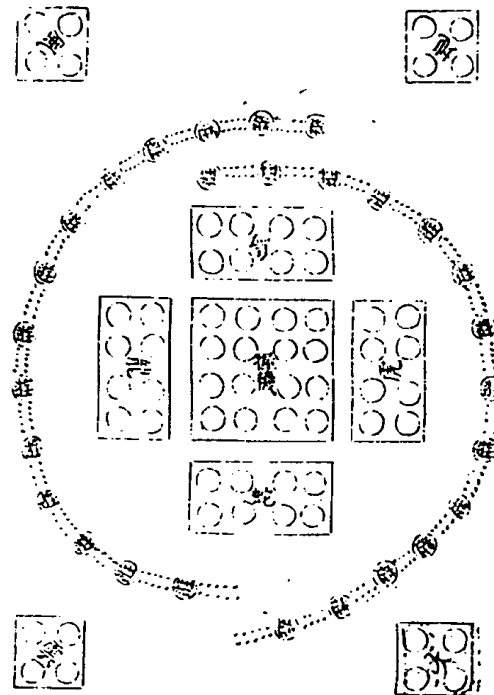
凡操練至
五合仍舊
擺成原陣
班師散標
獻功俱照
常格行

萬曆庚申歲
壇石山人演

劍草附

六

圖變四第



屐草引

有客讀熊子之屐草而笑曰遊非聖賢之所務也而子記之謂何曰黃帝問道于襄城之野堯見四子于姑射之岑遊之祖也禹得書于宛委山中因周遊四瀆五嶽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記遊之祖也此其牢

屐草引

牢大者他如孫綽之賦天台靈運之期廬霍混褰裳于西池眺尋雲于東田彼託遠遊仙探幽招隱俱青嵐捲于縑緗白雲動乎油素達人之稅駕從欲高興各盡豈好爲是役役者耶且夫盛之必衰猶朝之必暮也山川閱人多矣惟文章能閱山川試

取廻阡高臺層阿曲水一經筆墨無論千秋就於目前富貴濃郁肥甘白汗紅塵之下忽忽見山高而水清不覺聲利火宅煩沃清涼浸假而老病支離容華欲歇試展奚囊散觀圖帙恍若緒風倚巖微煙歸岫想少壯濟勝之具經營之勞則白首玄髮之密移與古人之詠懷者默識而道存矣况乎臨流志清登高意遠物表靈而繁賞人蘊真以待傳款曲洲渚出王林間推分取足處順攝生又仁智之同樂宇宙之無障者與

屐草引

綠雪樓集

履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登匡廬山記

廬山於山經爲天子都背岷流面彭蠡蟠冢道漾東流爲漢過三潏大別滙澤爲彭蠡廬山積高其上神明之奧區焉祇以越在南表周官職方書無稱古帝王封禪巡遊所不及世遂以匡之廬命名焉乃九微志又云方輔與老聃跡鶴仙去惟廬存又何異也班孟堅地理志以尋陽屬廬江郡以廬江豫章九江盡吳分所爲不離古文者是矣自鴻濛剖判歷百千萬年虞舜始巡方岳履草

乙

吳至周猶東南夷也不千年文明軼中原安如茲山將來無金簡玉書之事光景動人民哉太史公南登廬山浮江淮而文雄百代陶謝諸賢以還風流茂衍李白曰予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而俊偉瑰特鮮有過者真江陽名岳何可當吾世跬步而失之庚子上公車壬寅領邑南征丁未輯瑞過里凡三往還於東林之麓取陰道仰天池如杓之在斗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間嘗讀李北海趙具興碑特大意耳已酉拜儀曹郎水行北上泊星渚始得一盡登臨之興初治籃輿由東古山西行五里徑九洪橋橋實門爲九長二百尺積石學學

焉環詭豐隆質狀不同流水潺湲如膏玉漸深則修既數草大木喬嶺之居夾其皇澗父老子弟以新以蒸殊見山家之作樂劇也十里至間先寺距寺里許石燈紆轡中維砌爲車馬道寺門有武之外爲南洪橋橋跨澗而長松異兩干仰非佛印了元手植亦虬然有玄蜺盤舞之象流泉白寺背瀑而下泓然河決水中石鏤高林蒙生青沙掩拂雙劍峰峯峯立三尋之戟香爐峯蓋遠法師所言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則焚氤若烟者相傳爲李白讀書室鶴鳴峰開先負辰員聳而俗龜片峯降頽岑峭並奇絕超忽紫色漸湮百鳥喧會東南眺

庚子

二

錦屏山若戒若沒風來月上卽酒適至因呼僧步大憚下看月意在息心窺谷其如僧俗不能俱對應何侵晨起覓寺碑古碑已劫于兵燹新碑載南唐主世子時寄遊此地比卽位江南廼敝爲寺寺後臺基若削成而四方者舊趾也今爲紫氛閣最後爲寶墨亭亭後卽山巨石削爲壁中鏡七佛偈黃山谷書左王陽明湯平宸濠銘陽明其以此當天山一片哉然筆意遒健堪與山谷並寶折而右武數十阿曲路深平崖開徑徑傍僧穿石爲水通注香積廚不枯槁而流可千武折數武爲瀑布龍池開先第一勝也瀑自雙劍鶴鳴之間兩道掛流可

三百丈而合于龍池觸兩崖紫石稜如蒼兕吼如雕虎
嘯如天駝奔嘶白石橫亘池上如百斛困懸巖屹立如
細柳營門水光淵澹如合浦珠窟巖間鏡風泉雲壑四
大字周堯書青玉峽三大字米元章書並古雅其他崆
峒子紀遊及崖間大小篆不能殫論黃巖寺在其上因
石笋爲小鴈塔都可望也遁出寺門取小徑折而北十
里爲詹家崖渡青六澗經萬沙廢寺過七尖山仰視如
頰筆折而西北十里爲棲賢橋上有大士閣橋建于大
中祥符亘高山而臨不測之壑三四百年屹然完整其
下太中祥符年月四十餘字宛然可讀橋兩畔二巨石

展草

三

如力士臂而扛鼎當橋之中爲金井其深無際潭結綠
而澄清瀨揚白而帶華撫柱橫睇冰雪之氣凜凜襲人
其上流岫峯如爪牙相搏噓中一方石當澗土人呼曰
張果棺因石上痕遂爲大士梅蓋妄也然水所從來高
甚湍悍礮而怒若千乘車若萬人鼓若鉅鹿戰呼聲動
天地蘇子瞻所謂雷霆與石闕險出三峽右者此地也
行一里爲玉淵潭濤迴三丈之規作縹碧色蓋金井上
游井中之布倚淵中之布垂倒掣金壹傾儲直下淺溜
穿鑿萬古如斯其深不知幾千尺也淵上雲根如場鏡
知南康軍史卿同僉書判官廳公事天台張軍學教授

四明任哀然來遊刻畫深重字法莊嚴其徑旁者爲昔
薛所剝不可讀折而西五里許爲橫石港重險榛薄陟
石度流望山顛蹬道一縑掛雲端人人不自固也三千
武爲冠石千武爲笠石千武爲歡喜亭右一瀑爲白水
巢左一瀑爲長龍澗萬丈之源自虛晃鑿空而沛疑銀
河馮練映白鶴以混青天千武爲相見澤抱羊角互戾
而上寸連尺斷危開危閉捫壁而進白汗滂踵千武爲
太乙峯萬尋翠嶂莫之與京降視五老峰則番然處下
西望武昌東望秦淮漂渺江湖顧盼有凌虛御風之意
折而西南下釋樓淨室棋列阿丘十里至今竹坪坪故

展草

四

無寺僧續芳者以戒行恢拓爲千佛禪林水竹叢龍幽
蔚隱蕩寺僧手指三千方外遊者倍是山門捲簾徑前
爲庭供彌勒中爲飯堂一鼓而會食者千以後經堂供
釋迦高足弟子若而人誦法華楞嚴滿如飯方丈所治
伊蒲饌皆精具廡下積粟米千石敦敏者司會雅樸者
肅客首坐稽闕出都官稽闕入一老衲提挈其間如三
軍奉大帥戲下亦一奇也坪陰爲黃龍潭有新頒三藏
及新建御製亭僧半于坪部署之法如坪其尺五天松
杉之勝望之蔚乎蒼蒼亦又一奇也日曛矣從將軍河
取道天池可十里不及天池陟將軍嶺捫蘿躋勝而升

可三千武盤旋谷中渡水數四出谷復登高二千武徑
天池寺門門外砌石爲棧列松數百山巔構皇覺殿鐵
瓦銅鏤俱舊物殿前地湧泉故兩竅如雙井今爲欄鑿
方孔因號天池西爲文殊臺寺故文殊道場

高皇帝以周顛仙告太平勅爲寺西崖有四仙亭曰徐
道人曰天眼尊者曰赤脚大仙及周顛爲四云文殊臺
面鐵船峯下臨無地臺前有松名偃蓋數千年物疑卽
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而蠹于十年之內爲可悼耳傍
臺爲清涼亭石塔中文殊高二尺建寺初南都勅至者
古色照人宋元以前之陶也臺方亭銳臺微亭幽卽儼

嚴草

五

蓋松不可見而森植亭際者皆拳曲而被龍文日下黃
昏微風習起明月漸流鍾動時四望如在水壺中殊自
忘其身世僧爲余言八月佛燈至有藏無質光而不曜
浮空百千乘陰而來隨喧而散望之衣袖可攬卽之又
在虛微真佛光也余謂佛有真光自守其黑豈與腐草
野血爭熠哉深山大谷靜極生明天地自有此玄理陽
明謂柱杖撞破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坪野英雄語耳予
恨未齋五十日抱白雞登山今神藥異寶出也是夜東
宿僧寮夜半雨雪交至早起一望空濛因念王彪之廬
山記箕風吐火而蓬勃畢雲出岫而鬱蒼冬之日何難

霜清東林月白虎谿戎政惟此雨雲變幻出入顯
川大美庶不爲慮之擅賞耳復登文殊臺老衲向予
指曰此漢王峯此仰天坪此蓮花峯此佗冑塔此石門
澗此錦澗橋此半雲亭此竹林寺雲氣漸收一一可辨
而漢王仰天爲最雄竹林僅有崖塹之蹟寺烏有矣循
嶺拾級三里至佛手崖罪鬼五曲忽開洪洞崖中頂石
如牟尼紆五輪指摩覆大千中殿佛殿可建二丈旗北
爲御製亭

嚴草

六

高皇帝所製周顛碑也下崖里許爲祖師塔赤脚仙埋
玉處折而東三里爲寶樹林故大杉生石冠中園可五
人抱高百尺葉色赭如珊瑚樹傍多習靜精舍以雨未
暇觀過此徑益窄僻風雪復暝折而西南三里爲火厰
本招提燔於關伯佛能陰法雲涼火宅豈其不戒于煮
石燒丹遂以妙相度劫耶復折重嶺二深谷二五里皆
冷泉寒石始得故道三里而還太乙峯登其絕巘時千
山帶雪萬嶂蜚鮮潭成瓊宇于是抱危石攬飛雲觀三
千大千世界直芥子許真氣冥濛轉皆輒變忽闊浮提
中青寶色忽夜摩天上珂玉色忽鬱單越境火珠色忽
兜率陀天白鷺色玄紫樛素不可名狀長江大湖毘藍
普震水波盡黑而高處輕塵不吹靜聽深谷怒枵之聲

亦復在此在彼兩間物理見一端矣五老峯相通直視
支離奇桀如老人連袂箕裾肩高于頂太白詩青天削
出金芙蓉足以容之且步且輿下十五里至山庄郵酒
適至雨後瀑流盛漲龍松呀呷蹴浪揚華低回玉淵金
井之間不能去復折而北循五老之麓將以討白鹿洞
也行十里皆平崗至則橋門外橫石如梁卽無鐫中穿
然連山南北而瀏若噴雪可嗽可洗古松修竹遶道四
成如萬華谷名冠天下不虛也謁先聖先賢讀諸碑記
古文錯落其間以李渤馴鹿遺事砌石洞而刻鹿其中
覺牽合然行步洞中敲推四壁俱覺響應泰坑又滿何

後草

七

復壁間琴瑟亦可小異亭不一獨對最勝北觀五老下
臨清流洵足蕩累願物悟真散賞昔爲少室書門今爲
新安俎豆然則勝地亦何常主哉折東南十五里間關
至星渚夜漏下三十刻越二日復命駕遊歸宗寺距星
渚二十五里而遙無他奇較他刹以尊嚴洞朗勝寺久
廢而新奉藏經僅殿殿供如來一軀僧云寺倚王右軍
捨宅後有墨池殊蕪穢其所爲右軍者無文足徵也乘
夜還星渚間中行數十里蒼葱莽密豐孤文豹之所棲
僕夫惴惴昔劉敬叔曰天台山路遐邈非忽生忘形不
能躋今日之謂也次日舟行三十里波浪兼天望五峰

積雪飛雲大覺雄壯幾日芒鞋備風雨霜雪之四氣合
鄉者三度東林觀遠公嘯橋十八賢蓮社豈猶然味大
鼎之一臠乎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予于茲山倘亦
不負夙盟耶謝靈運曰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
所適清曠之域聊于勞攘中取足焉非好奇也昔顧長
康還會稽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二語括山川之美以
應問者予聊記此以代口頰爲異日五嶽發軔每一念
及披雪立太乙峯乘月坐天池臺結轡大塊之精氣未
嘗不浩然意遠也

後草

八

南征記

丙辰之夏承 命使榮藩冊王世子於 文華殿持節
燕儀部出宣武門官道柳陰繁綠華黍芄芄西望燕山
飛來爽氣不獨眉宇開滌殊覺日月清明回首長安塵
真堪舉扇障面由涿州取道定興夜大雨侵晨方舟渡
白溝河僕夫指易州不三舍而近金臺在焉想見荆卿
慷慨悲歌千古壯士定興故范陽戎馬之郊靖難師起
白溝伏屍數十萬擬欲作甲古戰場文日未暇給安肅
至保定延盼鄆牟山奇峯疊巘如鸞翔虎蹲鍾鼎戈戟
之狀無乎不具雨後烟嵐之色紫綠騰射是宜其爲燕

履草

九

趙名都豪傑輩出慶都伊和堯母生之真定當右扶風
難大府而城郭甲宅不及保定然箕山高許由之風井
陘奇淮陰之畧忽忽神往樂城趙州順德栢鄉之間大
抵皆趙地南走邯鄲道呂翁祠黃梁舖半落九連之衝
一望平莽渡洛水而三輔之郊止矣磁州屬河南路稍
行爲講武城僕夫呼曰曹操城瞰鄴水水廣里許水中
峙而高者僕夫呼曰銅雀臺而太行一片雲樹鬱鬱其
孟德之西陵耶彰德古之重鎮今爲大府湯陰岳武穆
故里閱誌書載武穆事甚具淇縣衛輝之間問所爲鹿
臺鉅橋者文不足徵而朝涉腊脰處榜于道周則千古

履草

十

惡名之所歸也衛輝故朝歌輝縣故鄭國繡門在右泉
源在左山水映帶商賈食貨之舟自新鄉達衛合彰水
以滙臨清放天津入海則今之運河也由獲嘉東渡亢
村黃河新漲森渺澎湃乘風張帆如浮查天漢自此太
行始不可望云榮澤鄭州新鄭皆鄭地未究故鄭安在
禹州古之陽翟僕夫云從此西去登封陟嵩山不二日
可到會暑甚病肺不及一謁臺摩吞吐中嶽靈氣殊不
滿志益西南行爲襄城古之首山經葉縣憶飛鳥仙蹤
令人飄飄有凌雲御風之想崑陽鎮光武破尋邑百萬
想當年雷風震屋豺虎股栗又令人雄心猛志紛紜四
據也裕州博望中原要脊涉漢三十里至南陽平皋曠
野突爲春陵白水真人所自興良爲不偶過新野訪陰
麗華故里劉玄德壁漠然徒見雲樹之蒼倉而已樊
城無城僅有衛巷商賈列肆絕漢則爲襄陽遊其大堤
陟其峴山探其習池山川人物不勝甲臬宜城爲故鄢
多宋玉遺事由麗陽石門二驛至荆門皆山徑西楚門
戶荊州一大府也沙市瀕江巴蜀布物木繡所湊舟上
下如駛天地至此似分南北大界故渡江而公安之西
之南民以水稻田漁爲生痺地繕堤塘廬舍宛宛高池
則菰竹疎松時陰馬首不似中原莽蕩澧州屬岳陽洞

庭上游孫黃大龍諸驛山多人稀田土闢穀粟賤惟其
不當天下陸海是以民樸而不知有紛華亦西南一樂
土也常德故武陵閭所爲桃源避秦處于傳有之而縣
有以桃源名者漁郎問津夢耶真耶大都人世風塵浩
穰中談神仙清微之語故自可喜可傳一時好事者寓
言遂作千秋嘉話而不知其烏有也武陵以南貴竹滇
池孔道而余以封事畢卽策馬東歸矣龍陽益陽寧鄉
皆負山帶河土脉蜿蜒長沙爲大府勢更雄秀水則沅
江湘江西粵之下流也驛路喬木山花秀林奇草繽紛
錯落應接不暇獨于屈原賈誼不勝悲嘆兩公孤憤惟

展草

十一

其沉鬱當年是以百世之下名並風興江山藉米天何
負於忠義哉醴陵接壤萍鄉江楚畫疆蓋湘東橋水入
洞庭瀘溪水入彭蠡萍鄉稍東一舍地實衝虛要脊從
宣封道上稍南高峯巖紫可六十里渡湘以來諸山此
最雄拔問之則安福縣境吉州之人文宣朗豈不以地
平宜春山溪疎秀分宜環大山而臨清溪新喻清江皆
平闊渡樟樹循河堤南行爲豐城折而白狐嶺抵會省
東果竹里熊子之草堂也于是作南征記爲之論曰以
余而觀于太行之山北首燕趙中包韓魏南至于河東
至于海豈不洋洋大風哉帝王雄霸天下故其俗

潤達而矜氣槩其人材豪博而有豎立渡榮陽嵩岳最
尊迤邐而盡于齊魯者不具論其三正幹在河淮之間
考爲泗在江漢之間者爲郢在江淮河漢之間者爲濠
本朝三陵弓劍所藏宜靈長之業與天地無極也江以
南衡山最尊虞舜之所巡遊也亘爲五嶺迄金陵爲大
都會而江浙吳楚閩粵之地皆鼻祖雁峰原隰綿衍江
海爲壑故人文財賦甲天下大哉衡乎然從古都江南
者莖莖爲偏安何也說者謂江北之山如古恒山在雲
中者與嵩華諸嶽皆有扳地冲天之勢峯巒聳卓其本
類頓戟而未允磅礴中原宜爲帝王所崛起衡雖高廣
而遜其聳卓是以第能偏安耳然人物高奮生聚蕃育
舊家甲族比屋蟬聯此又中原之所遜也嗚呼此雖形
家者言而亦天地設之所致矣雖然燕趙之悲歌慷慨
慨以丹之客也三河之矜氣義遊俠之遺也江南之佳
麗六朝靡靡之餘也夫箕子封而禮法興于朝鮮文翁
守而巴蜀學比齊魯况以帝王立極中區帶隅分野風
教蓋可忽乎哉

展草

十一

西遊記

乙卯需次長安即扉書掩會四月八日爲佛浴都人士
盛遊西郊因與曹公爽呂玄翰具有與出郭門望山而
赴初徑高梁橋橋門流水潺湲橋畔灌園人編黍稈樊
圃圃萊沃茂一望平臯麥隴疏秀馳道柳眼新青玄翰
咏詩云若似江南春色早如今爭得嫩枝看因悟化理
遲速遙相爲權余亦咏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之句
以和之沿郊多中貴人家舍朱甍望室雜以招提虛地
上實地下此曹爲富貴容止此虎而冠何爲也過一佛
寺甚荒蕪置轉置薪焉問之則宮人斜也諸以過失死
展草

三

榜篋者率付之一炬卽欲如薔薇冷面環珮歸魂亦不
可得悲夫近城隅多漢壽亭侯廟男子鳴金持幟擊鼓
吹角率羣姬婦或百人或數十人至各寺廟焚香膜拜
道上口佛號如雷歎近于巫風十里爲萬壽寺寺爲
今上祝釐結構精麗高閣當衝懸大鍾如千石困鍾身
備鑄法華經文傳爲永樂時姚廣孝所鑄寺僧直視晝
夜擊磬聞數十里稍西北行爲米工部勾園結椽渚中
溝渠環匝有巧思而不攻緻其南則外家李氏園高門
大屋左右列太湖石如翁仲自是許史氣象園周里許
最後一池方廣凭以亭檻陰以芳樹瀕以蒹葭鶴鵲爲

驚往來交屬殊有野意距園西行沿路開水田掘田深
尺有咫引泉灌之農人戴茅蒲衣襦一一如江南田家
作苦狀益西爲甓山爲青龍橋橋蓋高梁上流發源虜
中京師地脉右界潞爲西海子其流混混益西爲功德
寺寺甚嚴曾駐

御蹕寺南爲西湖湖面平綠十里其上古木爲馳道水
田千頃溝塍刻鏤

帝城浩穰不闕烟波縹緲之至于斯也玉泉山泉竇石
脚明沙布地噴雪定金不見寶鼎清若惠山冽若中冷
悠若水簾觀者如堵亦合青龍東注馳道水樹翳蔭處
展草

四

朝士張幕群飲中貴人剪綵爲水嬉自高梁以東皆然
過此遂入山矣山復爲谷谷復爲山迤邐不絕其土水
之盛不王墳卽王家寢園中貴人別墅勝者爲卧佛寺
遊人所萃寺壯麗而大如來一軀卧方丈中貴人製錦
衾覆之殊爲可笑最勝在寺背水頭綠山施行皆有蹬
鑿石潛水貯僧厨不下三百武流聲湯湯其高處大石
嵯峨泉如河迸坐石上浮白掬水漱齒不減淙淙益西
爲碧雲寺壯麗幾伴宸極蓋先年權豎于經豈塚時所
構寺東北構竹池繡石爲龍首泉吐口中雖乏自然而
涓涓細流寫練周繞廊除葦竹掩映會心處亦不減山

陰僕夫告倦適有好事之鐫治具特朝士遊僕張其筋
因止宿西廊歌侑皆京師梨園選部夫城市厭繁華至
山谷虛靜中而繁華復自可喜則人情之至變耳展起
取道香山綠崖千尺拾級百尺最高爲軒顏

今上御筆總之碧雲以幽香山以高卧佛以水石俱壯
麗而碧雲其尤以其郊干大都也十里至佳喜寺僧種
紅杏萬株乃折北登念佛橋看李堪輿所指牛眠蓋香
山要脊浹汗而上憑輿以降南行十里至版橋渡渾河
忽天風震蕩水波沸立人馬辟易因舍輿而步攜手作
猿猱行乃得絕橋風雲叱咤之中卽倦涉有奇氣平沙

帳草

五

渺渺者數里始近市距市曲折復數里始近山層累而
登復數里始爲戒壇戒壇爲鵝頭祖師道場古松奇石
掩拂壇宇恨是日燒香念佛之徒雲擾川至耳目嘈雜
止宿東寮次日循麓而南徑仄廠復數里爲玄韜冢舍
稍西爲姚廣孝墓蓋廣孝自卜者夜宿山庄深飲殘月
疎星朗人襟袂明日行三十里至蘆溝觀豐藏侯冢舍
冢甚庠其高巍有奇物禾之或知也下飯十方寺寺以
踰爲主者伊蒲饌甚精寺中食十方闍黎數千人蓋皆
爲佛浴云飯畢遂渡橋入宣武門西遊凡三日而息矣
余因憶辛丑觀政吏部時往天壽山上

茂陵昌平之北見羣峰指攢中開夷廠者四十里如環
無端

長陵居其所五帝之座也紅門兩山對峙白雲瑣之天
乙太乙也

諸陵三面九處羅太紫市樓之垣也大矣哉然一牆之
隔黃花鎮外虜騎薦居桑土之慮能無賴于山靈之呵
護哉

帳草

某

武夷山游記

武夷之山見于封禪書郊祀志所謂天子常以春解祀祠黃帝用一梟破獫狁武夷君用乾魚也語本方士怪迂而遂固株之其山遂名它書記皇太姥魏王子喬遺事暨列仙傳記錢子武鏗子夷卽皆不經見而周秦以來已有仙人之氣矣山距崇安一舍從五父之衝涉皇淵焉卽武夷宮宮負大王峯削成而微方石冢突兀蒼翠間赭白色其陰三片石如立堵冢之體斗臺後龍洞槎木垂橋作猿線行乃可登降冢之半爲昇真洞藏仙人委蛻無數中爲幔亭子簫架虹橋供張魯孫處旁爲雲巖草

十二

龍道院址老彭之廬也宮如道家前殿供三清後供子喬爲地主羽士百餘人飲酒食肉無異編戶環山之田皆宮田禁民不得買賣田租之半飭遊客厨傳羽士如駟矣降宮登舟厥水鈎已九處曲厭石啤啼九處羅邇淵從之首仰而尻俯者一峰名獅子石連獅子首銳而外顧者二峰名大小觀音鐵板嶺連登仙巖石色深黑如積鐵水名虎背離舟行蕩漾以上流二石奔踞水中者類虎頭焉止止麓玉嶺白公之廬也水光石在大王峰下石上剗第一曲兜蓋石近立馬峯有勇士據鞍免胄之狀玉女峯近鏡堂合兜蓋隔置水漱其本近而不

屬迺玉女上視如頓筆下視如橫四指遍視如橫三指遠視如婦人冠奇矣稍南則一線天也仙冠石如羽士冠負虎嘯巖小巖峯對鐵板者色純黑噴水珠如簾鐵板一石隱起類黑鋌下三孔俗稱胡人獻墨石旁一瀑如綆上剗第二曲大蕨峯石實中有船名架壑木板縱橫類船上既凌虛下不蹶實時爲蕨舟之人耶諸小巖架插木板如機杼何也仙羊石近車錢巖傳爲大姥輓牛輦錢之地昇日峯會仙巖宴仙巖皆高阜而隅置會仙之瀑如簾宴仙之瀑如綆簾瀑倚綆瀑番三曲之奇觀也大藏而上爲雞窩爲金雞洞爲釣魚臺皆奇石縱橫錯置亭銳如人俯首挿木板者二處洞穴如目金雞之瀑上如絳線下至谿中如雨巖中藏小桂四五皆神仙委蛻板之縱橫巖口如積亂薪羽士爲言先是邑大旱崇安令命構木爲雲梯取檻置宮中雪乃雨骨如筋願如奉也登題詩崖眠之甚辨其水之不湍而澄者曰卧龍潭御茶園唐置茶夫三百名其所謂龍井與茶亭者具在題詩崖水由鏹中穿曰小九曲石之直突者玉華峰也坐而仄者鯉也卧者劍也其曲四矣玉華之上曰雲霄峯曰更衣臺曰天柱峰更衣如頓鼓天柱本末銳而腰張水湍之亭亭焉柱下老子石五離離焉柱

左草

大

敬草

光

連晚對仰止二峰晚對瀑如直綆仰止瀑如握線紫
精舍面之人隱屏則精舍之負辰也仰止接城高峯其
間學焉見幾峯蓋八曲之鐘鼓石而五曲可並觀者也
小隱屏削成而四方家微平肩讓於首丹灶連響鐘巖
灘聲怒而下若撞金鑄仙掌峰削壁千仞壁上水痕隱
起如巨壺掌飛瀑如練雲窩之窩鐵笛之亭伏虎之洞
皆瀕水下半鐵笛亭聽怒濤依然穿雲裂石之意其蒼
屏兩片石累而學焉曰石門蓋六曲也壯廊巖若鐵壁
有瀑如縞中學焉見三峯銳者九曲中石也蒼屏之麓
石如羊虎舟由鐔中穿如蛇行間互其巨整黝然流水
從巖石中出不見厥端曰小桃源而城高與北廊夾置
勢皆雄傑曲七矣城高之陰冢如鼓而下高其尻鐔鼓
二石對置鐘鼓之下曰天壺者截業傾挫又見北廊之
首銳矣百花庄之石冢銳微亞城高小嶽大嶽之石以
其如困茹舍也小釣磯夾置百花庄磯水所從來高甚
湍怒轉背雲瑣石關其曲八矣小雲巖連三教峰中者
高而了髻左者如植冠右者如立杼百花庄之冢其陰
方平其陽銳其下有石名魚磻象形也魚磻之上曰人
面石構亭曰碧雲蕩漿至霞尾洲而九曲之觀止矣可
望者齊雲峰三峯連屬至其界則平原廣野桑麻雞犬

敬草

干

人家不復受武夷名也放舟而下湍急如飛駛應接不
暇復從五曲捫仙掌躡蹻道陟天遊觀迤邐曲折而高
者五里其陰壑作龍腥奇險處不受趾歷險盡最平衍
流水者曰胡麻澗天遊在仙掌絕頂對接筍峰如筍
而中有隱痕若續斷然會當晚霽登其嘯臺而三十六
峰取諸眼如食前之豆之登也侵明登一覽臺五步之
內白雲守之躡蘿而下五里至雲窩從伏虎巖入司馬
泉四週石壁刺霄而中包夷敞地十畝產茗精良接笋
峰以木棧上三十餘丈鑿石鐫不受趾道人莫新茗以
獻我如在明月峽中云熊子曰言武夷者曰欲界之清
都神明之奧窟也乃從溫嶺車馬道褰裳卽是豈秦漢
間闕猶阻於東南夷卽漢封無諸爲王其別有都莊耶
丹竈石函不必深山迥谷異乎我泰山之上七十二壇
求所謂金簡玉書化爲風雨矣而茲山之枯骨朽株歷
數千年錯落崖壁是孰爲之呵護哉余捫仙掌隱屏間
謁紫陽精舍肅然有振衣千仞之想神仙不得鐘美矣

登支提山記

經言天下有五法界天地水火風支提爲天界云杜光庭紀三十六洞天而霍林洞天第一語近荒唐學士大夫難言之惟華嚴經載心王菩薩於衆會中告諸菩薩東南方有支提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見有菩薩名曰天冠與其眷屬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于時唐高麗僧曰元表者歸自西域領心王菩薩之旨負欄木函盛華嚴經記八十一卷隱支提之邪羅延窟中聞僧元白訪得之元表告以所因且曰借龍潭地卓庵元白發如是願隨感龍衆聚沙塞潭而蓮臺九座

後草

主

元表遂授以經乘風雲而去元白大駭乃因甘露寺僧慧平慧澤獻經于吳越王錢俶俶翻閱華嚴詢菩薩住處有靈隱寺了悟禪師具道所以隨遣若于衆至止于山之下是爲小支寺朝夕聞山間鐘聲若遠若近遂跡鐘聲而進白猿先路間關林莽者三日薄暮見一大剎珠林高敞法席莊嚴僧手拈萬壽金書大華嚴之藏比囑烏有矣迺林莽間化成寺也遂報俶俶爲鑄天冠一千身乃以宋開寶四年大發金錢建大華嚴寺於化成林之比以奉天冠菩薩而使了悟主焉蓋是時吳越王端土已歸宋職方矣了悟死其徒辨隆能紹宗風太

宗雍熙間賜寺額曰雍熙淳化元年太宗召見辨隆賜紫衣襲一內秘直給卷三十遣御書寫急就章卷一絹疋五十貫錢二百田庄四畝復其租其後三百二十餘年爲元世祖至元歲之癸未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而寺以兵燹明年甲申僧澄鑑重建增田二庄明興文皇帝稍禮重天下名山于是

仁孝皇后以鐵鑄天冠菩薩一千身泛海之寺僧無礙爲建天冠寶閣于佛殿之西祠天冠菩薩焉正德十五年群盜據古田雞啼寨爲攻剽縣尉鍾奎逐賊至寺怒寺僧供億惡草因以雞啼爲支提上監司檄燬之寧德

後草

主

令桂宗美心知其故勿燬也然僧益轉徙而寺漸荒莽嘉靖間遊僧不戒于燒雞遂以丘墟而田則盡爲右姓產矣萬曆改元癸酉京師吉祥寺僧大遷能立戒行雲遊至支提夜見天冠放大毫光遂募檀越重建贖田百七十畝爲伊蒲供高緇名衲瓢笠無虛日名聞京師萬曆十八年庚寅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慈壽寺僧萬安齋賜支提寺大遷和尚金頂冠一飭冠漆金銅佛二金欄紫衣五金銀鈎環單具齋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龍幡金幡各二合花幡八合倚檻觀音一魚籃觀音一文殊一普賢一

皆丹青畫黃金塗法華經十三部梁皇懺十三部

太后御書法華經一部大法寶藏閣喃喃唵吽唵十
一大字

天子爲之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
護國祐民不爲無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人藏經四十
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衛務

嚴草

要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棄玩致有
遺失損壞特賜護勅以垂永久故諭

是時萬安齋經道出閩行省閩巡撫趙中丞參魯因疏
請留經千城之開元寺已二十七年已亥

皇太后念前賜支提寺藏經

天子已從守臣議留之城郭乃復遣內監右少監張文

齋賜銅鈔金大毘盧佛一軀承以千佛座重千觔華嚴

楞嚴般若金光明心地涅槃報恩經各一部龍文璫二

合銅鐘磬各一件而大遷業已歸寂矣

天子爲之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自古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教相翼
並行朕以冲昧嗣承大統迄今二十有七稔天下和平
臣民樂業仰思

天眷

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共善之因况

國初建置僧錄司職掌厥事蓋仁慈清淨其功德不殊
神道設教于化誘爲易

祖宗睿謨意深遠矣佛氏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我

嚴草

語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續刊四十一函朕恭序其
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後勅諭護持所以錫孝類

流慈恩也茲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
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捨施在京及天下名山

寺院未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
使海宇共享無爲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風慶雲

一念不善災星厲氣夫善念以有感而興無感而懈是
以皇極敷言不厭諄懇聖詔所貴善與人同古今相傳

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和氣若億兆嚮善豈

不四海太和此經頒布之處本寺僧衆人等其務齋心

禮誦敬奉珍藏不許褻玩致有毀失特賜護勅以垂永
久欽哉故諭已三十年壬寅

天子靜攝恭敬海內名山復賜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
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內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
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渺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
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
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特差漢經殿掌
版草

壇御馬監太監趙永齋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
悉欽哉故諭已四十七年己未明遇奉

勅書治兵福寧東行海上支提泰姥皆履也六月六日
道徑寧德縣之東墻距支提五十里而近是日法雲陰
天清風扇物單車以度玻璃巖高九千尺竟嶺十里爲
銅鏡津又十里爲西溪津烟村竹嶼聚散丘樊菁民結
茅山家種菁梳櫛以糊其口不受要束于編部如牂犴
之僑僮也者依然居巢衣皮之風焉西溪之上爲霍童
村霍童故鄧伯元王元甫褚伯玉諸仙于茲授青精飯
白霞丹景之法支提之趾也未至望之如雲既至而問

所爲霍林洞天則鶴觀灰沒鞠爲蓬葆惟大童小童兩
峰高逼霄漢丹竈露井微茫在白雲封中僕夫取西道
馳徑泐淖壁而升者十里兼葭薜荔遮路枳與松杉交
互虧蔽五步一曲十步一折不見前後人影逾深逾高
逾高逾深倚而升者十里懸懸亭泉幽幽林薄稍治爲
畝澮種禾黍如在鄙上北里間然總不聞雞犬之聲發
猿狎獵澗爲雨點壑聲淙淙壁而升者復十里危橋斷
續高巖豁舒灌水深昧篁竹疎秀彷彿時聞鸞鶴日甫
下春僕夫喘汗忽見老僧支筇來迓而萬山之曄鍾鼓
雜鳴蓋支提之寺顏曰華藏者是也北風習習吹捲嵐

版草

氣群峰四照青翠欲流老僧指視孰爲仙巖孰爲甘露
孰爲小支提孰爲辟支庵孰爲紫芝庵孰爲陀羅窟孰
爲金燈精舍孰爲南華淨室都如兒孫之擁丈人平望
扶桑雲與水浩汗無辨者海耶極南粵耶極東既耶路
耶極西餘千巴蜀耶大都蒼茫指點渺人世如粒粟夜
宿僧寮漏下三十刻颼風驟起雜以猛雨危屋皆飛柱
礎搖動侵明盟沐以禮天冠寺殿悉灌老僧稱爲百年
希有之事

仁孝皇后所鑄天冠于身置梁上

慈聖皇太后所鑄毘盧大佛供殿前

上所賜華嚴經若干卷龕兩壁間皆

御書加壁恭閱畢取道山第一山門而風拔古木交路
澗谷如雷吼不可渡復迴車飯僧閣諸僧皆披夾衲左
右侍說無生話炎地炎天涼如秋九奇矣我余因題詩
于壁有龍嘘海氣朝成雨虎嘯天風晚作涼之句逗繞
半日風雨漸平遂叱馭而下嶽石淋漓益增深窅溪流
盛漲昨之寒裳滿足而濟者今方舟以渡篙工尚作色
以操也倚據崇岡臨睨通壑喟焉而嘆變化者有如斯
耶是遊也與莽崎嶇微怪風雨沃蕩山川之靈爽則不
足發人奇氣與尋常杖策無異余之遊獲矣余因念友

後直

表

提名冠宇宙非有他洞石雕鏤不過千里皆山而九十
九峰斗入海是以積高爲神明之奧焉而遊躅希臨紀
述罕富以其不當天下郊也類帝裡宗上我夏矣秦漢
以來英主東封西祀陳寶雍時之建靡攷郡國史不絕
書今

皇帝靜攝垂三十年臣民莫或見面聞聲而
詔旨批答多鄭重乃支提

三勅正而溫詳而大華而不劇肅抵而不倭其于保世
治民之經直攝之于聲色不大之際盛矣我壽考且寧
於戲有以也余故備列其文使學士大夫得以覽焉

百洞記遊

冶東北百里有蓮華青芝二山下有孟溪溪外有江江
卽洪塘之委從虎門泄入海急于建瓴海潮汐至吞江
噴溪勢阻而宅奧董廷尉崇相居之据江之濬挾海之
喙張溪之嚙而壓蓮華青芝之趾大哉居乎然開闢以
來山習見爲山溪習見爲溪江海習見爲江海烏覩所
爲巖洞之奇者哉廷尉休沐里中居常望雲氣騰動意
其中有異披莽探討左之而得虎室右之而得龍堂由
虎室龍堂連屬層累巖洞更不可縷指迺禽虎斷龍宜
開鑿空燔燹梵余却立而視之圩者窪者枵者盤者槎

後直

天

者數洞亡慮以百計廷尉拍叫大喜號於人筆於書曰
百洞哉天下之美盡在是也因念康樂以來士大夫覽
覽塵中鮮有與斯流者之山之勝辟于冶東北崇峯巨
浸限阻車馬非得遊躅交臨海內公爲讚歎則後世無
述豈鬼神異物陰相山靈意耶于是折簡飭尉傳邀朋
蘭亭繫駒空谷遂幾幾與支提太母狎主東南之盟矣
熊子行部溫麻往返必徑其山之陰望雲氣意亦謂有
異乃于庚申上元之日南渡江橋凡十里而近至山麓
廷尉業張以待憑筇輿陟數十磴磴窮而石門哈呀側
有累足以入曰定光洞復蛇行緣壁跂跂而上洞之石

如白榆歷歷者星窩也如浪翻銀屋洶洶者石竇也皆
廷尉新命進則爲青芝之寺寺新構負幽臨殿寺門石
猿守之形體畢肖江之舡海之舶平楚之蒼然大荒之
渺然坐檻可結也紆而右石林亂石如人耦語僂跌坐
俗呼爲八仙石或曰八公其一片豎者似蟠桃行桃邊
罅中厥曲磴折仰視青天一線亦磴折下卽故青芝寺
基也隔一山嵐帶動處瑰詭錯落廷尉指曰是故龍堂
龍所居處夾石如門闕雱者觸龍致雨龍遂排門裂闕
騰蹕以去而洞之玲瓏怪譎大半隱于藜藿此青芝之
大槩也紆而左蹊塗皆新闢沿崖種桃樹雜時松竹桃

紫草

十九

花盛開媚人履蓋經一洞如人快吻廷尉言春夏間輒
有白蝙蝠數枚擁黃蝙蝠出入洞中如吏臣之衛王者
然不可常見考玄中記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
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蓋瑤光之精云虎室不甚遠
而句爪鋸牙之所棲寄人跡罕窺今其虎廷尉與其鄉
父老射而食之矣從此僂開僂塞皆奇崛嶮峭削成而
冷冷者類蒼弁碧巖虛玄而沉沉者類霍林辟支最上
架石梁右紆以登新構之居所觀江與海與平楚之蒼
然太荒之渺然無異乎青芝之觀也復左紆以登新構

之亭亭面平石微類虎丘之千人坐延脰山冢峨峨者
重矛互戟是曰蓮華之峯余謂廷尉曰境界深昧景光
屬復幾于日月隱避旣如吳將入魚復沙中閱八陣圖
迷不得出路又如武陵漁父再問桃花津迷不得入路
無其名之何以別也廷尉謝曰吾習焉未遑也名將在
子余因目觀耳聽手摹心會強而容之曰崑崙有閭風
之臺此居之呼江吸海盱眙見鰲首之舞者然乎哉西
華有巨靈之擘此峽之對巘雙分片片被龍犀之甲者
然乎哉嵩高有緱氏之嶺此蹊之松濤華瀨隱隱聞鸞
鶴之鳴者然乎哉至于憇斯亭也卽事多美勝槩合并

紫草

三十

上天下地恣吾取擇亭其選哉亭其選哉廷尉曰善將
摩崖爲碑版遂相與捫壁牽蘿放歌而歸歌曰龍之堂
山之陽龍之戶海之澣樂閩土比岫嶂頽龍見兮作雲
雨虎之室石翠桴虎之門江濱湓嘯而風炳其文願虎
渡兮山神尊

登太姥山記

太姥者堯時之老嫗也。凍嶠山間喜施振以醪飲道士乞漿者遂得九轉丹。經七月七日乘龍馬仙登人因呼爲太母。云漢武帝命東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號曰姥。載考十大洞天首王屋委羽三十六洞天首霍林蓬玄而未有識太姥者。惟七十二福地首地肺仙源而中有天姥岑。謝靈運登海嶠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謝自永嘉梯山刊道覓術阡于天路詠空蒼天并丘豈有咫尺雲裝竟遺奇探。且其詩曰息必廬霍期霍林之在寧陽與太姥固烟虹朝夕相通者何哉。天姥岑之咏

嚴草

三

不在此而在彼耶。夫靈仙寄跡高人托遠固名山之所以興乎。而非真有秀出霄漢奇壓宇宙之槩君子亦不輕以筆墨倭也。志乘載黃帝師容成于茲山得道鴻荒之事。吾斯之未能信。陵陽范丹潘容成揮玉杯古人之引重多矣。不具論。具論其勝距州東百里見山之冢削成而四方者摩霄峯也。自海瀕延脰視之不啻五千仞。亞冢百仞見車戟而交兌者仙巖也。恒冒雲冠偶露如斗之建杓由州東行五十里曰錢王嶺直上千仞距峯尚五十里然已爲峯之踞矣。余行時滌雲漫漫徑牛林十里皆灌木荒楚輕條構雲密葉成幄時維暮春杜鵑

牽英牡荊含頽低柯拂輿翹林室蓋篁竹歲綻碧鮮綠

潤禽聲穿度殊異塵中高高下下迴豁曲阻峻阪威夷窮日之力始至太母營茅舍樅離烟火疏密從此而陟輿爲之捷度一谿流水流瀾攀樛枝附交藤捫峭倩五里至玉湖庵昏鍾動矣庵視下蓋山之半也。鱗鱗夕雲瀝瀝膏雨就枕淒然侵晨浮大白敵飛嵐直躡空濛寒氣侵人不覺震掉千仞而至石牛牛口有瀑泉洶湧擲牛背涉仙橋下臨無地鑽空僅受趾急舉袖蔽右目令毋睨視以自固過此而石之若進賢冠者若彌勒佛者若伏龜飲蟾者不可殫論。丹巘威紆蒙以高林是爲摩

嚴草

三

霄之庵負山家而結宇窩中若以石爲周廬者庵後奇巖皆無名識石地置塚僧曰此南洲祖師骨也。洪武初應召卒于金陵飛骸歸山者躡躡至摩尼宮可三百仞。蓋摩霄頂也。先是在白雲封中忽然澄霽海光宣朗白雲盡歸山下群峯吐露青螺萬髻東北望永嘉括蒼北望甌寧西南望閩中郡東南望大海島嶼如龜鼈星之居漢中環視可三千里諸峯如矢鏃少頃失之矣。最奇在雲上視雲大都人在雲下視雲如蒼狗濃則黝黑在雲中視雲渾渾如水光不能見端惟此雲上視雲紅日含焙青天張幕白嵐飛動于千仞之下萬鶴呈鮮群鷗

爭空瀾漫如水天雪窖而其隨風搖裔駕海出沒所
子所爲後摩天上珂玉色不足過也峯頂微平坐可下
入厭上不毛以高寒故詩曰南中氣候煖朱華凌白雪
良非通論傍峯汗焉有石屋大石環之其喙有石舫降
頂復經庵門而石之奇者林立亦未有名識也降庵百
仞稍折而左三十六峯如掛劍疊指沈約詩所爲傾壁
忽斜豎絕頂復孤圓底幾似之紫烟動盪層曲飛驚如
視通天之臺蓋廉之觀千門萬戶又如入武庫小戟森
森純石無雜上如陶旋氏之博堦其石深瑕而澤又如
老犀之用終而昔之者中縣爲衡者中水爲自者如生

銀草

三

焉繼者如附焉吾不能名狀志乘所載新月矛冠神羊
毳頭寶旌仙女仙童仙仗象簡呈珠團玉碧鐐三靈指
天捧日摘星飛蓋靈龜龍角天主仙掌石旆懸鍾玉筍
牙籤天柱撥雲卓筆蓮花石鷄飛仙碁局石樓觀音半
雲白龍潭一線天之類第強而名之不能形其靈變而
俗呼復多不雅馴有曰傳聲谷者僧隔嶺呼佛號而應
之聲自仙巖中出及洪于呼之聲有曰九鯉跳天門者
一石高百仞小首而長搏身而鴻忿勢而上奔有直冲
霄漢之勢而下旁八石高半之皆兌首擁立若騰騰欲
變化于龍門砥柱間此卽海畔百里外所望見車戟而

交兌者也有曰群仙掌版者數十峯皆百仞攢空矗矗
若天子執局坐明堂群公執桓圭蒲壁大夫執駟琮琬
璋瑯琊皆禮樂器其一石高百仞如兌首開黎披大衲
手抱一方石類貝葉函則依所爲胡僧捧經也其一石
高數十仞骨直以立而石頂有小笋上刺而微蜎若人
足倒縣則俗所爲仙人曬履也遠望一石奮甚石頂中
缺束如草木莖上張如大葉則俗所呼爲擎荷也其號
爲鍾者則銳干舞扇幹篆枚攏畢具其爲鼓者則大鼓
小皐焉其爲竊者則鬻豆而耳焉其爲劍者則春鐔而
臘焉橫者筍也直者虛也侏儒而若能容者甌也甌也

銀草

三

昂也轂也本木俱兌者父也鐔也戈秘也酉才也曉嶸
險仄不可規行于是以壯士十人手接爲綸上下自汲
焉群壁正如堅陣從壁上觀忽鐔焉其外介其中漸侈
爲峽側有自汰而入搖首則耳聾也若屬垣而行匝里
許顧譏天光重重一線其旁行線中不能窮其際因無
出徑置不行所行線中乳竇從百仞滴瀝爲坎坎如
臼峽雖陰濕下皆沙礫泥弗之謙也鐔窮爲崖鉤已而
行已上則摩其旁也已下則摩其高也崖窮爲洞洞中
穹也從穹中穿穹窮復豁然一峯雄駿如獅王綵獅王
面傾一峯蹙本而豐末其末龕焉風雨不能至龕中色

赭白龕外色黝紫蓋天然碑版乎俗名雷峯上下復百步有嶺可梯嶺旁奇石林立皆自致不相屬一石如掌側生有巨靈壁山之勢至此則洪厓見天日者周遭可千步諸石如雲羅肆陳踞石梁環睥睨鬼三十六峯面日直從三十六峯中見矣地中兀然之石像馬鬣題其龕曰堯封太姥之墓然顧視龕中空如也墓側一洞可建五丈旗靈泉漱之俗呼爲龍井從井中窺旁出徑飛梁捫蒼岑摩碧郭睨青蓮于太華落蟠桃于東海卽視閭風豈云煙壤梁窮復爲壁壁上有蟾蜍厚唇介口大胸短脰由脰入罅中門焉進之則巖洞庵也人上堂石

後卓

蓋

龜覆之兌首大腰匡背廣腹背腹間齡焉如生龜近龜勢起而直者一峯頂三髻俗呼爲漢鍾離附鍾離一石復有蟾蜍如壁上蟾蜍也後有佛殿半落數楹諸羅漢石張注吞之亦可建五丈旗殿前有衝霄罅中藏矣後從罅中出劉覽群峯如車戟是則海畔百里外所見交兌之車戟豈不亦高哉太母置冢中央真奇境也冢左右列門關景趣面冢兩石并鶴立如宮觀前玉柱柱下有石關如劔閣從關下一竅俯可盤折出入豈不亦高亦深哉余爲之低徊不能去云夫山之以洞石爲奇固也然榜入者不必具峯帶其峯帶不必千仞上千千仞

上千不必執曲攢屬執曲攢屬不必天海洪洞此山兼之余之意申矣或曰武夷九曲支提兩童與此山昂足孰勝余曰勝也武夷如趙女彈絃站灑歌舞妙麗太母則閨閣名姝靚粧刻飭嘗隔簾幙而聞環佩支提則苦行之瞿波也然其盤紆弗鬱迤邐清迥亦神仙之奧府乎余因念山體靜非雲則不動余登摩霄峯呼吸大壑精氣觀日月所出入蠻夷之所限隔俱藕孔間于時喬彩紛飛轉背玄變甫下摩霄峯卽失摩霄峯甫出仙巖卽失仙巖蓋靈氣之所沃蕩群真之所朝揖也使常現色相供途人觀說其又與魁父何異哉余可謂天遊矣

後卓

美

萬曆庚申三月之望

張園記

張叔歿由夜郎守歸隱海上築室南山自命曰南山敝廬距州二里而近帶以長竿迤兩麓若天畢之採所立冥奧草堂石庵因懸磴上下署置下既幽迥上復豐敞石壁因峭崿之崢嶸者削成之白水浩浩瀑噴于岩崑而向曲其湍可流羽觴構二亭壓之水所從來高騰傾赴勢至此而澹注激湍盤互漈流若賁育登揖讓之堂也花則朱欒竹則綠煙草則紫茸樹則翠翳咸自取于山毛之華實護其樵採而已下下爲滂池魚鱗喋乎菱荷而螺蚌之節綾羅被光焉郭廬之內雲屋萬家樓堞侵草

記

威稜若檣丹雘而施素蜺者料武廂場分馳角壯嚴鼓華旗可聽可窺至于登絕巘翔長風於廓靈海翔陽駭扶桑之津陰燭與秘之夜蛟宮教岑蜃樓珠窟不可殫論此亦餐玉已清涯留金之靈草已熊子乃造其廬而請曰南山之景新而無已其何敝之與有而廬是名如君之不欲耀也無已則歿乎於已取之而已矣夫天地歿於氣毋斯柱維不折日月歿於黃道斯晝夜不忒故曰宇宙一圜也之山也小言之夫人而知其爲張之廬也人之歿也大言之鐘山海之美而藏其形而合其精而敝其名曾有知其爲天之歿者哉叔歿輟然而喜

曰聆于大夫之言歿也吾鮮矣熊子曰歿不以歿歿解亦不以解解是園可歿而庵亦可解也爰役子墨客卿題而記之

張

天

游劄

熊子曰山水氣之通也仁智性之秉也夫人含氣而負性未有見高原大澤雲物草木之奇漠然不相干涉者然偽士誘松桂欺筠篴吾耻其不情若好奇人之伐山通道鑿空海上吾又不能也聊于身所經涉耳目所睹記授之子墨以附于昔人之圖五嶽于壁者拊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云

嵩山

江黃之間山勢如重雲說者謂五祖道場神明之隩雖然未盡也至潛山縣一山如排劍中主峰最銳群銳峰游劄

擁之若子孫之衛丈人僕夫曰萬公失及詢縣令乃知其爲鳳陽王氣根本太史公稱武帝至江陵而東登禮滿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者是也今卽不見稽三春之茅封五色之土然靈異韞爲山陵益見地道之靜止矣觀封禪書當與嵩華同名後世而人皆畧之于道周余待表焉以俟稽古者

嶧山

嶧山卽孟子所爲東山史所爲秦始皇登鄒嶧山也余於癸卯北上從鄒縣南二夏店騎蹇驅登焉平沙十里清泉浹浹西流麓則巨石吟吟延望山顚歛忽紫綠之

色轉瞬輒異後辛亥舟次濟上望之更奇蓋靈氣之動盪也山純石絕無土石多虎兕獅象狀層疊互戾中皆空洞自本至冢皆然石有懸鍾楹鼓者率無根彼此犬牙耳亦絕無樹木止山腰一枯桐榦蠹蝕如綫人以草填之絲竹捷其外僕夫謂梁山伯手植談之無稽者也豈卽所爲嶧山之桐耶秦始皇頌功德碑烏有矣孔子學禮處乃一巨巖陟其積高而齊魯在睫嵩洛在懷燕趙吳楚在几杖之際西望白日欲落黃河東流令人浩然欲吞沆瀣之氣而吸赤城之霞奇矣哉迤東山垓頂者爲尼丘迤北爲泰山譬諸人身蓋二東之顚也

游劄

雲龍山

自詩有雲龍山下試春衣之句而山遂名矣余庚戌泊舟彭城登焉山雖不甚高而石亦學學俯戲馬臺眺放鶴亭見古今如轉漏黃河遶足下東奔疑天漢在袖遙指九里山楚漢戰場及芒碭雲氣眞英雄必爭之地也然坡麓趨爲彭城城庫于河山無專勢且軍露項王都之得乎

金山

庚戌泊舟廣陵買小刀遊游至瓜步薄暮渡江登金山水波不興江月媚人命僧汲中冷煮嶰茶坐危岫俯澄

渾見山僧二三兩兩蕩漿歸來兩岸人聲江心櫓聲天際雁聲蘆荻鶯聲聞以疎鍾我如在群玉峯頭也黃天蕩觀韓世忠臨海殿與兀术大戰處又隱隱作金甲聲山故與南岸連今則孤喫味唐王走馬上金山之句不勝海田之嘆矣

燕子磯

從江中望燕子磯高松蔭山碧嵐半瑣朱閣微吐足供王右丞筆墨至岸石之奇當使米襄陽下拜江間波浪須得杜少陵雄壯之韻斯堪品題也

采石

采石瞰江傍有村市可泊估客南北兵爭輒以此爲攻守要津而要以李白得名舟次其下朗然誦鳳凰臺之吟青蓮自足千古

二姑

大姑在彭蠡之口山形若僧履俗呼爲鞋山今有寺鞋首建佛塔七層小姑在彭澤江中孤石突起遠如片雲近如立柱末大于本其下深不可際鬼斧神工吾焉知其所以

四山

鄱湖中聳四山高廣相埒聚而不連距康山甚近

高帝慶陳友諒處意深夜湖中燐火必熠熠也

雞山

都昌之北爲雞山山屬于湖岸石殊秀丹家謂其下產雞千丸乃燒煉氣母余偶見一道人持至卽黑石子剖之爛然作金光蓋礪沙之類其謂鉛爲真陰此爲真陽吾斯未之能信而旌陽記中則有之產丸處土人相率爲厲禁亦不可多得也

西山

西山之名于騷壇以王子安滕王閣序朱簾暮捲西山雨之句然仙家洞天若洪崖若旌陽吳猛郭璞之蹤不可勝紀蕭仙嶺旌陽葬母最高處俗爲九節蜈蚣形形家視其母家良然余嘗數四至蕭仙安峯之麓桃花同源間亦習遊焉以習故遂遊之未深

蚌湖山

蚌湖在洪塘下游屬吾邑信河水口石牛之譏妄也

白狐嶺

白狐頂有巨石出雲天將雨白雲輒封之疎松秀石迤邐成徑可肩輿登登則南進豐臨諸山水直嶺之衣袂形家言江城地脉少祖余視之良然

龜峰

大陽縣之龜峰方廣而高卓雲氣籠之更縹緲北眺
子詩最愛紫烟生石門絕憐青嶂削靈芝描寫極工山
下龜峰寺清溪帶之從河中遠望其翠微之色欲飛奇
甚

富春山

嚴陵至桐口七十里高山夾岸江狹而深靜不似山澗
湍悍竹籬盤互烟嵐殺虧通江作綠沉色其曲折不半
里輒爲雲石瑣斷千陵釣臺乃山家巨石下有千陵祠
余屢經過如出入武陵源也

浙江湖

游劇

五

余壬寅六月自桐江放舟錢塘早潮湧如雪山磅礴
礧礧師作色操之候潮落東下不終朝百里矣潮以秋
盛錢塘人相習者八月濤後乙巳八月余偶至杭以吳
越二年友邀飲江樓則水波不興海氣消長亦復難定
如此但見蕭山如抹籠子門如點掩映武林之山郭間
郭忠恕所貌望潮圖頗得其意

西湖

余數遊西湖備歷湖中晴雨之景大都晴則烟香風暖
日麗風光鳥語花明山水如繡兼以白馬紅裙柳樹長
堤之上輕歌細鼓喧雜采蓮之舟人人得之而則兩峰

三竺興雲吐霧冉冉眉睫風雷叱咤如落几案放舟湖
心朱樓粉牒峭崖泉壑疑隔帷幄奏笙簫荷珠歷落香
氣淋漓飲酒其中幽深之意都在景象之外未必人人
得也余于晴之遊不一最快則戊申之秋同朱侍御岳

水部宿舟蘇堤侵曉起步堤上眠柳新舒朝烟半捲各
以盤輿入山討龍井干墳諸勝屐齒竟日夜飲法相寺
酒茗優樂無不精絕極其酣暢次則從貞父先生之招
循九里松入靈隱藉光酌酒飛來峰冷泉亭下亦自超
超玄爽雨之遊不一最快則同聶純中訪貞父先生于
出山步辰放湖中前美合弁山行徑巷窈窕得雨益深

游劇

六

千夜返棹則滿湖漁火浮星矣說者曰晴似楊妃之笑
雨如西子之顰曰景物不殊開心則異此處置一語不
得

碧浪湖

碧浪湖在湖州府治南所爲蒼雲間也澄潭數頃中峙
浮玉石石上建萬魁塔瀕湖峴山嶽石奇秀迥場諸峰
四面圍合蔭城宛宛在中央真良國也

具山

武林藩閫郡邑諸官衙皆面具山嶽之古石之魁壘城
市中未可多得余屢飲秀石堂

弁山

烏程長興之間山曰蒼弁者周百餘里臨茗水瞰太湖郡背陳皇山傳爲霸先祖陵翠巖白鶴諸勝余爲令時偕寮友置屐焉每從邑詣郡必經雪水橋三十里烟嵐常隨吾百丈也

茗

天目之陰茗水出焉發源孝豐經安吉長興至烏程入太湖俗呼爲龍溪以項王驪自溪中生故龍名

城山

城山之頂有池焉大曠不涸四週圩者相傳爲嚴白虎

游剡

七

壘吳中人置塚其上僧舍藏于竹中堪稱精麗佛土西南亦可眺天目

太湖

長興在太湖西許每公餘輒登高望之漠漠蒹蒲茫茫烟水千帆破浪如羣鷺兩洞庭如眉兩雷如拳夫椒如點一日宿舟夾浦侵明放棹中湖波光如鏡丁長孺居湖之湄其宗人操舟若神以兩提湖船一載酒一翼仙船猶陸也午際稍風浪船行亦定水天相際目光搖蕩浪至輒浮大白敵之薄暮始緯舟入港可謂天上遊矣

卷回溪

長城西郭門臨溪焉其溪百步一折岸無綆路古木蔭之交戾掩拂者二十里竹光水色蒼翠盡一綠也遊人以貫月查遡洄其中如卷画然遠山粘天微抹紫翠壽藤綬綬下垂詩曰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草色春欲識人間真卷画朱藤倒影入清溪余公餘飲客必從松水居放棹至竹山潭而返若初夏停蚕官無公事麥黃新漲雲物鮮麗挈醪榼由五峰之麓且舟且輿曲宴終日興殊不淺

烏瞻山

遡卷画之曲曰合溪可十餘里爲烏瞻山楊仲庚修煉

游剡

八

處也山下竹塢柴門烟村花島一望相屬顧太守結廬中峰欽石秀錫蔚然深秀夜宿怡雲樓侵曉開軒望太湖出日如海際湧金輪紫光奮射少選雲氛漸收則湖大如盤具門天池諸山隱隱在檻外矣

囉囉

從烏瞻北二十里爲囉囉以兩山相介爲義不一囉而囉之產茗最精洞山南向者尤爲仙品土人于巖岫間砌石如納陛一歲六雉之茗苗始滋少沾穢卽稿焉以雨煮之恐甫里諸人所未嘗也稍比卽襄王嶺屬宜興亦產茗而味重爲宜興囉遠不及囉云

方山

方山長城之望高四百丈如覆印顛有龍潭乃石扈中
水盈盈甚旱不枯余以禱雨攝齊而上父老皆墮焉半
山不能登矣

香山

義興孔道有香山石磴嵌太湖之許遠風近景應接不
暇

顧渚

顧渚貢茶園也從堯市之麓有輿而入高竹夾路遠山
障天深二十里桑麻雞犬一似壺中先清明三日長令

將創

九

親率茶戶開園春光如海石乳雲芽媚袍帶間大是快
事金沙唐宋名泉近壅余爲滌之亭之泓然冽然矣顧
渚之名以吳王顧其渚平衍可都也

烟雨樓

嘉興城南湖光淼渺水心構危樓盡烟雨平林之景余
棹舟往曉時荷葉正田田也

虎丘

甲辰三月從金閶門放棹西遊過半塘寺疎籬深竹種
種動雅人之致君虎丘之劍池之生公石之千人坐皆
天巧遊優驛填以其爲金閶郊也折而之觀音山飲趙

凡夫園觀所鑿瀑布及林亭位置人巧亦備稍深爲天
池山太湖清聲疑落杯掌中登高山臨大澤一部吳越
春秋盡入吾眼矣

惠山

辛亥舟次無錫覓小舠同汲水者往觀惠山至則泉竇
僅方丈汲綆相屬消長莫測寺傍數名園園皆萬金稍
爲土木所障最妙在登寺後之塔山山中列市酒盞茶
竈殊足供遊者陟其高而三萬六千頃之具區直可平
吞矣

北固

將創

十

潤州以北固爲城大江爲池孫吳趙宋之邊也金焦砥
柱洪流萬櫓千檣上下潮汐漕轉爲東南之嚆真天下
陸海鶴林甘露鐘聲塔影橫江野渡輕帆如駛吾所藏
郭熙画頗似之

曲阜

癸丑四月北上從鄒縣折嶧山之麓則尼丘龜蒙諸山
青雲片片在東方矣曲阜南門沂水洋洋傍有壇曰舞
雩入城宿公署侵明恭謁先師廟廟制觀闕如王者杏
壇在殿前最前有先師手植檜大可數拱統餘無校生
意在內堅朴而精潤說者謂帝王受命則柯葉一生真

神靈所呵護也其地名關里稍北爲陋巷顏子廟舊魯國在城東數里可望出北門爲孔墓林樹翁鬱多楷木周數里繚以垣家舍亦如王者墓前洙水若帶行必渡洙水橋其流甚微泗水在後汪汪一派墓累土爲陵昭伯魚穆子思蓋東南向今碑碣俱南向趾于思肱伯魚位置非體守者謂宋真宗欲以南面尊先師事理或然也若孟廟之在鄒南者每過則謁之制如關里而十倍殺焉然樹木之蒼盛庭除之整飾與關里同

延津

余過延平問所爲豐城神物則曰化劍閣以下是也水

祥劍

之端悍似有龍氣黯淡灘在郡上游五里洪流爲山石所束洶洶若雷吼其直若激箭舟駛如閃電下游大方灘橫石絕江澎湃倍之楫師至此亦動色相戒矣

北嶺

侯官北二十里丹嶂綠崖周遭如設帷帳省城之負宸也嶺有高四千尺者福寧寄徑焉自趾至家爲一堠家上觀芋源仙鷄洪塘估舶虎門樓船雜見于萬家烟樹中亦東南大都會也

萬歲嶺

北嶺之北盡嶺也而萬歲嶺界連江高亞北嶺深則過

之下此爲陳山堠矣嶺上設徵卒三十人以待暴客

連城

連江雖在會城北偏而層峰疊嶂遶平田數千頃空曠徑二十里清江一線帶城東流不見尾間亦風氣之所鍾也平田盡處重湖數十頃如鏡青山鎖之松濤時沸村落踈散我行其間覺水濤片片是桃花云

龍門澗

連江近羅源界有澗焉水聲喧阗中一石可百人坐二級如納陛若瑀琢截然者潺湲碧流鋪其上疑是雲母榻也鑿曰龍門

祥劍

白鶴嶺

羅源之護國鎮高峯千雲沿驛道躡蹻而上者五十里爲白鶴嶺海洋子里島嶼歷歷取諸眼中崖間刻海鶴雄觀臨大壑降嶺卽宣德縣矣余初度此嶺爲白雲所封者數日

豐山梨嶺

嶺屬福安高四千尺荒莽無烟落近白石司有河焉所

福寧州後山

山我我如片雲垂下負州治最高有聖水廣輿記中所

爲飲之則延年者聖水庵僧人密種松竹殊深味
回互時時宿雲逗霧偶常日月清明大海直一杯矣

松山

福寧負海而松山卽海門也海舟收汛必泊松山之裏
以避風濤余視師海門水陸班聲如雷徐陟松山之巔
遙于蒼茫中指點三神山六鰲隱隱動處觚觫數飛亦
覺雄爽

三山

烏石山記稱有蟠桃塢墜霄臺諸勝山不甚高而烏石
突兀無異金華群羊與九仙越王鼎足榕城中松泉竊
游劄

怒皆昔人所爲籬壁間物也

三沙嶼

溫麻東五十里群山杓入于海龍戶數人避濤處也荒
石堞自固海中小島環之可障風浪烽火與如立錐崙
山如橫雲礪山四巔相屬在百里外如馬如象七星巔
如北斗間峽大金有遊龍掉尾之勢其餘小島不可勝
計正如日抱龜鼈也余以巡汛弭節值風雲收倦漁舟
趁潮而歸者千櫓水天漂渺數點青螺樓船上下殊爲
雄快

南峯

從署中道遙關望南山律律恒冒白雲樹色鬱蒼異于
他山樹色山有郭門卽而登之緣石磴與亦不捷近庵
門有古榕二蓋數千年物大十圍植本崖間而旁有一
本崖上本下通車蓋頗似淮陰市上壯士辱韓信也二
榕皆然兩本之奮者左右互奇矣老藤縈之大者般小
者糾綏綏如垂簾放大紫華如樨拳張指殊不着一葉
抑又奇矣傍庵有荒臺曰春風臺庵中如匏中竹竿萬
个稍下折而東爲毀園故夜卽守張叔毀廬也引泉疏
石草亭書屋粗具不大繁華而致在雅樸余題其居曰
解庵蓋傷今之隱君子無不邀草木同腐豈盡天毀哉
游劄

古田間道

從黃田驛東行三十里爲無名橋壑深而布湧頗似廬
山金井邇十里皆白石爲壑底延亘如置版漕不濊泥
不雜礫高松大杉擁之僻于邑鄙是宜其無名也古田
縣旁有沙河而下流乃扼窄不通維織益東皆大山牛
首巔爲閩中郡項春以右水出洪江左水出連江也距
縣八十里爲幽巖寺建于石晉谷中入谷逶迤鉤已老
杉蒼鬱竟谷皆稻田僧所資爲衣食而租稅者也東二
十里爲杉洋民戶稠密置四縣夙多盜置別駕逐捕其

開今罷惟署存益東爲寧德縣置奇峯迴岫叢修密禁
迴谿梯田行人無聞虎嘯從不通使者車騎余始爲導
師矣校官道徑三百里

東端

連江以北如羅源寧德福寧諸城廓州縣皆山麓不鍾
風氣余視東端平衍徑五里園三之海潮浸入如明湖
諸峯遮擁不見出入之端循其地脉則從古田杉洋東
迤邐垂百里兩溪夾送至此大會是可以建郡不獨州
邑也福寧州屢有陸郡之議異日山水清靈其在斯乎

芝山

海劍

十五

從建郡城西南望山色最秀遠至則竹樹鬱鬱古寺名
開元者其前合二皇潤明沙歷歷水淫之白石齒齒水
漱之怒灘浩然有聲帶長橋如拖素蛻寺前老木四章
陰數畝寺內松二章名瓔絡本松幹而葉若垂莎未之
多見也左有丹青閣後有方丈山頂名雲際萬樹被霜
青紅掩繚寧塔波七級露穎于木杪白雲之所居也

梅仙山

時署建南赴友
人陳季迪之酒

山以梅子真得名郊建寧之南出西郭門徑城南橋橋
絕溪如百丈白虹循溪許東行可三里秀林高樹墓田
兩舍鬱乎蒼蒼至山麓蛇行回互而上高臺以軒露于

水木萬家之都蓋屋烟火如繪羣峯取諸眼中亦廓然
有千里之勢稽其古蹟坎者爲丹井也

黃華山

時以錢侍御
張洞如也

建寧古西甌萬山奔奔從東北來至郡而交于水黃華
山在郡中迤而登近十尺長松千株蔽虧危樓可以治
張明溪若練灘聲若風雨松濤竹籟出入烟嵐耳目所
經劇然今遠誰云甌閩爲文蛇之鄉阻險而深昧也

十六

琴草引

仲尼之徒治有鳴琴戴星之異而王霸之道存矣馬遷列循吏酷吏二傳雖法戒至明而聲實並施于後世蓋文武不備良民懼叔季而邈焉爲唐虞之思不憂憂乎難言哉彼各有取爾也而要以安靜悃惓爲循吏之宗故鄣之俗不均剛急多感槩竊訟善通楮衣半路囹圄成市余七年間無善狀然毋敢救火揚沸第因而利導之而已諛余者爲吏無奸邪上下和合賦簡訟清盜賊衰止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其然豈其然乎但浮慕于破觚斲雕之治廼督賦

琴草引

一

二

如捕蛇課盜作沉命實耻不爲亦不屑屑焉宵旦關決煩碎奉職循理以冬月展吾事足矣其餘三時悉紓百姓之力于農蠶登山臨水酌酒品茶採風觀土是余之七年功課也主臣錄其可言者刻琴草

琴草引

二

綠雪樓集

琴草

豫章熊明遇良齋著

長興縣建倉總兌記

東南轉漕歲四百萬石全浙六十萬邑當其一它如大庾尚食民運梗林通天下二十五縣亦邑當其一邑同素稱雄劇然小民終歲勤動強半急公家夫公家惟正之賦豈其動動民民廼告急哉法以習吏弊因法特經不操於上民分其目而亂之也蓋轉漕之法計曹歲請一分司專轄各省大中丞總勞罰於淮洪而爪儀屬臺使者擊楫焉議卑虛列諸款極爲綜覈此特當事約

琴草

一

有司之綱耳有司知之而民不知之顧有以目爲綱者有司與民所共知而共守一張而萬理賴以爲今日建倉總兌之役近之已長城左太湖右大鄣百姓以麗詐爲強弱甲制於里單里制於豪里鄉里又制於市阻市阻與吏胥近與漕卒習家無兼辰之業動輒挽百十石糧關出入水次倍科民間而又淆雜爲贏動與官軍譁及所收不足漕所啖計屈迤死有司不得不逮及正丁累民廢町疇瘦園獄連滌親戚比他正丁在官者又通書總增烟減竈給官軍朝四暮三耕鑿之民入其局中耳目易位誰則堪之大都此輩能壞漕政什之五六至

琴草

二

見年應兌必藉數人之力其飲於散戶必藉數人奔產官下輦而赴諸廩倉苦無完廩苦無守者一切委寄於無賴之倉廩及巡倉壯民每里納賃價若干願募銀庫若干鼠在社盜竊糧風雨漂推泥沙委頓歲不知耗米幾千石耗緡錢幾萬即押兌該府率石需一分便歲有五百金之浪它可知也余承乏茲邑目擊弊極爲之心惻因嘆曰利百而法可變况以脩法耶工十而器可易况以循器耶於是議建倉議立兌總以八利二難之說上郡大夫上監司俱報可檄里輸白金七錢聚財鳩工三月落成之其法以通縣五萬石額漕均作百版每版貯五百石約與一般所勝之數相當連四版爲號號立一總計號二十有五總出於糧解獨其別役毋疊累也總必調區防乾沒也官米分散衆總務均平也衆總連爲一結覺侵盜也計石增二升備脚耗也每里不二版藺分逐也米限與銀限同稽省官以省民也下令曰豪里重科細戶許細戶告納取官由爲照而監守盜者其罪墨今在必行於是良民翕然稱法之便奸民亦慄乎避法之嚴牽輓相屬五旬而歲報悉完迺進二三父老而語之曰勞矣爾其休役車賦蟋蟀三章爲爾偕慶卒歲事乎爾其于耜舉趾賦七月一章爲爾偕勸來歲事

乎異日漕卒啣艦次邑下我爲政爾僭無與聞也父老
唯唯當有客說難曰此法創見於浙西東漕卒萃千人
驅民極置當不易與余謂處之以甚便應之以至簡何
不可與彼驅獨無全軀保妻子念耶比其至爲之作三
章之約戒漕卒船版對發正增米俱遵明例糧里業放
歸農矣無可增減戒總者止掌出納之數與漕卒無好
無尤無接杯酒戒候人伯市中有與旗軍耦語者繫問
如例於是千人若啣枚就二十五人指麾肅然竣事
南北白糧近局楮稟亦以總收節制於兌軍同事並竣
是役也官不煩於提綱百姓相狎於日之淵版部使暨
琴草

三

郡別大夫以故事比勘兩至邑不以一咎加遺邑民且
諺勞邑宰宰之樂視朕成也宰知之廼民直相忘於一
切期會猶然不知也因於倉之中堂榜曰合樂因樵樓
當縣治巽位榜曰文昌祠文昌神庶幾甫田蒸髦士遺
意云

長興縣溝洫橋梁記

長城三面臨山而以一臂當湖山水從襄茗諸嶺合巖
盡溪如建瓴東下遶雉堞分隍爲三拱關門通橋爲六
分注其區復循溪爲二迤南瀉文昌橋瀝下善寺寺故
陳霸先崛起處迤北徑金蓮山之麓山卽誠所謂磨
涌金蓮者是也邑得水之勝有餘於用溉而不受其
汎此故道也邇因承恩橋居民墾其二麓草水盛
所從來者高甚湍悍僅以北簪線漕之數歲
而南簪之反壤填閘者百年於今矣何獨於
不利尚吳爲胃安化爲腹費兩鄉氓隸完籍閘最
琴草

四

知勞幾萬人農不便漕買不便市商不便轉運食貨
中黃髮瞿瞿議復故道而不果亦百年於今矣余辛丑
上春官明年校長興令新拜邑意甚銳更張首舉水利
沿革問大夫士之仁賢者教余曰民心初附未可以使
也至期而議之比歷一冬夏羣羣領要然苦心於棼絲
爛鮮之後惟一意循簡而已迺長年三老相屬而請曰
啟塞之急當從時也農末之利無或廢也雍氏掌溝瀆
澮池之禁周禮也三月中氣後五日天子命有司導達
溝洫月令也治隍隄中橋七十所如從枕席上過師奏
樂鑿六輔渠以益溉收漢官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誠

能預見計定令浮游無產業民得衣食縣官而爲之作策又兩便迺請余瞻原泉觀形勝於時長河內外沙塞舟行若乘橈因易藍輿劉覽四周三老隨所駐指余曰此承恩橋諸水之咽喉金高久矣此宜春倚水門紆逼榜人上下苦抵觸叫囂無虛日矣此嘉會橋此吉祥橋此長安橋且莫將告地政可爲斜梁畫柱題矣回車邑門三老又避而請曰此爲飛橋冠冕雄雉欲雄飛淫廢之後望氣用數者思其雌伏子大夫亦有意假之羽毛耶余曰雉之飛曷若止於童兒之傍異日橋成將榜政事堂爲馴雉飛止相向雉其神王哉於是癸卯三

辰草



五

月朔改塞門因復飛橋橋畔方池如駕半月翼以欄楯厥脩爲丈有二廣埒之廉白金三十兩有奇甲辰冬新承恩橋環石局爲三厥脩爲丈有六廣五殺之廉白金百十六兩有奇乙巳正月三老請灑二渠以利舟楫余因盡發市丁役之市民不習畚鍤人願持十日糧以募役者余不忍以此爲督行學宮土其數令甫下輸者雨集博士先生通夜唱籌二日得米千二百斛爰募丁夫千五百人承尉幕分董藝鼓五日而兩河大浸榜柁歌喉聲環邑下內河延袤三百十有六丈廣六丈有五尺深入四尺外河延袤二百六十有七丈廣七丈有五尺

深稱內河計鐵鑲工食之費蓋當米八百斛焉隨以其羨四月新宜春橋棟石爲三門構木爲欄長可六丈廣一丈崇丈有五尺所需匠石計白金六十兩有奇當米二百斛是月霖雨暴漲如北如西如南諸舊隍橋一時並塌果驗向者三老言三面病涉余吟曰使今日有公孫大夫車亦應接不暇矣命工庀材仍舊制而增治之嘉會橋所耗銀鈔二十四百貫長安則減四之二吉祥則減四之二而兼報成於五月皆燔節肺石之餘於民間固毫無動也是年六月米價翔貴石近千錢因先是開河羨米二百斛盡括發山民採石固竹頭才屑遺意

辰草



六

不與三老知三老業意之矣聚族而謀曰金蓮之麓諸水尾間厥有佳識且當義興車馬道廼請余所採石議建長橋橋亦因山名名金蓮合浮圖相峙如鼎足蓋金蓮三涌云余許之捐二千錢爲倡邑縉紳義士各有所率又將二百金焉橋制捲石三竇繡石爲柱爲欄長十有二丈廣一之高勝廣若干經始於八月既望工五旬落成蓋正當余三年報政期也將有事於銓功邑士大夫冠蓋相望致美詞舉卮酒相賀曰簿書期會三年之澤耳吾不以賀子大夫子大夫實平政於風氣疆理原隰泉流邑翼翼爲政觀日者制科獨盛比歲東南大旱

而邑不失有年此豈子大夫簿書期會之功哉余再損
首曰微天之幸托地之靈勤民之力令何功焉惟是以
也治邑實恐曠厥職特盡力於七橋三箬以追魏西門
不仁不知之罪耳令何功焉雖然水土稼穡邑之大利
害與事而不以罷民余夙有堅盟許諸大夫不敢崇空
語無施行因告成而脩論其事以俟夷考者

琴草

七

雜役田記

舊庫獄囚縣後馬路例有更夫二食
縣今買田易之以免里甲浮派故名

明興賦法大略單吏祿度官用奉上供酌土地之
而納職有司不擅賦令甲犁然具矣然賦自上供
半以餼役廼東南之民又不免因賦得役名爲里
古差役法是正役也熊子于長興別有編至于維
古之顧役法而不盡畫一者則今日之役田所緣設也
州邑之長吏初是猶有乘牛車意卽輿阜輩都不聞賦
僅以里甲過更庶人在官不習官事稱不便於是變而
爲均徭均徭費于賦以顧民徭俗所謂一條鞭是已使
矣未之具也如長巴城池臨深山大澤號稱巖邑其民

琴草

八

羯夷不均太湖中戊巳間暴梟子弟出沒動以千計卽
今徃行中猶藏活死囚以百數帑庾儲歲會金錢兵荒
籽粒輒鉅萬則抱關擊柝所以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何
可無役而賦書不載故萬曆八年以前亦以里甲過更
稱不便有司以不擅賦故變其法募浮食奇民充是役
而食給于里甲通縣糜白金四百九十兩有奇計里之
當甲者甲糜一兩八錢庸賃之子終歲勤筋力所需財
稱是名不擅賦實與賦同且當里之甲治粟使者督漕
大農督歲報而又以差役機輪南北官下行者齋居者
送勞苦備矣千鈞之重以銖兩而移若之何目爲纖計

而不知圖也偶邑民有積胥弄抗弊以巧法匿山田不賦若干畝法當沒入比沒入田輪價若干金及捐奉祿並金矢之美若干金而郡太守陳公亦以臺使者行部案言豪富民賦若干金行心計三老敦幹文學主進出市負郭沃產若干畝募民田列租爲三等上等率畝致二石其次損一之其次損二之直視焉綜其租數于縣官以食應募其賦猶納職之額輸公不以公免布方冊刻石有成數矣事既竣邑君子謬以屬熊子曰是一舉也而四便民得輕徭官無廢事措公田於磐石牢奇美爲永澤昔充國報屯田方略而不嫌于誇昌記之熊子琴草

琴草

曰王臣縣官承租食稅六年于今上不能以租賦假貸民如左內史次不能弛夜禁如東海董董以訟庭廩未奉宣上德行其一節一隅之效何敢自用別播敷雖然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今天下生齒繁文網密作業劇山川園池市井之入各有王者而不瞻向仰機利以給食有司安能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浮度力所能爲稍稍導而布之上下是亦太上之貴因也

盜賊課

長興濱太湖西連廣德溧陽皆深山大嶂北則宜興兩沱盤互常鎮東南嘉興蘇州從湖中擊艇以渡不終日四至焉山水爲萃其民阻險易爲盜賊先有殷應彩者衆百人于小雷山衣繡衣稱山君致煩浙直軍門疏請會剿久而始定說者至今猶以爲賊曹吏枹鼓勾之足辦不必張皇辱天子命益戊子巳丑間事也余壬寅至長興翻閱故獄牒充棟皆大盜殺人案而長年三老亦瞿瞿稱夜戶不靖咋舌莫敢名余頗用鉅簡法問它陰伏以相參考稍稍得邑中羣盜主名起居而慮其冒琴草

琴草

賊曹交關因發市井惡少年平日暴集扶笞掠鄉鄰殆數十人姑置四五魁宿各把其陰重而顛倒之縱使督盜賊詭責之屬令周密快其意所欲得雖有前罪弗法如懷詐弗稱誅罰輒行于是發蹤追捕無不盡力精絕乃先擒四安三汊港姚盜二十人與松江流盜匪娼家者十餘人置之理宜欽賈人高枕寄徑焉尚有六盜曰張白頭父子兄弟並攻剽爲羣盜而以其親屬爲入爲縣功曹賊曹史以其爪距竄入道府理刑衙門爲厮隸有司動靜纖悉臚句縉紳亦間與之遊坐是根株數十年不敗聲名益籍籍江湖間道路以目無敢言言斷頭

澤草

二

矣先是趙同知王通判署縣稍稍跡之居無何金爲聞而趙且去官王升任回籍其黨追襲之于金沙灘辛是日王以他事先登得無害自余下車稍熟伏不敢攻剽其魁祭日雜長年三老間矚余動靜比甲余以王會行一劫周國子再劫宜興唐太常唐心知其爲長人而苦不得要領控于操江耿中丞下令嚴捕宜興賊曹巡徽吏辟督責故買一狗偷曰若第伴告言唐太常盜緩須更無比我徐活汝勿憂也偷適妄言言以山中人曹氏者十數人皆良也平日不得于偷者也唐乃以操江檄從浙直分署夏同知捕去王者一切鞫繫

掠止迫恐悉誣服具獄然實未有賊仗展轉年餘盜死三人余心知其冤而無可誰何偶賊曹卒捕一宿盜王二至乃同張盜劫太常者甫入牢而賊曹以解府公移送判讞曰此歇案也余笑謂若曹素迂緩今何勤苦姑徐之蓋張盜欲假解府機便殺之途以戒口而緣受其賂也王二亦稍覺于獄中大言曰冤共曹氏之益死也劫唐太常者我與張也張今欲殺我戒口此語安得聞使君會夏大旱夜焦灼不能寐檢投鉅語詮次張盜起居甚嚴隨步入獄門呼王二問之盡得其曲折余不覺髮指曰大盜橫行良代其死安用今爲疾呼賊曹卒

英世

十

趙念之通明張盜果偵事縣門賊曹卒拉二人入頭皆自故混名張白頭云率豺聲獸而剛戾恐楚名下故無虛也而功曹賊曹史即二人子日抱案侍余筆間危淵之矣其家人知事急舉火盡焚賊仗所遺不更往稱燼矣不能多得或曰賂丞史也事王俱不敢對余笑曰豈誤耶姑置輕繫若祝以將解脫者二盜大喜曰孰謂使君不易與共其醜千金半賂唐太常家人于金勿對簿以其半賂居間于是請問者百方余終無解有謂余者曰使君不畏趙同知王通判前事乎余笑之夜陰屬賊曹曰若曹輕禽二盜今訟案不能就

脫之彼必德吾而恨若曹若曹頭項可必乎何不盡死力也賊曹卒乃始精心跡捕得所爲賊獨眼者既他所寄匿金帛至二盜遂仰天椎胸曰死矣夫賊于雖外悍而中不堅忍安能當使君驗治賊果盡供吐黨與五十餘人白頭一家僅三不盜耳它錢塘鹽場富陽孝豐礪場之亡命也余乃并重繫之而賊曹諸卒疏捕旬餘無一至者乃其黨實連袂而日與賊曹獄卒思爲解脫而諸卒亦觀望曰此大獄未必使君能窮竟置吾曹身命何地二盜遂陰遣人部勒諸盜謀攻牢暴取之劫庫金以去事自有叵測于趙王若余徒倚雨還

坐堂皇輒心動曰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盜殺人陷人在吾掌握中而不能制藉第令有他非常得解脫如一縣人笑何夫羣盜連袂不就逮者賊曹觀望也二盜魁爲群盜司命絕其司命則賊曹之志固而羣盜渙然離矣奈何作兒婦女嘔啍不開烹弘羊天乃雨乎于是從獄中取二渠數之曰而殺人多矣吾今爲冤鬼報仇與而訣二渠乃盡吐生平攻剽狀肉袒大哭曰罪當萬死無可言幸使君哀憐我緩一日俾得呼妻與別死無恨余曰緩一日而謀遂矣各榜百立死當時大雨如注次早賊曹縛二十盜至矣其平日健闘有名

琴草

三

者悉引決自裁漸次連逮三十九人其黨有周癩者能沿走屋壁如飛善弓矢事急攜白金八兩走錢塘鹽場甫渡江而金忽爲有復歸取故藏爲捕所禽金依然肘後也張滄等皆驍驚率其曹綱以飛舟絕太湖謀入海薄港口爲石梁所扼越起半夜比平明而賊曹卒跡至悉禽之隨以其舟載入縣穿石梁尚有餘地也豈非天其乃悉發其贓件俾失主周國子同太常家人質庫張魁錢八雜識視一一認領群盜不緝治皆服獄遂成其解曰盜魁張滄等以泰湖爲窟連蘇松嘉常之暴子弟出沒攻剽荼毒浙直垂數十年而多懋曰目于郡縣有

不當輕搖動其長官甚而不逞若金沙灘之襲王通判先年白晝殺梟塘巡檢皆其黨類可謂亡道之極矣據所供狀如云登泰尚書之層樓祈孫侍郎錢御史之別署皆屬往事貫盈于唐太常張渚之劫幾戮無辜縛周國子之父而發其窖金則賊明主認者也至劫羅武質庫鄉兵雲擁乃肢解人碎五臟以撲救者救者股栗遂放砲大呼而出一曹四者自稱一夜手刃九人況數十曹四不頭顱相屬于路耶劫泰湖賈客皆白晝臥伏漁舟中客舟至則撒網以包之其播蕩八波濤中咸不知幾十百人而功曹賊曹之胥史非其子耶敢朝夕與縣

琴草

四

官習而皆上盜分財耶主賊認確証案昭明除大者尸諸市其餘引律駢論具獄解郡太守強半糜爛太守虎穴中爰錄獄詞闕白宜興盡拔何者狗偷所妄告言曹某等若而人歸良其生而有妻妾者俱已下堂克其盆死者也此大盜張白頭一案曲折如此道路之謹言他神奇繆巧皆傳者之過也有客過說曰長興號稱盜藪泰湖甚寥廓使君誅捕僅如許何以外戶不閉湖波無警卽野遺亦不拾耶余曰豈盡勝之也有安之之術在君不聞下場李氏之名乎聚族近千人人以漁獵爲生業高尚氣力亦喜爲攻剽先年以民兵禦倭于菱湖戰

疾刀即其人也余誅捕張盜後殊洶洶不自安而其中
有豪曰李回丹素習于胥吏市廛歲糾族衆與漕卒譁
亦大猾也余乘月夜偕一廣文先生輕舟徑詣其處呼
回丹出口若勿恐速集諸子弟來見頃刻百餘人羅拜
舟前余數之曰若非某耶某耶某也姦某也盜某也椎
埋是耶非耶生耶死耶願盡力自贖耶一一把其宿負
皆屏息不敢動曰唯使君命幸生之僵仆無所避余曰
勿憂諸負在赦前自此以後毋妄動矣動族矣泰湖浩
渺汝曹朝夕其中汝曹不盜盜誰敢至汝曹能捕盜自
贖雖前罪如山弗發各給一號牌俾其以束伍法且漁

琴草

五

魚且捕盜明日但令豪赴縣庭執結于是湖中數百漁
舟皆若巡徼者盜之所以不敢入湖也即平日操舟槍
苗亦屬此輩今用之此耕養之所以不設守望也客曰
湖中大盜聞之矣而山村小盜亦息豈保甲嚴耶曰風
也不盡保甲也里井之人朝夕四方糊口之不給安能
盡束之保甲不聞三家之間十戶之屋必有一雄乎憤
武斷數通巡行權詐皆故保長老人也此輩寬之則主
盜賊急之則可使督盜賊勢也乃盡籍其名當官俾畫
地爲守盜發不告連坐于是偷見夕穿窬朝囊木矣至
用積捕訪盜亦同此意捕之積與盜連也固也邵邑長

虞其保姦多募新捕入賊曹新捕不知盜曲折無不仰
鼻息于積捕積捕受月錢新捕代督責是誨盜也何若
籍名督責之俾其利害與共耶至于零偷亦不必一一
麗城旦法每見盜逃配所僅以三百文賂驛官隨解脫
歸盜猶其故長興山中有炭礦可容數百人採鑿礦長
亦名豪也余於邵中盜賊賊不滿格者輒罷發礦中爲
豪傭俾其朝夕鑿空而豪衣食之多多益善也或曰
豪猾人之所畏也于臂指使之得無償與何不用設品
良家子曰夫四民中惟豪猾有才喜事而好利重責成
以盡其才抑其喜事爲良事振其好利以好名奚其償

琴草

六

彼良家殷富子自守房耳畏盜賊而虎用之能益毫髮
哉彼爲豪猾所償者是豪猾用官長官長原不及用豪
猾也不能用豪猾必爲豪猾用亦勢也拘儒牽文守墨
案前尺幅尚如九阪崎嶇可易語以京兆朝歌之術耶
宜扼腕邪盜之政有太盜所笑四事盜發于鄉村弓張
于城市一也真盜未就論失主先破家二也一盜在經
總東善豪連索三也大盜明攻剽微循報尾竊四也嗟
乎守令職在安民果其真心用以除害惠良民之無倦
行之痛發于至誠窮瘡鄰屋之間日以精神爲折衝未
有不效者也故曰風也余令長七年無盜狀先三年捕

書課大盜八十三名小盜倍是大中丞漢陽尹公謂余不及格具疏課殿司俸二箇月後四年無課主臣余道路所傳之神奇繆巧久而益矣也因具錄其事作盜賊課

琴草

十七

箬溪書院記

同文之 朝本六經語治天下兩都辟雖暨郡國泮宮泰素王如郊大禘祖於殿盛矣澤宮之外尤取素臣之義祠理學諸賢所在書院如基峙而兩漸尤盛蓋自姚江倡學以來豪傑何風茲多於是卽如長城無腴獨非崇詩書好禮樂之國哉邑故有講德書院在城西南隅已爲荒鞠多年而學士因循頗有倚席之說不佞明廷甫至見之慨然謂薦紳先生博士弟子自禮有其不天敢廢也是之不復而使矜佩之徒爰集無所與起無地夫安用君子學道爲則與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具謀所以舉耆耄者相度經營各有次緒繁結構而省徵役如期而成不愆于素復之於箬溪之上因以箬溪命名志地也中爲澤堂其傍翼以精舍最後爲論道講書處屬諸茂才異等通一藝以上者肄業及之左爲松水杜薦紳先生脩禊處也景光映發比之山陰磅礴蜿蜒多所鍾美諸吹觀易聽於更新之會者靡不喁喁競爲誦千載一時矣日月省試期之中程所具旣屢蓋資庠幣之美市田百畝爲之事在丁秘書記中明遇不佞卽未能以經術飾吏治亦不量于簿書之餘時致高足若而人執經問難角材程能敬業樂群互相推第爰寢尋于姚江

琴草

十六

之門而折衷于孔子要以尊實據華疏義鎮浮相與指
讓規矩之內則無論他一切彌文卽如古良令之所躬
導素木瓠葉以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菟首循之湖上
棘門戲耳寧足爲諸士先諸士生於湖亦習聞胡瑗所
爲教授者遺法彼其模楷作人所重固自有在况我
國家道化旁洽文軌大同詩書禮樂之所式靈兩浙尤
盛其豪傑爲世運興會百倍瑗時天目茗水之間鄒魯
之風在焉長城無腴所爲兆足以行者惟是周知書院
之復所關不淺已時至事起不佞明遇適逢其盛遂不
覺肅容而嘆曰六經之道同歸萬物之理皆備聖門四
聖草

元

松水居序

長沙佳山水如登蒼井望天目如雲陟鳥瞻暇
出大共觀平然距縣稍遠長令者非說桑田之變不
到近處卽有松雲蒼蓋團爽動人於邑爲上流無
形勝大數惟是縣背子城疎松綠漪夾植篁竹
映千載誰賞不佞謬選爲三署清遠之適適形
此當邑東止闊不宜空宜有文昌峰峙水口於是
建塔之議起不佞囁嚅許之不欲於城馬相新以外
夫煩里一錢出自訟庭也語聞于諸薦紳先生相
喜曰父母我我輩當分任爰合好義者後先率所
舉事林月而竣矣是役也工甫垂成一榜得三進士
者謂振古僅見幸我當有言爲記不佞雖不嫻於言然
在邑言邑第有據志乘而卽以今日事漫爲之賦彼有
高談五嶽三山者見以爲此猶然河伯也不佞曰胞有
重閣培壺一致竊解嘲於齊物論其解曰天作長城地
連震澤吳興望邑夫槩名都烏山識合三餘先占王氣
雄嶺塵飛五季會應童謠入姑蘇肇自開自隸湖州始
於煬帝迨李子通之竊據改邑爲州暨輔公祐之驅除
表州爲邑避全忠父諱迺建號於長興歷景祐初年猶
受成于昭慶胡元迅歸

聖代綏來扼險跳梁張士誠之逞命嶽牙分闕朕燭文
之威稜談封疆則自東自西控島程而聯廣德論道里
則可南可北德安吉而枕宜興姑置方隅請言勝概
臨合水山川遶會義王并接洞天池石今傳是蜀竹松
重邀之徑流經把釣之臺白峴清塘還稱曲折蒼崖翠
壁合此幽棲烏千瞻慕道燒丹同楊仲庚之池存伏虎
唐鄭谷行吟布景引劉秘監之詠發啼鵲晝遙迤松
筠幽邃若村酒美偶來甫里先生顧渚茶作須許若川
刺史牡丹花笑鸚鵡杯香嘯嘯可冷洞明以暗乳泉出
汲水白而甘嶺植鎗旗屯戌當年曾否陵間鼓吹蒸常

琴草

幾代興衰備侯景而固壘深溝烏臺節鎮拒呂蒙而烽
樓臺址白虎雄風石作鼓鳴嘗遊遊於夏后入趙洞避
苦入寇於黃巢晏嬰范蠡之墟秦伯荆王之跡雲起霞
而惟同風穴馬見潭而祥異鳥龍色似桃花山多彩石
形如劍戟嶺接金牛輦土成湖景春氣占霸國浣紗遇
一竹跡避環谿玉寶標靈金沙著異焉來解芳坊紀
綠障百重雖冬而常暖清泉千頃縱旱以不枯水
民因成堯市湖高送女遂號具山長對虎巖知石
來往乍臨鶴嶺憶雲履以躋攀鳳鳴家傳奇花
村志勝鸞頭鳳尾字稱顏氏之文東嶽大維碑重

千昂之華景旭亭成於唐代含暉閣創於元人山
看似扼西施芳澤崗名牧馬猶傳夫繁殷蕃三鷗五略
姚紵謝安之地二仙八座長松韓泌之居舜廟依山
堂臨渚李子祠存合鎮武侯堂建郭堆夜雨亂鴉曾留
題於陳墓秋風田谷昔應詔于唐妃碧潭伊洛以同誇
青峴雪霜而不改紫花白楊二淵西顧南衝竹山葛徑
兩潭磨盤石曰四鎮三城之或聯或卓雲溪巖扃之稱
絕稱平橫玉斜塘方山周嶺明月揚清風之詠浮雲騰
澍雨之靈亦華丹砂仙飛白鶴梵宮聖井瑞起楊鳥是
皆造化神營未盡畛分臚列題若東徧之密邇宜良

琴草

位之卑虛淵景望京因建浮屠之議瞻原度隰爰興築
室之謀憑匠石歲餘功成砥柱并水松居就勢重兼山
瞰廓廡而高閣凌雲睨署宇而飛橋駕月臺依靈昇地
湧甘泉脩徑森森竹有湘妃之淚茂林鬱鬱禽多杜宇
之魂波影漾明霞雜無定色湍文迴缺呀流不成圓旅
鴈驚鳬排空而出浪封狐狡兔歷潤以尋原花落迎風
霧薄看疑散蝶荷開映日行搖知聚行魚樹錦柳絲巧
吟機織鵲聲鶴引共鼓絃鳴簫韻細敲恍弄桓伊之笛
藤花幽馥猶飄商皓之芝庭禽挾子以時棲野雉呼雌
而朝雉南陌提筐葉蒲西疇荷鉶雲連渡口浴童多爭

淺岬溪頭漂女慣擇平沙去棹歸帆迭奏淮南之曲來
樵過牧長吟宵戚之歌翠岫積餘烟將收獵網滄波澄
晚照漸掛漁竿露泣連珠螢飄碎火宿鳥驚還徙樹潛
蛟穩欲騰淵顚月半山低參杖光懸曙斗踈星侵曉散
洞庭帶出烏輪攀李郭之船疑登雲漢結蕭朱之綬契
擬金蘭覓勝騷人飛蓋仙泉而卽飲尋芳俠少逢花駐
馬以徐看得心賞雲霞奚須金谷止樂同濠渚謬修河
陽遇托性禽魚職司芻牧鳴琴多掣肘漫云流水高山
携黍祝豐年幸戴和風其雨心希結網擬作法於烹鮮
弊洗焚林杜貽訕於束濕邀白駒之谷有意迎徐乘青

琴草

五

雀之舟寧辭訪戴長卿楊子每問宅以茅廬中散步兵
常携琴而載酒眺覽憶東山之屐趨陪北海之樽慧遠
難逢竹院豈無玄度寫洪已遠人間自有丹丘所願雅
會常板良朋永結桑麻遍野桃李成蹊深出海雲長屹
作維摩之果頂高元氣合薦生王國之楨絃誦千門蟬
聯開闢堪京百室輦赴征緣更咸懷虞芮之思如復觀
養皇之世允矣地勝展也坤靈率賦一言取材八韻仙
掌高擎鸞鶴舞坐看元氣歸湖許標長遙拂萬峰雲礎
瀾偏爲三若雨金蓮佳氣擁長州百里桃花漾碧流爲
有漁郎來問路武陵難犬自春秋

劉清惠公傳

劉清惠公者名麟字元瑞豫章安人也先世以軍功起
家自大父豐調金陵廣洋衛千夫長因家焉公年十九
登南京兆百三十五人榜弘治丙辰成進士觀政虞部
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不法言官交章擊之忤上意
悉下詔獄臺諫一空而以中書等官視其策蓋時事之
一變也公憤然告同籍曰外戚之禍人國漸何可長今
日網言官倘它日有五侯並拜之事又阿誰言之我輩
置身名於何地耶遂首與歸安陸公玉崖抗疏白諸言
事者無罪奏上獄尋解公直聲動天下矣會公有母喪

琴草

五

不授官讀禮三年歸葬安仁以先人丘墓俱在安仁故
也服除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畿內囚公執法而折
其壘奏論疑獄免死者百三十有七人蘇城旦蒙街以
下萬六千有奇于時逆閹劉瑾擅國銓法大壞選人瑾
爲政媚瑾賂爲政公以是數年不得調有告公者公曰
比部郎官不薄卽薄其官奈何事乃鋸餘耶而瑾未嘗
不知公因遷公守紹興度公必謝謝必執謁者禮如衆
將納款于公收公人望也公耻之旣陞辭卽捧檄行而
理于是卿公矣公至郡凡五十日境內大治瑾因撫澀
比部時事視公職且謀利劍刺公公去郡時郡人合千

金爲贖公謝曰勞苦諸君吾耻泊不達前劉敢家一錢
惠耶郡人爰肖公像爲小劉祠以漢太守劉寵爲大劉
云公避瑾浮湛白下益貧甚至筆耕糊口而白下諸貴
人無知者時陸公爲南御史一日偶經公所從者譏訶
喧闐亞童子讀書聲輒不輟怒而鉗其傳則公也陸公
鄂然下馬曰劉侯一寒如此共廼握手語移時而別時
長興里人吳子琬者布衣俠也世號甘泉先生輕財數
萬好客自喜因陸公言遂迎匿公止公於弁山之南坦
約爲婚姻公自此寓長興矣會陸公亦以言事罷官歸
浙觀察宜春龍公關中隱士孫太初並來寓湖中公于
琴草

五

吳招結爲社時人稱五隱焉未幾瑾敗以公論起公守
西安旋以繼母計歸後起陝西參知屬關內虜數大入
朝遣貴臣督餉將議加賦諸司莫敢持異公曰不可靖
虜本以爲民厚歛之民以事虜焉將甚於虜者貴臣作
色曰有軍興法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公領之不爲動而
秦人卒倚公得不加賦公亦發帑以通負轉餉不乏
貴臣卒不能以軍興法難公公年暮還中廉察尋謝病
尋起趨馬公身即合朝罷輒焚香兀坐首揆楊石齋
公一日過公門見錢藤倚戶手室蕭然爲左右曰劉卿
也歎賞久之遣使者屬意於公而公若罔聞也尋摧右

御史中丞撫真定公力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曰
益歸公再起大理歷少司寇陟大司空值 南北郊壇
宮寢諸大役一時連興先是諸曹郎筦鑰自掣累以賦
敗公至部任事不設嫌谷白主爵者歷選廉幹敦敏之
士主四司出入議別創一帑以臺臣一員主進帑名節
慎工部之有節慎庫自此始諸曹郎嗣是人人以清白
奮矣部每歲內府二十四監局諸上供料價非時題派
輒消會典不受主者覆覈公考信前章議罷議減不輒
狗又財擇其奉者條上十二事報可一時中人無不側
目于公會上遣近瑞督三吳織造公以爲此非常供請
採粹

二六

停便忤旨勅致仕尋以顯陵之役追論落職皆中人不
得志於公者之所爲也公因懸車里門諷詠吟嘯筆墨
自娛非慶吊不至城郭或扁舟往來若雲間被褐紆布
見者不知左辟門無雜賓間與文儒騷士彈琴歌先王
風酒行無侑則取所儲名家翰墨欣賞而公之書法亦
酷肖二王晚歲好樓居營構無方因索友文衡山爲繪
圖懸置壁間終日卧對命曰神樓山居日久澄神內
於寢所人莫測其所以嗒焉而逝一語無它及室
省暴獲鏐如平生忽一日命大書曾子浴乎沂一

使者以境內大臣聞天子如故事事下宗伯謚曰清惠
年八十有八祠鄉賢今有專祠也今熊子明遇建祠之
清直名臣額與祠曰若干祉學使者陳公大綬建
贊曰方

武宗時天下士灼于逆璫之威譏翁焉波靡矣公是
卓然一無所貶直以身爲百代士氣立幟如諸父老翁
誦說公之清白豈足以盡公共語有之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淺世而名榮非以公脩身潔行之至耶公之
祠當與吳季子嚴先生之風爭烈矣

周貞女祠碑記

此周貞女祠碑記也古無貞女祠祠貞女自今日始古
無貞女碑碑貞女亦自今日始女雖貞發耳必祠而碑
者何固碑孝女曹娥意也孝女得幼婦詞千古淒絕迺
貞女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有烈丈夫風奈何令其遊
草木彫也此祠而碑也嘗讀司寇王公馬許公太史
蕭公秘書丁公諸如椽之筆爲貞女誌貞女傳不啻備
矣迄於今

天子詔所司表貞女閭夫非其精誠之極皦然與日月
爭光冰霜爭映安能叨

琴章

元

朝廷異數而傾動名公卿筆舌於余可以信貞女貞矣
蓋今之所爲貞強半慷慨引訖卽不乏從容然非有三
尺孤可提亦必薦摯於我儀巾櫛之下者也迺貞女之
貞則出乎此出乎此奇矣而其次叙志業成體成章儼
乎儒者學問中作用則又奇請及其概貞女父參軍以
貞女許大京兆姚公冢嗣曰伯道者之季子光裕僅一
年而光裕歿計至貞女不遽哀也徐叩曰請歸姚爲未
亡人參軍鄂曰言何容易一時長老亦謂爲不更事浪
作不近人情語貞女迺劃然長泣一聲而幾絕參軍
舍去嚴視之亦伴諾之遽密燬其平日所御錦綉毼服

割髮謝粉黛將以臨姚喪也奉軍多廢縻之三年而
其必不可奪迺治稿車輦貞女歸姚宗黨送者千人皆
白衣冠相視嗚咽獨貞女神氣冲散自謂往而成義我
求慈行政可含慰及至亡人墓憑草土慟哭爲文以祭
辭義清烈音響悲哀觀者人人泣下已而及門而笄曰
吾今日得爲姚氏婦矣先拜舅氏次吊亡姑次揖諸宗
人次分序妯娌秩如也命高墉嚴局置杯焉通飲食晨
夕奉姑與夫兩木主焚香禮拜紡績之暇惟誦金剛經
口佛號不絕性詳整室中婢媼無勃谿者主伯亞旅
視之如嚴賓雖齋素自持亦時以甘旨承舅氏惟父祭

琴草

无

軍以馬市役厄晉潘脫簪珥治裝千里訊起居狀其孝
行又如此傷亡人殮薄出杆軸所積購巨材爲槨卜葬
唐興之山事竣請於舅氏曰小宗不可無後盍請嗣既
得受命申之者遽喟然曰吾之爲姚氏婦者畢矣可報
亡人於地下矣竟嘔血稱疾却醫終食旬日而逝居姚
九年比卒之日春秋僅三十噫嘻乎貞女也生來不識
君郎面而代養而遷葬而立後萬死一死畢竟暴白其
所爲靡他真繼栢舟而興而班姬荀采俱爲之遜烈者
其正氣之所爲發乎哉無媿於祠而碑矣自有此祠而
碑何獨大堤花艷聞風慙死彼有丈夫其猶伯而妾婦

其迺君薄其忠友薄其信者能無悶耶能無悶耶祠之
堂三楹名靡他堂前爲勅坊如制東近松水居拔青示
心指白旌信貞女凜凜生矣

琴草

透漏澤園記

漏澤園舊址卽今之金蓮塔院也先是爲召郭上虞占於豪右晉江黃公清其籍而公之表曰義塚於時嘉隆之盛民鮮轉死公不過借孫叔敖緩丘之名耳人爭奪耳善哉公之深于爲滄桑慮也若無何爲萬曆之戊巳盜疫連興溝中委瘠行往殘魂哀五丈人之幣而京觀之幾成鬼窟矣枕縣治上游隔長城官舍僅一城隍爲形家忌之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思之盛也邑治蓋長令布生氣而行神明之政者也于是遷之於北二里許蝦山之陰繚以周垣築上室三楹居黃冠貧民守之而封其故地爲多寶水雲之勝庶幾于乾氏所謂無漏之因云

新節菴記

節菴故鬼壇地熊子以三老議遷壇于西爲萃堵波于東築臺以貢茶開院以廣學千載荒丘蔚爲名勝而是地當前門宜有所以新其業無者爰謀諸秘書丁公語余曰子祠清惠于書院之右予所以風士大夫者善已吾邑猶多襄陽大堤之俗曷有以風之于是得節婦五強半未旌丁公別有記而姚孟周猶著熊子別有記刷之貞珉分豎二所一爲節菴一爲靡地堂掖以比丘子精舍數楹護其籬落朝夕口佛號如西方教聲嚮林間梵鳴松裏泠泠若玄鶴之唳清霜征鴈之吊秋昊過此而東發剡簾立之堂能無西山喬木之想耶

遷鬼壇記

天下邑治必祭鬼於北門長官一歲三就壇而虔禮焉
壇碑刻

高帝御製祭文如令甲長城舊以縣背子城一隅爲之
逼政事堂負宸囑民居當車馬道古者民神不雜於義
無當熊子令邑之二年遷之於廣福寺西偏取陰道徑
宵而僻庶幾三代擇木之脩茂立爲敢位遺意也然邑
人相沿多以壇名名邑厲夫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
能馮依於人者爲之淫厲仁勝凶邪德除不祥矣厲之
有子產曰鬼有所歸迺不爲厲吾爲之歸也無厲矣直

琴草

仍諺語曰鬼壇

囉囉茶疏

囉囉主人嘗浮慕盧蔡諸賢嗜茶之癖間一與好事者
致東南名產而次第之指必首屈囉囉云主人每於杜
鵑鳴後遣小吏微行山間購之不以官檄致卽或採時
晴雨未若或產地陰陽未辨甘露肉芝艱于一講亦往
往得佳品主人舌根多爲名根所役時於松風竹雨暑
晝清宵呼童子汲水吹爐依依覺鴻漸之致不遠平爲
邑六年而得洞山者之產脫盡凡茶之氣偶泛舟若上
偕安吉陳刺史啜之刺史故稱鑒賞不覺擊節曰半世
清遊當以今日爲第一枕名冠天下不虛也主人因念

琴草

語

不及遇君謨輩一品題而吳中豪貴人與幽士所購又
僅其中馴主人得爲知己因緣深矣旦暮行以瓜期代
必不能爲榮谿水遽爰授之筆楮未以爲好它時雨後
花明夏前鶯老展之几上消渴庶幾乎神遊明月之峽
清風兩腋生也因爲之歌歌曰端草魁標幽芳瑯玕質
瓊葉榮名爲囉囉問其鄉陽羨之陽

今人多以陽羨卽囉囉有茶不上百年山不數龍似
于陽羨有名之時未合按志乘唐宋元貢顧渚茶頗鄭
重此陵吳興二刺史親爲開園考唐詩有牡丹花笑金
明初傳奏吳興紫筍來之句陸龜蒙茶園亦在焉意者

顧渚卽古所謂陽羨產茶處耶今人謂義興爲陽羨顧渚巉巖俱在義興南只隔一嶺二山東西相距八十里而遙

凡茶以初出雨前細者佳惟巉巖立夏開園吳中所貴梗粗葉厚微有蕭瑟之氣還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佳最不易得每歲只宜廉取多則土人必清雜爲廢無復真者

兩山之夾曰巉俗止云巉茶則山盡巉也巉以巉名者是產茶處山之夕陽勝于朝陽廟後山西向故稱佳總不如洞山南向受陽氣特專稱仙品然只數十畝而已

琴草

凡茶產平地多受土氣故其質濁巉茗產高山巖石渾是風露清虛之氣故爲可尚

茶之香重色重味重者俱非上品松蘿香重六安味苦而香與松蘿同天池亦有草萊氣龍井如之至雲霧則色重而味淡矣嘗啜虎丘色白而香似嬰兒肉真精絕然產不數畝無繇懸購卽謂之虎丘無茶可也

蔡君謨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白玉甌中碧澹起二句當改綠爲玉改碧爲素以色貴白也然白亦不難泉清餅淨葉少水沆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鬱徒爲目食耳若取青綠則天池松蘿及巉茶之最下者雖冬月

色亦如苔衣何足爲妙莫若余所製洞山自穀雨後五日者以湯薄貯貯壺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則嫩綠味甘色淡韻清氣醇嗅之亦有虎丘嬰兒之致而芝芬浮溢則虎丘所無也有以木蘭墜露秋菊落英比之者木蘭仰夢安得墜露秋菊傲霜安得落英莫若李青蓮梨花白玉香一語則色味都在其中矣

凡烹茶水之功居六擇水則惠泉稱尚如長邑之金沙泉唐宋湯處今亦堙塞其下流爲紫花瀨澄泓有致不能久停東有光竹潭妙甚其冽如惠泉而淡亞之然惠泉自梁溪綽輓而來必逾數日比光竹之新汲者亦難

琴草

五

辨淄澠矣無泉則用天水以布盛秋雨梅雨潑而封諸甕中愈久愈妙秋雨冽而白梅雨白而醇雪水五穀之精也然旋煮色不能白久潑亦自瑩然若用井水靈芝亦濁醪矣養水須置石子于甕底不惟可以久貯白石清泉悠然見水簾瀑布會心亦不在遠

藏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收藏時先用青箬以竹絲編之置罍四週焙茶俟冷時箬中以生炭火煨過烈日爆之令滅置茶中糊封罍口覆以新磚置高窰近人處審天雨候切忌發覆須於明明皎潔取出少許別貯小餅仍行封置如故空缺處卽以箬葉補之

方爲可久或夏至後一焙秋分後一焙亦可

凡煮茶銀餅最佳而無儒素之致宜以磁罐煨水而以
瀝錫爲注活火煎湯候其三沸如坡翁云蟹眼已過蝦
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是火候也取茶葉細者用熟湯
微浣粗者再浣置片晌俟其香發以湯冲入注中方妙
冬月茶氣內伏須于半日前浣過以聽時取亦有以時
壺代錫注者雖雅朴而茶味稍醇損風致

嶙有秋茶取過秋茶明年無茶土人禁之韻清味薄死
抹旋烹了無意趣置磁餅中旬日其臭味始發楓落梧
彫月白露冷之後杯中鬱然一種先春風味亦奇快也

琴草

諸茶惟嘯茶輕清能受衆香先以時花宿錫注中良久
隨浣茶入熟湯氣韻所觸滴滴如花上露也梅蘭第一
茉莉玉蘭次之木犀則濁矣梨花藕花荳花隨意錯置
都自幽然

若下酒疏

讀鄒陽賦而若下名于簡編矣又謝惠連雪賦酌湘吳
之醇酎箋曰吳興也張協七命荆南烏程箋曰荆溪之
南也義興爲荆溪若下在南故曰烏程若下蓋先是尚
未分長興云今長興邑城臨若溪卽卷圖末流從城中
五里至下若寺三分其溪暨上若中若爲三若或曰
若也若水自嘯嘯烏瞻合溪東注歟色清輕厥味玄冽
水所從來高多炭洞礫澗無土氣故宜釀今卽未見所
爲浮蟻星沸飛華并接者而舊家遺俗猶能肅心此道
而要以前陳者佳蘇公曰筆用新墨月陳茶用新酒用陳

琴草

天

余試之良然其法于六七月以麥麴之精良者澁白水
作麴置陰風中令燥久而表裏純素精鑿林爲白粲率
石致八斗淘通壑中十數漚餽成約麴水裹入酒甌內
甕中候嘈嘈有聲以木杷捺通其氣不憚再三聲息而
止月餘澉以密絹瑩然分貯墨甌而釀成矣卽飲爲新
耐久煮經一二歲黃梅雨氣爲際耐新耐陳耐醇倘
所爲應化則變感氣而成者與兵中率用此法獨也若
下爲古人所名則水之以也余不喜飲史惡流酒飲數
卮面赭耳熱頰然不堪然鳴琴之餘輒以琴酒公曹相
之術與民休息或按書舊稷者故亦出於文木之室

譚禪經行之室嘉賓俠客勝日名園聽杜鵑之鳴春感
紅蘭之被霜採石華于曲溪拾江月于瑤席相與逸爵
而紆勝引飛觴而舉大白何多讓枚生之發蘭英子建
之啓春縹緲及走馬長安軒蓋雲至長筵結埃折簡欄
杏滄蒨醒醐薄于彭澤天廚醺醪重如中山喜貞鯁適
南鴻書拱北時發幽巷之芳旨以敵京衡之繁華不與
荒宴聊且韻精酌言獨對樂也陶陶趣迂議尋山呼吸
沆瀣弭節江潭考樂林澤涼風撤暑清雲却炎時有白
衣之人闌入黃花之隊繁肴雖闕亦有寒羞析雙柑之
房剖二螯之殼歌聲出金石野色開蒼垠高盼迥四游

琴草

无

謂若傍無人焉能已于頌德之章哉

戲草引

余舞象而讀三百篇之詩特治爲公車先
資未暇通風雅之意以爲今詩浮湛中外
二十年卽間有韵語酌應非從情深氣盛
中出猶未詩也年四十而息心臯野放神
雲外幸然嘯詠比於童謠巷野不以示人
及于役閩中輒已成帙用付雕刻尚不獲
如今人况古人耶然詩言其志也音由人
心生也吹葉鳴砧彼亦有所合之余初學
詩何能爲大聲耶其以爲異于戲音有以
辯乎無以辯乎

綠雪樓集

戲草

豫章熊明遇良

樂府

南山歌 擬古詞共八首

南山之石煮之不爛青牛之角扣之不斷人豈不達夜
盍其旦知已者來我生羽翰

其二

南山之石白粼粼南山之牛九十犉扣牛之角且負薪
英雄有志寧長貧疇是明君我良臣

大風歌

戲草

礪山雲起赤龍飛大風吹天張漢威富貴寧學楚猴歸
安得猛士填九圍

秋風辭

雲飲天兮風蕭蕭落木飛兮南鴈遙酌桂醕兮棹蘭橈
浮中流兮樵女嬌懷佳人兮永今宵

易水歌

紅綵天兮風捲河壯士西行慷慨歌去兮去兮可奈何
其二

黃金臺側易水干送壯士兮白衣冠歌變徵兮北風寒
汝爲我楚舞

鴻鵠長成垂天羽橫絕四海疇能取彼何如者爲之輔
謂兒恭敬我嫚侮咄嗟呂后眞而主我爲汝楚歌汝爲
我楚舞

天馬歌

天馬來兮渾紅沫巾雲軒兮汗振血過都歷塊紛明滅
四蹄如龍踐霜雪稟靈淵兮托皎月太乙之神房駟列
朱鷺擬漢鏡歌其二擬六朝共十六首

朱鷺食河魚茄下蜚以趨獵其纓吐其餘黃雀有羅澤
亦有虞鷺乎魚乎疇樂乎將以問智者

前題

轍草

振振鷺之飛皎然素羽翮值穉賦陳詩斯客儷周客舞
人置朱竿孔陽南方色

芳樹

芳樹葳蕤下臨蘭池上有連枝其葉參差嗟佳人何用
問遺繫雙珠聊寄所思咄哉妬人之風雨心不可禁目
不可貽望芳樹之黃鵠三而爲行如我乎悲矣

前題

早春搖羣芳高樹下庭綠低柯度鳥遲繁花剪霧縠寄
根滄海濱托賦甘泉谷悠悠道阻長折枝寄心曲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長漢水深深湯湯思佳人兮不能忘遠于
望之泣下沾裳將予就之雲雨渺茫

前題

巫山連巫峽迢遞荆門通春草情無限朝雲思不窮水
流青嶂裏猿嘯翠微中高唐香夢斷時起大王風

上之回

上之回威異國出甘泉行極北寶籬聲徵帝德封中雲
起萬歲呼無惑四夷賓服功通玄默安得白日生羽翼

前題

詔蹕雍西時發輦出蕭關鐵馬千羣合朱旗萬里還單

轍草

于威絕塞關氏哭陰山歲餘巡省罷林光避暑閑

戰城南

戰城南轉郭北男兒立志死邊野枯骨何葬果馬革裹
馬之革飽烏食嗟烏之喙長三尺黃蒿淒淒白水激激
渴飲壯士血化碧不如驚馬騎輿廝徘徊生入漢家壁

前題

塞北傳烽火城南薄虜圍凍起黃雲合弓鳴白鴈蜚虎
落三軍壁魚麗九天威意氣同飛將無功終不歸

雉子班

雉子班朱冠錦臆羽聯聯朝飲澤中暮未還可畏艾如

張耿介徒摧殘何不高蜚遠舉鳴青山

前題

秀麥連芳甸深春澤雉肥勇戰排花舞驚媒拂草飛懷
人千里外悵望對孤幃但母驚情死猶期巧笑歸

將進酒

將進酒浮大白咄壯哉緒如赫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
永無射

前題

長安狹斜里輕薄賣珠兒綠幘承恩寵連稱萬歲厄

君馬黃

敵草

四

君馬黃臣楮白二馬同時臣馬瘠君馬太僕供芻藁經
年不走長安陌臣馬屬北軍材官騎士鞭紛紛一日甘
泉烽火達渭橋南北如屯雲

前題

君馬舞瑤水五色雜乘黃龍花披汗血螭影歷胡霜盛
氣秦青側悲鳴伯樂傍顧盼爲知己疇是燕昭王

隴頭水

擬古橫吹曲共五首

雲橫隴頭白寒溜急分張漢咽黃河曲胡涯青海茫湍
聲搖地軸冰彩照天狼征人長萬里閨婦怨流黃

入關

青山低趙樹淥水近秦川却馬憐桑野歸牛播稻田威
恩肝膽重叨天要領全鄉關還極目閨夢幾時圓

薊門從軍行

邊地本苦辛猶嗟薊邊人破斧還乘嶂重英且負薪火
起陰山黑草枯灤水潯古北虞高枕遼東柰震鄰都護
軍書下羽檄不遑巡夜別機中婦朝辭堂上親榆關連
殺氣沙河轉鬼燐千里黃龍府百城玄菟濱天山彌雪
積木葉盡雲屯本爲王事急敢嘆時命迤依依故園柳
何年相見春

紫驪馬

敵草

五

寶馬犀羈飾玉銙繡纏驥蹠蹠桑津綠照曜桃花紅拔
刀錯金鞘飛彈鳴角弓朝馳灞陵雪暮逐渭橋風少年
氣凌厲殺人都市中羞作牖下老含笑出桓東

關山月

漢地關山月流影照胡霜兔望一輪滿烏啼五漏長鏡
裏蓬青鬢樓上掩紅粧萬里愁腸結無語對明光

白紵詞

擬古雜歌曲共六首

華袿麗服鬱金香微波流盼嚙清商縱體迅起舞衫長
明月在天襍鐙光杯盤狼籍夜未央朱絲半擊雙鴛鴦

其二

天河耿耿烏鵲梁雙星小小漸臺傍牽牛織女遙相望
乞巧樓前枉斷腸轉漏明月低西方墮髻流雲歸洞房

采蓮曲

采蓮涇裏人如玉隔水紅衫罷新浴鵲鵲抱頸喋蓮花
蓮莖猶帶鶯鶯足木蘭舟上浩歌迴婉轉黃鶯初出谷
誰家駿馬駐金塘月照波心空擲躅

採桑婦

東臯陌上女雲髻儉梳粧日照茶蔭色風動鬱金香
素手攀高枝桑條未滿筐誰家輕薄子駿馬紫遊韁
倩作柳青婦顧盼殊詩張那識寒木心亭亭傲秋霜夫戌交

設車

六

河北門內有姑嫜家溥事蚕織樵蘇奉高堂大堤與栢
舟各各論行藏採得桑條滿軒然禮自防羞煞馬上兒
日暮獨傍徨

戌婦吟

夫戌交河北妾望渭橋東歲歲寒衣去年年角枕空恨
煞西風夜吹散夢中逢

其二

登樓拜明月清光萬里同月照孤飛影寒殿失伴鴻帶
我銷魂淚滴下塞雲中

五言古

飲縣侯此樂園 擬選十四首

玉孫河間侶城衢開華堂竹檻隔繁囿松亭砌石梁
主人事深簡假客任供張邊豆既有踐履核充圓方縣侯
練青組珥節稅中唐彈絲紛下走吹竹由東房列筵靈
景歇金釭集朱光宵嚴不廢禮任達亦尚羊歡情殊未
闕歌鍾擊明霜

縣侯招飲滕王閣

章江壯風濤山川拓地靈林屋歛雲色高閣抗瑤覺汎
汎輕橈掉斐斐夕嵐橫漆園吏不做北海樽恒盈折簡
設車

七

邀空谷張廚紛佩旌纖歌疑蘭薄嘉音落金莖盱衡眺
倒影清耳聆波聲鐵柱蛟鱗動豐獄劍華生撫化心無
敦臨流志逾清延首虛瀨上蒼蓋幕明星

打魚

門外澹清流翡翠戲紅蓼蓄魚鱗色鮮馨楊尾輕棹結
網舉其大垂綸釣厥小隨意給庖人酌 鴈鳴鳥

蓄魚

郊原信脩夷曲池陸高柳湜湜浪花拍養魚蓄神守雷
雨防其飛空梁發竹筍小鮮供盤尊大者蛟龍吼

移梅上鉢 二首

日至澹寒色霜落解華叢獨有梅舒萼姿幹含青塊栽
從墟園外移向坐檻中疑疑風信邇疎影霏簾籠

其二

朔風肅嚴節四運各有期陰崗停青霜陽井脫丹姿何
以玉梅樹冷然標長枝幽香忌寒褪迺從林薄移

種竹

東臯面賜谷朝晁霏高岡新竹引流露綠穠苞初篁過
客率欣賞地主有蒼筤植根自芳苑擢秀疑簪簪倚倚
三徑古依依六月涼君子斯焉取清節凌風霜

栽桃

嚴草

海東萬歲種移之滿南園春江武陵水漁人迷其源綠
葉滋夜靄丹葩曜朝暎况乃陽夏日離離實具繁所喜
臨華沼惟宜替麗媛方朔好倣詭狂言誰討論

詠史三首

吾奇范少伯楚客入甬東卑身藩越主治兵師太公君
子六千人卒以沼吳宮苦樂君臣異智哉卜所終身退
四時序乃不憂樊籠五湖易金鑄扁舟泛短篷計然有
七策用之殊無窮咄彼種大夫畢竟非英雄

其二

吾希張子房矯矯抱奇畫椎髻祖龍魂博浪匿其跡終

始爲報韓假手漢惠策韓亡寧已乎摧項脩韓隙三十
棹鴻門借箸壽前席功成耻分珪封留謝龍赫東有滄
海君北有穀城石赤松翩然遊英名擅今昔

其三

吾慕李長源忠誠貫白日得君如魚水論心比膠漆同
車傍紫衣終不拜崇秩諷諫備苦心宮庭消積嫉悟主
惟樸忠抽簪豈傲逸士貴愛其鼎潛見要無失高盼薄
青冥虛心羨鴻乙遺烈激簡編千秋誰與匹

詠李廣出塞

漢家飛將軍猿臂善弧矢汗馬鴈門西揮劍青海洩虎

嚴草

賁飲飛兒魚麗良家子敢戰喜深入孤軍包虎壘大黃
射裨將箭落旄頭從志吞老上庭氣吮余吾髓奈何刀
筆吏猶持文墨嘗屬鏤不待賜沙場血已灑千年化爲
碧雄名還未死咄彼衛長平功名只如此

詠蘭相如引壁睨柱

和氏非連城善人國之寶疆秦虎狼庭蘭生挺孤抱壁
歸城不酬兩國佯脩好渥池會何危瑟鼓在亦拷稜威
萬乘前避左將軍導廉公固賢者負荆愧不早所急在
公家交驩將相道乃知智勇人弛張不草草

喜丁仲章見訪

東風越江船帆帆冒霜雪短棹薄章水曉此寒潭潔文章千古心十載寧涼熱村酒蘭卮浮野藪草堂設期君上公車甘我遠朝列殊亭南浦雲喟鳥傷吹吹

壇竹雜擬五首

宅與雲西近時對此君清綠潤滴飛蓋碧鮮遮流鶯風動娟娟響悠然澹我情逞眼崇丘望雲山江上明

詠史

浩穰長安里冠蓋何寵赫許史侈名園金張開甲宅獨也公車間諫者殊啜暗楊雄守清貧美新終變易谷永似昌言依王晦心跡直哉槐里雲千秋貞介石

設草

詠菊

鴈流江瀨響底草瘞凉吹山椒散芳菊黃裳縷素衣蝶翅卿雲澹鶴翎晴靄滋卓哉君子節高潔亦如斯

懷古

古有素心人論交無冷熱青松凌碧霄朱絃調白雪市上鼓刀屠公子蒙折節軼深井里士甘將眼皆快所以義俠名千秋不泯滅嗟彼邯鄲婦隨花百鳥舌也學杜鵑啼春深淚紅血也學百勞鳴秋來聲切切嬌容不敝席轉眼繁華歇貴賤各分張隴頭木聲咽

爲鄧公子落成

誰道五陵士祇衿衣馬鮮翩翩負俠骨舒嘯干雲烟騏驎不入隊英俊自裒然吾里有公子意氣殊無前詩賦既清令歌舞亦便娟劍鏐裁眉雪刀花玉井蓮功成逃上賞卜築市南慶門巷三河景閑閑九星連啓後容旂戟承先接木天何奴今未滅還讀大風篇

解茶

維城之嶠茶名于吳中而洞山之品余爲今時始有種者今別十年許聞已銷綠矣余每歲必購之

爲吏洞山間碧桃灼林影春風官事疎開園督種茗陽崖謝紅塵雀舌着青梗筠籠和露收焙須活火猛煮之惠山泉未若梅雨冷玉磁浮乳花幽韻芝蘭靜松蘿素封侯武夷胭脂粉靚圭嶺珍虎丘重濁夷龍井本是烟霞

設草

十一

姿不逐濃華境香色有無中所以獨雋永年年杜鵑鳴緘書明月頂爲欲解沉痾寧云資獨醒盧恭成古賢茶寵今吾頌

七言古

王昭君

長門宮裏女三千人人爭賂畫工錢明君却恃如花貌
獨守空閨不記年無媒那近陽臺路只恐雲時西柳煙
和親適有君王命自願乘輶出酒泉瀕行召到宣溫殿
光艷傾城帝惘然朱唇喋冷燕支雪素腕輕彈馬上弦
腸斷漢關蕭鼓月愁向穹廬辨髮眠失身異域寧已矣
肯教黃金去買妍從來女容歸悅已便作閼氏亦神仙
若使吞華萎薜蘿千秋萬世誰共憐

趙飛燕

七言古

七

歌聲婉轉自花妖長安市上日招搖主家勸酒侯家過
誰不遊閑指阿嬌姊妹彈箏拚白首那知身傍碧雲霄
黃金塗屋蠟珠幌蘇合龍涎絳蠟燒羸形却嫌羅綺重
纖纖玉肘隔絞綃掌上蹁躑施舞袖清商口嚼鳳鸞簫
牀頭媚得君王寵吐嗽興雲氣勢驕妬殺六宮紅粉淚
狼心毀子類鳴鵲滔滔禍水波炎鼎幾將王室頓飄飄
一朝胭脂赤斧鉞固知天道本昭昭

壯士歌

杜陵男子搏雙拳短衣窮袴窄褊緣腰下雕弓不解弦
晝逐狐兔夜擊鮮家無擔石四壁穿止有七尺豪曹掛

竹祿博塞場中偶流連空手一擲百萬還傾囊半償鏹
頭負醉倒平康抱甕眠明珠翠羽飾寶鈿妓女誼罕金
牒煙十萬買得桃花馬十萬裝成軟玉鞭十萬紫遊繡
羅羈牀頭恰刺二十萬盡數斥作賻喪錢明朝依舊室
如懸輕俠聲名四境傳公子王孫爭識面窮巷車騎日
駢填王孫致鯖五侯具公子供張客三千珠履滿堂虛
左邊直坐上坐驚四筵觥籌亂飛紛笑媽避席致辭主
人前何以報德無食言君家有急我生捐君不見朱亥
乃侯嬴之忘年十萬軍中一椎奮大梁霸今邯鄲全我
若功成長揖去分毫不受主人憐但求生不愧郭翁伯
死可見原巨先賣漿屠狗益蕭然高陽隊裏逐酒仙任
君難盡綿上田任君推盡綿上田

定海歌爲沈將軍作

海水洪濤搖地軸海日朝擎開大陸固有羣仙騎赤驪
亦有白龍困魚服無諸城裏高樓臺賈舶夷舲競追逐
紫貝珊瑚海底沉長安市上家家驚君不見三千童女
入扶桑鞭山走石秦始皇又不見漢家帝子開滄海樓
船將軍下豫章吁嗟乎海水本定人難量茫茫愛河翻
識浪英雄一怒鯢鵬飛盜賊亦作鯨鯢樣吾今爲歌定
海歌斷鰲之足海無波與君醉飲金巨羅泰山四維高

裁我

東臯

灌城之郊田土腹東臯林水勢盤紆門帶橫渠春漲綠
屋角挿入梅花株六月涼風逗篠簌四時鳴鳥聲相呼
黃帽白袷多遊侶綠簑青笠饒農夫菊圃繽紛手自種
柳塘蜿蜒步還迂樹栽阜筴交榆筴沼狎家鳬並野鳬
嶰茶雨煮吳中寄若酒星浮市上無牀儲書卷碎魚蠹
園收菽粟穰粃粃水流花開桃源景歆湖竹里輞川圖
鋤經教子寧爲俗納納乾坤大轆轤

題錢元冲舊令去思冊葉

轍車

十

昔聞漢家之帝子不愛封侯賞廉平所以神爵五鳳間
民安盜息穉稀鳴由來上下二千載治理流傳莫與京
只今錢子鍾陵宰堪將潁川密縣評春風風兮夏雨雨
况兼秋月照心清頻年災沴害我稼孰與纓冠振田更
每每荒原踐與草茫茫野水種新秔百花栽遍河陽野
人稱仙吏擬登瀛六計課最冠天下重書旦莫十道迎
那期遽抱如天鴈松廬奔跳去帆驚鍾陵遺民俄失怙
剩有遺愛祠鍾城樹山之高高于尺差可作對君高情
蚤知姓字題丹泉行看曳履謁承明黃河漉潤先簪屨
父老遙拜斗杓橫舉酒祝延圖頂戴青雲長護百花榮

題直楷陳中湛節孝冊葉

乙夜絲綸下赤墀傳宣代符急江西雲成紫蒸遮路遙
星搖壁采紛陸離盡道賓興得主司那期水旱待支持
陽春到處煖晨炊圖爲民艱達帝知貪墨之吏望風
馳關梁之暴亦止哀試問鐵面得來誰當年貞婦始基
之羅衫拭透淚垂垂鏡破雲沈冷繡褱生涯十指立孤
兒孤兒長大富文辭文辭八斗未爲奇孝友成名世所
儀單思理學不下帷纂述先言作鼓吹一門節孝標民
葵宜爾毛鳳起天池栢臺花縣聲丕丕青汗黃封兩不
虧只今太史採風時好將世德比笙詩

轍車

十五

題傅侍御二人雙壽

我聞嵩嶽是山王下瞰黃河萬里長河山正氣挺龍光
傳說星高魚子旁皓鶴雙雙映錦堂驄馬昂昂佩皂囊
燕南趙北振風霜霜霜新硯出太行天上簡書看肅將
日邊華誥重輝煌雪藕筵中御墨香祝岡陵者歌熾昌
壽職方茅五芝尊翁

弁山之陽蒼之湄里閨鳴鍾似置碁中有長者號鳴夷
大官解組學守雌種桑千畝不居奇讀書萬卷不下帷
世人慳漏守膏脂而獨振施起晨炊行德食報果何爲
君不見司馬班衣祝壽祺歲歲花王燦爛時

題桂允虞大行叱咤亭

結廬山之阿有亭在山麓匪就泉石幽爲構白雪屋白
雲之屋名叱咤我蒙生如夢殺野風吹雨墓田淹雉
兔熊豕超窓檐截髮當年遺鏡奩書杆相間語婆娑伯
子馳驅王事嚴不遑將母西山崦淚洗栢棧濕衣檐夢
遶楸松護藁苔此亭藉留劬苦意饒得天恩宿草霑

題黃中秘冊葉

湘南居士世德昌黃金滿籬經滿箱明經之翁廣文長
耐金之子依烏郎漢家招選不一路讀書讀法皆賢良
翩翩哲孫能趾美譽髦蚤著重青房太學諸生稱擅場
設草

六

出塞行

下筆吐辭如龍驤官居清侍內書堂紫陌金鞭騎驢驢
閣道風微御墨香天光咫尺照銀黃瀨南居士世德昌
塞上山高健兒猛騎馬如蜚逐鳥影報道匈奴近波羅
刀光雪白陰風冷將軍傳箭劫胡營誓禦胡肝咀胡頸
半夜銜枚電樣馳雞鳴直出波羅境空廬繹絡滿荒原
軒睡如雷鼻息穢胡兒枕草夢騎羊雲時不覺失腰領
遲明別部來相援馬未轡鞍弓未整掀天炮火嚇殘寇
卽刻班師不俄傾赤羽飛書奏九重都護張作膚功請
將相加官士資金玉門齊賀狼煙靖秋來草綠胡報仇

天驕殺氣橫空逞旄倪肝腦蔽黃沙丁壯駢驅背鄉井
今年漢鬼哭陰山去年胡鬼號慈嶺封侯拜將耀金門
萬里勳名何彪炳

渡湘行

冊封渡長沙江大風因弔屈賈作此

湘江潏蕩湘山鬼猛風吹天聲若雷中流沙與棹江隈
激浪成花洗蒼苔途長病渴思酒疊頻呼舟子莫徘徊
舟子致辭謾相催舳舻乘風似飛埃果然倏登江上臺
呼嗟乎此湘水至無情哉專使忠臣義士心肝摧三閭
大夫何偉魄一汨羅源空溯洄驚得魚龍夜夜哀况復
鬱煞賈生才治安之策等寒灰徒令弔古之人腸一日
酸草

七

而九迴吁嗟乎安得秦皇驅石來填平湘水只一杯千
秋萬古愁雲開

渡河行

丙辰七月以冊封之役渡河

昔年幾渡彭城河城高岸夾河無多今年挾節渡榮澤
秋水新漲孟諸波波頭立起如鰲山疑是鰲足斷波間
蛟蜃混濁青天氣斥散鷗鳬羽翼翾喜得東風吹逆浪
船頭不聽下流灣又悵東風逆浪吹舵師眼睜敢差池
舟中止靠檣帆滿檣檣關篙總不施滔滔湧動銀潢瀉
呬喋縱橫變化奇奇觀變化雲盪胸水府馮夷咫尺逢
張嘯直欲平吞盡擬學琴高騎赤龍龍似蜃蜃心有主

扶搖海運自從容噫嘻乎危哉快哉人道黃河天上來
渾沌龍門孰敢開神禹夫非盡人子鑿通地柱砥瀾迴
萬古東流若吼雷固知經世需大才何事切堂誇畫杯

明河篇

西風吹霧白河明細細光星覆玉清織女弄杵不成藻
空向牽牛度五更露花夜濕衣上月淚滴相思殘紅雪
微茫海烟城頭起蜿蜒羣鳥疊秋水山鷄亂啼日欲隴
年年秋水埋秋空安得火雲焰流宇架作河橋飲赤虹

俠客行

延陵壯士氣如虹銀鞍白馬追西風意氣許爲知己用

數草

太

血綬吳鈞霜雪蒙要離家上蛇含草伏飛廟下隼擊空
持圖慣上秦王殿殺人都向萬軍中荊卿死朱亥生男
兒名字總崢嶸邯鄲城裏千金却三齊軼下五鼎烹事
了身名毛羽輕英雄何必縵胡縵吳楚軍中誰姓劇亞
夫得之爲上客君卿過遊五侯門千乘送喪皆衣白悲
哉巨先與翁伯睚眦殺人竟何益大原臨淮守繩尺西
道南陽祗盜跖終不如賈人弦高犒師策道路一言存
君國

五言絕句

桃花二首

春歸南浦早淒水桃花塘灼灼紅煙裏金羈騎玉郎

其二

玄都觀裏樹移入武陵源釣艇春風浪飄飄絳雪痕
杏花二首

此日長安陌紅花御苑舒綠袍新馬隊春風得意初

其二

駘蕩還春色清疎遠世情鱸頭村酒熟江上杏花明

惡少年二首

數草

十九

結客少年場新豐市裏醉瞋目五侯門司隸何足避

其二

貫酒杖頭空樽滿百萬少報仇走杜陵寶劍霜光耀

羽林郎二首

少小從軍去爭功百戰歸羽林羅上將騎馬逐鳥飛

其二

良家六郡子天上羽林兒帶劍隨龍座披香列鳳池

長門怨二首

妾妬昔已非君恩今不返明月照長門月近天心遠

其二

新寵蒙光輝舊好成瘡痕空搖橈扇姿淚滴秋風起

惜別怨二首

雲起巫山下雨收山自青今宵無限恨明日短長亭

其二

巫山收舊雨滴滴到江流風送帆如馬江流似我愁

飲江中二首

洪濤湧江門龍躍青山動中流發櫂歌鷗起白雲送

其二

放棹浙江心水潯疑欲沸閑雲片片飛點綴青天氣

宿支提寺遇雨

嚴草

萬樹藏僧剎華嚴舊有名洞天今夜雨涼帶海潮生

其二

大佛脩行地香花接海洲龍腥陰壑吼風雨壯淶遊

五言律

觀星

微風捲蒙氣霜意淨寒暑碧落三才合蒼茫萬象涵玉繩低斗北銀漢隱箕南歷歷青天上光芒射劍鐔

其二

日月同纏宿天星永夜明參旗搖虎首壁壘列龍城五政隨杓轉三垣順執行中宮居帝座萬古太階平

早霧

早起柴荆敞英英白霧橫欲知玄豹隱但聽野禽鳴日旭晴還濕天高霄未清西風吹爽籟倏忽太光明

嚴草

其二

昨夜看星燦因何曉氣昏霏微薄日影涵濡攝霜浪逗屋皎綃重穿林蝶羽縕玄工寧渾沌頃刻見朝曦

燈花

夜色舒紅彩金釭吐火齊西星疑傍月東壁喜聯奎熠燿臨書卷葳蕤點杖藜花開如夢筆光焰駕青霓

其二

更長虛幌靜燈蕊綻芙蓉濡墨裁新句停琴數急春星從几上捫花向火中逢物理難推論崑山有燭龍

園

近屋場爲圃編茅覆小亭蓮花長夏渚蘆葉晚秋汀散
步牽荒蔓澄心挾古經畦蔬時自灌我卽是園丁

池

江山宜徧性避世有墻東碧浪搖池澗青臯望野通菱
繁魚近岸柳暗鵲歸叢爲問林居趣羲皇太古風

樹

開園多種菓秋實在春華梅杏傳黃熟櫨梨綴碧佳三
時香遶蝶六月水明霞如有漁郎問桃源雞犬家

田

林中多隙地築圃水園田清曠隣山遠幽深杜俗緣蔬

鼓草

三二

禾還種芋折藕且觀蓮卽事殊多美悠然在輞川

落照

蒙汜黃昏谷金天絢綵紅光連青陸動芒射紫宮通壁
倒江翻石烟歸暝欲隴西飛鴻鴈影深靚萬山中

朝暾

海極扶桑際金輪湧六龍雲將蒼狗散羲御赤鳥從萬
井炊晨竈千林定曉鍾冥心圓理大隨處丈人峰

新月

合朔逾三日流天忽月光微明爭返照細景溥滄浪派
角輕彎曲蛾眉淡抹長欲知消息理昂首問蒼蒼

其二

氣肅鈞簾靜西樓掛月初含暉隣太白借照切陽烏乍
見巫山杪新窺楚水孤莫疑光影澹漸漸向東扶

月季

三年成楮葉吹息必天工應閨生蔓莢知秋落碧桐未
聞寒暑易而不榮枯同一種尋常植偏能月月紅

其二

人稱春圃貴花相並花王寧數薔縈類微同玫瑰香
柯連刺引綠葉蔓枝長籬竹疎疎裏丹葩霜雨常

竹逕

鼓草

二十三

柴扉關竹與擁樹萬千株石砌新苔壓藤稍古蔓紆晚
烟橫斷練朝露拂連珠獨步閑幽興山陰道不殊

其二

茅護羅含宅筠香蔣詡居適情惟聽鳥遠俗只觀魚
鮓熟雕胡飯牀儲鴻寶書覓閑時對酒夢覺總遽遠

蘭香

漣淩葉不改九畹氣清沉春意佳人夢秋風逐客心移
來玉樹館植向石芝岑寧比殘花絮招將蜂蝶侵

鳥語

四時多曉曉早夜獨啼林徙樹胡笳拍歸柯梵葉音可

從池上酌亦鼓風中琴百籊嘈嘈裏逾窺山氣深

竹里

竹里零西宅城南古豫章水田春浸綠雲樹晚拖黃菊
圖兼書圃農莊帶墨莊求羊來曳屨吾與詠滄浪

秋宵對月

明河斜北陸圓月宿天門影動紛紛白光流處處倬佳
人寒繡幌砧婦擣山村疑是嬋娟下清虛誰共論

題魯太史贈君小像

偉矣烟霞骨偏宜丘壑間神明恒炯炯風度亦閑閑玄
俗非無影昌容尚有顏青細貽令子館閣是仙班

穀卓

二十四

詠桂

不關花王色偏同槐樹黃蛩吟金粟墜兔擣玉華光密
換青青葉輕來細細香庭前雙手植今看發叢芳

池上

淥池芙蓉冒水底見朱華上下天雲合往來寒暑賒魚
遊响墜露鷗過點飛霞吾意脩然遠凌虛問月楂

過內弟小園二首

適步古城上看花到小園柴扉長日掩石島片雲屯築
岸栽脩樹開池隔短垣談玄頻促膝背市喜無諠

其二

結廬非敢嚴寒膝喜平安課讀稱精室承歡自考槃年
芳庭樹滋親老舞衣爛雅素如能尚何須逐綺紈

田上

野屋平崗豁門扉竹逕幽詩成無宿料晨着及秋遊晚
稻黃雲熟新蒨綠醺浮澄心遺俗事尋友獨羊求

墩上

極目江皋望羣衣躡古丘珠林層寺塔瓦屋擁城樓野
濶鴻歸遠山深鶴到幽興來延倦眼隨意有滄洲

驟風

昨日披襟熟今朝挾纈寒天心原自定時序總當安氣
穀卓

二十五

屬鴻鈞轉物從吹息繁古今皆此境人事枉無端

東臯卽事

郊村良月朔耕稼野人家背市塵囂遠臨田景物賒喧
簷多晚鵲浮梳有秋茶霜蟹九江到開尊就菊花

喜雨

月陽秋未盡風高木葉疎微雲欣夜密細雨喜朝徐野
塊膏初入園蔬氣始舒更聞虛幌外滴瀝靜琴書

焚香

案上博山鑪風氤養火珠輕薰烟暗度久炷氣昭蘇清
韻芝爲室幽芳蕙作塗彈琴心益靜寧與戒香殊

岳州道上

早秋涼送爽禾黍碧天風馬障山花拂驪歌竹塢通嶺
嵐橫匹練湖靄隱孤蓬今夜巴陵月清猿客枕中

聞蟬

晨喜清露滴秋意在高梧絮飲宜緘口深藏可疾呼污
泥能濡翼棘木好全軀統在玄工內明年又夏初

南浦送陳直指

驛樓江上岸驄馬發行旌氣象端門曜風裁蠹澤清供
張同適館仰斗倍關情把酒離亭下洪濤動滿城

章江寺

嚴草

二十六

野寺空江外鐘聲送曉風上方青郎對高座紫煙蒙岸
際桃花嶺舟虛筍葉蓬西山看直北九疊到廬峯

題渡廬卷

大壑元非水枯蘆却是船眼寬沙界合身幻業雲空脫
展開初乘傳衣證二禪九年塵壁影佛在世間緣

吟

東臯詩興淺閑散少知音景與春天合情從午夢深桃
花交野岸草色向幽岑爲憶青蓮調高歌復短吟

西湖八詠

詠湖蓋不啻數四朝煙夕月雨雪春花備
歷其美恨俗冗卽事用希聖今十餘年覽舒元直
西湖八詠時昔遊景宛然在目因次韵以和之

曉

鼓角疎殘夢呼船泊斷橋潮聲江外湧旭氣海東搖眠
柳舒青眼高峯束素腰西樓猶掛月羲馭已冲霄

月

煙含山郭靜湖水自溶溶側聽高樓笛遙聞遠寺鐘空
明疑積雪虛白動層峯曲罷霓裳調嬋娟如可逢

晚

高城餘落照夜景入重湖漁火葑田近僧鐘竹院孤沈
沈望危岫隱隱識平蕪畫舫初停櫓煙霞滿玉壺

晴

嚴草

二十七

野客羣芳日風霧斂行塵白馬迎花落紅粧折柳新煙
香三竺煖湖媚六橋春對酒憐歌舞西施爲解顰

雨

層雲飛觸石湖面滋淋漓大壑轟車鼓危峯拂羽旗有
無山不定喧寂意能知歷落荷珠迸酒深人醉時

煙

淡抹湖山意朱樓綠樹間籠雲飛更逗暉日去仍還入
看空無色遙觀景自閑右丞圖不盡迷鳥弄潺湲

春

淑氣迴縈室西湖景早開桃花迷洞壑柳葉隔樓臺青

草隨人藉黃鸝引客來遊魚波底醉簫鼓日徘徊

雪

凍合湖光滿寒山佛塔孤野鷗飛片片叢鳥叫鳴鳴漁
子停舟久遊人載酒初梅花隨處落何事訪林逋

偶讀邊報因爲九塞各賦一首

薊

莽莽河流口重峯鎖薊門時平銷戰旅地險竄殘寇鐵
甲熊羆臥金縉犬豕恩大寧嗟計失枕後逼長垣

遼

遼陽戍八萬虎賁倍三千木葉中京舊黃龍古塞偏夷

轅車

三二八

情如捕影虜勢輒連天戰骨河邊委膚功露布傳

宣府

造陽燕壁壘上谷漢金湯塞柳零秋雪邊花拂曉霜犁

庭先帝力款市近臣長未雨謀桑土星看北落光

大同

高山突氣勢天塹號雲中都護朝廷老將軍塞上雄

款關售馬骨互市掛雕弓喜際單于懦羈縻漢策工

山西

晉地三河廣偏頭遷鴈門太行天外迤星宿地中噴當

戶豺狼侶窺關虎豹屯英猷推賈傳表餌至今存

延綏

河套前朝失榆林此鎮城橐駝寒膚膽繒絮避和名
計拙孤山將威雄寧塞兵胡雖今不桀包虎亦承平

寧夏

銀夏臬雄藪黃河劃地流賀蘭山後虜蒲類海邊曾跋
扈腥猶染金戈氣尚浮廟謀何以策款貢豈共球

固原

邊界中分陝秦開隴郡間長城嚴鼓角大劍舞繚環蘭
靖階文近河洮莽刺灣金符頒降後號令震烏蠻

甘肅

數重

三九

漢武英雄畧羌胡兩截分玉關連斥堠張掖變耕耘茶
英迥西遠軍書直北殷龍堆天日外豺虎自爲羣

五言排律

江渚卽事

寒輕江渚碧烟滿市樓青打鼓船開岸鳴榔鶴起汀遠
村交老樹芳草藉新亭漁子將竿掛舟人把柁停澄空
飛白鷺浮靄隱蜻蛚晚對西山好嵐光作畫屏

吾宗

吾系原封楚宗人復楚遊江開夔峽派漢沔郢城流徙
地陶朱策若奇鄮白籌衣冠超市倍耕鑿度春秋國士
名三戶家儒讀九丘由來豪士侶湖海任扁舟

題張元戎冢圖小像

戴草

三十

漢代金城將湟中逐捕還功成身遂隱時既貌如仙賜
域穿高冢遺弓啓後賢白楊腥虜血丹旄拂胡天像擬
凌烟畫文從太史傳石鯨疑舊壘金盃固新扞百戰英
雄事秋風起墓田

自艾

少小矜才氣文章擬軼倫先資輕拾芥弱冠濫拖紳剖
竹分嚴色彈琴理鷺民揮斤驚霹靂守介避風塵五十
賺賺祿三年悶悶身有餘宜歲計無恙任官貧典禮方
虛席談兵欲振鱗金門忻待詔聖室痛違親學業無聞
舊韶光轉見新長安徒索米軍政適當辰短綆深維重

孤忠悲具陳存心共職業何意作嶙峋仗馬鳴須斤批
龍逆未嗔封藩歸北隴隨牒寄南閩多病甘拋棄連疏
控苦辛天邊依聖主海角放波臣立位寧爲患脩真
必有隣半生慙落落全德愧純純袞闕人繩弼瘡痍我
拊循昨非今始覺何日濟迷津

東事

胡馬嘶風急征書徹未央樞臣籌密院天子坐明堂
戰騎雲中市輶車塞上裝廟庭開斧鉞郊坰設壇場都
護徵河洛將軍詔朔方白金江左賦紅粟海陵倉征繕
九邊劇租庸百郡茫封侯酌劍客款貢構名王羣策寧

戴草

三十一

退諂孤俘尚偏強爭言多衛律詎說少陳湯木葉二秋
雪天山六月霜何日平驕虜鏡歌返故鄉

觀音齋

佛海楞嚴界觀音像女流天花萬點落實相一空收珠
伽拂衣去金沙脫屣遊因何闌閣裏是處豪香浮除祓
宜兒種慈悲類婉柔紫釵敲磬細銀釧邊燈幽婢子青
蓮舌佳人紺色眸瞿波超俗骨愛水溺真脩護繡浮丘
鶴長齋踰鳳樓

喜朱觀察開濬東湖

江城開大陸百雉隱洪流渚泮雄州彩澄涵故國秋西

山連左蠡南浦引東馳雲壑通衢見旅浦近市求七門
元古成五事本通溝功德常丹大風操孺子優長橋環
粉蝶細艇繁紅樓岸噴觀區宇憑軒覽勝遊祇綠桑變
海誰問渚生洲幸闢朱公路堪攀郭泰舟連橋飛石燕
坐檻送沙鷗佩玉時邀景鳴鑾且散眸光明真有象豔
滯永無憂但覺鴻濛闔應知泰運週文章滕閣上移入
此中收

曹能始招飲洪塘山園賦謝二十韻

出郭拂塵綠聯鑣爲訪賢明花開徑古野稻秀畦連巖
壑經秋淨雲霞出海鮮玄亭除綠草絳帳隱紅纏園以

穀草

三

當門關池從對屋穿橋頭維畫舫閣裏聽鳴泉樹石雖
粧點薄塔固蜿蜒客談清耳啓僧梵息心裨義重江湖
適官輕次蜀還委蛇快每杜雅正論無偏今代文章伯
前身山水僊經綸餘絲筆吟味摘丹鉛履滿纔強仕名
高自少年盱衡能辨馬得意可忘筌徙席看殘照班荆
醉暝煙華燈剛繼曜素月已流天勝引肱籌邊嚴更鼓
角傳延津風雨在谷口薜蘿懸吏俗辭酣飲途修折夜
眠良辰忻此會疑越武陵船

六言

東臯卽事二首

門外平疇漲綠樓前畸墅鋪紅家本耕田山社人今避
世墻東

其一

紫鯉春潮活活黃鸝夏木陰陰竹下茶爐烟起牀頭酒
甕香深

風閣四首

春煖烟和柳下秋高氣霽西山仰止先民敦薄敢依往
哲廉頑

穀草

五

其二

樹色開窓款客茶香逗竹呼童爲有曲池渡月應教浦
座生風

其三

壁素欲圖五嶽牕虛可捫三台鵲噪朝瞰騰射魚遊春
浪滌洞

其四

巢構依稀太古樓居彷彿仙人墨彩池頭噴露梅花笛
裏留春

七言絕句

吳吏載惠泉至

太湖東岸惠山高石澗淪連注素濤吏子載來江計月
爐吹雪浪浣牢騷

其二

吳地清流楚地來長江帆影逐風開松聲半與溪聲亂
好似平泉水遶迴

其三

一夜吳僖到豫章蒲船開月浸滄浪經過九疊廬山下
賓主應知陸羽嘗

數草

辛酉

其四

紫筍新逢笑牡丹幾將梅雨沸龍團梁溪汲得清如許
六月風來兩掖寒

買菊

買得隣園數種妍朱輪華蓋錦袍鮮籬邊就醉村醪濁
風尚寧爲讓昔賢

和徐鍾陵獨酌四首

烟雨平林一望賒綠槐陰處醉翁家沽來八斗呼兒酌
宛轉黃鸝隔落花

其二

花氣晴薰入酒缸好供晚歲對滄江何須綺席筌竿沸
醉引香風臥北窓

其三

多君白首未龍鍾知己平生酒市逢壯志不隨遲暮盡
牀頭常掛兩芙蓉

其四

官貧牢落只藏書老眼還看甲夜餘楚漢燈前消戰壘
一壺春酒是華胥

山居病渴長與舊友送煉茶至二首

好將明月換春風採得雲芽寄早鴻煮熟江心清冷水

數草

三十五

黃花香入紫烟中

其二

江山秋色翠依微露澹天高木葉稀千里故人槭尺素
晚茶香比豈花肥

冊封過陰麗華故里二首

王孫何事美金吾爲羨花村賽貌姑風詔輦歸深院裏
風吹紅雪映椒塗

其二

內苑雲深鎖綠苔烟脂香濕白河隈名垂漢殿持家法
不比昭陽作禍胎

詠漁樵耕讀四季之景

春漁

竹竿溪上釣扁舟，洞口桃花野水幽。
曉月半輪新雨霽，春山到處是嚴州。

春樵

草長江湄碧接天，蒼苔新綠嫩堪憐。
蓑衣帶雨挑歸去，半在羊棧半在田。

春耕

一犁春水綠濛濛，百畝青秧野望通。
桑柘雨深茅屋影，家家炊黍餉僮東。

穀草

三十六

春讀

竹簷芝室自疎狂，隱隱雷聲震紙窗。
鳥几不教飛絮到，硯池花影照空梁。

夏漁

梅子黃時江漲流，斜風細雨掉孤舟。
垂綸釣得雙魚白，買醉青帘楊柳樓。

夏樵

山青樹綠濕雲連，萬井人家冷竈烟。
記取積薪柴步去，乘流載至市樓邊。

夏耕

層雲澍雨足，雩東水稻青。
青送遠風千，耦原田除與草。
眼看雙岐秀，茫茫。

夏讀

遊絲麗日小書堂，山靜雞聲喚午長。
檢點晴窓開萬卷，釣簾風送藕花香。

秋漁

裊裊蘆花淺水流，月明斜漢楚天秋。
野鷗飛去平沙遠，自在橫江一釣舟。

秋樵

山氣朝來半谷烟，樵兒肩擔亂紅泉。
霜天不替收黃落，拾得雲根換酒錢。

秋耕

晚種成雲水稻紅，穡人還未執宮功。
爲貪土脉霜前解，野甸驅牛耕早風。

秋讀

桂樹飄香梧葉黃，羲輪赤道漏平長。
涼雲畫作詩書伴，夜聽秋聲到草堂。

冬漁

雪壓青山雲上頭，天吹朔氣落江流。
漁翁網撒空明裏，擊起寒汀片片鷗。

冬樵

寒風剪剪斷山巔野火燒荒萬壑烟鳥道暗通樵子路
歸雲不遏斧聲穿

冬耕

牛毛蝟縮怯冬風墜戶編蓬覆護工爲喜雪霜收害氣
蟬騰驅盡又年豐

冬讀

三冬學足飽風霜萬卷孤燈丙夜長更喜雪敲牕歷落
寒心一點照青箱

題朱山人壽卷

穀草

三六

誰將瓢笠半江湖劍邑山人道姓朱攬得帝城秋色曉
水桃宴上醉屠蘇

訪道人王兩元

君是英雄不是仙故將名姓隱林泉逢人便着蓮華眼
月旦評高有異傳

其二

歛却神明一似癡半間茅屋舊青氈不妨門外多車馬
那礙無生自在禪

其三

城門東角種園邊野客逍遙地自偏更有一般奇癖處

匡牀能擁替姬眠

其四

肘後方書信手編河車亦說點真鉛葫蘆裏着長生藥
浪逐桃花繫釣船

風竹

一簾青玉渭川寒裊裊蕭疎幾萬竿少女忽來拖舞袖
急呼銀鹿問平安

晴竹

東園深綠逗晨光檻外紛紛動影長野迥莫疑金色漏
輕風昨夜捲雲將

穀草

三九

雨竹

種是淇園碧滋枝粉香含暈更低垂洞庭湖上春光好
何事湘娥瑣翠眉

露竹

仙掌風微月五更踈星歷歷斷烟橫簾箔裏珠光墜
疑是鮫人錦上生

鷄冠花

金井欄邊朱綠華羅紈剪簇細槎枒鳳頭元是山鷄體
老伴秋梧對碧霞

詠菊十首

黃鶴翎

騎鶴仙人天際遊空名還剩楚江樓是風凜冽沖秋瀨
吹落金毛滿大洲

白鶴翎

白羽翩翩野鶴姿黃花隊裏色參差莫從靈囿分根蒂
好取周詩咏素絲

紫鶴翎

白蘋紅蓼碧雲流秋色繽紛眩遠眸鳴鶴何曾生紫羽
祇因烟映暮山頭

回子眼

碧髯愁胡雙綠瞳三時悞恨不秋風如今却喜芳梢勁
引眼歸雲彈過鴻

檀香毯

天竺華嚴佛說文真珠樓閣香檀雲西風吹遍閭浮界
幢結金毳帶紫氛

海雲紅

滄海瀰漫蕩碧空層作樓臺蛟作宮借得金吹開颼氣
晴光遙看十洲東

雪牡丹

姚黃魏紫洛陽園三月開花淑景暄題入秋容兼帶雪

兩般物理背寒溫

金鳳毛

碧梧秋老鳳凰樓池上于今羽翼齊爲喜朝陽呈瑞彩
金光裊裊拂晴霓

玉玲瓏

璞剖荆山泣下和昆吾刀琢細枝柯野蕨纖繭牽絲密
竹蟻成窠鑿窠多

蜜牡丹

花王春色富妖妍蚤被遊蜂採嫩鮮金掌釀成秋露滋
嬌黃滴滴到籬邊

穀草

詠藕十首

秋深素節出汙池渾似江梅雪裡枝拾取寒香清浸月
仙人掌上露凝時

其二

尋芳人盡看荷花蕩漾荷珠照曉霞的蘆紫苞新採後
西風剪出玉槎牙

其三

久處淤泥偏不漙只因渾是素爲安春容寧與爭鮮嫩
片片霜花帶斷絲

其四

應月生根水竹鞭同心並蒂斷還連凌波採得如船種
影細金爐簇綺筵

其五

綠橘黃橙共紫梨都從高阜結高枝水芝不向修陵植
長就蟠龍出碧漪

其六

玉井分來落紫泥金刀劈剪碎琉璃當筵醉入佳人手
喜看朱唇點火齊

其七

朱夏甘瓜浸淥泉高陽市上直千錢誰家酤酊茱萸下

戲草

四

可鑿蓮池活酒仙

其八

翻盡西天貝葉橫蓮華都向佛頭生謾言孔子些兒大
遁得魔王十萬兵

其九

水底鮫人巧織絳玉梭拋擲亂絲沉嫦娥皓腕纖纖露
月裡難穿九孔針

其十

英主求仙意氣豪春宵宮裏照蟾膏西王更進千年碧
雪映嶠山萬歲桃

楊儀部遲於占熊新置如姬偶拈雲輕二韻各四
首戲之且祝之也

關城楊柳拂晴雲樓上吹簫細細君銀漢影通斜取渡
不須烏鵲累成羣

其二

茶烟裊裊就朝雲樊素朱唇帶酒醺撩動柔腸無限思
春銷帳裡語慙慙

其三

吉夢依稀逐斷雲羅襟香澤解微聞雕梁歲見雙棲燕
仙媼如今始蒔裙

戲草

四

其四

聞道巫山一段雲朝朝暮暮結靈氤天將神女歸詞客
好取清尊對夕暉

輕字四首

燕釵初卸佩環輕雲母屏風隔月明紅燭光搖羅襪影
翠靴雙脫小蓮生

其二

檀暈勻粧宮樣輕珠流香汗色逾明幾番欲語聲還澁
又值卿卿帶宿醒

其三

玉鳬吐麝軟風輕玄的春消怯五更起對青蛾驚畫筆
一潢秋水弄珠明

其四

酒酣橫管風聲輕淡抹黃微滴露清香夢不隨流水意
蟠桃小核嫩枝生

逍遙閣

程寧道署

吏隱無須世指名尋前雲氣擁寒城開窓已挹扶桑色
更有天風入海聲

其二

大姥山遙看落霞秦川千里傍天涯我謂逐臣來嶺表

殷草

四

人言仙使泛星槎

其三

萬里洪濤檻外開青山照眼抱層臺東風吹散雲邊暈
橫海將軍水戰迴

其四

旌門羽扇指麾間領取雲煙日往還六鰲爲戴蓬萊近
誰道官衙不是山

七言律

題畫冊十二首

董北苑停林遠岫

千竿尺素渺難尋北苑聲名自古公柴柵野亭雲岫迥
藤蘿老樹月林陰輕紅錯落知秋晚薄棧週圍意水深
落筆率然生氣動蒼苔點點濕幽岑

李唐敬亭山圖

太白風流米石寒宣州猶剩敬亭看樓臺幾換新官主
野圃時供過客歡古木依依迷暗草長橋漚漚瀉鳴湍
李唐圖在蛟綃上萬古誰歌蜀道難

殷草

四

陳居中綠茵牧馬

爲問春洲岸岸紅桃花昨夜得東風扁舟未許漁郎渡
短笛遙知牧子通芳陸喜看遊赤驥鹽車愁煞困花驄
馬群一自居中寫伯樂雖來野已空

李成寒溪挺翠

何年畫史貌滄洲遠岫疎林隱小丘蒼翠交龍鱗甲老
摩空雙鶴羽毛纔下蟠紫草經霜飽旁挾朱柯映月浮
一展寒濤生几案宣和名爲李成留

關仝渭水觀泉

渭水湯湯百派深秦山截葉倚天侵層水積錢山頭古

噴雪奔雷水勢遙望謾誇飛峽浪遙聽喧美湧潮音
只因畫是關仝手五代江河看到今

趙昌齡踏雪訪道圖

種塹茅堂雅素居道人清坐擁羔祛同雲布護山阿合
駛雪繽紛野迺淑祇看小童烘冷竈寧知長者扣寒廬
剡溪過後長家寂剩有昌齡一紙餘

李松春溪渡牛

一自桃林放牧年幾朝風雨穩深眠舊開南畝催春種
新漲東溪咽暮烟野水照人騎背渡平蕪隔岸跂蹄連
李師最識農家趣畫出姜姜芳草天

嚴草

四六

馬遠觀梅圖

画院曾聞馬遠名圖山貌石最幽清華林屋角浮檀暈
嶠墅欄邊點玉英疎影却從寒月度暗香還與煖風生
西湖岸上春光早處士堂前照水明

趙千里北窓高臥

拂綬歸來得趣肥匡林竹箔布縫幃涼風獨快吹雲靜
午夢偏長轉日暉香爇爐清烟霽霽琴閑帶解蝶飛飛
世人雅愛陶公韻千里圖看墨霧緋

錢舜舉孤鶴圖

靈心清迥質光輝玉羽臨霞世所希龍躍漫憐霜鴈影

鳳踏寧羨野鷄飛邯鄲女子停巾拂巴蜀伶重報舞衣
急把吳興圖畫捲恐將六翮抱雲歸

軍寶爪兒草蟲

書林曾紀邵平瓜畫冊今傳軍寶花黃葉細將露葉勝
嚙蟲微與趨蟲差明紅點就鷄冠閃薄黛輕鋪蝶羽斜
最是前人能設色分窠布辨自當家

郭忠恕望潮圖

錢塘江上看江潮雪浪銀濤倒峽漂紅日一輪滄海動
青山數點碧天迢蛟龍窟宅隣歌院楊柳樓臺傍酒寮
何事虎頭圖滿壁郭公寸楮盡逍遙

嚴草

四六

雪西江漲

留春看展到雪西江漲平流水國低草色依稀通岸影
山光半落接河隄黃昏津鼓人爭渡綠樹笙歌鳥共啼
爲喜朱明將受令還遲炎景共招攜

芭蕉

種得新蕉一尺圍古牆斜角隔柴扉涼生夏日因風度
煖藉春天帶雨肥搖翠渾如團扇舞含情不似轉蓬飛
偏宜繡石梧桐畔簌簌山堂報鶴歸

沈使君考績

爲道仙郎應列星暫棲鸞鵲宰專城春風百里琴絃靜

夜月千林鶴影清最續承恩來北闕循聲蓋代擬西京
輿人蚤賦甘棠誦佇看徵車謁 帝行

喜沈使君建文明樓落城

高閣崢嶸切太清天開形勝甲山城曲江春雨龍鱗動
丹雘朝暾鳳翥明俎豆千秋崇正學風流一代冠時英
應知靈氣騰東壁片片青雲日下生

冬至

六龍飛駕馭陽迴南至騰光接上台織女乍驚添線影
壺人爭看動葭灰莫言芳景催青鬢且對寒雲醉綠醅
臘信已傳春信近天公教放一枝梅

數草

八

早八

江城水勢西倒諸公議障之使東偶于官洲口占
斗野星分古作邦天開元氣自瀉麗山連大陸蟠三楚
水接高城到九江施罟漁舟聲活活啣蘆鴈陣字雙雙
橫川悞恨狂瀾倒砥柱能無意滿腔

白湖嶺

先君葬嶺北

白雲千里接江天縹緲層峰仙堂懸漠漠春陰開大陸
霏霏秋色湧晴烟松廬佳氣瀛洲裏野壑幽光汝水前
莫是洪崖仙子路桃花飛撲打漁船

其二

千峰黛色望嵯峨氣勢鉤盤挹秀多地折三江歸蠡澤

天迴五嶺抱章河春雲半作青山瑣曉澗時鳴紫玉珂
喜是吾翁真隱地好將松桂日摩娑

梅

小園臘盡忽東風報道枝頭點化工草閣平看珠錯落
茅堂移供玉玲瓏幽香不爲霜威減瘦影偏隨雪意融
隱隱陽鍾春氣動江臯桃杏欲舒紅

雪

一夜寒聲萬壑哀瓊華朝看帶風迴江渾浪湧橫漁艇
野澗雲低暗酒杯紉袖近迷仙鶴舞冰天遙眩白鷗來
綵毫呵對梅花色誰是梁園作賦才

數草

八

早九

新歲

光調玉燭四時催斗柄回寅萬象開鳳曆已頒新歲籥
龍蹕還轉舊春臺輕煙蚤報江堤柳駛雪猶驚野閣梅
撫化須知天意薄東風吹暖入金壘

立春

綺陌霏微淑氣吹東郊春伏簃晨曦梅從雪後舒宮粉
柳向風前裊碧絲萬物密移黃道日三陽迴轉泰階時
桃源甲子隨花數目送天鴻度酒卮

春晴

春曉神臯雨霽時晴曛駘蕩日遲遲紅香亂落沾衣袖

翠色勻鋪蔽野廬，浪煖魚龍爭變化。風高燕雀競差池，
小軒書罷黃庭後，徒倚青林數竹枝。

第一樓 在孺子亭西

廣衍城衛大府開危樓，百尺思悠哉。雲興兩學湖中壁，
日照孤亭漢代才。楚客牢騷頻對酒，吳歛淒惋憶登臺。
中天睇眄扶搖上，縹緲西山風雨來。

驟風雨

看春着屐正猶夷，欸忽春雲抱雨垂。日脚痕斜江半曉，
風頭勢重岸全欹。碾空霹靂鳴天鼓，飲海虹霓駕地維。
頃刻神功收混沌，祥光冉冉復晴曦。

穀草

經侄成婚志喜

一歲孤兒十九春，于今帶弁列成人。書生家室憐新造，
刺史門楣喜夙因。月朗河橋知渡鵲，煙香籃子卜添麟。
吾兄未了生平願，賴爾撐持好立身。

雷塘湖望

百雉城圖湧素濤，西山飛落鏡中高。橫塘鳥語深深樹，
曲岸漁歌小小舸。蕪樓曉月聞更漏，棘院秋風看戰塵。
最是詩腸當此豁，杏花村裡醉春醪。

新霜

新霜昨夜落山樊，四宇凝光渾月痕。造化不妨嚴節序，

璇璣元自轉天根。空林氣肅層飛葉，迴峽風高急嘯猿。
何處江汀蜚鴈過，寒聲號斷客悲魂。

冬初江汎

買得扁舟一日遊，澄潭空處亂飛鷗。雄談舌折君卿角，
濁酒杯傳伯雅浮。漁父近看停白舫，歌姬遙指倚青樓。
將誰共解寒江意，冷澹烟霜只我收。

寄繆當時

吳門路指越門邊，尺鯉難憑寄斷箋。湖海漂零官自拙，
雲山縹緲隱爲僊。夢回春草懷良友，氣挾秋霜慕古賢。
此日風流應未盡，千年還看李膺船。

穀草

喜王太家師總河啓行

司空新詔下行河，節鉞風霜軌道過。萬里襟懷通地
軸，六軍司令擁天戈。秦川砥柱桃華浪，漢苑金隄瓠子
歌。一日平成收禹績，江星隱隱靜滄波。

送徐若谷赴閩中

旂戟南征霜氣寒，海門千里看登壇。聽衣舊識鸞叢路，
龍劍新經黯淡灘。只爲鶴書催隴上，且辭鷗侶向江干。
此行白雪將誰和，風塵極目任漫漫。

明妃

漢帝宮中按畫圖，朱顏獨立瑣金鋪。春花片片啼痕落，

夜月沉沉恨影孤一自關門隨白草已將環珮委青蕪
嬌容不偶甘胡地剩得琵琶度鵲鳩

題張元戎塚圖

威名百戰勒燕然弓劍新藏甲卒穿朽骨幾拚膏白草
餘生幸已到黃泉山河氣壯麒麟臥鼓角聲消虎豹眠
但使英魂扶社稷何須起冢象和連

題張元戎像圖

孤劍橫磨九塞秋陰風殺氣逼胡愁朝廷寵戰雲臺
像介冑橫戈細柳倚豈恨沙場獨七尺還從圖畫裂雙
眸英雄一具封侯骨漢將如今道虎頭

鼓直

煮雨

茶竈烟斜雪浪輕渾無塵氣盪芝英空天點點流純素
活火颺颺急鼎鑪何事平泉驅水逝其如漢苑落金莖
等閒明月清風候幾陣松濤兩腋生

喜周生見訪

帝里曾逢美少年三秋分袂思依然霜清野水兼葭老
雲斷橫山楓樹連墅逕有綠着紫添書堂無恙拭青氈
剡溪忽報仙楂訪載得烏程酒似泉

題蜀故繁城令劉君祠以今憲長文徵公求也

繁川花滿錦官餘色映高峨動碧虛治理一時傳渡虎

清風千載頌懸魚鴻文鑒鑒新碑碣大像巖巖古廟開
世德已看開憲府聲名震海重璫璫

送章仲山北上

春風丙舍喜連床燈下傳觴邀月光幾度竹林無酒興
謾誇連社有詩狂長安方急山公啓天部應開水鏡堂
努力蒼生耐雨露清芬豈爲到池塘

芙蓉秋夜

秋來輕籬滿陽林喜見芙蓉夾徑陰朱萼近將新菊對
綠苞遙爲晚嵐侵疎疎岸渚鴻歸早撲撲江村犬吠深
邀得蘆花虛動影好斟明月散清襟

鼓直

橘熟

鴈啣霜信入烟岑朱實離離間綠陰老更秤棋雲洞古
幽人斗酒月籬深渡江鴈鵲應同變落紙蟲魚未許侵
莫是王孫行羽獵携將金彈打青林

香園

秋實欄斑疊紫珠爲經霜入洞庭湖漢宮銅顆圓微似
燕即金丸色不殊剖酌黃流霞氣軟高堆青素雪香蘇
萼絲雅稱新瓢縷好趁江風膾紫鱸

味懷

乞得閑身且自如放寬麋鹿性于徐南阜已砌陶公徑

東野靈輪謝傳車有用詩書連我屋無心花鳥愛吾廬
行裁莫爲途人誤但向楓江伴野漁

病起

服藥原爲起病病那知藥是病中魔裏虛未効甘溫補
氣滯還從苦淡和火宅涼時真素問愛河清處便頭陀
心空夜滴菩提露雲外天寬一鳥過

長興寄若下春酒醉中口占

醇酒當年馴雉堂別來濃淡隔蒼茫白衣送到鵝黃色
綠蟻浮來琥珀光甫里風高由陸羽若村名重爲鄒陽
山居頗苦春醪濁快倒芳尊興欲狂

嚴道

園竹

竹林風韻幾千年小屋門前亦碧鮮或有袁王來嘯咏
却無稽阮可談玄凝煙夜滴瀟湘雨蔽日朝虧雲夢天
渭水封侯千畝綠肯教食肉媿前賢

題北山八景

官橋草綠

橋係先御史大夫北潭公造

河橋春漲帶平川芳草晴楊水澤天鴛鴦不驚漁唱晚
蛟龍時伴釣竿眠青山有色開丹嶂綠野無涯湧紫烟
謾道橫舟須擊楫濟川功德藉先賢

青山古渡

今徙西二里爲應家渡先王父宅宛在青山窩

水國平夷此地高幾朝車馬問津勞兩湖日月三陽市
千里雲山九派濤古岸人家開甲第新洲花草媚冠袍
風光好在鷗鴻外酣眼丹青望羽毛

龍岐砂磧

先太君葬龍岐之宋山

沙堤天築汝河蟠迤邐崗原帶碧灘水望千帆湖淼淼
山看數點氣漫漫春迴曲港魚龍動夜宿芳洲鴈鴛繁
古樹含南烟霜裏松廬鬼擾一坏安

鶴山丹井

今典真觀施岑煉丹處騎鶴駕虬俱施

古丘牢落宅群真勝地千年野水濱燒燭却因漁火度
鳴榔還與磬聲勻蒼虬駕去仙何住白鶴歸來井已湮

嚴道

剩有東風吹夜浪湖塘深處長青蘋

清果嘯臺

俱在山頭前今廢臺則元辛敬所築爲
湖中守望而龍洲灣尚有井竈遺跡寺

豈屢遷耶

父老傳聞古嘯臺寺連清果傍湖開將軍水戰樓船浪
佛子焚修浩劫灰一龍桑麻今是矣百年陵谷固然哉
臺荒寺廢空懷古徙倚平皋數落梅

程埠更樓

元末紅巾賊亂鄉人推熊伯基爲帥焚
明仲副之于此北寨起義兵故置更樓

蘆花洲上鼓逢逢祗爲戈船賊寇逼義士椎牛連野寨
尸男祭馬護元戎烏啼花落江山舊暑去寒催日月同
獨是陽侯貽害久端憂添室祝年豐

龍山過艇 有題

千里通川水草微巡專設爲關護官衙午放看雲度
兵子宵征候月遲帆影翩飛吟夢鳥櫓聲搖斷唱吳兒
茫茫大陸開芳甸撫景躊躇故國思

羅渡高楓 岸西爲白沙湖荒曠十五里標掠時聞
行人以望樹得渡爲喜

古木陰陰野許傍河流日夜影如常蒼衣早着三春雨
赤幟高標九月霜渡子槩從烟裏盡行人騎向水頭忙
何須問津梁路大樹林邊有濟航

送大行陳自昭差歸

駢駢四牡急征衣念祖娛親兩不違載道風謠收筆研
嚴草 五夫

匡時經濟錯珠璣雲迴子舍梁公喜星聚賢門太史知
萬里行程今足下佇看數峯著龍旂

送李和石還豫章

青囊一卷肘中懸千里河山指顧間衍衍金精迴造化
書傳玉髓補人寰 帝城象列蒼龍尾天闕垣周紫市
環道眼蓮華應自現燕臺贏得勝遊還

散人談玄二首

浪跡江湖一飯孟行藏非釋亦非儒石函雖說神仙有
金闕曾傳符譜無丹竈火紅中氣母星橋雲白接黃姑
三山海上元遶遶好弄清風醉酒壺

其二

壯士腰間金僕姑神仙背上藥葫蘆人心收放嬰兒始
造化分開太極初少伯江湖能隱姓長源魏闕避當塗
波光隱隱飛雄劍斬却天吳秀綠蕪

登塔

相將携酒望高舂躡蹠凌虛此日遊烟火萬家分赤縣
崗巒千里繞神州地蟠楚尾衡廬軸江帶吳徼星漢流
龍關當年開混沌番湖戰氣際天浮

西湖書屋

西湖岸上泮宮邊小築書堂喜地偏綺石夾分苔徑舊
嚴草 五夫

長橋通映水門鮮城高半見帆檣度閣快平看市屋連
最是桃華春漲滿漁人疑泛武溪船

高公園

江城中國有雲林曲水通塘拍岸深蔬圃三洲開古墅
樓臺千疊湧春岑魚吹柳浪粘芳草鶯撲楊花囀綠陰
過客不看因巷僻桃源曾許幾人尋

龍光寺

江上陞沙隱鷺峰千年靈蹟列崇壙佛疑地藏開金粟
僧似恒河住蟻封卓錫池中無漏蒲拂衣樹杪有天從
勝情爲選章城北月曉香林嘹唳鐘

聽松亭

郭外遊亭傍古泉聽松親切靜中露雨零浙浙茶鐺沸
風起鳴鳴海岸濤子結金丸飛彈響枝敲竹箭宿禽嘈
千年白鶴巢平頂天野驚聞清喚高

番蕉一名美人蕉

冬夏離披不改柯華崖布葉自婆娑鴨頭剪就深深綠
雉尾鋪勻隱隱波碧砌清分幽士色朱欄嬌映美人酡
歲寒誰是同心友梅影橫斜夾竹坡

秋夜絡緯

絡緯蕭蕭午夜聲紙牕燈外開長更楓霜細落催紅葉

敲草

天

蓼霧輕勻淡紫莖織女機頭深閣靜釣翁竿上滿江清
離騷讀罷還危坐浙瀝秋聲吹角鳴

咏菊

日涉園林興自賒可憐秋意轉清嘉金英朵朵含高露
玉蕊團團照遠霞甘谷神仙流水壑柴桑居士種田家
芳心暗與朝蘭合獨傲霜天閃歲華

重憶荆門

曾爲節使度荆門漢水襄陽勢互吞三戶風流開楚服
五陵王氣擁天垣朝雲不見來詞客夜雨空聞泣逐魂
南國崎嶇猶夢裏絲綸重憶冊王孫

武陵封榮郎

雲貴孔道

武陵秋色逐江來天子金符下御臺龍衣七章宮錦
重鸞旂半道繡雲開東平儒術高藩節大楚王風出衆
才南望烏蠻飛瘴雨桃源還是近三台

寄秦靈墟

馬帳分携不記年漢陽春色自風煙傳經心事人曾問
抗疏功名我獨憐夢裏時驚池上草燈前難和郢中篇
須知聖主思空谷誰滯山公啓事箋

董玄宰匡廬風雨圖

太史前身住輞川胸中丘壑自神仙圖來錦澗風生樹

設直

五九

貌出寒淒雨帶烟茅屋不驚僧入定斷橋惟見水淪連
江天靈氣誰收盡一幅生綃掛壁邊

落花三百

野氣氤氳薄太空無端暮雨急朝風驚林剪剪撻輕素
拂檻霏霏根亂紅流水有人迷洞壑傷春無意着芳叢
歸鴻幾陣天邊度爲帶花光落塞中

其二

禁籞沉沉瑣鳳幃佳人惆悵惜春歸無情胡蝶香知減
有舌流鶯語欲稀露濕枝頭紅是雨烟籠柳際翠仍微
悲心絮逐繁華夢願得長繩繫落暉

其二

漢家池館入長楊萬綠千紅遶建章樂奏鈞天開合氣
風吹明庶燦花王馬蹄芳觀珊瑚色油幕供張鸚鵡香
絲筆直應千氣象杜陵爭得擅詞場

上巳

三月芳菲淑景天江邊春草綠生烟桃花水上船如馬
竹葉尊中酒似泉脩禊祇應觀墨妙采蘭寧復恣流連
太平歌舞風元好樹裏黃鶯自管絃

偶味

春到郊園一考槃詩書嬾向病中看幾將花竹開新眼
敲草

平

更取醪醑接舊歡青鬢未班寧說老丹心不白且辭官
滄江風雨人爭渡匣裏芙蓉我自安

西掖卽事

漢朝官闕曙雲開西掖清高切上台白東直彈諸執事
赤符遙制九邊才鶯聲畫轉欄花靜臚句時傳御墨
來自愧無能裨宸職循牆獨立幾徘徊

其二

千官虎拜大明宮四海降王禮節同瑞日光騰鵲鵲上
薰風吹入鳳鸞中太微門裏看即位天市樓前列辟公
侍從叨陪龍袞近糾繩獻納但愚忠

殿試

盛世同文俊又多臨軒發策擬青莪諸生執管崇廷對
春部徵賢重甲科冀野雲成龍錦綢瀛洲風送鳳鳴和
侍臣奏賦明光殿醉飽天厨舞玉珂

賜進士

春開閭闔曙光分黃榜高懸射紫氛宮扇影移拖豹尾
香爐氣遶炷龍文仙登閭苑笙歌沸花簇瓊林帶展薰
此日書生誇際遇須知天上布卿雲

題沈石田楚山圖

楚岫千峰照眼碧一江風雨一江晴松根抱嶺龍鱗老
敲草

平

石脚吞潮虎嘯清芳草自隨流水意斜陽不隔斷雲情
仙人黃鶴久騎去吹笛船頭何處聲

新綠

誰將春色放晴川古岸橫塘樹樹鮮青靄近看池水隔
碧煙橫嶺斷山連流鶯急度金衣閃駿馬閒過玉勒穿
我愛雲東多勝事杖藜携酒狎韶年

偶閱瀟湘圖和樊致虛韻

岳陽樓外俯平湖青草黏天楚國孤路近武陵仙子窟
風雄雲夢大王都烟霞氣色歸漁艇波浪驚愁借酒貼
聞道湘江無限事只今山水掛高圖

其二

沅湘江裡水冷冷十二君峰挿洞庭漁唱滿湖寒夜火
帆歸遠浦夕陽汀高城落日侵天碧暝岫收煙現帝青
最是巴陵風雨過清猿悲嘯不堪聽

遼東失事張元戎戰死

漠漠玄菟古塞邊黃雲一陣沒狼烟旄頭昨夜驚芒角
河鼓今宵隕帳前兔脫殘魂歸窟穴鳥啼血草蔽胡天
遼陽幾代無征戍爭得將軍死事賢

遼東失事裨將梁汝貴戰死

壯士腰間三尺劍宵一吼毒龍飛長纓獵獵橫金甲

殺草

三

短箭枝枝挿鐵衣報國忘身應累革擒胡拚死犯重圍
魂淒鴨綠江邊月願跨遼東白鶴歸

吊杜鶴林將軍

關西老將二毛侵熊虎英名自古今仗劍本看威赫赫
塞旗寧意氣沉沉黃蒿淡日殘軍色青草嚴霜烈士心
一死已將身許國任從刀筆弄文深時有議將軍者

吊劉省吾將軍

茫茫海際陣雲陰遼水江頭殺氣侵將軍本有吞胡志
國老元無破虜心魂斷愁城新鬼淚夢迴荒塞故人音
朝廷寵戰者遺廟定使孤兒列羽林

送日倪沈侯入

觀序日時維良月序屬玄英

延有文章使君以獨步之循良越三年之王會明
紹隆魏棘海內樂有羽儀蔽帝甘棠山城成其剪
伐茲當出祖國邑板車野廬風馳都莊雲動父老
持一錢而送劉龍巴人矢八韻以繼蒸民聽去
鼓之闕闕惟歌祀李見行旌之繼繼但祝庚桑
君豈當年召信臣愛民脩政若脩身和風曉送雲霞曙
甘雨春肥粳稻新園土不羈神聽斷荏苒無警罷微巡
飛鳧此去朝天子爲報山城賦役均

其二

其一

一自塞帷漢吏年誰將車蓋問桑田青楓江上濛零雨

殺草

三

芳草洲前斷野烟水旱自由天意轉安危須仗濟時賢
仁侯處處觀風俗父老謳歌載道傳

右味侯修學課士

其二

聞說重泉造士功却教鄒魯得同風彈栗剝有庭陰靜
課蔬偏餘晝漏空才子爲郎端軼俗名儒秉鐸自玄通
只今獨喜鍾陵宰往往翔鸞下講宮

右味侯修學課士

其四

渺渺平湖拍浪痕桃花歷歷釣魚邨幾竿津鼓催人渡

此日都亭穩客魂古樹斜陽嘶匹馬新塘曉月嘯孤猿
杭州太守遺風在兩岸歌聲到水門

右味侯修
羅溪堤

其五

雉堞高飛甲秀樓樓前流水曲悠悠青岑雲外丹霞起
覺宇天中紫氣浮鳬鷖沂洄芹草岸魚龍嘯舞荻花洲
賢侯選勝弭新馬作賦誰賡白雪謳

右味侯建
甲秀樓

其六

傲臥東臬瑣白雲達官車馬不相聞好風送到花堪賞
嚴草

佳月邀來酒自醺白眼敢將今世避素心期與古人分
幾驚猿鶴松陰下流外相知有使君

右味侯東
臬樓訪

其七

殷殷車軻指河梁官道晴花拂綬黃雲下一過家宰府
風前三載令公香兒童竹馬攀行轍父老壺漿送別觴
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此日作清郎

右味侯入計便道一
省子舍山內罷也

其八

燕市黃金已築臺求賢端爲濟川才但看水鏡評人處

都白山公啓事來六燕停勻疎帝網乙鴻遶遶隔天台
賢侯蚤有裴王譽夾袂懸知次第開

右味侯有司銓之
望且以爲祝也

送楊遠初祠部封藩事竣還朝

臚旬高傳玉陛聲仙郎妙選佐春卿曹居簡貴雲霄迥
職掌明煙氣象清使節乍分周禮樂行旌還報漢宗盟
卽今載道鶯花色兩袖風携入帝京

與楊祠部流觴

長夏梅黃積雨天東菑一望浪花連依稀水面浮朱閣
斷續潮聲咽紫烟稚子剪荷隨岸放山童酌酒汎杯傳

蘭亭千載無人賞玄度風臨玉樹前

其二

嬌歌急管讓豪門花石那如金谷繁一部鼓吹惟野鳥
千竿筠竹亦名園流觴自喜溝池曲漱枕無須潦水渾
岸幘放歌還對酒悠然此境向誰論

龍舟

澄江雨霽浪痕鮮五月年年賽畫船簫鼓入雲驚水府
蛟龍噴雪混長天悲歌却爲三閭噫霸氣誰知七策俾
昂古不勝零涕淚霞鵬滿酌沸青煙

午節

郭外青郊貢水東時移四序屆天中
菖蒲酒對金尊舞艾葉香披綉戶
通長日儘堪停逸騎薰風偏喜送飛蓬
山童爲報林園信樹樹新蟬噪曉空

六月暑中偶題

景風扇律應堯年星火宵中漢影偏行
到竹間涼氣逗看從荷上水珠鮮
魚遊吸露翻輕浪鷹擊摩空入遠煙
浸羨豪雄河朔飲一園蘿薜照嬋娟

壽徐翁七十

高士南州舊有名衡門臨水野湖平
庭栽柏竹青金色聖種芝蘭紫石英
遠俗寧須希橘叟修真何事問嵇生

較草

六十一

年年秋月光輝近偏照華堂白髮明

與黃貞父先生夜飲杏花樓

湖上飛樓湖畔橋青山一片紫光遙
高城落日通更鼓遠浦歸雲隔洞簫
芳樹陰成沙徑舊杏花名在酒壺消
傷心無限滄桑事宛宛蘇亭閱夜潮

其二

馬帳談經偶幾年今于湖上訪風煙
尊前不倦翻奇字樹杪微堪看遠天
水色暗搖樓影動濤聲明與梵鐘連
江山勝事由文落可使滕王閣獨傳

吊徐孺子墓

野草枯楊古墓田霜零殘碣壓荒蕪
一腔血化長弘碧千載魂依郭泰船
絮酒交情生死見伐檀清節古今傳
悲心黨錮諸賢事貢水湯湯咽墓烟

其二

漢代衣冠半楚僇乞憐常侍自時流
澄清孤負龍門志請劍艱辛校尉愁
密議無聞頻下榻高風不就獨盟鷗
王侯零落悲禾黍萬世崇瞻此古丘

種竹

野園幽廠任栽花小屋臨池芳岸斜
紅籜飄飄搖度閣黃英朵朵護陶家
乾坤不老雙樽影湖海閑過兩鬢華

較草

六十二

白眼逢迎何處是好者青雪拂高霞

編槿

樊圃何須折柳條籬編木槿隔芭蕉
逢春繁葉成行易值夏層花染色嬌
雅與衡茅同素樸偏於碧樹護英翹
郊園疎豁塵襟遠目送飛鴻天際遙

梅放

誰家吹笛送春來喜見枝頭爛熳開
雪滿梁園堪作賦陽迴庾嶺好銜杯
香輕暗逐黃昏度骨勁偏宜綠野栽
欲贈故人書信斷寒齋清夢幾徘徊

寒月

桂魄清圓此夜遙河漢無雲冷玉橋粉堞三更吹畫角
朱樓幾處弄瓊簫烏啼暗從南枝樹鴈度斜分北斗杓
爲憶海天霜氣迥寒落長江萬里潮

元宵

漢城簫鼓動芳洲簾捲東風片玉鈎燈火萬家蒼霧曉
星河一道碧雲浮梅花落作橫吹曲竹葉新邀下里謳
春色欲開寒氣薄爲憐明月待南樓

六月六日支提風雨

暫駐星輶禮法王千巖萬壑入寧陽龍壺海氣朝成雨
虎嘯天風晚作涼下界耕耘開野甸上方鐘鼓出山堂

設直

卷六

只因華藏稱名岳勅賜常傳御墨香

過白石公館

白石江邊小戍樓海門彌望萬峰頭地通甌駭窺三島
天接扶桑湧十洲古道垂楊時繫馬新製短劒夜連牛
登車無限驅馳意山自青青水自流

松山望海

海岸登臨此望洋闔天千里劃蒼茫雲霞沃蕩低塵界
日月浮沉混太荒鵝鵲陣開青雀麗鯨鯢風斷水犀香
堪嗟世事承平久謾說昆明笑漢王

巡福寧城登太平臺

層樓縹緲五雲端山郭朝暉亦大觀小草漫分廉察署
空言慙負拾遺官戈船下瀨收春汛鐵甲歸營帶曉寒
極目洪濤何處岸群鷗無礙海天寬

武夷仙掌

曾聞高掌漢時臺幾見仙人駕鶴迴一片眼中雲岫迤
千年頂上雪巖開青天削處求丹藥紫氣迎來印綠苔
舒嘯已看閩海狹好將清露酌瑤杯

和王巾丞斗溟先生巡汎漳州懷舊二首

節鎮東南北壯遊樓船千里席前籌潮吞日脚魚龍嘯
氣肅天邊鳥鼠愁海濱偏知新雨露河陽爭識舊風流

設直

卷六

只今遼左多烽火都護還應屬虎頭

其二

丹心曾叫五雲端青瑣門前駐繡鞍百里春風惠調舊
十年瘴雨主恩寬窮鄉父老皆扶杖橫海將軍並築
壇漫憶興衰經眼事桃花仔細縣中看

喜茅孝若遊閩見訪

書劍携將謁武夷浙江秋雨送潮時關山一度無蜚馬
海岸千林有荔枝俠氣滿腔憂國計雄才全部擅場詩
慇懃問語齊州信爲報春深紫筍遲

七言排律

春臯卽事

楊柳依依護草堂，幾天新雨沃群芳。郊原本是雲爲屋，
墅圃還添竹作牆。細水平流通曲岸，高山遠照落橫塘。
遊魚潏潏搖池澗，啼鳥喈喈弄畫長。客子尋花過野店，
農夫編黍葺荒庄。煙霞作伴堪消渴，麋鹿同遊豈病狂。
但向杯中時引滿，何須戶外問行藏。憑人說盡安危事，
江上春風燕幾行。

遙遠

草綠天山牧馬驕，明駝飛奏羽書遙。朔方選士連雲谷，
細柳嚴屯出渭橋。都護豈多班定遠，將軍寧數霍嫖姚。
樓船直破滄溟浪，鼓角橫吹鴨綠潮。漢取玄菟曾置郡，
唐因高麗亦征遼。只無國士能書鴈，那有胡兒善射鵄。
輸將本爲邊防重，搜括還憐野竈消。但願諸公憂社稷，
稷昇平蚤建答清朝。

南內

掖門清切上林花，內苑春風御柳斜。閣道高傳丹鳳輦，
尚方先障絳龍紗。夾城蠟燭通天觀，遶渠蘭橈貫月楂。
賜菓函封諸戚里，頒蓮宣勅五侯家。千官劍珮香迎旭，
萬歲觴稱酒駐霞。金堂滴露紫沆瀣，玉簫吹徹動鳴葭。

采真遊豫朝開殿，抗疏希疎午放衙。喜起若還蒙召對，
不妨宮樹噪棲鴉。

西苑

燕山千疊擁離宮，銀漢西流太液通。禁籞沉沉雙鳳裏，
天街歷歷五雲中。華林細草春常綠，水殿荷花夏自紅。
北樹臨城看過斗，南橋飲壑擬垂虹。河庭近識黃金氣，
海嶽遙分紫貝工。時有羽旗齊柰女，更聞歌舞雜巴童。
門內使來調馬蹕，警君王勅射熊羆。願得靈臺頌奏瑞，
一歡榮萬方同。

春池聽潮

草池塘綠雪樓田，喧野水放長溝。朝分雨氣群朱鷺，
潮光宿白鷗。柳色依依彭澤上，桃花片片武陵頭。
三春浪灩瀾瀕寒，飛六月湫好向平臯收。汗漫
整間沉浮川，鳴谷答山逾靜古。往今來理亦倖，
非由聞地籟。烟波是處解人愁，江聲日夜亂鼉吼。
海橫流一釣舟。

江樓春望

名都城郭枕江流，江上橫飛鶴鵲樓。才子文章滕閣顯，
高人風節穉亭幽。西山暮雨連靈嶽，南浦朝雲湧大洲。
撫化不堪悲往事，登臨寧作等閑遊。杯傳白玉吳姬色，

賦擲黃金夢客禽日月兩丸驅野馬乾坤一點落沙鷗
帆開雪浪銀河動劍入星文寶氣浮舒嘯幾迴酣望眼
蒼茫何處是丹丘

遼事屢嗣志感

外紛紛赤羽屯中天氣象動胡門關西宿將崩殘壘
煙直上嶺嶺曲突不聞蒙上賞開邊妄意結私恩

筋曉凄切寒風斷角昏推轂有人專賜劍
無計請歸軒補衣漫誓封疆縮斬木還虞遣戍繁
松爲突騎催戰急故將逃陣作功論 君王旰食憂驕
虜可任遼河血水渾

數草

閩中海賊蕩平志喜

使者專符一路分行營時閱水犀軍令嚴敵角三更月
八廟韓門萬竈雲盜賊羊心歸買犢蠻夷納款淨收氛
而黃龍陣隱隱潮聲畫鷁群買舶聯翩天外至
公罕聞由來海然如田熟盡屏山君賴 聖
石檣架無人堪作賊登高有興漫爲文遼東兵馬何時
能寄語諸公早策勲

讀書堂稿十二卷（存卷九至卷十二）

〔明〕葉燦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五言古

○餐菊 此詩亦澹如菊

木葉紛將盡。氣候何悽惻。宛彼東籬花。獨耀黃
金色。幽香亦自妍。淡意故無飾。衆皆向芬榮。君
獨守靜默。挺然嚴霜中。孤芳別有植。恰與幽人
對。素心似相識。豈徒供玩賞。兼之資服食。可以
制頽齡。可以蕩穢惡。所以古哲人。餐之故不吝。

讀書室稿 卷九

豈無灼灼華。慚爾清貞德。

○江上吟贈何白夫

君家何處住。遠在皖江頭。門前蕩寒波。牕中見
行舟。柳烟帶長堤。花霧媚晴洲。對酒浦淑濶。垂
釣蘆葦秋。漁唱醒曉夢。棹聲驚宿鷗。沙鳥飛近
人。江雲滿浸樓。蕩漾川上萍。明滅波間瀾。放歌
天茫茫。兀坐水悠悠。乘興以出入。委身隨去留。
飄然人世外。儼蕩復何憂。

○初夏書雨

乍入朱明候。羣蔭麗以繁。煖日盛炎歊。焦然心
慮煩。微風忽洒洒。涼氣浸南軒。圖書有餘清。默
坐靜無喧。豈惟助蕭爽。兼得沃枯原。欣欣秀佳
木。馥馥逗芳蓀。五風并十雨。盛治古所敦。我
皇肆大赦。天澤共網緼。應時零霖霖。百物生無
言。普天齊忭舞。浩蕩皇天恩。

○中秋不見月有感 一種幽思 勝於得月

讀書室稿 卷九

秋氣何蕭爽。况復值良宵。家家樽待月。風色
以。騎玄雲。幕長空。高燭中。堂燒徘徊。青桂華想
像。嫦娥嬌萬里。一碧色。有酒何繇邀。長笛莫辭
吹。高歌莫辭罷。月晦有明時。年光去難招。且要
同心侶。永夜共逍遙。

、代作

窈窕閒房靜。綿綿幽緒長。何處是黃山。念之心
傍徨。明淑良可慕。愚蒙感垂顧。相携復相憐。無

朝亦無暮別離歲以換流光一如驚上堂拜姑
章回頭誤相與習習風吹初疑是佩聲散流水
有西東信誓空旦旦書來傳微疴我心類春杵
平復須臾間勿使憂如鼠微軀不足思惟願加
餐食但得玉體康不必憂良覲
、題孫鏡吾采真遊卷 神理絕似遠遊
汨汨塵世中韉鎖誰能拔智者香象力從容得
擺脫掉臂方之外尋真訪丹穴大藥秘人

苦得其訣何時駕鸞鶴遊戲雲天末回頭
人汝輩真蠓蟻

勉學詩 有序

勉學詩書之以勗士瑛亦見老夫期望與
世俗異而以世俗之心為學其學不誠惡
能遠到時壬申十一月念七日也

卓生天下士汝友實汝師眼如簸箕大手將雲
錦披前世陳同父今生韓退之自竣一門庭歷

之聲氣
平直
之韻

落以屢屢俯視一世人誰能窺其涯進前日不
御聞聲遙相思古今人同病久為賢達嗤李膺
有龍門登之捨凡卑景真幕中散千里遙相追
中情默有契道遠安足辭窮達有天命欲仁仁
在斯文章千古事白日青天垂加膏希其光根
深葉離離得道肥可冀叅微衷獨知初嘗似苦
硬久之甘若飴所以叅學人埋頭死心為三益
浸漬間勉旃慎勿令人何足道古人以為

四

朱九

七言古

○野老行

騏驎暴怒疾不可
電而不決裂警街

君不見城西野老皮骨苦前年薊門昨江滸南
奔北走脚無力北風吹面面如土少年意氣取
卿相只今三十成朽腐計拙無求妻子饑顛狂
反遭俗眼怒頭上之巾胡為乎腰間寶劍光模
糊醉來起舞歌聲麤白日慘淡浮雲孤鳴呼男
兒讀書萬卷踴躍流落有如此不如歸牧西山

豕

赤城行

哀怨竭盡天地為之低昂

故人家住赤城頭，故人讀書赤城樓。胸羅武庫世罕儔，家無擔石心不憂。雄飲百斛江河涸，落筆千言神鬼愁。左手持蟹螯，右手把吳鉤。自稱絕代豪，唾手取公侯。不然拂衣江海去，三山之上訪丹丘。安能怏鬱聲啾啾，酒酣耳熱高歌發。春雲淒斷成悲秋，鄉里小兒不解識。傍徨四顧

讀書

卷九

五

驚且悲。掀髯長嘯神自若，熟視世間皆鬻儒。不然痛哭復嘻笑，觀者疾之如仇讐。丈夫昂藏七尺軀，安能俛仰隨時流。相如子雲可為友，劉伶阮籍真吾儔。白眼茫茫向九州，拚教齟齬罷即休。夜光翻遭田父咤，天龍頗駭葉公眸。古來英雄寥落不合自，如此流俗悠悠安足謀。
○季襄君節玉成漢卿過訪同賦
我生三十太不偶，單衣短褐何其醜。面孔羞將

兒輩看。生涯甘落他人後，薄田一頃城西偏飯

牛。牧豕自年年，骯髒漫滅懷中刺。塊壘高掛杖頭錢，方生朱生與絕奇。一日訪我來茅茨，科頭赤脚走相接。長歌短詠同追隨，滿眼悠悠世上兒。風流爾輩真吾師，八斗五車無不有。詞鋒筆陣從驅馳，相逢但醉不須辭。安能齷齪常攢眉，君看古來豪傑士。千秋萬代垂虹蜺。

○贈玉成

快讀四詩兩公緒帶交情千載如見

讀書

卷九

六

君不見赤城山人貧欲死，破裙單衣混泥。中書籍數萬篇，世人視之不直一杯水。昨有一奴被人奪，生也垂頭袖手無力爭。不得狼吞虎攫氣力盡，使我聞之三嘆息。連朝北風十丈雪，俄豺晝嗥人跡滅。忍饑抱腹口微吟，男啼女哭聲哽噎。百責無辭子羽頭，三寸尚在張儀舌。丈夫失意不足耻，窮愁何必成瘡痂。君不見鴻漸木鳳棲枳，一日驟雲排霧羽翮高。烏鴉尚野涵

中天

○獨酌

此後與山蕩
蕩水深又是一種

昨日今日北風奔千村萬村黃霧吞山深寒重
○亦○雅○亦○奇○
兕虎叫蛟爭龍關江湖翻去年旱魃憂農民
雲赤日冬復春雨驟風騎天底意高歌獨酌詩
有神

○贈林郡丞長歌

峽稜判日月

武夷仙人玉堂客腰繫龍泉掌明月紫氣百

讀書生

卷九

七

波濤萬里壯生色天柱嶙峋青插天
門吹浪浪如山樓船錦席簫鼓震
巖虎軍聲島嶼翻陽侯失魄龍無顏
長鯨不呼毒蛇潛長江如拭淨渺然
但見昔時王氣輪菌鬱葱疑五彩
千載高掛東南天舒州之城如斗大
一日佐理十日卧玉枕春醪琥珀光
碧浦烟花錦繡幕對此翩翩逸典雄
揮毫把酒酬春風賦罷酣歌白日墮
大江月出浩呼洵治行文章世絕倫
薦書

絡繹上承明黃金紫詰飛中騎乞賈借冠喧吏

人豫章杞梓支高棟金鐘大鏞懸天庭雙向南

邦畱蔽芾卽看北極捧星辰燦也東西南北久

沈淪綉被感激肝膽真足亾長灑沾襟血舌在

豈是無心人長鉞歌來聲哽噎唾壺擊缺氣縱

橫莫忘鹿豕山中侶珍重麒麟閣上身

○嚆城別程孟陽

風氣浩然

雙脚偶然踏海鄉日日兀坐招提房僧送詩

讀書

卷九

八

愈開眼高歌拍掌神飛揚借問誰能爲此者
足新安程孟陽孟陽俠骨天下無千金散盡四
壁孤琢成一技三十載瑯琊歷下徒區區探將
溟海珊瑚老攝盡精靈神鬼呼率爾一面便肝
膽莫漫粉澤同無賴十日海風壓城黑兩脚沉
沉天慘色我愁賴君一破之逢君幾日又君別
吳門白酒白於雪與君楚歌聲烈慙慙莫措
眼前意跌宕古人必才傑感君高義長揖謝君

去他日江湖好相負

○初寒念邊戍

北風獵獵吹胡沙，十月邊城飛雪花。數聲悲笳
慘慘發，何處征人不憶家。漢家天子不尚武，祇
將戍卒備戎虜。時平不復從軍行，天寒深念枕
戈苦。裘帽金錢出尚方，寒邊頃刻回春陽。男兒
沙場死，不恤倚戈候月分。所當報，道匈奴勿犯
塞，多少健兒在邊疆。

讀

卷九

九

○唐梅臣給假省覲還闕歌

有序

余性迂僻，生平所喜與逸者，非扞扞風雅
之客，則披剝名理之友。其餘世事，不得已
強起應之，非其好也。南來部事稀簡，又寡
交遊，終日鍵門，與古人作對而已。一日梅
臣持其語石居稿示余，讀之風韻殊勝。嗚
然清絕如冰玉，照人無一點塵。當今不得
不以此事推梅臣矣。已而梅臣又以其尊

人自明先生所著書若詩見示先生抗志

林泉讀書味道，學宗文成，湛思名理有年。

溢為詩歌，特其餘事，乃知梅臣家學淵源

遠矣。梅臣久勞於王事，不勝其呿呿之思。

時給假南還，作此為贈。

夜來江頭老龍舞，掣電驚風走雷雨。語石雄文

光怪生，疑是天遣六丁取。唐君唐君何太奇，胸

羅星宿光離離。飢饉那管俗子叱，文酒慣與

讀書

卷九

十一

人期近來文壇殊靡靡，爭沿枝葉少根抵。天

文成喚羣盲，道德文章挾其髓。君家嚴父意思

真，二溪之後為功臣。玄搜冥探紹絕學，咳唾珠

玉真微塵。河有源兮山有巔，眉山三峰豈偶然。

深山大澤龍蛇起，興雲吐雨潤八埏。我向金陵

得識荆片語，契合肝膽傾。卓家園裏梅如雪，一

日醉酒千秋情。忽然別我秦淮渡，戲彩情深不

可住。九鯉仙源何處尋，南望千山萬山霧。

○露盤歌

辛未冬卓左車旅寓揚州逢有以碧玉盤
售於市者索價甚高云此漢武帝仙人掌
上承露盤也雖世代綿渺莫可辨識而古
色黯淡陸離儼然出土之奇珍非近代物
時思白董公舟過維揚見而賞愛之欲市
未果左車傾囊買之歸壬申冬渡江遠來
嗚我持以相餉余貧家素不蓄此奇異物

讀書

卷九

上

兢兢守古人不食為寶之戒而故人高
却之不得遂付士瑛收藏之因思良玉可
以比德才士併寓意焉以解釋左車半駭
不平之感為之作露盤歌

武皇昔日好神仙玉盤承露為延年須臾茂陵
骨已朽至今奇寶出人間碧瑩無瑕好顏色森
沉黯澹氣蕭瑟瑤臺瓊苑那可逢儼然鼎彝古
法物不知埋沒幾千秋題傳流落古揚州瓊花

如佛國
潘劍陽
光通照

觀前一目攝尚書咨嗟三嘆息千金高價誰肯
酬有如奇人才子偃蹇齟齬售不得卓生貪奇
兼好古傾囊買之來餉我擎來古色照耀人只
恐變化為光怪貧家陋室蓄此無乃為不可懷
璧致戒古所記珍重故人一片意分付兒曹好
收藏君不見造物之精華人間之秘寶天帝珍
重鬼神呵護千年萬年不淪墜

送左車雪照還金陵

讀書

卷九

上

卧疾經年不出戶白日如同黑夜度寤寐奇八
不放懷長江遠道何繇晤忽然扁舟破浪來
我深山窮谷隈伴侶携有名僧至吐語令人心
花開山城連日十丈雪饑烏欲死人踪絕燈火
熒熒照夜深談鋒四射射廣長舌吁嗟乎入洞之
蛆承糞之蟻滔滔滿眼如醉如狂安得爾輩牙
後慧庵言細語長相將示我以無生之妙義導
我以出世之慈航吾慕元公之子子瞻兮亦有

游目
展天表
似無依
向洋洋

妙喜之於張連性共命日摩星光未能免俗且
別去英雄回首不可忘何以發吾之狂言何以
吐爾之光茫尚冀化為孟之龍韓之雲四方上
下追逐共翔翔無使老夫離羣而索處有眼不
敢開有口不敢說愴怳仰天搔首以獨立四顧
無人心內傷

讀書堂稿卷之九終

卷九

三

五言律

○早春訪石浪上人 詩解

烟。煖。野。客。滋。悠。然。散。步。時。僧。牕。一。峰。下。客。到。夕
陽。遲。妙。偈。塔。松。識。閒。心。春。草。知。對。床。無。一。語。性
寂。本。如。斯。

○雨霽晨起

高。林。澄。霽。色。幽。戶。引。和。風。百。鳥。喧。松。杪。孤。雲。捲。

讀書堂稿 卷十

谷。中。春。容。巖。草。合。芳。氣。野。花。通。披。髮。臨。高。望。

隅。片。日。紅。

○館中

萬。井。寒。山。外。危。亭。睥。睨。前。嶺。松。圍。曉。霧。牆。竹。駐
晴。烟。小。徑。頻。携。酒。閒。居。但。草。玄。典。來。時。眺。望。花
柳。塞。雲。天。

○漫興 墨氣浮動

一。室。真。無。事。長。歌。興。轉。幽。野。烟。浮。竹。淨。春。日。亂。

溪。流。高。枕。苔。生。砌。開。尊。月。滿。樓。山。風。吹。戶。早。好
共。白。雲。遊。

○村居

結。廬。臨。古。道。移。杖。卽。荒。原。烟。雨。孤。村。暝。鷺。花。滿
院。繁。尋。山。依。鳥。路。乘。月。閉。柴。門。爲。問。溪。邊。與。裁
詩。向。綠。尊。

○抱病二首

抱。病。今。何。意。淒。涼。黯。自。愁。歲。華。淹。伏。枕。天。地。

讀書堂稿 卷十

虛。舟。鳥。下。孤。村。外。雲。歸。衆。壑。幽。世。情。吾。已。懶。適

逐。海。鷗。浮。

○又

別。葉。空。山。裏。孤。燈。獨。夜。身。交。遊。江。上。淚。風。雨。病
中。人。宿。鳥。翻。深。竹。豁。流。響。亂。榛。居。然。成。小。隱。日
日。白。綸。巾。

、送霍少府

何。處。神。仙。尉。秋。風。匹。馬。還。天。涯。雙。白。眼。海。上。一。

青山醉卧那臺月晴看易水鵬高蹤渺難覺紫氣滿燕關

○春夜

微燈明暮色積雪映空庭月迥寒烟綠溪迴春草青世情遠獨醒生事誤談經投筆看長劍環城風雨冥

○贈玉成三首

豈謂黃金盡焉知鬢髮稠悠悠湖海內總為酒

讀書堂集

卷十

三

家留到處皆吾舊即舊遊一生渾放浪落魄但無愁

○又

坐卧空房裏行吟澗水邊野橋山路細幽洞石泉縣鳥語風中斷僧烟竹外連偶然故人至對酒興翩翩

○又

之子淹何處今朝始見之乍逢一相慰久語忽

生悲世路看予拙生涯獨爾早放歌聊自適拂石共題詩

○春興

杜門甘避俗伏枕自經旬忽見桃花發方知二月春村農事早日日鳥歌新乘興尋芳去長吟醉綠筠

○同玉成作

放歌當落日散髮對秋風遂爾忘身世悠然卧

讀書堂集

卷十

四

竹叢蟬吟一葉散衆山空把臂同心在無為泣路窮

○幽棲

城直橫雲嶂溪迴繞石門竹松全覆戶霧雨半令村杜開成玄草看花倒綠尊悠然人事絕長嘯自山樊

○山居

幽靜

仙客鶴為壑幽人鶚作冠雲從牕內出山向枕

邊看高鳥青天下長松白日寒自甘隨鷄適不
敢望鵬搏

、寄君重詩 一種襟期英雄心折

君重於今日可謂詞人之梟哉情性驕寒
少所降下衆人皆欲殺久矣不佞欽其才
與之昵好頗似北海之慕正平也白下分
袂風流雨散立日玉成持其手書來政想
念中卽賦代赫蹏君重讀之將無愴然緜

讀書堂稿

卷十

五

袍之感哉

餘子何稠濁吾獨覓寂寞。洞花紅麗席村醪綠

宜飄似水交堪見如椽筆更饒望君腸轂轉一

爲問山腰

、遊尹氏園亭二首 娟秀

徑僻藤偏冒亭深日故遲水烟如織翠花樹總
成帷時鳥調聲巧嘉賓發興奇徘徊忘日暮飲
坐聽新詩

、又

松古門如列藤交徑不妨浪遊無近遠隨意坐
青蒼欹竹全欺座飛花故落觴晚來風稍起蕭
颯到陂塘

○回首 騷殺之氣如秋風颯至

回首十年事風塵皮骨存微名是何物壯志不
堪論偃蹇難逢世迂疎合杜門故人頗同調相
約灌家園

讀書堂稿

卷十

六

、贈龍我執 筆意灑灑

逸氣何翩翩風流美少年朝從燕市飲暮擁胡
姬眠走馬青樓下垂鞭綠柳邊平生愛豪俠對
爾壯心偏

○雜詩三首 令我欲喚奈何

忽忽隆冬至悠悠永夜淹綠尊他日興華髮近
年添有命看高馬無端只短鎌孤襟托詩句對
爾日同枯

○又 糕杆孤幹

霜雪年光暮。圖書夜色孤。窮來失肝膽。老至惜頭顱。酒熟故人到。尊開新月俱。淹留添燭跋。欹倒任狂夫。

○又

貧病人情嬾。逢迎幽事妨。晚雲寒聚浦。山月淨依牀。對奕頻燈燭。深吟費酒觴。護窓梅竹色。蕭灑到空堂。

讀書室稿

卷十

七

○疎嬾

秋到雨能報。伏歸熱尚欺。何曾俗物慣。只是畫眠私。竹鳥窺人屢。山雲送色奇。但吾遂疎嬾。從世喚愚癡。

○晚望

緩步高原晚。哀蟬萬木深。黑雲吞衆嶺。紅月訝東林。將老憂端並。多年病苦侵。浮沉底意緒。回首一長吟。

○寂寞

失意狂難盡。同心醉不疑。窮誰借。煖眼懶。只坐支頤。春入冰融早。山高花信遲。怪來就寂寞。莫是子雲奇。

○化卿君節過訪分韻得重字

紅塵背千嶺。白石寄孤踪。巷犬聲如豹。雲松甲似龍。素交吁契濶。濁酒借從容。徙倚高原晚。山山隱霧重。

讀書室稿

卷十

八

○贈君節

覓句必吾黨。開尊動爾廬。酒酣拚自放。詩法更誰如。山色春堆案。花飛午撲書。平生奇作僻。一任世情疎。

○將到河間 真率沉至

大風號白日。滿地捲黃塵。泥屋屯征馬。爐糕坐土人。天鳥下一聚。官柳着深春。兩度班班苦。河間到感神。

集 185—533

○訪玉成山居二首

日華疎雨影。松浪閉門聲。秋果稀仍墮。烟疊隱。忽明樹根逢。小坐澗底信閒行。盡日無人語。空林一鳥鳴。

○又

幽獨有情性。千峰爾一廬。點書山鹿叫。煮茗竹烟疎。余亦同茲味。何時定卜居。昏昏塵土面對汝意踟躕。

讀書堂稿

卷十

十一

○舒城倫道士樓

入夜暫休歇。勞勞媿此身。一燈孤照客。萬計失依人。何事不得意。誰能免食貧。只應茅屋下。端坐聽沉淪。

○觀音寺栢公房

客子無相晤。寒天古寺中。閒房凡坐掩。幽意與僧同。鴉亂日將夕。鍾鳴月在東。浮生亦如此。吾欲悟真空。

○漫成 清激可思

草樹交平野。雲光散夏亭。鴉鳴喧落日。蟲響亂空庭。竹色含牕綠。桐陰入戶青。徘徊還自笑。十載困談經。

、送別

慷慨荆高侶。悲歌燕趙餘。浮名淹俯仰。薄俗避焦漁。擊筑關雲壯。當墟嶺月疎。時來易水上。懷古獨躊躇。

讀書堂稿

卷十

十一

○得赤城書却寄二首

千里蒼頭至。書題欵欵真。冷官須仗友。拙性怕千人。日月白蒲筆。星辰管鮑身。莫將千古意。持向衆人論。

○又

赤縣非容易。于今當更難。徵兵幕府急。轉餉屋廬乾。衝地真知苦。閒居亦未安。逢人話國事。羞殺進賢冠。

○雨

最怪冬奇熱、今朝雨亦宜。亂雲過寺疾、饑鳥啄
○選○字○寫○出○雨○意○
堦遲亭午猶高卧、無人共解頤。那堪正漂泊、終
日灑如絲。

○雨後

毒熱愁無那、今朝得雨涼。似添雲樹色、更覺晚
○原○是○雨○
荷香。道路中年過、浮生萬慮傷。息機吾未得、沙
鳥羨魚梁。

讀書堂稿

卷十

三

○禁林春望二首

禁林佳氣多、望望復春和。水樹新人意、風花勸
○妙○
鳥歌。野烟通御座、煖日蕩池波。無以酬天地、光
華可奈何。

○又

物華與生意、御苑十分春。大液波逾潤、何如
○誰○能○令○春○不○自○前○
帝澤新。花開似望幸、柳拂欲清塵。無限小臣思、
何繇獻紫宸。

○玉署槐陰

仙臺不受暑、况此綠槐陰。托根已得所、散影更
能深。如坐清涼國、長澄冰雪心。時有五雲氣、霏
微到上林。

、玉堂作 穆然無奇正自勝

戊辰
山初
前後
然可
出處
疑

三年負譴客、此日忝班行。朝罷黃金殿、端居白
玉堂。友皆天下士、書是禁中藏。時事終何補、空
懸鵜在梁。

讀書堂稿

卷十

丙

○玉繩年式示感懷詩索同館諸兄弟屬和

因步原韻 質任自然
○感○慨○沈○渾○
江湖原有地、朝市若無天。眾口金堪鑠、君心直
似絃。山優手自試、鍾玉火逾堅。藉藉何須問、詩
人美不慙。

、又 大胸中

但索長安米、無言亦自憎。爾能當一柱、世已望
三能。未少傾葵藿、闕然起蔓藤。何曾書咄咄、大

笑向交朋

○又

亦知韃鎖外別自有畸人欲隱會坊市思歸不待尊空勞腐鼠嚇豈厭露蟬貧何事貪名者甘之似八珍

○又

同館諸兄弟無如我鈍頑一麾謝榮路三歲匿深山逐隊鶴行入冥心鵠舉開曠觀出處際了

讀書堂稿

卷十

五

不動人顏

○又

自縮漢庭綬幾垂荆水綸苦心楊子草不問汲生新進退非無據譏稱豈有因從來作佛事一任喜和真

○又 哀聲琤琤

纔謝漁樵伴來參鴛鴦行一疏明謗篋百感托奚囊易辨涇兼渭難憑雌與黃古今多少事誰

爲問寄蒼

遊金山寺 淡然已足自是古意

金山爲元公果公二大士道場宇內第一名勝余久慕之而未得一遊已巳冬南還泊舟瓜步江口相望咫尺造次一登書此識之

泊船見螺髻突兀水中央呼童喚舴艋飛渡問津梁今古雙開士乾坤一道場扳躋人世外天

讀書堂稿

卷十

六

海接茫茫

○答卓左車涉江相訪之作 有序

庚午新歲左車自金陵千里擎舟相訪高才久困頗不勝牢騷之感詩以廣之

訪舊輕千里年新共一尊足雖經屢別舌喜尚猶存才子無通塞時人有繫援君看古奇杰光價照乾坤

○題宣憶冲冊 有引

余東髮往來南中名勝滿目竟未得一編
攬時時挂懷適憶冲兄自皖來故人相逢
有此約而未果因其索題書此見意

鳳臺重聚首虎觀念同遊解組君何達緇衣我
却羞丹崖路未遍紺宇幾時周莫遣山林笑空
爲此滯畱

贈劉鴻漸

岩處多奇行當年親若翁直追尊宿上擺落市

讀書堂稿

卷十

七

廬中古道今何在舊遊條已空阿戎欣共語猶
得見遺風

贈程隱君

六十鬢無華松筠正未涯仙風司馬子俠氣魯
朱家烏巷堪藏卜青門好種瓜安能從杖履埋
照事幽遐

玉成山館作

閒居稱疎懶閉戶絕交遊惟爾平生好况兼山

水幽數杯各任性一壑對忘愁夕照牛羊外烟
嵐別作秋

○ 賦園詩 有序

雪夜談深左車以園居詩見屬幽憂卧病
之久不能作五更睡醒展轉枕上漫成二
小詩以慰其意然終是病中吟嚶語言之
不文亦是歌之不能成聲爾

一身天地客三徑竹松居車馬遠不到林塘清

讀書堂稿

卷十

六

且。踈。春。晴。孤。秉。耒。日。夕。靜。繕。書。妻。子。有。饑。色。中。
懷。常。晏。如。

○ 其二

心。光。映。寶。月。舌。本。吐。蓮。花。菴。傍。園。廬。起。佛。子。一。
爲。家。梵。唄。雜。山。鳥。寂。滅。殺。心。蛇。疑。是。龐。居。士。紅。
塵。領。絳。霞。

○ 贈雪照

好學有如此少年僧所難義深憑挾剔句好足

望。一。望。麻。草。是。千。中。龍。象。看。人。天。今。有。幸。法。道。未。摧。殘。

、乙丑清江浦贈顧韻發二首

舟泊青江浦、日斜捉袂時、乍逢慰久別、絮語驟生悲、世路堪傷我、孤衷將告誰、非憑夙昔契、若爲寫心期、

、其二

束髮宦情澹、放歸懷更開、長辭塵世侶、戟影挂

讀書堂稿

卷十

九

松隈人事棄無用、天年托不林、多君活國手、吾道未遭迴、

○攝山道中

遲客江亭久、乘閒攝頂遊、素心饒獨賞、勝事喜相求、徑曲望烟入、峰多逐霧浮、沿途意已愜、况彼到山幽、

○棲霞寺

感愴玄淡

雙峰護寶刹、萬壑散精廬、塔古延青蘚、松高上

碧虛累朝佛子窟、當日隱君居、何事滄桑感、無生理自如、

○早發棲霞一幅徽山圖

出門沙草氣、一路撲人香、山僻日遲見、秋初候已涼、離間數花赤、鳥外亂峰蒼、處處石泉激、猶疑在上方、

○弘濟寺雨望同圓海雪照作

片閣占江天、相將矚望延、雨風如娛客、竟日恣

讀書堂稿

卷十

十

狂顛出沒山、無定晦明烟、有權會心君、自取佳句劇聯翩、

○東照公

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鶴在鷄羣內、非惟衆所嗔、却藏殊有異、嘹唳若無人、短俗那堪語、長謠好共親、維摩今示病、莫問息言津、

○久早六月初六日中夜忽大雨晨起拈筆

東雪照上人

雨夜太平事。昨宵久旱心。一犁農歉淺。十日士歌深。柳濕逗簾翠。苔痕向簡侵。天私爾閒客。似爲勸高吟。

○予與左車不爲我點定文中字句。左車答

書甚辯。頗得文章家之訣。喜而有作。時乙

亥九月十日。詩題亦妙。

跳擲雙丸過。重陽總不知。穉孫催點課。幼女解抄詩。老病何拘束。乾坤一笑嬉。偶然開眼處。是

讀書堂稿

卷十

五

子送書時

○左車歸里省親。詩以送之。乙亥十一月二

十日。只似一小尺牘。

君才猶未遇。使我氣難平。歲暮將何去。寧親犯雪行。買書入吳市。訪衲出杭城。破釜明年計。翻濤看怒鯨。

讀書堂稿卷之十終

讀書堂稿卷之十一

七言律

○答吳客卿喜以中秋篇之作有序

客卿太史與余有髫年之好頗款款敦馬
下之誼庚子之役傷余流離不偶之久喜
動於色箋頭二明珠時時掩映懷袖間也
衡權續屬昔賢所歎如太史者為日星矣

尚偉深源覽蹟今古
海內人豪都當自廢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一

喜動高歌字字勾髫年意氣晚逾真虛勞錦服
被縉服實見塵身證法身病裏世情堪滿眼亂
餘天地會傷神頻揮藻翰延佳客莫負金尊勸
綠茵

○又

會將綵筆侍星辰兩度燕山憶所親司馬病來
愁卧蜀青牛歸去氣畱秦靜中禪悟觀俱妄世
上浮名誤是真清供長齋閒對佛應憐書劍滯

風塵

○又

予吟楚澤汝官燕湖海浮沉會渺然白首敢論
冲鵠志青雲猶記誓鷄年追歡轉見平生好
俗誰將意氣憐貧病詩篇堪遣興繇來文字不
離禪

○又

却拋銀佩捧金容勝侶香臺數過從朱戶宰官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二

元是佛沿江魚服舊為龍壇登坐覺空花擁飯
畢僧歸雲霧重君自慧根稱上首好傳妙偈接
中庸

○寄懷玉成二首

花裏銜杯惜未傾憐君蕭索滯孤城一春江上
靡蕪色半夜山中風雨聲劍氣迫連白日動
星高傍紫微明他鄉憶汝愁無極百里空縣
國情

○又

白蘋紅蓼滿平川、東望波光正森然、雨過皖山
千嶂、曉風生楊子、亂帆縣故人書、動三春絕久
客情悲萬里天、憶我漫憑懷舊賦、可無尺素到
溪邊、

○早春登山 王孟清微之響

看春且事少年場、度壑穿林興正長、徑轉松陰
連霧暗、崖懸茅屋入雲藏、青楊柳烟中色冉

讀書室稿

卷十一

冉櫻桃、雨外香、祗爲空山還解事、一盃聊醉野
花傍、

○春日懷玉成

東風吹雨漸霏微、不盡青山帶夕暉、竹裏泉聲
當戶落、簷前嬌鳥傍花飛、愁來何處啼鶯合、書
去其如過鴈稀、憶汝天涯頻極目、白雲晴色滿
芳非、

同玉成飲憶渡之

霜落寒空鴈影懸、閉門長自罷周旋、已悲失意

猶當日、况復同心隔、莫天、宇宙祗今吾黨在、文

章不必衆人傳、極知詩態窮逾好、何日酣歌對

酒筵、

○同玉成晚眺

連朝酣暢新篇壯、向晚登臨野趣同、城市樓臺
蒼霧裏、村家春杵白雲中、長將詞賦悲荆客、未
有聲名動漢宮、回首十年俱浪跡、祗今操瑟爲

讀書室稿

卷十一

四

誰工、

○同玉成飲 只似欸然對語

霜落空山木葉乾、一尊清夜共盤桓、風敲疎竹
山屏靜、月照高松草閣寒、文彩卽今堪虎變、風
塵何事只漁竿、銜盃對爾拚踈放、流水如今敢
浪彈、

○示玉成 此等詩方是無一點塵

鳳皇之食碧琅玕、何事年年枳棘盤、醉後雄才

高自許別來新賦好誰看大年欲向詞場結弱
歲焉知行路難最是好文偏漢主子虛何日動
長安

○贈巴生

一劍飄零三十春相逢杯酒即相親吾方愛鼎
尊傳膺世共驚龍不用真橐剩青鳥堪自老舌
懸白馬對誰論看人道路終何意好向江頭訪
釣綸

讀書室稿

卷十一

五

○憶玉成

山中來往故人車歲晏飄零見索居筆落還能
驚廣座窮來何處曳長裾白雲明月高曄曄翠
竹寒松老著書異日風流看頓減可能對酒不
躊躇

、雨霽郊望

窈窕高城霽色迴澹烟晴日亂亭臺千村漲水
連雲盡萬朵溪花帶雨開順性恰堪供伏枕時

名自合讓多才却憐諸子能同調安得長携共
酒杯

○晚渡黃河

卽境最真親
歷乃知其妙

驛路垂楊匹馬前風塵千里向南天山迴青野
孤城出日落黃河古渡懸鳥外片帆明遠水花
開萬井暗晴烟遙知到日逢秋色何限登臨濁
酒邊

、奉別林春池老師

讀書室稿

卷十一

六

吾師秀扶輿之靈體中和之氣賦心傳而
梓柯之詞人杜口辨河激而長安之談客
韜鋒雖智察秤象而道諮牧馬眷顧儒雅
弘獎風流堪忘北海之年輒倒中郎之展
蓋不特介貞問絹化洽歌穗而已燦以芻
鄙猥蒙徵祿豐肌骨於陳人發朱絲於枯
莖剪拂之德若履方輿而戴圓蓋維時薄
遊秦淮鳳臺在望龍門阻隔感知已之願

盼、蹤、跡、之、飄、蓬、張、先、生、之、舌、尚、存、趙、公、
子、之、客、安、在、撫、劍、色、飛、悲、歌、髮、植、汀、花、雜、
雨、片、片、牽、愁、江、柳、含、烟、條、條、惹、恨、不、揜、
昧、爰、綴、蕪、詞、庶、比、於、士、傳、賈、誦、之、義、并、志、
別、私、云、爾、

十載飄零卧故園。壯心寥落不堪論。才名豈負
南州望。薦疏深銜北海恩。俠烈未能酬國士。風
塵誰復念王孫。只今千里羈遊日。一別龍門倍

愴魂。

東玉成

清老絕無粉澤

十年裘馬慣飄零。家住西山戶畫眉。照眼花枝
催白髮。感時風雨按青萍。松扉竹徑誰相問。攬
蕙牽蘅見獨醒。幸喜故人詩律細。每傳佳句破
沉冥。

○秋日

千、楓、黯、黯、孤、村、暮、衆、鳥、冥、冥、晚、陣、同、欲、雨、郊、原、

迴、朔、氣、入、秋、天、地、易、悲、風、年、華、物、色、詩、篇、裏、嶺、
霞、蠻、氛、涕、淚、中、標、柱、請、纓、氣、不、小、飄、零、衰、謝、恨、
無、窮、

、同君節玉成中隱過伯孺館賦

庭、深、花、暝、全、疑、雨、山、逼、床、空、欲、起、烟、老、至、豈、須、
驕、彩、筆、朋、來、端、合、費、青、錢、相、憐、孤、調、悲、歌、發、並、
挾、千、秋、氣、色、偏、不、擬、風、塵、仍、浪、跡、拚、從、公、等、締、
良、緣、

○送夏伯孺遊杭兼謁章會稽先生

東南名境冠杭州。藜杖親扶屬勝遊。一鏡天開
魚、鳥、色、萬、花、春、合、霧、烟、流、雲、封、禹、穴、金、爲、檢、潮、
湧、胥、江、玉、作、樓、千、里、起、居、寬、縑、綵、慚、予、猶、滯、剡、
溪、舟、

○戴微之有吳越之游詩以送之

勝、絕、東、南、今、古、名、片、帆、雙、眼、豁、崢、嶸、黏、天、海、色、
晴、吞、樹、捲、地、濤、聲、畫、撼、城、女、映、越、臺、衝、客、宿、馬、

合吳影犯龍精未醉等項驚雷韻一寫吳囊錦
盡驚

○于明府築吳塘堰成賦贈

○片雲天柱峰頭黑亂瀑飛泉百道開驟雨勢吞
丹雘去破山雷護白龍來孤關隘束千巖峻萬
庾人歌兩波才北斗黃金循吏詔仙郎下邑豈
徘徊

○江上別郭元孺

骨重神寒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九

幾年不見勞魂夢此日欣逢慰別離親切一尊
依永畫飄零兩地感當時雲屯荒壘亭亭古雪
壓高鴻陣陣遲凍水木檣催獨發江梅岸柳費
相思

、夜坐

曉烟秋潦

三年漂泊仍棲此細雨孤尊坐夜分嬾性豈堪
牛馬走息機合傍鹿麋羣沾泥草木春生色繞
屋松杉暖護雲傳道東兵新戰死請纓寥落媿

終軍

○元夕山中 艷甚淡甚老筆老筆

銀銓寶燭終宵徹伐鼓鳴鍾萬戶誇走馬三更
曾放浪孤帆幾歲阻繁華空山往苒佳辰過隨
俗歡娛醉帽斜遙想城頭諸俠少踏歌聯袂擁
香車

○寄體中高恣之句

異鄉歡會王程促故國空歸旅病纏回首青雲

讀書堂稿

卷十一

十

愁浩蕩比肩朱綬笑遷延雙龍欲向中宵語老
驥長思萬里先不信文章終墮地懶將生事問
高天

、夏杪同玉成以樸坐齋頭作

尋常盃酌小齋宜榆影徐移坐不辭地僻儘寬
松竹色山深偏易雨晴期鐘句峽瀑歌相敵自
在簷雲意並遲最怪晚颼涼欲動朱明合是讓
權時

○左拱之自北移居東屋

由來北郭人稱子。今日東牆合喚公。不減榆枋壯史典。可知茅屋杜歌雄。三開羊徑應無異。一吸鯨川孰許同。好辦青錢市千斛。須教塊壘爲君空。

○江上逢石玉卿 閨麗

龍乳高江風拔林。何繇使得此中尋。一龍頭腹重依日。雙劍虹蜺乍吐心。眼底浮雲如浪跡。天

讀書堂稿

卷十一

十一

留今雨待披襟。明朝短棹思千里。涼月寒潮夜夜深。

○泊塘西 使我輒懷故林

匹馬殘冬憶帝州。今年仍作越江遊。怪來歲歲天涯客。何異飄飄海上鷗。雪壓布棚皆不渡。杯驅寒色強相酬。無情最是塘西水。故向愁人日夜流。

○早發鄒縣風沙晦真有作

曉發天低風色霾。中原混合莽黃埃。吞晝曉雙儀失。空激沙飛萬鎗來。仿佛鈞陶元氣沌。杳冥魑魅有無猜。泥封嶧嶺精靈古。指點何繇一上臺。

○抵彭城界

日煖肩輿夢不醒。眼開徐界認全經。春蕪野濶平鋪綠。高鳥天空忽破青。直北千城紆一望。逼南疊嶂列爲屏。黃河總變豐蕭色。魚鼈何人請

讀書堂稿

卷十一

十一

帝庭

、寄題朱太常園林

碣石滄江借不難。千章萬箇碧琅玕。花間白墮青絲舫。郭外藍輿紫攆冠。礙日樹交晴自暝。當牕瀑灑晝長寒。相逢莫怪如泥醉。齋禁歸來喜得寬。

、偶作 甚率甚淡甚朴正此好

科頭赤脚踏胡床。吟罷新詩咏慨慷。老向手中

貪一卷病從肘後檢諸方杜門流俗拚相態問
字何人好並狂舉眼天雲浮不定野夫蒼狗意
能嘗

贈玉成之閩 老筆紛披

送君遙向嶺南行粵水吳山萬里情白日樓臺
高蜃氣清秋風雨亂猿聲荊州登眺悲王粲梁
苑文章見馬卿醉舞龍泉多慷慨江湖漂泊愧
儒生

讀書室稿

卷十一

三

月下同諸弱弟戲

經年上國悲雲散此日空亭對月明萬里寒光
連積水千山夜色澹孤城鳩車竹馬憐諸弟華
戶蓬門愧阿兄第五頭顱看漸起不妨詩酒日
縱橫

京中示諸子

神骨落落不
獨音調高亮

青春並馬向長安詞客天涯把袂歡花發鳳城
樽酒暮月明燕市和歌寒越夷猶聚蟻蜂窠漢

將何須駁驥冠中外艱虞君自見誰人不道請
纓難

贈袁伯伊 字字實而能佳

黑綬蒼生意獨真三年雨露粵城新乾坤虎豹
頻垂淚出處龍蛇本自神傲吏豈容長綬冕仙
才端不涸風塵潛峰處處蓮花色藜杖芒鞋快
此身

贈戴熾卿 清思聊聊

讀書室稿

卷十一

十四

令弟即看響玉珂賢兄寧復久烟蘿年誰洛下
一生少才讓雲間大陸多萬卷不辭深夜破千
嬌時買好春歌莫輕油壁街頭過手果爭拋奈
爾何

允孚樓上新開北窓邀余與化卿君節共

之同賦分韻得山字

故人一榻小樓間新鑿書牕見北山雨脚晴崖
消更好雲根幽樹抱長閒平邀疊嶺葱青色數

破高賓文酒顏我亦僻懷貪勝眺便應學構代
躋攀

○送方君靜按浙 送詩得此故自起

今疑殺氣拋炎節始識烏臺動錦鞍此日東南
人避駕頻年天地虎爲冠抗章島嶼蘇枯色
灑湖山飽異觀大海泊空青浩浩好將詩筆闢
波瀾

○贈朱憲昌卜居廣陵 妖艷如藹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五

七閩才子住揚州天下繁華數此丘寶瑟金箏
妖妓酒名珠翠羽賈胡舟詩篇驟奪清聲壯客
宿長懸王氣秋莫向蕪城城上望吳烟隋柳喚
人愁

○九日同玉成尋披雪洞

重陽冒雨齊尋洞踏竹穿松幾度灘一挂瀑流
隨壁直雙開石峽倚雲攢摩挲細認苔餘字指
點全迷霧裏巒小榭屢移瀕險坐晚霞晴色引

孟寬

○晚同玉成小坐

登高覺剩今朝興拉飲明燈爾不辭挿漢峰巒
猶在眼親人禽鳥尚餘思茆齋秋影深沾雨菊
徑寒香細引卮無限歲華塵土送風流重憶廿
年時

、送赤城之元城任

平生研席最相親喜得雲霄竝致身恰我移疴

讀書堂稿

卷十一

十六

還故里逢君作令向京塵發劔新刃應無敵吹
律寒鄉合有春其謾對人稱俗吏城頭何限太
行新

○贈王隱君 雄峙浩渺如山如河

南床正氣南都重北極循聲北斗高共詫冰霜
跨等輩誰知砥礪有人豪世間賢聖藏眉賈天
下英雄在布袍寄語悠悠耳食者莫將軒蓋傲
林臯

○乙丑夏舟中作

勢人遷怒媚子承風、貝錦南箕、快意而已、
時事如此、夫復何言、倉皇買舟、飄然南下、
終日繁迴、在渚曲岸間、懸槌之指、無所置
之、偶得一語、便呼管城子掌記、聊紀一時
之事、俾夫讀之者亦可以觀世焉、

渾文忽爾落霜臺、說道清時汰不才、烏有子虛
成底罪、張酣李醉倩誰裁、千秋實定爲何物、一

讀書室稿

卷十一

十七

空來、
、又
公然白晝舞魑魅、突見平地生波濤、爲問功名

爾何物、送斷良心是我曹、蕭艾役肝芳蕙死、鳴
鼻鼓翅祥鸞逃、古人發憤棄世事、歸去南山高
復高、

○又

宰官模樣道人心、閱世皆空豈自今、久矣青山
猿鶴穩、空勞赤舌煨爐深、乾坤爲室從鵬蕩、世
事如絲其繭尋、麟士只云是卿展、直疑何必不
偷金、

○又

容貌甚朴如賈胡
懷中有寶玉氣

少年觀道老莊言、晚節銷心佛氏門、始信萬般
皆幻妄、何須七尺闕籠樊、將刀砍木木不壞、把
火燒空空自存、腐鼠漫將威鳳嚇、此身久已出

讀書室稿

卷十

六

乾坤

○又

無文字態有金石聲

渴死不飲盜泉水、熱死不息惡木陰、平生勵志
空自苦、不及夸毗多黃金、腐儒痴鄙不解事、通
人流動是知音、天意亦厭世眼小、屯顏亨跖開
其襟、

○又

陽甘鼠腐爲珍味、蠹據豕鬣是廣宮、流俗汨汨

盡如此。吾徒落落將安同。不逢許昌一男子。誰為吳門臯伯通。便居廡下亦不惡。高人烈士在其中。

○又 疑是寒山古佛

幾年富貴轉身空。記得元禪與長公。塵世迴頭苦不早。詩書送日未為窮。殷源畫字真多事。趙壹嫉時亦徧中。有債若逢須引頸。區區何必較窮通。

讀書堂稿

卷十一

十九

、又

一生安命只安貧。數卷殘書了此身。仍是蠹魚酸子相。虛稱金馬玉堂賓。人言王叔癡。非假自信。稽康懶是真。一任天公安置在。也無仇怨也無親。

○又 江淮河海天之與府

即看几席起。差戎得志休誇伎倆工。九鼎豈能迷沈隱。四休甘自棄愚蒙。射工一任含沙巧。號

房。德從。唯。食。雄。若。使。世。間。無。此。輩。怎。教。浩。蕩。是。天。公。

、又 直寫世變堪云詩史

常時稟擬出傳宣。此日中書聽自便。足見聖朝多解澤。頗聞賢相念煩冤。網羅四織無逃地。生死孤蹤實仗天。嚴譴總非明主意。覆盆空愧上公憐。

入都門時。南樂相公以太廟失儀為左食院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二十

所攻。南樂恨之刻骨。遷怒桐城。無端而門御史之疏至矣。常時疏送閣。皆有肯。是日獨無有。南樂得此疏。喜甚。云此渠魁也。亟當重處。崑山相公為余不平。而不敢言。聊城相公忿然稱冤。徑拂衣而出。南樂不得已。姑票閑住。已而命下。竟削籍。與南樂初意合。中外線索聯絡如一人。吁可畏哉。

、又

零落河頭河尾邊，
時謹開守符漁翁却靜便。
亂後青齊多曠土，
來豆麥慶豐年。
孤臣不作丹霄夢，
野老長譚樂舜天。

○又

舟中忽忽只愁睡，
睡起攤書作伴儔。
每逢奇事當佳客，
怕聽旁人說故丘。
閣挂石稜深隱樹，
橋欹漢曲淺通鷗。
欣然爲會林泉意，
除却高吟萬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事休

○又

故園烟靄碧巉峴，
勝景從來咫尺看。
山谷寺前崖百丈，
遠公巖畔竹千竿。
莓苔春踏花蒸洞，
石磴秋眠鶴叫壇。
却憶長安堪一笑，
馬通驛鐸雜衣冠。

、已巳夏王成奉命巡關特出晤督師訪問

方畧東巡直馳數百里而還得詩百首見

示作此爲贈

關外周巡暑不辭，
遍窺險要歷觀師。
稔知羽扇高揮日，
便是旄頭欲落時。
虜婦胡兒齊拜馬，
銀戈金甲護褰帷。
歸裝點簡無他物，
兩袖清風百首詩。

、已巳秋別同館諸兄弟

曉綴鷄班侍冕旒，
晝環仙侶領瀛洲。
優游文史儒臣樂，
安享清閒造物仇。
達士盆歌殊自媿，
高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三

堂間望倍多愁，
諸兄及早登黃閣。
小弟棲遲分綠丘，

、安順司理徐公闔門死難詩

丹心一片捧君王，
小醜何人敢跳梁。
滅賊未酬臣子恨，
全家爭赴烈忠塲。
雲昏日慘天爲泣，
身殞名留骨亦香。
在昔孤城抗強敵，
祇今誰數只睢陽。

送卓左車還白下

靈妙之氣

久困龍門未化鱗，遠來話舊感嗟頻。絕憐彩筆稱才子，誰道蒼天果負人。烟柳亂搖翠湧浪，雨桃爭綻火燒春。風光滿眼催行樂，送爾扁舟一愴神。

○夏至齋宿

聖人方澤所有事，百爾官師祇在公。道合地天昭答異，禮虔南北肅雝同。千章龍虎高排日，一派琅玕細奏風。靜院清宵翻自厭，不堪場隊着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三

袁翁

○○其二○○
何日焚他學士魚，又來隨例事齋居。陳三決不堪同俗，歐九惟嫌欠讀書。野蕩新荷紅底若，柴門高柳綠何如。故山政好不歸去，谷鳥溪花應笑予。

壽西竺師

登座談經四十年，雨花處處散人天。胸中皓潔

如空月，舌底翻騰似湧泉。此日醍醐同法喜，多生香火是因緣。只今花甲爭相祝，萬劫吾師一念前。

韓月峰以新詩見寄，作此為贈

騷人舊艷揚州勝，此地移官意若何。明月二分供酒盞，畫樓十里聽笙歌。人驚紙落爭傳寫，天與才多未折磨。滿把瓊瑤江上贈，遙憐綠水汎紅荷。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三

寄吳師每

宛溪一水接龍關，魚腹詩筒快往還。君已著書成萬古，我猶竊祿滯三山。某丘某樹惟思退，公望公才肯教閒。赤手好撐天北極，鋒車指日五雲間。

仲夏牛首值雨途中作

幾載名山擾夢思，約游此日赴佳期。寧能展齒辭今雨，貪洗苔痕讀古碑。是處烟林兼霧壑，恰

○送唐梅臣守襄陽

初以長篇入作此為
詩歌數萬言年足勝
化論南來馬首能相
攀蘭猶宿昔眼看頭角

襄陽名鎮古稱雄才子專城典不空詩句阿誰
當○孟○子○耆○英○若○個○是○龐○翁○千○秋○物○色○風○塵○外○三
戶人家雨露中定有勳名高峴首何妨池上醉
山公○

○病起

世○清○樵○不○裏○巾○關○中○偷○得○靜○中○真○讀○經○生○似○
珠○道○衰○慚○多○病○身○暑○冷○尚○嫌○官○是○累○纔○
鶴○為○親○若○逢○智○者○應○相○笑○汝○是○迷○中○更○

信人

○壽阮集之勳卿五秩初度勳卿時丁內艱
達○大○纔○及○學○詩○年○君○已○詩○名○天○下○傳○鷄○骨○慟○來○
聲○尚○咽○龍○章○織○就○句○何○玄○交○遊○共○想○摧○薪○日○揮○
灑○猶○存○畫○狄○賢○堂○上○大○椿○如○海○鶴○斑○欄○好○為○慰○
樽○前○

贈雪照上人

有唐

余以病杜門謝客久不讀中隱山人詩會

讀書室稿

卷十一

五

雪照上人來結制讀書於城西之別業棲
止與山人鄰並望衡對宇率爾休暢上人
一日以其酬唱之作見示洒洒然洋洋然
勝流彥會名語繽紛為賦此詩宗乘絕頂
養疾關門據槁梧憑他蟻戰只禪枯詩朋久曠
罕求輩道伴今來支遠徒疑義未須愁鐵壁鈍
根好與借紅爐芳鄰句法芙蓉秀酬唱知君興
未孤

○贈李葵陽

笑龍不顧餘物

豎義登壇不乏傳。驢前馬後也堪羞。睜開上下
千年眼。判斷禪玄兩。撇頭。詐舌。腐儒應自殺。披
毛童子欲何酬。空然有喙長三尺。對爾茫茫今
古愁。

○送王昆華太史赴召北上

燕中記接鷄班。日白下重參鷄誓年。以我流離
來避地。逢君劒履入朝天。義驅魯仲金堪唾。氣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三

鑠虞卿印。可捐此去撐雲須大手。幾人名字讓
凌烟。

○送孔玉橫宗伯赴召北上

南來一席春卿地。公相廻翔半此中。今日新給
求舊學。多年主聖眷。臣忠全憑斗。轉天旋。手好
奏西驅東。盈功飄泊腐儒何所望。蚤安農業罷
軍戎。

送陳丹樓之石門

如見城
頭姑村

莫湖秋爽送仙槎。驛路晴窗疊錦霞。城對鶴樓
搖晚照。縣通鳥道帶平沙。烟叢雨濕漁樵徑。風
煖香吹橘柚家。誰是文星今德宿。但能馴雉勝
栽花。

○送方書田榮轉宮詹還朝是時余橫遭家
難公以兒瑛座師力持公議

吾生陽九實堪嗟。五百君逢景運嘉。昔逐鷺鷥
同報國。今依蜚蜚仗通家。怯看亂後人情薄。誰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五

向窮來古道。賒未切洪爐。憑一鑄滿腔。戒月與
悲花。

○壽曹石倉夫人詩

憶昔金門通籍初。蚤聞賢淑繼修書。才高天壤
應銷恨。禮肅門庭果孰如。畫閣風清勤孟案。閒
林日煖御潘輿。佇看閭閻來青鳥。為報瑤池奏
步虛。

○送卓去病水部暫還越中

日午誰人交道可，殘天稜稜奇俠。
其人衆所傳，水部例應詩客置。德
應中源有菽，憑君采與善，何須歎。

發生

才人隨地便豪，一勢八仙氣如虹。能離
離餘子，徧把文章，謁鉅公。通家欵門，豈凡器，
上奉履真英風。牛步五車何足道，雙眼高，
前書堂稿

海

惠州差堪鼎峙

蘇子本眉人，古賢踪跡

亦有因，皓首一經堪自飽。朱

謙陳寒補破，奇豪事忽忽痴愚過

高才，爲在丘園，伯儒昭代

今是忠

名偏晦，逸老湖山道。陶尊手筆久，曾奇令子。
毛今喜奮諸孫，休論必復公侯理。靜者端然，
慧根。

讀書堂稿卷之十一終

讀書堂稿

卷十一

五言絕

○所思 夜半滴殘雨五字盡出相思

春草帶林皇夏雲生沙浦默默坐相思北風吹雨夜半滴

殘雨

○舒城道中四首

直率絕不雕繪

柳堰灣盤馬萍塘深沒牛蝶低兒撲掌鳥過客
回頭

讀書室稿

卷十二

、又

白鷺拳一爪捉魚窺水田無端恐行子銜得上
青天

○又

打魚齊貼網種菜密排籬楊花似逐客飄蕩任
風吹

、又

雨開多色重雲壓滿天馬防泥跌地牛疾晚

犁田

○卧病

俗事了不關終朝卧病閒斷烟出遠樹獨鳥下
澄灣

○發柳泉店

客路關多慮茲晨風更寒擡頭愧高鳥自在碧
霄搏

○寄懷

讀書室稿

卷十二

渺渺石城路茫茫淮水期寄書腸欲斷落日寒
風吹

、客意 高澹

猶是他山外行將歲暮天僧寮新雨後客意晚
風前

○雨

陰雨無朝暮條然竟日中老僧雙寂寂閒立亦
心空

與獨立君始
語同

送別

白日搖孤劍。青山擁去舟。相思天目遠。風雨五湖秋。
說得杳然

靈泉晚眺

遠體遠心
悠然塵世外。山路寺門斜。幽意閑棲鳥。高情對暮花。

暮花

山中

輞川遺響
野栗不須市。擎來有小童。落雲鮮色異。滿把碎

讀書堂稿

卷十二

三

珠同

飲玉成宅

瓦鼎柴門內。相看只舊知。貧依霜雪色。寒戀水雲時。
若○極○處○極○也○

雲時

飲劉聞吾園中

真覺無情有恨
荷風人靜起。水月夜深妍。坐此忘歸去。清光劇可憐。

送辜明府入

塗炭乃以智常聞。士說使君得其理。委地刃

不折

又

蟋蟀聲十里。政亦惡其譁。四野犬不驚。三老報

汗邪

七言絕

偶成

無言而有書意
欲南山雲黑。墮村辭春烟。柳綠拖門老。夫倦讀

讀書堂稿

卷十二

四

憑雙展晴雨陂農款款論

寄懷玉成

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一劬龍鍾道路難。漫隨風雨駐江干。可憐飄蕩

無相識醉倚燈前灑淚看

寄養玄上人

處處春花照客顏。題詩遙寄白雲間。沙堤日落
百○外○明○

人過少一片禪心芳草間

寄懷

字句之外懷抱無盡

別子溪頭楊柳春，忽驚搖落萬山新。茫茫寒樹愁雲外，江上秋風一故人。

○送王成

白馬翩翩美少年，彈箏擊筑酒家眠。一朝浪跡江湖上，意氣于今好自憐。

○送夏伯孺北上

黃金春滿郭生臺，千里爭誇老驥才。一朝得奉君王御，萬馬如雲不敢開。

讀書堂稿

卷十二

五

○陳春池輓詩

跌宕詞場幾十春，黃金結客未言貧。英雄此日成千古，一片俠心空照人。

、陳母輓詩

閨幃嘗自有奇人，天女繇來不樂塵。縱是文姝神廣大也，應難出定中身。

○春日

日日春風坐小廬，逍遙花下理琴書。繞澗寒烟

迷去鳥連天遠，樹帶長渠。

○送冉師之安吉州

不曾說別，別思甚深。

三湘詞客舊知名，匹馬談經海上行。倚劍白雲天日出，銜杯明月雪溪生。

、又

絳帷遙向越中開，三楚風流作賦才。日湧湖光浮卧閣，風迴海色落銜盃。

○偶書

反騷之哀，過于懷石，非深歷世境，不知此言之悲。

讀書堂稿

卷十二

六

王孫一飯謝千金，不受誰知漂母心。從來得志人情薄，何用區區責報深。

○又

翻雲覆雨眼中多，世事惟當一浩歌。堪笑劉君猶未達，滔滔作論淚滂沱。

○又

撇却泥塗據要津，別將肝膽論交親。由來富貴他皆合，幾箇羊裘問故人。

寄濟懷上人

把酒春風憶昔遊、却嫌塵世總堪愁、何年得遇忘機者、日日沙頭對白鷗、

同玉成賦 調笑得妙

寶馬金鞍光陸離、紛紛年少鬬容儀、逢人氣色太驕蹇、說着風騷總不知、

又 氣悲而豪風流絕世

大龍能使葉公走、野雉翻為楚客奇、但得三都

讀書堂稿

卷十二

七

張在篋不妨僧父漫相強

已巳舟中作

飄然長揖謝朝紳、乞得閒曹冷落身、生命自甘薄祿相、敢爭濃艷十分春、

又

人生如夢亦如電、四十餘年轉眼前、腸斷不堪

思往事、欲言雙淚迸如泉

又

嬾性從來不問家、男、生、女、大、豈、知、爺、淚、眼、全、枯、骨、似、削、祇、緣、殤、折、半、空、花、

又

雨打船篷淚濕衣、天寒一鴈影微微、不如往日

寓真隨上人房

偶來涇上問風光、為愛幽閒宿上方、山僧日供桃花飯、飯罷能繙經一縷香

讀書堂稿

卷十二

八

讀寒山詩

此詩露公詩骨足殿茲集

道人示我寒山子、始覺文殊是現身、坐斷世間文士舌、真詩端不在詩人

冬至齋宿

官舍蕭疎襍袂便、排牕老樹勢撐天、研朱漫點離騷罷、閒看枝頭松鼠穿

雜詩

何妨衙舍冷如冰、似此清閒幾個能、旅館無朋

須倚鶴異書尋買却呼僧

○其二

鳥薪向盡裝難至。白粲須炊載不迴。數喚平頭候風色。今朝江上幾船來。

○送雪照

方序

雪照南往。將往吳中請經。計程數月可了。佇望錫杖之還。好作息心之伴。書此為約。望羊僧是百千羣說法如流喜遇君。請罷經來。

讀書堂稿 卷十二 九
留滯快將急劍斬魔軍

為鮑元則題像

○醉像

阮公六旬劉公五斗。古之高人憐此紅友。

○尋山

丹崖萬仞翠壁千尋。可以放懷。可以達生。

○靜坐

靜處之人。帝釋諸天所共敬重。此程伯子所以。

嘆善學與

、游俠

不上秦殿不入吳宮。三尺在掌。意氣自雄。

、起舞

翩若驚鴻。矯若游龍。栩栩乎形骸之外。蕩蕩乎

宇宙之中。

○觀象

上古之世。天人為一。風斯下矣。人與天隔。仰而

讀書堂稿 卷十二 九
之誰得而新

、拜梅

石不可履。梅何可忘。孝子之志。古人之腸。

○沉吟

司空表聖曰。儒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

詩吾于元則亦云。

讀書堂稿卷之十二終

小寒山子集十四卷

〔明〕陳函輝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自刪總目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著

戊上紀遊

飲友人

七老亦避酒

寄許令則二首

答唐聖俞二京詩二首

再和聖俞二首

客椒自刪目

寒山一

贈曾波臣二首

題尋梅圖十二則有引

懷母

寄家孟

戲謝頻婆果二首

寒食第二日

逸之袖一橘

開杜宇憶內二首

代答二首

雨夜懷李不器

謝唐存翁老師惠墨四首

因報祈遠

黃魚十首有小引

新荷

無題

六月雨

客椒自刪目

寒山二

和牡丹詞四首

入西寺禪房

寄吳去盈四首

廣福寺

和拜峰樓韻六首

書齋偶成

春莫

過塔院

沈求如惠茶

謝寂庵上人

水墩

和唐祈遠十絕句

客子買油歌有引

附廣買油

客椒自刪目

寒山

客椒自刪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

木叔甫著

戊上紀遊

流寓無遊紀并州久當家弟兄皆里閭詩酒
即天涯客繫禾惹籍官容屈宋衙誰修烏鎮
志倘載赤城霞

戊上飲友人家口占爲謝

偶繫天涯籍偏多地主賢望門看竹飲走筆

客椒自刪

戊上

惜花篇短輅投於井飛觴促在筵當歌堪取
醉不費杖頭錢

七老亦避酒

七老竹林侶今來避酒人拳鉤頗得左罰盞
轉求憐願解醴侯印甘稱醉國臣明朝兩舟
約何處訂花茵

寄雲間許令則兼簡徐于室先生

車航強半載愁還悔以長貧歲月閒雙鬢感

時行劍外寸心懷友到雲間冬情耐得兼秋
草新句吟成只舊山許邁郵箋徐孺榻孤肝
如雪暗相關

其二

孤舟萬里一歸身鮑叔從來不厭貧泪在牛
衣愁問婦歌聞鳳板許窺臣能憐國士惟前
輩恐負佳人是下陳因寄尺書憑寄語木瓜
早已佩蘭紉

客叔自刪

戊上

荅唐聖俞社兄見贈二京詩草原韻

綠字題于黃絹碑飛壇誰敢禦偏師青衫怕
寫芙蓉泪彩筆欣披蘭芷詞八斗久爲君所
倍三車兼與佛相宜後身金粟將無是宮錦
由來笑苦思

其二

郭錦裁爲長吉囊千言吹氣總蘭香席前筆
走題鸚鵡臺上簫停下鳳凰錫以三都安且

吉輪其百榼醒而狂從來桐葉封唐叔
署君才部衆長

再和聖俞二首

阮車到處值轟碑潤入勞薪賴雨師桃以再
來尋舊侶柳因歸去選新詩萍踪自嘆艱生
計藿食何由止便宜珍重故交施步幄小巫
殊愧擬陳思

其二

客叔自刪

戊上

久知金錯避羞囊奏宇輪君號衆香佳句

霞飛落鶯旅懷彈月憶孤凰仙從閬苑方名
謫客自明州不減狂且茗齋前頻誦酒青萍
獨許引杯長

辛未孟冬客戊上曾波臣爲予寫小影

戲拈一

無謂詩中有畫也
前身彩筆詩兼畫此日禪心色與空齊物品
應藏研北避人家只住牆東獨懸此榻誰爲

客共浴乎沂點也風惟悴自憐猶寫照知君
筆底有神工

其二

窮轍無端借客茵却從擊水問波臣聊呼古
戍爲東道更喜天涯有此隣雪夜逢君初棹
桂秋風何處不思尊可知貧女難爲貌粉黛
于今愧下陳

題唐靈水曳杖尋梅圖 有小引

客叔伯制

戊上

梅何友乎靈壽丈人暗香一韻清

山清夢千株今臣靈水所謂伊人九英

映日一枝遺列國之君爰采唐矣是雅

剪桐主者劍外江南杯前鄴下花間官

閣驢上滿橋盡在關曾尺幅中先生冠

皂帽着芒鞋繫練褰手持九節青筇訪

春色于平蕪之外寒山有椒是其曲江

小友不可無題衍爲尋梅十二章比于

桐栢山頭贊嘆說法

庭雪初消水竟入室有唐君子鐵公第一勁
草疾風乃拈媚帙我所尋梅廣平賦筆

其二

妻惟法喜人在孤山暗香時來柴門不關有
客相訪鶴飛知還我所尋梅和靖樹間

其三

歲行暮矣垂垂江邊若爲看去海棠無烟浣

客叔伯制

戊上

花草堂其人寂然我所尋梅子美詩

其四

孤與使君歲寒之友而昔英雄題許署部簷

前箸落青青在手我所尋梅曹公煮酒

其五

世外佳人風流絕代索笑巡簷幽芬可佩唯

有江妃覩花之妹我所尋梅寶兒憨態

其六

橫笛悠悠日英倒射二十四橋給揚州假一

尊冷然吟咏其下我所尋梅法曹官舍

其七

拈花微笑赤松欲叅隴頭無信春在江南一枝互出神迹同探我所尋梅道光袖函

其八

冰雪爲姿在藐姑射綽約臨風誰家院宅省可遠山粧覓遙憶我所尋梅壽陽宮額

其九

南枝北枝冷煖何故尺五去天暗香瑤圃家近羅浮其心曰素我所尋梅九齡風度

其十

一斗百篇市上竟眠美調御手其島不傳綠英誰折花在酒邊我所尋梅僧贈謫仙

十一

却月觀前凌風臺外單衣不寒映雪臥在詩

思穩手誰詢鹽鴉我所尋梅浩然驢背

十二

思繪圖波臣肖象先生之風猶懸想像鐵骨千尋高山可仰我所尋梅靈翁曳杖

客戍上懷母

頻年飄泊一江濱岐路應非孟氏隣烏鳥屋前悲浪子赤鱗水後憶慈親五更夢亦驚投

杆三徙名真愧析薪總爲儒冠虛散水白雲
陽斷倚閭人

暮春寄家孟

別出揮江水于今猶未乾黑貂仍是褐青柳已爲官越語離家變姜心久客寒北堂懷菽采相勸慰加餐

聖俞惠我洞庭頻婆果小詩戲謝

金膏何處結石密箇中凝閭坂根移未剗江定詞曾如彈黃鵠卯恰映玉壺水上苑應

此梨酸愧老僧

其二

此婆何厭頗來自洞庭春損惠故人意分餘
紀女唇黃姑身是果小史字爲尊寶玩來禽
苦憑清渴也津

寒食第二日赴一友人之招

却將寒食比重陽幾度離邊黯自傷冷眼望
穿陶令酒熱心燒斷介推腸荀憐玉版禪能

客叔自剛

戎上

解花妬封姨信懶央惟有客餐知報德古人

先已佩壺漿

逸之袖一橘云武夷產也以贈姬人

袖來陸吉產于閩一顆春生妃女唇因予轉
添慈母思問他可識武夷人頻從柳毅書中

索却向休文掌上勻

休文有
橋許

身是木奴今有

偶龍陽洲畔

龍陽洲上
千頭木奴

莫生嘆

春夜旅中聞杜宇遙憶內人

江南夜半子規啼獨坐挑燈憶素閨一句五
更聽不得如何錯怪太常妻

其二

桃花時候雨相催杜宇聲隨客夢回記得去
年三月半夜深閨裡送茶來

因代閨人賦怨

蠶薄鴛鴦眠起四更春歸何處一聲聲江南想
是無他喚蕩子花間聽不聽

客叔自剛

戎上

其二

不報即知報妾知問他春去幾多時深閨夜
夜合愁聽斜倚薰籠燈未吹

雨窗中有懷李不器社兄于詩草後

走筆

挑燈孤坐轉淒然俯仰徒驚涉大川欲泛扁
舟奈風雨偶拈戲筆豈詩箋解人自媿匡丞
相醉聖常懷李謫仙賦得度詞還一笑鶴鳴

可有第三稿

謝唐存翁老師惠墨

一月三九幾幾何倒傾壺汁剗心多醉中好
蘸張顛影名下先貽陸氏螺拜賜立官玄太
守報恩長侍御馱陀尚書原有踰縻給願備
明公楯上磨

其二

誰將新髓寫真經一見封爲子客卿量腹應

客叔自刪

戊上

澆三斗汁濡毫却染半池萍獨憐陋巷餐埃
飯偏荷文壇惠石精從此草玄知守黑箋成
周子續上生

其三

黑松使者資陳玄千草都含得草烟筒內現
舊原有數管中窺豹已無全洞成真乙齊膏
醴留取丹心狀簡編化碧不渝青白志故將

貧墨中師傳

其四

自笑塗鴉日幾行恭承佳惠到書堂侏儒未
解松侯傳寶匣遙分大國香肯效心痴抄取
遍單愁腕鬼學書忙欲師班孟吞膏法吐納
皆成五色光

前祈遠兄惠我一匣未成報章適拜先
生之賜譜而及之

向承寶匣未能吞又拜珍函出逮尊大小許
客叔自刪

戊上

公饒制勅後先玄賞起陳言深慚墨客難充
數獨矢書生解報恩自是范公門下士藏烟
夜帳待諸昆

黃魚十首

客戍上初夏新嘗黃魚水鮮也不減故
鄉海市題作鱗品志其味與享我主人
共之

客戍上久海錯遠難寄寂寞老僧頭安閑

新婦臂庖人料作羹逆風吹至鼻知是黃魚
來惺然豁春睡

其二

海濱頗厭此作客獨懷之水夾雙鱗至春歸
四月時窮餐忽動指品藻得新詩一片壺餐
感嘗羹憶母遺

其三

異國新鱗貴盤餐不易供乍聞水魴品遂識
海船封柳線穿鮮頗椒盆佐午餐素心芬淡

口何必侈駝峰

其四

古戍初攜七殺風麥浪新白磁冰下玉黃口
海中鱗水國題佳品諸魚盡素臣異鄉嘗一
樹遙憶故鄉人

其五

近海艱生計惟欣海物芳兩潮牙僧艇三市

販鮮郎不用將錢買惟應換酒嘗黃魚窮食
品還作鮮龍湯

其六

水澤江城裏金鱗日日鮮小人原近市父老
亦親賢置榼時供餽忘筌起羨淵蠹魚生計
拙欲上販鮮船

其七

但在江南住河魚候足厭桃花肥到鰕荪
和於鮎食譜宏諸醋羹調用少鹽百鱗俱可

口清賞此中兼

其八

我以饒爲性而無錢作神半生攜七筋每飯
擾交親蟹澤思張網漁舟欲卜憐羨他黃似
酒長鉢不愁貧

其九

水族多佳旨江魚獨擅場素心調漑潔澹色

入羹香只作金鱗買原將石首膏河豚堪一
死聲價未相當

其十

味能兼衆鱸色亦映新醅但得時時有何妨
頓頓來供厨烹尚潔遠海價高擡覓句酬賢
主深慚賦物才

新荷

出水自嫣然娟娟小復圓笑浮西子靨嬌動

洛妃

或上

洛妃鈿未可裁爲服還空擲作錢不知花發

後心苦得誰憐

無題

月兔春夢素心孤三種情痴一酒徒新病何
人爲七發偷閒肯作寄詩無

六月雨和存翁唐老師

科頭仰天叫炎祖閉戶搖扇如逐虎瀉水注
瓦旋復乾不知海斤桑田滄儒者自耕一片

石小民大命依禾黍競說甌炊山鬼熟猶聞

殪炙鰲人脯此時欲戰南方丁請借太湖三

尺許夜見豐隆捧帝符直遣奔號促電母銀

漢漠漠噴作濤毒龍舌向雲龍吐風伯驅車

揚黑旗赤鳥戢翼不敢舞陰兵百萬擒驕魃

天門邀賞亂撾鼓便欲上疏夏造水暫留北

神司酷暑安得雲將發新檄十刻一風五時

雨田婦回舟載桔槔收重荷笠鞭水牯我儕

客散

或上

曳履歌楚茨木田硯田雨得所 帝曰下土

勿復憂已勅傳岩作霖汝

奉和存翁唐老師春暮看鄉居在丹時

聞寧遠之捷

莫問當年白馬盟洗兵早已放初晴上公自

應姚家瑞春色新歸水際明承露一杯惟酒

聖感時雙泪豈天傾拾遺咏物非無謂可是

長纓易臥槍

其二和聖俞兄次韵之作

春園何幸結詞盟幾度江干量雨晴一本千
金人所羨三章七寶爾偏明香生水閣春常
駐價入文壇國可傾自是長卿饒賦手筆花
又見檻旌槍

再和存翁老師賞花沈道士閣中

乘車載箬共詩盟有脚陽春剛及晴紅粉向
親回道士青詞新譜蔡端明能行一朵花俱

客叔自刪

戊上

醉且對千帆酒盡傾謾憶舊京歡賞處馬蹄

塵裏看機槍

又和聖俞之二

瓊島飛來問舊盟千章閣上護烟晴誰啣野
鹿三花獻忽現寶龍五彩明往客呼君仙是
謫誰宮選我潛先傾枝頭入夏榴如火肯賣
消脾願沽槍

入西寺坐滄池上人禪房

上人稱好客供茗有蒙山竹筵花千本禪房
月幾灣清齋餘佛債小像頌僧鯨屢許畱閒
話松風政却閑

答

君言別去忽已度花朝美酒邀誰對佳人
阻信遙世情真咄咄吾髮自蕭蕭寒色江南
在途窮不賣貂

客叔自刪

戊上

其二

江樓一輪月夜夜伴幽人攜去照空谷清光
映客隣聞揮長柄塵更坐亂花前小別
憶純蘭雅足紉

其三

邇來詩興好盡日作長歌不苦無人和其如
遠子何買山堪獨往栽竹好相過入夏先愁
暑新衣欲製荷

其四

野狂今善病亦不負芳尊客去堪懸榻貧來
只閉門案頭書善蠹窓外鳥能言寂寂供人
笑遙窺董仲園

廣福寺

俗名東寺供昭明太子爲伽藍

伽藍招帝子恰伴沈尚書沈爲西寺伽藍碧澗通池
細丹樓入野虛鶯花春世界蒯緱客居諸事
事輪僧快臨淵食有魚

客秋自刪

寄和聖俞彥方拜峰樓原韻六首

新築寒山類谷居旗亭未咏壁蕭如閒來籬
畔倩窮友典到杯前莢芊渠憶汝梅花開隴
首懷人桃葉入詩餘江南勝有相思夢無處
呼童問鯉魚

其二

人居五柳簾瓢獨宴如雁足乍
寒自笑貧逾

甚三創遙傳興有餘回首爾時那復得江干
空老盧青魚

其三

昔年借住浣花居此日山河已邈如賦手幾
能因狗監文心徒有怯犀渠鼎分誰敢執其
耳波及皆由君所餘髭斷吟成堪一笑何人
緣木更求魚

其四

客秋自刪
安能鬱鬱此中居對爾先傳我不如逃酒不
知天在甕簡昔猶愧石爲渠量才共羨多多
許索處誰憐寂寂餘尚有舊時長缺在敝裾
無處一歌魚

其五

拜峰樓上何人居登樓脫帽先頽如舉杯欲
罵灌夫座引水更決強公渠此時遙知驚天
聞古賢不肯問餘君自任公約詩手却走

敢稱海大魚

其六

木也新題伴石居詩客飯顆瘦無如愁來閉
戶能旋賦疏堂樓總讓渠疏事不堪酬沈
約定交誰復勞陳餘遠書近狀都難舉欲贈
菜蕪釜內魚

書齋偶成呈沈彥方一笑

偏愛高齋竹蕭蕭不數椽坐皆闔沈韵床故

客棧自刪

匣朱絃八斗荒堪醉三杯旭好顛便應題白

社臣亦李青蓮

卷之八

猶有留春香泥月影看落花絨別恨脩竹
報平安消息惟三遞催人是兩丸洗愁無快
策急喚酒三乾

仲春過塔院上人寂庵沽酒兼留予浴
因走筆書浴禪行以贈

家住寒山近山頂上有曇猷滌腸井至今井

傍青草生云是素心留素影我欲稽首問古

德雁過長江原無跡何人復畫面壁圖何人

又鋪禮拜石昔日許山洗其耳正恐由耳汚

虎千鐘顏子瓢無心任運總如此去

竹頭出天台偏舟遠過茗溪來溪上主人

作客途窮一身皆塵埃三戰三北可奈何

雄心無計挽天河
犢鼻長竿腳自掛
磨刀取

審教有刪

水鳴咽多因卜讀書寺邊住寺是照明讀書

處相逢寂公年六十面日本來有古意車前

憐我學阮哭却沾斗酒慰倦懣引入禪關曲

徑陞石灶一席堪洗沐僦家之水名八功今

得戒薰洗塵容許所以水作佛事口占一贈

月為童。往昔有佛名水天。教人專習水觀。禪

若遺忘儻心未了飲灰三斛那可消師是自

蓮遠公後獨爲此明開邪酒只此洗盡老婆

禪以後不須攢眉走世人但解蘭湯浴上已
花朝歌曲局驪山溫泉驚羽衣漢室寒泉浸
明三云心覆則高反野狐總擔徐六板六
別七尺之軀三寸舌由來皮相天下士
中正好觀駢脅願將此水且復留爲子并
洗黑貂裘轉瞬道場四月八重煖殘湯續舊
遊

茶叔月制

沈求如惠茶併謝前酌

消渴相如久廢詩開門銀鹿餽哥磁斜封印
在仍三道小鼎濤生正一匙茗戰間中無俗
事松風寂後有餘思多君不倦緘題使片紙
兼酬金屈厄

客戌上每過塔院寂庵師其主人也齋

後賦謝

客過并州問主人真僧古院兩爲隣燈王座

下稱高足繡佛齋前署素臣洎宅何年容小
隱繫匏此地得長貧淡齏舌底思兼味可有
鹽羹千里尊

游水墩

烟水環村郭誰添波上臺似登孤嶼宿如過
落星來雨候千帆泊風前一雁迴年年倚高
閣龍妹奉霞杯

酬唐祈遠社兄原韵五首

茶叔月制

何處飛來筆底花仙人贈與野人家歐陽作
贊東坡註李白由來語帶霞

其二

久驚姓字滿區寰天際真人未敢扳時向旗
亭書一絕白雲早已奏雙鬟

其三

千古文章只自知打油何敢和佳詩等來楊
孔叟才子只好充君帳下兒

其四

市上碎琴慚絲絢
爐邊漉酒負烏紗
頻年匏繫西園下
可是詩人在浣花

其五

莫論方趾與圓顙
欲向壇前拜大巫
久矣唐音堪鼓吹
不教越客下吳歊

又和祈遠來韵

十載玄霜拂劍花
往來茗雪學浮家
半瓢偶遇唐居士
留飲天都五色霞

其二

第一名流歷九寰
嘯歌無處可躋扳
新詩空字驚殊色
夕秀朝華映曉鬟

其三

士有貧爲鮑叔知
惻惻陽五未工詩
遙聞座上如雲客
可有陳言付雪兒

其四

後身枉自推金粟
前席何人設絳紗
擬逐馬蹄過駿市
與君同看曲江花

其五

麟趾與龍顙一語
峰高十二巫更喜交
收下里採風今已及
巴歊

客子買油歌

有小引

客子夜無油
且遣僕夫出而買于市市

人嘲僕夫怨客子
愀然不樂矣昔聞仲

客核自刪

一叔不欲以口腹累安邑
則叔道人豈肯

以寢興累居亭耶
因寫予感佩主人之

意如此并以志予之
十年來苦窮途也

故知我者曰買油歌
不知我者曰打油

腔

久矣哉天地陰翳之氣
掃不開山河漸漸生

劫灰帝子銀河暗
中織罷風吹落屋塵皆舊

煤聞之尼父手提不夜燭
混沌赤日再爲浴

遙想在陳絕糧七晝宵餐火無烟應早宿以
此有佛出世號曰日月燈燈煜日月之所不
及爲明明漢官日暮新傳熾楚子筵前赦絕
纓猶有餘光分與東家貧女紡悵悵平夜雨
短檠吟經生我爲此情潛焉出長涕大恨飄
零李白不解事古人秉燭照夜廬肯向花前
作遊戲曾記更生較讀天祿閣文光燭天天
帝愕夜遣太乙神入下九霄燃取杖藜慰寂
寞客子濕涕發長嘆世界由來如此難憶昔
少年場中學裘馬輕與兩儀擲兩九自誇大
夫拾取青紫如反掌誰知今日空彈冠空彈
冠心未死十年不問是書生一日致身見天
子爲此獨憐天台上母乃寂夜傍琉璃映
門壁隙中窺日管窺天縱懷牟尼寶藏無人
識見說王氣今在三吳七澤間躡蒼龍機辭
故山家道主人憐我困留我南園同閱關送

旅居亭詎難絕男兒有胸許知己千金報母
眞薄夫不念遠迎西江水坐來懷古歌伐檀
彼君子兮羞索餐感佩主人情如此敢復屢
屢借燈伴夜闌夜來暗中徒摸索曹劉沈謝
俱淚落相逢各道未遇時千古英雄盡落鬼
目遣僕夫出買油空囊羞盡無錢留市子對
僕笑其主何不尋春學蝶遊僕歸却訴市上
言我喜市人反達觀顛毛種種已三十雙脚
猶未到長安長安燈市萬家火長安燭城侯
相刺史書修道金蓮送歸學士院未遇之時
亦一我買油不如買一醉烏有先生堪伴青
州老從事長揖笑問高帝何如土內夜挑燈
眞世諦買油不如買竹床北窓一枕傲羲皇
匡衡抗疏功名薄何必鑿開東壁引隙光回
首北堂之上母老矣倚門倚閭望遊子不思
十載機杼紡織油每夕傾入孤燈勸青史青

史功名在何年母恩未報難酣眠昔人窮途
好慟哭今日床頭私自憐自憐七尺身不向
遼東化爲燕照耀簡冊爲忠臣自憐三寸管
生花未竟身未泮半生只有嵇康懶自憐自
笑還自訴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志耻與臆魅
爭此身誓爲儒冠悞不信儒冠解悞人同學
少年半朝紳試問當年寒窓下歲買心油幾
百觔乃知貧者士之常冬雪案夏螢囊血流
于股髮懸在梁三年揣摩成可以出而說當
世之王我以此心頓發十二大宏願願取人
世華堂歌舞燈讀盡古書千萬卷願啓秦皇
壙中人魚膏變成銀缸供高燒但願義和遲
但願造父疾魯陽之戈何天外上繫萬丈長
繩返白日東有啓明西長庚願化二珠懸黑
室願如高僧頂上發寶光願如玉女雲端走
電芒願登太階調玉燭願作紅雲捧玉皇

願油井開爲海大庇天下苦心之士加五乘
十願客子他年成佛時長在燈王如來座前
爲道師有願誕不敢匿安得焚書一把炬火
盡會頡小兒鳥官跡更有大願始圓成但嫌
客子人微而言輕願將天地陰翳之氣一掃
清一統萬年歲大明古云不生尼父如長夜
怪得結繩之世無油賣木生作此買油歌豈
比齊諧空志怪

附錄

春夜讀本叔買油篇有感因賦又買油以
自廣兼呈同社諸兄 陸法璣 字用齊
噫吁嚱何手觀哉火德陽照照不窮得幾
二普泉紅麗于木明于空無脂亦醺積薪
罔功天地爲爐萬物同巨靈護之鎮離宮
赤帝麾鞭馭燭龍憶昔燧人王天下手握
朱輝未盈把火師以火紀其官編轍燭焉

布時夏窳封能作五色煙關伯分之佐中
天怪來祖龍風烈烈爲爾豎儒拈出無字
禪世間何物最可憐日取官骸肺腑相熬
煎七尺之軀輕一葉藜光點點半明滅冷
燭聚濕螢晶輝燦瑞雪漢子喃喃苦讀書
紅英剔盡聲未輟聲未輟意何似半部論
語佐天子石火勲名豈久燐架上星郎幾
乾灰燼禪居士素猖狂夜讀水叔買油章
客反用
山河大地俱頻燐奈油分染滌衣裳古來
聖賢皆命薄火宅之中甘寂寞筆葉紅開
白玉函墨池玄映青油幕十二大願願願
奇如許光明應錯愕應錯愕我却走愧殺
當年誇八斗欲貯蘭英十石澆君傀儡腸
欲煮旱虛百片漱君錦繡口初讀君爲舒
再讀膽爲壯三復悠悠廼我思孔璋之檄
不足尚滿殘燼落肩浚房陣陣飛霞遶玉

床有時得意置中堂白榆芒掩月埋光吁
嗟丈夫奚所不自遼世途眼孔任青白一
擲輕麾百萬貲一吸醺鄉酒歡伯索照扶
桑海作油目光炯炯如電赫南極老人贈
我一點旣脂燈嚇奪種種邪魔遁沒波底
無踪跡君不見安公之冶與天通紫氣煌
煌射碧穹又不見枯魚之脂好安逸紡績
對之反如漆勇士奮今油從舟中藏賢人
典今火向井傍出願君勿慕積油名湘洲
刺史徒營營願君釋卷無浮湛休文勞生
油爲戒爲君且續及買油酌髓龍膏不可
求武庫萬石油藏致燐燐蕭丘千里火炬
歷春秋化雀今何在丹書亦不留除某公
燃燭之癖解孝標焚鬚之憂天奪燁兮未
昭地沈熒兮俱幽我有金燧一九在密藏
太空頌頌絕纖障內陰千層衛其胎但恐

老魚瘦蛟竊去海中放我有靈液數斛歸
丹田華蓋爲薪照百年緊繫鎖在玄通竅
但恐妖狐怪獸吸取爲野僊打破琉璃盞
卸却珊瑚珮炙心透頂名三昧佛祖傳爲
不夜燈百萬火首金剛俱現在入火不焦
入油不膩名不能燔我胸利不能灼我志
此燼無人噓此油無人試構一隙照胆園
張一床映身幔袖携明月侶倖倖鴉火西
泚度繩漢黝墨以閱世界嘔嘔而神不亂
木叔兮木叔兮火穴油囊用自饒奚假蘭
膏燭青案

再刪總目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著

茗上紀遊

出北新關二首

登車蓋山

慈應寺尋李端木

峴山和劉韻

再過峴山

載酒逸老堂

泛舟碧浪湖

峴山次蘓長公韻

浮玉

韓仲弓載酒

浮玉泊舟

袁胥臺讀書樓

夾山漾

小棹尋酒舫

草蕩漾泛舟

馮公翥招同泛

道場山次楊廉夫韻

掛瓢堂次蘓公韻

吊孫太白

卞山

暮春登釣魚山

昇山

登何山讀書堂

孺山

黃龍洞

訪陳公懋

登毘山

法華寺和蘓長公韻

過仲長齋頭卽事

聞有

秋夜讀書蓮花庄

借琴譜二首

復送冷則

贈董遐周

霜月獨步

客椒再刪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

木叔甫著

茗上紀遊

與陸分茶社從張覓釣洲一瓢無處掛三徒
不成游婢有機青伴名隨李白謫湖州問司
馬金粟在前頭

出北新關時聞權禁甚嚴

往來茗雪混居諸篋底殘篇幾卷餘
續禪不堪稅額貂裘猶自泣征車草存未進流民
表筒載其空下國疏倘附計圖叨上獻願將
藿食佐軍儲

其二

南新關對北新關四路征輸兩不開酒榷難
逃呵醉尉詩通恐過稅愁灣船頭大榜珍珠
載篋底私藏水月綸津吏不妨來索看對君
一笑是青山

登車蓋山尋趙文敏公表不得和山人

詹學韵

處處遺阡覓殺青到來鬱障列空虛

牧前朝墓草樹荒烟舊守亭

晉太守殷康亭址在山頂遊

最從來能濟勝過江怕說是傳經半山長嘯

無人識目送飛鴻入杳冥

棹舟慈感寺尋李端水

寺到湖偏淨川觀佛較雄一臺鷺鷥影匝月

松栢

芰荷風有客稱開士乘閒卧梵宮沙頭呼小

艇相對話飄蓬

登峴山劉國師韻

湖州亦復三山俯仰登臨懷八寰叔子故

如銅雀焚椒生新自石梁還乾坤負擔人餘

幾雲水多情雀未開且向窪尊傾斗酒碧波

相對浣顏顏

再過峴山復次前韵

長愛臨流江上山不煩揮泪憶區寰鶴同刻

子乘風至仍約鴟夷載月還草際殘碑誰頌

德亭前逸老已投閒所嗟雙髻飄零久去歲

丹楓笑容顏

友人載酒逸老堂再用前韻賦謝

羊家峴首涕牛山此處攜尊俯曠寰從古爽

鳩畱券在却教雍乙抱琴還壑丘自謂于人

過風月誰能藉友閒誠意動名垂竹帛暮年

松栢

無計駐紅顏

泛舟碧浪潮

竟是山陰鏡風來添浪花無船不載酒是漾

好浮槎桑柘湖州產烟波釣叟家閒將登峴

泪斟酌染流霞

門人鮑君平招飲峴山次蘇長公古風

一首示之

峴首憑高郭蝶色映天青孤嶼浮空際遙峰

入杳冥叔子故自佳何如江上亭荒丘埋過
老當杯傲晨星後生崇明德無爲堅白鳴

浮玉次徐幼文方伯韻

不知誰氏璧一片落平沙艇可尋蝦菜茵堪

陽花驚鷗家遠近蘭藻渚橫斜文筆猶堪

花露霞上墨花

韓仲弓載酒招同李端木陳校書泛碧

浪湖

各取南

衆妙隨緣集清尊枕浪流酒人差上戶花事

典前籌有女雲同泛飛觴玉共浮野鷗知客

意吾道在滄洲

浮玉泊舟和董潯陽宗伯韻

大地俱于鰲首浮何論水國一孤洲蓬萊島

宿空中影河漢槎懸天際秋應識滄流明月

渡正如人在木蘭舟河邊繫纜尋芳草却望

高山居上頭

過袁胥臺讀書樓

文士書當讀常畱去後名何山傳太守古戍

與昭明負笈游將倦浮家浪有聲不知千載

後辛苦幾孤檠

其二

往役眞豪舉長流豈夜郎龍蛇藏古壁燈火

宿山房老我書無用何人姓有香碧紗今已

矣乘興生胡床

各取南

夾山漾在衆山中宛然一鑑湖也予泛

舟至此悠然樂之有賦

是漾皆能蕩無山便不佳百峰環此地孤客

映層厓酒棹兼蘭棹天涯又水涯醉來倚一

鍾隨意個中埋

與朱自超覓小棹入夾山漾尋陳校書

酒舫

差將西子比竟與碧天連水國湖稱霸溪山

正入仙因君尋酒伴一附載花船秀氣猶堪
挹波心聞采蓮

草蕩漾泛舟

草樹連波影風烟襍水天偶憑山作界閒借
酒爲船造物初無盡芳洲別有緣頻年河朔
飲未若此中偏

仲夏馮公翦載酒攜妓同泛夾山漾中

迴游隨意溯不及水中央郭外諸峰淨江干

終夜再別

五月涼當杯徒是酒問夜渡爲嫌何必歸成
市沙頭狎野鴛

遊道場山大楊廉夫原韵因效其體

登臨總爲避紅塵戴笠何須問佩紳一逕綠
陰尋道者三春紅雨笑閒人僧煎瑤席差堪
飲虎跑清泉若有神欲効廉夫畱句在山靈
莫訝再來身

再游道場問太白山人掛瓢堂舊居歛

蘇長公古風原韻

我來再上道山麓相傳高人飲空谷千松夾
路好掛瓢一泓當門堪濯足孤峯忽捲白雲
漫側身顧影登九盤此中危石亦安穩長隄
之下聞驚湍人間寒暑兩不出山逕何妨坐
蒲席瑤草自秀桂自芳俱是蘇公身後植欲
走深源訪翠鬟忽驚笙霍非人間神仙去人
一間耳安見家山與此山巢父唐堯復旦
綠均紅塵各分半太白山人去不歸倚樹高
歌一流嘆

掛瓢堂吊孫太白

太白前身是歸雲古路幽一瓢何足問孤月
爲君畱何李昔荒草江花落蒯緱客星重過
此欲喚九原秋

過卞山未及上和趙孟頫韵寄懷

卞山畱往蹟游客繫輪蹄四面求看久到來

芳草萋萋徒然懷白壁久矣負丹梯愧話前賢
事繁阿每獨棲

莫春登釣魚山 山下有石人頭

可是嗜溪石何年倚釣看柳花隨處白桑堪
到時丹姓與溪山借人從叢箬頑只應彈鋏
倦飄泊此江干

昇山相傳王右軍云百世之後誰知我

與諸卿昇此感慨斯言後學有賦

羊公峴首李平泉舊跡依依墟裏烟山鬼自
呼王逸少墨池誰勒永和年千秋只合供憑
吊七尺何妨作一翁若遣達人聞此語空林
杆嘴獨吟

何太守楷讀書堂次蘇長公

詩

何山又續道山遊盡日褰芳杜若洲岩畔書
聲松窠在寺前帆影挂虹流不愁此地栖茅

屋只合生涯老釣舟誰道百城輪萬卷風流
太守在前頭

孺山徐孺子哭友人姚元起于此俯今
追昔經過悵然

孺子一哭釜山秋死友誰無痛生芻
來泪酒故人墓名傳高士丘平生懷此

馬策問西州

黃龍洞和蘇公祈晴時方苦旱

客叔丹淵

何來山陂龍真驚井底蛙海宅渺無岸高源
構浮家我來俯神跡舌橋不敢呀紫藤衣絕
巘白石繡古花曾聞至人言雌伏聊爲蛇窺
冥難問津千丈結轆車唾沫鞭渴虹噓氣墜
老鴉鮫宮屯其底潛性良獨佳起爲天下雨
怒作雷門搗旱苗得慈父石田洗塵沙但令
民乃粒食料寧稽蝦黑雲過峰頂知君方散
衙

訪陳公懋郊齊因放舟登昆山縱覽

久懷高木峻而危此日穿雲一杖藜山拔芳
湖常獨聳水連涇浦合諸昆乾坤借姓人安
在舟楫隨吾任所之不爲尋幽寧過此侍中
臺下共題詩

登昆山問柳吳興讀書臺今已爲誰家

園矣慨然有作

柳惲有詩日亭阜木葉
下隴首秋雲飛因號爲

柳吳興

客初再制

若士

今人重讀古人書盡寫江山入券餘木葉早
飛誰氏隴秋雲猶宿侍中居壑丘傳舍纔千
古姓字畱人只五車文敏園林隱侯宅夕陽
指點總遺墟

登法華寺山麓和蘇長公古風原韻一

首

山色江聲分寺界別是禪林一清派我到茗
溪屢問津今日登臨始稱快上有千人之高

松挾風作濤鳴汙渰放眼山頭望具區四萬

八千亦湫隘海水桑田彈指間惟有至人心

不壞深山白日穿孤丘舌上蓮花豈恚渴

來接竹自引泉饑時坦腹書可晒貝葉無生

問藥王人世聞歌只蒿薤至哉坡老發醒言

紅塵白蛤皆天械嗟余半生有句癖劉晝端

愚得駝疥頻年雌伏雪水干誰云鸞翮不可

鍛卽今白雀載酒來猶欠杜鵑一詩債

客初再制

若士

同彥方過仲長齋頭卽事一首

不以沈郎約誰知朱子居看家畱小雀送客

覓前魚三徑盡修竹半床皆古書壚頭有歌

者愁殺病相如

聞有

聞有蓮花妓新從南國來朱弦彈綠水銀甲

送金罍畫壁誰家曲書囊幾斗才子猷先興

盡開帳夜船回

秋夜讀書蓮花庄時漏已四下矣援筆有賦

蕭然四壁一孤檠無數啼螢對客鳴天下讀書皆夜坐何人援筆賦秋聲錦殘欲伐丘遲塚茶罷慚攜陸羽鎔唯有亭臯聽木葉至今猶說舊吳興

從友人借琴譜惠而覓寄謝以報章

萬籟從空起何人復按圖韻應林下有聲在指邊無廣陵散已絕嶧陽桐自孤知音勞覓奇渥我以冰壺

其二

相望偏相隔空齋首重樞因懷投去東却喜贈來刀善木疑翻刻孤絃欲動操古人何所似字我曰琴牢

小春還自湖上復送令則歸雲間

十月江楓照去舟故人相送白蘋洲歸當壺

候堪持酒客在蝦船不載愁回首師門看北斗驚心旅舍滯南州畱君一日猶勝別繫纜城東借石尤

浮上董退周以詩草數幅見寄賦此定交今日誰居第一流長卿再世有退周騷壇久冊詩爲伯酒國仍推醉是侯先輩姓名驚下里此時題咏滿滄洲寒山小草饒君舌片石從茲解點頭

霜月獨步

一天冷浸下堦除修竹蕭蕭伴影孤青女分寒來錦帶素娥濯魄到冰壺幾聲漏和啼更雁三匝心驚繞樹烏閒步城隅聽曉角寄書爲說寄衣無

腐引

腐無別鮮義惟取諸糜爛而豆乃
以此神其用蓋其德在急天下之
饑寒還本來之粹白而其功尤在
不襲咸宜故極天下南北異壤
村醪肆品味各殊獨未有遺此君
者人又以其澹泊無奇忘其功德
至今陋塞有三恨焉一未週知已
賞識如痴之有筮當甬之足昌美
之有屈到若而嗜好也二未入詩

腸鼓吹如糕之以不敢題得名如
以粘泥入料牛之以捧硯乃金若而
許題也三未經名人褒旌如華華
管城之列子容成壽光之建侯客
卿楮先生之稱號若而封錫也扼
腕獨此耳至於卹公厨何氏第雖
吐棄之非所顧惜何幸以台人寄
業而木舛進其爵用齊陳其詞郭
使君尚其志腐乃獲分符列鼎吐
氣流膏于岸幘之都藻文有言如

使子遇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此亦腐之千秋良遇得時則駕之
伊始也行且與釀王麴部相仿甚
歡侯之門於今不澹泊矣

楚黃彭應選克符父書

楚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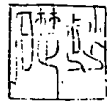
腐侯小序

鐘岍曾爲魚腊糖蟹二議口實
中饒有赦款梁韋琳復爲鮠表
池詔驟列縉紳二者詞林膾炙
干祿才人並堪下箸惜未有爲
山膚膺及錫命也者今友人木
叔手沼爲豆腐建侯陳用齊戲
擬表稱謝遂使比物陳詞選言
寄意聲云壯矣縱有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能分此筆舌之光乎

豆腐始自淮南主王好神僊雞
犬皆入雲中獨豆腐未得擅離
五濁豈當王之世爵絕而割土
分茅反有待耶劉更生獲鴻寶
秘書卒不驗今以蕞爾細事大
小輩陣文人累上其功輒日報
可然則豆腐迨將爲泝澣統也
者余笑更生不能爭之于前雖
金丹何益二三兄弟能榮施淮
安于後其與秘書並傳何疑嗟

夫豆腐可侯是淮南之世其爵
也或曰豆粥麥飯豆屨有功于
漢卽不王不失侯要不當以草
澤英雄睥睨之矣更請給券仍
賜與世襲

章安社弟趙礎伯潤父題



山椒戲筆

小寒山陳煒木叔父署

台州豆腐記 疏勒表笑書贊傳傳附

豆腐滿天下以閩中達寧為第一頃埋入地經歲糟製之予行丹陽聞以此得名前歲至婺州則蘭溪五香腐亦別味也頃見吾宗則梁道監官腐其佳携美腐記見示予謂達寧多一糟煩腐氣則梁多一美亦腐財不如台腐晚美本於直捷繞出架頭便可入口為快也予貧不能多食肉蚤起輒買腐或時以果早客其先出腐漿亦適人口不減乳酪恨台遠海濱不使四方君子共嘗此味予或受衆樵之謗也台人自業儒外一無他長凡種販貨易趨利事皆異鄉人代之惟長作腐耳其法亦絕無奇浸以山泉澆以

細絹泉自無滓絹能去渣醃不用膏用淡鹽水

以鹽水堅而不實無膏意凡業此者皆台人也

紫甚動靡弗四更起者有縣前張公店更著名

今俗呼張公腐不知其出自淮南王也椒子曰

夫腐天下之至腐也予又腐於儒知腐與蠹同

病故蠹魚反以腐儒者今夫腐鼠嚇鷄不自知

其穢也魚肉腐而硯納未故地物曰腐敗腐爛

則不可餐豆以為腐乃反變為新奇雖然酒之

玄美之太貴淡而已惟淡故不厭台腐亦然此

不煩侑不借調者也予欲効野人之芹藉膳宰

氏疏進

天子請得備鼎俎之末奉新勅更封號曰腐侯

當為預撰腐誥

為尚食進腐疏畧臣謹按漢書王公巨卿

為尚食進腐疏畧臣謹按漢書王公巨卿

獻上帝茶葉是寄北

火韭金荻晶鹽瑤果茂弗至者臣里造此惟

臣知之味偕儒者配饗黃齋色並素人題香

玉箸竊見士以腐心上獻如民以菜色上聞

敢叨恩於敗草光近太陽聊擬類於蒸菌品

充下七學慚腐史心愧羨侯臣無任惶悚俟

命之至

命和制誥撰一腐侯勅惟爾起家於儒秉心

以素五菽自出三豆用珍磨礪之後功已借

之他山糟粕之餘味偏參乎密藏懿哉爾可

朕嘉乃秉政故酸府茲特勅爾為乾坤一腐

侯爾念哉勿腐國勿腐民不使草腐於心不

使粟腐於貫中邊皆宜供道人肯咄嗟立辦

去石氏奢糠粃煨燼用誣變化之精黍稷禾

蘇克配家常之飯用子美之詩拜爵使靈殖

之魄升聞爾世食邑於中田賜爾湯沐以鼎

俾天下寒士求賴之爾往欽哉勿敗

黎石洲師曰昔人觀聶夷中憫農詩卜其

他日相業此記本叔調羹手見一斑也士

有腐心民無菜色旨哉斯言真可獻之

當宁余嘗食而謀民讀此不勝咀淡如茶之

嘆

萬體濬師曰淡伯明志寧靜致遠草廬定

炎粥不出此兩語中本叔獨提淡字傳神

堪與范丈正公黃齋賦並垂也棄樵江瑤

一經文人之筆便為後世口實台腐自此

有九錫文矣

許泗濱師曰點破俗人眼孔拈出尋常家

珍始信日用飲食鮮能知味言言妙義
頭是道自古六事業實受用皆從平淡中
生不然一腐也何以得侯此極有關係文
字非直以腐為戲讀者得之言外可也
沈彥方曰木叔容予戍上作江魚詩十首
贈炙人口今復為台腐撰大語令普天下
腐儒皆生色也昔韓君平寒食一絕遂動

腐記

聖主吳日禁苑書名題藥鹽梅又有一番
新話矣

唐王俞曰運變化於漆園令豆神不死窮
精精於曼倩使腐氣俱靈侯可並於玄奇
動獨高於毛穎胸吞丹篆腕握金蛇草就
新篇為特簡之曰三豆辟公命和制語余
且推之曰八磚學士

陳周齊曰草木譜稱椒與芸善辟蠹椒手
固芸閣中品也應與蠹習因蠹思腐至腐
不腐乃尊豆腐取才於腐不腐之間其亦
食生物而化之義歟可以觀儒術矣促令
刻印為之裨冠屨曰腐且侯矣無腐德者
即自王寧保其不褫奪耶

腐記

黃若木曰天下腐儒大半得啖腐食盡力

范文正贊鹽齏曰陶家瓮內淹藏碧綠青
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不辭鹽味如
范公者難與讀腐記

戴伯言曰凡文章必立一大主意庶有補
於風教故稱說項辭俱足不朽昔人作乞
巧文不過借以留拙一豚腐正拙之別名
也木叔訓以語勅榮以華袞褒此貶彼義

嚴如麟肯而文詞典麗蒼雅又其緒餘

何無咎曰古人論賢粟非第果腹已也腐

侯詰出功足起道旁之殍而肉食者自愧

謀之不遠好尚關乎風俗安得靳此於羹

藟之厨

趙退之曰五經菽粟味也假子出世腐爛

不可收拾胡獨不以此詰曉之

項君玄曰權璫用事時畧帶腐爰分必不

至屈膝建祠若斯之甚今世號不腐者直

不多讀書耳余意此勅應與旌忠賜謚之

日同候

擬腐侯謝賜爵表

晉陵鄒靜長先生刪定章安陳法璣用齊父擬撰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臣腐台伏蒙

皇上以臣素秉腐忠特頒

詔

賜臣爵為乾坤腐侯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盛世右文辭推腐出新競傳煮豆之句

明王作忠蓋之屏受福聿歌采菽之章澤及于

鍾釜豆區

七命恍從天而下爵班以公侯伯子一心惟敬

主是期望溢台班愧懷鼎食臣腐台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

天子重四方之寄利曰建侯人臣鮮流水之祿
浪稱不腐爵惟五土惟三不聞蒲穀之圭
參以莖豆卽有禾邠有菽眷茲樹藝之力
得與分茅幸追漢室之初爰自淮南之朕
臣之鼻祖謬列羹調維時烹醢之餘歷久
廢王侯遂使醢醢之下陳溫充草木譬螢
光之偶艷豈粟朽之俱紅價起一時名標
千載慨世風日穢君庖競侈于芳鮮而臣
家緒中衰素業僅怡于菽水誰守茹毛飲
血之樸徒滛賣官鬻爵之觴割豹胎炙鳳
丸八珍六飯極瓊饌以榮願充石室雕金
臺三鳥四神存畫餅以煦沫臣抱此素餐
懼滋口實廼攜百族遠托三台轉桑田滄
海之輪不辭湯火投野老山僧之腹倖充

釜鶩餓者以入口為安豈必佐三漿九醞
貧士有清饒之感或漫題五錦十香拭笑
容于鵝鶩脂膏侈矣笑櫻柳之饌饌風味
蕭然豈意破屠沽之見立賢無方仍布菽
之遺封侯可待如今日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不塞豆常留啜菽之權
殖不殞霜恰逢兩豆之瑞
食萬方玉厘思于朝韭晚菘薄五侯鯖取味
于玄羹大帛爰臣有坊範可師衷不移素
委臣以鉛鈍之割體不易方廼於瓊飴王
燕之外特列清班遂超三刀別駕之稱忽
題峻秩念臣旌心白水不博鯁骨虛名憐
臣濯魄青瑣但存方頭古意本乾坤而作

號乃曰爾公爾侯驚社稷之始荒詎云不
潤不磷熊夢未開曰爾未離畎畝縱符可
紐若汚以銅臭組可繫若敗以墨貪

鳳綸既渙曰爾既受土田即哺汝糟以顯絳冠
之榮憂汝羹以調衆口之適

寵已章于粉米速朽是甘

恩且渥于石膏捐糜難報臣才愧蠹魚品同穢

鼠種出南山之下懼相迫于燃箕聲附東

坡而馳喜受裁于得塊一錢不值擔重而

策無復之百瘁是嘗名敗而懷將安出冀

合友朋之歡以獲上時隣劉白之側以冀

英奉法畏棒頭俗榜臣名于臨海遊春窮

席上訛傳嘉號于杭州倘自置乎冷漿寧

憂中熟慮人譏乎隔夜必奮朝乾具劃粥

風豈親錫圭賜履無食肉相謾誇燕鉤虎
頭乃魚鹽精意忽還乎

九重而龍鵠等威脩陳乎三五

詎隆天上聲滿人間純粹而精資始齊乎萬物

而臣乃糟粕之未融直方以大資生適乎

九垓而臣徒塊鎖之是圉如臣者畝棲野

被難以數稽過臣者車載斗量不可指屈

恪守一隅之郡堅辭兩大之名甘謁錢妃

飴應笑彼縮葱少宰樂湯沐可保自羞埒

爛羊諸侯借箸為籌不啻昭淡素以果道

人之腹磨礪為守庶幾飭中邊以固

尚食之籓雖椎魯少文幸免狼藉腥羶之辱即

肝腦塗地豈無神奇變化之尚一雷而枵

腹立充誰謂食無下箸晚食而肉味可感

美頌日破萬錢此臣所以未脫鼓而粗識
大節於蕪葵豈其既成材而仍戀私情於
棧豆恨為佞人吞噬悔不及從豆中發
其芽作指奸之屈軼喜供義士盤食計自
今因腐後轉曝為餅脩敵愾之乾糧伏願
寶擲金珠味先菽粟不必取鹽豉以斟雄亦有
和羹惟祈謹炙燂於烹猴用輝國豆除竈
煬之蠹不使乳臭憑叢去糜爛之殃當令
燕香適野臣且以樹為喻漬以涓流漉以
細絹汰渣滓而俟腴味之自親臣轉以身
為規未投木範先漾金漿聚精液以候鹹
調之有節惟猩鷄熊駝却
大庖以垂潰濫之戒斯青黃紫綠通靈趙以竭
豆藿之忱代有就將感金湯而銘杖几學

先祖豆膺帶礪以壯干城白角近凝霜或
菽廣收於天下清罄分湛露腐才得罄於
國中侶肴蘭齊王筍登員几之上以接乎
群公農而貌儒而心列清酤之班以通乎
上帝則不特淳可回而爛可砥含鼓而游
者共瞻
君德之清明而且令用自裕而禮自亨飴香而
薦者咸荷侯封之渥澤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益嘗陳則梁作羹腐記余友木叔遂廣腐

德為台里標腐技且推

朝廷尊儒雅意拜爵腐侯噫借使蠢現有靈不

惟功著却災抑亦蒙塗染指因戲擬腐侯

謝表用博高雅軒渠且辱

使君鄒老師剛定以如扛之筆意極淘沙功

成點鐵矣

崇禎己巳暢月用存自記

孟子安曰錦心繡口玉錯珠迸過清和先

腐家

生之傳勝無腸公子之評蓋駕軼乎盧王

而彷彿乎西京之長卿幾經含華而腐毫

乃令腐生之揚揚乎坐擁夫百城

朱元一曰一經一緯一宮一商非獨表才

直稱賦手

沈彥方曰富五車而雄八斗露玉屑以振

金聲腸似雪氣蒸霞讀此可想見其為人

趙伯潤曰奇穎天賦古勁絕倫向見此儂

畫沙中有今日新羅昔長吉句信然信然

王龜生曰凡入古多瘳用今則俚此如八

卦丹爐後即成液尤妙在鋪叙得法浮艷

俱捐而于高手

戴伯言曰化實為虛豁俗歸雅智珠內躍

筆藥外葩當是王子安駱賓王俊身

腐家

項君玄曰人謂坡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如衣帶鞍馬表至今膾炙人口不過數端

而已此乃儂家六甲行厨無不奇無不備

眉山氏見之亦當歛衽

陳文叔曰語語切貼其鮮順絕倒處令人

拍案狂舞天下才也

戲為腐台辭侯爵報陳生木叔書

晉陵鄒嘉生元毓父著

月日再拜陳生木叔足下陳腐隣也有世譜焉
自則梁苜著美記翻以余為新為奇余媿厚意
久不報吾子遂矯撰誥勅一通將余為侯而用
粹不諒余肯偽作謝表所以謙借甚厚文來甚
富足令余不朽雖然非余所欲請畢陳其臆僕
腐書

本三台淡拙無用之物也早依壠畝稍就磨礪
既遭釜鬻遂樓湯火幸保淡泊本色以遊麴醢
之間有非公者實酒濯余而吾子親為余
每塊然而嘆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張公知我者
陳生也自是下既以見知於是乎台之山僧野
老饑餓無聊之際或有操筋以從者余愛其虛
中可親睚而投之忻然一飽余願則已足矣其

學士大夫少年貧困時聞嘗睚金甚至比其貴
也饕餮沉湎日破萬錢棄余如糟糠焉余亦鄙
而遠之此絕交論中所以獨嚴于勢利也若夫
清廟明堂之上九賓萬舞之間方將饗太牢陳
鶚炙鳴雲璈奏鈞天肥鮮羅列芬芳在俎而以
僕漠然者充之譬登羊棗于帝座浴嫫母于華
清毋乃羞朝廷而辱俎豆乎且夫莫之為者命
也不可奪者志也不可易者質也李將軍射石
如虎沒世不侯而余外族千秋以一言受富民
之蹄屨非其據遂濫羊頭之觴至今羞稱焉士
固有志可相逼乎且吾子所以勤勤獎僕惟是
澹漠之本來異于軀膾而又以其價廉易致如
取如携無間早暮以望寒山之腹耳若使僕遂
奄有茅土儼然列尚食之庭以充君庖足下亦

安所得而用之又其甚者嗜好移儉奢相競
學士大夫裹實鄙夷而迫于趨時以余為口實
或命膳宰氏雜諸魚烙投之腥羶和之美醴以
侈余于駝峰熊白之上而余亦靡然刀俎喪其
懷來不復自保當斯時也足下雖欲移北山之
文以責僕豈可得哉夫衡命者不祥違忘者多
疚敗質者無本足下亦何所取于僕而枵君寒
腐言

山之腹辱我萬戶之封吾子過矣抑僕更有義
不可受者葦豆之節千乘為輕驢雞之文九錫
是辱僕雖卑腐亦寧竊聞

朝廷之功令矣非軍功不侯載在

祖制濫舉僭受咸有常刑年來監刁竊柄紊亂

舊章宵小逢迎敢奸

國典爰有上公之建幾同勸進之箋至令開邸

蠶官分茅乳臭腐之侯也實自備焉若之何其
以余也承之是以吾子為擁戴之護法而以余
為權璫之續貂余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供人
腐毫殘唾之汶汶耶嗟乎陳生足下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必以墨勅相強者請効盤水加劍
之義塊然長與子辭

附羹腐記

鹽官陳 梁則梁父著

則梁好作羹食婢子善煮腐作羹賓客好之
每造則梁索啖腐羹則梁作記記曰

夫必儀狄作醴易牙調鹽而後食則不生於儀
狄易牙之世者將廢食與又必熊膳豹胎安胡
酪醢以為旨則貧賤之士將無旨與食色性也

文成馬肝魯哲羊棗西伯菖蒲不必與人同然
亦不甚與人異痴有何好而嗜之豈非人之性
殊哉豆腐豆為之肇於淮南王劉安貧人飽饒
以當肉其屬有二為米腐為麻腐惟豆遍中國
與飯肉酒同功用必需而米麻不恒見質無
骨不勁易敗故名腐罵蚩儒曰腐儒蓋取諸此
自腐之名惡不登於俎俎則梁貧而好賓必以

供為易實腹且不費錢也而婢子某獨善煮餅
潔有致遂成佳饌鹽官腐甲天下又易得海錯
侑羹故得盡其伎可以齊貧富一貴賤合賓主
之性而不殊矣法埋腐於灰旬日利刀薄鋸狀
若銀絲和鮮菜魚蝦之屬下鹽豉煮之羹尤可
喜其于時也宜冬日則梁作記廣傳其方索腐
羹無以報即報以記令與家人相饌食無窮如
則梁餉者則梁且可索羹於賓記初名腐羹尋
改羹腐羹腐新而未穩腐羹妥而不奇夫妥者
腐之異號也記腐為得不奇

錢彥林曰我師青峒氏曰西子攬鏡而自
見其面其愛已之美必甚于天下人之愛
其美夫賓客之美則梁羹腐固不如則梁
自記羹腐之美也而則梁記羹腐之美又

不如乃婢指和羹腐首美其法之尤美
腐品固易敗而蓋官腐獨牢膠遂名天下
夫天下之名皆自虛珍易敗者得之而斯
腐獲名獨否則先王尚實之意于斯有未
汲焉則梁婢固恐腐之喪若名而以海羞
輔諸使天下旨腐味而蔑有志也吁嗟兮
反古之道有婦人焉

張符九曰若是乎陳子之有取於腐也雖
然凡覆載之內糜爛之物敗壞無可用則
題之腐巨君腐于墓介甫腐于法皆切切
焉掇取聖人之批糠煨燼以為至調而凶
而身害而國腐之賊天下也滋甚雖然槁
項黃馘與草木同處則無所利亦無所害
陳子之有當于羹腐也其惡而知其美者

腐侯讚

甬東薛 岡千仞父撰

台州豆腐稱佳味椒子尊之爵萬戶侯謨
疏詰友人相繼為箋表評余于侯有宿契
乃作讚

有物如珠匪從合浦起家草茅奮跡糞土色正
黃中黑襟玄武不曰堅乎碎與王伍點而化之
腐
白哲楚楚水肌薄存渣滓悉去消之磨之以吞
以茹至滑德方至凝氣吐鄙遠腥羶游戲唇輔
食品佚民割烹僉父法守鹽梅名登鼎俎得椒
而尊即箕而煮老儒涎流肉食意沮于是膏梁
挑撻見侮腹弗相容箸弗為舉饒人周知味不
越五机肉釜魚口中跋扈爾入饌來殺機微杜
體柔用剉太素鼻祖咽輕而清視嬌且嫵易其

肥鮮使淡腸肺簡其宰屠代以咀咬大庖元勛
豈曰小補厥賞列侯厥食萬戶開國承家授地
斥鹵錫爾嘉名名爾曰腐帶礪河山載在盟府
余節侯曰凡物之登俎豆羞王公者不知
其幾而神佛清供惟豆腐是需修人素士
故多嗜焉木叔諸君子記之爵之誥之表
之九錫之腐已極世榮矣薛千仞為作贊

腐齋

朱山莊

余乃代說偶言曰一切諸味惟淡為真雖
有五穀誰薦百神自無造有以主留質佐
賣漿隱為神悅珍和以菜甲閱以芳辰孰
執匹之明德惟馨

之走馬於良養之野此獨遵道而得路爾其
物也霏霏屑屑皓皓潔潔比雪斯瑩似玉而澈
白羽之白不暴而別較瓊脂與石髓嗟雋永而
稱絕繁豈鴻烈之餘旨入蕩山而留訣夫其法
器攸同膏液則丰咀焉不設嚼而彌冲咸賴良
輔洩洩融融滂邪滌穢浣胃開胃蠲愁疾釋疲
瘵解宿醒祛毒風佐陰陽之和補調燮之功蓋
其用物不弘而奏効奇豐則亦何數夫鶴炙之
與醢豢或以為脯或以為乳或以為蘓家氣
味或以為香積之祖或以為儒厨嘉品或以為
八閩之母飲腥醢者美等蔬笋甘淡薄者嗜同
腍膾言有山莊大官之膳今也刀俎嘉賓是薦
羅水陸之具食雖珍而不羨移情好之在茲
膳微物而必應矧此城隅有女如姝一笑當爐

腐齋

朱山莊

百媚生揮案無餘物者惟獨陳雲片齧於五鼎
散俗慮於紅裙琴瑟在御燕樂需雲尤有若茲
腐焉者可以供匕箸可以佐清尊此予之所以
寄興於斯文

腐文

蕭陽方承褒伯諫父著

台腐兄拜侯報至擬為閩乳弟移文答之
淮南我祖世德作求幾葉蕃庶分系建州命名
曰乳大塊寡儔肉食者鄙魚欲難酬招提寄遞
訪依比丘大宇市隱待價以售睠懷族氏馬往
綢繆忽聞

腐文

新命台昆拜侯始而愕愕既乃愀愀敢用移文
以告也聞夫遙遙之華胄兮標霞起於赤城出
草玄而尚白兮紛用物以取精合水火於既濟
兮迺性柔而質清闕色素夫玉版兮調味淡以
水晶漿飲者噴其芳滑兮皮相者舉其和平雜
五鯖以弗受况兮采三草而不取盈隨操鉛可
使之割兮試染鼎而不厭其生亦饗親格

羊儵來窮達小車遠志孰是龍蛇日者偽公假
子竊位浮誇輦金鑄券瞬委泥沙戒爾驟得族
鑒不遐此乳弟所以樂耽淨土不求聞達甘埋
名匿影松以華之麓紫霞之涯者也水木閑情
怖畏饒古惟兄侯實利圖之

腐詩

小寒山陳煒木叔父著

余戲撰腐勅拜侯用齊擬表稱謝諸社友
無彈駁者使君靜長師直作台腐辭封爵
書空諸所有矣因用陸放翁韻解嘲

腐也分茅不拜官尺書喚醒古槐安憑君盡說
封侯面笑我全非食肉肝惟穢作甘猶惡旨與
腐詩
藝為伴豈辭酸北山薇蕨初無恙肯遠移文詈
所歡

其二

莫向清朝濫乞官君陳我腐且相安羊頭爛矣
須防舌馬鬣封乎况食肝閱盡世羞終遜淡調
為誰鼎更思酸憂羨已笑前人事術必蕭疎足
素歡

賦得乾坤一腐

籍紫迂疎氏名題偃蹇公攤書頻映月閉戶不通風措大為餽方頭矩則工窮途誰授記成佛掃儒童

其二

靈閣長為牧豎田每拜官悠悠雙眼白落落寸心丹慢世由人嫉憂時只獨嘆千煉啗貢禹何

高詩

事亂彈冠

其三

五百年間氣鍾之使獨迂甕齏王者佐鼎俎小人儒舌本從來強心齋此日癯仰頭看造物無乃爾拘拘

其四

以遜為父象從癡得弟兄寧分二餓薦耻合五

虞齋食邑蕪荑舊論功併泮成平生草茅志
藥與梅羹

署椒閣中病齒偶食腐晚甚倩之以辭

平生齒牙不得利嚼盡黃齏了無味誰以青黃碧綠綠參他生老病死趣自為措大慳諸福一月十朝希吃肉從來喜讀送窮文窮鬼於中却潜伏便欲搖唇罵千古回也草瓢尹鼎俎古人

高詩

寒山

作事先不平豈獨寒山茹衆苦山中小閣名署栴栴性抵牾寡所調譬如薑桂已老矣肯隨百犬同吠堯以此忽得齒剛報忍痛吞聲強排笑菜根難咬物皆然貧家無可供食料急勅厨丁呼腐友軟飽惟翁適吾口迂疎兩字正相宜柳菴搜剔莫須有吾舌隄然看不足大叫鯁介如

後愛軟熟君不見睢陽碎齒猶罵諸羯奴

錄妄稿士鬼畫哭柅子聞言重嘆吾腐儒何所
前致辭漱石從茲自磨礪一任人間利盡兒

台腐記跋

余性耐淡每見豪華濃郁之事輒生
厭離想時輩俱以腐儒目之不之顧
也嘗憶昔人所稱咬得菜根斷則百
事可為語以自矢往遊滁陽間問豐
樂之奇覽醉翁之勝尋琅琊之遺遇
滁人宿生澹其善繪菜九菜之種類
根莖枝葉花實色色逼肖尤模寫其
陰晴雨露之態霜雪風煙之姿朝暮年
景之景月夕晨光之致併諸形容彙

為百種玉百谷作百菜賦發紀其妙
余亦求作百可圖一幅懸之齋頭聊
以寄所祈嚮云荏苒廿年百無一可
入平泉携置座隅惟恐一日忘此味
尤慮一夫有此色相對數年氣味甚

遠忽木枿陳君戲撰台腐記疏詰勅
成而用齊諸君子又益之以表傳讚
倡觀察鄒使戲擬書為之翻駁一時
腐台增價禁燒流馨矣其結撰新而
摘辭倩贈矣苑林海內共有奇賞

獨是木枿借尋常之微物發冲淡之
幽思取類甚通寄志甚遠直與咬齏
菜根意同而猶有大焉者持此以往真
無所不可矣余因嘆兩間新陳奇腐之
變日相禪而未有已一畫而後百家枝

巧以至三不朽之壇無日不腐無日不
新彼造物之闢麗揚芳稍逼便成腐枿
惟青者獨留化工之春而點綴乾坤
之色功名之在但于新奇著眼不于齊
常之脚穿而誠亦鸞脯鴉炙不難饌矣

世人共饗不則塵餘塗羹且不得共
茲腐也秦饑渴之用惟至人化臭腐為
神奇乃真神奇從克勤小物中出大作
用乃真作用彼釋氏有所謂芥子須彌
一粒米化恒河沙食漢人傑借席前箸
籌楚漢興亡之機宋名儒以斷齏劃
粥樹經世事業繫中外威望皆從腐
生新從小現大吾惡知木芥之戾台腐
也非納乾坤于一豆而截莽果水火粒
我蒸民于一腐乎哉今而後木芥也

以下原缺

腐跋
余聞之腐生與麴生同里而氏族分
焉麴生善虐且其族居繁衍多不
克自守故腐生之名益著東漸西
被繁於雨露同墜夫耕子台人也
善台腐歆以百城王之是耶非耶
余不得而知也獨以腐生久困里
閭每不獲倖重於王公貴人而耕
子為之策勛焉是所為臭腐之極
化為神奇与余是以樂其末簡

如此

稽山年社弟孟稱堯子安父書

雅畧耕五中



方文

青未了小引

莊生有言受命於天惟松
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吾
未聞虬榦龍鱗迺至與羣
芳凡植爭悠促之期也推
之至長上古闕萬劫而長

青引

若木

青不泐者則莫如山色之
壽故湘曲可終而江上之
蒼然不改也杜少陵少年
詩卽有齊魯青未了之句
繇今翫味此言卽謂少陵
至今在可耳吾友小寒山

予欲以青之一字遙締泰

山丈人今卽百餘首乎余
知山靈之不以青竭予也
赤城松柏可移作日觀五
大夫青有了乎其亦問諸
少陵吾師乎又不必沾沾

青引

若木

錢仲文故事矣

八閩年社弟黃光若木

甫題



青未了總目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纂

九青百韻

引青

初青三首

韻青二十四首

池青十五首

寓青十首

青韻

寒山

燕青十五首

榜青二十五首

還青

餘青

九青分韻詩予自入都至南還已百餘首矣

懶於再作序併題百韻紀之

代序卽闕青蕪詞愧繡號詮莊同郭象頌杜
比翼伶冷韻依孤磬洪音起寸莛文章誰得
意品物自流形律按孫吳隊佳傳燕趙姪有
花穿蛺蝶如水點蜻蜒醉月襄陽聖乘風禦
寇冷將杯邀塊磊舉棹泛飄零憶昔途多阮
相看泪每邢聯檣盟志業作客嘆伶仃旣涉
九青百韻

寒山

淮南渡借來濟北亭述應歌窈窕嫁不惜娉
婷

帝網三排甲雷符六比丁
盡言茹瑰異咸矢
吐精靈健嗣凌雲
情急隰鴿茅柴沽野
店荇菜擷河
呼僮寫殘篇托友訂猶
琴思借軫似劍請加礪
獨賴金閨彥恒分石
髓馨和追元結什狂發
次公醒蕙葑書於簿
蓬蒿采亦莽未因施笑
里翻爲泚憐涇記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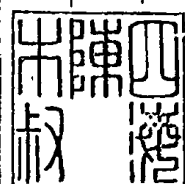
南池夜豪呼太白星八閩志主客五斗盤疊
餅飽嗽陳平肉分貽婁護鱗炙饕携七箸魚
羨下罾罟漏沒東方曙繩低北斗暝頗無文
約法懼以飲沉冥忽奉壇墠長重申禁止令
四聲姑未聞三爵必封鐺吾黨朱霞品寧寒
一斗則諸君均唾鳳是日遽囊螢或毀君苗
用開筭篋何由慰梗萍賓龍爰寂寂載鶴且
九清韻
冷冷敢赴平原約惟箒祿閣焚滄洲帆竟過
興濟纜無網滕六朝霏雪封婁畫捲暝蒲葦
燒斷岸雁鷺失前汀霞集初馳微冰堅已凍
舲其時修半刺竟往謁居停小邑傾高蓋疎
林息倦翎頗多賢達士欣接後來驗草舍移
床第荒郊倒醪醕寓青方寸日浮白殆千鉞
把袂姚墟秀揮毫漢苑燼兼譚消夕話數餉
御冬藿座列丹虹架門懸白鐸釘殊方逢好

友異候霍深疼臘近驚寒簾霜嚴凜隕零蒙
戎修短褐徒倚葺行鞆速命倌人駕先驅逆
旅駢揚沙風伯信洗輶雨師陞去去遵高躡
行行陟邇垌戰聲搖朔壘祥靄護
王廷吏挿牲書社重翻蠹本經石田松問圃
花樣繡拈姪所喜長垂翅俄看乍振翎吳娃
輕粉黛楚客重簪筵戴記人加席義參嬰負
苓重光期在戌一洗暈維骨尚惜黃言斥虛
九清韻
誇賈論挺腹筭顏自博頭榜李先聽氣豈張
雷望音須鍾伯聆聞辭青箬笠許臥綠莎廳
靜籟觀遲月雄心掣迅霆幾穿珠落索休侈
玉瓏玲故汨貂裘洗新貧犢褲衿溫溝衝瘦
馬僦屋愁焦螟姓向懸寒竈名今側御屏
早朝唐制律觀政漢儀型漫刺關因鬼長
班路叩魏曹蜍同李蜚果蠨與冥蛉市駿臺
空峙飛鴻戶可扁私携游寺展間設護花鈴

婆室頻懷杞堯堦倏度冀象雖隨 緯闕鵬
 亦徙南溟 予省沾 恩詔辭歸戀掖庭遙
 瞻雲舍綠漸杳壁墀玎七夕離燕邸雙星渡
 鈴到灣猶往路推轂忽華筵寒暫徵侯霸
 舟偏載管寧河西雄虎鎮海舶送龍鯉恃有
 清翁跋能漪藝沼腥高風疑落落古調惜惺
 惺作椽輪三語評基賞九齡
 天顏違 玉陛日影憶花瓦近報驚烽燧沿
 九青韻 寒山四
 邊犯犬彊 都城修百雉牧政考三駟 國
 老憂方耿微臣步亦屨何當掃衛幕一爲勒
 班銘在鎬歌周鼎于湯見禹錫尋常謀保障
 百二固榮營漫渚皆充藥輓楠詎棄梓亟培
 陶穴廕肯種邵丘瓠逸思慚傾峽奇飈羨建
 瓚簡編裁是帙絲綬倍爲鈴矢逝船堪扣收
 琳楮莫綆偶然題百韻筆底數峯青

時

崇禎甲戌仲秋日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書
 於泃口舟中



九青韻

寒山

青未了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著

古人所作曰汗青曰殺青言殺青簡以寫書而火炙之令易落篆耳又曰炳若丹青以取之東方之色從火從木予火軍哉而木其人平生所好唯有青編間不能無吟咏枯髭數撚斷矣五色毛錐輒不足以擅出藍之譽舟過齊魯間同社郭彥深偶拈

青未了

引青

九青韻見贈訂以社課之外郵筒往還不可無此君時同行者十三人而始終酬和不輟者予與彥深兩人而已前三首是朱君開發端故以青字入聯中廿四首專與彥深簡答故以青字束尾五韻皆分韻也自縈纒兩池同諸君豪飲達旦次日卽有詩戒酒誥予併不敢約彥深因於興之所到私自成篇亦不再限韻脚止取青字爲

篇首以不忘江上數峯青之意云爾其籤

名曰青未了取之子美望岳亦以予適行

魯道中知此生幾賦青青河畔草也自守

凍青縣旋取陸入京以至放榜後予假

南歸復渡青濟間風景依稀而同社諸兄

弟遂不能無劍合萍分之異青山不改青

髮易絲念司馬之青衫追鄂君之青翰所

謂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予不能不對鴉青

青未了

引青

而泪下也予記辛未被放時爲社友夏長卿作登第後紀事十律小序已暢言吾輩升沉恨債而今偶獲洗黑貂之債其遽無哀鳴於中澤乎痛定思痛言之愈覺耿耿殊不足以災青簡要當與天下不得志之友一買拋青共讀爰記其詩於左

初分青韻三首

江上北行喜逢郭彥深話舊卽有現籤

因約過船小集率酬元韻兼政朱君

開姚聖之

江上欣聯李郭舲客星占聚故人星留賓饌
約頌三白簡韻詩郵得九青酒與謫仙爲後
聖騷於漁父有同醒不辭倦翻隨君徙矯首
爲駕紫冥

酒間用韻呈朱君開社長

十月江楓共泛舲素心相對淡疎星河流夜

初清

嘯圖猶綠草色霜寒岸自青交論久嚴朱穆
廣狂名都笑次公醒酒酣落落半生事靜聽
高譚破窈冥

君開偶譚往夢有文潞公事甚奇予占

之爲立飲一大白

夜半高歌扣客舲前身可憶伍喬星漫嗟世
事供浮白預卜芳名照汗青洛社人應推獨
老平泉石亦助先醒潞公耆德溫公業總共

先生集靖冥

限韻二十四首

夜飲舟中彥深再拈九青韻卽席走答
小酌分江恰半瓶便將船比醉翁亭河空北
走龍魂冷斗欲南看鹿夢醒村望任人沽魯
酒客庖慚子說婁鯖相期尚有滄州約櫟到
金尊楊柳青

楊柳青卽滄州郭外地

彥深以近刻易宗見示取酒快讀用韻

嘆酬

吸盡沙頭笑挈瓶扁舟竟過短長亭杜陵久
得耽詩瘦郭象初添注易醒易醒用涪翁語使宰敢
辭天下肉如臣偏厭漢人鯖夜深光怪冲牛
斗爲讀君貽新殺青

正讀彥深易衍偶取爐香吸之誤以爲

茗也灰入其喉且嗽且笑有作

亦聞讀易有羸瓶奇字誰投玄草亭恰值耽

佳添病肺都忘剗醉驗頭醒

劉表剗針死炭

撥盡神仙蠹奇饌頒來父子鯖

時彥深又以其家詩譜見

示忽憶心清香可妙不知江上幾峯青

吸爐灰偶然耳姬人匿笑不禁古哲有

不知馬幾足者用韻解嘲

行雨曾翻幾尺瓶雙鬟何處問旗亭不知周

蝶栩栩然夢誰辨榮蛉悅爾醒人笑論愚忘數

馬我言雜俎類傳鯖純灰滌胃尋常事却悞

黎澗倩小青

酒後與朱郭兩兄挑燈夜奕

每笑琉璃卜姓瓶長安一局似郵亭景純撒

豆聊爲戲評漫屠龍早欲醒取火偶參姑婦

勢加餐聊勸王臣鯖

志有

此行獨爲收

官着黑白杆中拾紫青

舟中病齒把卷自嘲

口業錄來戒守瓶眉攢此際費調停茗澆陸

羽聊消渴酒禁公榮且學醒怒嚼豈因呼羯

狗饒又無乃嘔腥鯖

韓聯句有惡

縱令沒齒

言無怨畱付黃蘗染碧青

齒痛甚不能午褰因命小奚煮粥

漫說澆愁有半瓶祇堪吸粥問蕪亭似茲炎

艾終難忍何怪鋪糟不願醒人半恐同嘲習

鑿乞餘何用餉候鯖呻吟未作飄搖慮大笑

將無吃孟青

舟中偶有見予正病齒戲筆擬騷

酒瓶也可作花瓶隣榜何妨隱慢亭刺棘圖

成心乍捧投梭嘴在眼猶醒偶然送倩非挑

鳳無復垂涎是合鯖倘肯雙蛾分一吟畫眉

酬爾遠山青

一友笑云此不足償詩也予乃借題憶

遠人悵然再賦

亦如下馬指銀瓶煩爾箋詩類考亭偶借閒

前搜句癖遙傳可憐
廢眠醒壚頭定憶長卿
讀殿脚寧求婁護鯖正似步兵聊醉臥非關
雙眼對人青

君開彥深處詠病齒賦謝

旅病新頒覆酒醒未除百尺意亭亭渾忘馬
齒衰將老獨賴實睡未醒近業祇應題腐
鼠長途耐可戒餘鯖良朋藥餌勞相問仰視
霜天古月青

青未

韻青

病齒非齒罪也彥深以八齒詩相謔句

格奇初讀之爲擊節嘆賞因以問齒

一效昔人責頭

三絨其口久如所喜從無德政亭賸有風
流溢小過全因月旦忌同醒移文早已驚猿
鶴議罰惟當歸子羽責頭吾責齒自今
莫學海東青

議齒罪不任受也代爲作辯

青未

漱石如君學膽瓶敢違節制敗街亭齧妃孽
不由予作頌酒箴仍爲爾醒久放深慚三語
椽長貧幾識五侯鯖自嗟薄福還開罪不若
人奴伴衙青

齒有辯且畏其多口過伯氏有怨言矣
因而慰之

敢嘆唇亡恥罄瓶正如椽竹困柯亭八齋妾
以肉爲鄙三斗頻煩卿獨醒世路倘憎開狗

青未

韻青

賓臣門豈羨戀魚鯖淡寧莫易平生志不見
穿斷耀簡青

晚泊梁王城有感

取土爲陶笑盎瓶梁王安在只荒亭星臨斷
岸魚汀動日落孤檣雁漏醒音野至今悲走
鹿腐毫從古笑殘鯖客懷預快南池近一問
河橋酒幔青

彥深有嘆舟中午餐裸烟氣作戲和

笑

可有些桑貯粟瓶何人載米問楊亭黃梁倚
枕吹應熟綠汁彈衣醉漸醒仙筆自無烟火
氣族庖故作祖龍鯖只今爨下焦桐響燃入
藜頭綠閣青

和彥深兗州界上感懷

茫茫天地一空瓶九點齊州界口亭魯國絃
存文教衍漁陽鼓近戰魂醒政聲不替西門
清未
豹方物猶來南越鯖獨有海氛勞肝食廟
談急爲惜登青

和彥深界口道中之作

坐咬沙頭小玉瓶乾坤兩鬢一孤亭路連河
濟分清濁人狎鷗鳬共醉醒蝦菜久題西子
艇鯖尊初字季膺鯖越吟魯道無窮思從事
頻呼竹葉青

魯道初見河水奉修母宜人

苦參正貯膽丸瓶此地由來說孟亭三徙赤
成憐母老一經猶戀羨人醒尚甘菽水慚封
鮓因嘆河水缺臥鯖今夜溫衾思孺子萬年
枝有祝冬青冬青一名女貞一名萬年枝

因懷內子時慧君素君兩姬人留侍老

母予偕雲間姬韻君北行

葺我陶家作酒瓶離亭却憶醉紅亭女三未
粲無勞茹荼七頻澆可解醒賴有羣鳩能頌
鵲携來半匕且爲鯖雲間膳說蓴羹美怕染
流酸伴甕青

同君開彥深先飲聖之舟中却辭予酌

不赴用韻走謹

何煩戒酒指瀟瓶咫尺俄分隴首亭客舫恒
逢三日醉公壚乍阻七賢醒昔人飯有期鷄
黍此地尊偏負俎鯖謾道衆山堪對酒開匙
誰與納遙青

與同行諸友痛飲南池亭下因懷往蹟
何知桎梏與壘瓶魂魄猶應在此亭騎馬偶
邀三對飲醉龍更倚兩同醒眼空八極人如
蟻心魏孤蓬味似鯖他日南池譚勝事使君
誰與貫拋青

南池石壁讀少陵與任城許主簿同游
詩有感

此翁意不在尊瓶小集城隅亦有亭森木鳴
蟬聲已咽夕陽繁纜夢初醒野人不厭惟精
飯幽意相關豈雜鯖借問從來乘興客酒闌
誰覓舊袍青

因登太白酒樓

荒阜一丘酒一瓶昔賢對酌此空亭謫仙去
後月猶在魯道依然人未醒乘鶴樓椎題作
鴈吸鯨水擊視同鯖不知戴笠論文叟笑指
屯雲幾處青

彥深初拈九青旋有青未了之韻復以
琅玕相報賦此答之

正畏君饒寶母旄敢將金谷比蘭亭珠傾十
斛香魂艷燭映雙椽野夢醒子建久應推繡
虎郇公那敢侈奇鯖真珉倘問催詩話但魏
相酬玉案青

南池後十五首

南池一勺水耳以李杜放飲得名而主人

池青

四明狂客也時同行張正長招飲達旦已
爲仲冬之朔矣諸社長戒不復作詩予與
彥深私犯之自太白酒樓過張秋梨甚美
望魯仲連射書臺不可無乎清源之作正
謂臨清流而賦詩也絃歌舊里慕澹臺氏
之風平原布衣追東方生之俠濶上桑園
道音猶在滄州典濟美酒可沽前後記之
待詩十五首焉

舟過任城止拈九青一字皆以鯖將窮

也笑拈一首

新改青州從事青未知下酒幾尊瓶三章已
許除苛政片檄初聞定食經一任西陽稱雜
俎無煩辛苦肥腥鯖自今擊磬催糜韻要爾
揮毫手不停

祁止祥爲作畫扇上賦謝

洗筆橫披一抹青遙峯遠陌肖真形虎頭老

池青

手兼三絕雞社文人又五丁道骨栖於梅福
里仙才繪爾浩然亭胸中丘壑誰應過可識
江天有客星

七閩張正長示以近義深嘆獨造時聞

其內弟楊兄以十四魁鄉闈

啓爾何煩芥取青舅餘刃已發霜刃胡琴漫
碎長安市道笈先傳大幔亭獻賦定推司馬
里移文還藉草堂靈相聞尚有雄能似小友

應無媿九齡

遲陸彥先船不至

遙見安山擁岸青故人小棹似離亭忘歸蝦
菜偕西子送遠風帆賴巨靈隱几咏詩須我
友臨江灑酒媿同醒無繇一借君茵硯擊汰
高歌共載舲

過張秋夾河而城同行十二舟俱宿譙

樓之下

池青

石頭跨水峙高青綠盡平蕪許放舲設險自
來譚保障常關誰可恃藩屏譙門夜值金門
漏葦食謀參肉食聽十二同心方百二賢人
占聚潁川星

東昌望魯仲連射書臺

魯連道燕將
書年纔十二

東昌門外柳青青客子停舟醉醺醺向服魯
連天下士今來荒草一空亭書遺敗將尋常
事齒比甘羅十二齡不識火牛何處用却將

片紙藉聲靈

抵臨清關關使者桂韓生見遺刻稿

桂殿芳名重簡青頻年後輩識新劄臣心水
比清源使有筆光搖奎木星誰問二東歌杼
袖自慚三北嘆飄零故人贈我昭華琯今夜
應添玉案螢

清源榷關者三同行舟待之三日感而

有嘆

讀

池清

室如懸磬野無青半募鋤耰備朔庭一里夷
煩三使者千家能有幾餘丁漢繻莫負終童
棄周緯徒勞妾婦聽自媿書生空涕泪六丹
何日續箴銘

經武城 先聖廟仍塑像

先師古廟肅丹青遺像於茲有典型不信絃
歌畱下邑可憐徑竇起中扃陽侯久返高賢
壁公事空遺客座銘安得言游三百輩四芳

出宰頌清寧

夾馬營同諸友登岸散步因譚宋事

偶類前朝耀史青香孩非此誕寧馨徒多祠
廟供香火不見營壘設伍丁中國幾登真宰
相至今猶嘆小朝廷興亡漫挂登臨恨曾記
希夷指一呈

四女樹與彥深考其故事不得

見說明妃墓草青數峯今復泣湘靈佳人獨

池清

立憐燕趙女隊相看妬尹邢邂逅偶然成一
粲淒涼今夜益三星文蕪莫道能消恨請讀
飛蓬樹背經

平原懷東方曼倩聞盧德水先生隱居

未能走訪

大隱能游禁園青滑稽千古一沉冥武皇但
訪安期子德水今添處士星自借先生風後
死何妨我醉聽人醒平原十日空懷想可有

東方射覆經

桑園濮頭豈桑濮之遺音耶笑而問之

不見微行歌踏青桑間濮上說娉婷審音曲
漫借師曠好色風非刺衛靈已少張梨疏滯
氣欲沽魯酒換高冥應知關里無遺行莫向
花營遺赤丁

夜宿馮家口與止祥彥深諸兄沽酒禦

寒預愁河東

池清

可是將軍大樹青滹沱夜色迺玄冥酒人快
事呼三甲河伯愁予檄六丁風雪有亭頻着
屐笠車無路且揚舲長安此去仍聯袂肯向
江干歎葉萍

過滄州古渤海郡也聞酒美以舟行甚

急不得買

十千恰剩篋映青斷岸無絲繫小舲畏壘猶
聞冀遂具糟丘且聽屈原醒河堅平渡催冰

信雪映孤帆送酒星滕六夜來將棒檣野鳬
蚤已避寒汀

寓青成途十首

詩豈有識乎仲冬之十日河水夜合榜人
不能復行諸同社曰子謂青未了而今了
矣予笑曰未也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菰青
正以此地爲丹青引也魯衛青善戰幕南
數千里無王廷秦青善謳其音繞梁三日
不散予今且爲浪子燕青矣因記青雖小
邑而雅多韻人姚氏三先生皆能詩能古
文詞皆以少年舉存廉其巨擘也吾於王
劉二君得傾蓋交焉於沈承野得桑梓交
焉於北衛諸主人得逆旅交焉誰謂阮途
之無青眼乎以次紀之得十首

青縣東成青識也同行尤之賦以解嘲
青女憐才目也青欸畱一夜凍雲汀石沈置

酒羈行旅路鬼催詩上客駢偶爾紀游當一
呖何知占聚合三靈小舟載雪難乘興且共
扶搖徙北溟

借住劉宸寵小齋姚彥襄廢堯枉顧兼

携酒盍

依劉偶爾寓於青有客翩翩訪獨醒三宿何
煩頻載酒一燈好共細譚經竹林屢把君家
臂蘭社初邀地主靈自此往來幽興熟會須
下馬指銀瓶

賡堯嗣君鼎晨兄年十九以戴記初登

北榜

青箱家學謝藍青十九賢書羨茂齡洗馬車
車初載壁長文抱膝早占星爲霖早歲須龍
種此日秋風有雁翎聞說救時君世業好將
三策射彤庭

同彥深君開飲王六符齋頭卽席賦贈

江南好酒說河青偶住青丘問挈瓶幸遇主
人能訪雪何須行客遠侵星尊開北海留驚
座笏挂西山學御冷他日綬頭揮手謝迎荅
吾亦遣丁令

青丘送維曼止祥正長望之諸同社先
發

青翰連舟伴看青客卿分手送高翀健飛漫
羨雲端崔畱滯應憐隰上鴟煩汝早尋沽酒
望爲予先覓護花鈴長安此去春將獻彩筆
如椽好乞靈

青寓近同鄉沈承野屢過畱飲天涯有

比鄰之感詩以謝之

客鄉賴有爾眸青義重經年豈忘萍下酒夜
能供笋板畱賓冬亦置花瓶杖頭好我分司
業流寓何人識管寧如此居亭堪度歲不知
晦朔落堦棠

住青二十日始買車北行賦謝同好

一日應拈一字青巨鐘無力舉枝筵浮家社
始歸新營或短車皆帶舊經前月應酬多雜
皆此奇形影太伶行定交自古言傾蓋莫謂
浮踪似海萍

過太城北徽兩庄甚擾主人時大風揚

塵畱宿賦謝

敝車羸馬已辭青風伯吹塵沮外垆屋上之

青

寓

青

烏人亦愛杯中有蟻客難醒頻年北道多賢
主此日東偏近德星旅枕忘寒應作夢夢騎
鵬背擊南溟

涿州瞻禮大樹樓桑是劉先生故里去

翼德村不遠

離奇聳幹老無青蜀主童時倚翠屏大樹尚
留神鬼護前朝已逐葉柯零至今野叟譚遺
佚猶指將軍共戶庭不識錦官丞相柏力支

一木隕管星

夜宿蘆溝橋南有綠林投石而去

王家舊物少瓊青羞棠何煩傾赤丁投石已
知餘勇挾鈎頗覺旅魂醒如今舉世皆銅
馬無可貽君只劒翎寶玉大弓渾與盡眼看
陽虎笑芴靈

燕邸十五首

寓燕無他事止有閉戶讀書與同人訂交

燕

燕

燕

社耳遇前輩以場事近沈約四聲宜與四
戒俱嚴予笑曰只不戒九青一韻可乎時
海內相知深如友夏龍友兩公述之端木
年少諸友皆詩人也友夏之言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作詩予感其言而得如
千首如左

至燕邸復寓東偏與同社訂文約

硯田無可稅苗青何處連篇月露形衣積馬

塵三寸許檄催雞枕五更聽涉川共擊中流
楫灌樹重翻老圃經兩度公車渾涓債又親
案雪與乾螢

長安除夕

韋編尚伴一癸青爆竹千門開歲星夢到孟
幃羞水菽春迎堯茨換塔莫讀殘蠹本隨年
束看老椒盤有涓零四十頭顱猶爾許還將
芝艸問前庭

甲戌元旦

縵袍猶帶子衿青每遇詩題涓債癸曆紀春
王花在筆車來長者席爲檯康哉此日多封
祝白也前身是酒星但得百篇揮一斗艸茅
臣亦拜 君靈

渤海中

元日同李端木周葵仲姚象玄飲錢東
共醉長安竹葉青主人東渤海西溟好傾玉

枕澆元日行侍金門傲歲星梅發兩京傳細
菜杏栽三月長新棠踰廩馬上堪磨楯欲向
燕山一勒銘

吳淵如葉行可馬培原是日同過訪

客過從話紫青六千君子問龍庭當年自
忤校爲筆此地相逢葉是萍字載鬼車蒼相
哭圖看 王會簡書靈不知今夜藜頭火幾
照吾儕鹿夢醒

閃碣宮宿呂公堂譚夢且告予兆

藜炬曾燃祿閣青更生新序動仙靈酒徒召
拜南柯郡文士名懸北斗星才盡幸貽江子
錦兆先爲洩任君鈴蹇驢多少邯鄲泪昨夜
遙分一枕醒

立春日移小寓避客

墨畹拋荒艸不青情農無歲預愁醒閉關且
刈栽蘭譜開卷先翻種術經此日逢春剛

穀頻年謁 帝似孤萍獨憐灌漑能多待逆
數場功三十棠

喜楊龍友周又新至自白下

飽參天界萬杉青鍊得深山老衲形草向子
雲爰寂寞蓮歸茂叔有芳馨燕臺競市千金
骨蜀道初開五力丁望爾來遲輸爾捷秘文
傾貯發蕪聽

同龍友走訪譚友夏章爰發錢彥林諸

兄各出近藝相示

戶內牙籤伴案青雄文各自剖精靈靜心所
照惟遲月豪氣難除亦迅霆鵬鶚橫空搏八
極蜃蛟戲彩起重溟獨憐十軸胡琴草幾擲
金聲與衆聽

奉侍鄒靜長師於燕邸時以廉訪使入

朝

清風猶帶代嵐青三載埋輪在驛亭持節獨

行 天子法褰幃人避使臣星肅鴻久繪盛
門疏威鳳新傳韋曲經漫說蓴鱸鄉思切簡
書指日又 彤庭

洪載之許我西鄒廷若劉爾受沈隣秋
萬年少黎仲實鄒欽伯過訪皆不值
而去作此簡答

訪舊誰畱半刺青偶騎瘦馬出郊垌三年滿
屋朋爲月此日題門客有星把袂無因譚一
出提壺且自酌孤醒尚須直叩高齋坐指點
箇中覓句聽

李小有招同譚友夏韓雨公鄭超宗程
大來李端木周槃甫萬年少張爾唯
諸同社燈樓雅集

和將火樹看銀青禁話時文只酒經移到北
山規晚節占來東井聚繁星燕秦楚越皆同
調憔悴支離有獨醒且喜謫仙畱看月驚人

佳句帶酣聽

第一場後同同社葉具五周翼生應吉

生王五生韓之孫譚場事家仲孺亦

至

琅玕滿紙已丹青吾黨猶然渾醉醒自古場
皆迷五色何人筆可護千靈中台紫氣通南
極小硯文瀾接北溟春草夜來頻入夢好將
尺檄下邊庭

燕清

場中兩與萬年少同舍年少尊君惺新

先生吾師也予先有夢因紀之

年少才高馳譽青篆沙先甲剖英靈筆鋒避
爾應三舍花影移人已八瓦萬石家風皆謹
厚千秋友誼豈因時與君此夜聽蓮漏莫負
吾師僕射廳

江本湛復來譚命與家仲升語予意合

縫掖安能決取青人言司命久揚靈宮惟磨

竭能生謗劍若屠龍枉發劓賈宋有疑逢李
主墳筮相和說文呈吾家聚穎多奎璧會轉
璇璣駕赤霆

放榜後二十三首

昔人下第有詩登第亦有詩故有項之虞
兮劉之大風悲喜之致殊自懸絕而予以
爲正不必乃爾憶予辛未所作贈夏長卿
貴履吾諸篇情摯意直不敢以青雲薄待

榜青

故交則予之有今日也予每飯意未嘗不
在鉅鹿下也孟郊看花之什千古笑之乘
車戴笠何足據乎惟是疆場之役自束髮
以來大小百餘戰而始獲勒銘於燕然每
一放榜後蘆溝橋畔總是灑淚之亭張家
灣側無非載愁之舫黯然消魂正在茲日
言念及此雖釋褐述懷贈友諸篇聊以志
平生忠孝之思而于唐人早朝應制體固

自不可同日語明矣天下有人心當自諒之

初登第述懷

頻年失路笑拖青此日重將舊泪零幾許劉
賁車畔哭空憐賈誼席前聽三遷夢尚懸親
舍七尺軀惟矢闕廷天祿不煩藜杖照案
頭還有讀書螢

將朝赴鴻臚書名循舊制也

紅額於今乍點青漸將名姓側題屏古人所
嘆埋荒草姝子何修獻大廷始信儒冠能
見帝偏欣匣劍亦邀靈相逢半是新蘭譜
幾個前科不涕零

早朝 皇極殿墀下

聖人建極雨垓青新采青我映葵莫斗指
堯堦同忭舞霞籠禹鼎共晶瑩鳳樓色
映千門瑞蛟海文開八代靈自魏涓涓難報

稱願簪彤管紀勛銘

予一路皆拈青韻而榜首名偶應之豈

詩亦有前定耶併以紀異

太白前身又太青長庚天上降雙星如來再
金粟第一仙人是壁經宮錦無煩彈柳
筆花螢已吐蘭馨詩題未了名先應何謂
文昌不効靈

與同門陳伯玉金柴臣朱聞玄牟子遴

榜青

二十人謁座師因懷同社下第諸兄

弟

宮袍遙念布袍青茅拔蘭摧揔涕零知我自
應同國士悞人畢竟是遺經心儀瑞鳳多騰
藻目送飛鴻盡鍛翎從古賢關堪皓首考槃
何怪矢沉冥

放榜之三日恭逢

聖駕躬耕藉田敬賦小詩紀事

夙戒農祥闢草青朱旗玉輦護千靈 天生
后稷爲時夏 帝繪幽風在古亭無逸共歌
周曆久有年尤慶禹功寧草茅新進難隨
聖澤讀臣工敬爾經

喜顏壯其以五經 賜上第

粹文自古出於青 聖世尤欣有典型三絕
綰傳顏氏學五車字載少微星孝先腹笥嘲
高足師古家乘笑考亭日下卿雲磨特眷報

楊青

恩豈止在明經

釋褐

江州司馬溼衫青無乃琵琶不可聽且與黑
貂聊洗辱誰知玄豹亦通靈衝星劍爲張華
泣流水琴同鍾伯聆明日 玉墀同忭舞霞
衣應惹 御爐馨

吏部觀政初讀律

西山曉色送來青捧檄初隨從事廳自古讀

書須讀律何人懷德又懷刑選稽考驗皆觀
法管杖徒流亦典型新奉 簡書程涉歷微
臣咫尺拜 威靈

時久旱祈禱從部堂後趨事

靜山燦海草無青雲漢憂天在 內廷六事
桑林聞罪已千官疏草說停刑好風好雨星
徒咎疑鬼疑神魁有靈要使萬方沾沛澤命
倅早晚稅郊垌

楊青

集吳澹人齋頭爲譚江上徐霞客游興

此君始不負山青竟以青山作戶庭着屐知
渠能幾量褰裳訪友自重溟閒圖五岳爲游
鈔醉倚三峯是寢屏莫笑東方多志怪見隨
夸父逐圓靈

從文用昭年兄奉問九江曹象先業師

因及星子同社但惟肖近狀

匡家兄弟列峯青下有真人結隱亭曾昇藍

與隨栗里兼尋白社過莎廳九江遙望是伺
處五老別來今幾齡同社及門分不淺欲緘
尺一附鴻翎

送毛五有之任華陽令

劍門千嶂列丹青叱馭初馳九折輶捧檄情
欣爲菽水當關險設有圖經今多貴客如司
馬人到天河即使星蜀道比來憂寇盜須君
脫穎試新硎

青

榜青

許我西初授南武部喜其覲省甚便以
在翁年伯先任水衡也詩以送之

鍾山佳氣鬱蔥青四牡駢駢擁畫輶作
公推大小冰心家學見儀型宮袍着去茲斑
彩壽年携來捧酥醺倘遇同庭詢家訖水曹
原是老人星

送徐大津令武陵

花源深處草青青半是秦人擁漢輶雞犬亦

隨仙作令桑麻全借福爲星行經峴首碑猶
在笑問漁郎路可扁莫道官閒無一事成蹊
須覓種桃經

答友人問台州有何佳境

萬仞差峩壁立千古云地濶海冥冥琪花瑤
草山中果雨髻風鬟洞口婷崔馭吹笙開石
壁鵝羣染翰寫金經無端醉後逢天姥月照
瓊臺夢未醒

青

榜青

牟子邁得 請歸娶同門賦詩送行亦
用前韻

預修肩膺貯螺青通籍金閨叩 闕延十九
人中車是璧三千里外渡爲星時簾月照芙
蓉幄寶鼎香籠翡翠屏此夜絳河應索咏莫
言江上遇湘靈

送劉任先初授潼川刺史

此道誰云難上青遙占紫氣擁鹽亭偶登步

閣傳新序聊示蒲鞭省舊刑五馬行春同岳伯一琴入蜀豈郎星曾聞涪水堪摩厲係障須君爲發測

讀光含萬竹笑新詩美而有嘆

此君久矣咏青青却映琅玕綠字馨不厭千竿雷月影何人一笑落繁星因招桂樹賡同調光詩是潘木公選定肯過椒軒問獨醒落落子雲吾所愛無煩再讀草玄經

清未

榜青

爲朱爰起年伯母題壽詩爰起另書之
絕
泥金箋上蓋有特賞戲志其事爲一

曾聞晉帖重來青此事今仍見考亭玉軸裁雲題綠字金壺瀉汁寫玄經眼看嫖母娛王母心喜文星頌歲星何怪山陰劉道士白鵝籠去換黃庭

葛無奇侍御贈畫箋兼言筆作且問及

予近狀偶以青綠天然改首韻奉答

倚石屏稗川於此著丹經粧臺尚

帝座俄古執法星咸美侍中偕

詢高士伴樵青錦箋彤管供香案只

蕭駕雀輶

平鳴鳴不平也是袁特丘辛未所作與

予載愁篇意反而合追賦以自廣焉

放後無門訴玉青讀騷應續及騷經諸哀鼎

清未

榜青

足張南紀一戰旄頭掃朔庭案有留侯澆塊磊杯從李白慰飄零殘貂故汨猶堪把痛定翻愁不忍聽

吳美子貽秋舫箋詩力洗晚聲歸於大雅讀而嘆之

分貽秋水映空青筆洗瑤天入翠屏十五占風推季子晚中逆數得先型題箋有舫纔稱韻飲酒兼騷始字醒忽憶吳江楓欲冷木蘭

耐爾載如馨

朱行仁先生曾以藥石生我臨行往別

念其垂老京華泫然有賦

幾見方瞳又返青蘆舍內總浮萍朱家老

矣猶能俠儒子貧子只有經人到古稀情自

酒於別路淚先零臨岐更說何珍重好把

金丹鍊鶴形

送楊龍友讀書雲間

楊青

送君此去萬山青恰載琴書放小舸龍友字

香驚海嶽鱸魚秋好憶華亭關西夫子今東

道日下文人自北溟間說機雲俱入洛雉壇

白馬問誰刑

南還諸州

寓都門無別事讀律讀史新令也閉門

之外止有拜客殊訝其無謂偶讀王遂東

先生詩云買數長班牽一馬六時功課去

溫詩不覺啞然一笑此言雖謔豈非燕市

一箇國乎函輝試敘選尾與同事黃可

文陳大士劉同人諸兄皆得請南還而

輝也兼遂覲省之私仲米潘與戴聖恩

如天地以巧夕出張灣布颿無恙風景不

殊與辛未年所紀載愁時豈能無故涕重

流之感同行者同社蕭陽黃若木里中族

旗生諸友遇景輒味臨流賦詩亦一樂也

以次紀之得詩如干而予頻行予假出

門諸作則已載在剛社中故不復及

出都聞警馬上有作

鞍轡籠朱劒匣青馬蹄塵暫謝却垌玉珂矯

首聽鶯鶯烽火驚心問犬糧未有六箴陳
象闕私將三表策龍庭書生杞藿愁無當憂
國於今尚典型

張灣放船因憶辛年撰日記載愁悵然
追賦

三尺五九霄青折字郇模謾織畊念母
遙瞻雲下舍懷人乍過水心亭尋常酒望
賓日瞬息風帆送客星回首昔年懷往路小
舟再著放愁經

德州舟中與雲間張求我夜譚用韻奉
贈

王孫艸在岸猶青江上餘酣漱晚汀偶遇平
原爲此飲能知曼倩是何星秋風豈獨尊堪
憶斗氣從來劍可聽久羨茂先稱博物聯舟
好與問圖經

其二

携來伴可有樵青玉樹兼聞唱後庭初訂志
和招釣隱莫隨屈子讀騷經鴻文久著一莖
艸維社新聯兩葉萍此去雲間鱸正美幸分
羹撥酒魂醒

舟過故城與若木訪周祭甫於澹庄留
飲席社時沈無謀孫無疑同集共分
青字

相將北郭望遙青散步閒過玄草亭羽徑偶
開逢二仲瑾醇纔到看三星高人里內推同
好酒伴場中許獨醒時若木不飲日暮艤舟楊柳
岸黯然別賦不堪聽

周祭甫所居是澹臺先賢故里
聞風欲問蘚碑青古士於今尚有亭里以澹
臺爲後輩人如祭甫亦先醒身雖隱矣榛途
隔汝得人乎蕙譜聲謾與陽侯爭尺璧直翻
蛟蜃障文溟

席社極人文之盛無謀祭甫爲盟主所
訂皆同志友也前一日集此恨舟來
稍遲有缺把晤小詩寄題壁上以志
懷想

劍芒映赤簡垂青傑在人乎地亦靈自古北
方多學者兼今卓道有文星欣從廣社譚鴻
藝却恨扁舟滯鴨萍來歲綠楊容繫馬研田
爲勒策助銘

席社是盧德水張天如選定

何人狎主汗篇青指出風雲露月形怪奉玉
川爲北伯平司金鑑是南星綠圖亦借先生
定黃石偏呼孺子聽合併漢唐三四傑從君
壇坫試鋒矟

客冬過平原訪德水先生不果今復從
祭甫讀其閒居三十首高風可仰遙

致服膺

鴻飛千仞薄高青水豈惟深德則馨辭爵有
馭何害隱讀騷兼酒莫言醒每羞此徑人稱
捷惟服先生獨宇冥聞侍板輿供菽水應從
將母註忠經

德水先生居平原郊外閉門著述事
近聞舉子

數間破屋一編青隱矣何煩問歲星每憶著
書稱卜夜兼傳生子字添丁新刊杜藁卿常
訂向避申蒲戶獨扁莫以蒼生汚洗耳知君
不負北山靈

沈無謀以近草見示是哀譚諸賢尋味
所不到讀而嘆之

五色何能刻却青遙峯昨夜擁螺亭君家四
韻多翻調友夏三歸亦乞靈臨本獨拋渾化
帖辨才兼折淨名經苦思莫遣移腰帶飯顆
朋等一細聆

孫無疑於席社中年最少而人盡疑其

匿歲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時

若木亦悞呼爲社長因笑而紀之

昔時每憶羨年青荏苒今來四十齡偶值漢
文翁老老翻疑顏子亦是星駒非伏櫪難藏
齒勢欲搏空必匿形誰道澹臺遺杏席斬蛟
千古赫聲靈

榮甫遣諸力夜送予舟至夾馬營力還

寄謝

酒酣暝色入船青誰挽長河助建瓴賴倩一
帆呼水伯閒看三老借畦丁中原鹿走驚營
馬枕畔蟲飛攪曉蟬殘夜小牕山吐月思君
不見過前汀

若木讀先人誌銘以詩見投次韻賦謝

先人遺事薌碑青共比中郎有道銘旌檻頗
無慚古直析薪聊復媿寧馨沉香浦點譚盟

水瀑布峰前說御冷羨子史才過倚相欲將
形管一邀靈

附若木原作

敬向昌黎問汗青千年人誦晉堂銘但言
薑桂爭秋辣誰識芝蘭亘代馨插漢仙標
添突兀酌泉宦蹟總清冷從來史傳垂廉
吏文苑輸公寸管靈

將至任城奉和若木舟中卽事之作

開窗霽色納遙青恍惚天孫入杳冥秋水灌
河連極浦夜聲經雨沒前汀陶朱住此船堪
隱地去定陶不遠葉白貽君市可腥午夢乍驚呼歛
乃起焚香篆讀黃庭

附若木原作

幾樹垂楊浸水青新晴斜照寫空冥魚依
帆影時衝浪雁掠蘋梢欲過汀兩岸秋山
經雨媚三家野市隔河腥書生不作江湖

夢中夜思焚老上庭

任城諸先生和子美南池詩有成刻矣

予倦未能戲拈青韻解嘲

借通懶和舊邑青別燕衰蟬帶雨聽間載謫
仙千百艇偶浮狂客一孤萍生來飯顆稱詩
瘦老上槽丘頌酒醒傳語任城東道主江天
誰是故人星

過黃河口拜 水神廟再讀遺碑悵然

感賦

繫宋諸忠照汗青今知陽夏亦三靈疊山旣
隕鼎臣魄阜羽曾埋處士星茗汜不慚稱後
死汨羅無用說先醒提戈倒挽天河水要洗
中原羊犬腥

其二

吳夾沅黃氣貫青重磨白日起朱靈辦香逝
矣呼張傑紗帽溫然淨管寧幾向廟前欽肅

穆無煩洋裏嘆零竹登萊近有逋逃孽擬借
迴瀾問不庭

舟中得家書喜老母以下俱平安

一紙家書慰眼青開緘二字報安寧慈親尚
念長安米愛妾私詢蕩子斬詰我爲官多寂
寞離家作客半飄零故園親友煩相問處士
新兼吏隱星

得家孟手書知其病愈善飯

夢裏秋池草半青醒來箋雁恰迎舸長途獨
勸餐增七磬室初傳粟貯瓶雞肋有官知肯
宿馬肝無恙賴參苓兼欣抱膝諸孫好老去
重將理說鈴

過邗江飲鄭超宗齋頭有作

隋家楊柳夾隄青訪友河干一繫舸谷口何
人稱大隱台州自古憶先醒天涯倚劍聯交
譜地主遲杯問酒經三絕新箋幾題跋臨峽

頻過領佳亭

趙宗初失偶醉後賦詩慰以代晴

不禁紅淚漬衫青牧子哀絃醉裏聽鸞鳳鏡
中等隻影鸛鵲裘外憶孤醒鼓盆且和逍遙
吏荷鍾須邀頌酒伶別去遙同參靜理曉風
殘月正前汀

留贈彭椿齡別駕

蕭蕭虛畔一燈青繫纜沙頭問羣瓶北雁書

還青

逢彭子佩南州榻照故人星河渠拜爵題循
吏客署追歡問典型此去扁舟京口驛黯然
別賦不堪聽

彭使君携酒追予江上併賦別緒

久憶青州從事青平原飲後旅魂醒秋光此
夜槎如水宦興三年署似萍半刺何煩頻載
酒孤燈好共細譚經歸帆明日金山寺回首
江天有使星

過維揚初得閨君

時又秋之二

章臺柳色折來青不枉楊州有素婷閨月與
秋添韻事佳人如舫載芳馨欲裁小袖傳新
話仍寄餘酸芳舊經無奈孟光渾見慣小星

舟中聞家園被火之信遙念老母

太乙燒殘藜火青柳州書至慰飄零老餘蠹
本遭回祿貧只雞窻付丙丁繞樹有烏驚夜

河木

還青

月思家如雁宿秋汀忘憂不解唯萱草欲借
奇肱到里庭

失火後得家慈家孟書時七月初開事
也

祝融何意亦垂青先甲重來顧敝廳

予甲寅
火今甲

戊戌
火又
流火稱詩剛七月渡河悵別是雙星母
兄遠信能排解書劍遙傳盡杳冥所喜作人
無長物只憐焦死讀書螢

舟過毘陵讀三山勝社詩曉焉有寒裳

之想歸舟甚速不及訂期因賦小詩

寄呈木公閒少諸社長以志景懷

三山杳靄納遙青訪舊重過京口舡勝社獨
畱詩作刺江天誰指客爲星尋常酒望投孤
轄咫尺風帆送遠汀此去尊鱸秋正好旅懷
擬續放愁經

舟中夜坐聽閨君彈琴

綺應名綠案名青譜出流泉咽可聽客舫時
挑司馬癖秋魂夜喚水龍醒七條玉向朱絃
瀉十指冰從素女捻恐與嫦娥增舊恨碧天
高處冷銀屏

閨秋望日虎丘步月

此夕瑤天故洗青一輪重到可中庭新秋望
後剛逢閨片石人來半度伶能解閒行唯我
輩轉添客感是浮形謫仙死後金樽在揀倚

欄干照醪醑

繫舟吳門復病腸血甚劇二十日始甦

東方之木應丹青化碧如何累幻形酒我一
腔幾濯濯人極似泠泠鍾聲夜半愁爲
枕藥索何有經近遇長桑傳肘後又畱
四大伴

烏鵲與沈彥方話舊兼及兒輩事

幾醉烏程竹葉青故人笑指讀書亭情癡俗
尚畱眉顰黛本家猶當酒經老我一冠彈貢
禹多君三戟起蘇頌吾兒謾詫能誇龜頭觸
屏風總不聽

苔上夜泊

清苔雨後晚烟青碧浪洲前紫客舡漁火帶
星移小浦雁更啼月照孤亭十年白戰吾將
老此地烏程酒獨醒猶憶現山詩話社友生
歎絕雀鳴經

月湖將解維朱君開黎仲實至夜話

欸月湖頭剪韭青故人相對話沉冥一杯濁
酒送窮泪三疊陽關催別經前日共嗟携草
簪子雲謾戒指瀟瓶隣雞遮莫啼殘漏恐負
河橋一幔綰

馮公荔社兄招同關上胡使君錢塘張
學博西湖共泛

碧知湖外草偏青點入雙高楓葉亭使者有

還青

疏停酒榷侯門無路餉魚鯖人稱大樹髯尤
絕劒辨豐城眼獨醒今夜客舫撫倚醉莫交
明月下前汀

江邦玉見貽耳目日書且索予序

兩丸能洗一天青冰雪聰明藉爾靈姑妄言
之皆鬼事莫非命也是忠經綠文無用冠皇
甫紅日行看捧帝廷休歎窮愁多著述世
間聲蹟儘惺惺

讀聞子將招隱書及湖舫約有感

年年水綠又山青桂樹曾畱幾隱亭直待巫
咸招不起始輸漁火話先醒野航恰受容誰
泛頑石能言共爾聽好喚孤山林處士月梅
同課種梅經

渡西陵大風

濤打天門岸捲青素衣千載駕銀輶錢塘戰
後龍魂怒蓬島吹來蜃氣腥一葉中流呼水

還青

伯九歌半醉讀騷經拔刀砍罵仍多事請向
滄浪孺子聽

沮風錢清

一錢似水尚名青遺老當年臥去輶妬起石
尤能斷客狂呼麴蘖且占星家程五日頻添
夢旅況三年欲換形爲語東風莫相阻子安
滕閣亦揚舲

山陰道上

秋冬之際燒痕青萬壑爭流自不停遊似子
猷方愛雪隱如安道亦虛星扁舟昔日尋蝦
菜小築何年點客萍速問菟裘吾欲老生兒
當復喚添丁

陸宗華孟子安姚靜生三年兄畱飲

紅友凝香注碗青慙慙三益話離亭迷花久
憶人中聖訪雪初回道上舸筭脯細披叅竹
肉茅柴賒盡指壘瓶鄉思此夜爲君住幾度

青未了

還青

五三

江干占聚星

夜半煮茗

偶攜磁碗字回青閒煮松蘿滿瓦瓶萬籟既
沉人寂寂寸心如火獨星星清能聞妙香將
燼醉好憂時酒漸醒夜半扣船叅靜理遠村
譙月到孤聽

蒿壩晚發

葉黃偏映麥畦青浪跡歸來數滯停青女遼

寒侵席帽白衣擔酒護磁餅荒村戍遠聽雞
漏敝僕衣單扣馬鈴話道官閒堪穩臥如何
此夕學披星

青未了

還青

五三

合刻紀遊詩序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孟子曰子好遊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信如兩夫子言遊遊道更難言也予平生雅遊而名境與素心不盡相值家在委羽間惟台雁兩山時躡屐一往耳因憶司李濟南始得縱觀泰岱昔人謂岳有五登其四正未知前途作何究竟也余社友陳木叔讀書萬卷髻而遊百粵歷吳楚間頃浮家蘇茗八年北抵燕趙齊魯交遊幾半天下江陰有徐霞客者與木叔善

獨行三十餘載竟全岳而涉夫千其遊無紀極兩君皆有母敦三遷之教九熊畫荻而兩君又皆以孝聞然則遠遊之訓非耶余年友黃石齋秋杪策一蹇來遊兩山木叔間丘馬影追及寒巖萬壑中談古今遊道畱信宿乃去石齋自雁返與余言不佞讀木叔詩親霞客人一則抱膝衡門有滄海橫流之感一則杼嘯蘇門有振衣千仞之思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至性發而爲忠君孝親吾語子遊道在是矣余因取木叔所贈霞客古詩

十九首一再諷咏言遊之道與
 子言依孝與臣言依忠木叔豈
 患遊者乎是與天遊而非僅遊
 方之內外者比也余與石齋各
 有贈霞客詩石齋作傳海內久
 余爲合木叔紀遊共刻成帙以
 見黃石公徐孺子與寒山子皆
 當於古人中求之第不知古人
 中余竟何似

委羽社弟吳執御何執父題



客還草一名司馬梅

小寒山陳函輝初名煒木叔父箸

紀遊十九首有小引

自有山川卽有遊屐往古來今豈止一
 向子平司馬子長哉昔黃十岳以兩遊
 五岳自名瑯琊竇從大西洋裹糧入中
 土經寒暑十四年世人足不出故封曉
 不見域外空其蛙井而蟲冰也江陰友
 人徐霞客賦性簡遠作人落穆事其母
 太君至孝兢兢守登高臨深之戒而足
 跡幾遍九州自云名岳已了所未到者
 獨有滇黔二區耳且歷敘遊屐所至無
 險不披有屢月無煙火者與境畸人珍
 草駭獸非復耳目慣經而初無封豕長
 蛇種種諸毒之害此無他以霞客名在
 僊籍夙有川岳機緣故也霞客心坦自

曠致靜自貞以四大付之六字竟其遊
踪將與博望之槎長房之杖造父之逐
日車金著靈異應不僅以經過者自限
壬申初夏同其孟仲昭兄過余小寒山
齋將往雁宕出晨機秋圃詩與黃石齋
先生所贈長歌見示余讀之不勝高山
景行之感余有母在堂浪遊十載碌碌
風塵此身未能長往又每笑昔人臥遊
買山皆囁語耳知前途稅駕之何所乎
因挑燈賦五言古風十九章聊寫已懷
言與愧感相稜不復可以告人惟當附
霞客遊乘後供行倦時一粲耳遂走筆
錄之左方

州九涉云八岳五登者四每咲向予平尚餘
婚嫁累男子離母胎懸派蚤明志東陟若木
顛西窮大荒滢正如東方生芝田聊攬纓歸

牽阿母衣天門暫遊戲

其二

何不秉燭遊百年亦未央局促伏轡下駒隙
馳電光不見雙鴻鵠千里恣翱翔我夢徐霞
拂衣竟暴糧掉頭不肯住足下有八荒山
靈登舊交與子長徜徉

其三

避世小寒山閉門叅石壁有客叩柴扉握手
如疇昔勞苦道平生山川結其癖杖頭瓢
緣囊底煙霞籍同好遯翁夏夢遊笑李白問
君自茲往能着幾量屐

其四

出門卽有碍半生徒在井空戴遠遊冠以此
愧孤影少小志四方誓不負靈境每懷內顧
吁將無愆定省三閭晨機圖中懷如斷綬小
人亦有母嘗羹時憶顏

其五

分域亦有疆上山亦有糧男兒信步去肩負
五岳裝 皇輿奉正朔恣覽無曲防須彌納
芥子大千何盡藏不見瑯瑤寶涉海凌西洋
十四載卿莫王夜郎

其六

管以霞自名塞霞奉嘉客家近赤城山朝昏
幻奇色僊人王子喬吹笙煮白石君欲從之
遊曷往叩桐栢孤竹兩公子九天位僕射道
餓未足憂請採紫芝食

其七

潘輿空有慕毛檄尚未捧母老猶甘藜流退
安得勇頻年若禾間石田代南隴長懷菽水
憂指囑心輒勸吾友之怡親時以山雲奉秋
圃貽嘉穀瓜瓞方蓁蓁

其八

尋山如訪友遠遊若致身蘭茝與鼎鑄以鍊
有心人君行三十載日與魍魎親太行在世
路而獨坦其冥晦冥風雨際恍悟宿世因始
知丹臺籍蚤已註素臣

其九

吾家仲舉峻七尺不畏死一榻風蕭蕭獨懸
徐孺子果世稱通家南州又高士自携磨鏡
具江夏拜知已當今第一人唯有石齋耳扁
舟丹陽道風雨琅玕紙三復感素心高山懷
仰止

其十

雁宕吾家山木向雁湖宿龍湫五千仞振衣
兼濯足振蘿陟其巔星辰大如菽溪嶽寂無
人所見皆糜鹿雲外與白雲雲外白雲正
德時雨僧名當
年結茆屋欲從之遊伊人已空谷

十一

尋山豈不遐未聞遠臨水風波有隱民湘海
多豪士既以客爲星江天任所止三神隔十
洲褰裳涉其汜言借葛陂龍復收琴高鯉詎
曰汗漫遊有本者如是

十二

羣生仰苦趣日夕戀家園視陰營短魄束縛
如縲縲丈夫仰天嘯所交在出門策杖追浮
丘乘槎躡張騫天地本一屋人皆處中禪君
身九僊骨霞舉故軒軒

十三

終南未爲幽太華不復險半月無村煙置身
聽絕巘道逢采藥翁安知非劉阮尚記匡家
廬夜半煮蓮羹此際憶峰燈何人撥苔蘚

十四

入山寧厭淡學道苦不蚤小寂悔長忙霜鬢
憂草草吾友王紫芝中年卽好道棄官如敝

屣匿影自名鎬鎬上人卽王
友名立穀揮手謝時去回
頭見空浩坐落塵網中念之令人老

十五

人生孰無歿貴得其歿地床第與藥餌寧知
歿中趣吾友吳朗公太息上封事鶴唳豈足
悲龍鱗惜終棄以此慕山澤豺鯉堪遊戲桃
源尚未扁行從劉子驥

十六

閉門無不可寥天印空性樂水與樂山非徒
供話柄達磨九年壁渡海若遊泳撫弦衆山
響此語終意病千里自出門百年豈坐井乘
舟與芒鞋吾欲處李孟

十七

少年客楚粵近始北走燕孔林憑軾過秦岱
空仰瞻不如從健兒跨馬馳九邊玉關帶箭
出青海勒石旋何能訪丹籙大小夢遊僊僊

家歲月短擲米變桑田

十八

平生好遊記能始頗繁括山陰遂東師肯獨
擇後活山川有性情詎許人批抹草草何問
津欄管速題跋惟昔龍門遷奇文領超越精
進不退轉請師兩菩薩

十九

行行勿復止前路遠且長天地幾萬里至人
不能量中原一卷石宛在水中央縱葦訪蓬
島曳屐登扶桑不聞君家福航海求瓊漿六
合何外內結想正渺茫

附錄

何鳴鳳 字巢阿

策杖入天台野足奮雙屐遊目掠幽奇
冷翠涼塵隔萬八千仞中神明多奧宅
霞光頂上橫瀑水橋邊瀉可以注吾顏
可以濯吾魄有眼不看山雙瞳如紙隔

有骨不遜禪七尺終成白九品證三生

五嶽搏六翮歎愧王紫芝生愧徐震客

登小寒山天際閣讀木叔紀遊詩感而有

賦 二十六韻

長洲周光祚 字承明

天際結遐想紀遊翻近刻新題古十九
字字鑿胸臆志廓膽復奇身非宇宙匿
瀕曠蕩其襟無分畛與域帝臺挾天
遊僊城枕霞息小寒片石耳八寰恣憑
軾恒奉板輿歡獨資石田力涉世薄紛
華援觚鄙雕飾披茲沁雪肝傲彼搏風
翼覽勝黃石篇問津情孔壘山川任所
之河漢邈無極一往凌大千陋哉守方
閼顧瞻寸草心敢暫離子職大小兩遊
僊聊且抒副墨我亦操蛇子擬控竈髮
北慧刀割塵根業緣證空色鶴馭杳莫

板鷄衣久相識浮沉州有九疆半困荆
棘星霜鬢自侵月露腕堪勒偶與台宥
期瘦筇苦未卽閣丘厝馬影菜滌問拾
得把臂寒山君慨然吐中塞西窗燭可
剪南山薇可食呼僮出錦囊琅琅可矜
式遊道嗟如海何人蠡爲測請共五岳
圖齒遇而方幅

畧存一名閉戶吟

小寒山陳函輝初名煒木叔甫著

紀遊後十九首有小引

又紀遊乎不遊何紀大略皆椒子閉戶
時不得意之譚也椒子家寒山中讀書
送窮更無石可語惟有壁可入耳偶得
何巢阿遊台宕詩云歎愧王紫芝生愧

徐霞客喟然太息冷語故堪涕淚哉遂

自疑前十九未盡遊志篝燈復作此嗟

乎椒子之爲是詩也如長吉咏浩歌詞
轉刺促如謫仙賦希有意轉荒唐或以
爲齊東之語或以爲許伯之哭把視都
無似處笑而置之

出門盡寒山太白見道語閉門卽深山參之
得玄旨取歡仁智樂沈思動靜理草履寄草
編草心寄菽水草草避勞人所耻爲祿仕錦

袍不受爵爛醉長安市

其二

頂天脚拄地那得不刺促願學雲將遊偏逢
步兵哭羊質皆虎皮龍性久魚服上帝自
有心公等徒碌碌家在巾子山舉頭看茅屋
永許與西遊暫取快胸目

其三

願給遠遊符逢州供酒米願乘蕩子舟隨波
載騷喜道逢齊聶政千金重一歎各言母在
堂此身未可許骯髒欲何爲羈栖乃淡耻那
能長局促貽笑於鄉里

其四

挑燈供下酒快讀雷侯傳副車雖悞擊祖龍
亦魂戰黃石投素書滄海詮靈變赤松與青
童神僊豈難見我欲從之遊商芝在漢殿避
世金馬門將無嗤曼倩

其五

幼年讀前史最愛鄴與雷大李流夜郎小李
記玉樓何如白衣相高臥叅廟謀曲江呼小
友雲谿拜外侯十年領一獺歸與洪厓儔不
貴又不去丈夫能無憂

其六

寒山有一士結茆峰之麓墮幘招皇華振衣
笑徐福痛飲時當歌高歌或當哭一以爲愚
谿一以爲鬼谷處於材不材落落復碌碌猶
問此云誰莫是段干木

其七

天步漸已艱世車退不蚤野哭豈猖狂永懷
郭有道德激無太淡瓶口諧時好放浪無太
高岸身遭俗惱東山望蒼生出則爲小草高
咏邇風篇稼穡實維寶

其八

憶昔浮家遊七年禾雪春語兒溪上漿館娃
宮裏人因懷范少伯降志不辱身五湖足風
月署此一韻臣回首西陵濤千尺何怒喚伯
圖恨已矣君其問水濱

其九

太華險稱絕七畝登其顛誰將謝眺詩搔首
問青天退之旣慟哭希夷只高眠達人見豈
殊兩兩聽俗傳半生懷此意埋沒驚人篇行
將郵拙作一政李謫仙

其十

上賴古人書淵明真可喜紅飲弛蓮約白衣
郵粟里長貧食可乞大歡酒可止柝下與首
陽合之得其似兩晉豈無文歸今一辭耳讀
罷風牽衣五柳琴鳴矣

十一

昔我遊柴桑其年纔十四吾師曹象先偕禮

東林寺遺軌尚森然五峯天外置嘯虎可名
溪一笑豈易事因懷十八賢敝屣脫纓珥蓮
社如再開吾欲位其次

十二

髫年卽作客隨宦嶺表梅趙庭鯉也對作賦
子安才百粵賓南服聲名接上台趙陀皆已
去明月照荒臺徒聞陸新語一奏龍顏開人
生不得意弔古空徘徊

十三

繫纜石頭城少住易初吉懷古無快腕論交
有促膝龍友東道主授餐復授室無隱從東
來道生亦西出入座皆故交舉杯餘采筆樂
哉憶斯遊一日當兩日

十四

黃河接天上來往試逆流所以履終吉途窮
賴陽侯始信博望槎遲河犯斗牛始知子安

艇疾可赴洪州波濤在世心呂梁何足憂君
子慎平地默與神明謀

十五

秋窻夜蟲吟每歎帝京遠迨乎轄三脂蓬
鬢嗟偃蹇馬骨價自高車塵祇相溷君門
隔九閣誰聞慟途阮長安米日索王孫長自
飯勿復與婦謀牛衣臥猶晚

十六

奇肱化人車電影東皇馬兼呼造父御遨遊
四天下滄田幾春糧雲漿不給牟蓬島日夜
浮仙家有飄瓦蔡誕窮來歸流霞豈堪把何
如鄉里兒妄結耆英社

十七

蘭書滿天下肝膽先映之出門未舉步却坐
返歎咨四方如千載未見多所疑道廣或難
周世季則漸滴寧局一室內淡遠以自貽涼

風與梁月君子意遲遲

十八

或者意所期其人已千古行路良獨難作詩
亦誠苦執手上河梁情淡語堪祖盜賊爾何
存關愁唯杜甫小雅嗟若華國風嘆其楚迂
哉杞霍言迨天未陰雨

十九

跼蹐怨天地曠蕩友古人但問世所感胸腕

後紀遊

附戶吟

寫其真同谷歌何惆希有賦不倫秋眉換新
綠桑田接水濱男子貴適志離騷安足詢
頭得常有遊方之外臣

題徐霞客紀遊急就章

漳海石人黃道周幼玄父箸

崇禎三年二月徐霞客携小舟追余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得數風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暫雪尾走白日天下崎人癖愛山負錯瀉汗煮白石江陰徐君杖屨雄自表五嶽之霞客爲肩鶴體雙瞳青汗漫

紀遊章

石人集

相期屢不失事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萬里看余墓下樓檐囊脫屨驚烏啼入門吹燈但歎息五年服闋猶麻鞋貴人驛騎不肯受棹頭畢願還扶梨自言蚤歲適鴈宕縋簾級綆窳下上天台石梁平如甕青霞括蒼白於掌中年復走西鍾山隄飯十日支霜盤道逢採藥投雲餐帝子欲爲歌路難匡廬老僧亦下拜鷄足道人分沆瀣磨頭豆殿石

泉茶夜中日出嘯滄海聽君言下何蕭然引

人拔嶺捫青天所揆幽奇既如此豈有人獄當君憐東魯仲尼去千歲西羌大禹歟何在書生抱膝空呬唔卽化喬松安足賴去年先輩繆西谿起草授揚天下疑精魂已上託烏兔未有人識其端倪何況撿蛇窟穴底千山爲貌隱千水乃欲按剔窟真靈不畏巉巖不避从世間兩物唯鼎劔燒海刻山寫涼燄少

紀遊章

石人集

年學道須及時簪紱累人孤書詩當時諸公歎鶴唳悔不從君煨蹲鴟卽今關門散百一醫巫吹角愁銅狄蒼崖黃窪不可尋令威灑血迷故迹君猶跋涉從東來兩頭不突生飛灰城郭比人更柔脆田春史義安在哉男兒不僊必良將驅龍凌波破蕩漾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對鏡坐相向中身潦倒爲時人牽船引纜傷路塵彎弓聞虎行逡巡寂寂寞寞

過冬春何不還家。所親聽君。集語當採真。
跋是北窻箕頰濱。而必栖栖櫻此身。

附錄詩跋

遜園叟鄭 鄭

石齋過毘陵爲予言霞客之奇。徒步三
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卻弗
納。時聞予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予。羅浮
往來海上。真有卓犖順之風言。甫畢石
齋去。而霞客來。聞石齋之過也。追及之。
丹陽得所爲詩而歸。予適病痰嗽。榻上
一舉手而已。亦欲少有結撰。以酬千里
羅浮之雅痰。病殊劇。聲氣不屑。竟不能
成。初石齋謂予曰。方墓下時。有筆墨之
戒。至今耿耿。不知此適何日能償。故丹
陽一見。遂償之。其云石人急就章。蓋已
數年之約矣。

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遑遑遊行。
天下名山。自五嶽之外。若匡廬羅浮峨
嵋崇嶺。足跡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
當徒步萬里。訪石齋於墓廬。石齋北上。
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
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況
鬱激壯遂。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
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霞客出以相示。
因題其端而識之。時余方以請 告杜
戶。讀唳鶴蹲鷗之語。令人雲臥之念彌
堅矣。

吳門項 煜

此黃石齋先生贈江上徐霞客者也。先
生學行清古。弁冕吾署。而挺身採華亭
於舉朝結舌之日。尤人所難。先生於世
殊落落。而雅善余。余固未有當於先生。

也霞客遊滿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走萬里而謁之窮山夫自世俗觀之則幾於嗜痂之癖矣霞客亦善余知余之樂觀先生之言也出示余故有感焉

長洲陳仁錫

霞客遊甚奇無如盤山一遊余歸自寧

錦憩山海喜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

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

日不能去亦見古松百株半挂藤蘿半

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

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至嗟乎將

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

繫也霞客着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

雨故空雨絕余題卷並在丹陽道中

客心草 一名林陵秋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木叔甫 箸

中秋訪楊龍友社兄於白鷺川月夜泛

舟悵然感賦

白鷺可在川川遊亦如鷺主人借客廬客借
鳥之寓煙巒洲渚間物與我無忤朋友久闊
懷江山乍逢趣此夜與此情誰得容疏註秋
意佳正中水光冷還素明月色愈明故人心

客心草

林陵秋

愈故呼僮弄舟楫閒篙乃驚載之木蘭橈
迷其桃葉渡寧止千頃波竟作三里霧漁父
忘其源蕩舟若散步棹知漸淺淡水識天風
露近瀨生遙灣栖鳥驚靜樹交諠信如水忽
復增啼訴感彼逝者思月照西州路

龍友以舊居居亭予小詩言謝

竟就君家飲共眠高樓野月兩相便人如索
醉先呼白字若爲炊復煮玄靜簡簞筒安孰

上開携燈燭話床前不知我友誰賓主羊左
無誇是昔賢

南郭隱歌 有小引

聖僕先生今之郭有道也胎僊骨於幔
之顛家近錢夷錢武兌丹砂於何漏
之下寓隣茅固茅衷其人不臣不友道
在易之潛龍其學亦釋亦玄靈如楊之
唾鳳少年喜解紛排難直可絺魯仲連

客心草

林陵秋

於千秋大志貴任重肩宏豈齒於將
軍之一諾金門偶隱歲星遂効東方慢
世市肆暫埋季主偏嗤賈傳憂時歎弋
者之何慕六翮倦以知還嘉隱矣之焉
文一班藏而勿見有几堪憑南郭與衆
籟遊無人敢移北山徙四壁立架上圖
書道德與楞嚴共寶胸中丘壑煙霞將
夢寐俱淡清餘多結癖初不離手書劬

琴尊老去尚多情亦無碍乎色聲香味
興寄離騷名士只應痛飲酒歌傳子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蓋花間載月桃葉之
渡非遙卽竹裏烹茶樵青之綸可把先
生鳳舉輕汾陽之助猶有紅綃調綠綺
鴻冥司景純之術聊將赤豆取青衣春
風對客宅冠雙聲丹樓目城句酬二美
是以樊素小蠻偏釀香山道骨朝雲琴

琴尊

林陵秋

操恰叅坡老機鋒況藻思乞巧報章映
自七襄且畫筆凌雲君牕傳乎二妙第
白雲之並咏雙鬟唱和雖云樂矣倘午
夜之各貽半臂厚薄將無嫌乎調停心
苦雕籠之鸚鵡先知偎倚韻高酒肆之
鸛鷀盡典總之天女散花不染維摩之
法座直至登伽證果方徵慶喜之禪那
長齋繡佛燈前久悟色空短轅轎車夢

裏了無罣碍蘭蕙雙姝帳下旣芬乎朱
李蓬蒿三選門前不拒夫羊求輝也寒
山拾柴滌止應飯飽胡麻於陵妻辟纈
猶自廉輸苦李慕柴桑之素心藍輿願
有元亮仰鹿門之高蹈繩床得拜龐公
但曉劉晨阮肇採藥共遇仙姬豈知玉
清承莊行雨同隨太白王屋駕七香之
車尚望園翁畱席帽彤管剪雙椽之燭

琴心

林陵秋

偏欣交甫贈明珠請釐詞於長者兼博
粲乎佳人爰撰小言敢塵大雅

鍾山之陰草堂下南郭幽人結蘭社讀書閑
元秋草淡一卷維摩獨箋寫詩題欲碎黃鶴
樓興到時磨銅雀瓦自云舉世知者希眼看
萬物如土且閒同郭璞賦遊仙偶騎西王芝
田馬帝敕飛瓊萼綠華飲君流霞碧瑤掌
書殿上兩侍兒給與鸞虬奉揮灑我聞仙家

好遊戲擲米獻珠亦聊且手持彤管畫瓊臺
雲煙頃刻毫端瀉雙星在戶三絕兼希具易
安真弟姐耶須亦配老瞿雲雪山苦行抱瘦
課先生拜佛意穆然何肉周妻一齊舍一年
三百六十齋日日騷壇典風雅如來授記於
儒童此是常歡喜尊者

聽李季寅彈琴

謚若盤庚古秋節客座何人霏玉屑李郎靜
者意淵然七條冰翻十指雪天地造琴不造
音音向空虛自生滅昔人動操衆山響山有
聲乎琴代說叔夜歿矣中散存廣陵於今原
未絕長卿之琴挑以心何故白頭又慘咽總
之聲音關至理歡者如環悲如玦試將此解
問淵明壁上無絃耳根徹

題吳蒼生墨梅

妾住孤山下曾妻處士家洛神爲捧硯雪無

墨池花

同蓮印入南庵看竹

何啻千萬竿清庵自包束都遮山色青獨散
荒陰綠風篁依磬聲瀟瀟憂寒玉此僧禪悅
深無煩割塵俗

九日登雨花臺

時同楊龍友周又新諸

登高韻我輩借作詩題目何謂負簷夫紛紜
夾華轍真僧說法臺俗子望塵灑拳石之
多喧溷絲竹肉日暮傍飛鳥城郭爭相逐聚
散生滅因公寺真碌碌偶借素友來煮茗僧
之屋遠見長江流灑然浣巾服

木末亭拜方景二先生祠

鐵骨天爐一米菟月映雙寸心千古泪碧血
與青釭十族號山鬼孤星照大江秋風亭外
葉猶落踞蟠鄉

桂下同二美人聽月得眼字

誰家夜按霓裳版瑤天笙曲無入撰步虛殿
上與雙鸞共落寒香沁玻璃琉璃洗淨碧海
三箇陰陰度鸞輶小山山鬼招不來芳魂
稀前細寫羽衣詞鬼杵蟾蜍輶
子打孤眠恐泪青天一情眼無端捧硯
上讀僊對影成三吸瓊醴

贈采石曾修伯

官袍采石筆皆葩簡點春風正一家逆旅
前多汨客長安馬上有仇花生憎子布詩兼
好病愧陳琳檄尚餘爲報寒山先掃榻款君
一味赤城霞

籠鶯換李 有小引

予從維揚籠一鶯畜之白門旅寓中將
兩月鶯依依向予予不忍殺且非陳仲
子嗜也予筆如椎橛不能作字數煩友

人李子木代之臨岐念無可繫是鶯者
因覓笥中一畫鶯東轉饋之子木且戲
語曰群則非一今併楮上而二矣子木
遂予江干索詩紀其事一咲書之於左
惡川是鵠鵠者爲哉我烏愛才從墨池中來
家鷄賤矣野鶯備於陵所嗜惟螭耳偶分半
李印若是坡帖可名換羊書道士鶯群復歸
子李即掀髯一大笑饋者不辭盡者亦要從
來片炙難昌求肯以塗鴉易吾好鶯聞此語
仰天歌子木木叔奈癡何前身予本楊州霍
腕力孰與腰纏多譬如紙上君則那君能畜
我長生兔屠宰予當終身爲爾念彌陀

番別黃若木

二京未能賦薄遊今人老北闕上書窮南都
誰偏好我來一月餘山川俱草草徒以幾相
知性命與傾倒酒能却鬢絲譚能開懷抱燕

自古疑忙閒可同討若木八閭賢角巾如
有道千里携樵青浮家桃葉島憶自離綿關
五噫吐其悞及予過長干頻勸歸宜早三嘆
感君言中肝忽如掃出門已判年母髮應添
皓髮學憂牠嶺空閨念綦繡小妾侍高堂暗
泪題紅襖破鏡照刀環哦詩誤祐葉急買江
上舸歸食秋風福所嗟客中別慰勞卽生情
春華雖易凋冬情不輕稿努力惜寸陰弗使
落心

林慶秋

帽終皂閉門避俗塵讀書以爲寶

附若木和詩

兩度遊長安逐花時已老况彼上林紅
偏愛少年好青衫及蹇驢出都悵春草
劣計淹白門滿腹憑誰倒俟君久未來
塊磊填荒抱却疑或我忘弗向此間討
秋月正如珪旋輟自古道把對悲喜兼
豈遽還閩島詢及新交情無言但各悵

未契本難酬盍簪須慎早救飢枉渡江
君聞更似擣君顏尚如童予髮已全皓
昕宵慰藉間寧便輕紵編寒消范叔緇
雪褪羊哀襖感事呪交心懺月商詩藁
秋江急尊鱸霜澤鮮蟹稻應念倚閨人
一日十時情君名燥九垓殘膏潤枯槁
山子墜鹽車詎寺駕駘皂努力効清
時三立聖所寶

林慶秋

留別楊龍右兼簡同社諸兄共五十韻

南都之異北喜少遇貴人聚有素心友出無
元規塵墜予離家久歸棹繫江渚策蹇訪知
已一見匡匡骨肉雖異姓不辨楊與陳紙
寫卽我屋草榻卽我首指困炊我爨倩役推
我輪更愁客中寂爲我卜比隣我往吊師帳
野哭水之濱哲人嘆其類孝子悲不辰國士
西州泪生芻舍苦辛是夜秋正半水月共靈

賓遙峰落卮酒宿烏度城闌中冷煮初吟洗
耳兼滌斷夜深蕩小艇溯影弄漪潏歸卧千
竿竹挑燈復細論詢至兩牕猶見之麒與麟
登堂拜君母念我慈氏親忽驚日月逝尚困
草莽臣父書豈易讀析薪而負薪求志靡他
道在乎敦人倫流感昔賢躅社稷欣所徇青
螢黃卷下寸丹質紫宸男兒不輕死所以
稱致身不見玉墀首不聞沙塲燐吾友鍾至
性先我抱孤真每羞五交論寧字三疾民獨
愧聖明世儒冠類隱淪豈其神龍潛甘讓
屈蠖伸雄才何所用碌碌據要津八字困七
尺傷哉孺子貧大雅久蕪沒誰區野史彬石
田歲自內要當斬荆榛若夫盍簪義矢之松
與筠班荆及傾蓋永矢以勿墮士有魯仲連
馬有九方歎人有古抑衡師有方子春尚友
百世上一洗叔季因交情敦夙昔文局振鮮

新朝華筆可披皎日壇逾嶂丈夫所深耻旦
燕而暮秦感鄉統扇詩千語不厭諄一言以
蔽之勸我重自珍復訂獻歲期郵社命車轡
離亭飛木葉方舟問渚蘋相將無限意歸帆
亦遶經書別同好黯矣各愴神臨岐貽尺
幅山高石磷磷前路悠且長夢中往還頻願
言崇明德此意堪佩紉

附龍友和韻見答

深山久閉戶梁月思故人誰將冰雪心
洗我十斛塵有客叩我扉移舟繫江滸
泣玉曰歸來濶別非經旬爲問者誰子
碎琴人姓陳呼僮開艸堂石逕掃花茵
握手話末夕照心唯冰輪良朋來千里
不孤而有隣昔語我世態其當問水濱
痛哭拜吾父謂國隕星辰淒涼大招
賦字字皆酸辛因之剪野韭共志主與

賓顛倒讀奚囊紫光飛郭剛黃河來天上
肯隨人齒斷剩馥與殘膏寸寸浮碧
潏狂叫做太古眼前寧足論寒山一片
石現身爲祥麟見子平生志文章等君
親豪興奴屈宋子雲應爲臣誰謂大雅
絕火傳不盡薪斯夕相期許所重在大
倫誦讀初不負時好久不徇丹心烈如
火勁氣通楓宸才應等天下坎壈猶
縈身剖肝能化碧灑血可成燒浩然天
地正方寸守其真自欣得畏友嗟我爲
鮮民躬耕郭外田手把林中綸無父我
何恃寧敢言屈伸幸有北堂母荻杆甘
食貧零仳野人素那能復彬彬南望隴
祇荒故居委荆榛百念冷如灰友誼貞
霜筠嘗夢生死中交情都沉湮良馬有
瘦骨幾遇陽與軟俛首暗泪垂未嫁羞

芳春莽思入西竺合十即前因唯子知
我苦德業勉日新許我研田中崢嶸有
孤嶧不學些投楚當思哭向秦我聽敢
藐藐君懷自諄諄臨行幾千言一一掌
中珍駕言馬首東相將晉車麟拏舟下
楊子兩岍愁白蘋離亭斟別酒紅葉侑
幾巡如君絕世才但願潛其神泰山小
天下不爲白石磷滄海納百川不爲怒
濤頻斯言本臭味願各久蘭紉
谷眉生
過白門得晤眉生詩香酒韻皆載眉間
未幾握別眉生箋詩追予則兩驂已在
舟中矣秋波送棹眉故如遠山平依韻
走荅情見乎詞
羈秋伴月半癡頑一片魂消別路間問字
題京兆廬尋香遙憶掌書班其人遠矣箋猶

此夜淒然夢不關從古石頭難寄信劉郎

何必恨蓬山

其二

遠山螺黛靜堪扳惜別深於遊子顏琴實有
心情客訴枕寧無夢怕綠慳爲題雲錦懷銀
漢非舞霓裳想玉環縱有薛箋千萬幅才情
兩字孰能刪

登燕子磯感咏

片帆磯外過牽石水中央客有登臨者因之
望帝鄉千峰環繚閣九派到潯陽杞菊丹何
限盟心是漢光

雨中阻風燕子磯懷龍友諸同社

何處征帆濕不飛坐留小艇過漁磯久知楊
子封姨信難拂寒山旅客衣四面石尤能置
酒孤身丹棘幾忘歸渭城朝雨誰家曲此夜
相思各掩扉

客心艸總目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著

題報國寺兩松有引

贈王山公

索王山公印篆有引

江花行

贈葛無奇年兄

又東無奇有引

客心艸目

寒山

過漂母祠

寄家書三首

大旱後苦雨

較藥

相李端本附原詩

送唐聖俞南還附和詩

秋熱借浴

旅坐感懷

送孟子安二首

贈王亦資年兄

崔聲篇

送宋令君

楊柳青

獨流舟中二首

客中送吳素生

寒山

客心草

小寒山陳函輝初名煒本叔父著

題報國寺兩松有小引

猶記唐存翁司馬師命和五大夫枯其一予足目所未經言之自多影響及蘭陸龜蒙天台怪松記家山也安得覩面失之訪石梁第三株已非故想當時興到語耳惟東門丁家之六是數千年物

虬蹲鳴翔僧跌客醉真異觀也豈即圖

中道人所云耶報國寺松屢聞之題咏今夏放後扶病始得與友人李不器唐聖俞李端本閔士雅同遊焉前殿鬱手蒼蒼已呈瑰姿後兩株益狡獪不可方物松子語四友曰凡木崛曲無文理者皆惟惟松乃其常人情多所見少所怪世眼狎昵牡丹視此如黃冠老衲遂

肅然起敬不知溪山窟谷中什百倍此
者更幾予與諸君各有歲寒後知之感

作怪松行

人言怪松殊不訝道人家在天台下千株萬
株如老僧換眼峰濤各疑乍前年偶過丁家
谷五者橫眠一支屋輪囷逼側畫所希虎跋
龍勢差足日以此煌霞癖抱松每聞佳者即
扶筇偃蹇支離有玄賞豈云夢腹微三公長
安放後臥肅寺滿肚磊砢不得意予友李師
好奇服床前坐譚呼怪事病中七發有蒼官
可能暫往撫之共盤桓入門遙翠落衣裾前
殿後殿棹項寒中有兩翁奇而特袒裼裸程
於我側一如老鶴舒翼哺其雛一如重垣夜
負飛摩勒申徒之兀鉤弋拳奇疾炫日反見
憐乃知樹理亦如此故令皮相失姁妍世上
之松千億那可數商周鼎彝貴奇古譬如忽

見天竺古先生頂禮合十驚未覩昔日米顛
丈呼石道人於茲偏嘖嘖便欲一寫石梁合
爲三友圖筆駐天空無點畫

贈楚中王山公兼答來韻

八百買奴千買婢丈夫七尺無知已讀史每
嘆孟浩然楚中奇人往相似十年侈說王山
公正如震雷灌耳馬之隗毅酒荆高把臂
相逢恰燕市一見寒溫無片言我輩落落不
偶大率皆爾爾偏憐放後舌空存豈有灰餘
心肯歔大笑昂藏骯髒欲何爲世知孔方之
兄孰問管城之子從來皮相天下士朱門幾
枉席門趾山公之才八斗書五車頃刻揮毫
數千紙青雲車馬塞窮巷願爲結襪願進履
輾然不足當啓齒酒酣拔劒砍地歌正雄白
眼視人如糠粃何獨鍾情湖海一狂生不啻
傾筐而倒屣嗟乎昭王安在哉壯士皆已矣

易水自寒湘水淡唯楚有才乃如此

索王山公印篆償之以詩 有小引

山公向精雕龍技予索之云久不作此

得一日當勉應因走筆仍用前韻爲寒

山一片石介紹昔君家右軍以籠鵞換

書今予以打油易篆傳之後人當復添

一笑柄

王郎用石如用紙無字之碑混池水纔聞奏

刀筆陣驚其血玄黃竟何似對峙而無戲墨

池右軍忽變爲編史屠龍已成無所用雕虫

小技偶然耳超超玄箸玉屑霏湛若芙蓉泮

秋水手歟心歟爲石歟杳然不知其所以宋

人一葉刻三年天巧神工莫可擬要之無當

於大道故如幻師提傀儡吾友其中有淡意

蒲團悟出畫前理蚤見頑石起點頭自云吾

無隱乎爾昔者如來授記予烏有先生子虛

子比來遷秩醉鄉侯接羅倒着長安市豈有
自板老青衫不分符竹不賜璽與君一笑凌
秋空世事胡蘆皆鹿豕試將片石語寒山斗
大黃金只如此

江花行贈日者江本湛先生

一畫既君五行吏玄宰排人惟八字偶奇逆
順衡者誰千古英雄各流涕天之生我因我
辰攝提彼降以庚寅欲招巫陽求其故豈有

陳孺子而長賤貧江郎夢中五花筆譚天之

口如秦宓酒酣把盞一問之誰是屠龍誰捫

蝨洛陽賈誼稱才子墜魄驚心推李主長安

漫刺無可投但典鸛鷀寧鸛鷀嗟乎感士不

遇古所傷退之亦復畏簪擻薦福碑轟黑貂

敝紅顏白雪委道傍君友歲星揆日月優欲

因君叩 天闕再拜稽首玉皇香案前願赦

一介蟻臣之唐突臣衣短褐口不餬腹竒便

便傲侏儒願得賜臣較書天祿閣猶能手調
大階轉六符臣有小疏特糾大司命貴賤顛
倒擅易偏正朱門畫錦席門懸罄餓竹阨柳
天顏黜孟衛卿不得老我先聖從來列土封
幾大賢人何況行歌而負薪彼君子兮歌代
輪奚以坎壈終其身 帝聞此言笑不答殿
前遣使追磨蝎特赦長庚奎木分掌東壁垣
傳語君平漫饒舌

贈中翰葛無奇年兄

句漏真人九天秩夢中誰貽五花筆塔翻紅
藥侍 玉皇閣映青藜分太乙長貧昔有韓
夫子新詞能動 天顏喜千秋寒食斷者炊
煙雲蚤在半張紙吾兄白也之後身玉蟾金
粟非兩人長安一斗詩百首鳳兮唾藻龍爲
賓時以遊戲作山水矜慎不傳自怡而已尺
幅其間數千里掃盡 石丞與承旨我聞彤史

萼綠華掌書殿上衣有霞 帝敕織女侍兒

捧君硯壇葩閨秀稱作家書是衛夫人之徒

書以管夫人爲婢一拂出世卽現女子身擲

朱猷珠豈無意自是君身有僂骨夜夜芳樽

對明月雙星在戶三絕兼西掖西山堪拄笏

却笑臣饑欲歔罵侏儒犢鼻行酒誰當鑪吾

家故有灌園舊業可招隱不妨策蹇歸去伴

辟纊看爾絲綸池上吹簫侶那羨人間士女

圖

又來無奇

客歲葛無奇年兄曾見貽小畫二種予

以一寄侍兒俱養一當珍藏之今復把

晤長安道上云近作更佳因走筆小歌

奉誚惟折指大福豈敢再求亦昔人換

羊書意也錄似一笑

君昔貽我扇與箋各一云閨林一君筆扇

如對君常置懷袖中名花當時卽以寄側室
每思如此處分甚有理旗鼓相當乃不爾吾
詩尚可克君帳下作衙官小妾遂不足當如
妓之婢子差喜其人有畫意時誦心經禮佛
事生身況作蕩子妾每對牛衣暗流淚今春
緘我字數行前書已持獻正堂捧匱侍巾懼
折福薄命只合守空房我聞觀音常現千百
億身而說法求者恒奢持者狹繡出鴛鴦可
度人肯以家雞賤野鴨頃云君畫乃更妙仿
有黎澍供詩料誰令官粉各無色西子工顰
玉環笑昔人亦有換鴛書可問求畫須阿渠
覓得薛濤箋數幅吾兄揮毫之興定有餘未
知內旨終何如許則便我好答閨中雙鯉魚
過漂母祠感王孫舊事而賦之
蘇妓先絕纓儼妻亦餽食塵埃多婦人恩怨
適相值不有亭長炊安知老母德偉哉韓淮

陰竟得勝下力國士懷解推耿耿質千億壺
餐與翳桑誰應藏反側世有千黃金止以結
相識買笑非所怪周貧卽所喬每感乞人言
路飢廚乃積偶捐一飯施侈然矜容色所以
王孫意報酬矢胸臆却笑憂羹侯一時兩奇
特平能宰天下亦復遭困阨神龍多未雲良
馬幾剪拭指困貧時交此詎堪鐫勒定無真
英雄而甘丐餘瀝伐檀歌河干素心維代穡
客心草
獨恨豐養廉覆餗悞家國是則負鬚眉那可
對巾幗始景漂衣姬數語足憑式采藻拜芳
詞途窮轉中側
寄家書
客子聞人歸家書常懶寫往許三月還今已
忽度夏自若大帝不有人騎白馬落魄衆所
同悲來淚私下去笑貧中交分題結詩社胸
懷既如此孰堪告語者丈夫多奇窮不恨無

片瓦所嗟白髮親久守寒燈寡見友求雄聞
不覺涕盈把生富 聖明時何可長輿野

其二

每日怕寫書行人已將出及乎束裝待聊且
姑舉筆嘆兒好倦勤先勸勉其侄予髮已種
種始痛少年日三復宣聖言不及猶恐失更
作字數行私以緘側室予將遠行遊歸期未
可必善事堂上人餘閒卽佞佛慈悲種善根
多乞衣中虱

其三

貴賤何足歎人生各有辰丁年命宿斗玄草
不逐貧一箋荅家孟近狀如孤臣向日三寄
書勸我自愛珍頭顱衰漸至豈不懷二人客
被夜多寒池塘草未春中原雖有菽恐弗克
負薪以此長歎息高歌思伐輪

大旱後苦雨

太平常有象風五而雨十黍稌頌康年民不
知燥濕今歲天乾封三農荷鋤忙 聖人避
殿請海枯莫代汝 玄穹方靜攝虎豹當關
立傳聞乞霖表使者不得入山童石火流號
呼滿幾邑迨乎九重開一日百告急川岳土
穀神玉塔碎首泣 帝曰民病哉亟命啓龍
蜚豐隆捧數符河號各駢集東借太湖水西
迎波臣滄天心甚仁愛皇皇如弗及須臾澍
九洲鴻流滿原隰遂令楊沙塵變爲長沙濕
蒸若斗室中強倚爐香裏欲過良友譚從人
借簑笠

輓藥

天公困七尺愁與病常半下血動經旬挑燈
簡丹案醫云子中虛所須補劑幹窮途抱貴
病稱藥私發歎參乎久矣珍況值遼陽畔煮
字不收饑而日吞白粲長貧人所吁短水通

至許此中桂爲薪
煮費紅炭求地多暗
何由瘦骨換每歌飯牛篇
凄然忘夜旦

見李端木送友南還詩悵然和之

寒食蕭蕭對舊蟾
客愁畱繫隔橋帘
啜醕敢笑人皆醉
欹枕終憐夢未恬
遊已倦時依犢鼻
唯貧者識虬髯
帝城柳色江南草
不禁臨岐思欲淹

附李端木放後送馮公翥先歸作

勞勞歸夢趁行蟾
分手旗奇舊酒帘
文事於今尊側媚
素心須力保安恬
共余抱璞頻經別
似爾超羣亦負髯
塞北燕南試問
首銷魂賦就憶江淹

長安夏日送唐聖俞社兄南還

交情戀戀客依依
裘敝於今又葛衣
雞漏始欣相對舞
雁行仍歎不同歸
飄零夢有懷家
母損落人誰妬
楚妃吳地故交如
問信莫言

我貴是知希

附聖俞和詩

湖海元龍自可依
相逢莫漫歎無衣
柳州偏與窮文戀
楊子仍携玄草歸
溪惜故人吟楚澤
却教肥婢笑江妃
祇今化妬真奇術
抱得胡琴遇轉希

秋熱舟中朱玄渚先生畱飲卽就借湯盆

夜浴小詩賦謝

飛飛北上塵汎汎東歸軸
京國刺已漫天河
水難掬枉筇才八斗徒載愁
千斛敢學蘇門嘯
無怪步兵哭眼看同澤
袍心傷共魚鹿元規之汚人
半在車馬足衣繒不堪浣巾酒
莫以渡窮矣一丈夫握粟姑出卜
將爲汶汶乎抑任其碌碌
朱公桐之鳳強項求芻牧雨濕
河陽花月照梅鋗屋布投魯朱家
蠡徙陶朱族劒術精朱泚交
論廣朱穆廷尉天下平擢

司番都廣循吏 帝所嘉高門生定國相逢
郭君所邀我話剪燭澆以金屈厄借之銘盤
浴賤子感此情窮途被膏沐聊將素人心其
爲長者告憶自悞儒冠束身親蠹族路岐泣
亾羊夜半歌飯憤百憂滿其身進退類藩觸
笑彼長安道肩摩而擊鼓簸揚溲渤氛每向
人面撲往往洗耳瓢亦蒙拜塵辱祝融復修
市火旗恣餘毒執熱皆願涼通惡石梁瀑尚
記夢中沙雕篆潯腸腹還念補天人赤手濯
賜谷三薰起一匡知我惟鮑叔沉璧報視駢
伯圖豈心覆我欲一洗之黑貂淚痛續丈人
詔良厚愛我非賦鵬捲土與背城此意可相
最所欣葦蘭湯溫泉浸寒玉免飲刷胃灰更
沾澆脚醪濯纓漁父風安能裨沉陸請分清
泠流普天滌炎伏

旅坐感懷寄呈鄒靜長老師六十七韻

千古閱同人所重諸知已是以夷門客願爲
公子歿世路盡太行世口生瘡瘡譬如叢生
棘有意妬蘭臨煒本一書生負氣惜廉耻讀
先人遺書守先正遺軌眼看青雲儔少可多
所否寸心亦有慕識荆並御李三書兩及門
敢以淪素履寧披五月裘肯倒五侯屣頃來
困蓬蒿愈多流俗訾嫁衣代人織未宰傷處
妙雖負小奚囊耽佳笑鄉里雖與杜康遊聊
以解愁耳丈夫抱孤肝七尺許誰氏黍谷吹
寒津獨我鄒夫子私心向往之行止兼仰止
劍之埋干將琴之彈綠綺世有一人知豈受
青蠅滓向習括帖義南車賴其指石田開我
荒惰農慰耘耔何期使君旌借寇在桑梓肅
利憫哀鳴扶傷拯如燠清無劉龍錢祗飲惡
溪水蠲除一切苛所持維綱紀頻年海上波
鯨鯢皆遠徙山中斬竿輩頗煩當事弭公援

之方畧立縛若折箠蓋目下車來系麻長四
鄙民不識干戈相與安未耜法星近上台孰
視一方社共食其餘休何可忘衣破河海各
有源唯頌公德只凜凜三尺法則其所自矢
獨於棄繻生愛而不見彼憐才蘇長公一言
增倍徒但唱驚人篇磨必索巴俚但覽賤子
吟怒亦變歡喜部下懾威嚴顏色誰少弛公
堂旅見時若課趨庭鯉有時屏驕從在駕椒
之汜人言段干木近在寒山裏談詩或剪燭
脫粟不嫌糲總以大雅亡一綫廢幾似弗趨
閨也前直印參乎唯一日湫宕遊往同楊伯
起此固予家山何妨陪杖匱詩裁雁幅箋酒
呼龍尺水下交禮數寬脫畧應爾爾宮中催
李白尚醉長安市詎圖俗子睚因之生誚毀
湖海氣未除反以貽公累立身天壤間大節
貴不靡 上帝鑒孤忠誰能掩厥美人險於

山川古語良有以大川與名山不謂亦遭詆
何論勁風標況及幽澗芷丘壑莫言淡彈章
自茲始嘗謂公道在乎飭簞簞嘗聞貞女
心在乎守節義之不愆遑恤與咄姬
且頌前為歌凡几遙以想吾師坦秉直
如是無由書尺書一寫胸塊壘 聖明照天
下折節自求理許伯據地哭亦復多事矣願
學安金藏剖胸以明此

送孟子安先歸兼訊越中諸社友

不堪客裡淚闌干一片窮愁帶病看河朔好
沽消夏酒曲江難對進賢冠獨憐歲暮磨吾
黨猶喜風帆婦子安為寄尺書緘孟仲貧交
四海只孤肝

其二

千巖萬壑獨歸身唯有山川未厭貧 明主
久驚波岳句老親猶惜舞衣人七篇退述真

王亦資年兄五月納姬小詩戲贈

其二

鶴聲篇送彭椿齡使君改揚州別駕

畫永供臥治。帝念君才可盤錯。召入春明。
咨主爵。劉寵腰無一貫錢。清風仍給楊州鶴。
鶴向使君振其羽。君爲楚歌我爲舞。二十四
橋笙鼓聲。竹馬兒童迎。召父別駕。豈能淹驥
足。竚看。鹽書晉方牧。不愁無蟹。有鹽州我。
來一聽煙花曲。

送宋爲蹊使君令寧海

孟秋沈君厚年兄約共載出都夜宿楊柳

青同祖何非鳴招飲舟中時吳永調孫

光甫俱在座

野浦名新楊柳青天涯把袂一孤萍平分水
月還詩債各話鄉關佐酒經家釀久傾何子

客官航暫載故人星草玄莫問凌雲賦半醉
相看淚尹邢

獨流舟中贈虞山孫本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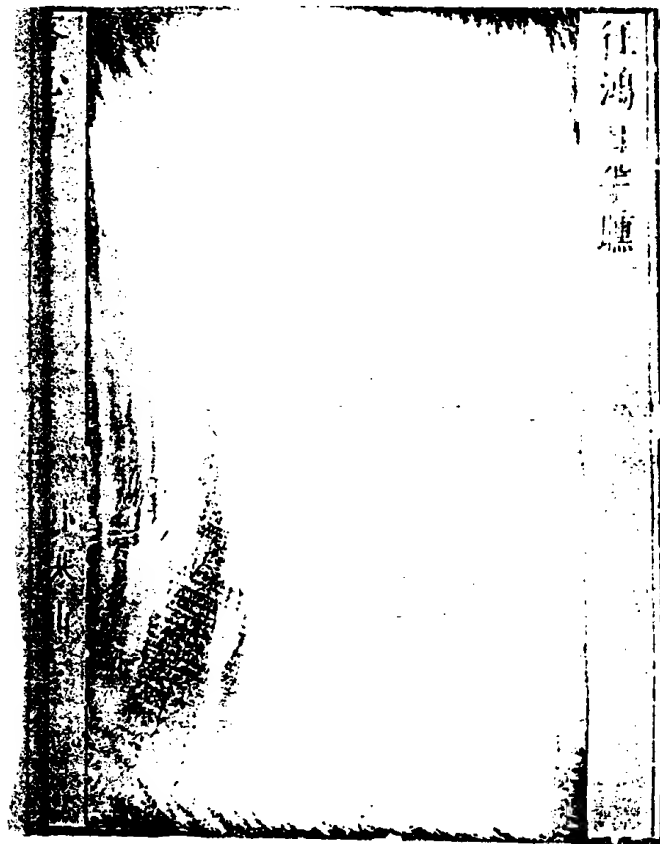
三分久矣說孫劉並纜於今識仲謀榆夾影
中天在水笠車塵外月如舟雉壇伯仲推雙
壁龍野雌黃任獨流湖海阿登成底事新硯
笑倩買吳鉤

其二

無人認得木蘭船錦纜相將蚤上天難弟何
須驃騎第讀孫已有十三篇赤文奏賦推形
管青海銘勲入研田間說鳳樓多作料贈君
不用五花箋

客中送吳素生歸桐城

紫電名高最不羣天涯半揖意如雲誰憐范
叔寒於我獨把吳鉤贈與君隴首丹林愁判
袂牀頭白練憶書裙古人別淚將知己目送



引

重芳三百生岸懷樓亦如雪四
以然然素樹居高而貌素貌素
香露多生毛髮可如龍水黃
于久殺法友人許乘初語皆靈

言以挑剔亦奇時正趣時酒
相對夕煙漸入晴多如推餘
鵲關風必屬身之三時多福
點絕情在灑山生景如昨而
清清泓泓清為雅源剎那

七年升沈隆勝山川終絕

豈有生平不足之哉我亦年
多而一語白描其意即就勿
新木拜拈紅葉題玉之千
首字上治舊無一語凌穠而

余院中言景不輒出乃爾人乎
度越何害實韜之阮七子
乃以白描題紅印如東坡
茶之白描其意即就勿
之情可以為詩始極情以

之才可以事於不難然以少
 海大池如明珠隔以物生亦重
 光未留得許多無數點一亦江
 村勝雪中 三曜之扶藜
 紅衫戴笠示物為要函絕
 安在紅白之不知為勝不取
 而本件題紅之句居然白雲
 之章此者因難引者之何
 容易余請為白我之役
 江東兵使通家友人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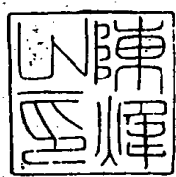
生元赫父漫題并書



紅題

紅葉為媒巧於撮合一聯佳句皆如
此怨歌行不必作矣詩以言情者也
暮則紅絲枕則紅玉思則紅玉照
則紅綃離亭而紅泪添歡場而紅
雨潤紅題良多題紅幾事羅靴
百首比紅詞後添一帳葉耳咏
紅葉莫如杜、於咏物入化故語、
肖神予考世了械似為楓、又
似為羽人史氏以一葉似為紅不

弓化工即青黃碧綠奚啻耶漢宮
多植楓士以獻之楓宸六甲咸御溝
嘉位也家山九月一望皆丹因記五
湖舊作与友人奈无咎方伯諫陳
用齊同家老小集山齋系吟此題
多得詩若干遂題此以紀歲月
焉肯為己巳月之交翔日小寒
山樵子保書



題紅

小寒山陳煒木叔父著

紅樹前十首

癸亥秋船泊吳江咏楓落一語淒然有鄉
關之感以偶抱旅病不能作一詩記之今
年自八月至十月兩過西子湖頭見南北

山木葉自青而丹自丹而落人壽幾何回

題紅

首間忽已四載通波斯匿王問佛唯當日

坐楓林下持蟹螯杯酒傲陶潛耳因與茗

友人李不器步入孤山龍井諸勝不器先

成一詩示予走筆快和便得十首雖云寫

意情見乎詞時天啓之丙寅歲也

不須大藥鍊紅顏紫氣朝來已到關見說巢由

俱入市丹朱私買掛瓢山

其二

誰將春色與平分爛熳秋山酒半醺露拂靈旗
成五色山神遠候紫霞君

其三

秋衣催織漢家宮散與千林作絳紅頻勅絳僊
憐樹底莫教青女妬山中

其四

和李不器韻

題紅

十里湖西蕩漾行峰峰幻作錦官城宮袍共載

杯呼月錯認榴花照眼明

其五

時聞朝事有感

亭阜乍捲聳天風一夜青林半漬紅明月照時

疑化碧暗將長血泣孤缸

其六

感時

見說形犀剖比于飛霜凝紫不知寒一腔熱血

酒何地野哭秋風嘔鉄肝

其七

天高空翠顛緋霞乞與孤山處士家
雀夢梅香消不盡斷紅飄落影橫斜

其八

湘妃昨夜赭琅玕盡取林皋淚染丹前日洞庭
山下過到今紅袖未曾乾

其九

空聞金谷碎珊瑚曾向秋林闔寶無萬紫千紅
春不管都留白帝散朝酺

其十

琵琶老妓怨紅裙昔日青青誤使君腸斷吳
纔一句荻花蕭瑟不堪聞

紅樹後十首

坐城南小閣倚檻四郊紅樹東眺江關五

里一片如雲錦銀花令人目炫心動漁郎

拾丹登岸定誤入武陵源也偶簡名家諸

咏唯霜葉紅於二月花此語與楓落吳江

冷艷雙絕然其起句卽云獨上寒山石逕

斜豈先爲小寒子山齋作繪事耶時秋光

將老友人余叅軍无咎陳子用齊小集三

徑中讀予西湖舊作一讀一叫因復分賦

十章

烟光含紫暮山秋九月猶疑大火流共賦小山

招桂樹不知人在蓼花洲

其二

共說僊家赤鳳毛騎來樹杪奏雲璈紅綃個個

隨君拾綴作山間宮錦袍

其三

絳衣夜耿紫微郎天祿藜分珠樹光家近幘峰
裁屬錦香園先促馬蹄忙

其四

紫玉何年已破瓜城南嫁與赤松家丹樓喚出
催紅舞千樹天桃不是花

其五

一片明光啓赤函金天初勒火官銜蜚燕夜捧
清塵勅郊牧前驅五色綵

其六

前村莫誤是朱陳夜夜霜天設錦茵倩取赤繩
留墜葉塞修應問姓梅人

其七

疑有紅粧上翠樓迷源是處武陵舟家山洞口

雙鬟在賦得秋風不姓劉

其八

火浣衫裁衛尉奴紫騮花裏醉歸圖隨風一葉
青青下紅粉樓前墮綠珠

其九

凋傷玉露正高天怕聽驪歌奏別筵借得落花
詩一首怨紅書遍薛濤箋

其十

偶尋一葉想嬌姿何處香塵進荔枝記取上陽
官裡事欲將全樹盡題詩

再咏紅樹十首

江頭赤葉楓愁客嚴武詩也英雄故自情
深此外咏者不一如阮嗣宗謝靈運諸人
終不能別造一致語何怪崔信明不獨傳

千古耶予賦紅樹前後二十首因誦丹樓
如霞胡遽濫叨二婢莆陽友人方伯諫寄
東謠予若能再咏十絕當以紅綃紅線相
酬也桃燈裁答走筆詩成遂以書之楮尾
曙光初照海東雲重譯扶桑篆赤文夜半霜毫
傳素女看朱何怪碧紛紛

其二

題紅
離離綺樹傍丹臺
浥露繁花霜後開
似有朱樓迷翠黛
不勞紅雨潤蒼苔

其三

左手持杯右手螯
枝頭倒結滿筐絳
桃花棗仙家供輪輿
與中山下濁醪

其四

燕支山色冷貂衣
錦騎胡兒夜獵歸
一片平原

迷野燒不知青草伴明妃

其五

金砂粒粒色堪餐
駐得殘紅耐早寒
欲寄尺書勾漏令
尋收新餉九還丹

其六

小春十月閩秋容
千疊丹崖皺碧峰
恍憶霓裳初舞罷
驪山赤羽笑傳烽

其七

紫入秋山朱入絃
哀蟬落葉轉淒然
暗從曲底傳紅淚
昨夜枝頭啼杜鵑

其八

千林瘦減縷金衣
剩有烟籠赤壁磯
朶朶火雲吹不散
落紅成陣似依稀

其九

閒將舞袖妬封姨
黯黯風前醉似泥
料得胭脂零落盡
傷秋怕上窈娘隄

其十

金風搖落氣蕭森
漁火江天月在林
城內寒山城外寺
啼紅處處盡秋心

題紅初集

昆陵鄭嘉生元毓父著

丹楓盡脫朱實繁空嶺孤村沙邊水際殊

有通德掩袖之感以二絕報木叔題紅三

十首

老樹凝霜葉葉嬌淺黃淡綠望中遙忽驚一點

朱唇艷付與寒雅自白描

朱唇艷付與寒雅自白描

昨夜霜風妬晚霞渥丹很藉委泥沙玉孫金屋

應難貯阿堵寒山闌五車

紅集

古滇阮元聲無聲父著

壬申秋杪木叔詞兄見寄題紅詩率成十咏

奉和

剪秋新影媚寒山錦散千郊一抹殷唯有彩毫
相聯發霞光還譜醉中顏

其二

未許春姿占蚤芳渥丹催盡滿林霜秋心葉葉

嬌生暈翠秀巖邊出晚粧

其三

露滴芙蓉綴粉衣共將凝艷對朝暉竹房可是

曾蕭瑟戶外頰雲時傍飛

其四

驕黃染綠紫吹煙便欲凌風暑絳仙流水漫傳

春信杳此身已在燄摩天

其五

色墮酒濃傾琥珀枝低焰冷逼珊瑚微颺吹微
金天爽搖曳還憐紺雪俱

其六

廉纖秋雨濕胭脂杏子單衫小恨時枕玉嫩痕
紅一片清寬寫作有情痕

其七

霜懷孤傲裏酣楓無事尊前悵落紅朱草丹樓
連綺色餘霞天半夕陽中

其八

草玄噓氣勻成紫化却爲雲亦號卿咫尺天台
藍瀋裏鴈啣秋錦過山城

其九

赤松疑起赤城霞點綴峰容曉日斜三洞

仙子粒秋來樹樹壓桃花

其十

羞言桃李學爭妍不作花顏紅復然玉露任殘
離未得丹心偏在碧梧邊

紅葉和詩

涪居主人陳法璣用齊甫著

秋葉倚醉舞風不止此宜年年入咏而以
長作逐貧賦未能一擬比紅詞已已南呂

月友人余无咎自金鰲來繫纜靈江約予

登小寒山遙望江南數里如張石家錦步

障時同下板子之榻余偶值日亦謝她生

雖夜雨燈窓恍覺紅英滿眼因取松蘿然

火與无咎自醉簡木叔筇中題紅盈楮不

禁枝癢隨筆分賡得詩如左

昨夜西風捲穉來彤雲初歛鴈聲哀非關新剪

隋宮綠何事寒枝簇錦綬

其二

纔聞大火別離宮白帝歡乘少女風天遣嫩紅

舒窈窕不教秋色老梧桐

其三

廣漠奚煩羯鼓催霜林一夕報陽回時人不解
啼紅句錯認先開嶺上梅

其四

幾陟燒山訪玉京茶毗煉就赤霞旌冬楓巧奪
天袍色影落晴川漾遠明

其五

琥珀光浮鑿落中祇疑酒色眩朱瞳無端惹起
香閨怨未值春殘數落紅

其六

十月江干繫桂橈朝暾遙映海門潮曉宮欲嫁
水綃女故買紅絲幕翠翹

其七

江村鷺如撒常春錦荔枝

其八

凭欄覓句結清歡紫艷凌霜破曉寒只恐奚囊
局不住緋衣特遣下林端

其九

楓嶺著屐事稱奇索祀蒼黃寄貌思閭苑鵲花
羌河擬笑勞神女候封姨

其十

曾聞買笑戲烟烽赤水文虹共寫容誰信史君
呈幻術盡令秋葉化丹龍

已巳南呂月借陳用齊社長登木叔小寒山

分和紅葉詩十首

八閩徐茂先阮答父諸君

青女乘風何處來胭脂落盡點林隈江城掩映
朝霞赤三月桃花九月開

其二

木公金母賽投壺十里嫣然錦障鋪不是石家
來闔艷肯容擊碎紫珊瑚

其三

脫幘倦人已去家孰傳化鶴護朱砂靈江燁燁
炊丹灶燒盡扶疎日未斜

其四

乍疑紫氣近函關秋老時分林外殷盡道吳江
零落後不知還綴小寒山

其五

芳盡平林散蝶蜂火流還借晚秋容應知葉色
輪花媚霜氣無如露氣濃

其六

遙指江村問酒壚誰留春色滿蓬壺
山山望處花千樹莫恠漁郎悞入舡

其七

醉來支頰比長林林色雖酣不解吟
我醉林酣成一笑紅裙何用撫朱琴

其八

忽聽嘹唳鴈書斜簡點枝頭映落霞
分付封姨休見妬寒烟爲沐霧爲紗

其九

火樹離離照水湄秋聲疑帶杜鵑悲
不須羯鼓催開遍觸目繁華夢醒時

其十

塵飛一騎荔枝紅還擬丹雘集絳叢
自是詞人

能奪錦奚囊爭勝繪圖王

陳木叔社兄見寄小寒山看紅樹詩率成十
章柬寄

甫陽友承褒伯諫父著

其一

小寒山上木公廬碧綠青黃護較書
太乙一星秋獨照枝頭幻出火雲居

其二

荔子家園棒絳姬老饒添倒珊瑚枝
別來醉夢思佳麗剩咏紅於二月詩

其三

石家金谷不知秋掃盡菁穠佳氣浮
彤錦障圍三十里紅塵高下暮朱樓

其四

翠絲綠片易蹉跎問景應尋春夢裏看取青青
三萬樹朱顏今日爲誰多

其五

白帝秋深擁傳過群真引領候嚴阿靡空絳節
爭馳道夾岸朱旂未渡河

其六

木末飛花分外妍如烽如錦簇江天將踈尚密

凝紅雨似滅還明或絳烟

其七

僂吏鳴騶下碧霄赤城無處不霞標燧人昨夜
遺輻重疊得青林過野燒

其八

露重風高王樹秋蒼旌搖落翠華愁石榴裙褶
誇天女儼是霓裳第一流

其九

夜從玄冥受丹方曉逐封姨舞袖長自駕清秋
冷國色懶隨粉黛媚東皇

其十

搔首知原對夕暉寒林踈影里中微臨風恰有
孤鶩驚帶領輕霞片片飛

和陳木叔小寒山看紅樹十絕

鄂郡龔之祥安治甫著

流水撩人日夜心寒光拖逗色浸滌靈江不是
劉郎浦欺到閒情誤繡林

其二

繒錦維舟割已驕爭誇步障事仍澆不知妄一
閒公子遍着南山樹樹綃

其三

閃日旌旗不計縑難將朱紫喻妍纖莫欺青女
爲儒弱令較河陽節使嚴

其四

塵煩器別紫皇海天間伴立蒼茫誓將肌骨
難冰冷祇以伊人另眼光

其五

淺立高標迥不分絳衣層叠幾重雲五家騎從

矜飛輦數到逡巡惱殺君

其六

金天何事太冬烘點綴寒山効首功當日幘峯

三度客鶴飛僧去月痕空

其七

雲盡烟生暮色迷炫人尤是夕陽西驚鳥舊與

陽精狎却揀前林不敢栖

其八

記得香光以漸移金風不護綠枝枝都將花實
輸桃李留取經霜好面皮

其九

一派彤雲欠點晴綠章昨夜告通明須臾赤幘
倚天語貸與寒山作火城

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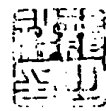
京峴開通王氣微祖龍傳得海神揮赭衣弛作
三千士見慣潮歸底不歸

題弘詩跋

楓葉秋霜衰顏借酒此英雄下
淡時也才人貪得二婢却南播
頭瘡額如昂其價似能奉懷
然歡正臣夏姬之事政不妨

情癡第薛家阿線已碧天
霧犯可秦致往有令公一段
綃堪崑崙摩勒負出重垣耳
乃公漢多外嬖得不怕黃頭郎
怪人熏灼請再下一轉語閱休

道人髻云祥跋



年評總目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著

壬申修誌

韻賡

園中煮酒夜話

閱舊誌有感

載酒

送陸申啓歸山陰

木叔

簡樂

玄熊

將弛園禁

仲冬十七日

爲謙見趙學

非所愛

歲除嘆

除夕前一日

郡城火

癸酉元旦

久旱喜雨

雨後雪

園中坐月

書放生逸事

初度前一日請佛

初度拜母

木叔

年評社集 一名東園公草

時在崇禎五年冬十月椒子自小寒山移寓北園之無量庵與長洲周承明光祚限年評二韻同社者八閩陳山甫欽余无咎茂先里中蔣行叔幼學侯旗生程芳陳用齊法璣周君調鼎新也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煒

木叔甫著

壬申仲冬郡伯傅公檄至北園修台志因

用周承明和王君良年評二韻兼政將

行叔周君調二社丈

風波滿眼自年年看到浮雲總坦然曼倩星尊仍作客潁川史奏敢稱賢北堂有水長虛菽東壁無家但飽煙所賴包荒惟長者不將狂燕掛于前

其二

遺編斗酒共君評十載雙蓬嘆未成自有董

狐求直筆不妨徐孺借高名山中鶴夢短海內雞壇別重輕吾輩素餐無以報莫教冷眼笑虛聲

年評二韻倡自周承明王君良二社長冬仲園中同事觴政之餘輒限此還往時承明已六賡矣

閉門小日亦長年壇坫追隨得爽然叔季於今畱古道典刑自昔仰高賢傳君一顧誰家曲分我孤燈子夜烟怪道陽春希白雪請看瑤草滿窻前

其二

黃鶴碑陰重跋評台書東里賴相成新叅古柏祖師意舊著蓮花君子名賦有閒情人不遠詩如大曆字無輕分來疊韻供揮灑六和從茲歷四聲

園中煮酒同承明行叔君調三社長夜談

再和原韻一笑

開尊相與惜華年
焦遂高譚可卓然
左持巨螯右持盞
清稱中聖濁稱賢
袖攜十軸胡琴屑
惟隱三冬范釜烟
座上知交誰最冷
夜呼白鴈過霜前

其二

醉後閒推酒戶評
賓筵雅重鄭康成
停杯問月形邀影
荷鍾埋雲客噉名
漁父未容人獨醒
君平偏與世皆輕
細思此意應行樂
伐木由來求友聲

夜坐閱舊志悵然懷感仍用韻呈承明社
長兼正行叔君調

遺文斷續孝宗年
足則能徵可信然
司馬亦畱良史訪
左丘仍裔孔門賢
務存綠字丹書案
肯改寒山冷竈烟
一日千秋三不朽
敢矜盧後與楊前

其二

高山大澤費追評
腕欲從心目蚤成
鑿壁傳來分末照
沈碑人去拾浮名
閒尋將徑蒿初長
靜笑周妻障已輕
擬選六時同禮佛
小乘弟子愧聞聲

載酒園中走約山
陰陸申啓話舊時
長洲

周承明廣陵邵友夏同社蔣行叔周君

調俱在座承明仍用二韻見挑率爾有

效

載酒東園憶昔年
重門寒柝轉凄然
八關約許申齋禁
五斗狂容說世賢
有客剡溪吟桂棹
何人天祿篆黎烟
夜淡倚劒歌明月
疑是長虹落檻前

其二

青梅煮酒聽閒評
謾笑英雄孺子成
七尺借人非學俠
千金結客豈沽名
裴如陸賈仍爲

薄諾有朱家最不輕今夜尊前心已許天涯
別後憶同聲

陸申啓將歸山陰用韻敘別

蚤梅邨信報殘年無可療貧問計然蠹簡祇
供流輩姍牛衣惟對細君賢到來贈錦機雲
彩相共舖糜元季烟謾道剡溪乘夜興訪君
雁思發花前

其二

子夜譚譚品外評雙椽唐史未修成杯傳累
月堪招隱社擅標霞擬避名第五豈因驃騎
重魁三亦共羽毛輕相期自有凌雲惜又譜
陽關朝雨聲

薄寒小恙偶簡藥經自貽

家從海上問延年病骨支離亦偶然鶴故欲
飛驚近玩龍原難馴憶先賢藥籠且蓄三秋
火猶炊七日烟最是案塵書上積怪他

喚起到窻前

其二

挑燈醫案細按評可是膏肓二豎成子產辭
眞稱博物孔璋檄乃冒虛名五噫未必因長
賤七發由來得半輕每怪昔人多笑事牀前
蟻圖有何聲

壬申冬月海寇初平有玄熊獻自委羽山

中郡伯烹之以享士使者頒惠遂用前

韻與承明同賦焉

斯干紀瑞自周年欲餉聞聲理或然埤雅久
疏經引訣獵書曾諫逸才賢大人夢應輶中
兆慈母允分帳裏烟渭水玉璫非虎筮麟臺
姓字羽山前

其二

徧徧腋腋笑空評取義當君志已成夏后郊
三祀典齊諧怪志六雄名頒來禁儻珍稱

最繪到台輶寵不輕一矢釣天曾報命錢歌
正協誦絃聲

將弛園禁十日與謙兒完婚事屬鵲呈三

社長一笑

汝曹催老忽驚年翁未曙然亦赧然錦欲裁
鷺占是吉車聞挽鹿里爲賢給來十日空囊
假閒却三冬冷竈烟歸與拙荆談舊事聞雞
起舞可如前

年詩社

其二

東萊博議喚兒評彩筆由來讀史成贈錦江
郎應叶夢書看京兆莫傳名恐遭皮裏春秋
貶兼慮花間月旦輕自書五倫惟一理定情
曾有賦同公

仲冬十七日家慈壽誕時六十有三齡矣

陳山前周承明兩社長各有贈箋用韻

奉答

老萊起舞慶高年藜藿家貧亦輟然毛髮未
將羞士賤柳九頻嚙賴親賢春暉莫報心如
草錦字相貽楮有烟畱取紫毫供白水彩衣
長繞北堂前

其二

隱矣身焉用品評介推高節有相成每思負
小前賢事溪怪居陵仲子名養與三公心恐
換詩更七和手疑輕多君愛屋降烏鳥斷村
因揚孟母聲

爲謙兒畢姻事用示勉學

草門溪巷禦冬年士有歸妻古所然一犬自
營家計拙雙鴻親迎禮書賢小兒漸作阿翁
語寒釜初添數口烟聞說羹湯新詠好析薪
後者可居前

其二

鄉評自古勝宦評後輩應當學老成三到有

勤能補拙六謙惟實始賓名初亮荆布貧無恙既戴儒冠望不輕汝父猖狂難可學烟樓撞破任騰聲

一表兄以事被笞入非所嘆不能救用韻

慰之

園草蕭蕭可度年鵲鴿原外亦潸然從來獄吏尊於帝莫道公長罪是賢秦行此中澆用酒昆明何代劫生煙鄒陽久歎書難上絨口應知爲護前

其二

燎毛何事掛廷評市虎曾聞人可成好祭臯陶求後福便髡季布得芳名杼投慈母防三至案具神君望一輕數部鼓吹分竹肉試聽未足斷腸聲

告歸五日重至園中閉關歲行盡矣紙窻

竹屋與昔賢懷感同之挑燈有歎

層頭簡盡臘催年夜撥寒灰火欲然便說送窮兼送歲敢云希聖復希賢細君旨蓄藏冬菜空爨詩題和早烟半畝荒園重錠戶誰推梅月出窻前

其二

長公妙句未畱評燈火青熒趣漸成五日親幃聊養志千秋史筆肯沽名蚤驚爆竹韶華老偏喜柴荆俗累輕便說歲除除百冗豈能除却讀書聲

除夕前一日納姬用韻自笑

夜已將除肯待年江沱初咏乍嫣然妝羞硯北新人怯吼寂河東內子賢簾內雙椽添史料夢中五綵剪花烟青兒小袖閒呼喜遮莫空填且近前

其二

看撫新修入媚評柏聞小玉如雙成醉鄉

暑溫柔長蕩子加銜薄倖名帳隱絲鸞倦律
重裙畱飛燕舞塵輕龍丘家法遺無幾謾說
茫然拄杖聲

除夕郡城大火惻然感賦

共欣今夕盡今年燎尾焦頭忽慘然逼歲青
陽方頌聖專權赤帝反妨賢一聲爆竹祖
龍燄萬竈寒灰司馬烟明日椒盤歡令節幾
家雙淚落簷前

其二

楚人一炬越人評斗室那能欲速成以鳥紀
官鶉火氏指巢喻國燕堂名便襮玉瓚災無
妄奈及池魚禍不輕縱有仁君議蠲恤哀哀
未忍聽啼聲

癸酉元旦至北園和承明新咏

千官齊闕下拜堯年草澤瞻天亦睠然
滿池清有約要簇起蒼野多賢辛盤獻歲

千齡酒彤管裁雲五色烟晴日園林開曉色
應知客思發花前

其二

古來元日有詩評咏到于今韻幾成杯卷旅
中君獨樂鶯花春後各題名一函貝葉齋壇
肅雙閉柴扉客累輕此際江城互投刺何人
靜禮法王聲

久旱喜雨

野老歡騰勝有年祈天作忽油然乍將涸
海童山沴輪與隨輶滴馬賢二麥迎犁應有
種千稼潤礎免生烟不知旱魃歸何處會見
青回南隴前

其二

一冬費盡老農評菜圃畦田吃不成天爲聽
早將澤降雨因志喜以亭名淒淒興泮催詩
急賑賑活人到土輕此後驕陽總無慮久晴

免聽枯樹聲

自秋徂冬久不雨雨後大雪志喜偶占

江南獻瑞屢豐年今歲占之似未然滕六泝
翳俱失職玉塵甘澍總侵賢何來橋剖瀛洲
屑頓使梅消庚嶺烟應識陽春原寡和素娥
飄葉滿尊前

其二

滿橋驢背問詩評閉戶先生竟句成左伯衣
糧爲贈友焦光草舍亦逃名送愁天上啣杯
快乘興溪頭泛棹輕惟有緼袍堅道骨寒臯
落葉澹無聲

正月十三夜園中坐月

月到當頭始記年一年十二月依然欲將照
映古今月笑問沈埋大小賢節近上元城是
火春歸池館柳如煙錦袍乘筆人安在爛醉
還須貴眼前

其二

年光如月引杯評詩思燃鬚苦未成輸我五
湖慚市隱讓人三絕負才名寒蟾尚戀貂裘
重野鶴寧爭鶩稻輕夜坐小園參水觀瑤天
疑下步虛聲

園中夜坐偶書放生逸事以自省駐筆法
然作詩代偈

閻浮爭欲祝長年物命如何獨不然敢謂慈
悲終作佛正云博奕已猶賢忍聽刀俎尊前
淚須念泉壤隴上烟修短蠢靈皆一體現身
說法在生前

其二

貪生怕死不須評取義還知仁可成淡泊何
嘗無至味腥羶畢竟是汗名千靈共母慈方
覺一食蒸孩侈卽輕還寸喉嚨柳子腹肥甘
忍易叫號聲

初度前一日有以銅佛來質錢者因禮請

無量庵供養兼拜書放生文作偈紀其

事

韶華漸老憶當年母腹譚經事果然捐取法
財非佞佛証成慈忍好師賢皈依直入三摩
地供養時薰百和煙忉利天中培善種劬勞
須念未生前

其二

衆生佛子請君評慈忍根芽一念成福慧修
來無始劫冤仇結到不知名四恩報母如天
大三乘齊心令罪輕自利利他憑証取庖廚
雖遠豈希聲

癸酉初度歸拜母復至園禮無量壽佛

覽揆誰不慶生年母老家貧總黯然惟歲庚
寅吾以降試方端木孰爲賢貧稱古佛名無
量怕對寒山竈有烟報答春暉慚寸草拜稽

私祝世尊前

其二

閒將古德細論評何取虛生學廣成人類木
雞聊玩世仕慚金馬蚤埋名尋常有興貧爲
累四十無聞志已輕行洗一瓢依五柳閉門
惟展誦經聲

年評此

東園公

率豆社約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煒

木叔甫集補

王遂東先生五簋齋銘

請則不敢未能免俗畱則所願客今不速饗
或一牲噐不破六惜命養廉推心置腹天地
此數人神共福雖非豐腴未嘗不足何以將
之魯酒脫粟何以樂之園蔬便肉何以娛之
梁書棋局何以樂之山青水綠

率豆社約

小寒山

先生此銘不但可大而又可久可大者公
之天下可久者公之世世省生命雅體類
治交情風流脫灑不可思議此用昔賢之
意約安而妙發之者也

陳則梁三豆約

余過粵城約五豆既復有感過雲間剛而
三豈強人皆三但踰三不往罪三不畱耳
我福實薄藉以延惜此亦其一謂無傷者

不與訟也

一素饌

腐臠當肉菜鮮勝魚淡而不厭故也曷踈富
不肖此毋乃驕余富於一豆尚其貧與

二腥饌

庖人工少多適簡賓殺鷄羹谷恣亦不仁余
有饒德不以強人適可而止而無貪心

可二可一

率豆社約

小寒山

飲食細故無妨量力連牀促膝可二可一相
知在心決不在口毋益友貧常有友跡

恒下

賓童侍久待客食不遂此
念亦推乃名會開從莫支是亦容罪

徐日久曰余于正月間收召魂魄杜門讀
書一切戶外閑事堅塞兩耳不聽不能如
道學先生三年蔬食但爲五簋之約且禁

止單日少省接應不意更有節至三豆如
則梁者粘之約尾以見吾奢

附小寒山率豆銘

又子曰余日常無豆蔬食飲水亦適日或無
豆搔首閉門即悶客到而豆不恒蓄真率而
已五不能如遂東師三亦不能如則梁何以
文之鮑叔知我貧也一之已甚二猶不足曰
不待三因走筆作率豆銘

率豆銘

小寒山三

銘曰其豆維何耶不沽之市謀之家家人
曰有七六五四三二一貴在率真不問古
否佐以子酒醉可也我友八簋陳則反
走曰盛之極也我友無濡吾首掣吾
肘甜吾口而不殺其後

附客到不殺牲約

魚與熊掌皆不可得而況兼之熊在溪山魚
在水與人無爭也遠庖廚開忍心害理法門

而曰仁術孟可非也鄉黨一章形容孔夫子
侈德至矣三嗅而作豈非仁人之用心與吾
儒誦法聖賢何必借二氏以說慈悲儉省六
畜唯指摩逃茹屠者先備之不必譏肉食之
節且我輩自盤起家菜味甚清以酒爲生麴
風甚暢此二君倫以供客客則併指尊者長
者未交者若畱友即晶與毳皆可友相知不
我責也殺一牲損一命于一和其形可憐其

率豆銘

小寒山

情可傷設身處地吾不忍其觥觥具仁人之
言哉故衆生雖至狎如雞鶩至微如鰕鱗痛
彼喉甜吾舌人聚洽物離羣亦大有慘然於
其中者矣然則如之何曰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是以君子近庖廚也

題真率社約後

莆陽陳嶽 字山甫

慈悲是佛家法儉省是道家法本叔所
稱真率是儒家法昔諸葛君淡泊以明

志寧靜以致遠正此意也然真則能慈
率則自省兩字中包括抄義真有不可
思議功德矣人之將死不知多少乞命
求生語畜產不能言止有呼號以當涕
洟仁人甯意及此不殺牲豈獨端爲客
乎余素以古淡名齋君子之交淡如五
簋三豆良可共適願推廣斯編以告天
下之食前方丈者

小寒山

率社評跋

永嘉何白

字无咎

木叔移寓園中脩郡志有小行竈二自
隨即置憲前舉火客到同之近庖厨三
字從此翻出開無限慈儉法門何謂不
師二氏耶師二氏唯吾儒有大作用者
能之然不獨二氏楊子爲我只做得一
儉省墨子兼愛只做得一慈悲孟子深
之乎用楊墨者也愛牛一章已見大意

五雞二彘便說是王政善養老倘見木
叔率銘社約正不須傳食于諸侯矣

王季重先生五簋陳則梁三豆木叔復
約以率豆余讀之覺真率之有味也漫
拈一語用添蛇足

長洲周光祚

字承明

簋五豆三似著爲律與其餽飢孰若真
率羹菹飯蔬玄酒茗汁腹不致虛口寧
貴適膾細食精亦屬簡擇何相萬錢庾

率社約

小寒山

郎廿七素富素貧以豐以嗇余非太常

月多齋食刑牲有戒物命當恤天之所
生人受其益祿廩數定胡不自惜慎勿
傷哉結業于客彼三君子禪心道骨惻
隱鑄衷勒銘警策默契我心肆好孔碩
仁人之言與世矜式

率歌

同社侯樵芳

字似

春將莫矣以郡伯檄修志之役集北山

誰園椒子飲余數巡出率豆銘見示葢

小寒山畱客大率如此旣約之以美意

曰真要不爲余破例也余遂倚醉歌曰

儉者不奪人率性之謂道吾何愛一牛

曾曾嗜羊棗君子無所爭小人之德草

鮮能知味也葢不敢不飽



小寒山

家山遊 一名希廬草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煒 木叔父著

台雁紀遊

遊可誇雲將奇難闢鬼工夢回人是白題過
紅世遠於誰避家浮恰此中寒山藏片
信取篆虛空

其二

日月因貧老江山有姓畱一丘誰自過雙屐
家山遊 結廬

共君遊得句峰俱靜當杯壑更幽天光將雁
影同載木蘭舟

台行和韻十首

款溪道中自王右軍始嘆其奇絕迨太
白遠稱尋遊矣予以家於其間久通詩
債初更聞南陸雨晴下兵使君靜長
老師足示台行十章水光山色盡在尺
幅間因於題下走筆奉和

九十里青山山在頂啼鳥語間款乃一
聲驚帶去棹頭疑載岫雲還

其二

須三徑撫孤松兩岸參天霜雪濃君去石
橋自不足蒼官半在野人胸

其三

青天削出峰峰瘦綠均粧成樹樹肥濃溪雨
空西子月不知人間惡溪歸

家山遊 結廬

其四

沿溪流水奏笙簧建節初聞訝武岡自有甘
霖隨風駕石田舊得符公秧

其五

江山應解爲人語夾束千林翠幄稠彩筆題
詩花雨潤可知頑石也低頭

其六

終日筠床對翠屏不知經眼水雲明貽來一

幅台山藹猶帶瑤天笙鶴聲

其七

路花畦草競新粧一抹孤峰傲壽陽便遣桃源春事好隔溪無處問漁郎

其八

野竹蕭疎肯受條凌風迥出阻繩橋使君千騎從來貴不折柴桑處士腰

其九

亦有清流亦激湍宰官兼問碩人寬知君攬轡登車意萬八千峰正面看

其十

大小瀟湘孤月明東迎海日兩潮生誰家擲地天官賦請聽春風絃上聲

奉次高長師原韻

翹翹何必過弓招使者觀兵正肝宵杞麓憂天皆涕泪鸚鵡遊世各逍遙家從赤嶠親丹

竈道在玄冥問碧寥今日得師譚舍後不知身是木蘭桹

友人楊龍友遠寄頻寄預訂台雁之遊久遲不至用韻促之

尺一頻胎隱可招獨遲剪燭話通宵寒山片石邀誰語皎月孤峰憶爾逢玄閣草成名籍籍市琴碎後意寥寥支筇舊約相期久端待山陰夜典橈

楊霞標使君輒問龍友交煒否憐才意

可感也因讀靜長師惜別之作知兩先

生素心如一笑再次前韻奉懷

曾士誰云執東招却將姓字指中宵通家孔李人雖近把臂難表還轉逢久矣夷門無左顧蕭然馬壁自清寥偶從黍谷鄒公律一問金陵楊子桹

已巳仲夏靜長師枉駕山齋賦詩志謝

屏久矣鎖蒼苔忽報前旌虛左來小閣生
寒初五月遙峰入座正三台盤餐莫下郇公
箸竟酒惟供杜甫下澤親聆調燮事麥秋
陰雨重供細

其二

雨潤山城綠玉莊法星所過啓幽香兵消斥
候樓船肅士免逢迎草澤光同社姓名懸水
鏡片時車騎貴山房重來倘許投尊轄應遣

家山

書生問字長

微溪道中渡七夕以宵行未賦也入萬
年寺見霞標楊老師有作次韵補之

北沈長竿傲佩同同情設擬賦凌波客中卧
看牽牛帶淡野愁聽遠鵲多世事巧非關七
山石流已近雙燕欲將津筏求師渡笑指
銀河是愛河

再和天台七夕

便便晒腹正聽珂一葉秋期生碧波節蒞使
星牛女合山名天姥品題多標霞賦已驚玄
草問月却歸素娥自愧倦遊猶獵神敢將
乞巧擬問河

七夕人萬年寺訪雪堂上人和韵

蕭齋無雪有雲村躡蹻年年一過從此日管
窺君子釣夜深鐘定老僧龍秋剛七夕沉朱
李路入千山伴赤松尤喜碧天繩漢迥忘言

家山

相對印三宗

紫陽祠下即事

祠上仙官律宰官其傍小屋供瞿曇老僧住
久渾覺古也與行人說鍊丹

桑洲驛亦名王渡

劉嶺爲官舍呼仙作近隣入山皆鳥道問渡
官龍津樊下雲相煮床前月自苗石梁何必
住此亦閒人

會嶼嶺頭有太平菴爲行脚入山取道

官路皆之驛僧家別有天避囂編野竹供佛

汲清泉戴笠人無幾衣雲石數椽結廬車馬

道幽冷此中偏

會嶼

荒日千巖萬壑頻年會嶼關山濁酒清泉野

婦仙家鳥道人間

斑竹

結廬

山爲城郭竹爲關渴落千峰瀑自閒刈麥層

岡呼野犢負薪峻嶺下飛鵬家釀措大留酸

客肆飲當墟解急鰥正是子猷先盡興不知

誰染此君班

南明禮大佛寺

入谷不知暑松標砌綠莊取袍瞻石丈披械

禮空王繡壁皆寒玉翻經有法幢愚公三世

願相好此中藏

洗腸井口號二首

若云逢着便吃亦復無腸可洗燒猪幾害禪

那肉菜何妨素體

其二

昨雲公水月竈前寒拾芥天明德半葷半

素水心無火無別

將至石橋

未記生前事惟餘夢後身山光上袍袖瀑響

家山遊

結廬

落蹄輪不語看雲靜重來覺路新殘碑何處

寫畱地篆閒人

還國清寺書贈了明上人

國清清不了山鳥各能言虎過雲爲穴僧歸

月在門竈能藏乞士泉可汲曹源暫借禪房

宿燒猪有了元

游桐栢宮和洪九霞王遂東兩先生題

壁原韻

仙官此地有遺宮古木荒烟草一叢丹竈石
床容易到白雲天路苦爲通人歸莫問山頭
鶴響落應驚湖底虹欲過瓊臺尋舊識吹笙
半在月明中

問道入瓊臺

翠幃同來訪碧宮殘碑斜落樹蒙叢道傍失
般迷黃石車畔行歌聞陸通林性久應儕野
鹿劍心猶欲斬長虹出山司馬何須悔捷遲

家山遊

結廬

應知非此中

坐瓊臺經頂

門雖偶叩古瓊宮祥煙幻雲鎖翠巖世外紅
摩無夢到門前殿殿人通千清赴壑藏文
刺兩窗窗裏秋風到可見仙凡容易隔誰乘

與之孫錫輝雨兄凌險窮臺閣之勝

巖橫漢若牛敵宮具如鳥道似春叢懸岬早

自驚三折濟勝猶疑得六通絕頂何人鞭渴
驥潭心有客飲流虹御風擬控天門翼側望
天疑一線中

留雲潭院取茶

留得雲車不借風僊人路指是雲中千盤磴
曲衝懸怯九折峰高許雁通何處竹房逢賞
鳥恰將茶竈趁盧仝松濤七碗詩寬冷不羨
吹簫喚碧空

家山遊

結廬

述游

寄政陶溪無盡大師丙寅年舊作

萬八千山路都歸杖底春題詩聊供佛拜石
忽逢人洞已知前度碑應記後身從茲車馬
足可字曰清塵

借梁大年奉侍霞翁師石梁坐月

廣寒無殿石無梁半偈隨緣到上方片月偶
從杯裡覓千流應向澗邊長清風乍拂蒼苔
古秋葉纔飛袍澤香能解閑行知有幾夜淡

不復問筐床

予四過石梁矣援筆紀之

家去石梁九十里半生幾量屐相尋一丘一
自謂過人山入林豈厭淡再來拾得應呼

作前度劉郎可賞音簡點紅塵思白社莫教

短髮始抽簪

雲猷拜石

九年留壁影慈力每微探袍笏何人拜袈裟

象山遊記

結廬

此地參水因心是石花與佛俱曇不用滿腸

畫清神映碧潭

默與將渡石橋爲村老師與寺上人呼

紀事類

自不手屈屈得西頭失足意遲遲五知亦

畏楊震一喝發聲後趙師從此臨溪頻念

毋敢將拚命學題詩華山慟哭非無謂他日

藍關卽退之

遊九里溪石屏龍窟

天塹石屏爲步障千尺蒼官護龍藏高巒成
露澤出雲甲光射日翻銀浪此去萬年不十
里淵有帛公洗腸水鉢盂傾出摩尼珠起顰
人間作霖雨

天封寺

靈墟遺蹟在策杖一寺之野蔓衣盤石寒榛
綴古碑逕通深竹窠人上斷橋時問往添惆

象山遊記

結廬

悵僧無葛大悲

天封羅漢像呵之可活少其二云夜走

國清也戲問以偈

土偶木偶阿那含夜半逃走我欲斬汝脛骨
說恁真空妙有捺示竟渡剗却前頭去路佛
說不淨者卽是淨土咄添他五百一天封不
少國清多莫教借座維摩室

時侍霞翁師入高明寺龍友社居至

括蒼復有石梁之遊夜坐文心上人禪

房賦詩五章志喜

靈海爭傳事事奇芝蘭籍內夢先之尺書屢
寄背肝膽秋夜相逢見字料山冰到台稱獨
步交朋惟子話相知看雲亭上酬明月轉憶
長安命駕時

其二

一掛燈前兩快人萬山孤月子精神藍輿到

家山遊

結廬

後稱良晤筍板參時得素臣預卜名山多畫
意久挂吾友是詩身詰朝方廣無他事叫破
青天入翠茵

其三

西湖久矣貯蘭芬友半江南共憶君快到則
梁稱獨步清惟譚子許平分長卿賦已逢楊
意大令書應似右軍此地千秋欣雅集名山
名士與名文

其四

相逢便喚錦囊開白也何人賀又來雕刻定
知心獨苦粗疎應愧我非才乾坤負擔推前
輩水月催詩到酒杯且喜山僧參此意夜煖
還上嬾雲臺

其五

每接書緘卽訂遊到來翻不共山酬石梁與
爾那容並倦客茲晨豈自謀子職通家權代

家山遊

結廬

暑秋光獨往許全收惟將庭訓臨岐囑纔踏
危橋步且留

華頂放歌

語云台山四萬八千丈一丈須當遊一日我
今一日登其巔手扶太清袖霞霽此去帝座
應不遠下界蟻臣乘間叩關抒短悃華封幾
奏驚人篇願遣謫仙與臣一酬反臣饑欲死
無人憐竈前菜瀟呼蒼天肯陽餓士亦僕射

盈虛消息之理然不然臣聞司馬承禎出山
悔山中猿鶴今安在願得借臣希有鳥逍遙
乎六合之前九州之臣腕有鬼不能塗鴉
賜臣墨池一頃奇字五車陛下用臣術能浴
日而耕海盡往觀乎降伏四魔惟臣與顓帝
聞此語發大喇湖海狂生狂不易前身金粟
後青蓮給與寒山一片石

霞標頌爲楊老師紀遊併書以壽因政

家山遊

結廬

之龍友社丈有引

霞標之什紀霞翁老師遊赤城也蓋聞
山尊台嶽上應六符之階霞起丹樓中
協九華之洞自金聲揆於孫賦致玉史
署於葛天神仙窟宅左弼右玄佛土津
梁前猷後顓孔釋抱而陵再來晨肇尋
而振風契支提掩映天冠應真潛養真
之谷福觀遊遊司馬瑗臺篆丹臺之銜

現宰官身壽世句漏之令爐存借頭陀
行跡遍閩丘之巖馬走孤竹雨清位染
衣天竺南岳一印名列五通真人故
夫李是後身金粟惟能總三十六天之冊
簪指可造萬八千丈之峰巒至若赤城
秘府寔爲玉京上都地號清平堂名雲
隱司命是茅君班玉皇之香案吏開山

家山遊

結廬

爲帛祖嗣迦葉之福田永釋籤啓教荆
溪字字靈筌結集傳心灌頂針針法藏
紫殿朱盤乃上聖靈軒之詠琪花瑤草
定章真出世之寶帶我霞翁老師衍關
西夫子之家廬先生之鄉趣關貴
竹恒道以厚山鎮括蒼變鼎湖
玉燭岐日需迎迭司名境祥霞光
忽賁台垣因悟此生之胎骨是柱下

史重來更誇令子之才情真衛叔卿的
嗣瓌題二許公著作之大名蓋代獻羲
一書法揮毫之草聖絕倫惟令公以霞
而建標斯君子以龍而爲友書厥勝遊
牛女渡河而使星照記其佳節姮娥布
彩而素影流蘭薄階手石交萍踪欣乎
劍合梁伯鸞熱不因人巧擅琬鏤之技
盛子昭肥非遜影精通繪畫之情至於

家山遊

結廬

三

輿臺令肅簡矣前駒迨乎伶曲音偕超
然下里雲月齊其佳序不須秉燭以遊
山川契乎素心何必自厓而返所以文
輅窮福地正同玉帶鎮山門若煒者才
非竹前三邇没人興有中車一丘過我
家偶近於小寒山每竈前菜瀋賦難
儕乎希有鳥頻收爨下桐隼恭逢慶集
用頌休明非豐干之饒片舌石亦點頭

倘子雲之獎同心亭堪問字頌曰

山有赤城府有金庭誰其主者句曲茅盈雲
中隱現魏嶽所營鶴書鸞馭遨遊太清上帝
春之錫以瑋屏赤文紫芝朱篆丹楹霞蒸其
上雲氣是憑爰勅仙使羽我大明樹植三珠
草化一莖學標而趨建於廟廷光吹太乙夢
叶長庚使治鼎湖調天子羹使登瓊闕楊柱
史旌使君巨儒而兼大衆果生五葉衣續五

家山遊

結廬

六

燈有子千里以龍爲朋文壇之統主中夏盟
懸像傳築惟肖似形誰曰標孤僕射兄弟誰
曰標峻度世叔卿我邀雲將共御列冷願分
霞衣願運霞輶寒山燭火偶照客星如賦希
鳥竊比老彭呼我謫仙聊以叶庚

中秋前二日林副帥柱石招同周叅戎
星懷奉侍兵使君潘太乙師登楓山
海次韻二首

鄂州東出視雄關倚肅層巒日可攀共喜
衣乘傳至爭看銅柱勒銘還朱旗令肅軍前
月采筆光凌海上山久是狄公門下士欣從
杯酒笑譚間

其二

千峰影靜先天酒節序逢秋間大捷韓范行
軍雙虎翼孫盧嘯海一鴻毛詩成南斗文星
避令肅西風爽氣高何幸叨陪交戟下楯間

結廬

磨墨和風騷

月夜聞軍中傳柝仍次前韵

刁斗聯營肅武關威靈咫尺敢躋攀須知細
柳軍容在似聽遠榆漏箭還午夜霜嚴聞鼓
角中秋月可盡江山河陽壁壘初無異只在
庾公一瞻間

其二

星河漠漠海滔滔大纛高牙勢孰撓千里

屯傳夜角九關龍笓析秋毛風清幕府誼
靜月照金尊嘯咏高共喜澄波如鏡展狼烟
從此息烽騷

而後行黃巖道中次韵

熊罴一出振天關百二雄爭孰敢攀魚海夜
氣如流盡雁峰晴色恰攜還穿雲鳥道皆仙
驛破浪龍韜有米山信宿省方當十萬饒歌
隨凱奏行間

結廬

其二

一經林守比宮消獻賦軍門氣不撓自愧風
前舒六廟空憐賴上益三毛壺餐感激心長
在下河通海與愈高賴有韓公知我在小山
與共友酬吟

太乙山出鎮海關指授方畧即日有松
門之捷和前韵志喜

咄聚無知敢仰關威雲指顧斷提攀初傳入

敬延頭落早繁長纓虜頭還席上折衝懸日月
軍中奏凱壯河山馬前露布慚疎漏矜勒

其二

獨剪長鯨紙浩酒運籌決勝豈旁撓燕然記
月成如御參爾聞風盡燎毛肝食早欣朝食
冬前譯真佐廟謨高捷昔北日馳丹陛綸
羽從來定驛驛

奉和靜長師對月贈看雲僧文心上人

因東木叔之作

對月月如何看雲雲愈靜太虛本無翳誰幻
山河影我聞莊生言水奇病手瘦惟有至人
心空觀得嬰領臂如夜半鐘聞者各知省雲
移月不移此意常耿耿却指頭禪萬川亦
培井天柱一峰高不離招提境雲海蕩其胸
何謂人中景所以看睫見智不踰咽颯片月

與孤雲安知非目肯賴師轉法華悠然晤清

奉侍楊鄒二師遊雲峯

時歸自天台僧
兄分韵

欲將一月與遊深絕巖雲恨喜共尋十里競
寂俱收路孤峰重聽梵鐘音振衣此際皆風
御把臂相招是竹林漸近斜陽頻徙席高軒
端亦戀松陰

其二

夾道松杉綠玉成出門信步得山情遙虹護

郭江如帶宿鳥依林月到軒令肅不驚歸騎
譁峯高偏照使星明滿途燈火迎旌佩上界
惟聞仙樂鳴

坐雲峰下涼巖臨風快飲有作

披襟乍捲海濤開促坐崖前共舉杯片唾下
飛千澗雪中台遙列九層臺人同禦寇乘風
至客與山公載酒來誰道登高難作賦凌雲

劇大夫才

自雲峰移席東湖靜長師招陪霞翁龍

友湖濱待月卽席有賦

城隅一鑑月輪秋此夕乘槎秉燭遊賤士叨
陪門下士滄洲風號小瀛洲杯從峯頂攜雲
到轄向湖濱對客投坐久不知風露冷素心
如水映蟾樓

椒江舟中奉陪鄒楊二使君與龍友大

年伯舍三兄夜至黃巖泛月聽潮醉後

漫賦

山椒偶泛水之椒青翰同舟鄂使招酒不聖
人條酒政歌皆下里析歌橈當杯恰吐殘更
月擊汰爭喧半夜潮委羽峰前仙幔列誰分
秋色上征輶

楊使君酒後出虜頭杯遍飲坐客靜長

師臨江釀酒者三詩以侑之

驚腸探得虜王頭夜嘯陰陰取酒浮智伯漆
來無國士樓船將後有通侯臨江獨醒龍應
泣擊楫高歌鬼亦愁早勒銅標銘靖海長鯨
懸首待吳鉤

奉陪兩使君入雁路經繡嶺盤山下輿

漫賦

纔過綉嶺又盤山使者車臨紫映關天在山
中驚逼仄人於木杪聽潺湲千層鳥道凌標
出獨下監輿策杖攀見說王陽驅折坂前

轅下伏駒閒

望老僧巖

得半字

芊芊草籍雲眠萬山枯坐以苔蘚衣而霜雪
紀年環巖皆僧也望之儼然是何爲者耶爲
鳥窠之孤衲爲面壁之苦禪吾見其突如來
如吾見其頽焉仰焉員趾方願褊袒右肩入
谷視之促刺駢連迨登眺於衆峰之巔而

且高揖乎青天嗚呼老矣五葉誰傳翻經石
梁寺洗鉢石門泉意者開山之諾巨那指覺
路今率先不然一何其靜而且專

石梁洞

家山分與客山符似有神人夜半驅千尺斷
虹垂澗屹片峰佔衲入雲孤洞門積蘚秋先
老僧榻依松石共濯便欲酣眠叅壁影前林
疑有誰招呼

靈峰峰坐

橫側總成峰峰峰問鬼工小兒頑造化巧匠
斷虛空一線天門近千盤鳥路通相看兩不
厭應在此山中

照膽潭

犀火燃來鬼膽懸一泓秋水映水壺平生析
與友朋看今日青天寒湛虛

靈巖夜雨分得十三函

一洗千巖暈秋燈靜欲函藏舟人到壑拜石
逕迷巒枕倚蛟龍嘯經呼老鶴叅不知今夜
雨幾許落澄潭

再用十五函

寺僻天疑削峰奇露故緘龍來如起鰲雁過
未開函暫息看山癖偏增索句饒挑燈拈險
韻鐫得雨師銜

自靈巖上觀龍鼻水因下小龍湫

秋水一泓浸涼影誰剪明霞圓作屏忽聞
子鞭赤嶠五色文綵展東井馬前卓筆草露
布鎖掣錢塘賈餘獮孝娥西負天柱來上矗
天關役丁丙憑夷鼙鼓鳴空谷高坐胡僧乍
延頸鉢盂縱出五百小毒龍噴霧寒烟互馳
騁聲言涇陽君無罪失首領矯發泝號檄橫
捲飛廉耕驅龍道士闢神術擲劍成鋒塞其
竅巖前玉女龍之妹獨秀芙蓉伴孤靚牧羊

澗底拾含珠誤拂銀瓶牽素綆回頭忽憶柳
殺青至今鼻中滴滴泪酸冷

大龍湫紀事呈靜長老師 得七字

已巳之秋月在西明廿四日小寒山子偕征
引鐵杖攀尋前跡扶杖小無人從兩師遊于
雁湫之泌涼風初未酷暑未盪登眺二靈筍
輿索逸踰馬鞍嶺而西臨不容蹕扳巉巖陟
巖梯步自錦溪躋乎虬窟有峰卓雲若兀若

家山述懷 結廬

失天孫何年借雙剪錯落銀河披瑞霏行雲
剪盡見青天萬古空潭映寒日日亦不能爲
之噓風亦不能爲之颺翠屏隱隱生白烟碧
沼陰陰霏玉璫老龍忽挾怒壑號噴沫懸流
散奔滴須臾旋舞不肯下攪雪迴颺聲瑟瑟
衆曰異哉此水無匹游戲九天生于天一條
如舉頭看鴻乙倏如低頭觀蜉蝣便遣笙鼓
謳吟一亂之疑有奔霆怒雷劃然自澗出薰

森暗穴恍驚夜色沉一時暑退牋生粟衆共
樂之列坐巖巖臨流咏詩洗盞于湲有石歌

卧如錦余之履變姑淒泚斷烟遺此麗質作
賦誰爲鸚鵡疾有草澗邊侶榛友蒺吳間所
珍此鄉所黜爲虎爲鼠亦何常我聞斯語增
慨慨相將同上觀瀑亭看之不足容抱膝霞
翁掀髯舉酒呼此景邪容無誤述於是方叔
寫照伯含繪帙圖成我師爲之記一揮五彩

家山述懷 結廬

集其筆吁嗟此湫久在幽谷中誰發陽春吹
黍律倒流三峽文人心雁影龍光毫底茁乃
知巨那尊者靜對時預勅文人作文佛高山
流水知我希無煩併鐫作者七

宿能仁寺半山菴聽瀑

寺分公署割塵寰何處孤菴叩掩關行到林
深天黯淡醒來夜半水潺湲僧閒野竹橋邊
逕影靜荒鐘雨後山此際萬緣都洗盡不知

浮世有通綸

能仁寺別霞標師時龍友亦歸金陵因

和原韻

芒鞋幾量爲探幽纔到離亭始問遊
滄海客身如雁影碧天詩思在龍湫
杯前別淚孤峰月驛外寒山百尺樓
他日遠書題舊事巨那庵北水悠悠

問飛來羅漢

家山遊

結廬

羅漢飛來不能飛去可是因無所住
雁飛不到處忘却石橋歸路饒君掉臂
不回頭畢竟迷時師渡悟時自渡

與龍友續遊石門潭和靜長師韻

相賞有豪漢相將攬翠痕一泓千頃鑑
對峙兩危門綠浸天中影丹澄雨後竟
蘭初與蘭榮此意寂無言

石門潭續遊也看龍友小畫是爲遊石

門潭矣戲拈前韻寫之

雁峰千萬幅誰續此危痕有水皆湫
窟疑山走逕門畫能噓石骨人亦寫秋
蒐寸管如孤竹空明不可言

雁遊日記成和坡公謝樂清周尹韻寄

林令君

夢遊耐可做坡翁欲構菟裘半畝宮
箋帶雁裝秋谷雨橐函僧寺夜窓風不
愁折屐如天

家山遊

結廬

除所事并家山
海東草草看山終愧影敢將
姓字點山中

季秋自雁歸大雨積日時龍友社兄將

別靜長師過集小寒山依韻奉答

當杯無一事却爲聽澗忙驟瀑開龍
宕奔濤入象廊蒼茫迷樹色溽濕滅
爐香不禁悲秋意離筵引緒長

其二

積雨寒山望千流赴壑忙停車虛左席折展
滿庭廊滴翠添袍冷飛泉點竹香淹留漸展
待剪燭話空長

歸自雁山病目

看山眼不枯夜紫秋月兩模糊暗中一
龍湫水幻作瀟湘烟雨圖

其二

山靈應是妬吟覓醫律新頒眼亂渾無可洗
愁兼禁酒難裝和月卧柴門

仲秋偕林陵梁大年楊霞標後君遊

台雁兩山大年爲甲章見贈別後相

憶却寄以詩因書七絕句於一扇頭此

間無扇扇與詩俱惡甚便與大年書云

錢釘鉸正以配張打油此語兼博霞翁

一師一棒腹也

龍湫手初高誰是雕龍手看君一奏刀金印

大如斗

台雁峰峰幻何人妙手鐫大年雷姓字陵谷
未應遷

即爲梁雕梁仍是石人巧問天工如椽

如壁

人堪與語一片小寒山頑石頭能點點于

一指間

面壁徒雷影虛空原粉碎明明彈指間煉石

天猶在

刀後初無畫扇中豈有詩寒山來撥火滅灶

更然之

出入懷和間翁惡吟逾苦伯鸞應弗噫詩人

是陽五

秋夜讀靜長師贈看雲僧詩因作小偈

參僧戲擬龍友問雪

不知君看雲看君雲何在雲將謾日遊相看

兩無礙
相看厭處僧雲自往來空山鐘定後誰上
嬾雲臺

雲行不在天友風而于雨君看何處多三台
可得五

雲本無心物僧文反字心將心覓雲影猶是
一絃琴

燒却豐隆符劍出饒僧眼太虛何所留莫造
連雲棧

立雪雲亦無對月月何有我爲看雲來雲在
山半否

只可自怡悅問君分一半若作平等觀大家
沒得看

曾作捲雲篇雲心字字妍開籠放不去一片
野孤禪

本叔作看雲十二偈予裁其四更以四

補之猶十二偈也然則補之何爲以問
看雲者

鄒嘉生 字靜長

大家沒得看難說本無雲添個雲中月
教君聽處聞

莫造連雲棧羊腸胃一絲一絲看不足
看足月殘時

是卽連雲棧還君印大圓大圓那可印
雲棧水連天

三台可得五看罷却無一畱一在人間
三五不成七

春堂用韻紀事

四明薛千仞爲予言唐人詩不步韻其用韻亦矜慎自娛不拈險字作苦然中晚諸家輒以此爲繼兵易幟法何怪宋人競效哉一日予閱謝茂秦詩話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懌悔作始押原韻見奇迨許敬宗擬江令九日三章皆次韻此則在初盛六朝之前矣溫庭筠作詩八叉手而成有友人誤認八叉爲韻脚遂賦十字詩八首見示及見考蘇長公咏雪第二章用此山陰徐文長王季重兩先生各有廢和詎字思之另一適非無謂也怡春堂韻起自陸放翁陸原作嚼蠟無味袁中郎拈出以難社中黃慎軒因有十三首題別而韻同也中郎爲險韻班頭亦由其癖好第倡家一兩首自佔便宜先着不足傲我輩以所不能唯押至數十餘章絕不犯手此卽量才

如思王疏事如隱侯頗憂憂乎其難之猶記存憶唐老師命和春興詩聖俞以芙蓉兩字社中必無單折者予偶口占一聯云謾將遠志閒呼草誰敢荷花獨字蓉師亦爲擊節稱快始知劉郎題餽卽此意也丙寅春予初納張姬慧君於戍上彥方聖俞兩兄限東中宮空紅相往返各至二十餘首適邵不朋自山陰來道其社中集刻陸韻詩已成帖諸君駭才駛筆渴一馳驟其間聖俞掀袂首倡卽以新姬事爲題約法三章不副急於彙書不救飢於韻府一字再用者罰依金谷酒數兩人互用者亦如之鼎足廢和不下百篇愧予疎漏無作料又以疲於津梁不能不少犯戒律然題目佳而意沉愜斗酒詩成不煩刻燭敲聲亦一時快事也此兩案皆因予發咏故爲紀其始末如此併以爲引

丙寅花朝日小寒山椒子自記

香奩限韻

小寒山陳函輝

初名輝

木叔父著

集彥方齋頭邵不朋以怡春堂韻見索即

席次韻

知君才久傲朝官一棹蕭然訪戴安座上天
開秦宓口江潭泪隕屈生肝素書老去津梁
倦奇字人來齒頰酸暫借班荆親色笑小巫
何敢罄清歡

其二

謫下僊官不拜官醉鄉封爵笑長安因觀掌
果通天眼每繡心花映雪肝柳已三眠知客
倦梅將一點待君酸穀城久耳扶劉策可許
陳平得盡歡

偶納新姬仍用前韻自嘲

賦得新詞仍舊官鷓鴣林暫借一枝安綺窻設
幄調金粉銀甲彈箏軟鐵肝未是春情隨蕩

漾須知木性愛辛酸江南昨夜淡閨夢驚入
歡場敢盡歡

其二

誰選措大作郎官草舍粧成聊且安偶爲文
君新病肺休云叔寶向無肝春星映入雙鬢
艷午夜偷停一枕酸見說鸛鵒堪撥悶詩腸
酒債共追歡

其三

閒情浪擬設枝官覓得文綸亦自安姬額不
須求獺髓客心翻似戀猪肝春歸柳葉堪畱
盼笑入桃花解捻酸猶憶挑燈羞夜合雲封
鳥道不成歡

其四

舊柳經春已作官何人桑下聽懷安貽來半
臂添半背畫出雙眉攪病肝須女未應甘下
賤尾生終似乞餘酸恐冷兒輩欣絲竹捉鼻

先愁爲損歡

用韻戲荅彥方

久識中郎是五官可將隻字已吟安花前賴
爾能垂眼柳下何人敢備肝共羨牡丹詞膾
炙須防橘柚味鹹酸莫違繡戶三章法換取
芳尊一笑歡

其二

宰官權遣集碑官見說閨中訓謝安話到夫
夫聊捉鼻情鍾兒女漫披肝綠衣酒送沾唇
醉紅葉詩題過眼酸一室分來天女座維摩
居士也顏歡

書室初成偶思前事不禁拈韻一笑

先生不識是何官皂帽依人類幼安半榻蕭
齋看劍春三年禁籠貯藤肝歌名蓮子心方
苦曲度梅花手漸酸且倩留侯供下酒夜溪
長嘯問高歡

其二

研田儉歲豈嚙官自愧新詞對易安不合時
文士腹獨留孤憤酒人肝春來氣候添寒
暖睡去神魂幾怯酸猶喜此心能解脫汀洲
那羨野鳬歡

其三

牀東硯北豈兼官每笑門人問所安千里觸
蠻原一角二臣鼠蟻有多肝頻憐學俠徒留
骨蚤喜爲儒已洗酸獨賴隱侯知我意如蘭
爲卜夢蘭歡

聖俞以陸韻見酬走筆再次十首

詩才部署敵千官繡出閨詞壓建安半陣驚
人真八面交壇映我有孤肝慚稱本客詩容
瘦愛帶梅翁語意酸記得一東挑燭影到今
清罄引餘歡

其二

於陵仲子恰園官遙念繡妻夢未安新撰
圖憐眼角倒背志字憶心肝西廂云頭何爲
得在心爲志志采唐賦引風人韻授木詩舍
字何爲即心字子食酸閒寫小箋酬蕙錦先傳雲
雲未交歡

其三

剪來桐葉錫僊官並馬長安在亶安記取門
前題鳳手剖爲殿上逆龍肝花奴鼓到清諸
穠緯婦機停抱獨酸同是玉皇香案吏布袍

何日捧 宸歡

其四

花下兼銜柳下官猶雨舊果擲潘安薺茶不
厭三人古楚越難分兩樣肝十日且調寒與
蒸一春常慮辣兼酸新詩暫借偷閒計生怕
姬姜問舊歡

其五

曾將下里和蒼官舊客青門說任安兩世登
壇推作手一生報 國矢忠肝肯教兒女題
衿弱須遣君王問鼎酸大小許公多制作可
容齡友九齡呼李罄清歡

其六

曾直披香殿內官可將鷄犬待劉安吹來一
瓣梅花額悟到三生貝葉肝隣女偶因窺宋
艷洛神不爲感甄酸閒吟桂樹思借隱柳色
青青未足歡

其七

湖海狂奴未入官小憲惟報竹平安簫慚鳳
史猶封竅劔近龍津好揭肝二月花朝穿屐
過三家酒望隔橋酸先生教我偷春格何處
旗亭一問歡

其八

雖有威儀見漢官也將制度預排安龍丘所

畏惟獅吼蝎命難消有鼠肝上陣蚤驚髀肉
盡懸嵯嶇憶足心酸閒情近學陶彭澤稚子
由來止大歡

其九

綈袍何必問高官千里相思訪呂安咏入香
奩藏嬌譜人從筆札挹芬肝每聆玉麈現俱
冷爲墜金釵臂偶酸消受花神封午夢謝君
傳語護情歡

其十

台州亦有鄭都官但比唐風便未安十倍君
才消我膽三年客路與人肝貽椒幸佩芝蘭
臭報李溪慚首荀酸獨喜舊時詩舌在暗中
摸索和歡歡

再荅聖俞之七

浪子閒情墮落愛河兼犯綺語之戒聖
俞以功德水洗我惕然復自懺也走筆

作安心語覓心了不可得二三共說目
以定情仍拈陸韻政之

姬媼偶爾托蠻官游戲場中任挿安欲奉藥
王醫病肺先求懺主滌愁肝書裁七發膏肓
遁法約三章腰脊酸擬買鐵船浮弱水新詩
接引足予歡

其二

欲揀圓通作導官還君隱語覓心安正如德
祖猶難助郭似焚成食馬肝退席五言消我
慢倚閨朝莫惹親酸周妻何肉眞多事已誤
卿卿齋禁歡

其三

半世頭顱苦一官由來反側子難安站牢南
北東西脚嘗盡青黃碧綠肝問姓共呼驚座
客傳經偏號過江酸三章十懺開初地証得
狂夫入喜歡

其四

七處徵心猶辨官窮猿擇木豈遑安梵天咒
毒登迦席佛頂慈宣迦葉肝仍是止兒啼不
歌譬如譚醉咽先酸黃梁半熟華胥國解道
生總浪歡

其五

酒封王爵色爲官甕底牀頭兩措安繡佛長
齊舒醉眼文姬小硯捧柔肝梅英結子青青
嫩莫茨釀春點點酸簡得嬌紅渾怕看愁生
離合與悲歡

其六

偶作并州孟浪官一枝權借旅魂安燕宮髻
擁伶玄泣龍女珠參古佛肝大地劫沈灰復
煖虛空嚼破齒猶酸散花悟到拈花意誰是
攢眉誰笑歡

其七

一首吟安一個宿金鏐十二恰酬安休教體
下佳人味便折牀頭烈士肝覆瓿半生嫌菜
淡入廚三日怕羹酸始知調鼎兼思膾笑問
尊郎已備歡

新月覓小舟與姬人夜泛

五湖一棹訪鳬官小艇何妨野宿安蘭渚笑
迎西子靨茂陵消動長卿肝吳儂恰愛鄉音
俏越語遙驚汝貌酸寄語河魚休漏洩蕩舟
且盡此宵歡

其二

何處清光照寤官解嘲無可避綠衣乍
着仍思裏紅葉初題正怯肝新中嗟晦
劉女兒溪上品甜酸偏舟亦欲乘風去恐採
將離贈渺歡

春寒

聞道當塗炙熱官閉門此處臥哀安聊看開

落花經眼不遺升沈火動肝天外是鵬原汗
漫漶中知幾悲酸康成幸有通書婢便困
泥中亦一歡

梅雨經旬以榻幾無沒矣燈下感賦

新收技官作閨官牙籤漫自滿牀安蚓書起
草時侵面蛙部停聲尚闌肝孤枕五更愁雨
妬紙窻小板聽風酸催詩頭上何煩劇夜半
挑燈慰所歡

作夢堂

浮家

雨中泛棹

閒乘小艇泛郎官信宿飛帆羨子安忽送千
峰過雨脚偶吟半句攪雲肝溪山不盡吳宮
怨藻芷猶聞楚客酸泊宅未能師往哲綠蓑
青箬且爲歡

聞 朝命逮黨人援筆三嘆

殘棋一着竟收官報復寧圖廟社安何處灑
來皆熱血可知灰後有孤肝云亡總付林宗

慟灰後徒畱草野酸螭蟹正橫狼在道是誰
平勃且交歡

其二

風波縱險豈如官痛哭何人策治安標榜自
來生白舌識羅無處剖丹肝呼囚獄上魂先
灰奉 旨堦前眼不酸士氣已摧胥國脈諛
臣猶頌萬年歡

其三

作夢堂

浮家

緹騎到處瑣崇官寰海如波沸不安黔首有
心思掉臂赤魂無口任摧肝疏畱萬古人空
憤笏捐三天 帝亦酸元佑黨碑何日什恐
驚星變損宸歡

熱

熱通難避甚逃官竹簟冰簾幾頓安山鬼日
烘成火首水宮波涸得銅肝總蒸榆漢星俱
喘任說梅林咽不酸聞道五臺多壽雪飛書

爲借冷龍歡

聽姬人誦心經

色聲香味若分官何處將心與汝安須密有
緣依佛足登迦無呪惱人肝天花落後維摩
秋水參時果操酸淨契金爐持舍利好從
般若悟無歌

謝客

也來註籍學朝官閒敕松風點六安旦淨場

范春堂前

浮家

中開笑口官商甕內沁枯肝但思白墮魂猶

醉遙指青梅味便酸不爲下帷聊閉戶苦吟

一引小蠻歡

自詠

傀儡平生欠一官至今米價味長安使呼婦
問難存舌贏得人嫌乃沒肝千仞未翔聊嚇
腐一杯雖酌強吞酸故園修竹初無恙好着
萊衣奉母歡

仲冬雪後鄒靜長老師遣以長春家釀燈

下然爐火與家孟對飲竟盡二罌戲用

陸韻頌酒

溪外扁舟枕上官閉門長是笑袁安宜春釀

自梅花手

李鄴侯有
宜春釀

破凍書分竹葉肝姜被

夜呼寒麴友董帷冬足字經酸朋尊孺飲天

然事醉後稱詩頌合歡

靜長師見贈題紅大序云得之浮白時至

范春堂前

浮家

前三日雪中作也因賦小詩紀之

共傳鶴筆是僊官却憫閒情借士安十載三
都誰賦手百篇斗酒有吟肝似茲白戰真無
敵從此紅粧盡洗酸映雪裁雲堪發咏旗亭
未足擬清歡

余戲撰腐救拜侯友人陳用齊因擬腐侯

謝表靜長師作台腐荅木叔辭封曾書

空諸所有矣遂得前韻二章

公也分茅不拜官尺書喚醒古懷安憑君盡
說封侯面笑我全非食肉肝惟穡作甘猶惡
吉與螯爲伴豈辭酸北山薇蕨初無恙肯遣
移文詈所歡

其二

莫向清湖濫三官君陳我腐且相安羊頭爛
矣須防舌馬鬣封平況食肝閱盡世羞終遜
淡調爲誰鼎更思酸羹羹已笑前人事衡泌

怡春堂韻

浮家

蕭疎足素歡

題刪社詩艸

予嘗愛太白剗却君山好
平鋪湘水流剗之一字爲
洞庭秋色壯幾許精神矣
即搥碎黃雀亦覺芳艸晴

刪社序

小寒山

川添無限風波氣韻剗之
弁碎俱不必有其事而語
緣險而得新意近離而轉
合斯太白之所爲顛倒一
時而激昂千代耳若吾鄰

二三子之以刪韻建壇也

其事實首於子魚氏子魚
固青蓮詰齋又鍾三湘七
澤之霸奇於社中最稱少
而一掃萬言雖行樂清平

刪社序

小寒山

之墨瀋不勝給也一時陳
木叔自天台楊龍爻自夜
郎張來初自天門劉伯重
自峨眉皆太白生長流寓
處人也旗鼓之盛都下幾

爲葵丘獨黃生曰尤曲尤
滌崎人幸獲從四君子後
爲喁和貂續聊比於邾莒
之胥命牲書而已社詩惟
木叔最多夫多則何日不

刪外序

小寒山四

刪惟刪故愈患其不多亦
猶鶴樓之終不可槌君山
之必不可剗世有青蓮當
參茲義木叔欲梓其詩乃
予亦以廿餘首附行則真

所謂刪外之詩乎刪之其
亦可矣木叔爲之一噓而
予因次之爲木叔刪咏小
引焉

刪外序

小寒山四

崇禎甲戌初秋閩莆社盟

弟黃光漫書于青縣

舟中



刪卹總目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甫撰

刪引

次楊龍友和李子魚原韻 四首

因憶蕭寺

師門 二首

荅子魚 三首

述近况

偶簡龍友

賡龍友

自詠

長安客思

題黃若木詩

雪和

簡同人

刪社定各

次近詩偶成 四首

復病腸血

得請歸省

長安歸思

讀晚霽傳

觀政有懷

及期

奉寄母室人

買舟

得家書示若木

將出春明

巧夕感舊

至舟雨

舟中贈若木酒資 附若木詩

舟行懷曹劉

口占示班役

天津買海參

刪未刻藁 附和

飲施兆賓舟中

小狗

友人饋泉酒

奕混

立秋大風

聽候旗生話舊

刪

旗生稱近作

子魚囑寄

瓜餉

讀若木二集

奴恠

過青

簡刪詩却寄

寒山

刪社和草

小寒山陳函輝木叔父者

十一洲黃煒積若木父閱

語云刪後無詩則屈靈均便不應擬作况
漢魏以下乎乃詩故莫盛於旣刪何也以
歷代所傳與諸國風謠所采心竊無盡藏
使尼父生今日亦必當擊節而再定選本
以行則無論詩不可刪而昭明滄浪千鱗
又夏諸家亦復不可刪也然予亦諸爰之
取義於刪者取其刪繁而貴少也取其十
五刪之所自咏也取其刪未同之同人而
別存孤偶也抑更自有說使海內文壇作
者謂此社三數人亦僅備刪裁之列而已
矣而吾黨庶無罪言又使聲氣石交謂此
三數人終能扶刪後一綫曷往問津焉而
吾黨又有同調故予以刪名此社也亦深

有感於詩之不易作也夫龍友聞之曰去其刪而可矣子魚聞之曰去其社而可矣予兩存之以引予之數十首

龍友將之雲間予往送之偶於案上見

子魚酬和諸詩率爾次韻

聞名日下與雲間偶過高齋一送閒賦有逐貧玄可草人如霏屑玉爲山郢斤已運成風手江浦應逢解佩髮好取荳蘭聯作譜在君

題跋任君刪

因憶蕭寺座間曾見子魚矣

一揖相逢客座間其人落落氣閒閒鄴侯慧解方圓局宋玉騷開大小山惟楚好吞雲夢澤岡君欲問洞庭髮稱詩敢說思公子芳草晴川韻暗刪

子魚爲孟白老師孫予久受知師門喜

而更賦

三湘七澤豈凡間靜對如同桑者閒喜向師門頻御李敢因啟事獨詢山久甘藜藿羞長袖不爲粧奩買小鬟之子素心兼夙慧衆香園內有誰刪

其二

偶栽琪樹到人間供奉才名不等閒知有文星瞻北斗幾將爽氣挂西山錦袍久滯鸞爲翻銀甲應彈鳳作鬟正是陽春歌一曲吳歛

下里好齊刪

子魚以詩見贈如數奉答

雕龍索句入玄間映出文心冷且閒顧我恰疑徐孺子逢人莫問白香山憐才舞不須霓羽選韻歌應付雪鬟何處峰頭吹玉笛脩成玉斧未能刪

其二

宋艷班香伯仲間絳厨雖好不乘閒茶因陸

羽評泉水室有維摩置博山自伴牙籤同玉
軸豈思雨髻與雲鬟冲然善下惟謙吉每寄
新詩托友刪

其三

曾聞意賦有無間証取應逢執事閒所對文
人皆慧業因參靜理即深山尋常魯酒投嘉
轄十二湘娥縮曉髮覓得小奚囊底句挑燈
細玩不能刪

子魚書問及之因述近況

下帷猶自憶河間園不窺時爲惜閒感士頻
題長信草懷人獨寐小寒山桮浮竹葉思三
若飯接胡麻問兩鬟何日扶筇探越絕亂峰
奇瀑聽君刪

偶簡龍友

卜居久近諫廉間半爲虛名未買閒夢到故
園惟雁宕勛題絕塞豈燕山蠹箋老我絲添

髻螺黛疑君翠染鬟欲借一尊同剪燭都將
偶語倩評刪

龍友以贈子魚詩見示用韻再賡

關西名噪雉壇間五鹿鋒摧舌未閒但煮野
芹留客飯還絨笥艸寄君山久聞竹社欣持
臂行看旗亭發咏髮此日高軒逢李賀又傳
佳句續詩刪

刪社題爲龍友子魚贈答而起和之者黃

若木劉伯重也予辟上觀戰前十首已愧
八叉今茲未能因子魚屢有見酬遂勉爲
即事體每章志所繇作赴韻而已

自詠

置身豈在白蘇閒酒可逃禪詩可閒拈到韻
籤聊艸艸若殘游屐爲山山滿除風暈標新
目管領春風入曉鬟結癖未知能解脫胸中
丘壑好裁刪

長安客思

索米長安幾月間馬塵終日送忙閒市逢軻
漸頻呼酒人學巢由可買山鄉思半因聽越
鳥客貧非爲覓燕鬟絕交書讀渾無異簡點
惟留嬾未刪

若木老於詩有十一洲三集伯重評以
深瘦子魚評以新瘦有識者故不異
人意也予合而題之

刪

燕石

偶參劉李置評間賜也方人亦未閒道滑既
清疑吸月秋容惟瘦必看山九年石壁輪枯
衲一擲桑田戲黛鬟解得霧苗初折甲朝華
夕秀任披刪

偶讀李孟白老師遇雪和坡公韻二十
首敬題其末

和成坡韻位坡間整頓乾坤手自閒共仰調
梅人是鼎尤欣御李望如山歌爲白雪懸孤

調目以丹樓賞二鬟指引後來津筏在請將
三百聽公刪

刪社簡諸同人

詩人社草豈間間可許敲推半字閒但識花
爲江子筆不知若是杜家山生名太瘦蓬疑
髻婢號輕肥羽在鬟此道從來同調少不妨
刪後再加刪

刪社屬予定名同事者蒲陽黃若木光

刪

燕石

夜郎楊龍友文聰巴郡劉伯重鼎姑
孰張來初一如西陵李子魚中孚也
子魚年最少與龍友初成此社相檄
爲新語予媿未能因說其意

証取閩黔楚蜀間新裁委自入空閒生來慧
業推長吉老去憂時學次山梅瓣落粧添壽
額柳枝垂線動妖鬟極知官樣輪時樣粉本
其如未訂刪

次近詩偶成時將攜韻君歸越輒得四

章

班我詩於季孟間朝官處士兩消閒人推夏
日寧冬日夢到家山又客山蠡腹敢思仙作
飯蛾眉須記雪爲鬟江楓冷句佳能幾好把
吳語任筆刪

其二

大隱從來集此間盍簪端有擇高閒賀家湖

刪

卷之八

上仙呼李習氏池邊醉憶山小病漸愁移帶
眼多情私許賦綃鬟比來百事疎慵甚惟有
詩腸未遺刪

其三

僻觀偶處兩雄間泣鬼文成筆自閒所謂伊
人皆在水何知宇宙有茲山向呼銀鹿爲鄰
使近買樵青作侍鬟此去江南秋色好屋梁
明月夢難刪

其四

自評吾我置其閒仰看浮雲白日閒綠字蘇
來須擬古紅塵以外盡輸山軋墀老我雙蓬
髻詩酒多情一翠鬟欲倩枚生譚七發先愁
痼疾未痊刪

復病腸血

何來二豎遽乘閒招集詩魔惱客閒化盡萋
弘渾是碧啼殘杜宇不知山批評罪案多脾

刪

卷之九

胃點綴韶華只髣髴尚憶前身留菜瀋石梁
橋下一滴刪

試序鈴除予應末選喜得請歸省母

流寓春明屋數間寧親半亦類投閒負來百
里仲山未歸去千尋天姥山桐柏觀前泰道
及桃花源上訪仙鬟饒他一日看除目多少
塵心靜裡刪

長安歸思

廣廈何妨借萬間一枝聊且寄安閑
貪觀窻下頭陀火嬾遇城邊老父山
安石誠然蕞小草子房允矣似嬌鬟
書生謾下憂天泪杞麓徒供識者刪

讀子魚晚霽十章嘆其風慧

誰摘長霞落漢間賦來彩筆不教閑
盡裁顏郭諸家錦如割衡湘以外山
好句不妨收雨脚新粧應許聞風鬟
侶君慧業人間少簡韻

刪

燕石

宏刪十五刪

吏部觀政將畢事有懷

三月经條列座間簡書誰許一偷閑
召薪乍給官厨米吹律初溫黍谷山
祇有歸心憐斷裾肯將傲骨學梳鬟
邇來讀律遵明旨括帖從前好盡刪

辦事及期言辭歸里

誰云天部去人間每閱除書少得閒
乘蹇亦

來同拜闕及瓜仍許獨歸山豈無三語堪
爲採縱有雙絲亦類髮此去銓期淹歲月
楮頭陳激且教刪

初秋 子假後奉寄母宜人

帝闕無分親舍間板輿預喜奉清閒
欲封鮮去慚新檄纔見鴻飛憶舊山
暑氣漸收江夏枕童心猶滯廣陵鬟
讀殘尚有宣文冊歸向慈幃乞半刪

刪

燕石

買舟張灣卽辛未載愁舫也感而有咏
傳舍郵亭卽此間無端炎冷載忙閒
榜人尚指吳橋驛逋客猶疑碣石山
不負黃金唯馬骨最添白髮是宮鬟
當時無限看花泪可許蘭橈著意刪

得老母家書因示若木

尺書遠自白雲間倚遍荒閭憶未閒
一片擣衣秋夜月三年斷杼孟家山
且分石髓添朋

七恐點霜袍到客髮欲買斑斕裁舞袖歸裝
強半爲貧刪

將出春明遙辭 皇極門

千官忤舞玉墀間選尾孤臣暫乞閒遙望長
安如北斗每慚小草是東山憂時涕泪唯蒿
目學古粧梳豈巧髮擬獻涓埃紆 肝食袖
中補牘且歸刪

予以巧夕出張灣記辛未下第後附同

年沈君厚歸舟正當此日有感舊事

馬上口占

車笠繇來止一間非關乞巧可乘閒槎經博
望河邊水石問君平屋裏山兩度歸航逢鵲
駕三年客路憶鷗鬟深宮多少穿針女訴與
天孫泪暗刪

至舟大雨酌酒與韻君

亦如車牽咏關間冒暑衝泥不得閒雨斗相

將聽夜雨雙眉設自開春山祇應鵲埽流
室豈是陽臺薦楚鬟客舫紗窓添淅瀝錦衾
殘夢耐停刪

舟中贈若木酒資以詩見酬仍答此韻

萍聚經年彈指間雨舟載霍藉粗閒莫辭仁
祖貽來米好買支公隱去山蛙部鼓吹嫌聒
耳鳳臺脂粉想堆鬟若木有姬在台下苑枯何與交
壇事句向杯前仔細刪

附若木原詩

晨宵鼓吹沸樓船盡識仙郎 賜沐旋有
客推蓬梳白髮勞若倒篋損青錢榮枯不
礙千春事度艷惟爭一字傳雨後新流添
幾尺相將雁影破秋烟

舟行懷曹大箕劉伯重

騷壇牛耳時行間旗鼓曹劉猝未閒瀾倒三
巴從峽水氣凌七澤向湘山南州定掛留賓

榻非地多收捧硯鬢此夜樓船明月好奇君
詩句夢增刪

班役送至灣口占以示

汝曹奔走道途間予沐南歸且放閒行笈
覓人捐白下募山憑雁寄黃山休抄邸報塵
清耳爲帶梳箱省稚鬟前日馬頭殘拜帖到
京都付丙丁刪

天津買海參價忽騰貴

刪

燕石十四

海錯何來到市間天厨水族兩爭閒參乎豈
便金同價飽耳寧須肉有山較藥羞看錢底
豪傳餐粉免饋中鬟偶因食指裁饗餐穎考
庖經亟議刪

托若木刪訂予未刻諸橐若木有詩贈

因并酬之

誰取三都覆譏間較讐賴爾去蕪閒陳言可
許頻懸市巧匠須煩一新山欲流花泥空露

輕將草色映烟鬟已公擬下彈文拜丹把
全篇爲抹刪

附若木原韵用予舊柬朱君開韵

遙曳黃流上水吟雨中喜聚客中星堪嘲
吾尚同傷白不信人間有李青簡點龍雕
千古軍中思鹿夢幾回醒問誰詩骨爭秋
瘦健筆輸君敵彤冥

過天津飲施北濱舟中話舊

刪

燕石十五

故人邂逅問津間見說歸期尚靡閒旅况拚
賒桑落酒情癡還憶貌姑山楞蒲一擲千金
膽筭簾相思午夜鬟楊柳曉風分手去睡醒
殘夢若爲刪

小狗波斯種也至舟求之弗得

不向長林豐中間東門牽去也安閒多從帝
子歸波島豈逐韓盧過別山一去杳然黃耳
信十離應續綠衣鬟比來口實容人出貂尾

今看兔穎刪

友人饋泉酒二十包與同社侯旗生對

飲預快前路

當年豪飲竹林間追想黃公壚已閒恒苦錢
希遙集杖免教釀憶惠泉山尋常有債澆胸
由咫尺同君散旅鬟此去滄州多美醞還將
酒品一銓刪

小奚私與若木侍史奕大混主人清課

詩以當棒

豈視其君似奕間奴經不讀且恣閒便令局
賭宣城守寧有音馳肥水山得免人咎僮僕
相休誇譜勢婦姑鬟縱然國手須鞭背况爾
喧曉混課刪

立秋日大風忽冷

扁舟初發柳村間游子尊鱸思正閒一夜秋
風吹短袂經年客路問前山雙題暫洗殘貂

泪半臂初貽小鳳鬟遙念非堂猶扇枕溫清
兩字費停刪

聽侯旗生社長話舊

一生俠隱酒徒間賣賦長門煑字閒身許信
爲上客史藏司馬共名山曾居著作生前
巷亦表章臺奪去鬟奔說廣文官獨吟星郎
雪案且教訓

旗生稱予近作更進因戲語不知我進

伯仁退然昔人亦云是卿轉解

何如未進迨其間轉解深于小歇閒須左賦
成難覆瓿命夸負去恐移山文惟自力存眉
目女必爲歡飾髣髴不有侯巴痴嗜癖草玄
大半好塗刪

子魚瀕行囑寄詩予舟中刪詩多矣無

錄便寄子魚一刪之

祇覺天猶尺五間寄書難覓去人閒每懷好

友何萍水能解新詞必義山爲有銀屏辜侍
枕豈無膏沐倦梳鬟相思此夜船頭月早照
題賤憶寄刪

過青縣有友人送瓜分餉若木旗生

吾豈龜哉繫此閒巧窗設後夢應閒故侯久
種青門土新句還拋綠玉山莫悞阜陶留削
面曾傳隋苑落香鬟木瓜不爲瓊瑤報要爾
分題入社刪

讀若木十一洲三集

三集參觀一二間老來於律細能閒頗從佞
佛師摩詰偏以珣蟲賤子山興到揮毫疑脫
腕吟餘振袖欲傾鬟研硃靜看涪翁易妙理
應難隻字刪

若木有一奴長不滿三尺而初識一丁

強作怪語門對阿段恐無此事用韵

一咲

收汝侏儒鞭鐙閒如何白日嬾偷閒斬關耐
可除臧紇染翰那能效景山始信支離偏掉
臂莫疑醜婦要梳鬟主人博與雖堪愛似此
頑皮痛決刪

過青縣諸友留飲因憶予客冬凍河寓

城外二十餘日作詩字諸詩今當刪
此復拈青木了也

并州白墮憶冬間一夜冰心欸客閒今日恰

逢河朔社中秋應過秣陵山題詩未了青瑤

案顧曲無煩翠黛鬟同籍長安多別去尺書

遙與寄題刪

簡刪詩正得四十九首再占一律却寄

子魚兼似伯重來初兩社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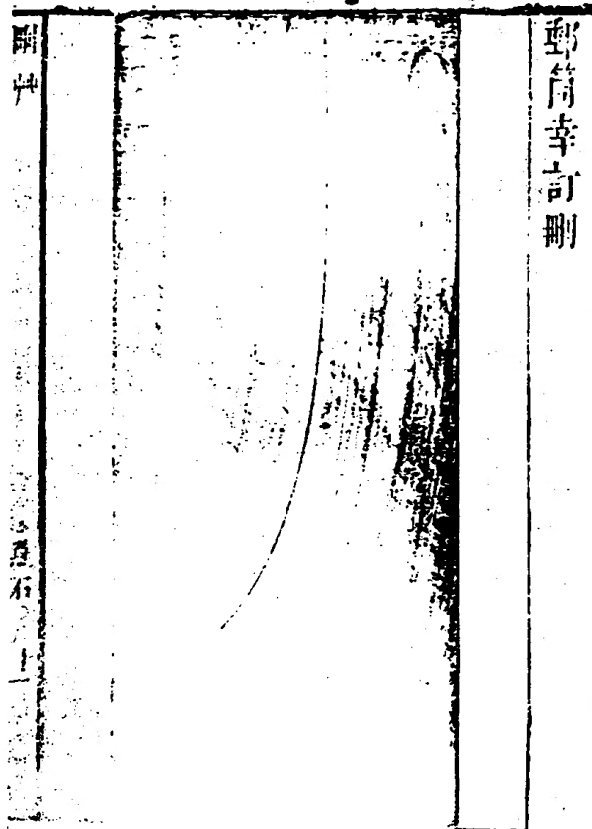
大雅於茲一綫閒莫令彩筆置荒閒中原久
失于鱗社吾鄰還推峴首山要遣壇壝皆狎
王不妨盟櫛有了鬟新牋五十貽同好倘遇



ZW 21181808824767

7121.7

202(155)



郵筒幸訂刪

附片

五石